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七六冊目次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續二十卷（二）
（宋）真德秀輯　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蔣氏家塾刻本　〇〇一

赤城集十八卷　（宋）林表民輯　明弘治十年謝鐸刻本　三二八

吳都文粹十卷　（宋）鄭虎臣輯　清鈔本（四庫底本）　五二七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章正宗二十四卷續二十卷（二）

（宋）真德秀輯

明嘉靖四十三年杜陵蔣氏家塾刻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序

國朝東都之盛諸儒述作實經緯之此　西山先生輯之成書以續文章正宗也比弘齋梁公得於先生家庭之親授圭分教栝山借聯事倪君得於梁公而快所未覩相與鋟諸梓以壽其傳嗚呼性命文章豈二途哉六經亦文耳七篇之後以文鳴者莫善於韓子原道等作性命具焉其由文之道乎先生心周程

張朱之學觀正宗筆削可以槩見故其所次論理爲先敘事繼之論事又繼之夫敘事論事而不先於理則舍本根而事枝葉非我　朝諸儒之所謂文也非先生名書之本旨也惜未脫槀天弗憖遺然大綱則備矣昔嘉定間皇大父定菴公謁先生于著庭先生見其文亟稱之自是知遇寖深古心先生志大父墓所謂彊艾之季以文字締交者也今是書之傳既樂與朋友

共又私竊自幸有以尉大父之志于九京云後學天台鄭圭百拜敬書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目錄

卷第一

論理

本論上　歐陽文忠公
本論下
易或問
詩譜補亡後序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送王陶序
章望之字序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
刪正黃庭經序
與石推官公操書
二
雜說
跋唐華陽頌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跋唐磻溪廟記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跋唐放生池碑

卷第二

論理

禮論　王文公
原過
送孫正之序
送胡叔才序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再書

推命對
新序目錄序　曾子固
梁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王無咎字序

荀卿論　蘇文忠公
韓非論
六一居士集敘
剛說
問養生
說稼

卷第三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忠公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
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文公

卷第四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富鄭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趙清獻公神道碑
司馬温公行狀

卷第五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司馬温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趙康靖公神道碑

張文定公墓誌銘

卷第六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文定公

忠宣范公墓誌銘 曾文昭公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卷第七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胡先生墓表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

梅聖俞墓誌銘

江鄰幾墓誌銘

蘇明允墓誌銘

石曼卿墓表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黃夢升墓誌銘

蔡君山墓誌銘

張子野墓誌銘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瀧岡阡表

卷第八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文公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沈内翰墓誌銘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司農卿分司陳公神道碑

湖北轉運屯田劉君墓誌銘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戶部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度支葛公墓誌銘
比部陳君墓誌銘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平甫墓誌

卷第九
敘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曾子固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王容季墓誌銘
范景仁墓誌銘　蘇文忠公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
歐陽伯和墓誌　張文潛
商屯田墓誌
卷第十
敘事 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　歐陽文忠公

正惠馬公神道碑　王文公
敘事 處士銘
連處士墓表　歐陽文忠公
王逢原墓誌銘　王文公
孔處士墓誌銘
吳處士墓誌銘
建安章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處士征君墓表
臨川王君墓誌銘

張久中墓誌銘　曾子固
叙事 婦人銘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王文公
仙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卷第十一

叙事 傳
六一居士傳　歐陽文忠公
桑懌傳
徐復傳　曾子固
洪渥傳
陳公弼傳　蘇文忠公
方山子傳
巢谷傳　蘇文定公

卷第十二

叙事 學記 齋附
吉州學記　歐陽文忠公
筠州學記　曾子固
宜黃縣學記
袁州學記　李泰伯
君子齋記　王文公
學舍記　曾子固
叙事 堂宇等記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文忠公

有美堂記
齊州二堂記　曾子固
蓋公堂記　蘇文忠公
信州興造記　王文公
繁昌縣興造記　曾子固
瀛州興造記

卷第十三

叙事 堂齋樓臺亭軒記
醉白堂記　蘇文忠公
墨君堂記

墨寶堂記
寶繪堂記
思堂記
王氏清虛堂記　蘇文定公
吳氏浩然堂記
南康直節堂記
大雅堂記　黃魯直
氷玉堂記　張文潛
雙檜堂記
照碧堂記　晁无咎

畫舫齋記　歐陽文忠公
遺老齋記　蘇文定公
雪齋記　秦少游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子固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文忠公
峽州至喜亭記
豐樂亭記
醉翁亭記
峴山亭記
叢翠亭記
蘇氏族譜亭記　蘇文公
醒心亭記　曾子固
道山亭記
喜雨亭記　蘇文忠公
墨妙亭記
放鶴亭記
武昌九曲亭記　蘇文定公
黃州快哉亭記
南軒記　曾子固

東軒記　蘇文定公
閒軒記　秦少游
卷第十四
敘事　樓臺園門城池湖井隄山水石等記
眉州遠景樓記　蘇文忠公
芝閣記　王文公
擬峴臺記　曾子固
淩虛臺記　蘇文忠公
超然臺記
真州東園記　歐陽文忠公

海陵許氏南園記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文忠公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无咎
洪州東門記　曾子固
桂州新城記　王文公
墨池記　曾子固
廣德湖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錢塘六井記　蘇文忠公
龍井記　秦少游
偃虹隄記　歐陽文忠公
石鍾山記　蘇文忠公
新城游北山記　晁无咎
浮槎山水記　歐陽文忠公
遊湯泉記　秦少游
菱谿石記　歐陽文忠公
木假山記　蘇文公
叙事 畫記
石氏畫苑記　蘇文忠公
淨因院畫記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卷第十五
叙事 寺觀
御書閣記　歐陽文忠公
僊都觀三門記　曾子固
表忠觀碑　蘇文忠公
上清儲祥宮碑
湘潭縣藥師院殿記　歐陽文忠公
明因大師塔記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文公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彭州圓覺禪院記　蘇文公
分寧縣雲峯院記　曾子固
菜園院佛殿記
兜率院記
景德寺修殿造彌陀閣記　李泰伯
宸奎閣碑　蘇文忠公
中和勝相院記
大悲閣記
黃州安國寺記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曾文昭公

卷第十六

敘事 祠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文忠公

伍子胥廟記　王文公

閬州張侯廟記　曾子固

七門廟記　劉貢父

伏波將軍廟碑　蘇文忠公

潮州韓文公廟碑

峻靈王廟碑

昭靈侯廟碑

東嶽廟碑　曾文昭公

軍山廟碑

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徐孺子祠堂記　曾子固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公

黃州師中庵記　蘇文定公

司馬溫公祠堂記　張文潛

羅君生祠堂記　秦少游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

張益州畫像記　蘇文公

李太白碑陰記　蘇文忠公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子固

卷第十七

論事 諫爭 論列 指切 時病

上　皇帝辯杜韓范富書　歐陽文忠公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論狄青劄子

論水災疏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選皇子疏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修河第一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卷第十八

論事 諫爭 論列 指切 時病

上　皇帝書　蘇文忠公

再上　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文定公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乞分別邪正劄子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三論分別邪正劄子

卷第十九

論事　發衆議論泛陳治道
論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文公
進戒疏
熙寧轉對疏　曾子固
移滄州過闕上殿
上初即位論治道　蘇文忠公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卷第二十

論事　議論事宜反覆利害　如救荒議之類
論事　與公卿大夫陳論治道事宜
論事　議論古事得失　如朋黨論之類
論事　辨論古人是非　如賈誼鼂錯論之類

諸老先生
論君道聖學爲一條
論述時政者爲一條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目錄終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一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論理

本論上

歐陽文忠公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柰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佛為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三代之為政，設為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弦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趣也；順其情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蓋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趣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夫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為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眾，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

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佗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趣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況王公大人往往倡而毆之曰佛是眞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艴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佗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本論下

昔荀卿子之說以爲人性本惡著書一篇以持其論予始愛之及見世人之歸佛者然後知荀卿之說繆焉甚矣人之性善也彼爲佛者棄其父子絕其夫婦於人之性甚戾又有蠶食蟲蠹之弊然而民皆相率而歸焉者以佛有爲善之說故也嗚呼誠使吾民曉然知禮義之爲善則安知不相率而從哉奈何教之諭之之不至也佛之說熟於人耳入乎其心久矣至於禮義之事則未嘗見聞今將號於衆曰禁汝之佛而爲吾禮義則民將駭而走矣莫若爲之以漸使其不知而趣焉可也蓋鯀之治水也鄣之故其害益暴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其患息蓋患深勢盛則難與敵莫若馴致而去（一有其字）之易也今堯舜三代之政其說尚傳其具皆在誠能講而修之行之以勤而浸之以漸使民皆樂而趣焉則充行乎天下而佛無所施矣傳曰物莫能兩大自然之勢也奚必曰火其書而廬其居哉昔者戎狄蠻夷雜居九州之間所謂徐戎白狄荆蠻淮夷之類是也三代既衰若此之類並侵於中國故秦以西戎據宗周吳楚之國皆僭稱王春秋書用鄫子傳記被髮於伊川而仲尼

亦以不在衽爲幸當是之時佛雖不來中國幾何其不夷狄也以是而言王道不明而仁義廢則夷狄之患至矣及孔子作春秋尊中國而賤夷狄然後王道復明方今九州之民莫不右衽而冠帶其爲患者特佛爾其所以勝之之道非有甚高難行之說也患乎忽而不爲爾夫郊天祀地與乎宗廟社稷朝廷之儀皆天子之大禮也今皆舉而行之至於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此郡縣有司之事也在乎講明而頒布之爾然非行之以勤浸之以漸則不能入於人而成化自古王者之政必世而後仁今之議者將曰佛來千餘歲有力者尚無

可柰何何用此迂緩之說爲是則以一日之功不速就而棄必世之功不爲也可不惜哉昔孔子歎爲俑者不仁蓋歎乎啓其漸而至於用殉也然則爲佛者不猶其於作俑乎當其始來未見其害引而内之今之爲害著矣非待先覺之明而後見也然而恬然不以爲怪者何哉夫物極則反數窮則變此理之常也今佛之盛久矣乘其窮極之時可以反而變之不難也昔三代之爲政皆聖人之事業及其久也必有弊故三代之術皆變其質文而相救就使佛爲聖人及其弊也猶將救之況其非聖者乎夫姦邪之士見信於人者彼雖小人必有所

長以取信是以古之人君惑之至於亂亡而不悟今佛之法可謂姦且邪矣蓋其爲說亦有可以惑人者使世之君子雖見其弊而不思救豈又善惑者歟抑亦不得其救之之術也救之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捨是而將有爲雖賁育之勇孟軻之辯太公之陰謀吾見其力未及施言未及出計未及行而先已陷於禍敗矣何則患深執盛難與敵非馴致而爲之莫能也故曰修其本以勝之作本論

按公答李詡書云前辱示書及性詮三篇見吾子好學善辯而文能盡其意之詳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有所不及也故思與吾子卒其說修患世之學者多言性故常爲說曰夫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

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告其弟子者凡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予故曰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樂記亦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其所以率之者爾予故曰[illegible]吾子好學學知學之弊凡所謂六經之所載七十二子之所問者學之終身有不能達者矣於其所達行之終身有不能子者矣以子之汲汲於此而不暇乎其他因以知七十二子亦以是汲汲而不暇也又以知聖人所以罕言

亟世亦皇皇而不暇也今之學者於古聖賢所皇皇汲汲者學之行之或未至其一二而好為性說以窮聖賢之所罕言而不究者執後儒之偏說事無用之空言一作文此予之所不暇也或有一作者問曰性果善邪惡邪乎予曰性者與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惡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惡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不修其身雖君子而為小人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是也能修其身雖小人而為君子書曰惟狂克念作聖是也治道備人斯為善矣書曰黎民於變時雍是也治道失人斯為惡矣書曰殷頑民又曰舊染汙俗是也故為君子者以修身治人為急而不窮性以為言夫七十二子之不問六經之不主言或雖言而不究豈寡之哉蓋有意也或又問曰然則三子言性過歟曰不過也其不同何也曰始異而終同也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則是過也使荀子曰人性惡矣遂棄而不教則是過也使揚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則是過也然三子者或身奔走諸侯以行其道或著書累千萬言以告於後世未嘗不區區以仁義禮樂為急蓋其意以謂善者一日不教則失而入於惡惡者勤而教之則可使至於善混者驅而率之則可使去惡而就善也其說與書之習與性成語之性近習遠中庸之有以率之樂記之慎物所感皆合夫三子者推其言則殊察其用心則一故予以為推其言不過始異而終同也凡論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則譊譊者可以息矣修之所說如此吾子其擇焉○愚謂公以世人之歸物而知荀卿性惡之說為非其論美矣至與李詡書其說乃如此故附見焉

易或問

或問大衍之數易之緼一作數乎學者莫不盡心焉曰大衍易之末也何必盡心焉一無此字也易者文王之作也其書則六一無此字經也其文則聖人之言也其事則天地萬物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端也大衍筮占卜一作筮之一法耳非文王之事也然則不足學乎曰得其大者可以焉其小未有學其小而能至其大者也知此然後知學易矣六十四卦自古用為夏商之世筮占之說略見于書文王遭紂之亂有憂天下之心有慮萬世之志而無所發以謂一作為卦爻起於奇耦之數陰陽變易交錯而成文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而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具焉因假取以寓其言而名之曰易至其後世用以占卜一作筮孔子出於周末懼文王之志不見于後世而易專為筮占卜一作之用也乃作彖象發明卦義必稱聖人君子王后以當其事而常以四方萬國天地萬物之大以為言蓋明非止於卜筮也所以推原本意而矯世失然後文王之志大明而易始列乎六經矣易之淪于卜筮非止今世也微孔子則文王之志沒而不見矣夫六爻之文占辭也一作也有文王之五字大衍之數占法也自一作皆古所用也文王更其辭而不改其法故曰大衍非文王之事也所謂辭者有君子小人進退動靜剛柔之象治亂盛衰得失吉凶之理學者專其辭於筮占卜一作筮猶見非於孔子況遺其辭而執其占法欲以見文王作易之意不亦遠乎凡欲為君子者學聖人之言欲為占者學大衍之數惟所擇之一無此字焉耳

詩譜補亡後序

歐陽子曰昔者聖人已没六經之道幾熄於戰國而焚弃於秦自漢已來收拾亡逸發明遺義而正其訛繆得以粗備傳于（一作於）今者豈（一有止字）一人之力哉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於去聖千百年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學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然則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抵牾質於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爲異論以相訾也毛鄭於詩其學亦已博矣予嘗依其箋傳考之於經而證以序譜惜其不合者頗多蓋詩述商周自生民玄鳥上陳稷契下迄（一作訖）陳靈公千五六百歲之間旁及列國君臣世次國地山川封域圖牒鳥獸草木魚蟲之名與其風俗善惡方言訓故（一作詁）盛衰治亂美刺之由無所不載然則孰能無失於其間哉予疑毛鄭之失既多然不敢輕爲改易者意其爲說不止於箋傳而恨已（一作恨己）不得盡見二家之書未能徧通其旨夫不盡見其書而欲折其是非猶不盡人之辭（一作辯）而欲斷其訟之曲直其能果於自決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言鄭氏詩譜最詳求之久矣不可得雖崇文總目秘書所藏亦無之慶曆四年奉使河東至于絳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見名氏然首尾殘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國譜旁行尤易爲訛舛悉皆顛倒錯亂不可復考凡詩雅頌兼列商魯其正變之風十有四國而其次比莫詳其義惟封國變風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鄘幷於衛檜魏無世家其可考者陳齊衛晉曹鄭秦此封國之先後也豳齊衛檜陳唐秦鄭魏曹此變風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詩之前周大師樂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衛王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此鄭氏詩譜次第也黜檜後陳此今詩次比也初予未見鄭譜嘗略考春秋史記本紀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鄭之說爲詩圖十四篇今因取以補鄭譜之亡者足以見二家所說世次先後甚備因據而求其得失較然矣而仍存其圖庶幾以見予於鄭氏之學盡心焉耳夫盡其說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論正予豈好爲異論者哉凡補其譜十有五補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詩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穎達正義所載之文補足因爲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舊注云）增損塗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鄭氏之譜復完（一有矣字）

春秋論一

事有不幸出於久遠而傳乎二說則奚從曰從其一之

可信者然則安知可信者而從之曰從其人而信之可也衆人之說如彼君子之說如此則捨衆人而從君子君子博學而多聞矣然其傳不能無失也君子之說如彼聖人之說如此則捨君子而從聖人此舉世之人皆知其然而學春秋者獨異乎是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高穀梁赤左氏（一本作左丘明）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經於魯隱公之事書曰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其卒也書曰公薨孔子始終謂之公三子者曰非公也是攝也學者不從孔子謂之公而從三子謂之攝其於晉靈公之事孔子書曰趙盾弒其君夷臯三子者曰非趙盾也是趙穿也學者不從孔子信爲趙盾而從三子信爲趙穿其於許悼公之事孔子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三子者曰非弒之也買病死而止不嘗藥耳學者不從孔子信爲弒君而從三子信爲不嘗藥其捨經而從傳者何哉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而（一無此字）新奇多（一作有）可喜之論是以學者樂聞而易惑也予非敢曰不惑然信於孔子而篤者也經之所書予所信也經所不言予不知也難者曰不之言有激而云爾夫三子者皆學乎聖人而傳所以述經也經文隱而意深三子者從而發之故經有不言傳得而詳爾非爲二說也予曰經所不書三子者何從而知其然也曰推其前後而知之且其有所傳而得也國君必即位而隱不書即位此傳得知其攝也弒君者不復見經而盾復見經此傳得知弒君非盾也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許悼公書葬此傳得知世子止之非實弒也經文隱矣傳曲而暢之學者以謂三子之說聖人之深意也是以從之耳非謂捨孔子而信三子也予曰然則妄意聖人而惑學者三子之過而已使學者必信乎三子予不能奪也使其惟是之求則予不得不爲之辨

春秋論二

孔子何爲而修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責實別是非明善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自周衰以來臣弒君子弒父諸侯之國相屠戮而爭爲君者天下皆是也當是之時有一人焉能好廉而知讓立乎爭國之亂世而懷讓國之高節孔子得之於經宜如何而別白之宜如何而褒顯之其肯沒其攝位之實而雷同衆君誣以爲公乎所謂攝者臣行君事之名也伊尹周公共和之臣嘗攝矣不聞商周之人謂之王也使息姑實攝而稱號無異

於正君則名分不正而是非不別夫攝者心不欲爲君而身假行君事雖行君事而其實非君也今書曰公則是息姑心不欲之實不爲之而孔子加之失其本心誣以虛名而沒其實善夫不求其情不責其實而善惡不明如此則孔子之意疎而春秋繆矣春秋辭有同異尤謹嚴而簡約所以別嫌明微愼重而取信其於是非善惡難明之際聖人所盡心也息姑之攝也會盟征伐賞刑祭祀皆出於已擧魯之人皆聽命於已其不爲正君者幾何惟不有其名爾使其名實皆在已則何從而知其攝也故息姑之攝與不攝惟在爲公與不爲公別嫌明微繫此而已且其有讓桓之志未及行而見殺其生也志不克伸其死也被虛名而違本意則息姑之恨何申於後世乎其甚高之節難明之善亦何望於春秋乎今說春秋者皆以名字氏族與奪爲輕重故曰一字爲褒貶且公之爲字豈不重於名字氏族乎孔子於名字氏族不妄以加人其肯以公妄加於人而沒其善（一作實）乎以此而言隱實爲攝則孔子決不書曰公孔子書爲公則隱決非攝難者曰然則何爲不書卽位曰惠公之終不見其事則隱之始立亦不可知孔子從二百年後得其遺書而脩之闕其所不知所以傳信也難者又曰謂爲攝者左氏耳公羊穀梁皆以爲假立以待桓也故得以假稱公予曰凡魯之事出於已擧魯之人聽於已生稱曰公死書曰薨何從而知其假

春秋論三

弒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愼況擧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旣而以盾非實弒則又復見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致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爲君復讎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一有此字）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以明白之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

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之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皐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爲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爲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而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知嘗者有愛父之孝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殺父之意使善治獄者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同其罪乎此庸吏之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爲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止以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耳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而嘗藥之事卒不見于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責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然則盾曷爲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于經而不名許之書于經者略矣止之事迹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君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是是可盡信乎

送王陶序

六經皆載聖人之道而易著（書一作述明）聖人之用吉凶得失動靜進退易之事也其所以爲之用者剛與柔也乾健坤順剛柔之大用也至於八卦之變六爻之錯剛與柔迭居其位而吉亨利无咎凶厲悔吝之象生焉蓋剛爲陽爲德爲君子柔爲陰爲險爲小人自乾之初九爲

姤而上至於剝其卦五皆陰剝陽之卦也小人之道長
君子靜以退之時也自坤之初六爲復而上至於夬(臨泰大壯)其
卦五皆剛決柔之卦也小人之道消君子動以進而用
事之時也夫剛之爲德君子之常用也庶民利物功莫
大焉其爲卦(一有也字)過泰之三而四爲大壯(一本畫卦)五爲夬
(一本書卦)壯者壯也夬者決也四陽雖盛而猶有二陰然陽
衆而陰寡則可用壯以(一作壯而)攻之故其卦爲壯五陽
而一陰陰不足爲亡可決之而已故其卦爲夬然則君
子之用其剛也審其力視其時知陰險小人之必可去
然後以壯而決之夫剛者(一作德)可犯也强者可詘也聖人於
壯決之用必有戒焉故大壯之彖辭曰大壯利正其象
辭曰君子非禮弗履夬之彖辭曰健而說決而和其象
辭曰居德則忌以明夫剛之不可獨任也故復始而亨
臨浸而長泰交而大壯以衆攻其寡夬乘其衰而決之
夫君子之用其剛也有漸而不失其時(一作宜)又不獨任
必以正以禮以說以和而濟之則功可成此君子動以
進而用事之方也太原王陶字樂道好剛之士也常嫉
世陰險(一無陰險二字)夫君子(一作少)而小人多居京師不妄與人遊力學
好古以(一無此字)自篤(一作)信自守今其初仕於易得君子動
以(一作前)進之象故予爲剛說以贈之大壯之初九曰壯于趾
征凶夬之初九亦曰壯于趾往不勝爲咎以此見(一作三字)
(此皆)聖人之戒用剛也不獨於其(一作者于)彖象而又常深戒
於其初嗚呼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力學好剛以
蓄其志未始施之於事也今其往尤宜慎乎其初(一有修謹字)

章望之字序

校書郎章君(一作章之官此字一無)以其名望之(一無二字)來請字曰
頗有所教使得以勉焉而自勗者予爲之字曰表民而
告之曰古之君子所以異乎衆人者言出而爲民信事
行而爲世法其動作容貌皆可以表於民(一作皆有以爲民表)也
故紘綖(一作綖)冕弁以爲首容佩玉玦環以爲行容衣裳
黼黻(一作色)以爲身容手有手容足有足容揖讓登降獻
酬俯仰莫不有容又見其寬柔溫厚剛嚴果毅之色以
爲仁義之容服其服載其車立乎朝廷而正君臣出入
宗廟而臨大事儼然人皆望而畏之曰此吾民之所尊
也非民之知尊君子而君子者能自修而尊者也然而
行不充于內德不備於人雖盛其服文其容民不尊也
(一作民非也已)名山大川一方之望也山川之岳瀆(一有天字)天
下之望也故君子之賢於一鄉者一鄉之望也賢於一
國者(一作國)一國之望也名烈著于天下者天下之望也功德
被于後世者萬世之望也孝慈友悌達于一鄉(一作州閭)於

古所謂鄉先生者。鄉之望也春秋之賢大夫若隨之季良鄭之子產者（一作春秋諸侯之大夫若鄭之子產吳之季札之類）一國之望也位于（二字一作居）中而亂臣賊子不敢竊發（一作竊）于外如漢之大將軍出入將相朝廷以爲輕重天下繫其（一作以爲）安危如唐之裴丞相（有此二字者）天下之望也其人已沒（一作見）其事已久（一作矣）聞其名想其人若不可及者夔龍稷契是也其功可以及百（一作後萬）世其道可以師百王雖有賢（一作後）聖莫敢過之（一作其道已久矣）者周孔是也此萬世之望而皆所以爲民之極（一作表）也傳曰其在（一作任其）賢者識其大者遠（一作遠大）者（一有若此數者皆可自擇）章君儒其表冠氣剛色仁好學而有志（三字一作古視）其絜然修乎其外而渾然充乎其內以發乎（一作爲）文辭則又辯博放（一作肆）肆而無涯（一作海）是數者皆可以自擇而勉爲者也（此一作無）二字是固（此二字一作無）能識夫（一作其）遠大者矣雖予何（作何字可一以）對焉第（一作敢）因其志廣其說（一作爲之言）以塞請

送祕書丞宋君歸太學序（此序一作送次道）

陋巷之士甘藜藿而修仁義毀譽不干其守饑寒不累其心此衆人以爲難而君子以爲易生于高門世襲軒冕而躬布衣韋帶之行其驕榮佚欲之樂生長于其間而不溺其習日見于其外而不動乎其中此雖君子猶或難之學行足以立身而進不止材能足以高人而志愈下此雖聖人亦以爲難也書曰不自滿假又曰汝惟不矜不伐（一有夫字）以舜禹之明（一作明日字）猶以是爲相戒儆況其下者哉此誠可謂難也已廣平宋君宣獻公之子公以文章爲當世宗師顯于朝廷登于輔弼清德著于一時令名垂于後世君少自立（一作不）以門地驕于人既長學問好古爲（一作見）文章（一作天）賢士大夫皆稱慕其爲人而君慊然常若不足于已（一作官）守官太學甘寂寞以自處日與寒士往來而從先生（一作講論）近德以求其益夫生而不溺其習此蓋出其（一作於）天性其見焉而不動乎中者由性之明學之而後至也學（一作進）而不止高而愈下予自其幼見其長行而不倦久而愈篤可知其將無所不至焉也孟子所謂孰能禦之者歟予陋巷之士也遭時奮身竊位于朝守其貧賤之節其臨利害禍福之際常恐其奪也以予行君子之所易者猶若是知君行聖賢之所難者爲難能也嗣之三月來自京師拜其舅氏予得延之與聽其論議而嘉其爲人雖與之終身久處而不厭也將之數日而去於其去也不能忘言遂爲之序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為何人也無姓名無鄉里世莫得而見之其自號為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為言曰自古有道無僊（[illegible]）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未一作）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illegible]）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illegible]）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之一作）長短稟之於

天非人力之所能為也（[illegible]）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illegible]）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卻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卻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為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為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為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因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為乃為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為定其難曉之言畧為注解庶幾不為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為無益若（[illegible]）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與石推官公操書

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為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脩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為懽樂不以疾病為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為憂也近於

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僕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原一作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卒一作）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許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必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本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

二

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已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

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為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揚子曰斷木為棊梡革為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為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毋母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為斜以其方者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公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為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為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為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為乎足下自以為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已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為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為吏而不受貨（一作賕）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為賢也

雜說

星殞于地腥礦頑醜化為惡石其昭然在上而萬物仰之者精氣之聚爾及其斃也瓦礫之不若也人之死骨肉臭腐螻蟻之食爾其貴乎萬物者亦精氣也其精氣不奪于物則蘊而為思慮發而為事業著而為文章昭乎百世之上而仰乎百世之下非如星之精氣隨其斃而滅也可不貴哉而生也利慾以昏耗之死也臭腐而棄之而（一無而字）惑者方曰足乎利慾所（一無所字）以厚吾身吾於是乎有感

天西行日月五星皆東行日一歲而一周月疾於日一（本無三字）一月而一周天又疾於月一日而一周星有遲有速有逆有順是四者各自行而若不相為謀其動而不勞運而不已自古已來未嘗一刻息也是何為哉夫四者所以相須而成晝夜四時寒暑者也一刻而息則四時不得其平萬物不得其生蓋其所任者重矣人之有君子也其任亦重矣萬世之所治萬物之所利故曰自彊不息又曰死而後已者其知所任矣然則君子之學也其可一日而息乎吾於是乎有感（一本此屬首篇）

跋唐華陽頌

右華陽頌唐玄宗詔附玄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蓋竭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僊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棄萬事絕人倫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至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由必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玄宗者方溺於此而又慕於彼不勝其勞是真可笑也

跋唐李德裕平泉草木記

右平泉草木記李德裕撰余嘗讀鬼谷子書見其馳說諸侯之國必視其爲人材性賢愚剛柔緩急而因其好惡喜懼憂樂而捭闔之陽開陰塞變化無窮顧天下諸侯無不在其術中者惟不見其所好者不可得而說也以此知君子宜慎其所好蓋泊然無欲而禍福不能動其利害不能誘此鬼谷之術所不能爲者聖賢之高致也其次簡其所欲不溺於所好斯可矣若德裕者處富貴招權利而好奇貪得之心不已至或疲弊精神於草木斯其所以敗也其遺戒有云壞一草一木者非吾子孫此又近乎愚矣

跋唐磻溪廟記

右磻溪廟記張翔撰高駢書駢爲將嘗立戰功威惠著於蠻蜀筆研固非其所事然書雖非工字亦不俗蓋其明爽豪儁絕異庸人至其惑妖人呂用之諸葛殷等信其左道以冀長年乃騎木鶴而習凌虛僊去之勢此至愚下品皆知爲可笑而駢爲之惟恐不至者何哉蓋其貪心已動（集本作萌）於內故邪說可誘於外內貪外誘則其何所（集本增有而二字）不爲哉

跋唐人書楊公史傳記

右楊公史傳記文字訛缺原作者之意所以刻之金石者欲爲公不朽計也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然其字畫之法迺唐人所書爾今纔幾時而唐滅若此然則金石果能傳不朽邪楊公之所以不朽者（入字集本作楊公者囊也其所不朽者）

果待金石之傳邪凡物有形必有終弊自古聖賢之傳也非皆託於物固能無窮也廼知爲善之堅堅於金石也（集本無也字）

跋唐放生池碑

右放生池碑不著書撰人名氏放生池唐世處處有之王者仁澤及於草木昆蟲使一物必遂其生而不爲私惠也惟天地生萬物所以資於人（集本有也字）然代天而治物者常爲之節使其足用而取之不過故（集本作於）物得遂其生而不夭三代之政如斯而已易大傳曰庖犧氏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教民取物資生而爲萬世之利此所以爲聖人也浮圖氏之說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則庖犧氏遂爲（集本有人間之罪人五字）地下之罪人矣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二

論理

禮論　王文公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尊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已而隨之以刑也故荀卿以爲特劫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於用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劫之於外而服之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資之材也今人生

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制焉故其禮雖有以強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鬬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間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揚雄貴遷善皆是術也予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復得廢而復舉也顧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篡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篡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己固不若性之爲己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衆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己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己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也不得志於君使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予觀今之世圓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爲心者果異衆人乎予官於揚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爲古文予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爲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爲絕域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眞儒之效不白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温奉其親以行將從之先爲

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

送胡叔才序

叔才銅陵大宗世以貲名子弟豪者馳騁漁弋爲己事謹者務多闢田以殖其家先時邑之豪子弟有命儒者耗其千金之產卒無就邑豪以爲諺莫肯命儒者過儒冠者皆指目遠去若將浼己然雖胡氏亦然獨叔才之父母不然於叔才之幼捐重幣迎良先生教之旣壯可以遊資而遣之無所靳居數年朋試於有司不合而歸邑人之訾者半竊笑者半其父母信篤不悔復資而遣之叔才純孝人也悱然感父母所以教己之篤追四方才賢學作文章思顯其身以及其親不數年遂能褎然爲材進士復朋試於有司不幸復詘於不己知不予愚而從之遊嘗爲予言父母之恩而慙其邑人不能歸予曰歸也夫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者也彼賢者道弸於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群庸而置子於聖賢之塗可謂不賢乎或訾或笑而終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慙者亦多矣昔之訾者竊笑者固庸者爾豈予所宜慙哉姑持予言以歸爲父母壽其亦喜無量於子何如因釋然竊治裝而歸予餞

晉其所以爲父母壽者送之云爾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恥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再書

惠書何推褎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稱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也某人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謗與譽非君子所

卹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皆謗之恤是游世終無君子唯其人圖之示詩賢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推命對

吳里處士有善推命知貴賤禍福者或俾予問之予辭焉他日復以請予對曰夫貴若賤天所爲也賢不肖吾所爲也吾所爲者吾能自知之天所爲者吾獨懵乎哉吾賢歟可以位公卿歟則萬鍾之祿固有焉不幸而貧且賤則時也吾不賢歟不可以位公卿歟則簞食豆羹無歉焉苟幸而富且貴則咎也此吾知之無疑矣奚於彼者哉且禍與福君子置諸外焉君子居必仁行必義反仁義而福君子不有也由仁義而禍君子不有也是故文王拘羑里孔子畏於匡彼聖人之智豈不能脫禍患哉蓋道之存焉耳曰予以爲貴若賤天所爲也然世賢而賤不肖而貴者亦天所爲歟曰非也人不能合於天耳夫天之生斯人也使賢者治不賢故賢者宜貴不賢者宜賤天之道也擇而行之者人之謂也天人之道合則賢者貴不肖者賤天人之道悖則賢者賤而不肖者貴也天人之道悖合相半則賢不肖或貴或賤堯舜之世元凱用而四凶殛是天人之道合也桀紂之世飛廉進而三仁退是天人之道悖也漢魏而下賢不肖或貴或賤是天人之道悖合相半也蓋天之命一而人之時不能率合焉故君子脩身以俟命守道以任時貴賤禍福之來不能沮也子不力於仁義以信其中而屑屑焉甘意於誕謾虛怪之說不已溺哉[illegible]

[illegible]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爲一作〉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

說未有能出於〔一作於〕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各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者蠭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短矜其所得而諱其失天下之士各自為方〔一作言〕而不能相通世之人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絀而不講況至於秦為世之所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斷〔一作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諸儒苟見傳記百家之言皆悅而嚮之故先王之道為衆說之所蔽闇而不明鬱而不發而怪奇可喜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衆說之所蔽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豈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豪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者豈好辯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目錄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以至精粗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誠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惪如此其至也而

內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處者其其如此使之化者其亟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一本無之字）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一本無上一句）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物者非外（一本作以傳之學者使佛之徒知臣等所以距之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一作知）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凡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盖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凡十五篇而益以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書本然也蓋向舊書之亡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盖向之自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錄列女傳凡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錄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錄而亡或無錄而在者亦衆矣非（一作亦）可惜哉今校讎其八篇及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衛之屬尤自放向以謂王政必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任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一本無者字）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此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異也顧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

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内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兔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修故國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廢弛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室家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侈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恕顧利冒耻而不知反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况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篤矣然向號博極羣書而此傳稱詩芣苢柏舟大車之類與今序詩者之說尤乖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者博故不能無失歟其言象計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足道也凡後世諸儒之言經傳者固多如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錄序

禮閣新儀三十篇韋公肅撰記開元以後至元和之變禮史館秘閣及臣書皆三十篇集賢院書二十篇以參相校雠史館秘閣及臣書多複重其篇少者八集賢院書獨具然臣書有目錄一篇以考其次序蓋此書本三十篇則集賢院書雖具然其篇次亦亂既正其脫謬因定著從目錄而禮閣新儀三十篇復完夫禮者其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使人之言動視聽一於禮則安有放其邪心而窮於外物哉不放其邪心不窮於外物則禍亂可息而財用可充其立意微其為法遠矣故設其羅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者皆人之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所謂其用在乎言動視聽之間者也然而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法制數度其久而不能無敝者勢固然也故為禮者其始莫不宜於當世而其後多失而難遵亦其理然也失則必改制以求其當故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也後世去三代蓋千有餘歲其所遺之變所習之便不同固已遠矣而議者不原聖人制作之方乃謂設其羅制其物為其數立其文以待其有事而為其起居出入吉凶哀樂之具者當一二以追先王之迹然後禮可得而興也至其說之不可求其制之不可考或

不宜於人不合於用則寧至於漠然而不敢爲使人之言動視聽之間蕩然莫之爲節至患夫爲罪者之不止則繁於爲法以禦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爲未耜者或不爲宮室爲舟車者或不爲棺椁豈其智不足爲哉以謂人之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爲宮室者不以土處爲不可變也爲棺椁者不以葬薪爲不可易也豈好爲相反哉以謂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質攻文梓而易瓦棺之素豈不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者能爲之節而不能變（一作絶）也由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屢變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養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制作之方也故元尊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羹之先而庶羞之飽一以爲貴本一以爲親（一作貞）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爲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至乎拂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矣是以羲農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者亦未嘗異也後世不推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爲或爲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其禮本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者歷千餘歲民未嘗得接於其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其（一無其字）陷於罪戾則繁於爲法以禦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凡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因爲之定著以俟夫論禮者考而擇焉

戰國策目錄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一作三）篇復完敘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一作率）以爲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一有其字）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

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也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
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
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
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
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
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
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
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
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
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

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一無秦字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
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
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
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一作
不泯民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
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
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
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
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
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五一無五字十年之間
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
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

徐幹中論目錄序

臣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
及觀正觀政要怪太宗稱嘗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
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
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
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
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而先賢行狀亦稱幹篤行體道
不耽世榮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

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氏雜家與
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
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
者固希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
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
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
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臣始讀其書察其意而賢之因
其書以求其為人又知其行之可賢也惜其有補於世
而識之者少蓋跡其言行之所至而以世俗之好惡觀
之彼惡足以知其意哉顧臣之力豈足以重其書使學

者尊而信之因校其脫謬而序其大略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序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及回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故曰學然後知不足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己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諸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也然向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患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古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弧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又當善其驟馳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噫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必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禮習其干戈於樂則少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修矣其於家有塾於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輿有和鸞之節行步有佩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接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密也雖然此尚為有待於外者爾若夫三材萬物之理

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而齊戒以守之以盡其材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者至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持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一無亦字）亦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懼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竊有志焉久矣然患其（一無其字）莫余授也治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維摩院洪君之於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予之所慕於古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珍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予曾鞏子固也洪君名規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自稱道亦使人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志（一作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志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乎然而人無貴賤愚良一欲善其名字夫欲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一本無而已字一本而已下有有道以名字五字）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其身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字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爾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爲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無人字）一皆善其名字未嘗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爾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予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禮廢字亦非其時古禮之不行也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庶幾存其禮予欲拒安得而拒也取易所謂無咎者善補過者也爲之字曰補之夫勉焉而補其所不至顏子之所以爲

學者也補之明經術爲古文辭其材卓然可畏也以頎
子之所以爲學者期乎巳余之所望於補之也假借乎
巳而巳矣豈予之所望於補之哉

荀卿論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
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
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
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
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
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
之辯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
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
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巳夫子以爲
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
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
於不可易也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
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
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
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
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
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
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
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
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
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絶滅而不可考者
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
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
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
以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
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
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
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
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
安以求異爲哉

韓非論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
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
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

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嚴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得其所以輕天下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惟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礉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自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為之所也

六一居士集叙

夫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孔子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孟子曰禹抑洪水孔子作春秋而予距楊墨蓋以是配禹也文章之得喪何與於天而禹之功與天地並孔子孟子以空言配之不已夸乎自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孟子之言行而楊墨之道廢天下以為是固然而不知其功孟子既沒有申商韓非之學違道而趨利殘民以厚主其說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上之人僥倖一切之功靡然從之而世無大人先生如孔子孟子者推其本末權其禍福之輕重以救其惑故其學遂行秦以是喪天下陵夷至於勝廣劉項之禍死者十八九天下蕭然洪水之患蓋不至此也方秦之未得志也使復有一孟子則申韓為空言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者必不至

君是烈也使楊墨得志於天下其禍豈減於申韓哉由
此言之雖以孟子配禹可也太史公曰蓋公言黃老賈
誼晁錯明申韓錯不足道也而誼亦爲之余以是知邪
說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免者況衆人乎由漢以來
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亡梁以
佛亡莫或止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愈配孟
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
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
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
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之存世之不說者譁
而攻之能折困其身而不能屈其言士無賢不肖不謀
而同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　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
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
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
以通經學古爲高以救時行道爲賢以犯顏納說爲忠
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爲多嗚呼
此豈人力也哉非天其孰能使之歐陽子沒十有餘年
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識者憂之賴天
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厲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
風俗一變考論師友淵源所自復知誦習歐陽子之書

予得其詩文七百六十六篇於其子棐乃次而論之曰
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
賦似李白此非余言也天下之言也歐陽子諱修字永
叔既老自謂六一居士云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
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
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我于厄者
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于嶮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
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建中靖國之初吾
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
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眞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
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荊公謂君曰吾條
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
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
趨出君爲鎭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
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
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
例司者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
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鞫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

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辯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為之我何與焉轔奏君抗拒君亦奏轔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以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為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孫以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問養生

余問養生於吳子得二言焉曰和曰安何謂和曰子不見天地之為寒暑乎寒暑之極至於折膠流金而物不以為病其變者微也寒暑之變晝與日俱逝夜與月並馳俯仰之間屢變而人不知者微之至和之極也使此二極者相尋而狎至則人之死久矣何謂安曰吾嘗自牢山浮海達于淮遇大風焉舟中之人如附於桔槔而與之上下如蹈車輪而行反逆眩亂不可止而吾飲食起居如他日吾非有異術也惟莫與之爭而聽其所為故凡病我者舉非物也食中有蛆人之見者必嘔也其不見而食者未嘗嘔也請察其所從生論八珍者必嚥言糞穢者必唾二者未嘗與我接也唾與嚥何從生哉果生於物乎果生於我乎知其生於我也則雖與之接而不變安之至也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外輕內順而生理備矣吳子古之靜者也其觀於物也審矣是以私識其言而時省觀焉

稼說

曷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以望之鋤耰銍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以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待其成者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充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至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

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衆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學也哉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子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轍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語之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二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三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陽文忠公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　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懸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　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　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　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于碑素拜稽首碑首二字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脩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臣脩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一作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二千户食實封四千伯户贈太師尚書令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

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遂事　太祖　太宗爲名臣嘗
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虜多遜寄趙普之謀以百口明
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
三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
公少好學有文大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爲大理評事
知臨□□江縣監潭州銀場用□者作館閣召試文苑
英華遷殿中丞□州□□□□□尚得爲本州任轉運
使驛召至京師辭不□□□□爲文章得入直史館遷
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部貢舉遷禮部員外郎
同判吏部流內銓□□□院右諫議大夫□□□參知
政事公以增避嫌求解職　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
賢殿修撰□□罷復知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
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　眞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
日召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爲人
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　眞宗眷
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若水
爲樞密副使能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
□□□□□□一　眞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
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
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

眞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
在代元份留守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
初講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
用　眞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　宋興三世祖
宗之法具在故其爲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
賞罰必當　眞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
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爲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
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
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爲賢宰相公
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其
官而□□衆以爲宜某職然後遷其所爲引人未嘗知
□寇準爲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爲使相公大驚
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
制出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
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此　眞宗具道公所以薦
準者準始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
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于家　眞宗召見慰勞之遷太
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之□□□□不知其所止　眞宗命至
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制誥至

為相學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 真宗實錄得內出
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
前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 今上爲皇太子太子諭
德見公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
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
爲請以詔書責之 真宗以問公公請勑有司具粟百
萬於京師詔德明來取 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慚且
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符中天下大蝗 真宗使人於
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因
蝗實死矣請示于（一作）朝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
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
蝗如此豈不爲天下笑邪宦者劉承規（一作）以忠謹得
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 真宗以語公曰承規（一作）待
此以瞑目公執以爲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
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
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辨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辨
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
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
陛下以罪己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

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迹安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
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
還占（卜一作）問吉凶之說 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
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 真宗怒不解公
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
爲罪願并臣付獄 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
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 真
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 真宗悔復馳取
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衆公累官至太保以
病求罷入見滋福殿 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
病（又一作）如此因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
陛下事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
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爲名臣公屢以疾請 真宗
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
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拜太
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 真宗
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遣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
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于家享年六十有一 真
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于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
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開封縣

新里鄉大邉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事
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綖次曰贊善大夫沖次曰鼎女
四人長適太子太少（一作）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
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
部郎中呂公弼（孫一本有諸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相（一無相字）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
弟使有富貴不知爲驕後（一作後）兒子晦欲舉進士公曰
吾常以大（一作太）盛爲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
素猶未官道長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
配享真宗廟庭臣脩曰景德祥符之際盛矣觀公之所
以相而 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
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殁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
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
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
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
節而錄其可紀者輒聲（一無聲字）爲銘詩昭示後世（一無昭示後世）
以彰 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
宋無極之意銘曰
烈烈魏公相我 真宗 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
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爲蓍
龜公在相位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
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一作有所）賞罰功當罪
明相所有（一作）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
事君孰能必信孰不爲相其誰有終公薨于位太尉之
祭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功
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爲詩歌以諗廟工

觀文殿大學士司空兼侍中晏公神道碑銘（并序）

至和元年六月觀文殿大學士行兵部尚書西京留守
臨淄公以疾歸于京師八月疾少間入見 天子曰噫
予舊學之臣也乃留侍講邇英閣詔五日一朝前殿明
年正月疾作不能朝敍（一作）太醫朝夕往視有司除道
將幸其家公歎曰吾無狀乃以疾病憂吾君即馳奏曰
臣疾少間行愈矣乃止其月丁亥以公薨聞 天子震
悼臨其喪以不即視公爲恨贈公司空兼侍中諡曰
元獻有司請輟視朝一日詔特輟二日以其年三月癸
酉葬公于許州陽翟縣麥秀鄉之北原既葬賜其墓隧
之碑首曰舊學之碑既又勅史臣脩考次公事具書于
碑下臣脩伏讀國史見 真宗皇帝時天下無事 天
子方推讓功德祠祀天地山川講禮樂以文頌聲而儒
學文章儁賢偉異之人出公世家江西之臨川年始十

四一日起田里進見　天子時方親閱天下貢士命延中者千餘人與夫宮臣衞官扈列閣視公不動聲氣操筆爲文辭立成以獻　天子嘉賞賜同進士出身遂登館閣掌書命以文章爲天下所宗退　陛下養德東宮先帝選用臣屬即以公遣　陛下由王宮府序至登宰相凡所以輔道聖德憂勤國家有傳有勞自始至卒五十餘年公既薨而　先帝之名臣與　陛下東宮之僚人皆無在者宜其褒寵優異比公其幾臣仵者得執筆史官奉明詔謹銘死上臨淄公事曰公諱殊字同叔姓晏氏其世次聯顯徙遷不常自其高祖諱墉唐咸通中舉進士卒官江西始著籍于高安其後三世不顯曾祖諱延昌又徙其籍于臨川祖諱郜追封英國公考諱固追封秦國公自曾祖已下皆用公貴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曾祖妣張氏陳國太夫人祖妣傅氏許國太夫人妣吳氏唐一作越國太夫人公生七歲知學問一作學知爲文章鄉里號爲神童故丞相張文節公安撫江西一作南得公以聞　真宗召見既賜出身後二日又召試詩賦論公徐啓曰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真宗益嗟異之因試以他題以爲秘書省正字置之秘閣使得悉讀秘書命故僕射陳文僖公視其學明

年獻其所爲文召試中書遷太常寺奉禮郎封祀太山推恩遷光祿寺丞數月充集賢校理明年遷著作佐郎丁父憂去官已而　真宗思之即其家起復命淮南發運使具舟逆之至一作京師從祀太清宮賜緋衣銀魚同判太常禮院又丁母憂求去官服喪不許　今天子始封吳王公以選爲府記室參軍再遷左正言直史館今天子爲皇太子以戶部員外郎充太子舍人賜金紫知制誥判集賢院遷翰林學士充景靈宮判官太子左庶子兼判太常寺知禮儀院公既以道德文章佐佑東宮　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稾進示不泄其後悉閱　真宗閣中遺書得公所進稾類爲八十卷藏之禁中人莫之見也初　真宗遺詔　章獻明肅太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公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者垂簾聽之皆毋得見議遂定乾興元年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遷給事中景靈宮副使判吏部流內銓以易侍講崇政殿遷禮部侍郎知審官院爲樞密副使遷刑部侍郎上疏論張耆不可爲樞密使由是忤　太后旨坐以笏擊其僕誤折其齒罷留守南京大興學校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

學廢與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書監
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知天聖八年禮部貢舉明
年爲三司使復爲樞密副使未拜改參知政事遷尚書
左丞　太后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太后以問公公
以周官后服對　太后崩大臣執政者皆罷一有以字公爲
禮部尚書知亳州徙知陳州還刑部尚書徙召爲御史
中丞又爲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再加檢校太
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書
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自公徙召用而趙
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公數建利害請罷監軍
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一無爲字
出入之要皆有法　天子悉爲施行自宮禁先以率天
下而財賦之流悉歸有司卒能以誅臣元昊使聽約束
乃還其王號公爲人剛簡遇人必以誠雖處富貴如寒
士罇酒相對歡如也得一善稱之如已出當世知名之
士如范仲淹孔道輔等皆出其門及爲相益務進賢材
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
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
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
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

事遂已公既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徙知陳州又徙許
州三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充一路
都部署安撫使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累進階至開
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爵臨淄公食邑萬二千戶實封
三阡七百戶公享年六十有五自少篤學至其病亟猶
手不釋卷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嘗奉勑修上訓及　真
宗實錄又集類古今文章爲集選二百卷其一作公爲政
敏而務以簡便其民其於家嚴子弟之見有時事寡姊
孝謹未嘗爲子弟求恩澤其在陳州　上問宰相曰晏
某居外未嘗有所請其亦有所欲邪宰相以告公公自
爲長閑起居而已故其薨也　天子尤哀悼之賜予加
等以其子承一作成下闕裕爲崇文院檢討孫及甥之未官
者九人皆命以官公初娶李氏工部侍郎虛己之女次
孟氏屯田員外郎虛舟之女封鉅鹿郡夫人次王氏太
師尚書令超之女封榮國夫人子八人長曰居厚大理
評事早卒次承裕尚書屯田員外郎宣禮贊善大夫崇
讓著作佐郎明遠祗德皆大理評事幾道傳正皆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
弼次適禮部侍郎三司使楊察其四尚幼孫十有二一作
三人公既樂善而稱爲知人士之顯于朝者多公所薦

逵至擇其女之所從又得二人者如此（一有嗚呼字）可謂賢
也已銘曰
有莘之裔齊爲晏氏齊在春秋晏顯諸侯傳乾相予與
稱于丘其後無聞不亡僅存有煒自公厥聲以振公之
顯聲實相　天子　天子曰憲予考　真宗唯多名臣
以臻盛隆汝初事我王宮東宮以暨相予始卒一躬輔
我以德有勞於邦公疾在外來歸自洛　天子曰留汝
予舊學凡今在庭莫如汝舊孰以畀予唯予聖考今既
亡矣孰爲予老何以贈之司空侍中禮則有加予思何
窮有篆其文在其碑首　天子之褒史臣有詔銘以述
之永昭厥後

資政殿學士文正范公神道碑銘（并序）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
文正公薨于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于河南尹
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
州事吳越　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
俶朝京師後爲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
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
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
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爲文章論說必
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爲
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　天子
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爲太保祖祕書監諱
贊時爲太傅考諱墉爲太師妣謝氏爲吳國夫人公少
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
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
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
所有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
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
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爲祕閣校理以言事忤　章獻太
后貶通判河中府（一本有徙陳州加）久之　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
當　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
爲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
主以抑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　天子不
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　太后時事欲深治之
公獨以謂　太后受託　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
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　太后有遺命立楊
太妃代爲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
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
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又徙蘇州

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
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
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
危爲 上開說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
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
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
相怒至交論 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
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
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遷龍圖
閣直學士是時新失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鄜延扞賊

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
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告以逆順成敗之
說甚辯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
而四路置帥以公爲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兵馬都
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爲將務持重不急
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
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一本有[illegible]）
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
爲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公始分延
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公之所在賊

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爲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
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
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
以騎三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
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illegible]）失計乃引去於
是諸將皆服公爲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
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
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臥內屏人徹衛
與語不疑公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
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 上亦召公歸

矣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爲軍惟公所
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爲民其於兩路既得熟
羌爲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紓西人饋輓
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
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
之凡直公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
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勠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
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 上既賢公可
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曆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
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

以太平責之公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　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　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　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爲一有）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䘏之甚厚公爲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一作搢紳）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

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于墓譜于家藏于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　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一作殆）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宄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難（一作艱）哉初匪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于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　天子之明存其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惟百有位可勸無怠

史文正公神道碑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目爲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矣司馬文正公記聞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文正公知開封數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　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爲長者天下亦以此公不念舊惡又蘇文定公龍川志范文正自饒所還朝出銘西事恐申公不爲之也無以成功乃爲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陽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者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又邵氏聞見錄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爲然從歐陽公辭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乃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今華氏本於坐落職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爲陝西

[illegible]

太子太師杜祁公墓誌銘

[illegible]

故太子太師致仕祁國公贈司徒兼侍中杜公諱衍字
世昌越州山陰人也其先本出於堯之後歷三代常爲
諸侯後徙其封于杜而子孫散適他國者以杜爲氏自
杜赫爲秦將軍後三世御史大夫周及其子建平侯延
年仍顯于漢又九世當陽侯預顯于晉又十有四世岐
國公佑顯于唐又九世而至于祁公其爲家有法其吉
凶祭祀齊戒日時幣祝從事一用其家書自唐滅士喪
其舊禮而一切苟簡獨杜氏守其家法不遷於世俗蓋
自春秋諸侯之子孫歷秦漢千有餘歲得不絕其世譜
而唐之盛時公卿家法存于今者惟杜氏公自曾高以
來以恭儉孝謹稱鄉里至公爲人尤潔廉自克一作刻其
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
動靜纖悉謹而有法至考其大節偉如也一作至考其始終之大節
蓋古君子有不能及也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退而老也久而天子益思之公享年八十
官至尚書左丞方其六十有九歲且盡即上書告老明
年以太子少師致仕累遷太子太保太傅太師封祁國
公於其家天子祀明堂遣使者召公陪祠將有所問以
疾不至而歲時存問勞賜不絕公少舉進士高第爲揚
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遷河東京西
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路轉運使入爲三司戶

部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以爲河北路都
轉運使遂知天雄軍召爲御史中丞判流內銓知審官
院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知并州遷龍圖閣學士
徙知永興軍權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
樞密院事即拜副使慶曆三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明
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治吏事如其爲人其
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
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
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始居平遙嘗
以吏事適他州而縣民爭訟者皆不肯決以待公歸知
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
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
汝何有焉夏人初叛命天下苦於兵而自陝以西尤甚
吏緣侵漁調發督迫至民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
以死於是時公在永興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
汝不勞爾乃爲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
寬其期會使以次次一作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
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
十六七至於繕治城郭器械民皆不知開封治京師常
撓於權要有干其法而能不爲之屈者世皆以爲難至

公能使權要不敢有所干凡其爲治以聽斷盜訟爲能否爾獨公始有餘力省其民事如治他州而畿赤諸縣之民皆被其惠開封比比出能吏而兼於民政者惟公一人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內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述一作）校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丙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聽行

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居月餘翕然聲動京師其在審官有以所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土矣姑少待之慶曆之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亟用今丞相富公樞密韓公及范文正公而三人者遂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慙恨涕泣而去上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杜某封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某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

及杜某皆不知也然公與三人者卒皆以此罷去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爲可舉公爭以爲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公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爲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爲恨後契丹卒不來二公皆世俗指公與爲朋黨者其論議之際蓋如此及三人者將罷去公獨以爲不可遂（茲一作）亦罷以尚書左丞知兗州歲餘乃致仕公自布衣至爲相衣服飲食無所加雖妻子亦有常節家

故饒財諸父分產公以所得悉與昆弟之貧者俸祿所入分給宗族賙人急難至其歸老無屋以居寓於南京驛舍者久之自少好學工書畫喜爲詩讀書雖老不倦推獎後進今世知名士多出其門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凡公所以行之終身者有能履其一君子以爲人之所難而公自謂不足以名後世遺戒子孫無得紀述嗚呼豈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日（一無此字）不足者歟曾祖太子少保（師一作）諱某贈太師祖鴻臚卿諱叔詹追封吳國公父尚書度支員外郎諱遂良追封韓

國公皆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娶相里氏封晉國大
人子男曰洗大理評事沂太常博士訥將作監主簿詒
祕書省正字二子早卒女長適集賢校理蘇舜欽次適
祕閣校理李綖次適單州團練推官張遵道公以嘉祐
二年二月五日卒于家其子沂以其年十月十八日葬
公于應天府宋城縣之仁孝原銘曰
巽巽邢公率履自躬一其初終惟德之恭公在下位士
知貪廉退老于家四方之聽旹惟士夫　天子曰咨爾
曲爾直繩之墨之正爾方圓有矩有規人莫之聆公無
爾欺予左予右惟公是毘公雖告休受寵不已官臣國
公即命于第奕奕明堂禴祀從祀豈無臣工爲予執事
何以召之惟公耆德公不能來予其往錫君子愷悌民
之父母公雖白髮人以爲少不俾黃耇喪予元老寵祿
之隆則有止期惟其不已既去而思銘昭于遠爲世之
詒

太師中書令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於一作朝曰
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勳皆第二請得
立碑如令於是　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
余其可忘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
以此名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
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太
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
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
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
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
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祕書
省校書郎泰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幷州壽陽
縣祕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
賢院　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
書成遂修起居注遷刑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
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　上即位
命公迓之使者妄有所言公折以理遂屈服其後又遣
使賀大聖后年乾元節　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
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
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
雖　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
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　天
子是之乃止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丞相張

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當挽筆書曰不辱吾筆矣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臣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僚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會五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士變謀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坐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名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　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由是　天子益知公賢召爲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爲府者若其治劇或不（一本作寬）治茂揃不然被謗議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發謫稱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一本作直學士）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　天子思其治召爲翰林（一本作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爲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明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爲姦欲除其名而合爲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予宦官怒言陛下雖

有（一作所）欲物在程某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爲陛下惜衛　天子以爲然明年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一本有書左丞）　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衆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遽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爲黨人公獨爲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爲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爲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爲制度以希恩公爲裁抑之與繼明爭交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爲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論議不私見嫉被貶斥已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由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　天子常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

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略使馬步軍都部署判
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留守北京共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僞山川
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其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産至界
上請降言契丹兵至衙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
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乎聞夏人
方捕叛族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
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保塞無得數一作出兵夏
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寇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
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
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鎮安一郡爾不足以自
効願復守邊書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一作二年閏三月
七日己丑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
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illegible]
[illegible]明年祔葬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尚書令公
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勲上柱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
千四百而實封貳阡壹佰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
臣娶陳氏封衛[illegible]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
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
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

國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
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
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世有
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
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所以不忘君命示國
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
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
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
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
銘曰
程以國氏世遠支分因居著姓各以其人公世中山在
昔有聞克大自公厥聲以振乃秉國鈞乃授將鉞出入
其勤險夷一節 帝曰噫歟余有勞臣何以旌之有爛
其文惟此勞臣實余同德憂國在心匪勞以力二方有
事尚將無功俾我耆老不遑居中聞息近藩庶休厥躬
有請未一作勤其報奄云其終殁而後已茲可謂忠惟 帝
之褒其言甚簡銘以述之萬世丕顯

文元賈魏公神道碑　王文公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祕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
書令尚書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齊國公諱某之孫習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曾孫其先南皮中人徙獲鹿令𢈪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皆歎以為賢已天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郡王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子一見器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縣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所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寓事皆索解微言則感心自　仁宗即位大臣或援法令斷天下事稱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焉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終歸太史部以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禮不得以出於宮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

來獻公請加賜遣還却以所獻示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史判尚書禮部判太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優戲之物皆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為銓也河北蟲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詳悉於利害多所與除異時縣令奉錢薄萬二千乃舉令公以為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與其奉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為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真宗撫王繼忠家後賴其力且平妻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　上即為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宗慶公奪其州人以為宜初元昊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主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絀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攻元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歸我責報無窮已不且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

[illegible]無襄時聽吐蕃舉朱泚陸贄尚以爲不可後乃知吐
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乃
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一年遷以本
官參知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
使五年以集賢殿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
使居兩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議祔章惠太后
大廟公言其非禮及祔獻懿二后宜敘遷文武位一等
賜外內諸軍特支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既而赦兩府公
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
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
食自責公因稽首避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
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名府反河南北使其黨
挾書妄言實符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則惶急不及
會獨據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爲元帥領兵擒
攻具往且請自出捕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
鎮山南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
爲則所脅者而捕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
胡方暑公暴陽上躬親指畫出倉廩與被水百姓舍其
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丹誘亡卒號爲南

軍以擾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有歸者
敢捉起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
以拒亡卒號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貸公請重禁絕主
不許贖則聽人告賞有告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
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見留爲祥源觀使既而以尚書
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朝會班宰相從其
儀物從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僕射檢校
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因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欲遷公門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
越國太夫人薨命以故官不起服書[illegible]從之公事慈
闈以孝聞 上嘗製銘[illegible]士大夫以爲榮又[illegible]自
[illegible]扶引然得足皆[illegible]悲哀歎息四年
除故官侍中居頃之出治許州[illegible] 仁宗賜之
詩其公既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爲戒手詔褒答以
公所獻織太史五作又從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
胡決以公興論故使北古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
不可塞建言者得罪而澶魏恩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
使撫巡按救人用歸息嘉祐元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
中方選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以中書門下
平章事爲樞密使三年以鎮安軍節度右僕射檢校太師

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度陜州大
都督府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
寬惠爲治人安樂之宅將相賜公使錢多使弁利令度
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今 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
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年求還使侍中
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所辭
不許使使撫諭須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
相屬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
書都省七月戊寅薨于第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視朝
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服出司賓祭弔別賜黃金給
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甲申葬開封汴陽
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司勳上
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食邑
萬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羣經音辨十
卷通紀八十卷 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
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
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
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
尚書比部員外郎因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
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𢇁大

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龐元英公壻也其後天子以
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若干買氏自誼及
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取將相出入文
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聚寵祿光大始終哀
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時宋之隆奠此中國四夷來同孰夾孰
承有若魏公 帝曰詢爾羣公卿士朕欲考古以求亂
治有博六蓺使熙朕志魏公乃來錫 帝之求逑于朕
中發關治衜乃尹開封治民不繇乃丞御史督制旌尤
音澤在下庶黍在上參國政事遂都將相 帝怒大塗
公帝之東 帝御廣宮之屏之墉文修武宣具獻膚功
終徂在天公則隨薨廷喪元老隱加問賚有銘太史有
誌太常次行不誣斲石墓傍

叙事 元老大臣事迹

富鄭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
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
用用不久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
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
凡六十有九年惟景德元年虜大舉來寇攻定武圍高陽
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用寇準計
決策親征既次澶淵六軍會行在虜既震動兵始
接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遂請和聽諸將皆請
以兵會界河上邀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
哀於　上　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
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
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
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
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
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纔壓境而
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
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

不可測羣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
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
為動色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　上遣中使勞之英
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
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矍然起拜公開懷與語
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盡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
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
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
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
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
南朝違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
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
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
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
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
主任其禍故北朝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
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
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上下離叛故
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物諸臣之家而壯士健
馬物故太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illegible]

兵以百萬計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
必勝乎曰不能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
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
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羣臣何利焉虜主
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也塘水
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
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晉高祖以
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
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朕為　祖宗守國必
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欲
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己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
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詞耳朕亦安得獨避用
兵乎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
不在我天地鬼神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
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脩短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
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
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其遂
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
行次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

與口傳者異則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還都
以晡入見宿學士院一夕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
專欲增幣曰　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則曰納公爭不
可虜主曰　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
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
蹈鋒鏑故屈己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
兵則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
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
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不可知其後頡
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不可
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
律仁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
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許虜無能為也上從之
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
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
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嘗竊論之百餘年間兵
不大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
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
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曾祖母劉氏祖

毋趙氏母傅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
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
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子當以
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才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
南府長水縣佐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徐國
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
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宜還仲淹以來忠言
通判絳州召試館職以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從子魯辟通判鄆州會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
且言元昊遣使來劇邀命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

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
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贇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況艱
難之際可為樞密爭議者以為有宰相氣召還為開封
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公請罷燕徹
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
曰萬一北虜行之為　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
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
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
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彬延帥范雍
鈐轄盧守懃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

石元孫戰死而班守懃師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
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　詔以兵圍守其家公
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致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
而死宜卹其家守懃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
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
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懃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
德和竟坐腰斬於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問具
得詔辨獄云執政是之命遣郡蔡氏禮於闕者公言
此非　陛下意宰相意　上知因方有敗耳兵有急不
得訴之

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贇為陝西
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為都鈐轄公言用守贇
既為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
必怨懼盧守懃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　詔罷守
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為同州鄭守忠為殿前都指
揮使高化為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孔臭兒必敗事
守忠與化故親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　詔遣侍御
史陳洎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
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之耶詔皆使執政自用兵以
來吏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
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

學士公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委付他人公與某廷爭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 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 仁宗曰軍國之務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乃命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 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名移頗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荊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 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 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顏眞卿使李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受命聞一女卒再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

學士公見 上力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也特以 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虜角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 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出使宰相章得象諭公曰此 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爲過公既以 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 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

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臣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辛臣之
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　詔撫元昊
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
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因歸於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
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呆兒族於河東為近　上
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從
雲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險阻且虞我
出鎮定搗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
此或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
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背約結好於我
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呆兒屢
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
或請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
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
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
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
有以飛語譖公者　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
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
京東西路安撫使讒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讒不驗加

給事中移知青州兼京東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
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
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
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為
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為奏
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　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
糗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為大冢葬
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
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又萬餘人
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
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
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
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法
至于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
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劍印于妖師欲以其
黨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公所
部恐事泄變生時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
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部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
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

懇辭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六 明堂恩除禮部侍郎
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
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
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
並命宣 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
歐陽修奏事殿上 上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
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
修頓首稱賀 仁宗既不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
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禳禱爲
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
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公之爲相守格
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
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
謂之寬恤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獄天下便之
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遇喪皆
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
爲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
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踰年以足疾
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

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爲地
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
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今 陛下初即位願
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
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爲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集禧觀使任赴 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
年移汝州且 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 上
特爲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庭入扶且命無拜坐
語從容至日昃賜紹庭五品服再對 上欲留公爲集
禧觀使力辭乃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
學士賜甲第悉辭不受改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 上前言災異皆
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
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
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
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
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
不然者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上以久旱不許羣臣
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上以同天
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以

元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䟽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䟽請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捨公始見　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後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左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　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　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險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　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　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决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改授開府儀同

三司是歲故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　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　仁宗許之會朔日有蝕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　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　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　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孫爲閤門祗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但言知其所言者　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内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䘏其家者甚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京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宜清承奉郎宜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折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决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

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
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
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
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扇千
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
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
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大[illegible][illegible]　詔集十一卷諫垣集三
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
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薦世稱知
名者十餘人如王質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
奎韓維陳襄王鼎張燾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於
世世以爲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　神宗
皇帝廟庭明年以　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　朝
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　上爲親篆其首曰
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
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
有是臣故　仁宗　英宗至于　神考咸有一德克享
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
味其平生則　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
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終

始者臣觀　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
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　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
爲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
上欲用公公遜避退遯不敢當方向之辭免者一皆其
不行則推公之怨所以讒公無所不至及公爲慶曆
聖德詩天下傳誦則六臣疾公如仇讎以詭語必欲致
之死地　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爲相及
英宗　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勳在史官德在生民　天
子虛己聽公而戎狄服公進退以爲安國輕重然一
歲濟攻操之惟　神宗日月之明知公愈深公雖請老
有大政事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勳以告天下寵
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敢復議雍容進退卒爲宗臣古
人有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　清
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姓十有二君四十四年如絲之棼以人爲嬉以
殺爲僇兵交兩河腥聞于天上帝憎之命我　祖　宗
畀爾鋒鏑往鋤其鋒孰謂民遠我聞其呻寧爾小忍無
殘我民　六聖受命維一其心救其後人帝命是承勿
剝刑人勿敢好兵百三十年諱兵與刑惟彼北戎謂帝
我驕帝闢其言折其萌芽篤生萊公尺箠笞之既服餧

騶羽優綏之堂堂韓公與萊相望再聘于燕北方以寧
景德元祀始盟契丹公生是歲天命則然公之在母夢
國旌纛旗旐鶴雁降苑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公天欲
赦民公啓其衷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舞生公手撫
擘水潦荐饑散流而東五十萬人仰哺于公公之在內
省泉流瀕其在四方自葉流根百官維人百度惟正相
救　三宗重華協明帝謂公來願見其堂有墳其丘公
豈是藏維嶽降神今歸不留臣軾作頌以配崧高

趙清獻公神道碑

故太子少師清獻趙公既薨之三年其子屼除喪來告
于　朝曰先臣既葬而墓隧之碑無名與文無以昭示
來世敢以請　天子曰嘻茲予先正以惠術擾民如鄭
子產以忠言摩上如晉叔向乃以愛直名其碑而又命
臣軾為之文臣軾述事　仁宗皇帝嘗竊觀天地之
盛德而窺日月之末光矣未嘗行也而萬事莫不畢舉
未嘗視也而萬物莫不畢見非有他術也善於用人而
已惟清獻公擢自御史是時將用諫官御史必取天下
第一流非學術才行備具為一世所高者不與用之至
重故言行計從有不十年而為近臣者言不當有不旋
踵而黜者是非明辨而賞罰必信故士居其官者少安
而　天子穆然無為坐視其成功姦宄消亡而忠良全
安此則清獻公與其僚之功也公諱抃字閱道其先京
兆奉天人唐德宗世植為嶺南節度使植生隱為中書
侍郎隱生光逢光裔並掌內外制皆為唐聞人五代之
亂從家于越公則植之十世從孫也曾祖諱曇深州司
戶參軍祖諱湘廬州廬江尉始家于衢遂為西安人考
諱亞才廣州南海主簿公既貴贈曾祖太子太保妣陳
氏安國太夫人祖司徒妣袁氏崇國太夫人俞氏光國
太夫人考開府儀同三司封榮國公妣徐氏魏國太夫
人徐氏越國太夫人公少孤且貧刻意力學中景祐元
年進士乙科為武安軍節度推官民有偽造印者吏皆
以為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而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
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一府皆服閱歲
眾監單之糧料歲滿改著作佐郎知建州崇安徙通判
宜州卒有殺人當死者方繫獄病癰未潰公使醫療之
得不瘐死會赦以免公愛人之周類如此未幾以越國
喪廬于墓三年不宿于家縣榜其所居里為孝弟處士
孫處為作孝子傳終喪起知泰州海陵徙知蜀州江原
還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之公獨左右
其政而晦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守得以善去濠

守以葬錫不如法士卒謀欲爲變或以告守恐怖下大
夕輒閉門不出轉運使從公治滎公至從容如平日深
以無事曾公亮爲翰林學士未識公而以臺官薦召爲
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幸京師號公鐵面御史其言
常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以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
絕之後乃無患君子不幸而有詿誤當保持愛惜以成
就其德故言事者□□□人不厭深成其方埜始命參
知政事劉沆並及其從及沆爲相而領事如故公論其
當罷以全國體□□□陳執中不學無術且多過失
章十二上執中卒罷去王拱辰奉使契丹所還爲宣徽使

趙正□四　十九

公言拱辰平生所爲及奉使不如法事命遂寢使言樞
密使王德用翰林學士李淑不稱職皆罷去是時邵必
爲開封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自舉遇赦而猶罷
監邵武酒稅吳充鞠眞卿發禮院吏代書事吏以贓論
而充眞卿皆出知軍呂景初馬遵吳仲復彈奏梁適適
以罷相而景初等隨亦被逐馮京言吳充鞠眞卿刁約
不當以無罪黜而京亦奪修起居注公皆力言其非是
必以復職知軍充眞卿約景初遵皆召還京中復皆許
補故闕先是呂溱出守徐蔡襄守泉吳奎守壽韓絳守
河陽已而歐陽修乞蔡賈黯乞荊南公即上言近日正

人□紛引去憂國之士爲之寒心侍從之賢方倚
以□□今皆欲請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謟事權要傷
之者衆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時名臣賴之以安　仁宗
既□不豫而太子未定中外兇懼及　上既康後公請
擇宗室賢子弟教育於宮中封建任使以示天下大本
已而英稱得雅議爲杭市□公爲移文郡之民猶有
茶稅而無茶地公爲奏蠲之民至今稱焉移充梓州路
轉運使不發移登兩蜀地遠而民弱吏恣爲不法州郡
以酒食饋餉相尚法屬爲破家有屬也公身帥以儉
不從者諷以違制坐之蜀風爲之一變當□□小邑民或

趙正□四　二十

生而不識使者公行部無所不至父老驚喜相慰姦吏
亦竦以右司諫召論事不折如前入內副都知鄧保信
引退兵董吉以燒鍊出入禁中公言漢文成五利唐普
思靜能李訓鄭注多依宦官以結上假叢術以市姦者
也其漸不可啓宋庠爲樞密使選用武臣多不如舊法
至有勍於　上前者公陳其不可陳升之除樞密副使
公與唐介呂誨范師道同言升之交結宦官進不以道
章二十餘上不省即居家待罪　召強起之乃乞補外
二人皆相次去位公與言者亦罷公得虔州地遠而民
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冢而去既至遇吏民

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爲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爲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疏鑿灘石民賴其利處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處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待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當移文以告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錢仍移文諸道分遣吏送之公治有餘力召知御史雜事不閲月除戶部副使 英宗即位奉使契丹還未至除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時賈昌朝以使相判大名府公欲按視府庫昌朝遣其屬來告曰前此監司未有按視吾事者公雖欲舉職恐事有不應法奈何公曰捨大名則列郡不服矣即往視之昌朝初不說也前此有 詔募義勇過期不足者徒二年州郡不時辦官吏當坐者八百餘人公按 旨督其事奏言河朔頻歲豐熟故募不如數請寬其罪以俟農隙從之坐者得免而募亦隨足昌朝乃愧服曰名不虛得矣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公以寬治蜀蜀人安之初公爲轉運使言蜀人有以妖祀聚衆爲不法者其首既死其爲從者宜特黥配及爲成都適有此獄其人皆懼意公必盡用法公察其無它曰是特坐樽酒至此耳刑其爲首者餘皆

釋去蜀人愈愛之會榮諲除轉運使陛辭上面諭曰趙抃爲成都中和之政也 神宗即位召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爲諫官大臣爲言上曰用趙某爲諫官聽其言耳苟欲用之何傷及謝上謂公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公知 上意將用其言即上疏論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馬默皆骨鯁敢言久譴不復無以慰縉紳之望 上納其說即遷除簽書樞密院事公辭不允公居言之地甫居三月擢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感激思報而議政事有不盡者輒密啓聞 上手詔嘉之公與富弼曾公亮唐介同心輔政率以公議爲主會王安石用事議論不協既而司馬光辭樞密副使臺諫侍從多以言事求去公言 朝廷事有輕重體有大小財利於事爲輕而民心得失爲重青苗使者於體爲小而禁近耳目之臣用捨爲大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去重而取輕失大而得小非 宗廟社稷之福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四上章不許熙寧三年四月復五上章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公素號寬厚杭之無賴子弟以此逆公皆驕縱爲惡公知其意擇重犯者率黥配他州惡

樂但飾遊去未幾徙青州因其俗朴厚臨以清淨時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自淄齊來及境遇風退飛墮水而盡五年成都以戍卒為憂　朝廷擇遣大臣為蜀人所愛信者皆莫如公遂以大學士知成都然意公必辭及見　上　上曰近歲無自政府往者卿能為我行乎公曰陛下有言即法也豈顧例哉　上大喜公乞以便宜行事既至蜀[illegible]以為疏略而燕勞閑暇如他日兵民安樂之一[illegible]在官下公好[illegible]之曰臣與汝年[illegible]也[illegible]以一身入蜀為天子撫一方汝亦宜清慎畏戢以帥眾比成還得餘貲其歸為室家計可也人知公有善政轉相告語莫敢復為非者劍州民李孝忠集眾二百餘人私造符牒度人為僧或以謀逆告獄具公不畀法吏以意決之處孝忠以私造度牒餘皆得不死喧傳京師謂公脫逆黨　朝廷取具獄閱之卒無以易也茂州蕃部鹿明玉等聚境上肆為剽掠公亟遣部將帥兵討之夷人驚潰乞降願殺婢以盟公使喻之曰人不可用用三牲可也使至已縶婢引弓將射心取血聞公命讙呼以聽事訖不殺一人居二歲乞守東南為歸老計得越州吳越大饑民死者過半公盡所以救荒之術發廩勸分而以家貲先之民樂從焉生者得食

病者得藥死者得藏下令修城使民食其力故越人雖饑而不怨徙治杭杭旱與越等其民尤病既而　朝廷議欲築其城公曰民未可勞也罷之錢氏納土未及百年而墳廟堙圯杭人哀之公奏因其所在歲度僧道士各一人收其田租為歲時獻享營繕之費從之且改妙因院為表忠觀公年未七十告老于朝不許請之不已元豐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時年七十二矣退處于衢有溪石松竹之勝東南高士多從公遊　朝廷官其子屼為郎使[illegible]至州通判溫州從公遊天台鴈蕩吳越間榮之屼代還得見　上顧問公甚厚以屼提舉浙東西常平以便其養屼後作公祠杭始公自杭發往杭人留公不得行公曰六年當復來至是適六歲矣杭人德公迎者如見父母以疾還衢有大星隕焉二日而公薨實七年八月癸巳也訃聞　天子輟視朝一日贈太子少師十二月乙酉葬于西安蓮華山謚曰清獻公娶徐氏東頭供奉官度之女封東平郡夫人先公十年卒子二人長曰岏終於滑縣令次即屼也今為尚書考功員外郎公平生不治產業嫁兄弟之女以十數皆如己女在官為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貧無以斂且葬者施棺給薪不知其數少育於長

尤振振旣沒思報其德將遷侍御史乞不遷以贈振大
理評事公爲人和易溫厚周旋曲密謹繩墨蹈規矩與
人言如恐傷之平生不畜聲伎晩歲習爲養氣安心之
術儵然有高舉意將亮晨起如平時旣侍側公與之談
詞色不亂安坐而終不知者以爲無意於世也然至論
朝廷事分別邪正慨然不可奪宰相韓琦嘗稱趙公眞
世人標表蓋以爲不可及也公爲吏誠心愛人所至崇
學校禮師儒民有可與與之欲有可出出之治虔與成
都尤爲世所道 神宗凡擬二郡守必曰昔趙某治此
最得其術焉京相繼守成都事循其舊亦曰趙公所爲
不可改也要之以惠利爲本然至於治杭誅鋤強惡姦
民屛迹不敢犯蓋其學道淸心遇物而應有過人者矣
銘曰
蕭望之爲太傅近古社稷臣其爲馮翊民未有聞黃霸
爲潁川治行第一其爲丞相名不迨昔孰如淸獻公無
適不宜邦之司直民之父師其在官守不專於寛時出
猛政嚴而不殘其在言責不專於直爲國愛人掩其疵
疾蓋東郭順子之淸孟獻子之賢鄭子產之政晉叔向
之言公兼而有之不幾於全乎

司馬溫公行狀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 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
祖炫試祕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
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人 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
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 母聶氏贈溫國太
夫人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家今陝州夏縣涑水鄉
子孫與家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
君始舉進士從於縣令音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
以文學行義事 眞宗 仁宗爲轉運使御史知雜事
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虢晉六州以淸直仁厚
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歲
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卽了其大義自是
手不釋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
醇深有西漢風天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
然後受補郊社齋郎甫奏將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
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杭辭所遷官求簽書蘇州
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章公
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
理評事爲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
天章公遊見公而奇之及是爲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

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宦功特給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假人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爲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遷殿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知己爲盡力時元昊始臣河東貧甚官貴糴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併窟麟州爲河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爲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罷兵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繇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弊所得而糴自賤可以漸紓河東之民籍移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恩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載酒食不爲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守闕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籍既没升堂拜其妻如姆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

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眞僞不可知使其眞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若僞爲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卽賀公以爲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爲災當益甚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爲常擢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舉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轍於同科四人中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爲當黜　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爲宗廟社稷自重節嗜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臘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　上嘉納之初至和三年　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大宗無子則小宗爲之後爲之後者爲之子也願　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係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又與鎮書曰此大

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公
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
判所上三章願　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　仁宗簡默
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
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
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　陛下開納　上曰此何害
[illegible]書公曰不可緩　陛
[illegible]言[illegible]諸中書白之
[illegible]所言公默然[illegible]大事不可不
使琦知思所以處　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
世琦皆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吏行陳
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
公攝太尉洙為監祭公從容謂洙聞君與司馬君實善
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
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
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
進說　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
有小人言　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
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其所厚善者
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

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　上大感悟曰送
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夜半
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
曰敢不[illegible]　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
[illegible]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人爭絲
[illegible]辭不貲之富至三百餘日不
[illegible]以知　陛下之聖能
[illegible]而禮使
[illegible]不宜徒反凡召皇
子內臣皆[illegible]必入　英
宗遂受命兗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
太宗時姚坦為兗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除
坦　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
坦檢束[illegible]故爾　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曹
教之杖乳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
太宗之子　真宗之妹　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天下
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　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
穆為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
居禁中而瑋母楊歸其兄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
追念　章懿太后故使瑋尚主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

若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愴之心乎。瑋既責降，公主
亦乃待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禮
不衰。判[illegible]，權判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
天章閣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仍知諫院。上疏言經略
安撫使以便宜從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承平法，及將相
大臣與中外多以貴倖自恃，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
[illegible]行[illegible]之政在於胥吏，[illegible]而逃御史。
[illegible]而退，宮衞士凶逆而獄不窮，[illegible]加
於傳宣人，皆云可使所官以為非犯，皆赦於用法，疑
其欲有一人流言於[illegible]而為之變法，推恩者多矣，皆
陵遲之漸，不可以不正。充媛董氏薨，追贈婉儀，又贈淑
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
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謚，近制惟
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平陽
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
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
宮封贈法，皇后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
與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
止贈二代，而況妃乎。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
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
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太后行擇人攻
忠厚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魯宗道，質直
如薛奎者，當信用之；鄙猥如馬季良，讒謟如羅崇勳者，
當疏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
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
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南頓君，陛下宜安[illegible]皆
自勞罷入錢[illegible]等六人，臨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
公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
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
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不許。公乃以所
得珠為諫院公使錢，金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英
宗疾既平，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治
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
立法：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寶乃供。公極
論以為不可，當直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
已乃具數奏。太后以防嫌為曹佾除使相，兩府皆遷。
公言佾無功而得使相，陛下以慰母心耳。今兩府皆
遷無名，皆以還政為功，則宿衞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
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從爭之，因論守忠大姦

陛下爲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
不聽及　陛下嗣位反覆革面交構兩宮間之大賊人
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詔以守忠爲節度副使
蘄州安置天下快之時有詔陝西刺民兵號義勇公上
疏極論其害且言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爲鄉弓手已而
刺爲保捷指揮民殺其妻子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
隨之而敗[illegible]歸農而浮游
之不能復反南畝[illegible]轉死父老至今流涕
今義勇何以異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
淵除直集賢院公上疏言廣淵姦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爲太
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即位待綰有加周
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有求
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爲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
宗之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
[illegible]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
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
議曰爲之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
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
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即敕吏以公手藁爲案至今
存焉時中外訩訩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

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
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
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訴於朝公與呂誨乞加宜罪不
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爲雄州專以猛悍治
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
溝之南者朝廷以知州李中祐爲不材選將代之公
言國家當戎狄附順之時好與之計較末節及其桀傲又
從而姑息之近者西戎之禍生於高宜北狄之隙起於
趙滋時方賢此二人故邊臣皆以生事爲能今若選
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爲法而以中祐爲戒漸不可
長宜敕邊吏疆埸細故務以文牒往反若輒以矢刃相
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
除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
年貢舉　神宗即位首擢公爲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
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
舒楊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爲公曰臣不能爲四六
上曰如兩漢制詔可也公曰　本朝故事不可　上曰
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　上
遣內臣至閤門强公受告拜而不受趣公入謝曰　上
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

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構疵令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上曰可陶既出知陝州謝章詆宰相不已衆攻議者衆獨公言陶誠可罪然 陛下欲廣言路屈己愛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上既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體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嘗爲諫官即以此六言獻 仁宗其後以獻 英宗今以獻 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

是矣公在 英宗時與呂誨同論 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轉理官資食其廩給非 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 上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與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 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 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

一人言事之有無惟 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宮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爲閤門祗候公言 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爲腹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閤門祗候在文臣爲館職豈可使廝役爲之 英宗山陵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 詔邊臣招納其衆公上疏極論以爲名山之衆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衆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

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若名山餘衆尚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 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遵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議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爲所因與殺爲二則故與殺亦可爲二邪 宰相文彥博以下皆附公

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荅詔上疏言　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　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不聞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　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讜言善為荅詔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世盜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公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足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刺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

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此乃桑弘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蠭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也　惟明主裁擇　上曰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荅之會安石當制遂引常袞事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　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生堤利害公用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上約約水東流若東流日深北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冀深瀛以西之患時議者多不同公於　上前反覆論難甚苦卒從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為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亦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　上

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尊尊親親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譏臣為條例司官耳　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吏足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誣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

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講畢賜坐戶外將出　上命徙坐戶內左右皆避去　上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　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　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　上曰陝西行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　朝廷初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況立法許之乎　上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　上已罷之幸甚　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起曰

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 上曰然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遂出上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時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 上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否則終不敢受命 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反開喻切至猶冀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公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人於今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以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凡可以覆王氏者靡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更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

為奇兵調民為乾糧糗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櫓如邊郡且遣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舉事而京兆一路城池樓櫓皆不急乾糧糗飯皆常造後無用腐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熙寧七年 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者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澁疾自疑當中風乃預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書感宗親書緘封置卧內且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改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庭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 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詔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 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

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宜下詔開言路從之下詔牓
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
曰君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或迎合已
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下以眩惑流
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
詔草以賜公公上疏言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
則入六事矣時太府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
應詔上言事有緣僭此二人以懲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
言贖銅三十斤公共論其情且請改揚詔書行之天下
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具
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
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
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
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
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狂慢罪當萬死詔除公
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
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　先帝新棄天下　天子
沖幼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
大夫初　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
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

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者
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　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
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
而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
肯改然　先帝終疑之遂逐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
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　二聖嗣位民日
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
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
建為天下害非　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
恐不及昔漢文帝除肉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
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鹽鐵榷酤均輸等法昭帝
罷之唐代宗縱宦官公求賂遺置客省拘滯四方之人
德宗立未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坊小兒暴橫
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
有或非之者也況　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
議乃定公以為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
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
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　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
實逐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

者還監收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峽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　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既還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

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

勇等爲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糶糴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不糴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後疾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曆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適古

今之冝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
田以塟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　聖明言聽計
從欲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
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斃公亦可以
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
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
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
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畫工有致
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三百二十四卷考異三

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
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草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
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
卷大學中庸義一卷集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
河外諮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
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
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
學者不能綜況於　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
體爲通志八卷以進　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
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

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
是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
而歸之一作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爲賢於
荀悅親爲製敘賜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穎邸
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
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
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祕書省校書郎孫
二人植桓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爲　人主所敬
然　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
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夫復用公者豈徒然哉將
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爲政之日自信而不疑嗚
呼若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知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
知矣其報之也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爲詳故
錄其大者爲行狀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皆不
載謹狀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四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五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司馬溫公神道碑　　　　　　蘇文忠公

上即位之三年　朝廷清明百揆時敘民安其生風俗
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
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
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爲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
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
萬寇涇原至鎭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
元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既築靈平
復決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
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苗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
勢凡　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
然知天意與　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
措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　上與　太皇
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
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
利今　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
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
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　人主
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
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
之方其退居於洛耿然如顏子之在陋巷纍然如屈原
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
河漢如家至而日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
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
己仇而疾之者亦不敢不敬其德色容嗟太息或至於流涕
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
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
丞相愼毋去　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
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
得行衛士見公擎跽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
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
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愼毋生事開邊隙其
後公薨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
車者蓋以千萬數　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
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
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
率致祭且作佛事以爲公者其詞尤哀炷香於手頂以

送公葬者凡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民以仁公與人而人不誠以一日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縷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況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巍巍如此而蔽之以二言曰誠曰一　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為後以安　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為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陜西刺義勇為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謫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　神宗皇帝為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嵬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為邊患已而果然　帝不受[illegible]法及王安石為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為重　帝以公為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敢拜乃以為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為門下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　詔書以開言路分別邪正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將方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襚以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

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
桓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于陝之夏縣涑
水南原之晁村　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
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軾蓋嘗爲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
范鎮取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
使覽者考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
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
相與爲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以相休戚然
猶同己則親之異己則疏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不
怒者也而況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　朝廷政事與
公所言無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
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
以爲左右輔弼之臣至爲敘其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
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知之於既同
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爲難
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　景專制河南十
四年矣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
貴寵以遺汝而唐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
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勣爲疊州都督夫齊神武
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與勣亦非公之
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爲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如此
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
帝知公如此而卒不盡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
書其事乃拜手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子惠我民孰堪顧天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孰左右
之民自擇相我與授之其相維何太師溫公公來自西
一馬二僮萬人環之如渴赴泉孰不見公莫如我先
二聖不已惟公是式公亦無我惟民是度民曰樂哉既
相司馬爾賈于途我耕于野士曰時哉既用君實我後
子先時不可失公如麟鳳不鷙不搏羽毛畢朝雄狡率
服爲政一年疾病半之功則多矣百年之思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四夷來
同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趙康靖公神道碑 代張文定公作

宋有天下百二十有五年　六聖相師專用一道曰仁
不能他術刑以不殺爲能兵以不用爲功財以不聚爲
富人以不作聰明爲賢雖有絕人之材而德不至終不
大用　六聖一心守之不移故自建隆以來至于今卿
相大臣號多長者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含垢匿瑕犯而

不校以為常德是以四方乂安兵革不試民之戴　宋
有死無二自漢以來未如今日之盛者此　六聖之德
而衆長者之助也易曰師正大人吉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故太子
少師趙公歷事　三朝四十餘年其德合於易之所謂
大人詩之所謂老成人書之所謂一介臣者公諱槩字叔
平其先清河人後徙於宋之虞城七世矣曾祖若後唐
國子監博士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楚國太夫人祖
忠宋州楚丘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韓國公妣李
氏燕國太夫人父幹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太師中書令
兼尚書令魯國公妣張氏魯國太夫人高氏唐國太夫
人公七歲而孤篤學自力年十七舉進士當時聞人劉
筠戚綸黃宗旦皆稱其文詞必顯於時而其器識宏遠
則皆自以為不及當赴禮部試楚守胡令儀薦黃金以
贈之公不受天聖五年擢進士第三人授將作監丞通
判海州歸見父老故人幅巾徒步人人至其家召試學
士院除著作郎集賢校理出知漣水軍公為進士時鄉
餘慶守漣水館公於官舍以教其子餘慶所為多不法

公亦去數月餘慶以贓敗及公為守將至處其所補
曰豹隱堂賦者三十餘人歲饑公勸誘富民得米萬石
所活不可勝數漣水有魚池利入公帑歲殺魚千餘萬
公始罷之作放生碑記上移守通州入為開封府推官
奏事殿中賜五品服且欲以為直集賢院宰相以例不
可出知洪州州有鄭向傳冀者挾持郡事肆為不法
皆寘之法州有歸化兵皆故盜賊配流已而選充者
數與其人謀頓之其逆莫籍以動公公曰歸化兵有廩米
陳恐有變言不足給者大以有變公笑不答會歸化
卒有自察州戍所逃逆犯夜者公問衙以狀收隨下獄
得其姦贓且奏徙冀歙州一郡股栗城西南隅當大江
之衝木歲為民患公建為石隄高丈五尺長二百丈用
石九千毀取之有方民不以為勞明年夏隄成而水大
至度與城平恃隄以全至于今賴之遷刑部員外郎同
知宗正寺出知青州改直集賢院賦稅未入中限餘縣
不得輒催科是歲夏稅先一月辦坐失舉張詰等官罷
歸起監宿州酒徙楚州糧料院以郊赦還官職知滁州
山東大賊李小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
州東人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遂寇廬壽大牙不入境
召修起居注朝廷欲同修王疇久之除歐陽修起居注

朝廷欲驟用修而難於議公公聞之乃請郡自便以爲
天章閣待制賜三品服糾察在京刑獄遷兵部員外郎
遂知制誥勾當三班院會郊禮當進階封且任一子京
官乞以母封郡太君宰相謂公學士擬封不久矣公曰
母年八十二朝夕不可期願及今以爲榮後遂以爲例
改知審官院判秘閣與高若訥同判流內銓若訥言往
嘗爲其縣開封府不爲出幾不能生公聳然即請郡以
便親上以爲公以母久爲學士不可少待也公不聽遂除
蔡州明年丁母安服除召入翰林爲學士知貢舉館伴
契丹正使遂報聘遂會獵于與雲山之西請公賦詩詩
成契丹主親酌玉盃以勸公且以素扇授其近臣劉六
符寫公詩置之懷袖使還加侍讀學士歷右司郎中中
書舍人提舉在京諸司庫務每人冷清許稱皇子選之
江南公曰清言不發不可還若許亦不可不誅詔公與
包拯雜治之得其實乃誅清李參爲河北轉運使職事
辦治進秩二等且官其一子郭申錫爲諫官爭之曰參
職官所當辦無功不可賞上怒欲罪申錫公言 陛下
始爾命申錫而從吾過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以龍
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鄭州徙南京留守拜御史中丞
中官閻保吉引剌貝禁中燒銀公力言其不可遂出之

又言張茂實不宜典兵衛未行會公拜樞密副使復言
之乃出茂實知曹州拜參知政事方是時皇嗣未立天
下以爲憂 仁宗命 英宗領宗正公言宗正未足爲
重遂與執政建言宜立爲皇太子從之 英宗即位遷
戶部侍郎又遷吏部熙寧初遷左丞公年七十矣求去
位不許章數上乃以爲觀文殿學士吏部尚書知徐州
遂請老不已以太子少師致仕居睢陽十五年猶以讀
書著文愛國愛君爲集古今諫爭爲諫林一百二十
卷奏之 上嘉嘆賜詔曰士大夫所著而左右者皆以聲
聞不至朝廷爲高得獨所奏書知有忠愛君之士雖退
休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坐右以時省閱 上祠南
郊明堂率嘗召公陪祀每辭以老疾聞嘗一至都下亦
以足疾不入見詔中貴人撫問二府就所館宴勞之累
階至特進勳上柱國封天水郡開國公賜號推忠保德
翊戴功臣元豐初省功臣號三年官制改行特進六年
正月十五日薨于宋安坊里第享年八十八輟視朝一
日贈太師謚康靖前作遺疏以戒子孫纖悉必具以某
年月日葬于宋城縣天逸鄉地與日皆公所自卜也娶
李氏封汝陰郡夫人先公二十五年卒于鄭州子榮緒
殿中丞約將作監主簿皆早亡元緒宣德郎公銘校書

四女二人長適光祿寺丞王力臣幼適朝奉大夫征
恭孫男四人嗣徽通直郎嗣眞宣義郎嗣賢試校書郎
嗣光未命曾孫男六人葬大廟齋郎徐未名公為人樂
易深中恢然偉人也平生與人實無所怨怨者特不形
於色而已專務掩惡揚善以德報怨出於至誠非勉强
者天下稱之[illegible]劉寬婁師德之徒亦如文[illegible]脩
[illegible]公[illegible]人[illegible]人[illegible]公不能平及修坐繫詔獄人莫
敢為言[illegible]為仇人所中傷陛下不可以
天下清議人莫敢 上[illegible]悟修以故得全公既老修亦
退居[illegible]公[illegible]從之游樂飲[illegible]蘇舜欽為進
奏院以辭飲得罪公言與會者皆一時名人若舉而棄
之失士大夫望非朝廷福張浩以職敗竄海上公坐貶
累年而奔浩終不衰聞使人至海上勞問賙給之代馮
浩為鄆州吏舉按浩侵用公使錢三十萬當以浩職田
租償官公曰浩吾同年也且知其貧不可以已俸償之
公所為大略如此至於救尚災葬死養孤蓋不可勝
數余於公為里人少相善也退而老於鄉日從公游蓋
知之詳矣元綽以墓碑為請義不可以辭銘曰 維古
任人仁義是圖仁近於勞義近於迂謀其功利成計有
餘在漢孝文發政之初欲以利口登進嗇夫有臣釋之
寶大勝讀但計長者絳侯相如皆訥於言有口若無豈
幼此子喋喋巧诐帝用感悟老成是親清淨無為繫于
慕泰歷祀四百世載其人赫赫我 宋以聖繼神於穆
仁宗如歲之春招延爭忠屏遠佞人豈獨左右刑于庶
民維時趙公含德不發如圭如璧如金如錫置之不恤
用之不盈 帝識其心長者之使遂授以政歷佐三葉
[illegible]顯[illegible]不寬不猛公在[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忮不求孰
知其賢[illegible]其容貌[illegible]在[illegible]而後高夫以致[illegible]天以寬今其
亡矣誰與存作此銘詩以詔後昆

張文定公墓誌銘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一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
自以為股肱心膂敷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
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 仁宗之
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歎細德之險徵知鳳鳥
之不下閔潢潦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無是大者
以容己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
能舉之非 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
位八年而以制策取人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
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

唐末爲亳州刺史曾祖文肥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祖
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喬以進士及第　太宗嘗
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
娶劉氏追封南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好學有出
世之意以父命純孝其志也父歿遂挈一室家人莫
得見其[illegible]十一[illegible]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illegible]公[illegible]遂[illegible]贈太夫人今年十三入
應天府學[illegible]人[illegible]二兄每日輒
錄[illegible]皆一則終身不再讀屬文
未嘗起草末綴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
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
范仲淹爲蘇州得公所著叙兵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
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
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爲嫚書求大名以怒
朝廷規得譴絶以激使其衆公以謂　朝廷自景德以
來旣與契丹盟天下忘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
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蹶將之憂兵連民
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
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閒選將厲士堅城繕器爲不可
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

上賈決勝小國用兵二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
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上大夫比天下全盛而元
昊小醜皆欲發兵誅之惟公與吳育以議議者不深究
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決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
戎十策大略以邊城守卑我分而寡雖屯兵數十萬
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既城有備之則老師
費財不[illegible]爲[illegible]兵之[illegible]兵河東亦以形勢賊
入必[illegible]府兵以[illegible]必[illegible]兵師自麟府渡
河不[illegible]所[illegible]攻其所必救形勢之道也
宰相呂夷簡聞之[illegible]復[illegible]居其爲國得人矣然不果
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
論　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　二聖英武獨運
威福于一今　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合　仁
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
叛也禁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命調
額外弓手公在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有旨遣使於
陝西河東京西四路刺弓手爲宣毅保捷指揮公連上
疏論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捷九萬人皆市人
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大困國用一空
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

任福之敗皆貶至郎而諫獨不問賊圍麟府部將出兵
牽制諫逗留不出使賊平豐州或遷而去公極言之
詔罷諫節制自是四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遂備修守
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用兵蓋六年矣　上既
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牧休息虜中尺布至十餘千
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　陛下猶天地
父母也豈與犬羊較勝負乎願因人成就救引
誓不可絕使其自新之道若敢逆天勿絕其心若猶不
悛亦足以怒敵而忘叛逆天地鬼神必共誅之　仁宗
嘉曰是吾心也命公以其付中書召宰相讀之拱手曰
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夜執中問命如公意明年
元昊始請降曰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然西師
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舍人知制誥使契丹
戎主雖問公名與其母后族人皆行觀公於范陽門外
及與見當前與王庭以欲公顧左右曰有臣如此佳哉
騎而擊毬于公前以其所乘馬賜公　朝廷知之自是
虜使來中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試知制誥遷右正言
賜三品服命舊歸四方館之兼史館修撰同修象監
察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修以屬公於是粲然
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繁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

獨不用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
爲神不敢復欺復拜翰林學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
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
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納元昊故爲
答書曰元昊若盡如約束則難拒絕　仁宗以書示公
與宰執公曰議者以爲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
附之元昊失久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
使者至能終不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
絕之則前言非後言必不斷招懷之理矣是一舉而失
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　朝廷納卿誠款本緣契丹之
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爲言
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
北兩得其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
之事知無不言至於宮妾宦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
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詞險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
之變實關教化不可長也詔以公言曉示學者宰相賈
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將對昌朝使人
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
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高若訥代之皆當郊而
賞用未與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學

士爲三司使公領使未幾以辯聞　仁宗大喜至于今
計司先郊告辦蓋自公始前三司使王拱辰請榷河北
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　上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榷河北鹽犯輒
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課均之兩稅錢
而罷榷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
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契丹鹽益
售是爲我斂怨而使虜獲福也虜鹽益多非用兵莫能禁
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曰
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以
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密撰手詔
下之河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
京鴻慶宮成奉安　三聖像當遣柄臣特命公爲禮儀
使鄉黨榮之　仁宗遂欲用公而公以目疾求去甚力
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銀臺司審刑
院大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入宮垣爲變　仁宗旦語
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
求所以尊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公見執
中言漢馮婕妤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尊

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
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修宗正寺玉牒補
綴失亡爲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大夫爭
言理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爲諫官御史中
丞三司使皆爲　上精言之一日　仁宗御資政殿召
兩府侍從賜坐手詔問天下事公退處禁林是日有旨
鎖院公既草制書又奏封所問數千言復宇與制書皆
上　仁宗讀其文手詔獨褒公明日復出數千言大畧
以聞　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今百餘萬而更
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隳弛務爲姑息漸失　祖宗
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
其律國用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
鹽香礬之法亂矣此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
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　祖宗法度悉陳其本末廢
置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略而其末乃
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　朝廷頗引
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內則臺諫外
則監司下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
宿貴之人皆爭屈體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
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此風

不忝天下無時而治也　上益賢之書文儒二字以賜
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門目曰朕之闕失國
之姦蠹朝之險詖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
且有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進人於險而擠之我不
爲也終無所言公既淵衍自信不恤毀譽故小人思有
以事之會三司判官楊儀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
遂罷職出知徐州不數月　上悟還端明殿學士知江
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學
道處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杭
丁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
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畿內稅三分遂爲定制秦
州叛羌斷古渭路師張昇發兵討賊而副總管劉渙不
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辭不拜曰渙
與昇有隙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
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
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
攝守事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
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
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
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

中　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
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
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
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
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
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
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邛部川之譯人始爲此謀者
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
是　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
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
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
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
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
勝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
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
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浚
參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
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　上
前晝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　仁宗大息稱善弼曰此
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

以來公論食貨詳矣　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
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朞年而京師有
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擢尚書左丞知
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諒祚方孺備閱士馬
築堡寨篥城之西壓秦境上屬户皆遷匿山林公即料
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
無賊而輕舉寧留公亮且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
爲輕舉疑公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
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
備也議者乃服詔命公秦州有旨再任嘗除宣徽使議
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嘗擇也宣
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
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州過都留判尚書都省請知
鄆州陛辭論天下事　英宗歎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
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
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謂執政曰吾在藩
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代言之臣未嘗副吾意
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指遠
不覺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當天下選

人今而不然聞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
使　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請用郭逵　英宗以語公
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書臣知事君而
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嘗直不召召公
赴福寧殿　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
日降詔立皇太子公筆疾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
其名　上力疾書以付公公即草制尋冊立皇太子
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
禮公私騷然請損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公曰遺制固
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上嘆曰是吾心也公又奏
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
能支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万遷户部尚
書御史中丞王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上欲
罷奎公適對　上曰奎罷當以卿代公力辭　上曰卿
歷　二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
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
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　陛下復奎位手詔諭
琦以全始終之分　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
政而擊中司罪服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
乎公復論如初　上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

聖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上曰堉志不可奪也公遂
延議宜寵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乃命公
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 上曰受命以忠觀意庶有瘳
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
詞皆出 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有旨押赴中書御
史中丞錢顗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
數日魏公猜館 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賓存問
日至虛位以徯公嘗詔起復問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
不悅于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 上
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
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
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豐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
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
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變
上雖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
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
漕檄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蒲野民大惶駭公收
其檄不行而奏之 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
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
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

以事關部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興利長
吏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雖不能事人歸歟以全吾志
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闢外板
築宮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
犨以孤城力戰保此邦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
爲者哉命吏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旦命
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 先帝嘗言卿不立交黨退朝
撫膺終日無一容命坐賜茶遂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
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
而得之恐啓僥倖路 上曰麻不之思改判青州告免
延和殿賜坐問 祖宗禦戎之策孰長公曰 太祖不
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
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
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
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
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
萬之用終 太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 太宗
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讓
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
之族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 眞宗

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
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　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
鑒矣近歲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僥倖之人欲以天
下安危試之一擲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　陛下任
其患不可聽也　上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
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詔封冊皆臣所草具言
本末　上嘗曰卿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遣
泛使蕭禧來　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
安於豢養吏士驕惰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
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色目之

英歸以此得罪今禧與虜廷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
帝尊與虜交口　上曰朕念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
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應兵者兵備之
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　上輒
遷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禧至以河東疆
事爲辭　上復以問公公時嘉祐二年虜使蕭禧嘗言
之　朝廷討論之詳命館伴王洙詰之虜不能對錄其
條目付禧以歸仍以示之禧當辭偃蹇臥驛中不起
執政未知爲言公既去二府因朝謁樞密使吳充曰禧
不即行使館伴者日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檄虜

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一宮使進封禮
秩凡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建明　上數
欲廢易汴渠公曰此　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
一梗兵安所仰食則　朝廷無足兵之地矣非老臣誰
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民日銷錢爲器邊
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北三虜
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
保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學士干軫詔
求直言公上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皆爲之悚　上皆
優容之求去愈力　上曰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

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交惡但欲歸老耳
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應天府
上曰朕初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
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
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當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
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爲陪臣屈詔獨遣少
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
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社稷之福
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
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緼四易姓矣皆以大

務筭立有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
遂條上九事習知鹽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
法既粥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粥之官既得錢聽民
爲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
而以火王閼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爲宋始封二
祠者獨不可免於粥乎　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
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粥公自念將老無以報
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延獄尤爲反復深言曰老臣且
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　上爲感動至永樂之
敗願思其言公請老不已拜東太一宮使使就第章數
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
命公領使如舊　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
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南院章四
上不拜璽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
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
太皇太后對輔臣咨嘆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
丞蘇轍爲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
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
大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爲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
信厚敦敏篤學　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

部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
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堯欽撰欽憲孫女
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
集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
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誥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
也所與交者若范仲淹歐陽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
如山安危若爲一體其識究天人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
人物皆不能詳同其識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
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
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都鴻豫書慨
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
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
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已來
以事君爲容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
今公其庶幾乎上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
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
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爲布衣則頎然已有
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
人雖對人主必問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眞孔子
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

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
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
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
下偉人則必以公爲首世以軾爲知言公始爲諫官薦
劉夔王賓自代即日擢用及貝州軍叛　上欲遣公出
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
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
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悵然久之曰吾客爲公亮人無知
者也　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
孚信之蓋知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爲續之曰凜
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
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
里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
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
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
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畀人乃
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
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　三聖如天如淵
前席惟誼見輒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
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

何時復生此傑我作銘詩以詔王國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五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六

敘事 元老大臣事迹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　蘇文定公

熙寧五年秋七月歐陽文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之子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而不死當知君志既而病已謹案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吉州刺史後世因家于吉曾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考諱觀泰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太夫人公諱修字永叔生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士爲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科補西京留守推官始從尹師魯遊爲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爲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遷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時范文正公知開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見諫官高若訥詆誚范公以爲當黜公爲書責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復爲武成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爲陝西經畧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公笑曰吾論范公豈以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子中允與修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事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　仁宗知朝臣不任事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　上延見諸公訪以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于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子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

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
子之眞朋其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
留於朝公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讐而
公愈奮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
品服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
試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遂公三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修何處得來蓋欲大用
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州徙
治合河津或請廢其五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州天
險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
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
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
並河清寨使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
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
耕號為禁地吾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
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
盡為虜有議下太原師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
河東賦斂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
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陛
辭 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公曰諫官得

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 上曰第以聞勿以中
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
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壓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
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
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
使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
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富公悟乃止公奏置
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積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
以繕一路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
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
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幷中公遂起
詔獄窮治張貲産 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
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又徙潁州還禮部郎中復
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京還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
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鬢髮盡白 上怪之問勞惻然恩
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偽為公奏
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
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取旨 上
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
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 上悟

發明修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二年矣　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　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　朝廷士大夫知　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爲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儀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險怪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

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回河使東有李仲昌者欲道商胡入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起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

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壠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當國主橫壠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十萬戶衆公爲樞密使會日食任多戰功寘其嚴省　二不豫諸軍范言籍籍公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亦不以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災上言

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典也漢文帝即位羣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年以本官爲樞密副使明年爲參知政事公在兵府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韓富公久以

毋憂去位公與韓公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
爭韓公亦開懷不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爲得時東宮
猶未定臣僚間有言者然皆不克行最後諫官司馬光
知江州呂誨言之中書因將二疏以請　上有可意
相與力贊之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　上曰
朕有意久矣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
宗室不接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
當出自聖斷　上乃稱　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
今三十許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
退公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　陛下今夕更思
之來日取旨明日請之崇政　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
曰事當有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　英宗方居濮王憂
遂議起復除秦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　上大
喜諸公奏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　陛下斷之於心
內批付臣等行之可也　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
書行之足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　英宗力辭　上
聽候服除七年二月　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
韓公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
若遂正其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　朝廷不可回之意
衆稱善乃以其累表上之　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

公進曰宗室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　陛下
意矣然詔敕付閤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
出而事定矣　上以爲然遂下詔及　宮車晏駕　皇
子嗣位海內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　仁
宗之聖以及諸公之賢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
人亦磨滅不見矣　英宗即位之初以疾未親政　慈
聖光獻太后臨朝公與諸公往來　二宮彌縫其間卒
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曾公議將進擬
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　天子諒陰母后垂
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
其後張康節公去位　英宗復將用公公又力辭不拜
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
郎治平初特遷吏部　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
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干請
輒面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
而公不卹也　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
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
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　神宗察
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避　上知不可奪

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
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路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
納本錢以示不爲利罷提舉管勾官聽民以願請不報
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畧
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
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
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潁上樂其風土因卜
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
也自號醉翁作亭琅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
一居士曰吾集古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
棊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
刻石亦名其文曰居士集居潁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
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
以諸子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公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
中度雍容俯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
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
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於易書春
秋其所發明多古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撰
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表傳
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義十四

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居士集五
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卷内制集八
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跋尾十卷雜著
述十九卷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
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揜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
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爲諸侯師
秦人雖以焚書遇之不能磨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
紛亦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
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
髴蓋孔氏之遺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
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
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頹
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
下不知所以爲文　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
文章之士楊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
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惟得二
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死易意
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既沒皆經理其家或言
之　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

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
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揚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
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
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
反蓋鄭公意也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士偃之女再娶
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
肅公奎之女追封咸國太夫人男八人發故承議郎弈
故光祿寺丞棐朝奉大夫辯故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
人恕故[illegible][illegible]辭[illegible]憲通仕郎愬承議郎[illegible]故宣義郎愿
懋將仕郎孫女七人皆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
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鄉閭　天子復用正人書以
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
部亡兄子瞻以進士試稱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
以為異人是歲轍亦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
不幸捐館舍亡兄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
公家以公碑護子瞻子瞻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
敏以父兄故不敢復辭銘曰
於穆　仁宗有臣文忠自餘而爽保其初終惟古君臣
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南聲被四方允
文且忠有燁其光　上寘聞之下實祗之三起三憤誰
實使之債而後全惟　天子明克明克忠乃今有成遼
哉嘉祐　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飲食舜禹相授不
改舊臣白髮蒼顏嶷然在廷功成而歸維公本心彼亦
何知言恐不深穎水之濱甲第朱門新鄭之塋茂木高
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危　仁祖之思

忠宣范公墓誌銘　　曾文昭公

元符三年　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
丞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
人湖南致　上及　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
體蓋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
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
一宮使召使者問賚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
請還穎昌里第　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毎對輔臣
以不見公為恨又　手詔公曰想有忠言嘉謀宜悉陳
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諸老不
許建中靖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　上聞震
悼會　皇太后崩不視朝閱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嘗
賻外賜其家銀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制官河南
給其葬事賜世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于墓隧碑首又
詔葬日為輟視朝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郟

河南尹樊鄉萬安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諱周
公諱贇時祖周國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　仁宗政
事謚文正諱仲淹皆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
陳氏唐國太夫人祖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大
夫人妣李氏楚國太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
爲河南人文正公命[illegible]長紀于周書登于天下有德
在[illegible]名字[illegible]盛德鍾于其子楚國太夫人夢
兒[illegible]一夜以公[illegible]之翌日生公而知識八歲
能爲其後[illegible]說言義仁[illegible]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
既長好問學爲文長於[illegible]遂補太常寺太祝皇祐元
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
正公薨廼出仕以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
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
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
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爲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
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
縣有詔劾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卽兵當先卽農朝廷是
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朱官爲
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安
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與論公言　陛下親受　仁宗

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
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
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
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爲權臣矯
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廼公就職公猶
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　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
州公在安陸一日入[illegible]雖言及奉濮王事引證據經語斥
大臣尤力然是名震天下徙知[illegible]歷[illegible]提點刑獄
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
舍人同知諫院[illegible]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判國子
監　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迹先王內修政事外攘夷
狄之志得王荊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　上
毋開邊隙又言變政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上問何謂不見之怨
公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　上
嘉之令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爲
諫官前後爲　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
退小人愛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
偏聽爲戒大則廷論小則疏逐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肯
止其於君子小人之際尤反復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

韓公在相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歛怨基禍它所開陳類如此　上方銳於求治又言進遠當剔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繳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荊公厚善至是數言介甫以王霸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人主久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顗孫昌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忤臣遽以罪逐今朝廷阿附者衆奈何　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荊公并及它大臣詞氣甚厲　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至闔門不出延罷諫院留修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遺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　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達生藏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簽以大穰或言公稟貸過多遣使按視民聞之爭先輸官

比使至無負者會屬郡流人道慶稱冤按得冤狀郡將抑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許隨之久迺具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殆減什七以疾請罷得管句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救保甲妨農事甚力召還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知慶州道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又除給事中時　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改差役法以問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允知前於荊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　兩宮亟遣中使賜太官饍出　手詔問禦備西

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
決會公入樞府復中前議又請爭地之外歸一漢人予
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公請陝西一郡付劾
不許會邊臣俘番酋鬼章以獻　兩宮歸功輔臣褒賜
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識者欲致其子牧
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
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太中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　上意忠篤革士風
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辨解因言臣嘗
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觧人之過太深實繫國體

兩宮咸悟即日遣中使　手詔嘉納因下詔曹前日希
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既而在廷頗
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士蘇軾草策
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
罪維盡心國家弗避嫌謗不可因譖言絀及在相位諫
官王覿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
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幷錄歐陽文忠公朋黨論以進明
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爲詩傅會解
釋以爲謗訕者言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獨公與
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退則上

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異論公
二人亦堅求罷遷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
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略安
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
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己章累上遷貶秩一等徙知河南
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仆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
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塞
水使高必難成功況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
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懌密啓以　手詔督
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　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
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　兩宮然之而役猶不
徹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
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敝
至于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
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　上亦固留之時
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
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
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　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
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上嘉納之初
公召還　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

以勉公　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　太皇
太后勤勞公忘保佑扶持之心許依時近故事下詔戒
妄議者孟明道中語實文正公啓之及是公又以爲言
御史據蘇軾所作制詞以爲訕及　先帝軾蔭論
政　先朝法罷引漢代孫父子爲言　上怒欲貶其論
陛下侍郎張汝賢御史來之邵以名貶輕之邵又論
宣仁從錄青苗新法不法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
轉致身盛時無所論奏教官彌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
劾一吏乃爾其情可見　上之怒軾也軾不敢自明公
獨前奏武帝雄才大畧又無取詞況軾所論事與時也
非論人也　上意解　罷軾試敘平日與公論異至是人益
服公之平　時　上未定用大臣公力請罷復以觀文殿
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於是元祐公卿大夫相
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辭行改知陳州公
在位時　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廢公前贊曰
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知發及罷辭
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毋事形迹
至是　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防已下
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即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懇至忤
大臣意落職知隨州畏明告老大臣弗許遂明年再貶

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它人莫能堪而
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進公性夷易寬簡弗以辭
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雖識好若不爲伎克
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臨是顧至人歸
其仁而將其正歷事　四世終始如一言自然若以
至宰相睦然恭遜不少加損致君忠愛屢斥以廣義莊
晚年爲遷發長得賜既均及屬人前後任子恩多先疎
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　上賻乃克葬公之
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魏國
大人卒永州令舉以樹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正平
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歸將作
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張公岳奉議郎司馬
祭殺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皆前
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直清
直柔直儒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有大志
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不以利
害得喪貳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躓廢志氣彌
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惟務獎進人材
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五十卷
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士於乎恕不爲己甚世謂使其

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書申於元祐中必
無紹聖大臣讐復之禍　今上虛己待公天下亦考公
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遺
奏數百言讀者咨歎其忠初公甫還道過故人歷幾闋
屬以後事比歲義問適守潁昌果賴其力其甫紀又如
此來孫游公門厚知厚莫于書故以銘文詆不得辭銘
曰
遠矣范宗留居其吳要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
晉穆族流非不長上曰世祿孰為不朽維後有人若公
父子存秉國鈞有德有言世世弼讽公起諸生至位丞
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官建白
公不言利抒難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抒平利
害異趣公為砥柱愛惡相讎公為虛舟世季以爭公避
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巍巍古社稷臣正色
四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還綏心順命已僵復起　天子
之望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為嗇惟其卓
偉山高日赫歸從先君嵩洛之側　帝念公賢形于詔
墨後人來告不假乃冊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贈司空蘇公墓誌銘

建中靖國元年五月庚辰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
仕蘇公薨于潤州之別門　上輟視朝二日贈司空走中
使存恤其家葬事官給崇寧元年十一月丙申葬丹徒
縣義理鄉樂安亭五州山之東北阜維蘇氏出帝高陽
之後昆吾之子封於蘇子孫因以為氏在周忿生實為
司寇其後建武父子純章祖孫俱顯于漢晉後有三
世而緯威復顯周唐又三世而瓌頲相唐聲烈益大至
本朝而公父子又以儒學顯公起書生致位丞相歷事
五世為時元臣沒名一家始終一德可謂盛哉瓌世家
武功元和中曾孫益字九州刺史始家固始又四世孫
益隨王潮入閩生光誨仕閩為漳州刺史居泉州同安
遂為同安人當閩宵末平益有功歸朝擢左屯衛將軍
官其十子左衛平盜時其子得盜所募人名籍千餘紙
焚之左右問之答曰兒有陰德其後必大是為公曾祖
諱其贈司空司空之子舉進士不合改授武職終左屯
衛將軍諱某贈太師福國公是生公考諱紳以賢良方
正起家被遇　仁宗入翰林為學士議論文采震耀一
時有傳國史贈太師魏國公葬潤州故今為丹徒人公
曾祖妣張氏祖妣劉氏翁氏妣陳氏封代隨徐魏四國
皆太夫人公諱頌字子容性警敏甫能言應對不類常
兒既就師學力脩功倍未冠出舉進士輒擬上游是時

魏公方處顯公深自刻勵敝衣徒步所交皆當世豪儁魏公任子當得京官辭不就再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其科調漢陽軍判官不赴改宿州觀察推官徙知江寧江寧縣有能名丁外艱服除爲南京留守推官歐陽文忠公時爲留守政事一以倚公府賴以治皇祐五年近臣連章薦公召試除館閣校勘遷大理寺丞歷集賢校理同知太常禮院編定條貫院書籍在館九年廉靜自守宰相富鄭公韓魏公賢之問所欲懇求補外二公益稱歎遂以知潁州 仁宗山陵調發倉卒公爲度土産有無高估緩期官自爲市民不知擾而課就他郡頼人德之還爲提點開封府界縣鎮公事建請浚自盟白溝圭刀四河以疏畿内積水增西北諸縣屯兵以備非常明年果有水菑盜起長垣至賊殺官吏如公慮入三司爲度支判官累遷尚書工部郎中出爲淮南轉運使神宗自在藩邸聞公名及即位公適送伴契丹使次恩州驛夜火左右請與虜使出避兵叩門欲入捄公不爲動閉門堅卧如常徐使守衛卒撲滅之是夕州人譁言虜有變捄兵亦欲乘閒生事至聞京師使還 上聞公所以處之者稱善久之益知公爲可用及使淮南入辭勞問甚寵數月召修起居注判尚書禮部祠部三司磨

勘司太常寺熙寧元年擢知制誥歷知通進銀臺司審刑院提舉官告院判司農寺知三年禮部貢舉公在審刑知金州張仲宣受財枉法抵死法官援前比貸死杖脊黥配海島公奏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車今刑爲徒隸恐汚辱衣冠仲宣繇此得免杖黥止流嶺外自是命官無杖黥者 上方勵精爲治急於人材大臣薦秀州軍事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知制誥宋敏求以定驟自幕職而升朝著任執法非故事與公及李大臨相繼封還詞頭不草制詔再下公公言 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 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非有積累之資明白之効一言稱旨便授御史浸漸不已恐高官要秩或可以歧路致也疏入手詔召公對 上引近詔舉臺官不拘官職高下爲言且曰格命久將得舉公對臣既知其不可若因召諭遂變前言則是懷姦固位此尤 陛下所當舉也退而又論舉官詔意不爲選人設文時敏求前罷公與大臨更奏復下至于七八最後特以付公固執不行廼與大臨俱罷歸班而定御史之命亦爲中寢公以守職不回縉人望益重賓客謝門日奉朝請辭風雨寒暑未嘗移疾家貧權者

不充無慍色歲餘會恩徙知婺州徙亳州歸句當三班
院加集賢院學士未幾出知應天府踰要之赦大臨出
復從官而用事者抑公止授祕書監歲中復召爲三班
院知銀臺司會吳越饑擇守　上曰蘇某仁厚必能拊
安吳人遂命知杭州稍致捄荒恩意戶至嘗會賓屬有
美堂或傳隸將兵萬羅竊發州人恟懼公客使捕首惡十
數輩付獄鞫竟治坐客莫知也踰年召修國史
從晷中太一宮遷諫議大夫元豐初權知開封府聽決
精敏　上以爲能會有人告僧犯法事連祥符傳令孫
純而所告法不當治公杖告者遣之或謂公縱純罪有
詔推鞫獄成公坐失出杖皋而已御史舒亶奏公與純
連姻不可以失論降祕書監知濠州是時公女新嫁李
徽之子純蓋李出於徽之屬疏李族大公實不知也公
在開封嘗治國子博士陳世儒母爲群婢所殺事獄具
輒爲法官所駁或謂公欲寬世儒夫婦　上以詰公且
曰此人倫大惡毋縱有舉公對事在有司臣固不敢言
寬亦不敢論之使重既而公罷開封獄移大理寺大理
奏世儒妻母因緣大臣有請于公又移御史臺自濠逮
公赴對御史以言導公公曰使某誣人死不可爲若自
誣雖重得辠不避手書數百言皆自誣詞也　上閱獄

詞疑不直　詔吏劾實御史推窮遂大理丞賈種民增
損囚詞以爲有請得其藁于獄吏家於是種民抵辠而
公得白顧嘗因人語及世儒帷箔事公應曰然以是爲
泄獄消罷郡歸班公雖坐吏議紬而　上眷不衰歲中
起知河陽竟復言恭嘗還與藩郡公亦辭行改知滄州
入辭　上曰朕知卿久矣每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
也卿直道久而自明公頓首謝到滄數月復太中大
夫召爲尚書吏部侍郎遷知制誥論公復官未應法　詔
以舊官判公嘗建請歸諸司於尚書省以復府舊至是
命公詳定官制尋復太中大夫官制行罷集賢院學士
進通議大夫吏部侍郎以詳定勞及　車駕視省恩再
遷光祿大夫母疾在告　上惟不見公使樞密都承旨
張誠一就問趣出視事會母喪再遣中人弔恤法賻外
賜白金千兩元祐初服除授刑部尚書詳定敕令俄遷
吏部兼侍讀改翰林學士承旨五年三月拜尚書左丞
踰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前後歷典四選銓綜有
條士無留滯有自辨者人人使盡其說故雖不得所欲
亦心服而去其修敕令必本大體爲侍讀多所啓迪及
登丞弼論議持平務循故事避遠權寵不立黨援進退
人材辨事情理有未當亦不苟從侍御史賈易坐言

事出既復以司更赦除知蘇州公詞劾論事不避權勢
號爲敢言更赦除州非允論於 儀前未決而御史錫
民來之邵必公稽留制書公即拜章待罪累上不許固
辭老病八年三月除爲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九月
出知揚州明年除知河南府公方行復知揚州三上
書還政授中太一宮使經理四年再告歸莊以太子少
師致仕 今上即位遷太子太保薨年八十有二前薨
一日猶接賓客臨終神色不亂公天資閎厚有犯不
校守樞日人或以事詆公不答既而其人當言路數排
逐公公不自辨亦未嘗爲人言也凡所施爲上於寬恕
故天下推爲鉅人長者尤以禮法自持雖習於恭如寒
士策第京口僅蔽風雨比薨來弔哭者見其服用儉素
皆歎息而去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圖緯陰陽五行星曆
下至山經本草訓故文字靡不該貫尤明典故喜爲人
言亹亹不絕學士大夫有僻書疑事多從公質問朝廷
有所制作公必與焉每燕見從容多所諮訪公必據經
引古參酌時宜以對 上未嘗不嘉歎爲至於因事建
明著在臺閣如論郭皇后當祔后廟諱辭非師臣不當
坐罪之類其言甚衆蓋不可一二舉也修官制時議者
欲分文武選於吏兵部 上謂三代兩漢初無文武之

別公奏唐制吏部有三銓今欲文武一歸吏部宜分左
右曹以上兩選每選又以品秩分治之於是四選之法
定焉它所訂正類如此 上以契丹通好百年典章案
牘往往散逸命公掇拾次比爲書再朞而成合二百五
十卷上之賜名華戎魯衛信錄官役再使契丹照
當上年冬至 本朝曆先契丹一日公適在虜中虜疑
彼此致慶當孰從公爲之曰曆家算術小異則遲速不同
各從 本朝曆可也 上聞善之當奉 詔校曆因奏
製渾儀時得其工役日官言其非是 詔近臣覆視以
公決爲密甚不能易也 嘗與補注本草詳定天下印
文多所釐正元豐中進士唱名於集英殿有豐陶者主
司呼以去聲三呼不應公進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
上問何以知之公對三國時吳有豐甝造營府之論恐
其後問陶鄉里建崇安人 上喜曰果吳人也公爲文
章典雅有體尤爲宋元獻公兄弟所稱有文集若干卷
累封上柱國爵公開國趙郡邑戶四千七百實食一千
二百元妃凌氏吳國夫人屯田郎中景陽女繼室辛氏
晉國夫人禮部員外郎有則女六子嘉鄰朝奉郎騎朝
散郎嘉承議郎永奉議郎攜通直郎三人次二前卒左
朝議大夫李孝昌朝散郎劉琯棗州錄事參軍賈收其

壻也孫男十九象先奉議郎處厚承事郎德輿行沖季轄皆承奉郎某某未仕女十二嫁者六人曾孫男女十三人初公從事南京杜正獻公尚占甚嘗為公道其平生出處施設本末且曰予異日所至亦如君其後公更踐內外以至得謝爵齒名德略相似焉然則杜公可謂知人已銘曰

蘇趙之與自周司寇列爵中爵有蕃其後更漢逮唐史不絕書將相公卿父子繼承遭亂南遷俟時而顯英英翰林施不及遠是生僕射為　宋世臣德以承家學維發身其學伊何海涵山畜閎無不韞鍾叩響上其德伊何玉質金相見於言行規圓矩方不競不絿則維其常當義必爭君子之剛身有訕信色無欣戚吾誰黨讎人孰惡斁聽歸鼎軸師保東宮　五朝元老勇退齊終樂安之亭棲魄于此尚對前休公多才子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六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七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此兩門元本並次未定今不敢自為區別姑併作一門而存其目

尹師魯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古今（古今一作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此字無）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師魯少舉進士及第為絳州正平縣主簿河南府戶曹參軍邵武軍判官舉書判拔萃遷山南東道掌書記知伊陽縣王文康公薦其才召試充館閣校勘遷太子中允天章閣待制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又徙唐州遭父喪服除復得太子中允知河南縣趙元昊反陝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

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徙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
判秦州遷知涇州又知渭州兼涇原路經畧部署坐城
水洛與邊臣（一作群）異議徙知晉州又知潞州爲政有惠
愛潞州人至今思之累遷官至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師
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戍二篇行于世
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故其論議益（一作亦）
精密而於西事尤習其詳其爲兵制之說述戰守勝敗
之要盡當今之利害又欲訓土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爲
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
亦去而得罪矣然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於其材能亦未

必盡知之也初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
軍法斬之而不（一作未）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訟師魯以
公使錢貸部將（一作假貸師魯自盗）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均
州酒稅得疾無醫藥舁至南陽求醫疾革隱（一作憑）几而
坐顧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及其私享
年四十有六以卒師魯娶張氏某縣君有兄源字子漸
亦以文學知名前一歲卒師魯凡十年間三貶官喪其
父又喪其兄有子四人連喪其三女一適人亦卒而其
身終以貶死一子三歲四女未嫁家無餘貲客其喪于
南陽不能歸平生故人無遠邇（一作近）皆往賻之然後妻

子得以其柩歸河南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先塋之次
余與師魯兄弟交嘗銘其父之墓矣故不復次其世家
焉銘曰

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

端明殿學士蔡公墓誌銘

公諱襄字君謨興化軍仙遊人也天聖八年舉進士甲
科爲漳州軍事判官西京留守推官改著作佐郎館閣
校勘慶曆三年以祕書丞集賢校理知諫院兼修起居
注是時天下無事士大夫弛於久安一日元昊叛師久
無功　天子慨然厭兵思正百度以修太平既已擢羣

議進退（一作削）二三大臣又詔增置諫官四員使拾遺補
闕所以遇之甚寵公以材名在選中遇事感激無所回
避（一有於是二字）權倖畏斂不敢撓法干政而　上得益與大
臣圖議明年慶下詔書勸農桑興學校革弊修廢而天
下悚然知　上之求治矣於此之時言事之臣無日不
進見而公之補益爲尤多四年以右正言直史館出知
福州以便親遂爲福建路轉運使復古五塘以漑田民
以爲利爲公立生祠于塘側又奏減閩人五代時丁口
税之半丁父憂服除判三司鹽鐵勾院復修起居注今
參知政事唐公介時爲御史以直言忤旨貶春州別駕

廷臣無敢言者公獨論其忠人皆危之而　上悟意解唐公得改英州遂復召用皇祐四年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兼判流內銓御史呂景初吳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適罷臺職除他官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累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還之而　上遇公益厚口有了如此其母之賢可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至和元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三年以樞密直學士知泉州徙知福州未幾復知泉州公為政精明而世一作於閩人一有尤字知其風俗至則禮其士之賢者以勸學興善而變民之故除其甚害往時閩人士一作多好學而專用賦以應科舉公得先生周希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至數百人公為親至學舍執經講問為諸生率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而陳襄鄭穆方以德行著稱鄉里公皆折節下之閩俗重凶事其奉浮圖會賓客以盡力豐侈為孝否則深自愧恨為鄉里羞而姦民游手無賴子幸而貪飲食利錢財來者無限極往往至數百千人至有親亡秘不舉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有力者乘其急時賤買其田宅而貧者立券舉債終身困不能償公曰弊有大於此邪即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然後擇民之聰明者教以醫藥使治疾病其

子弟有不率致令者條其事作五戒以教諭之久之閩人大便公既去閩人相率詣州請為公立德政碑吏以法不許謝即退而以公善政私刻于石曰俾我民不忘公之德嘉祐五年召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三司開封世稱省府為難治而易以毀譽居者不由以遷則由以敗而敗者十常四五公居之皆有能名其治京師談笑無留事尤喜破姦一有發字隱吏不能欺至商財利則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必使下完而上給下暨百司因習蠹弊切磨劃剔久之簿書纖悉紀綱條目皆可法七年季秋大享明堂後數月　仁宗崩　英宗即位數大賞賚及作永昭陵皆猝辦於縣官經費外公應煩愈閒暇若有餘而人不知勞遂拜三司使居二歲以母老求知杭州即拜端明殿學士以往三年徙南京留守未行丁母夫人憂明年八月某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五十有六蔡氏之譜自晉從事中郎克以來世有顯聞其後中衰隱德不仕公年十八以農家子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名動京師後官于閩與方州領使一路二一作百親尚皆無恙閩人瞻望咨嗟不榮公之貴而榮其父母母夫人尤有壽年九十餘飲食起居康彊如少者歲時為壽母子鬢髮皆皤然而命服金紫煌煌如也至今閩人之

爲子者必以夫人視其親爲父母者必以公教其子也
公於朋友重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爲位以哭盡哀
乃止嘗爲欽會靈東園坐客有射矢誤中一有傷人者客
遽指爲公矢京師喧然事旣聞 上一字又有以問公公
飮弃拜愧謝終不自辯退亦未嘗以語人公爲文章淸
遒醇美有文集若干卷工於隸書頗自惜不妄爲人書
故其殘章斷稾人爭珍藏而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
舅隴西王碑文詔公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
文又敕公書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公累官至禮
部侍郞旣卒翰林學士王珪等十餘人列言公賢其亡
可惜 天子新卽位未及識公而聞其名久也爲之惻
然特贈吏部侍郞官其子旻爲祕書省正字孫傳一作傳
及弟之子均皆守將作監主簿而優以賻卹以旻尚幼
命守吏助給其喪事曾祖諱顯皇不仕祖諱恭贈工部
員外郞父諱琇贈刑部侍郞母夫人盧氏長安郡太君
夫人葛氏永嘉郡君子男三人曰匀將作監主簿曰旬
大理評事皆先公卒幼子旻也女三人一適著作佐郞
謝仲規二尚幼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公於莆田縣某鄉
將軍山銘曰
誰謂閩遠而多奇產產非物寶惟士之賢㠏㠏蔡公其
人傑然奮躬當朝讜言正色出入左右彌縫補益一作闕
聞歸于閩有政在人食不畏蠱喪不憂貧疾者有醫學
者有師問誰使然孰不公思有高其圻有拱其木凡閩
之人過者必肅

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孫公墓誌銘

公諱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也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
同學究出身爲蔡州汝陽縣主簿八年再舉進士及第
爲一無此字華州觀察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寺
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皆以淸節自高
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
祁公自御史中丞拜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辟公司錄
凡府之繁猥者一以委之公數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
祁公爲謝煩事非他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乃從容爲
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
而在下者於是祁公自以爲得益友歲滿知彭州永昌
縣監益州交子務再遷太常博上祁公爲樞密副使薦
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子騷
動盜賊數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 天子
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士增置諫員
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 上好納諫評未嘗罪

言者而至言宮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
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妾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
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
所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史 陛下
可自鑒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
時發之公因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衍公也邊
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
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
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
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
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 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
中爲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 上難之公
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
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辨諍愈切不自疑由是
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徙知安州歷江南兩浙轉運
使再遷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知陝府又徙晉州河東
轉運使公素羸性淡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內
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在朝廷倘煩問
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處之益辨至臨疑獄滯訟常

立得其情大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擴陽
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閱縣寺手教
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
傳而前爲守者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
客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頼以紓後遂
以爲法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修廢察其民
樂否以此升黜官吏而不納毀譽過下雖嚴而不害其
在兩浙范文正公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
公貴臣也吾屬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害是一切繩以
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屬公待之優及退而不能無
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自河東
召爲度支副使勤其職不以爲勞已而得疾嘉祐元年
遷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不行疾少間
乃留侍讀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
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
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
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密贈書未及成以嘉
祐二年正月戊戌卒于家享年六十公既卒詔取其書
藏于秘府贈右諫議大夫又有文集七卷公喜援士務
揚人善所得俸廪多所施與撫諸孤兒教育如己子曾

祖諱恕博州堂邑主簿祖諱貢尚書庫部員外郎考諱從革不仕以公貴累贈都官郎中母曰長安縣太君李氏娶程氏壽昌縣君子三人長曰宜滑州節度推官次曰寔曰寘皆將作監主簿女三人一適將作監主簿程著餘皆早亡以五年七月丁酉葬公于陽翟縣舊學鄉塢頭村之北原銘曰

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澀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積之厚兮發也光宜壽兮奄以藏有深其泉兮有崇其岡永安其固兮百世無傷

胡先生墓表

先生諱瑗字翼之姓胡氏其上世為陵州（一作京兆）人後為泰州如皐（一作海陵）人先生（使知師道）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師道廢久矣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為學慶曆四年　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後十餘年先生始來居太學學者自遠而至太學不能容取旁官署（一作字）以為學舍禮部貢舉歲所得士先生弟子十常居四五其高第者知名當時或取（一作甲）科居顯仕其餘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一無二字）不問可知為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為胡公也先生初以白衣見　天子論樂拜（一有試字）秘書省校書郎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去職服除為保寧軍節度推官遂居湖學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遷殿中丞於家皇祐中驛召至京師議樂復以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又以疾辭歲餘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廼居太學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嘉祐元年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已而病不能朝　天子數遣使者存問又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朝廷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以四年六月六日卒于杭州享年六十有七以明年十月五日葬于烏程何山之原其世次官邑與其行事莆陽蔡君謨具（一作目）誌于幽堂嗚呼先生之德在乎人不待表而見於後世然非此無以慰學者之思乃揭于其墓之原

孫明復先生墓誌銘

先生諱復字明復姓孫氏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魯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廸將以其弟之女子一作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既素高此兩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歎嗟之而李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其後介爲學官語于朝曰先生非隱者也欲仕而未得其方也慶曆二年樞密副使范仲淹資政殿學士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嘗召見邇英閣說詩有旦字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講說多異先儒遂止七年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索其家得詩有先生姓名坐貶監虔州商稅徙泗州又徙知河南府長水縣簽署應天府判官公事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上言孫某行爲世法經爲人師不宜棄之遠方乃復爲國子監直講居三歲以嘉祐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六官至殿中丞先生在太學時爲大理評事 天子臨幸賜以緋衣銀魚及聞其喪惻然予其家錢十萬而公卿大夫朋友太學之諸生相與弔哭賻治其喪於是以其年十月二十七日葬先生於鄆州須城縣盧一作廬泉鄉之北扈原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方其病時樞密使韓琦言之 天子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先生一子大年尚幼銘曰

聖既歿經更戰焚逃藏脫亂僞傳一作得存衆說乘之汩其原恠迂百出雜僞其後生牽卑習前聞有欲患之寡攻羣往往止燎以膏薪有勇夫子闢浮雲刮磨蔽蝕相吐吞日月卒復光破昏博哉功利無窮垠有考其不在斯文

徂徠石先生墓誌銘并序

徂徠先生姓石氏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也徂徠魯東山而先生非隱者也其仕嘗位於朝矣魯之人不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一有欲字）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賁矣不幸遇疾以卒既卒而姦人有欲以奇禍中傷大臣者猶指先生以起事謂其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以驗賴　天子仁聖察其誣得不發棺而保全其妻子先生世爲農家父諱丙始以仕進官至太常博士先生年二十六舉進士甲科爲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遷某軍節度掌書記代其父官于蜀爲嘉州軍事判官丁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其五世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　天子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所以求治之意甚銳先生躍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累數百言詩出太山孫明復曰子禍始於此矣明復先生之師友也其後所謂姦人所奇禍者乃詩之所斥也先生自閒居徂徠後官居南京常以經術教授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人弟子從之者甚衆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其所爲文章曰某集者若干卷曰某集者若干卷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曰去此三者然後可以有爲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曰吾非爲一世監也其餘喜怒哀樂必見於文其辭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信篤於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己亦以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先生直講歲餘杜祁公薦之　天子拜太子中允今丞相韓公又薦之乃直集賢院又歲餘始去太學通判濮州方待次于徂徠以慶曆五年七月某日卒于家享年四十有一友人廬陵歐陽修哭之以詩以謂待彼謗焰熄然後先

生之道明矣先生既沒妻子凍(一作寒)餒不自勝今丞相
韓公與河陽富公分俸買田以活之後二十一(一無此字)年
其家始克葬先生于某所將葬其子師訥與其門人姜
潛杜默徐遁等來告曰謗焰熄矣可以發先生之光矣
敢請銘某曰吾詩不云乎子道自能久也何必吾銘遁
等曰雖然吾人之欲也乃爲之銘曰
徂徠之巖巖與子之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
子之道兮逾(一作遠)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一云仁字亦)
遑遑一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夫桓
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毀其何傷

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并序)

故湖州長史蘇君有賢妻杜氏自君之喪布衣蔬食居
數歲提君之孤子敘其平生文章走南京號泣于其父
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其父太子太師以告於予
予爲集次其文而序之以著君之大節與其所以屈伸
得失以深誚世之君子當爲國家樂育賢材者(一有且字)且
悲君之不幸其妻卜以嘉祐元年十月某日葬君于潤
州丹徒縣義里鄉檀山里石門村又號泣于其父曰吾
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於是杜公及君之子泌皆
以書來乞銘以葬君諱舜欽字子美其上世居蜀後徙
開封(一有府字)爲開封人自君之祖諱易簡以文章有名
太宗時承旨翰林爲學士參知政事官至禮部侍郎父
諱耆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賢院君少以父蔭補太廟齋
郎調滎陽尉非所好也已而鎖其廳去舉進士中第改
光祿寺主簿知蒙城縣丁父憂服除知長垣縣遷大理
評事監在京樓店務君狀貌奇偉慷慨有大志少好古
工爲文章所至皆有善政官于京師位雖卑數上疏論
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范文正公薦君召試得集
賢校理自元昊反兵出無功而天下殆(一作怠)於久安尤
(一作)困兵事　天子奮然用三四大臣欲盡革衆弊以
紓民於是時范文正公與今富丞相多所設施而小人
不便顧人主方信用思有以撼動未得其根以君文正
公之所薦而宰相杜公壻也乃以事中君坐監進奏院
祠神奏用市故紙錢會客爲自盜除名君名重天下所
會客皆一時賢俊悉坐貶逐然後中君者喜曰吾一舉
網盡之矣其後三四大臣(一有相字)繼罷去天下事卒不復
施爲君攜妻子居蘇州買木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
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至其所激往往驚
絕又喜行狎(一作草)書皆可愛故其雖短章醉墨落筆爭
爲人所傳天下之士聞其名而慕見其所傳而喜往揖

其貌而竦聽其論而驚以服久與其居而不能捨以去也居數年復（一作二）得湖州長史慶曆八年十二月某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四十有一君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長曰泌將作監主簿次曰淑曰激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紘次尚幼初君得罪時以奏用錢爲盜無敢辨其冤者自君卒後 天子感悟凡所被逐之臣復召用（一有今字）皆顯列于朝而至今無復爲君言者宜其欲求伸於地下也宜予述其得罪以死之詳而使後世知其有以也既又長言以爲之辭庶幾并寫予之所以哀君者

其辭曰

謂爲無力兮孰擊而去之謂爲有力兮胡不反子之歸豈彼能兮（一作此不爲）蓋百譽而不進兮一毀終世以顛擠荒孰問兮杳難知嗟子之中兮有韞而無施文章發耀兮星日光輝雖冥冥以掩恨兮不（一作宜）昭昭其永垂

梅聖俞墓誌銘并序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四月乙亥聖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騶呼屬路不絕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一作謂）曰茲坊所居大人誰邪（一作大人誰也）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聖俞卒於是賢士大夫又走弔（二字一作其）哭如前日益多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後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䘏其家粤六月甲申其孤（一作子）增（一無增字）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某所（一作葬宣城陽雙歸山）聖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一作梅氏名堯臣宣州人也）自（一無此字）其家世頗（一有者字）能詩而從（一作叔）父詢以仕顯至聖俞遂以詩聞自武夫貴戚童兒（一作兒童）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故求者日踵門而聖俞詩遂行天下其初喜爲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餘益老以勁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於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聖俞爲人仁厚樂易未嘗忤於物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一有之字）於詩然用以爲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初在河南（一有時字）王文康公見其文歎曰二百年無此作矣其後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餘輒不報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列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願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爲雅頌（一作風雅）以歌詠聖化乃得國子監直講三年冬祫于太廟御史中丞韓絳言 天子且親祠

當吏制樂章以薦祖考惟梅其爲宜亦不報聖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曾祖諱遠祖諱邈皆不仕父諱讓太子中舍致仕贈職方郎中母曰仙遊縣太君束氏又曰清河縣太君張氏初娶謝氏封南陽縣君再娶刁氏封某（一作[illegible]）縣君子男五人曰增曰墀曰坰曰龜兒一早卒女二人長適太廟齋郎薛通次尚幼聖俞學長於毛氏詩爲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聖俞以爲知言銘曰

不戚其窮不困其鳴不躓于艱不履于傾養其和平以發厥聲震越渾鍠衆聽以驚以揚其清以播其英以成其名以告諸冥

江鄰幾墓誌銘

君諱休復字鄰幾其爲人外若簡曠而內行修飭不妄動於利欲其彊學博覽無所不通而（一無此字）不以矜人至有問輒應雖好辯者不能窮也已則默若不能言者其爲文章淳雅尤長於詩淡泊閑遠往往造人之不至善隸書喜琴奕飲酒與人交久而益篤孝於宗族事孀姑如母天聖中與尹師魯蘇子美遊知名當時舉進士及第調藍山尉騎驢赴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人驚得之乃覺歷信潞二州司法參軍又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知長葛縣事通判閬州以母喪去職服除知天長縣當遷殿中丞又以父喪終喪獻其所著書召試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當慶曆時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者欲累以事去之君友蘇子美杜丞相壻也以祠神會飲得罪一時知名士皆被逐君坐落職監蔡州商稅久之知奉符縣事改太常博士通判睦州徙廬州復得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登聞檢（一作鼓）院爲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點陝西路刑獄入判三司鹽鐵句院修起居注累遷刑部郎中君於治人則曰爲政所以安民也無擾之而已故所至民樂其簡易至辨疑折獄則或權以術舉無不得而不常用亦不自以爲能也君所著書號唐宜鑒十五卷春秋世論三十卷文集二十卷又作神告一篇言皇嗣事以謂皇嗣國大事也懼乎以爲讖爾譏言或言而不見納故假神告祖宗之意務爲深切欲以

感悟又嘗言　昭憲太后杜氏子孫宜錄用故翰林學士劉筠無後而官沒其貲宜爲立後還其貲劉氏〔一有因字〕得不絕君之論議頗多凡與其遊者莫不稱其賢而在上位者久未之用也自其修起居注士大夫始相慶以爲在上者知將用之矣而用君者亦方自以爲得而君亡矣嗚呼豈非其命哉君以嘉祐五年四月乙亥以疾終于京師[illegible]以其年六月庚申葬于某所[illegible]君享年[illegible]數百言已而喪其[illegible]君已著之矣遂不復言曾祖諱諮殿中丞祖諱賀都官員外郎妣李氏始平縣太君祖諱日新駕部員外郎贈太僕少卿妣孫氏富陽縣太君考諱中古太常博士贈工部侍郎妣張氏仁壽縣太君夫人夏侯氏永安縣君余部郎中或之女先君數月卒子男三人長曰懋簡州司戶參軍次曰懋相太廟齋郎次曰懋迪女三人長適秘書丞錢袞餘尚幼君姓江氏開封陳留人也自漢濟陽侯德居於陳留之圉城其後子孫分散而君世至今居圉城不去自高祖而上七世葬圉南夏岡由大王父而下三世乃葬陽夏

銘曰

彼馳而我後彼取而我不爭用力者好先而知命者不尚嗟吾鄰幾今卒以不偶舉世之隨今君子之守衆人所亡今君子之有其失一世今其存不朽惟其自以爲待今吾將誰俟

蘇明允墓誌銘

有蜀君子曰蘇君諱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也君之行義修於家信於鄉里聞於蜀之人〔一無蜀之人二字〕久矣當至和嘉祐之間與其二子軾轍偕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得其所著書二十二篇獻諸朝書既出而公卿士大夫爭傳之其二子舉進士皆在高等亦以文學稱於時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文章遂擅天下君之文博辯宏偉讀者悚然想見其人既見而溫溫似不能言及即之與居愈久而愈可愛閒而出其所有愈叩而愈無窮嗚呼可謂純明篤實之君子也曾祖諱祐祖諱杲父諱序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三世皆不顯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縱而不問鄉閭親族皆怪之或問其故職方君笑而不答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

戶讀書絕筆不爲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粹精（一作精粹）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横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禀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别之初修爲上其書召試紫微閣辭不至遂除試秘書省校書郎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乃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禄與陳州項城縣（一無此字）令姚闢同修禮書爲太常因革禮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而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享年五十有八　天子聞而哀之特贈光禄寺丞勅有司具舟載其喪歸于蜀君娶程氏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軾今爲殿中丞直史館轍權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孫曰邁曰遲有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君善與人交急人患難死則卹養其孤鄉人多德之蓋晚而好易曰易之道深矣汨而不明者諸儒以附會之説亂之也去之則聖人之旨見矣作易傳未成而卒治平四年十月壬申葬于彭山之安鎮鄉可龍里君生於遠方而學又晚成常歎曰知我者惟吾父與歐陽公也然則非余誰宜銘銘曰

蘇顯唐世實欒城人以宦留眉蕃蕃子孫自其高曾鄉里稱仁偉歟明允大發於文亦既有文而又有子其存不朽其嗣彌昌嗚呼明允可謂不亡

石曼卿墓表

曼卿諱延年姓石氏其上世爲幽州人幽州入于契丹其祖自成始以其族間走南歸　天子嘉（一作喜）其來將禄之不可辭家于宋州之宋城父諱補之官至太常博士幽燕俗勁武而曼卿少亦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獨慕古人奇節偉行非常之功視世俗屑屑無足動其意者自顧不合於時乃一混以于（一作酒）然好劇飲大醉頹然自放由是益與時不合而人之從其遊者皆知愛曼卿落落可奇而不知其才之有以用也年四十八康定二年二月四日以太子中允秘閣校理卒于京師曼卿少舉進士不中（一有第字）　真宗推恩三舉進士皆補奉職曼卿初不肯就張文節公素奇之謂曰母老乃擇禄耶曼卿矍然起就之遷殿直久之改太常寺太祝知濟州金鄉縣歎曰此亦可以爲政也縣有治聲（[illegible]）通判乾寧軍丁母永安縣君李氏憂服除通判永靜軍皆有能名充館閣校勘累遷大理寺丞通判海州還爲

校理　莊獻明肅一有皇字太后臨朝曼卿上書請明肅還政
天子其後　太后崩范諷以言見幸引嘗言　太后事
者遽得顯官欲引曼卿曼卿固止之乃已自契丹通中
國德明盡有河南而臣屬遂務休兵養息天下晏然內外
弛武三十餘年曼卿上書言十事不報已而元昊反西
方用兵始思其言召見稍用其說籍河北一無字河東陝
西之民得鄉兵數十萬曼卿奉使籍兵河東還稱旨賜
緋衣銀魚　天子方思盡其才而且病矣既而聞邊將
有欲以鄉兵扞賊者笑曰此得吾粗也夫不教之兵勇
怯相雜若怯者見敵而動則勇者亦牽而潰矣今或不
暇教不若募其敢行者一有用字則人人皆勝兵也其視世
事蔑若不足為及聽其施設之方雖精思深慮不能過
也狀貌偉然喜酒自豪若不可繩以法度退而質其平
生趣取一作舍大節無一悖于理者遇人無賢愚皆盡忻
歡一作欣及闚其間若不在天下是非善惡當其意者無幾人
其為文章勁健稱其意氣有子濟滋　天子聞其喪官
其一子使祿其家既卒之三十七日葬于太清之先塋
其友歐陽修表於其墓曰
嗚呼曼卿寧自混以為高不少屈以合世可謂自重之
士矣士之所負者愈大則其自顧也愈重自顧愈重則
其合愈難然欲與共大事立奇功非得一無得字難合自重
之士不可為也古之魁雄之人未始不負高世之志故
寧或毀身汙迹卒困於無聞或老且死而幸一遇猶克
少施於世若曼卿者非徒與世難合而不克所施亦其
不幸不得至乎中壽其命也夫其可哀也夫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源字子漸姓尹氏與其弟洙師魯俱有名於當世
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好辯果於
有為子漸為人則獨不矜飾能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
知至其一有所發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
已而推其情偽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能容常
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自天聖明道之間予與其兄
弟交其得於子漸者如此其曾祖諱誼贈光祿少卿祖
諱文化官至都官郎中贈刑部侍郎父諱仲宣官至虞
部員外郎贈工部郎中子漸初以祖蔭補三班借職稍
遷左班殿直天聖八年舉進士及第為奉禮郎累遷太
常博士歷知芮城河陽二縣簽署孟州判官事又知新
鄭縣通判涇州慶州知懷州以慶曆五年三月十四日
卒于官趙元昊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
救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衆其一無此字國而來其利不在城

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也宜駐兵兀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渙命斬之以聞(一作詔)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常薦君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至踰月大治其將 天子用范文正公與今觀文殿學士富公武康軍節度使韓公欲更置天下事而權倖小人不便三公皆罷去而師魯與時賢士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以(一無此字)謂生可厭而死可樂也往往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

卒享年五十至和元年十有二月十三日其子材葬君于(一作於)河南府壽安縣甘泉鄉龍(一作龕)澗里其平生所爲文章六十篇皆行於世子男四人曰材植機桴嗚呼師魯常勞其智於事物而卒蹈憂患以窮死若子漸者曠然不有累其心而無所屈其志然其壽考亦以不長豈其所謂短長得失者皆非此之謂歟其所以然者不可得而知歟銘曰

有韞于中不以施一憤樂死其如歸豈其志之將衰不然世果可嫉其如斯

黃夢升墓誌銘

予友黃君夢升其先婺州金華人後徙洪州之分寧其曾祖諱元吉祖諱某父諱中雅皆不仕黃氏世爲江南大族自其祖父以來樂以家貲賑鄉里多聚書以招(有延字)四方之士夢升兄弟皆好學尤以文章意氣自豪予少家隨州(一有字)夢升從其兄茂宗官于隨予爲童子(一作時)(爲童子無立字)立諸兄側見夢升年十七八眉目明秀善飲酒談笑予雖幼心已獨奇夢升(一作升爲可知其夢)後七(一作)八九年予與夢升皆舉進士於京師夢升得丙科初任興國軍永興主簿怏怏不得志以疾(一有辭字)去久之復調江陵府公安主簿時予(一作予時)謫夷陵令遇之于江陵夢升

顏色憔悴初不可識久而握手噓嚱相飲(一作勞)以酒夜醉起舞歌呼大噱(一作自酌)予益悲夢升志雖衰而少時意氣尚在也後二年予徙乾德令夢升復調南陽主簿又遇之于鄧間常問其平生所爲文章幾何夢升慨然歎曰吾已諱之矣窮達有命非世之人不知我(一有知字)我羞道於世人也求之不肯出遂飲之酒復大醉起舞歌呼因(一有大字)笑曰子知我者(一作獨知我)乃肯出其文讀之(一無二字)博辯雄偉其(一無此字)意氣奔放猶(一有若字)不可禦予又益悲夢升志雖困而獨其(一無二字)文章未衰也是時謝希深出守鄧州尤喜稱道天下士予因手書夢升文一通欲以

[illegible]示希深未及而希深卒予亦去郡後之守郡者皆俗吏（一作人）不復知夢升夢升素剛不苟合負其所有常怏怏無所施（[illegible]）卒以不得志死于南陽夢升諱注以寶元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二其平生所為文曰破碎集公安集南陽集凡三十卷娶潘氏生四[illegible]男一女將以慶曆四年某月某日葬于董坊之先塋[illegible]其弟渭泣而來告曰吾兄患世之莫吾知孰可為其銘予素悲夢升者因為之銘曰

予嘗讀夢升之文至於哭其兄子庠之詞曰子之文章電激雷震雨雹忽止[illegible]闃然滅泯未嘗不諷誦歎息而不已嗟夫夢升曾不及庠不震不驚鬱塞埋藏孰與其（一作）其有不使其施吾不知所歸咎徒為夢升而悲

蔡君山墓誌銘

予友蔡君謨之弟曰君山間為開封府太康主簿時予與君謨皆為館閣校勘居京師君山數往來其兄家見其以縣事決於其府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下吏君山年少位卑能不懾屈而[illegible]其事之詳吳公獨喜以為能[illegible]知君山敏於為吏而未知其他也明年[illegible]京師大疫君山以疾卒于縣其妻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之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污吾夫拒而不受於是又知君山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君山間嘗語予曰　天子以六科策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君謨發其遺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其後踰年　天子與大臣講天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君山之稿中十得其五六於是又知君山果天下之奇才也君山景祐中舉進士初為長谿縣尉縣媪二子漁於海而亡媪指某氏為仇告縣捕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波豈知其不水死乎且雖果為仇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君山獨曰媪色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曰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舍子者君山悉召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之果伏衆莫知其以何術得也長谿人至今喜道君山事多如此曰前史所載能吏號如神明不過此也自　天子與大臣條天下事而屢下舉吏之法尤欲官無小大必得其材方求天下

能吏而君山死矣此可爲痛惜者也君山諱高享年二十有八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今年君謨又歸迎其柩自太康取其柩以歸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所且謂予曰吾兄弟始去其親而來京師欲以仕宦爲親榮今幸還家吾弟獨以柩歸甚矣老者之愛其子也何以寬吾親之悲子能爲我銘君山乎乃爲之銘曰

嗚呼吾聞仁義之行于天下也可使父不哭子老不哭少名後嗟夫君山不得其壽父母七十扶行柩一作送止退必有言死孰謂天子塞之銘其傳不可庶幾以此慰其父母

張子野墓誌銘

吾友張子野既亡之二年其弟充以書來請曰吾兄之喪將以今年二月某日葬于開封不可以不銘銘之莫如子宜嗚呼予雖不能銘然樂道天下之善以傳焉況若吾子野者非獨其善可銘又有平生之舊朋友之恩與其可哀者皆宜見於予文宜其來請於予也初天聖九年予爲西京留守推官是時陳郡謝希深南陽張堯夫與吾子野尚皆無恙於時一府之士皆魁傑賢豪日相往來飲酒歌呼上下角逐爭相先後以爲笑樂而堯夫子野退然其間不動聲氣衆皆指爲長者予時尚少心壯志得以爲洛陽東西之衝賢豪所聚者多爲適然耳其後去洛來京師南走夷陵並江漢其行萬三四千里山砠水涯窮居獨遊思從曩人邈不可得然雖洛人至今皆以謂無如曏時之盛然後知世之賢豪不常聚而交遊之難得爲可惜也初在洛時已哭堯夫而銘之其後六年又哭希深而銘之今又哭吾子野而銘一有之字於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難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於世亦不可得也一有嗚呼可哀也已子野之世曰贈太子太師諱某曾祖也官歷北院使樞密副使累贈尚書令諱遜皇祖也尚書比部郎中諱敏中皇考也曾祖妣李氏隴西郡夫人祖妣宋氏昭應郡夫人孝章皇后之姊也妣李氏永安縣太君子野家聯后姻世久貴仕而被服操履甚於寒儒好學自力善筆札天聖二年舉進士歷漢陽軍司理參軍開封府咸平主簿河南法曹參軍王文康公錢思公謝希深與今參知政事宋公咸薦其能改著作佐郎監鄭州酒稅知閬州閬中縣就拜祕書丞秩滿知亳州鹿邑縣寶元二年二月丁未以疾卒于官享年四十有八子伸郊社掌坐次從次幼未名女五人一適人矣妻劉氏長安縣君子野爲人外雖愉怡中自刻苦遇人渾渾不見圭角而志守端直臨事敢作一

累歲平居酒半眈冠垂頭童然禿且白矣予因已悲其早衰而遂止於此豈其中亦有不自得者邪子野諱先其上世博州高堂人自曾祖已來家京師而葬開封今爲開封人也銘曰

嗟夫子野質厚材良孰屯其亨孰短其長豈其中有不自得而外物有以戕開封之原新里之鄉三世于此其歸其藏

太常博士周君墓表

有篤行君子曰周君者孝於其親友於其兄弟居父母喪與其兄某弟某居于倚廬不飲酒食肉者三年其言必戚其哭必哀除喪而癯然不能勝人事者盡久而後復自孔子在魯而魯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其弟子疑以爲問則非魯而他國可知也孔子歿而其後世又可知也今世之人知事其親者多矣或居喪而不哀者有矣生能事而死能哀或不知喪禮者有矣或知禮而以習喪至於哀而已不必合於禮者有矣如周君者事生盡孝居喪盡哀而以禮者也禮之失久矣喪禮尤廢也今之居喪者惟仕宦婚嫁聽樂不爲此特法令之所禁爾其喪麻之數哭泣之節居處之別飲食之變皆莫知夫有禮也在上位者不以身率其下在下者無所習於其上其遂廢矣乎故吾於周君有所取也君諱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縣人也天聖二年舉進士累官至太常博士歷連（一作道）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通判饒州未行以慶曆五年六月朔日卒于朝集之舍享年五十有一皇祐五年某月日葬于道州永明縣之紫微岡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贈某官母唐氏封某縣太君娶某氏封某縣君君學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家貧不事生產喜聚書居官祿雖薄常分俸以賙宗族朋友人有慢已者必厚爲禮以愧之其爲吏所居皆有能政有文集二十卷君有子七人曰諭鼎州司理參軍曰詵湖州歸安主簿曰諡曰諷曰譓曰說曰誼皆未仕嗚呼孝非一家之行也所以移於事君而忠仁於宗族而睦交於朋友而信始於一鄉推之四海表于金石示之後世而勸考君之所施者無不可以書也豈獨俾其子孫之不隕也哉

大理寺丞狄君墓誌銘

距長沙縣西三十里新陽鄉梅溪村（一作西某縣東南若干里某原）有墓曰狄君之墓者題予所記（一作紀）穀城孔子廟碑所謂狄君栗者也始君居穀城有善政嘗已見於予文及其亡也其子遵誼泣而以謂曰願卒其詳而銘之以終先君

死生之賜焉序于家狐君者其壽止於五十有六其官止於一鄉丞蓋其生也以不知於世而止於是若其歿而又無傳則後世遂將泯沒而爲善者何以勸焉此予之所欲銘也君字仲莊世爲長沙人幼孤事母鄉里稱其孝好一作學自立年四十始用其兄求蔭補英州真陽主簿再調安州應城尉能使其縣終君之去無一人爲盜薦者稱其材作治民乃遷穀城令漢旁之民惟鄧穀爲富縣尚書銓吏常數摩賂以售貪令故省中私語穀一作劉字以一二數之惜爲奇貨而二邑之民未嘗得廉吏其豪猾習以賕賄汙令而爲自恣至君一切以法繩之姦民大吏不便君之政者往往訴於其上雖按覈率不能奪君所爲其州所下文符有不如理必輒封還州吏亦切齒求君過失不可得君益不爲之屈其後民有訟田而君誤斷者訴之君坐被劾已而縣籍彊壯爲兵有告訟田之民隱丁以規避者君笑曰是嘗訴我者彼寃民能自伸此令一有民二字之所欲也吾豈挾此而報以罪邪因置之不問縣民繇是知君爲愛我是歲西北初用兵州縣旣大籍彊壯而祇言相驚一作云當驛以備邊縣民數萬聚邑中會秋大雨霖米踊貴絕粒君發常平粟賑之有司劾君擅發倉廩君即具伏事聞朝廷亦原之又爲其民正其稅籍之失而吏得歲免破產之患逾年政大洽乃修孔子廟作禮器與其邑人春秋釋奠而興于學時予爲乾德令嘗至其縣與其民言皆曰吾邑不幸有生而未識廉吏者而長老之民所記纔一人而繼之者今君也問其一人者曰張及祖及之歲至于君蓋三十餘年是謂一世矣嗚呼使民更一世而始得一良令吏其可不慎擇乎其可不惜其歿乎其政之善者可紀而不錄也君用穀城之績遷大理寺丞知新州至則丁母夫人鄭氏憂服除赴京師道病卒于宿州實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也曾祖諱崇誨連州桂陽令祖諱文蔚全州淸湘令父諱杞不仕君娶榮陽鄭氏生子男二人遵範遵微皆舉進士一無此四字女四人長適進士胡純臣其三尚幼其一無其字銘曰

彊而仕古之道終不壽不爲夭善在人宜有後銘于石著不朽

瀧岡阡表

嗚呼惟我皇考崇公卜吉于瀧岡之六十年其子修始克表於其阡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修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窮一作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太夫人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與喜賓

客其俸祿雖薄常不使有餘曰毋以是爲我累故其亡
也無一瓦之覆一壟之植（碑本作䂬）以庇而爲生吾何恃而
能自守邪吾於汝父知其一二以有待於汝也自吾爲
汝家婦不及事吾姑然知汝父之能養也汝孤而幼吾
不能知汝之必有立然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吾之始
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逾年歲時祭祀則必涕泣曰祭
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間御酒食則又涕泣曰昔常（一作吾）
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
喪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其終身未嘗不然吾雖不
及事姑而以此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

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
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
恨也（一無也字）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一本有字作而）得則知不
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一作兒）常
求其死也回顧乳者劍（一作抱）汝而立于旁因指而歎曰
術者謂我歲行在戌將死使其言然吾不及見兒之立
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
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
矜飾而所爲如此是眞發於中者邪嗚呼其心厚於仁
者邪此吾知汝父之必將有後也汝其勉之夫養不必

豐要於孝利雖不得博於物要其心之厚於仁吾不能
教汝此汝父之志也脩泣而志之不敢忘先公少孤力
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道州判官泗綿二州推官又
爲泰州判官享年五十有九葬沙溪之瀧岡太夫人姓
鄭氏考諱德儀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
禮初封福昌縣太君進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
其家少微（一作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曰
吾兒不能苟合於世儉薄所以居患難也其後脩貶夷
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碑本無此六字）吾處之
有素矣汝能安之吾亦安矣自先公之亡二十年脩始

得祿而養又十有二年列官于朝始得贈封其親又十
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一無尚書二字）吏部郎中留守南
京太夫人以疾終（一作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又八年
修以非才入副樞密遂參政事又七年而罷自登二府
天子推恩褒其三世故（一作蓋）自嘉祐以來逢國大慶必
加寵錫皇曾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曾祖妣累封楚國太夫人皇祖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祖妣累封吳國太夫人皇考
崇公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皇妣
累封越國太夫人　今上初郊皇考賜爵爲崇國公太

夫人進號魏（韓一作）國於是小子修泣而言曰嗚呼為善
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惟我祖考積善成德
宜享其隆雖不克有於其躬而錫爵受封顯榮褒大實
有　三朝之錫命是足以表見於後世而庇賴其子孫
矣乃列其世譜具刻于碑既又載我皇考崇公之遺訓
太夫人之所以教而有待於修者並揭于阡俾知夫小
子修之德薄能鮮遭時竊位而幸全大節不辱其先者
其來有自

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八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文公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
農同群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
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　今天子天聖寶元
之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
肅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
崇勳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
悍強不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
諫官御史伏閤以爭之求見　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
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
而士大夫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
輔字厚濟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
斷獄議事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
源縣事又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
理欠憑由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

許徐兗鄆蔡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舉望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　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爲　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
上　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謂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爲
上言公　明肅太后時事者　上亦記公平生所爲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二男子曰淘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爲太常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鬼神禨祥事在寧州道士治其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輈權彊所忌讒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納銘爲識諸幽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　天子以爲廷臣積官至太子率府率以終爲人沉悍篤實不苟爲笑語生八男子多知名而公爲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爲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閎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毋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遂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爲第一遷太常

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爲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陜西言臣等才力薄使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爲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　眞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爲吏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爲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爲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陜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爲亂又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眞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　上使中貴人手勑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　上曰　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爲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不知所矣因泫然泣數行下　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爲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

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爲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爲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抑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治爲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爲未至以爲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爲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矣歲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斂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掃除變更與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　上前執政所爲而主計者不能獨任也故爲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　上　上固待公欲以爲大臣居頃之遂以爲樞密副使又以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樞密爲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爲宜顧尚有恨公得之晚者公行内修於諸弟尤篤爲人寬厚長者與人語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

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
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
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
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 上言之故文正公等
未幾皆見用當是時 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
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
能任舊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
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二年十二月
暴得疾不能興 上聞悼駭勑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
損輒以聞公數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

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
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不已於是遂以太子
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八年二月乙酉薨于
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階特進勳上柱國爵
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實封八百戶詔贈公
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字元均皇曾祖諱祐
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諱延昭贈太師妻富
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之女弟也無男子以
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幼田氏自太師始占
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太師葬陽翟之三封

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洵來曰卜葬公利四
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佐江寧以至守蜀在
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蓋少也與公弟游而公
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繇後其孫子晴不世史於宋繼顯自
公欲始奮兵華紀熙實之英乃發帝業深宏卓偉乃與
佐時寧鉅擘歸文戢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
設公獨使彼若渫際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
不集其身公又多學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擁
詩於幽為告永久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
起家中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
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穎陰縣檢理祕書直集賢院通
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 真宗
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
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
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揚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
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
莊懿 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

皆公力也後河南罰公喪為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復美陽堰廢職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職言部使者按吏所任輒以私罷以誣奏考課公又數之賞上曰開國男邑之又嘗發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循天所以譴告之意言將政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出數易請歸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當言其衆不可悉數及知制誥則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念悚慨欲以論諫為己事故其務也當陵歐陽公銘其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堂櫬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孤弟妹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于漢魏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沈內翰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遘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蔭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推多未知公之果可以有為也既而以忠武軍節度推官召試除太常丞集賢校理判登聞鼓院三司度支判官又判都理欠憑由司於是公居閑門雖執政非公事不輒見也故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知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鉏治蠹弊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書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諸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

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府自　天子大臣皆論以爲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讙呼鼓舞以不及爲恐會毋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　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爲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毋夫人喪以去　英宗聞公去尤惋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百兩以命部君知鎮州公居喪致毀食菜粥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喪次六十一日疾甚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男子六女中吳蔡而後公六日卒惟副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勳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密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爲政號爲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闕略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卒知與不知皆爲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洸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覗瞻歎羨無我敢疵工書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進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發哭弔其孤以銘爲請許以銘越三月君婿以狀至乃敘銘赴其葬敘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文行稱鄉里號爲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爲峽州軍事判官與盧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爲淮南節度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爲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是再遷爲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越人滋以君爲循吏也　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編校祕閣書籍遂爲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

守按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爲之喜居無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爲不宜夫馭未嘗敎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或令之死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豈能不致忌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還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

諱紹祖諱詠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除將爲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爲達行於德爲充道於古爲可命於今爲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曆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以言事切直爲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姦利事　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爲惡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洶洶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絀使爲殿中丞泰州監稅然　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爲不忠而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

未嘗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使取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卽讙聚謀爲變吏白閉城城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爲兵敗亡者死旣而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　上曰令民以死者爲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爲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　天子以君言爲然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

賦之無歸者里正代爲之輸歲弊大家數十君鉤治從
歸其主坊人不憂爲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
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爲開封人
也曾大考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殷王考諱咸熙
贈都官郎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
爲廣西轉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
不求磨勘也君娶侯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
文以蔭官卒文炳爲某郎敏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
未仕女子二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
趙揚三人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葬
子某君揚州之江都東興寧鄉爲坊村而太常博士知
常州軍州事臨川王安石爲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實我南服元元蘇君不
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欺
誰怛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窔窔服君無窮安石之
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爲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
簿遷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參軍數以公事抗轉
運使違劾奏君而州將爲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
者爲溫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
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己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
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
蓋已久矣衢人思君之所爲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
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
三百以戰殺數十人賊少却夜君召其夫人取州印佩之
使負其子以逃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
去汝留死無爲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
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
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
時至夜貴卧不能寐君即大鼾比明而后寤夫死生
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爲之棺
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
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
亦請於安撫使而爲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
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參軍師陟爲大理寺

丞簽書秦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叔其先
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
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
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爲山陽人
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
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者安榮相顧莫爲誰其視死高
蹈不顧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
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
屬文操筆布紙謂爲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
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
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
是時人未趣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爲
據按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
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
以爲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爲
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曆二年擢爲監察御史裏行於
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
盛以後宮爲戒　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
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隕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
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
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
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
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
從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部會除廣
西轉運使駐至所部而智高方熾　天子出大臣部諸
將兵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
卒急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壍修器械屬州多守
而師飽以有功君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
大將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
計策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
理出入略居無時以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
五十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勳至上輕
車都尉君所爲州整齊其大體闊略其細故與賓客談
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
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
助所爲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崇人事
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爲多君諱抗字和叔姓

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黟縣自君之高祖孫廣俊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某善治生以致富歲饑嘗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某始盡弃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某當然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原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遵適吾從其遊年十四論議者已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某州某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　天子以造試秘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秘書省校書郎李齡夫一尚幼君以某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葬黟縣愼逵鄉上林村歙之爲州在山嶺澗谷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然不能多也黟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爲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爲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曰

在　仁宗世蠻跳不制傀師牧民實有府使戕殺乘危脩變虛奇療毒既除胥慰以治方遷既隕哀從山夷維此虜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千家銘在墓前以告黟人孫氏之阡

司農卿分司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旣以嘉祐七年九月甲子葬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一月公子世能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爲序其實而係以銘序曰公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者爲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爲祖而尚書左丞贈資政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參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爲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勳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秘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歷者監楚州衢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江揚洪盧潭州知衢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均州判登聞鼓院知黃州判殿中省知鄂州鄭州其通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鄂州則未赴而徙凡任

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
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爲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
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盗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
况今哉飢寒迫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待
城竇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爲公徐具薪蒿不終日以
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死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
百餘里與夷獠窮大林谷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
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所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爲能致
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
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爲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
捕得殺之　天子賜詔書奬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
取之策以爲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爲
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
除道則賊矢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
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史又嘗
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使
孳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
就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
而大人爲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治漢木

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爲解公捕案實法問
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
多盗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待之幾盡
又修律令五家爲保之法故盗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
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爲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
其說多聽用而公尤欲遷職事以奬之公乃自言外祖
王氏葬揚州無子後願於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
其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　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
特詔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
篆岐公之碑首　上爲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
終無一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爲棺斂
葬埋之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
善有集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
氏時宰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
世安前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
簿世京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
適右班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寔之
後故其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
之亂無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
子執國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當齟齬然尚至九卿

以榮祿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諶群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懿行如太丘者乎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

銘曰

虞賓夏甸其後爲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時就德治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其宜胡公之虛太丘之里爾有州國紹禁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此銘詩爲告新阡

湖北轉運屯田劉君墓誌銘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十十月某日葬其州楊子縣㽞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也爲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爲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於是劉氏又爲西安人當 太宗時嘗以諸有功於吳越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不仕而鄉人稱爲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爲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爲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爲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爲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肯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爲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爲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爲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爲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迹有發輒得後遂無爲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爲義勇多恇怖不知所爲欲走君諭以詔意爲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爲亂富公請君撫視君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

建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榷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君敏而敢爲今需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爲它亦曰愛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爲敏而入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阸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廢乃移荊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爲喪自棺椁諸物皆荊南士人爲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汶爲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爲范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得意已而屯邅留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爲世用若將有以爲也而旣死比愛君者所爲恨惜然士之赫赫爲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歷敭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爲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爲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衍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摭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　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德善可以行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爲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故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爲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爲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己官至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先廕爲郊社齋郎再選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爲孔子廟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

將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得朝夕從之游以酒埽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復言仕侍郎之卒也　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之欲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爲公請乃徙公子滂爲致仕初尚書不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還也亦皆不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多外自潘飾爲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利冒恥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賢於人也巳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巳事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視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如公之爲子弟也寬嘗爲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爲洪州官不去左右者十二年皆以才能爲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郎中階至朝奉郎勳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爲友故爲公娶其女子三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爲尚書司勳員外郎定爲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巳嫁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季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遯于閩嶺海之闕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二子隱顯兼榮執義循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踐能不盡用比於一縣退以德義殖身於家外內肅雝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既其祉福考終大耋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山作爲螭龜寘之墓上勒此銘詩

戶部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鄫鄫亡去邑爲氏王莽亂都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爲南豐故今爲南豐人某爲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主符離簿歲餘授興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

拜者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　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
緋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
不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貸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
兩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
史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
柄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　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
克畏也克畏可畏也語轉兩外庠柄皆被紬楊允恭督
楊子運數言事多可人猷皆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
文全已非吾心也輙不果行允恭告　上　上使問公
公以所守言　上縣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

餘條罷之移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
聞公至皆迎自戢公亦盡殄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
行至夜乃從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
外郎　章聖嗣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
弛利禁是時羌數犯塞大臣議螶餫夏以解之公奏曰
羌虐款歸我我分地工之非計也今羌際此劫它種以
自助不過二三年思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
待其變而已不報二年羌果反圍靈州議弃靈州勿事
公議曰危所以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
勾院　天子欲以爲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除戶

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嘆款無
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
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察之人
材其可以早察驗耶　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　上感
之選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劾更百餘事李繼遷
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爲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
略使丞相引公爲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統以
都部署爲之主丞相徒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
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不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
無補也超能薄此重軍順受審計丞相乃以公爲言詔

陝西即經略使追兵皆以特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
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　上怒未有所發
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
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縣此聚公
爲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
恩復官知泰州丁毋夫人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
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
堯咨請託爲姦以科第畀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
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斥之者公入十餘疏辯之移
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楊州楊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

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不使耕　天子方崇符瑞與
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疏言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
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國體人事從細無不具則
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
之天以急人事也終曰　陛下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
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愈不懌移知鄂州封奏
言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楊州受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
言惡公者因復紐公監江寧鹽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
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
郎勳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隨於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
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
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
者三人某嘗為太常博士以能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
議大夫公沒八年而博士子鞏生生若干年水漬墓
葬龍池鄉之原頭某年月日也葬有日鞏以博士命次
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之安石視公猶大父也
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
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　太宗愈自謂志可行卒
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正之難合也雖其難
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可必也彼誠有命焉
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
銘曰
既墓而圯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淵縿儺
義之事雖才之屯而溥于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天豈
子公非在茲耶

度支葛公墓誌銘

葛公諱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
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參軍吉州太和
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丘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貟外郎知慶成
軍都官貟外郎知南劒州司封貟外郎祠部郎中江淅
荊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荊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
而甥殺之州將脅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
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
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參軍也州符徒吉水
行令事他日令姓王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

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言止謗者內廡下坂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竊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由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就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問語者驗其對乃皆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爲私謀誣其子孫鄞州溪水惡而歲程幾千萬碩舟常敗民以輸爲怨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爲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爲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以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爲縣於雍丘也屬吏常有隙於公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言不聽以爲舉首此公之爲州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爲法程此公之爲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吏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終以爲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爲宜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爲提點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令嗣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君公女也起進士爲越州餘姚縣尉王公之喪而請銘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爲之銘者臨川王安石也銘曰

宜家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兮樂職嗇事孰能顯揚兮公則不斯不銘示後兮孰勸爲瘁

比部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有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因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遷得睦州薦者數人　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

得引對因自賛　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
之喪以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敘前數事服
除猶坐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
建州歿賀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爲比部監泗
州糧料又坐法免起爲虞部監饒州錢監後得比部歸
歸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遇疾病上書自言
先臣懇得幸　先臣常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
所學嘗忘識方壯必將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
卒事　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
幸數遇小人以兄因廢負先臣餘教辱　陛下器使之
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除壖吐夙夜憂畏以故得
疾病且死無因因以歸無強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
世昌去年爲進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
禮部今當爲遠官去臣旁益甚　陛下憐之幸聽臣分
可改世昌蘇常間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
節無自言誰當爲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
年若干時某年月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胥
江主簿次世長前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
葬公某處葬有日使來乞銘初公爲臨江軍先君爲之
佐其後二十五年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
有好義不可以辭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聞以
文藝自進意自以爲且貴富世其家而遭乎世顛以文
法待臣下故其材不得有所肆而卒以困踣窮其感激
怨懟往往見於文辭主簿雖其藁爲二十卷讀之知其
心之所存也而其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
噫其亦可悲也夫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守分其求均蠹之時又均或斷而
焚或劉以爲犧尊誰令爲之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韋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
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它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
世儒莫能難也及爲吏按姦發伏振擿利害夫人之以
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爲君自絀蓋君有以過人如此
然時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
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
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爲
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
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
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
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爲書無留也

以柩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度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之女子男兩人景晷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爲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嗟乎其孰始以有厥茂嗟乎其孰也以終於此納銘幽宮以慰其子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之道爲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爲小廉曲謹以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學問文章行治然眞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闊不足趣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爲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爲道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至於楊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爲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爲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爲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眞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爲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旣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爲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眞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爲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友歸形此土

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南埔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寄葉天台縣令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　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士大夫皆恭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莫非當熙寧初所謂[illegible]好義不為利疾勢回而學不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紹組始克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爲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脩爲其爲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爲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爲兒童强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爲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遐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將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爲之卜某州某縣某鄉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爲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黯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丱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爲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爲銘詩賦論數十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爲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爲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常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

泉州上其行義不報　今上卽位近臣共薦君才行卓
越宜特見招選爲繕寫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乎
詔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
京國子監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秘閣校理
士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
於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
四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
有十六歩有文集六十卷娶曾氏子旋孫女壻葉濤處
者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旋孫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
厥在於此

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九

叙事　名儒文人事跡　賢士大夫事跡

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曾子固

公錢氏也故爲王家有吳越之地三世祖鏐號武肅王
高祖元璙文穆王曾祖儼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慈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試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旌德縣尉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祠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換朝奉大夫兒國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書籍遷秘閣校理選爲修　英宗實録院檢

討官直舍人院同修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
密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
書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内
銓兼通集賢院又兼判禮部權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
審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
貧母嫁既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
食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别句類數辨
名蒐細委曲無不究盡具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
與天下之士挾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
動一時其爲尉及爲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擊衆作

強果於力行發鄧吏革弛壞理其設張爲直講以從教
誘學者歸之爲校理屬　英宗之初　慈聖光獻皇后
聽政公三上書請還政　天子爲吏部譴編黜選者稱
其平爲開封以慈恕簡靜爲體不求智名以投世取顯
爲公屬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上以
此多公而爲公屬者後卒亦心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爲
異亦不會會爲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疏至於勢利之際
人所競逐公方憒然踈與衆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
一字爲可忌也公之爲判官也府嘗有獄或探大臣意
謂欲有所附致公不爲動徐論其實而已公平居衆易
無崖岸及至有所特立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
公爲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篤也公之
先既籍疆土歸　天子其後至昭化守和州十有八年
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
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今又爲蘇州人公諱藻字純老
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
月庚寅卒于位其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
嘉郡太君夫人丁氏之兆公妻孫氏泰興縣一作郡君男
曰某曰某蚤世曰嵲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
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第若子孫凡三
人公與余嘗爲僚相善其且殁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
來乞銘銘曰
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跡東南以學以文學則知經文
則能賦矧曰方聞揚聲天路遂校中書遂掌帝制遂列
禁林從容諷議治己伊何維言而清治人伊何維簡而
平人以怒遷公能自克人以爲畏公能不惑士夫所望
天子所器胡不百年祇於三葬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
安于此尚利後人

虞部郎中成公墓誌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一無至字節文之者
知士之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爲有以然也去三王
千數百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
袁氏楊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槩有以厲天下矯
異世否邪以余所聞君　宋之成氏其事可以一無以字次
一無次字敘焉公其家子也敘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
文唐天祐元年生歷五代入　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
爲學者師殁其徒相與號爲一無爲字正素先生後以子貴
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　太宗　真宗以賢能一無能字爲
樞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愛聞祥符天禧
之間學士以論天書絀而郎中蓋亦舉賢良不就以疑

曹國公翊善不合去蓋其父子兄弟之出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之少子也恭謹悃愊舉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某官舜賓某官舜舉後以友愛能帥其家有先人之法度開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能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也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爵子倫孫隆名極位於世苟得者以爲能守其業是本何理哉公少以蔭補官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徒終而貧乃出監𨿅丘稅又監舒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兼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後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點棄勿祿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歛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貫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貝濮民相驚幾亂公斬一人捉濮中者驚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爲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讒利有大帝訛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徒之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爲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五七一作自主簿凡十一遷其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洑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北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爲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鰓鰓侯同世而失業有以三禮爲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衮衮稱吳郡鹽官人侍郎之曾祖曰進祖曰琮父曰圭其譜曰琮自吳縣之威姑徙居楚丘故今爲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愛之者蓋世之爲聰明立聲威者雖荒[illegible][illegible]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驟而遇困蹷者獨不許稱數余甚異焉夫赴時趨務則材者固亦重矣而立人成俗則潔身積行是豈可一無可字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處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鹽官輝名寔侍郎家梁自祖琮遵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葵且賢誠符緇公事甡崛愊愊有安得家規莊容莊辭若遵律戚哉世徵後宜闡刻銘方珉告幽室

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軍陳君諱樞字子位其孤
勢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雉山原前葬
其弟杞以書走亳州一無州字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
年鞏爲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
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爲循吏
積十有五年不言其課故爲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
尚靜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考樞課優進其官以獎恬
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詔曰吾寵樞
世所以厲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
明年八月甲寅葬君事親以孝聞爲人尚樸野規矩
有善不自一無自字伐於勢與利雖秋毫無頃計心於義所在
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爲吏去煩苛細琢琢一作碎以平
易簡樸爲務於刑寧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
可蠲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爲期會未嘗取疾爭先其爲
民去害興利若疾痛嗜欲在己所至必興學校以教化
爲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當尉使爲作一作功君辭不
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俗今無賴者至君
爲之名常出衆上令旌德亦然旌德之民歲輸米於太
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其君請輸錢以便民蕪縣民
輸麥於鄱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

請輸錢以糴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罷縣
民絕橋閉門留君以留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
民餓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蒐兵於閩以益
一作無益字戍廣西君建言兵當蒐者父母老或疾在一作無
仲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聞繁昌有大姓殺人
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旌德或從其獄屬君考驗治
獪客害得其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爲神一作其又聞君
之令旌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旌德令獨計
曰非吾土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與也不敢以賦民爭
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詆君君益爭州聽然後止最後閩
泉州皆君國所以賑民者欲預爲具或譏君近名君不
爲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也昔司馬遷記前世
循吏上下數千載所列敍者五人計者人數事略者三
事而已今一本無今字余所論次君事與遷所記五人者相似
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多矣然猶爲所試者小也令
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君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
祖彥夔祖文倚考廸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
初尉饒之鄱陽用薦者令撫之宜黃避親嫌令宜之旌
德用薦者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亳之譙縣 英宗即
位恩遷秘書丞從簽書黃州判官廳公事遷太常博士

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鐵判官未至丁母憂服除驛召對崇政殿以爲提點淮西刑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留再任以疾請致仕未報毋某氏某縣太君娶趙氏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逵之女某縣君又娶石氏某縣君一子敷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而任事者亦忌嫉君爲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爲最久故不辭而銘君焉辭曰

人孰宜之以寬易也人孰賊之以樸質也所處而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篤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詩以名之其常存也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逵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爲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母史氏聰警絕人及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及進士第爲廣濟軍司理參軍毋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紘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爲試祕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爲例晏殊爲三司使奏君爲三司檢法官李諮代殊會天聖十年掖庭火諸任公且材用治宮室五日而用足　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省著作佐郎王曙知益州取君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爲奏讞里胥得不死蜀人以爲德入爲開封府推官賜緋衣銀魚府史馮士元家富善陰訹廢市邸舍女奴以啗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多得罪去者或謂君得始此矣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爲湖南路轉運使蠻人歸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虔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按知洪州卞咸抵其罪改荊湖北路轉運使劾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以言事斥監鄂州稅閒君至移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吾何負哉卒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賙京家而奏字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月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徐州是時山東大饑君所活數萬人取一作收遺骸爲十二冢葬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弼爲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爲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

中淮南轉運使歲饑又多所全活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府荊湖北路兵馬鈐轄濬渠為水利又關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兗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兗州景靈宮知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司御史臺提舉崇福宮卒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於鄆州招賢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娶癸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尉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阜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蘄州黃梅令李絢尚書職方員外郎馬淵右一作左班殿直侍其珪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劭鄧州穰縣主簿李穀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廣博好智謀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威令大行遠近皆震慴當是時天下久平世方謹繩墨蹈規矩故其材不得盡見於事而以其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撼頓顛躓之中志氣彌厲未嘗有憂戚不堪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也君尤篤於好善一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某年之歲某月某甲子而墓在鄆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羈靮見事為萬之一形則潛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晝耕讀書壟上夜然松明繼之學藝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欽州軍事推官杜杞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辟君策畫居多其事奏課最皆不錄一作信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新州新昌縣還幹當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詔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猶有小利從君言知封州郎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更置五十五事弛役二千人使者欲城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還一作遷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雖母老不許賓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糴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程督與租稅等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糴二十萬石而足高其估以募商販不賦糴於民而儂智高平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人多中戶以上皆弛役役歸下窮一作下君使復其故欽廉雷三州蛋戶以採珠為富人所役屬君奏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定著令交阯使來桂州陰

齎貨爲市須負重者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敢至
雷州並海守方倪爲不善官屬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
收官屬并挐繫獄晝夜榜笞軍事推官呂潛以夜死君
馳至取倪屬吏縱繫逮者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
乘死人讙叫感泣聲動海上改制湖北路提點刑獄卽
本路爲轉運使罷辰州六寨歲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
獄言溪峒商江宜麻稻有黃金丹砂之産道人誘爲釁
以兵斮除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爲不可乃止召爲開
封府判官以母老辭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辭改知
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謫負坐罷宣州而
課法以溝歲爲率歲終越之課應法乃以君爲提管
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
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
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者其大者如此
君氣仁色溫寡笑言若不能出口及見議慷慨辯且
強也方微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
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齟齬一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
己約與人交盡其義其於恩尤至也治人居官一以忠
厚不矜智飾名噫可謂篤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
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一日廢也工於爲文諸子

亦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爲盛云君臨江軍新淦
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
中正母劉氏君登朝考贈光祿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
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武仲
江州軍事推官平仲衢州軍事判官和仲進士義仲太
廟齋郎餘蚤卒女三人嫁集慶軍節度推官會稽占州
吉水縣主簿廷昭武進士蔡公彥孫男女八人初君樂
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
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
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於君爲最舊來乞銘銘曰
有緯厥政洸揩一作揩摩在民有蔚斯文爲美於身孰委于
外不源于內十內爲以以其豈弟其立有恒不回不倚
施不盡有子則多賢葛久厥問閟雖幽茲一作阡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趙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
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爲世用故不能自見於
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
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爲我銘之余
爲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

郡欒城人也曾大父釿大父祐父杲三世皆不仕而行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季而卒於周顯德之閒嘗以事
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
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杲始以
好施顯名君讀書務知大義爲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
至千餘篇爲人跌蕩自信持之以謙輕財好施急人之
病孜孜若不及歲凶賣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熟人將
償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危於饑寒然未嘗以
爲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疏密一與之傾盡無疑礙或
欺而侮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李順叛攻眉州君
居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没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皆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學取士士爭欲執事
學中君獨戒其子孫遐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
學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
學所以成就之者甚備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
始大變皆喜受學及其後眉之學者至千餘人蓋自蘇
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
是非憂其不學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學與其子軾轍
皆以文學名天下爲學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
家稱於鄉里者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以子恩

州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
慶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
山縣修文鄉安道里先塋之側夫人史氏蓬萊縣太君
二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利州路刑獄公事有能
名曰洵霸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贈光祿寺丞
孫七人位份不欺不發不危軾轍軾殿中丞直史館轍
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位蜀者分三世高逝以篤吾仁君始不羈崇
射以畢孝于父母施及窮嫠維見之卓教其子孫終化
鄉邦學者詵詵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殖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昇厥裔

庫部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書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范
君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
縣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孫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
君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爲狀授使者告於鞏曰
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鞏曰君之行
宜有述乃爲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范氏傳序受
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豫章太守甯之
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

光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少卿諱庶幾君始以父任爲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虞部員外郎歷德化[illegible]江西主簿江都令知[illegible][illegible]彭山三縣通判滁州徙泰州又爲勾當開治畿內溝洫提點陝西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所飛爲以乞養太夫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illegible]安鹽井二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強力爲學爲人恭遜儉能自修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爲政以謹法能持廉名於世而世之能勸其內者亦少也始爲江都會歲旱張君谷爲揚州選吏數人與君皆出視民田他吏還者白歲旱君還獨白田實旱君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首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將堂爲淮南轉運使使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爲遂罷君用他吏護役而河果不可爲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聚斂治民者以立聲威爲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嚮意於卑辭貌煩饗燕餽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干天下之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爲雲安主鹽利而議鹽課以數萬爲臨江以興學教人爲先而厨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往來者或出評訕君君不爲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贊皇縣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虛己元配鄭氏父龍圖閣直學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司戶參軍鄭爽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辛叟巖叟澤叟商叟蒙叟眞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凡君之所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遵先王養士用人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君朝廷者馳騁於虛名以譁世取寵上之能修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好之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予嘗爲之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溫好退持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爲一世之棄君獨從之一世之慕君獨違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疵曷以知之眎此銘詩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土疆者分其地爲國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稱吳海州人徐溫爲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戮顥遏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

去温所與爲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温巳子知誥事昇爲將死昇追以爲其中書令臨淄王知誥子遜事昇子璟爲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遜子徐君事璟子煜爲其祕書郎賜緋魚袋　宋既受命平天下俘李氏以歸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爲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爲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爲祕書丞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季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後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與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楊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遷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子孫亦皆據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隆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淩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葬葬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豈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　天子憐士民亦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爲凡多不敢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諱元楡字仙材好學善屬文吏部賈黄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呂氏女之夫名共憐徐君之死無以葬死以屬其子倚倚貧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懟可謂又安之諧歸此丘女子之爲永昭厥聲維此銘詩

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即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年舉進士及第初爲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觀公所爲乃皆大畏服其督賦稅未嘗急貧民或有所笞罰唯豪猾吏以（而一作）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閩縣爲祠禱改臨江軍判官軍多諸豪大姓之家以財力自肆而二千石亦有所挾爲不法吏乘其然乾沒無所忌公至以義折正二千石使不能有所縱以明悍吏使不敢動搖居頃之郡中肅然諸豪大吏見公皆側目而聽至以鄙言曰公曰是不可欺也卒不得已以他計出公領新淦縣縣以治聞去改大理寺丞知廬陵縣又改殿中丞知新繁縣縣有宿姦數人公既繩以法其餘以恩信遇之嘗踰月不笞一人還知韶州改太常博士尚書屯

[illegible][illegible]外郎嶺以南素習於夷無男女之別日浸月滋爲吏者師耳目謂俗止如此凡姦事雖得有可已者皆不究公曰夫所謂因其俗者豈謂是耶居郡求姦事最急苟有可尊一切適發窮治之廣州翁源多虎公教捕之令欲媚公言虎自死者五輿之致州爲頌以獻公使歸之曰政在德不在異州有屯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欲謀爲變事覺一郡皆駭公不爲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聞其徒曰君五人者繫獄當夜劫之然後衆乃服韶居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時爲之理營廨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爲後利歸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爲之盡寶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母謝氏封永安縣君娶徐氏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行仁一作曰安道曰安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三者二或作人安石今爲大理評事知鄞縣慶曆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葬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其月某日與其昆弟奉公之喪葬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爲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一作斂氣下色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委曲順承一以恩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吾所書是也其大可知則家行最篤已先人嘗從公遊其言亦然而吾又與安石友故得知公事最詳其將葬也使者以安石之狀與安石書來請銘遂爲之銘其尤可哀者曰

公堂有母老不覺衰公庭有子仁孝而才世所可喜公兩棄之莫不皆死公有餘悲

太子司禦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家令約家於吳興故世爲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考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爲錢塘人君以宗室密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爲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祀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兼官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密州觀察使宗旦者　今天子之姪濮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爲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其事父兄能力以服賑族人能愛以均雖饒財爲大家而衣服飲食自與尤寡約至人有急歸我則推財赴之無錙銖顧惜意鄉里歲饑輒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

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辭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處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瞱曰暁曰時孫八人曰沔曰淓曰沂曰淑曰灌曰湜曰漸曰滢曾孫三人曰師揚曰師荀曰師軻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蓋君之教也銘曰

赫赫宗子保蕃于容　天子曰嘻汝惟沈出乎假汝龍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優以佩服章華好　天子命我匪我有求憒然順退娟于林丘不蘊爲梭不阻爲畦曰遠無仇曰近無疵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祥宜熾而昌惟象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同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大父諱延鈞作益仕閩王爲安遠軍使大父諱居政贈祕書丞考諱平爲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爲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蔡州之新蔡簿治平某年某月甲子卒于家年三十有一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衆叉管侍御府君之兆母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某國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孝悌純篤尤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爲文章尤長於序事其所爲文出輒驚人爲人自重不馳騁衒鬻亦不子子爲名與其兄講唐虞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礱灌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就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宗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此三人者皆世不常有藉今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以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爲也而不幸輒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於如此何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序之數年又序深甫之文復數年耳而容季葬有日其仲兄回子堅又屬予銘其墓而且將序其文嗚呼非其可哀也夫銘曰

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用剛養之用柔知
泉之進如木之升奄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示
厥聲

范景仁墓誌銘　蘇文忠公

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
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二
公蓋相得歡甚皆自以爲莫及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
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二公既約更相爲
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故君實爲景仁傳其畧曰呂獻
可之先見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軾幸得游二公
間知其平生爲詳蓋其用捨大節皆不謀而同如　仁
宗時論立皇嗣　英宗時論濮安懿王稱號　神宗時
論新法其言若出一人相先後如左右手故君實常謂
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然至於論鍾律則
反復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君實之沒軾既狀其行事以授景仁景仁誌其墓而軾
表其墓道今景仁之葬其子孫皆以爲君實既沒非子
誰當誌之且吾先君子之益友也其可以辭公姓范氏
諱鎮字景仁其先自長安徙蜀六世祖隆始葬成都之
華陽曾祖諱昌祐妣索氏祖諱璲妣張氏累世皆不仕
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妣李氏贈榮國太夫人龎氏
贈昌國太夫人開府以文藝節行爲蜀守張詠所知有
子三人長曰鎡終隴城令次曰鍇終衛尉寺丞公其季
也四歲而孤從二兄爲學薛奎守蜀道遇鎡求士可客
者鎡以公對公時年十八奎與語奇之曰大范恐不壽
其季廊廟人也還朝與公俱或問奎入蜀所得曰得一
偉人當以文學名於世時故相宋庠與弟祁名重一時
見公稱之祁與爲布衣交由是名動場屋舉進士爲禮
部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禮部第一人者必越
次抗聲自陳因擢置上第公不肯自言至第七十九人
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廷中皆異之釋褐爲新安主簿
宋綬留守西京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諸
朝爲東監直講用參知政事王舉正薦召試學士院除
館閣校勘充編修唐書官當遷校理宰相龎籍言公有
異材恬於進取特除直祕閣爲開封府推官擢起居舍
人知諫院兼管句國子監上疏論民力困弊請約　祖
宗以來官吏兵數酌取其中爲定制以今賦入之數十
七爲經費而儲其三以備水旱非常又言古者冢宰制
國用唐以宰相兼鹽鐵轉運或判戶部度支今中書主
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益

兵無窮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同制國用葬　温成皇后大常議禮前謂之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爲監護使後爲園陵使公言嘗聞法吏舞法矣未聞禮官舞禮也請詰問前後議異同狀又請罷焚瘞錦繡珠玉以紓國用從之時有赦凡内降不如律令者令中書樞密院及所屬數奏未及一月而内臣無故改官者一日至五六人公乞正大臣被　詔故違不執奏之罪右全斌以護温成葬除觀察使凡治葬事者皆遷兩官公言　章獻章懿　章惠三太后之葬推恩皆無此比乞追還全斌等告敕文彦博富弼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居第百官不得闕見公言除之以虛禮不若開之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議減任子及開歲取士皆公發之又乞令宗室屬疎者補外官　仁宗曰卿言是也顧恐天下謂朕不能睦族耳公曰　陛下甄別其賢者顯用之不沒其能乃所以睦族也雖不行至熙寧初卒如公言　仁宗性寛容言事者務訐以爲名或誣人陰私公獨引大體略細故時陳執中爲相公嘗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及執中嬖妾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公言今陰陽不和財匱民困盜賊滋熾

獄犴充斥執中當任其咎閨門之私非所以責宰相識者韙之　仁宗即位三十五年未有繼嗣嘉祐初得疾中外危恐不知所爲公獨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上疏曰　太祖捨其子而立　太宗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既薨　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願　陛下以　太祖之心行　真宗故事擇宗室賢者異其禮物而試之政事以系天下心章累上不報因闔門請罪會有星變其占爲急兵公言國本未立若變起倉卒禍不可以前料兵孰急於此者乎今　陛下得臣疏不以留中而付中書是欲使大臣奉行也臣兩至中書大臣皆設辭以拒臣是　陛下欲爲宗廟社稷計而大臣不欲也臣竊原其意特恐行之而　陛下中變耳中變之禍不過於死而國本不立萬一有如天象所告急兵之憂則其禍豈獨一死而已哉夫中變之禍死而無愧急兵之憂死且有罪願以此示大臣使自擇而審處焉聞者爲之股栗除兼侍御史知雜事公以言不從固辭不受執政謂公　上之不豫大臣嘗建此策矣今間言已入爲之甚難公復移書執政曰事當論其是非不當問其難易速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言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

日矣凡見　上面陳者三公泣　上亦泣曰朕知卿忠
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凡章十九上待罪百餘日須
髮爲白　朝廷不能奪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判
流內銓修起居注除知制誥公雖罷言職而無歲不言
儲嗣事以　仁宗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以感動
上心及爲知制誥正謝上殿面論之曰　陛下許臣今
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明年又因祫享獻賦以諷其後
韓琦卒定策立　英宗遷翰林學士充史館修撰改右
諫議大夫　英宗卽位遷給事中充　仁宗山陵禮儀
使坐誤遷宰臣官改翰林侍讀學士復爲翰林學士中
書奏請追尊濮安懿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
大國極其尊榮非執政意更下尚書省集議已而臺諫
爭言其不可乃下詔罷議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公時
判太常寺率禮官上言漢宣帝於昭帝爲孫光武於平
帝爲祖則其父容可以稱皇考然議者猶非之謂其以
小宗而合大宗之統也今　陛下旣考　仁宗又考濮
安懿王則其失非特漢宣光武之比矣凡稱帝若皇考
立寢廟論昭穆皆非是於是具列儀禮及漢儒論議魏
明帝詔爲五篇奏之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陳州陳饑
公至三日發庫廩三萬貫石以貸不及奏監司繩之急

公上書自劾詔原之是歲大熟所貸悉還陳人至今思
之　神宗卽位遷禮部侍郎召還復爲翰林學士兼侍
讀辭牧使句當三班院知通進銀臺司公言故事門下
封駁制敕省審章奏糾舉違滯著於所授敕其後刊去
故職寖廢請復之使知所守從之糾察在京刑獄王安
石爲政始變更法令改常平爲青苗法公上疏曰常平
之法始於漢之盛時視穀貴賤發斂以便農末最爲近
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亂不足法且　陛下疾
富民之多取而少取之此正百步與五十步之間耳今
有二人坐市貿易一人下其直以相傾奪則人皆知惡
之其可以朝廷而行市道之所惡乎疏三上不報遷英
閣進讀與呂惠卿爭論　上前因論舊法預買紬絹亦
青苗之比公曰預買亦敝法也若　陛下躬尚節儉府
庫有餘當并預買去之柰何更以爲比乎韓琦上疏極
論新法之害安石使送條例司疏駁之諫官李常乞罷
青苗錢安石令常分析公皆封還其詔詔五下公執如
初司馬光除樞密副使光以所言不行不敢就職詔許
辭免公再封還之　上知公不可奪以詔直付光不由
門下公奏由臣不才使　陛下廢法有司失職乞解銀
臺司許之會有詔舉諫官公以軾應　詔而御史知雜

對景溫彈奏軾罪公又舉孔文仲爲賢良文仲對策極
論新法之害安石怒罷文仲歸故官公上疏爭之不報
時年六十三即上言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致仕
疏五上最後指言安石以喜怒賞罰事曰　陛下有納
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　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
殘民之術安石大怒自草制極口詆公落翰林學士以
本官致仕聞者皆爲公懼公上表謝其畧曰雖曰乞身
而去敢忘憂國之心又曰望　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
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
壯之安石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公既退居專以讀
書賦詩自娛客至輒置酒盡歡或勸公稱疾杜門公曰
死生禍福天也吾其如天何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
遂著爲令久之歸蜀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期年而
後還軾得罪下御史臺獄索公與軾往來書疏文字甚
急公猶上書救軾不已　朝廷有大事軾言之官制行
改正議大夫　今上即位遷光祿大夫初　英宗即位
祔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復遷　僖祖
而遷　順祖公上言　太祖起宋州有天下與漢高祖
同僖祖不當復還乞下百官議不報及　上即位公又
言乞遷　僖祖正　太祖東鄉之位時年幾八十矣韓

維上言公在　仁宗朝首開建儲之議其後大臣繼有
論奏　先帝追錄其言存沒皆推恩而公獨未嘗以語人
人亦莫爲言者雖顏子不伐善介之推不言祿不能過
也悉以公十九疏上之拜端明殿學士特　詔長子清
平縣令百揆改宣德郎且起公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
詔語有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爲
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起天下益高之改提舉嵩
山崇福宮公仲兄之孫祖禹爲著作郎謁告省公于許
因復賜詔及龍茶一合存問甚厚數月復告老進銀青
光祿大夫再致仕初　仁宗命李照改定大樂下王朴
樂三律皇祐中又使胡瑗等考正公與司馬光皆與公
上疏論律尺之法又與光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自以爲
獨得於心元豐三年　神宗詔公與劉几定樂公曰定
樂當先正律　上曰然雖有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
正五音公作律尺龠合升斗豆區鬴斛欲圖上之又乞
訪求真黍以定黃鍾而劉几即用李照樂加用四清聲
而奏樂成　詔罷局賜賚有加公謝曰此劉几樂也臣
何與焉及提舉崇福宮欲造樂獻之自以爲嫌乃先請
致仕既得謝請太府銅爲之逾年乃成比李照樂下一
律有奇二聖御延和殿召執政同觀賜　詔嘉獎以樂

下太常詔三省侍從臺閣之臣皆往觀焉時公已屬疾樂奏三日而薨實元祐三年閏十二月癸卯朔享年八十一訃聞輟視朝一日贈右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文公雖以上壽貴顯考終於家無所憾者而士大夫惜其以道德事聖主歷三世皆以剛方難合故雖用而不盡及 上卽位求人如不及復進用之公而公已老無意於世矣故聞其喪哭之皆哀公清明坦夷表裏洞達遇人以誠恭儉愼默口不言人過及臨大節決大議色和而語壯常欲繼之以死雖在萬乘前無所屈篤於行義奏補先族人而後子孫鄉人有不克婚葬者輒爲主之客其家者常十餘人雖僦居陋巷席地而坐飲食必均兄鎡卒于雒城無子聞其有遺腹子在外公時未仕徒步求之兩蜀間二年乃得之曰吾兄異於人體有四乳是兒亦必然矣而果然名之曰百常以公蔭今爲承議郞公少受學於鄉先生龎直溫直溫之子昉卒於京師公娶其女爲孫婦養其妻子終身其學本於六經仁義口不道佛老申韓異端之說其文清麗簡遠學者以爲師法凡三入翰林知嘉祐二年六年八年及治平二年貢舉門生滿天下貴顯者不可勝數 詔修唐書 仁宗實錄玉牒日曆類篇凡朝廷有大述作大議論未嘗不與契丹高麗皆知誦公文賦少時嘗賦長嘯公卻胡騎及奉使契丹虜相目曰此長嘯公也其後兄子百祿亦使虜虜首問公安否有文集一百卷諫垣集十卷內制集三十卷外制集十卷正言三卷樂書三卷 國朝韻對三卷國朝事始一卷東齋記事十卷刀筆八卷積勳柱國累封蜀郡開國公食邑加至二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娶張氏追封清河郡君再娶李氏封長安郡君子男五人長曰燕孫夭名而卒次百揆守宣德郞監中嶽廟次百嘉承務郞先公一年卒次百歲大康主簿先公六年卒次百慮承務郞女一人嘗適左司諫吳安詩復歸以卒孫男十人祖直襄州司戶參軍祖朴長社主簿祖野祖平假承務郞祖封右承奉郞祖耕承務郞祖淳祖舒祖京祖恩孫女六人曾孫女三人公晚家于許許人愛而敬之其葬也里人皆出涕以元祐四年八月己未葬于汝之襄城縣汝安鄉推賢里夫人李氏祔公始以詩賦爲名進士及爲館閣侍從以文學稱然屢諫爭及論儲副事 朝廷信其忠然事頗秘世亦未盡知也其後議濮安懿王稱號守禮不回而名益重及論熙寧新法與王安石呂惠卿辨論至廢黜不用然後天下翕然師尊之無貴賤賢愚謂之景仁而不敢名有爲不義必

畏公知之公旣得謝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
公㘣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
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
受其害而吾何心哉軾以是愧公銘曰
凡物之生莫累於名人顧趨之以累爲榮神人無名欲
知者希人顧笑之以希爲悲熙寧以來孰摳茲謩嗟二
先生名所不置君實在洛公在潁昌皆欲忘民民不汝
忘君實旣反遂歸于洛縶而維之莫之脩脫爲天相君
爲君牧民道遠年徂卒徇以身公獨堅卧　三詔不起
遂解天刑竟以樂死世皆謂公貴身賤名孰知其功聖
人之淸貪夫以廉懦夫以立不尸其功無迹無得君實
之用出而時施如彼水火穿除渴饑公雖不用亦相其
行如彼山川出雲相望公維蜀人乃葬于汝子孫不忘
尚告來者

龍圖閣學士滕公墓誌銘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
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
英宗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　帝以是知之旣
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
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　帝曰
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
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
不然雖上聖不治　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右正
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
矣而公性疏達不疑在　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
文飾洞見肝鬲　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疏輒
以問公或守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
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　帝信之
故相與造事謗公　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
侍讀學士知鄆州移定與青曁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
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
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　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
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旣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
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慄或以爲且有後命
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　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
書自明　帝覺之釋然卽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　帝
升遐公讀遺詔慟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
盡矣　今上卽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
士復以爲鄆州徙眞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
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御史

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
老矣年七十有一矣卽力求淮南　上不得已乃以龍
圖閣學士知楊州未至而薨　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
日也方平歷事　三宗逮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卿遊公
雖爲晚進而器識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
先帝神武英斷知公知此而終不大用彼進小人輒幾
之公嘗上言言公論有曰樂全無功謗書滿篋卽罷何罪
毀言已罷天下聞者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
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
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

琮爲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
郎侁侁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
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物物
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爲溫州永
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
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
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敏捷過人范希文
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爲文希文爲蘇州而安定
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
爲首嘗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爲第三人而

以辭賦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
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名臣也後當
爲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
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
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
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遷知　神宗爲諫官知無不言
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爲跋扈　上以問公
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臣爲欺天罔人矣爲
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
京師翕然稱之徙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

趙明與西人戰亡官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逵修堡柵
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
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願敕大臣
凡戰守除拜皆議同而後下　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
不當以其子判鼓院　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
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
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　上悟爲罷之
种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
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
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爲內憂京師郡國地震

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　上
面諭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
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歲契丹遣蕭
林牙楊興公來聘　朝廷擇之公見與公開懷與語問
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與公驩且言不復論去歲事
將去與公爲泣別林牙謂與公曰君與滕公善豈將
留此乎　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
執政逾月不數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
有死所報　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
短　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
首曰　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
出水壞城池廬舍命公爲安撫使官吏皆露寢居民恐
懼棄家而去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
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
田稅察慢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
臣將除公并州　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頡者爲鄰
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辯頡憤悶至病傴杖而訴於公
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頡頡奮身仰謝失傴所
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
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

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爲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
以此遺　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
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　上
奇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爲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
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　陛下而已不能事黨
人願　陛下少回舊日之眷無使臣爲黨人所快則天
下皆知事君爲得而事黨人爲無益矣　上爲改容公
以老爲請[illegible]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
時有所縱捨盜爲屏息移定州許入覲力言新法之害
且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爲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
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巳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
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
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
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
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
奏　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寬嚴有體邊人
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
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
破朋黨五曰贊治道上之其畧曰　陛下聖神文武自
足以斡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必點綴自然清明識

者雖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
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
青州也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
補公至青復尸之三溢額數千其後　朝廷屢發諸路
兵或喪先不還惟青州兵至今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
靜治聞欲遷職詩不嘗求遷謫意侍郎韓丕旅殯于安
主二十年矣寧上一鄉撫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皆
葬之著作佐郎矣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
田贍之教使謝潛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家
疏姦狀　上為罷黜潛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
贍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
揚徙鄆歲方饑乞淮南米二十萬石為備鄆有劇賊數
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郡學
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無食而
以良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
田詩以美之時淮南京東皆大饑公獨有所乞米為備
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
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廨屋以待之民曰諾為
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井竈器用
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
如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棊
布肅然如營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
人云從貢定乞以便宜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
死法外者秋大熟飢之民方賴以生而有司爭糴穀
貴公奏邊人有餘請罷糴二年從之徙知太原府河東
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
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
失備與無寇而生事者皆斬會司馬公邊安撫以下
皆勒以軍法西人獵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
則擊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
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郡稱有警請
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敵
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
之公指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
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鹽與和糴也公稍更其
法明著稅額而通鹽商配率糴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
古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
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歲
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掊詆以事有至死者今

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
嘗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
公曰取城易棄城難肯棄難尾西人襲我不備費金帛
不貲且爲夷狄笑乃命部將柴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
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尾之矢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
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爲法從
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爲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
十里爲失百里矣兵家以進退尺寸爲强弱今一舉而
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諜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
勁兵於義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
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
無及公者公爲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
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
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
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
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
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
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
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
君子三人祜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

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祕書省正字王柄早卒次
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柄季適方平之
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
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

銘曰

天之降材於天一人人之豪傑千載一君生之既難得
之豈易而後幾人曾不少貸若在帝堯畏巧言讒說
殄行雖堯亦然偉哉[illegible]公廊廟之具　帝欲用公將起
輒仆頓　帝之明雖仆復興小試于邊戎狄是膺日月
逝矣嵗不我與老成云亡吾誰與處若古有訓無競維
人公之治邊折衝精神猛虎在山藜藿茂遂及其既亡
樵牧所易公官三品以壽考終我銘之悲夫豈爲公

歐陽伯和墓誌　　張文潛

君歐陽氏諱發字伯和廬陵人太子少師文忠公諱修
之長子也爲人純實不欺內外如一淡薄無嗜好而篤
志好禮刻苦於學安定胡瑗掌太學號太儒以法度檢
束士其徒少能安之是時文忠公已貴君年十有五師
事瑗恂恂惟謹又盡能傳授古樂鍾律之說既長益學
問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以來至今
君臣世系制度文物旁至天文地理無所不學其學不

務為抄掠應日前以刮劃根本凡始終論次使族分剖
列考之必得得之必可用也嗚呼其志亦大矣然其與
人不苟合論事是是非非遇權貴不少屈下要必申其
意用是亦不敢肯輕試其所有而人亦罕能知君者而
程之死也今眉山蘇君子瞻哭之以謂君得文忠之學
奮作嗜學改先之從也初以文忠公恩補將作監主簿
三遷為大理寺丞賜進士出身句當諸場遷光祿寺丞
賜五品服句當京西排岸司又遷殿中丞官制改為奉
議郎監糶米中第七界俄權少府監丞遷承議郎某年
某月某日卒享年四十有六積勳至輕車都尉君為殿
中丞時曹太后崩詔定皇曾孫服制禮官陳公襄疑未
決方赴臨召君問其制君從容為言事在杜佑通典其
詳襄即奏用之是時方下司天監討論古占書是非同
異折中為天文書久未就而襄方總監事即薦君刊修
君為推考是非取舍比次書成詔藏太史局襄因奏言
舊渾儀壞不可用而後所造新儀攷之又不合願付君
詳定詔從之　本朝自至道中用韓顯符渾其後司天
官周琮于淵加黃道熙寧中舊器壞詔沈公括更造括
以其意增損之器成數年未能定與浮漏景表不應君
較三家攷古註又自因事立制先為定儀奏之　神宗

召君問曰浮漏以玉筒下水者當堅久也君對曰玉不
如銅沈括嘗用玉今下水比初加速矣　上以為然遂
以君法鑄新儀漏表集其說號法要其後有附括議者
訟于朝詔再定卒行君說訟者亦服焉君治官無大小
不苟簡所創立後人不能更其著書有古今系譜圖
閣朝二府年表年號錄其未成者尚數十篇夫人吳氏
故丞相正憲公充之女封晉安縣君男一人曰憲滑州
韋城縣主簿女七人其四人皆早卒一嫁權武安軍節
度判官蘇京次嫁承務郎王景文亦卒次尚幼孫一人
延世曾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曾祖妣李氏封吳國太夫人祖諱某贈金紫光祿大
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鄭國公祖妣鄭氏封韓
國太夫人初文忠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累
贈太師追封兗國公妣薛氏累封安康郡太夫人元祐
四年十一月甲子葬君鄭州新鄭縣旌賢鄉劉村文忠
公之兆而憲來求銘銘曰
嗚呼伯和父學不欺其志而不以為利非不售之畏而
不知之慨豈與世為懟其將有所恥云誰之似唯文忠
之子

公諱瑶字某某淄川人曾祖重進祖文俊皆不仕父餘政贈大理寺丞君登景祐元年進士第爲萊蕪單父縣尉臨沂縣令知下邳縣簽書平定軍判官事以尚書屯田員外郎知襄邑縣卒年五十至和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也階至承事郎勲爲騎都尉君少博學爲文詞豪健貌魁傑嚴整不可犯而平居樂易長者也單父多盜君以策鉤獲梟敘且盡盜怨毒入骨罷官還鄉次大澤中一夕有叟叩來語曰林中有惡少年十數持利兵而伏期今日必殺單父尉是君非耶君從者懼欲亡去公執弓矢徐出有大木去百步許望之中有空焉公謂其人曰我爲若射彼空者再發皆中之林中惡少年大懼爭先遁其治下邳決訟多辨諭勸說之不盡臨以法民始鬪怒中忽喜悟相與請平者常十七八老猾吏旁睨視不得剌手父老戒子弟曰若忍犯此令乎富韓公守青州聞其治狀數委公決難事始君爲包孝肅公知韓忠獻心器公見必訪以世務而公無所苟合貴人終不肯出氣力引挈之其胷中不少槩見而死矣先妻劉夫人繼室王夫人封壽昌縣君三男子皆已卒一孫求之舉進士女二人曾孫一人尚幼公之從子太學博士倚以元祐八年十月日將葬公淄川萬年之原以二夫人祔而博士又以公之爵里行事告于著作郎張耒曰子史官也凡世有善而無傳則子有罪耒不敢辭乃爲詩使刻石墓中曰

天下平治士無功名才否一區之死無聲或宏其聲而中乃枵敘實靡訂孰聆孰昭有淄商侯其蓄不施時棄其苴則已光輝彼不人逢位下固宜奇不使年造物則奚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文章正宗卷第九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

叙事 武臣事迹

武恭王公神道碑銘并序　歐陽文忠公

惟王氏之先爲常山真定人後世葬河南密分入于管城遂爲鄭州管城人其封國仍世于魯惟魯武康公專　太宗皇帝秉節治戎出征入衛涉受遺詔輔真宗有勞有勤報鉅追崇以有茲魯國是生魯武恭公公少以父任爲西頭供奉官至道二年遣五將討李繼遷公從武康公出鐵門爲先鋒殺獲甚衆軍至烏白池諸將失期不得進公告其父曰歸師過險爭必亂乃以兵前守隘號其軍曰亂行者斬由是士卒無敢先後雖武康公亦爲之按轡追兵望其軍整不敢近武康公歎曰王氏有子矣後以御前忠佐爲軍頭巡檢邢洺男子張洪霸聚盜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氈車載勇士爲婦人服盛飾誘之邯鄲道中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由是知名公以將家子宿衛　真宗爲内殿直殿前左班都虞候捧日左廂都指揮使累遷英州團練使今天子即位改博州團練使知廣信軍徙知冀州遷康州防禦使歷龍神衛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侍衛親軍步軍馬軍殿前都虞候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是時　章獻太后猶臨朝有詔衛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挾詔書以干吾軍亟請罷之　太后固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　太后上遷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爲故事無爲　太后變坐甲又不奉詔於是　天子知以一作公可任大事明道二年拜檢校太保簽署樞密院事遂爲副使明年以奉國軍留後同知院事又明年領安德軍節度使又明年加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公爲將善撫士而識與不識皆喜爲之稱譽其狀貌雄偉動人雖里兒巷婦外至夷狄皆知其名氏御史中丞孔道輔等因事以爲言乃罷公樞密拜武寧軍節度使言者不已即以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士皆爲之懼公舉止言色如平時惟不接賓客而已久之徙知一作公曹州而孔道輔卒客有謂公曰此害公者也公憮然曰孔公以職言事豈害我者可惜朝廷亡一直臣於是言者終身以爲愧而士大夫服公爲有量慶曆二年起公爲保靜軍留後知青州未行而契丹聚兵幽涿遣使者有所求自河以北皆警乃拜公保靜軍節度使知澶州契丹使者過澶州見公喜曰聞公名久矣乃得見於此邪公爲言已衰老中國多賢士大夫因指坐客歷陳其世家使者竦聽是歲徙真定府定州等路都部署改宣

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徙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公
治其軍無撓其私亦不貸其過居頃之士皆可用契丹
使人覘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覘
者得吾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明日大閱于郊公
執桴鼓誓師號令簡明進退坐作肅然無聲乃下令曰
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所鄉契丹聞之疑恐會復議和
兵解徙知陳州道過京師　天子遣中貴人問公欲見
否公謝曰備邊無功幸得蒙恩徙內地不敢見明年徙
河陽不行以宣徽使奉朝請已而出判相州六年拜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明年徙鄭州封祁國公又明
年乞骸骨不許以為會靈觀使已而復判鄭州徙澶州
除集慶軍節度使徙封冀國公皇祐三年遂以太子太
師致仕大朝會許綴中書門下班居一歲　天子思之
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鄭州六
年以本官為樞密使徙封魯國公既而　上以富公弼
為宰相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　天子以
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　上喜賜公御
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侍　上射辭曰幸得備
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　上
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後位　上

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讙呼賜以襲衣金帶自
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出（出字一無）久無功士大夫
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
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
之備豈多言哉其在樞密亦嘗白論臨邊不許凡大謀
議必以咨之其在外則遣中貴人詔問其語多見施用
公自致仕後起掌樞密凡三歲以老求去[illegible]至六七
上為之不得已以為[illegible]使徙忠武軍節度使又以
為同羣牧制置使[illegible]則給扶者以子若孫一人是
歲公年七十有八矣明年二月辛未以疾薨於家詔輟
視朝二日發哀于（於）[illegible]苑中贈太尉中書令其遺言曰
臣有俸祿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使者護
喪無所賻贈　天子惻然哀其忠以黃金百兩白金三
千兩賜其家固辭不許其年五月甲申葬于管城明年
有詔史臣刻其墓碑臣[illegible]以開國家西定河湟北通契
丹罷兵不用幾四十年一日元昊叛契丹亦犯約二邊
騷動而老臣宿將無在者公於是時巋然為中國鉅人
名將雖未嘗躬矢石攻堅擊敵而恩信已足撫士卒名
聲已足動四夷遂登朝廷典掌機密以老還仕復起于
家保有富貴享終壽考雖古之將帥及于見者其幾何

人至於出入勤勞之節與其進退綢繆君臣之恩意所
以褒勸後世如古詩書所載皆應法可書（一作紀）謹按家
武恭公諱德用字元輔曾祖諱方追封蔡國公祖諱玄
追封邢（一作邢）國公皆贈中書令父諱超建雄軍節度使
贈尚書令（一有中書令三字）追封魯國公□□康公娶宋氏
武勝軍節度使延渥之女初封□□夫人追封榮國
夫人五男四女男曰咸熙東頭供奉官蚤卒次曰咸融
西京左藏庫使興州團練使次曰咸庶（一作）內殿崇班
早卒次曰咸英供備庫副使次曰咸康內殿承制銘曰
魯始錫封以褒武康爰暨武恭乃克有邦桓桓武恭其
容甚飭偉其名聲以動夷狄公治軍旅不寬不煩恩均
令齊千萬一人公在朝廷出守入衛乃登大臣與國謀
議公曰老矣乞臣之身　帝曰休哉汝予舊臣亟其強
起秉我樞鈞禮不篇力老予敢侮公來在庭拜毋蹈舞
若子與孫助其興俯凡百有位誰其敢侮惟時黃耇
天子之優富貴之隆亦有能保孰享其終如公壽考公
有世德載勳旂常刻銘有詔俾嗣其芳

正惠馬公神道碑　王文公

推忠保順同德翊戴功臣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特進
檢校太尉使持節相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扶風
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食實封二千二百戶謚曰
正惠馬公以天禧三年十月戊戌葬開封祥符縣某鄉
某里至嘉祐七年公孫慶宗始來請銘以作公碑序曰
馬氏故扶風人至公而祖而徙處雲中贈太師諱某者
於公爲曾祖贈太師中書令諱某者於公爲祖龍捷左
廂都指揮使江州防禦使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秦公
諱某者於公爲父秦公從　太祖定天下力戰有功當
是時雲中已爲契丹所得故馬氏又徙處浚儀今開封
府祥符也公諱某字子元秦公之終也年七歲　太祖
召見禁中有司言例當補殿直詔特授西頭供奉官而
賜以名開寶五年年十八監彭州兵馬以嚴飭見憚如
老將太平興國三年領兵戍秦州清水姦人李飛雄乘
驛稱詔捕公及秦隴巡檢劉文裕等將繫之秦州因盜
庫兵以反公辨其詐與文裕執飛雄治殺之五年監潭
州兵馬改東頭供奉官雍熙二年又監博州兵馬劉廷
讓敗於君子驛而契丹歸矣公方料丁壯集芻糧繕城
治械如寇至吏民初不悅其生事也已而契丹果至度
不可攻乃去四年改西京作坊副使將屯于冀州端拱
元年移知定遠軍時議發河南十三州之民轉饟河北
公告轉運使樊知古此軍聚兵少而積粟多發其腐尚

可得十七知古用此得粟五十萬斛以罷河南之役事聞朝廷　太宗嘉之二年深州新踈於契丹城郭廬舍多壞而流民衆乃移公知深州公至數月則壞者完流者復舉州忘其寇戎之故而以公爲能撫我會保州不治移往代之淳化二年又移知慶州羌萬人以怨程德元來寇公諭其渠帥諭以威信即皆引去四年遷西京作坊使知梓州五年李順爲亂於蜀之西川以公往討又以爲先鋒平劍州召還至三泉而復以公與王繼恩討賊繼恩怒公抗直使守彭州盡收其軍而與之羸卒三百賊率其衆至號十萬公力戰一日亡其卒太半乃夜獨出招救兵復入賊終不能得城而以敗去除成都府兵馬鈐轄遷洛苑使五年除蜀漢九州都巡檢使已而又兼成都府兵馬鈐轄　真宗即位改内苑使蜀卒劉旰聚黨數千人爲亂所攻數州至輒取之公以卒二百追至蜀州與戰旰走邛州而招安使上官正召公歸成都計事公爲正畫曰賊破邛州必乘勝劫掠度江蒲我說息而戰我軍雖倍未易敵也不如迎其弊急擊破之必矣遂行次方井與正合殺旰等無噍類　真宗賜書獎諭賞以錦袍金帶咸平元年加登州刺史知秦州諸羌質子有二十年不釋者公悉歸之諸羌德公訖公

去無一人犯塞小泉銀坑久不登掌吏盡產以償歲課而責之不已公奏得釋而歸其產四年就除西上閤門使知成都府兼本州兵馬鈐轄有告龍騎士謀爲變者所引以千數公捕殺其首七人而置其餘無所問自乾德後歲漕蜀物以富人爲送吏多坐漂失籍其家公奏擇三班使臣及三司軍大將代之而課其漕事爲賞罰至今便之六年移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總管兼知延州蜀人於公未嘗環以泣公至延州羌方以兵覘邊會上元開門張燈縱以無寇而羌卒不能爲寇又移知鎮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景德元年契丹入邊民入保城公與之約盜一錢者死有盜錢二百者公即殺之於是自澶以北城郭皆責閉部使過公輒留之而募人間行送詔皆得其報以聞又以便宜使所至受諸漕輓給邊之物故契丹欲虜掠無所得車駕次澶州大將王超提卒數十萬逗留不赴公屢趣之不爲動移書譏讓乃始出師猶辭以中渡無橋至則公先已度材一夕而橋就上閱手詔褒之且知公果可以屬大事也二年移知定州又除東上閤門使樞密院都承旨三年遂以檢校太保簽書樞密院事祥符元年東封泰山以爲行宮都總管自此行幸必以公爲都總管而皆許之專殺公部分

明約束審出入肅然而未嘗輒戮一人於是邊將言契丹近塞大臣議皆請發兵以備公獨請使邊將移書問狀從之契丹解去遷檢校太傅四年加宣徽北院使五年除樞密副使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爲大臣方言符瑞而公每不然之獨常從容極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去兵之危及他邪議甚衆 眞宗多以公言爲是七年除潁州防禦使知潞州州之稅賦常移以輸邊公爲論其害自是所輸不過鄰州而已天禧元年移知大名府兼駐泊兵馬都總管使中貴人勞問賜白金二千兩居頃之遂以爲宣徽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檢校太尉有足疾時詔內朝別爲一班免其蹈舞二年疾病賜告求去位 眞宗不許而數使中貴人勞問又幸其第賜白金三千兩已而度公實病不可強以事乃罷以爲彰德軍節度觀察留後而公固求外鎭終不許居久之稍間入謁 眞宗輒使閤門祗候二人伺公至即扶以入因掖其拜起數屏左右問事常聽用三年又求外鎭乃以公知貝州兼本州兵馬都總管將行矣召見又將付以政公固辭謝久之乃已而更以公爲本鎭至五月公疾作詔使公子洵美將太醫往視而魏潞二鎭之人亦皆奔走來問爲公祈禱已而公疾革 眞宗又使公弟之

子成美馳傳召公歸京師而公以八月壬寅不起矣享年六十五 眞宗爲之震悼罷朝詔贈侍中錄其子孫賻贈皆加等公前夫人丁氏某郡君後夫人沈氏某郡夫人子男二人洵美終西京作坊使英州刺史之美終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孫十六人其十四人皆已卒而慶宗今爲右班殿直慶崇今爲文思使知恩州公少抗慨以武力智謀自喜又能好善賓友儒者所與善必一時豪傑有集二十卷其文長於議論自始仕以至登用遇事寥寥未嘗有所顧憚王冀公丁晉公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 眞宗初或甚怍然終以此知公而天下至今稱其正直銘曰

在浚西南誰封誰樹有 宋正惠馬公之墓公當 太宗 眞宗之時暨暨謇謇謀行計施以氣擊強以少捕衆以賤抗貴維公之勇雖貴雖衆雖強必克維公之敏亦維公直 帝曰直哉汝予良弼見國而已不知家室內朝十年典掌機密暨于一心綱紀庶物元功宗英汝敢匹公曰孤臣敢瀆于榮讒說不用是維 帝明上或困窮莫知其有既榮以位正或見醜公於可願兩得其尤不訖大耄天爲不畀德歉於年孰云耆老有賚後世公爲壽考刻趺篆首作此銘詩陳之隧道未矣其論

連處士墓表

歐陽文忠公

連處士應山人也以一布衣終于家而應山之人至今思之其長老教其子弟所以孝友恭謹禮讓而温仁必以處士為法曰為人如連公足矣其矜寡孤獨凶荒饑饉之人皆曰自連公亡使吾無所告依而生以為恨嗚呼處士居應山非有政令恩威以親其人而能使人如此其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處士諱舜賓字輔之其先閩人自其祖光裕嘗為應山令後為磁郢二州推官卒而反葬應山遂家焉處士少舉毛詩一不中而其父正以疾廢于家處士供養左右十餘年因不復仕進父卒家故多貲悉散以賙鄉里而教其二子以學曰此吾貲也歲饑出穀萬斛以糶而市穀之價卒不能增及旁近縣之民皆賴之盜有竊其牛者官為捕之甚急盜窮以牛自歸處士為之媿謝曰煩爾送牛厚遺以遣之嘗以事之信陽遇盜於西關左右告以處士盜曰此長者不可犯也捨之而去處士有弟居雲夢往省之得疾而卒以其柩歸應山應山之人去縣數十里迎哭爭負其柩以還過縣市市人皆哭為之罷市三日曰當為連公（一作當為處士）行喪處士生四子曰庶庠庸膺其二子教以學者後皆舉進士及第今庶為壽春令庠為宜城令處士以天聖八年十二月某日卒慶曆二年某月日葬于安陸蔽山之陽自卒至今二十年應山之長老識處士者與其縣人嘗賴以為生者往往尚皆在其子弟後生聞處士之風者尚未遠使更三四世至于孫曾其所傳聞有時而失則懼應山之人不復能知處士之詳也乃表其墓以告于後人云一作

王逢原墓誌銘

王文公

嗚呼道之不明邪豈特教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嗚呼道之不行邪豈特化之不至也士亦有罪焉蓋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古之所謂士也士誠有常心以操聖人之說而力行之則道雖不明乎天下必明於己道雖不行於天下必行於妻子內有以明於己外有以行於妻子則其言行必不孤立於天下矣此孔子孟子伯夷柳下惠楊雄之徒所以有功於世也嗚呼以予之昏弱不肖固亦士之有罪者而得友焉余友字逢原諱令姓王氏廣陵人也始予愛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愛其節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將沿而不窮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將追而不至也於是慨然歎以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於天下者將在於此

余將友之而不得也嗚呼今棄予而死矣悲夫逆原左
武衛大將軍諱秦謹之曾孫大理評事諱珙之孫而鄭
州管城縣主簿諱世倫之子五歲而孤二十八而卒卒
之九十三日嘉祐四年九月丙申葬于常州武進縣南
鄉薛村之原夫人吳氏亦有賢行於是方娠也未知其
子之男女銘曰
壽祿不多夭實獨爾爵以天不相孰厚爾德爾也培之爵
也誰之樂以不羅不怨以疑嗚呼天民將在于茲

孔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旼字寧極睦州桐廬縣尉諱詢之曾孫贈國子
博士諱延滔之孫尚書都官員外郎諱昭亮之子自都
官而上至孔子四十五世先生嘗欲舉進士已而悔曰
吾豈有不得已於此邪遂居于汝州之龍興山而上葬
其親於汝汝人爭訟之不可平者不聽有司而聽先生
之一言不羞犯有司之刑而以不得於先生為耻慶曆
七年詔求天下行義之士而守臣以先生應詔於是朝
廷賜之米帛又敕州縣除其雜賦嘉祐三年近臣多言
先生有道德可用而執政度以為不肯屈除守秘書省
校書郎致仕四年近臣又多以為言乃召以為國子監
直講先生辭乃除守光祿寺丞致仕五年大臣有請先
生為其縣者於是天子以知汝州龍興縣事先生又
辭未聽而六月某日先生終於家年六十七大臣有為
之請命者乃特贈太常丞至七年月日弟曄葬先生於
堯山都官之兆而以夫人李氏祔李氏故大理評事昌
符之女生一女嫁為士人妻而先物故先生事父母至
孝居喪如禮遇人恂恂雖僕奴不忍以辭氣加焉衣食
與田桑有餘輒以賙其鄉里貸而後不能償者未嘗問
也未嘗疑人人亦以故不忍欺之而世之傳先生者多
異學士大夫有知而能言者蓋先生孝弟忠信無求于
世足以使其鄉人畏服之如此而先生未嘗為異也先
生博學尤喜易未嘗著書獨大衍一篇傳於世考其行
治非有得於內其孰能致此耶當漢之東徙高守節之
士而亦以故成俗故當世處士之聞獨多於後世乃至
於今知名為賢而處者蓋亦無有幾人豈世之所不尚
遂湮沒而無聞抑士之趨操亦有待於世邪若先生固
不為有待於世而卓然自見於時豈非所謂豪傑之士
者哉其可銘也已銘曰
有人而不出以身易物有往而不反以私其佚嗚呼先
生好潔而無尤匪佚之為私維志之求

吳處士墓誌銘

君吳氏諱某字某其先建安大姓曾大父諱某建州長
史大父諱某館驛巡官檢校尚書吏部員外郎皆江南
李氏之所置也方李氏時吏部府君之父子同時仕江
南者以十數至君之考諱某始以汀州軍事推官歸選
於朝士鄉之新鄭籍君少孤事母夫人至孝與其弟軻
相愛春秋祭先人雖老矣既牲省器皆不以屬子孫俯
僂齊慄如見其亡之者已祭未嘗不悲哀也讀書取大
指遇而已或勸之祿利曰吾貧久矣人以我為憂而我
以是為樂不能改也有子三人甫申冉皆不使事生產
曰士而貧多於工商而富也三人者皆以進士貢於鄉
而申為太平州軍事推官君年七十八某年某月某日
卒於太平之官舍甫等護其柩歸葬於江州某縣某鄉
某原某年某月日也夫人前君卒別葬寶南陽葉氏始
君所居毀於水乃奉母夫人來客江州愛其山川而遂
家之故其葬也以歸焉申之友南陽張頡論次君之事
如此而申以告曰先人不幸力為善而不復顯於天下
今其葬宜得銘使後世有見焉嗟乎予不及識君矣然
予之故人多能言君之教諸子盡其道故卒皆有立而
申之文行尤以知名於世方今士大夫之列於朝者天
子於其父母皆有以寵嘉之其官封之卑鉅視其子所
以勸天下之為父母而慰其子之心以君之善教而子
之材宜及其身有高爵盛位之報將其生也既不及其
沒也孰知其不卒享也哉是故不宜無銘也銘曰
士或為仁稱上一鄉至其後興厥聞延光或崇以勸而
傳之圯繼是不朽實君有子

建安章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姓章氏少則卓越自放不羈不肯求選舉然
有高節大度過人之材其族人郇公為宰相欲奏而官
之非其好不就也自江淮之上嶺南之間以至京師無
不游將相大人豪傑之士以至閭巷庸人小子皆與之
交際未嘗有所忤莫不得其歡心卒然以是非利害加
之而莫能見其喜慍視其心若不知富貴貧賤之可以
擇而取也頹然而已矣昔列御寇莊周當文武末世哀
天下之士沈於得喪陷於毀譽離性命之情而自託於
人偽以爭須臾之欲故其所稱述多所謂天之君子若
君者似之矣君讀書通大指尤善相人然諱其術不多
為人道之知音樂書畫弈棋皆以知名於一時皇祐中
近臣言君文章善篆有旨召試君辭焉於是太學篆石
經又言君善篆與李斯陽冰相上下又召君君即往經
成除試將作監主簿不就也嘉祐七年十一月甲子以

疾卒于京師年五十七娶辛氏生二男存孫為進士五女子其長嫁常州晉陵縣主簿傅其琦早卒琦又娶其中女次適蘇州吳縣黃元二人未嫁君家建安者五世其先則豫章人也君曾祖考諱某佐江南李氏為建州軍事推官祖考諱某皇著作佐郎贈工部尚書考諱某京兆府節度判官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潤州丹陽縣金山之東原銘曰

弗績弗雕弗跂以為高倚以狎於野仰以游於朝中則有實視銘其昭

胡君墓誌銘

王安石之治鄞二月其故人胡舜元凶服立於門揖入問弔故則喪其父五月留而館意獨怪其來之早也居數月語吾弟曰吾釋父之殯跋山浮江從子之兄于海旁願有謁也久矣不敢以言吾親之生我學於四方不得所欲以養今已不幸卒也得子之兄誌而銘之藏之墓中可以顯於今世以傳於後雖吾小人與榮焉無悔焉不知子之兄可不可吾弟以告予歎曰當如是可以為孝君子固成人之孝而吾與之又舊其何顧而辭耶取吾所素知者為之誌而銘之誌曰君諱某池之銅陵人生於丁丑興國之年也卒於丁亥是為慶曆七年子七人某以十月葬君於谷垂山胡氏世大家閭門數百人君有子舜元獨招里先生教之為士其卒也族分而貲衰舜元為善士銘曰

壽七十一不為不多吾與之銘千世不磨

處士征君墓表

淮之南有善士三人皆居於真州之揚子杜君者寓於醫無貧富貴賤召之輒往與之錢非義輒辭而不受時時窮空幾不能以自存而未嘗有不足之色蓋善言性命之理而其心曠然無累於物而予嘗與之語久之而不厭也徐君忠信篤實遇人至謹雖疾病召醫不正衣巾不見寓於醫日得百數十錢則止不更醫也能為詩亦好屬文有集若干卷兩人者以醫藥故多為賢士大夫所知而征君獨不聞於世征君者諱某字某事其母夫人至孝於鄉里恂恂恭謹樂振人之窮急而未嘗與人校曲直好蓄書能為詩有子五人而教其三人為進士某今為某官某今為某官某亦再貢於鄉征君與兩人者相為友至驩而莫逆也兩人者皆先征君以死而征君以某年某月某甲子終於家年七十七噫古者一鄉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鄉一國之善士必有以貴於一國此道亡也久矣余獨私愛夫三人者而樂為好事

者道之而征君之子又以請於是書以遺之使之鐫諸
墓上杜君諱嬰字大和徐君諱仲堅字某

臨川王君墓誌銘

孔子論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之孝則有等矣至其
以事親為始而能竭其力者則自聖人至於士其可以無
憾焉一也余叔父諱師錫字某少孤則致孝於其母憂
悲愉樂不主於己以其母而已學於他州凡被服飲食
玩好之物苟可以獻于母而力能有之者皆聚以歸雖
甚勞窘終不廢豐其母以及其昆弟姑姊妹不敢愛其
力之所能得約其身以及其妻子不敢慊其意之所欲
為其外行則自鄉黨鄰里及其嘗所與遊之人莫不得
其歡心其不幸而蚤死也則莫不為之悲傷歎息夫其
所以事親能如此雖有不至其亦可以無憾矣自庠序
聘舉之法壞而國論不及乎閨門之隱士之務本者常
詘於浮華淺薄之材故余叔父之卒年三十七數以進
士試於有司而猶不得祿賜以寬一日之養焉而世之
論士也以苟難為賢而余叔父之孝又未有以過古之
中制也以故世之稱其行者亦少焉蓋以叔父之為則
由外至者吾無意於其間可也自君子之在勢者觀之
使為善者不得職而無以成名則中材何以勉焉悲夫
叔父娶朱氏子男一人某女子一人皆尚幼其葬也以
至和四年祔于真州某縣某鄉銅山之原皇考諫議公
之兆為銘銘曰
天孰為之窮孰為之為吾能為已矣無悲

張久中墓誌銘　曾子固

君姓張氏名持字久中初名伯虎慶曆三年來自曲江
入太學當是之時天子方招學官廣獻士二人學者以
數百千人滿太學舍學徵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
也後一年遇予之所家臨川始識之君為人沉深有大
志意氣節直立交遊所與之遊者窮其是非得失不阿
意而苟止非其遊遇之溫溫惟謹不病其所不為故與
之遊者皆畏君之嚴而喜其盡非其與者亦樂君之和
而畏其莊也嘗出其文章而因與予言其是非可否之
際於其義予不能損益也其年十一月死於興國軍太
冶縣又十一年十一月君之友南陽陳偉始歸君之喪
於曲江葬之從其父墓朋友道廢久矣予嘗書（一作懷）
與君之交其於死窮齟齬之中生死之際而不易其好
其中心豈有利然也故予為之銘其辭曰
嗚呼久中不如其志孔孟以然何獨於子生而不大天
實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南陽縣君謝氏墓誌銘　　歐陽文忠公

慶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聖俞來自吳興出其哭內之詩而悲曰吾妻謝氏亡矣丐我以銘而葬焉予之（一本無之字）未暇作居一歲中書七八至未嘗不以謝氏銘爲言且曰吾妻故太子賓客諱濤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爲時聞人而世顯榮謝氏生於盛族年二十以歸吾凡十七（八一作）年而卒卒之夕斂以嫁時之衣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之一作處之怡然）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一作）豐侈而必精以旨其不無故新而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庳陋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怡一作怡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一有不惟佶於聖人以自守九字）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遊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搉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孰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歎曰君所交皆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邪惟以道德（得一作）爲故合者尤寡（一無此十字）今與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歎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爲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吾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類一作此）嗚呼其生也迫吾之貧而沒也又無以厚焉謂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爲可貴歿而得此庶幾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請銘於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銘夫人享年（一作年）三十七用夫恩封南陽縣君二男一女以其年七月七日卒于高郵梅氏世葬宛陵以貧不能歸也某年（一作某）月某日葬于潤州之某縣某原銘曰

高崖（崖一作）斷谷兮京口之原山蒼水深兮土厚而堅居之可樂兮卜者曰然骨肉雖（歸一作）土兮魂氣則（升一作）天何必故鄉兮然後爲安

永安縣太君蔣氏墓誌銘　　王文公

毗陵錢公諫公著公輔公儀公佐以皇祐六年三月戊子葬其母永安縣太君蔣氏方是時太君年七十矣公謹爲鄭州新鄭尉公輔爲太常丞集賢校理五子者卜明年之三月壬午祔于皇考府君屯田員外郎贈兵部員外郎諱冶之墓而其皆使圖所以昭後世者敘曰蔣氏常之宜興人世以財雄其鄉而其族人有以進士至大官者太君年二十一歸于錢氏與兵部君致其孝兵

部君没太君進諸子於學惡衣惡食御之不慍均親嫡
庶有鳲鳩之德終不以貧故使諸子者趨於利以適已
既其子官於朝豊顯矣里巷之士以爲太君榮而家人
卒亦不見其喜焉自其嫁至於老中饋之事親之惟謹
自其老至於没紉縫之勞猶不廢子婦嘗諫止之曰吾
爲婦此固其職也子婦化服循其法嗚呼不流於時俗
而與盡其行已之道雖道然婦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
心今學士大夫之所難而以女子能之是尤難也女六
人皆在歸孫七人皆幼云銘曰
詩於關雎士莫不知孰能其家內外無違脂豈在多善
成於好於惟夫人孰輔而告婦功之修毋道之行宜休
而勸不耄以明紹良配淑式穀爾後昌哉其與以克有

[illegible]

僊居縣太君魏氏墓誌銘

臨川王某曰俗之壞久矣自學士大夫多不能終其節
況女子乎當是時僊居縣太君魏氏抱數歲之孤專屋
而閒居躬爲桑麻以取衣食窮苦困阨久矣而無變志
卒就其子以能有家受封于朝而爲里賢母嗚呼其可
銘也於其葬爲序而銘焉序曰魏氏其先江寧人太君
之曾祖諱某光祿寺卿祖諱某池州刺史考諱某太子
諭德皆江南李氏時也李氏國除而諭德易名居中退
居于常州以太君爲賢而選所嫁得江陰沈君諱某曰
此可以與吾女矣於是時太君年十九歸沈氏歸十年
生兩子而沈君以進士甲科爲廣德軍判官以卒太君
親以詩論語孝經教兩子兩子就外學時數歲耳則已
能誦此三經矣其後子迥爲進士子遘爲殿中丞知連
州軍州而太君年六十有四以終于州之正寢時皇祐
二年六月庚辰也嘉祐二年十二月庚申兩子葬太君
江陰申港之西懷仁里於是遘爲太常博士通判建州
軍州事而沈君贈官至太常博士銘曰
山朝千躋其下惟谷纘我博士夫人之淑其淑維何博
上其家二子翼翼孳附其卑詵詵諸孫其實其葩孰云
其自其始萌芽呈有顯報曰維在後碩大蕃衍封樹以

告覩銘考施夫人之劬

河東縣太君曾氏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臨川吳君諱某之夫人河東太君南豐曾氏尚書吏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子諫議君既宦以擴死而都官君尤孝友忠信鄉里稱爲長者夫人於婦無所嗇於物無所玩自司馬氏以下史所記世治亂人賢不肖無所不讀蓋其明辨智識當世游談學問知名之士有不能知也雖內外族親之悍強頑鄙者猶知嚴憚其爲賢而夫人循循應接親疎小大皆有禮焉嘉祐二年某月某甲子年七十四終于寢有子四人蒿秘書丞贊亳州錄事參軍其次蕃蒙曾出也皆進士而蒙爲象州司戶參軍於是贊蕃皆已卒蒿蒙以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夫人某縣某鄉某所之原某實夫人之外孫而夫人歸之以其孫者也涕泣而爲銘曰

靜專幽閒女子之方閎覽博考乃士之常猗歟夫人學問明智其德女子其能則士我求于往孰與比儕嗚呼公父穆伯之妻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曾子固

劉凝之仕既齟齬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宅一廛之田而凝之囂囂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晚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稱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皤然體不知駕乘之勞心不知機穫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爲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余爲之因其言而識之曰夫人姓錢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園使昭晟曾祖考守德宣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湛高祖吳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間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一作志）教子能成其孝（一作材）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卒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某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凝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祕書丞曰格鄉貢進士皆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徐彥伯太子中允黃廉孫某某凝之名渙筠州某人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士不苟合安於賤貧其艱其豫繇婉有人維不終窶又壽以康有續孔娠既庶而藏世迫（一作覺）而求獨優以取世儒以處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輔考則錢媛尚

配於古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撫州金谿吳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夫人衛尉寺丞諱用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捨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年十七年養舅姑甚一作以孝孝蓋侍郎七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一無已字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居久之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孫婦甚而身為字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踈之際一主於恩有讒訕一無讒訕字踞罵已者數困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歸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一作一分毫計惜一作較以其故老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自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闔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強之及處顯矣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一作以其行事之迹而余以連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畋之配黃氏而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其說七子者曰安仁安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州司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衢州西安縣令天長朱明之次適楊州沈季長孫男九人曰雱旁旂旃防旃放孫女九人長適解州安邑縣主簿徐公翊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說聞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蘋經一作詩所肖兮原命之實辭此辭兮庶幾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許氏蘇州吳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

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姓行孝謹宜于其家其夫為吏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春秋高於內外屬為尚督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疏懷附無有惡毀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獎成其卒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若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與夫人之善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沈氏其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男諱某贈兵部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某縣太君年八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丁巳卒於京師三年八月某甲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車原子曰披國子博士有吏材曰括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人所自教也女二人孫某銘曰

生民之治必本于身教行于家餘以為人世弊俗偷恕于在己內替常度外彊于理淑惟壽母學與心成篤于孝慈匪勸而能有翼于夫有迪于子尚類昔人其傳以此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琥字東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如學士大夫從其舅邢起學為詩既嫁無舅姑順夫慈子嚴饋祀諧屬人行其素學皆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而謹於禮者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洽也茲道廢尚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賢也已其夫來乞銘予與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蓋夫人之王父諱恪為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為尚書虞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關氏為徐州豐縣令景仁之妻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曾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九月某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葛松原實某年某月某甲子關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圖史傳傅一作于師氏其勤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繇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媛學繇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尚配古人輝光日遠

永安縣君謝氏墓誌銘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
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之母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
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之某
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
卒曰某曰某曰孟楚州司理參軍亦已卒其孫曰安仁
宣州司戶參軍曰安道皆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
州曰沆荆南府建寧縣令曰安國曰某某（一作安）曾孫曰
某曰某曰某曰某工部故人之子曾鞏誌之曰王氏縣
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諱觀之始起
家爲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爲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于

工部父子遂皆進于朝爲聞人其世浸大夫人及拜其
舅與夫之榮而享其子與孫之祿其壽至于九十其卒
于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既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嘗
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
其爲婦順爲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余
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諸侯大夫之妻內脩法度輔
佐其夫而其効之見則兎罝之人至于江漢汝墳之婦
女皆承其化而篤於禮余固歎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
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資而使出於其時則必
有歌於風而被之于無窮之事者余之鄙其亦曷能知

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
士顯其施其行難知女處于私其有孰窺嚴嚴秀眉不
見鈇𦓃曷以長之昕此銘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

叙事

六一居士傳　歐陽文忠公

六一居士初謫滁山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為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一作老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為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誚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為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太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為吾累者衆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珪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尚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一作方）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返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珪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歎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二字一作志）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彊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去宜矣復何道哉熙寧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蘇子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或曰居士非有道者也有道者無所挾而安居士之於五物捐世俗之所爭而拾其所棄者也烏得為有道乎蘇子曰不然挾五物而後安者惑也釋五物而後安者又惑也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軒裳珪組且不能為累而況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為己有得之則喜喪之則悲今居士自謂六一是其身均與五物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與物均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喪於其間故曰居士可謂有道者也雖然自一觀五居士猶可見也與五為六居士不可見也居士殆將隱矣）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曰願令）為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為也吾在此不汝

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欲盜夜脫其衣里老父
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竊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
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
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
年色動即推仆地縛之詰其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
駐下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郟
城還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
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
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
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郟
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右險
地多深山而青灰山尤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
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
授名以捕之既懌至巡檢者爲爲宜頭以示懌將謀招
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
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
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即以伯
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
實罪黜巡檢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

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授二十三人名
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以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
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
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
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嫗
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
具就嫗錢而以其餘遺嫗嫗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嫗
與語及羣盜輩嫗曰彼聞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
懌閉營不出知其不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
矣懌盡鉤得之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來
懌也煩嫗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
三日往嫗察其實審矣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
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
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
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
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
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
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阯獠叛殺海上
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
殺之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

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慙吾心將讓其賞歸已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詞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取訴與譏也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曰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懌雖舉進士而不喜知書然其所為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鄉里遇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鬻其且入命之與盡乃止懌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為人不伐長大亦自修為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從且勇也

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懌所為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徐復傳

曾子固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於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數術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節嗜不求當世之與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貧賤不足憂也故窮閭漏屋敝衣糲食泛然於己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一本無也字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其歡其論前世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少能及然其家未嘗有書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天子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參知政事宋綬天章閣待讀一作制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兵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嘉善一作其言復又獻所為邊防策太一主客立成曆洪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延官其子瑯留復登聞鼓院與林瑀同修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號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將每至必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謂言罷兵歲月又十年間當有星變後言吳當大疫死者當數十萬

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居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爲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爲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翾居睦州欲往省之復報曰來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翾未及往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預自處子翰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沈遘知杭州牓其居曰高士坊云

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愼習贊困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己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洪湜傳

洪湜撫州臨川人爲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賦名連進於有司輒連黜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馳騁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返其孥湜里中人聞湜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湜相識而不深知其爲人湜死殯間有兄年七十餘湜得官時兄已老不可與俱行湜至官量口用俸掇其餘以歸買田百畝居其兄復去而之官則心安焉湜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居以其田其孥羸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以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湜兄弟如此無愧矣湜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眞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摭奇以動俗亦或寡高而不可爲繼或伸一人之善而誣天下以不及雖歸之輔教警世然考之中庸或過矣如湜之所存蓋人人之所易到故載之云

陳公弼傳　蘇文忠公

公諱希亮字公弼姓陳氏眉之青神人其先京兆人也唐廣明中始遷于眉曾祖延祿祖瓊父顯忠皆不仕公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學成乃召其兄之子庸諭使學遂與俱中天聖八年進士第里人表其閭曰三雋坊始爲長沙縣浮屠有海印國師者交通權貴人肆爲姦利人莫敢正視公捕寘諸法一縣大聳去爲雩都老吏曾腆侮法粥獄以公少年易之公視事之日首得其重罪腆扣頭出血願自新公戒而捨之會公築縣學腆以家財助官悉遣子弟入學卒爲善吏而子弟有登進士第者巫覡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災

民訛言有緋衣三老人行火公禁之民不敢犯火亦不作毀淫祠數百區勒巫爲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送之出境遣去不可皆泣曰公捨我去緋衣老人復出矣以母老乞歸蜀得劍州臨津以母憂去官服除爲開封府司錄福勝塔火官欲更造度用錢三萬萬公言陝西方用兵願以此餽軍詔罷之先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禹爲狂言徒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禹開封府獄公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上卒用公言以禹爲徐州推官且欲以公爲御史會外戚沈氏子以姦盜殺人事下獄未服公一問得其情驚仆立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公及諸掾史公曰殺此賊者獨我耳遂自引罪坐廢朞年盜起京西殺守令富丞相薦公可用起知房州州素無兵備民凜凜欲亡去公以牢城卒雜山河戶得數百人日夜部勒聲振山南民恃以安盜不敢入境而殿侍雷甲以兵百餘人逐盜至竹山甲不能戢士所至爲暴或告有大盜入境且及門公自勒兵阻水拒之身居前行命士持滿無得發士皆植立如偶人甲射之不動乃下馬拜請死曰初不知公官軍也吏士請斬甲以徇公不可獨治爲暴者十餘人

勞其餘而遣之使甲以捕盜自贖時劇賊党軍子方張轉運使使供奉官崔德贇捕之德贇既失党軍子則以兵圍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其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公察其冤下德贇獄未服而党軍子獲於商州　詔賜向氏帛復其家流德贇通州或言華陰人張元走夏州爲元昊謀臣詔徙其族百餘口於房譏察出入饑寒且死公曰元事虛實不可知使誠有之爲國者終不顧家徒堅其爲賊耳此又皆其疎屬無罪乃密以聞　詔釋之老幼哭庭下曰今當還故鄉然奈何去父母乎至今張氏畫像祠焉代還執政欲以爲大理少卿公曰法吏守文非所願願得一郡以自效乃以爲宿州州跨汴爲橋木與橋爭率常壞舟公始作飛橋無柱至今汴皆飛橋移滑州奏事殿上　仁宗皇帝勞之曰知卿疾惡無懲沈氏子事未行詔提舉河北便糴都轉運使魏瓘劾奏公擅增損物價已而瓘除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公乞廷辯既對　上直公奪瓘職知越州且欲用公公言臣與轉運使不和不得爲無罪力請還滑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公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更諫公堅臥不動水亦漸去人比之王尊是歲盜起宛句執濮州通判井淵　上以爲憂問

執政誰可用者未及對　上曰吾得之矣乃以公爲曹
州不逾月悉禽其黨淮南饑安撫轉運使皆言壽春守
王正民不任職正民坐免詔公乘傳往代之轉運使調
里胥米而蠲其役凡十三萬石謂之折役米米翔貴民
益飢公至則除之且表其事旁郡皆得除又言正民無
罪職事辨治詔復以正民爲鄂州徙知廬州虎翼軍士
屯壽春者以謀反誅而遷其餘不反者數百人於廬士
方自疑不安一日有竊入府舍將爲不利者公笑曰此
必醉耳貸而流之盡以其餘給左右使令且以守倉庫
人爲公懼公益親信之士皆指心誓爲公死提點刑獄
江東又移河北入爲開封府判官改判三司戶部勾院
又兼開拆司榮州煮鹽凡十八井歲久澹竭而有司責
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爲奏還其所
籍歲蠲三十餘萬斤三司簿書不治其滯留者自天禧
以來未帳六百有四明道以來生事二百一十二萬公
日夜課吏凡九月而去其三之二會接伴契丹使還自
請補外乃以爲京西轉運使石塘河役兵叛其首周元
自稱周大王震動汝洛間公聞之即日輕騎出按吏請
以兵從公不許賊見公輕出意色閑和不能測則相與
列訴道周公徐問其所苦命一老兵押之曰以是付葉

縣聽吾命既至令曰汝已自首皆無罪然必有首謀者
衆不敢隱乃斬元以徇而流軍校一人其餘悉遣赴役
如初遷京東轉運使維州參軍王康赴官道博平大猾
有號截道虎者毆康及其女幾死吏不敢問博平隸河
北公移捕甚急卒流之海島而劾吏故縱坐免者數人
山東羣盜爲之屏息徐州守陳昭素以酷聞民不堪命
他使者不敢按公發其事徐人至今德之移知鳳翔倉
粟支十二年壞者以腐敗爲憂歲饑公發十二萬石以
貸有司憂恐公以身任之是歲大熟以新易陳官民皆
便之于闐使者入朝過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
驕甚留月餘壞傳舍什物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
皆閉公聞之謂其徐曰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虜人初
不敢暴橫皆譯者教之吾痛繩以法譯者懼則虜不敢
動矣況此小國乎乃使教練使持符告譯者曰入吾境
有秋毫不如法吾且斬若取軍令狀以還使者亦素聞
公威名至則羅拜庭下公命坐兩廡飲食之護出諸境
無一人譁者始州郡以酒相餉饋皆私有之而法不可
公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且
上書自劾求去不已坐是分司西京未幾致仕卒享年
六十四仕至太常少卿贈工部侍郎娶程氏子四人忱

今爲度支郎中恪卒於滑州推官愉今爲大理寺丞慥未仕公善著書尤長於易有集十卷制器尚象論十二篇辨鉤隱圖五十四篇爲人淸勁寡欲長不逾中人面瘦黑目光如冰平生不假人以色自王公貴人皆嚴憚之見義勇發不計禍福必極其志而後已所至姦民猾吏易心改行不改者必誅然實出於仁恕故嚴而不殘以喪舉𡘜亡爲急輕財好施篤於恩義少與蜀人宋輔游輔卒於京師母老子少公養其母終身而以女妻其孤端平使與諸子游學卒與愷同登進士第當蔭補子弟輒先其族人卒不及其子慥公於軾之 先君子爲丈人行而軾官於鳳翔實從公二年方是時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爭議至形於言色已而悔之竊嘗以爲古之遺直而恨其不甚用無大功名獨當時士大夫能言其所爲公沒十有四年故人長老日以衰少恐遂就湮沒欲私記其行事而恨不能詳得范景仁所爲公墓誌又以所聞見補之爲公傳軾平生不爲行狀墓碑而獨爲此文後有君子得以考覽焉

贊曰聞之諸公長者陳公弼面目嚴冷語言確訒好面折人士大夫相與燕游聞公弼至則語笑寡味飲酒不樂坐人稍稍引去其天資如此然所立有絕人者諫大夫鄭昂有言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淮南王謀反論公孫丞相若發蒙耳所憚獨汲黯使公弼端委立於朝其威折衝於千里之外矣

方山子傳

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郭解爲人閭里之俠皆宗之稍壯折節讀書欲以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見其所著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常也何爲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岐下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今幾日耳精悍之色猶見於眉閒而豈山中之人哉然方山子世有勳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閒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

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陽
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巢谷傳

蘇文定公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舉武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奇之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托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再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子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困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隸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失聲恨其不用吾言然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沒者三板縣釜而爨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臣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及見之循州改今名云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一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叙事學記　齋附

吉州學記　歐陽文忠公

慶曆三年秋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坐而書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頓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　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　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一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于吉而（一無此字）濫官于朝（一有廷字）進不能贊揚（一作明字）天子之盛美退不得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一無此字）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一作怠）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筠州學記　曾子固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爲善

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穿鑿爲說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楊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於禮義及其已衰而搢紳之徒抗志於強暴之間至於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風俗之弊人宜之之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從政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惇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習俗（一作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摩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也莫易於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爲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 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廄各以序爲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

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德一作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戒一作以勉其進戒學一作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治一作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天夫一作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　宋興幾百年慶曆三年　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群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之故其材不賦而羨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此學之作在其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

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消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至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黨族黨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　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爲殖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遺聖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禪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　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爲國者之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君子齋記　王文公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爲此名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遇而有之則人以其名予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予之而心服之天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實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爲

蓋以實爲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爲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也故雖窮困詘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詘辱爲人之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詘辱不足以累吾心爲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而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爲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爲是也亦曰勉於德而已蓋所以榜於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爲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爲君子獨智不足以爲君子仁足以盡性智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爲君子也雖然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裴君之爲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爲道之

學舍記

曾子固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闚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自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譙苦（縣名屬亳州）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禺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繇真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予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湧湍石之川巔崖莽林貙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予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筥碎細之間此予之所經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予之所遭禍而憂艱也（此以丁本有太夫人所志與夫七字況舊無）弟婚妹嫁四時之祠與夫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予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予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粗也得其間時挾書以學於夫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雕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予之所好慕此予之所自視而嗟也　今天子至和之初予之僑遊多事故益甚予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或議其隘者予顧而笑曰是予之宜也予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予之卑巷窮廬冗衣礱飯芑莧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予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章平生之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力者所得

為君子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惡之心以為學舍記

叙事　堂宇等記

相州晝錦堂記

歐陽文忠公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阨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一有而莫敢仰視五字）此一介之士得志於（一有字）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惟大丞相衛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内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阨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夸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一作旆）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夸一時而榮一鄉哉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于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讎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夸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如何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一作氣）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有美堂記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詩之首章而名之以為杭人之榮然公之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曰夫舉天下之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閑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麗夸都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為東南奇偉秀絶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　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見誅今其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俗習一作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帶而閩商海賈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煙雲杳靄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之侍從又有四方遊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一作臺榭相與極遊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於此者必有遺於彼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齊州二堂記　　曾子固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林木爲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爲之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衞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衞之間地相望而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衞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爲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三一作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至數尺其旁

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然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蓋公堂記　　蘇文忠公

始吾居鄉有病寒而欬者問諸醫醫以為蠱不治且殺人取其百金而治之飲以蠱藥攻伐其腎腸燒灼其體膚禁切其飲食之美者朞月而百疾作內熱惡寒而欬不已纍然真蠱者也又求於醫醫以為熱授之以寒藥旦朝吐之莫夜下之於是始不能食懼而反之則鍾乳烏喙雜然並進而瘭疽癰疥眩瞀之狀無所不至三易醫而疾愈甚里老父教之曰是醫之罪藥之過也子何疾之有人之生也以氣為主食為輔今子終日藥不釋口臭味亂于外而百毒戰于內勞其主隔其輔是以病也子退而休之謝醫卻藥而進所嗜氣完而食美矣則夫藥之良者可以一飲而效從之朞月而病良已昔之為國者亦然吾觀夫秦自孝公已來至于始皇立法更制以鐫磨鍛鍊其民可謂極矣蕭何曹參親見其斲喪之禍而收其民於百戰之餘知其厭苦憔悴無聊而不可與有為也是以一切與之休息而天下安始參為齊相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以舍蓋公用其言而齊大治其後以其所以治齊者治天下天下至今稱賢焉吾為膠西守知公之為邦人也求其墳墓子孫而不可得慨然懷之師其言想見其為人庶幾復見如公者治新寢於黃堂之北易其弊陋達其蔽重門洞開盡城之南北相望如引繩名之曰蓋公堂時從賓客僚吏遊息其間而不敢居以待如公者焉夫曹參為漢宗臣而蓋公為之師可謂盛矣而史不記其所終豈非古之至人得道而不死者歟膠西東並海南放于九仙北屬之牢山其中多

隱君子可聞而不可見可見而不可致安知蓋公不往來其間乎吾何足以見之

張文潛藥戒

張子病痞積於中者伏而不能下自外至者捍而不能納從醫而問之曰非下之不可歸而飲其藥既飲而暴下不終日而向之伏者散而無餘向之捍者柔而不支焦膈導達呼吸開利快然若未始疾者不數日痞復作投以故藥其快然也亦如初自是逾月而痞五作五下每下輒愈然張子之氣一語而三引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膚革無所耗於前而其中䇲然莫知其所來嗟夫痞非下不可已予從而下之術未爽也而吾之䇲然者獨何歟聞楚之南有良醫焉往而問之醫嘆曰子無嘆是䇲然者也凡子之術固爲是䇲然也坐吾語汝天下之理有甚快於吾心者其末必有傷求無傷於終者則初無望於快吾心陰伏而陽蓄氣與血不運而為痞橫乎子之胸中者其累大矣擊而去之不須臾而除甚大之累和平之物不能為也必將擊搏震挺而後可夫人之和氣沖然而甚微汨乎其易危擊搏震挺之功未成而子之和氣嘗已病矣由是觀之則子之痞凡一快者子之和一傷矣不終月而快者五則子之和平之氣不既索乎故體不勞而汗股不步而慄䇲然如不可終日也臣將去子之痞而無害於和也子歸燕居三月而後予之藥可為也張子歸燕居三月而表而食請之醫曰子之氣少完矣取藥而發之曰殷不一月而疲少平又二月而少康終年而後常且飲蓋三倍其是發子歸而行其說然其初使人藺然毋之畏而投其藥而一反之也然日不兄其所求之發則月而閉了不同蓋終歲而哉乎張予謂醫再拜而謝之生不見其故醫曰是在陰之說也豈不醫之於衰故于獨而不參之治民子利之以命得而不藥今勤之以事施見其畏法令之不聽治之不變則於之民嘗痞矣商君見而患之屬以刑威以斬伐厲指振驚不貸毫變扁朝而力鋤之於是秦之攻如建於是萬四達無敢或垣而森之痞豈一快矣自孝公以至於二世凡殺秦而變快矣砭者已起強者已柔而秦之民無徵心矣故猛政一快者藏不一已積快而不已而秦之四支捐然從有其物而已民心日離而君孤亡于上故匹夫大呼不終日而百疾皆起秦欲遂其手足有脊而漢然不我應矣故秦之亡者是好爲快者之過也昔者先王之民其初亦嘗痞矣先王當不知書然擊去之之為速也推其有禮于終也故不敢求快於吾心優柔而撫存之教以仁義以禮樂陰解其亂而除去其害使其悠然自趨於平安而不自知方其未也旁觀而迂然者有之矣然日計之歲察之則前歲之俗非今歲之俗也不擊不搏無所忤迹是以日去其疾氣而不覺其藏心於是政成教達安樂悠久而無後患矣是以三代之治皆更數聖人歷數百年而後俗成則余之藥終年而愈疾者蓋無足怪也故曰天下之理有甚快於余心者其末也必有傷求無傷於其終則無望於快吾心雖然豈獨於治天下哉張子再拜出而記其說○近世洪內翰景盧以此二篇相參較以見其繁簡優劣之不同故附于此

信州興造記

王文公

晉陵張公治信之明年皇祐二年也姦彊怗柔隱詘發舒既政大行民以寧息夏六月乙亥大水公徙囚於高獄命百隸戒不共有常誅夜漏半水破城滅府寺苞人民廬居公趨譙門坐其下敕吏士以桴收民緦寡孤老癃與所徙之囚咸得不死丙子水降公從賓佐按行隱度符縣調富民水之所不至者夫錢戶七百八十收佛寺之積材一千一百三十二不足則前此公所命出粟以賙貧民者三十三人自言曰食新矣賙可以已願輸粟直以佐材費於是募人城水之所入垣郡府之缺考監軍之室司理之獄營州之西北亢爽之墟以宅屯駐之師除其故營以時教士刺伐坐作之法故所無也作驛曰饒陽作宅曰回車築二亭于南門之外左曰仁右曰智山水之所附也梁四十有二舟于兩亭之間以通

車徒之道第一亭于州門之左曰宴月吉所以屬賓也凡為城垣九千尺為屋八以楹數之得五百五十二自七月甲午卒九月丙戌為日五十二為夫一萬一千四百二十五中家以下見城郭室屋之完而不知材之所出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役使之及己凡故之所有必具其無也通今有之公所以救災補敗之政如此其賢於世吏則遠矣今州縣之災相屬民未病災也且有治災之政出焉施舍之不適衰取之不中元姦宿豪舞手以乘民而民始病矣吏乃始警然自德民相與誹且笑而不知也吏而不知為政其重困民多如此此予所以哀民而閔吏之不學也由是而言則為公之民不幸而遇害災其亦庶乎無憾矣

繁昌縣興造記

曾子固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者故南陵地唐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十餘年無城垣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更之用材與力一取於民出入無門閾賓至無客館令治所雖有屋而庳逼破露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世指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來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弛市區愈以索寞為縣若吏民者羞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來而屋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賓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步廊門之上為樓歙勑書置其中廊之兩旁為群吏之舍聽事之廳便坐之齋寢廬庖湢各以序為廳之東西隅凡案牘簿書室而藏之於是乎在自門至于寢廬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夏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年間　四聖之德澤覆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蝦竹葦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復得能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賓至不惟得以休而耳目尚有以為之觀令居不惟得以安而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獄訟賦役之書悉完則是非倚而定可也予知縣之去陋名而仕者爭欲來行旅者爭欲遊昔之弛者日以減去而索寞者日以富蓄稱其縣之名其必自此始夏令用薦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材以至于落成不

惟其興利除敝可法也而其變因循就功効得以其累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歲如夏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子產矣凡縣之得能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又難也今繁昌民既幸得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復已者得卒興其所尤難皆可喜無憾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亦可必得也故屬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以有警也

瀛州興造記

熙寧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宇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閭曉諭言廼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冐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授兵警備訛方一作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维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寖弛不治習以為故公因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困也廼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羡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廼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率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凡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及是始斥而大之其餘凡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聽斷有所燕休有次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賓屬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兩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千萬若干千若干百工其竹葦木石之用積若千萬若千千若干百蓋遭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是一作作始逾時功以告吳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獎昔鄭火子產救災補敗得宜當理史實書之衛有狄人之勤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敗與鄭之火災衛之寇難無異公禦備構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而予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予不得辭故為之記尚俾來世知公之嘗勤於是邪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二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三

叙事 堂齋 廳壁 亭 軒記

醉白堂記

蘇文忠公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於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愧於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方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已相 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於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强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廩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無也忠言嘉謨効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於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丘明自以爲不如顔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揚雄自以爲孟軻崔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軾以爲記而未果既葬忠彦以告軾以爲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

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絜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
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
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
未至若霜雪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為欣戚
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
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
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
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
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
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
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墨寶堂記

世人之所共嗜者美飲食華衣服好聲色而已有人焉
自以為高而笑之彈琴奕碁蓄古法書圖畫客至出而
夸觀之自以為至矣則又有笑之者曰古之人所以自
表見於後世者以有言語文章也是惡足好而豪傑之
士又相與笑之以為士當以功名聞於世若乃施之空
言而不見於行事此不得已者之所為也而其所謂功
名者自知效一官等而上之至於伊呂稷契之所營劉
項湯武之所爭極矣而或者猶未免乎笑曰是區區者
曾何足言而許由辭之以為難孔丘知之以為博由此
言之世之相笑豈有既乎士方志於其所欲得雖小物
有棄軀忘親而馳之者故有好書而不得其法則拊心
歐血幾死而僅存至於剖冢斲棺而求之是豈有聲色
臭味足以移人哉方其樂之也雖其口不能自言而況
他人乎特以己之不好笑人之好則過矣毗陵人張君
希元家世好書所蓄古今人遺跡至多盡刻諸石築室
而藏之屬余為記余蜀人也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
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
試之學而驟出之於政其費人豈特醫者之比乎今張
君以兼人之能而位不稱其才優游終歲無所役其心
智則以書自娛然以余觀之君豈久閑者蓄極而通必
將大發之於政君知政之費人也甚於醫則願以余之
所言者為鑒

寶繪堂記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
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
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
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
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凡物之可
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
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
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
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凶其身此留意之禍也始吾少時
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
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
重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
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
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
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駙馬都尉王君
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
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
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
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思堂記

建安章質夫築室於公堂之西名之曰思曰吾將朝夕
於是凡吾之所為必思而後行子為我記之嗟夫余天
下之無思慮者也遇事則發不暇思也未發而思之則
未至已發而思之則無及以此終身不知所思言發於
心而衝余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為寧逆人也
故卒吐之君子之於善也如好好色其於不善也如惡
惡臭豈復臨事而後思計議其美惡而避就之哉是故
臨義而思利則義必不果臨戰而思生則戰必不力若
夫窮達得喪死生禍福則吾有命矣少時遇隱者曰孺
子近道少思寡欲曰思與欲若是均乎曰甚於欲庭有
二盎以畜水隱者指之曰是有蟻漏是日取一升而棄
之孰先竭曰必蟻漏者思慮之賊人也微而無間隱者
之言有會於余心余行之且夫不思之樂不可名也虛
而明一而通安而不懈不處而靜不飲酒而醉不閉目
而睡將以是記思堂不亦繆乎雖然言各有當也萬物
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以質夫之賢其所謂
思者豈世俗之營營於思慮者乎易曰無思也無為也
我願學焉詩曰思無邪質夫以之

王氏清虛堂記 蘇文定公

王君定國為堂於其居室之西前有山石瓌奇琬琰之
觀後有竹林陰森水雪之植中置圖史百物而名之曰

清虛日與其遊賢士大夫相從於其間嘯歌吟咏舉酒相屬油然不知日之既夕凡遊於其堂者蕭然如入於山林高僧逸人之居而忘其京都塵土之鄉也或曰此其所以爲清虛者耶客者不然凡物自其濁者視之則清者爲清自其實者視之則虛者爲虛故清者以濁爲汙而虛者以實爲礙然而皆非物之正也蓋物無不清亦無不虛者雖泥塗之渾而至清存焉雖山石之堅而至虛存焉夫惟清濁一觀而虛實同體然後與物無匹而至清且虛者出矣今夫王君生於世族弃其綺紈膏粱之習而跌蕩於圖書翰墨之圃沉酣縱恣洒然與衆殊好至於鍾王虞褚顏張之逸迹顧陸吴盧王韓之遺墨雜然前陳贖之傾囊而不厭慨乎思見其人而不得則既與世俗遠矣然及其年日益壯學日益篤經涉世故出入患禍顧疇昔之好知其未離乎累也乃始發其箱篋出其玩好投以與人而不惜將曠焉黜去外累而獨求諸内意其有真清虛者在焉而未見之也王君浮沉京師多世外之交而又娶於梁張公氏張公超達遠騖體乎至道而順乎流俗君嘗試以吾言問之其必有得於是矣

吴氏浩然堂記

新喻吴君志學而工詩家有山林之樂隱居不仕名其堂曰浩然曰孟子吾師也其稱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吾竊喜焉而不知其説請爲我言其故余應之曰子居於江南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爲一汪濊淫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蔑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忿已而因物不爲易勇不爲喻怯故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内無待乎外其中潢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屈臨乎死生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故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今余將登子之堂舉酒相屬擊槁木而歌徜徉乎萬物之外子信以爲能浩然矣乎

南康直節堂記

南康太守廳事之東有堂曰直節朝請大夫徐君望聖之所作也庭有八杉長短鉅細若一直如引繩高三尋而後枝葉附之岌然如揭太常之旗如建承露之莖雖然如公卿大夫高冠長劒立於黄庭有不可犯之色竊

始爲軍六曹吏所居杉之陰府吏之所蒔伐而傳者之所塡委莫知貴也君見而憐之作堂而以直節命焉夫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也不幸而風雨撓之巖石軋之然後委曲隨物不能自保雖竹箭之良松柏之堅皆不免於此惟杉能遂其性不扶而直其生能傲氷雪而死能利棟宇者與竹箭同而以直過之求之於人蓋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耶徐君居晨況愛所居以循吏稱不爲激察之政而行不失於直觀其所說而其爲人可得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堂成君以客飲於堂上客醉而歌曰吾欲爲曲爲曲必屈曲可爲乎吾欲爲直爲直必折直可爲乎有如此杉特立不倚散柯布葉安而不危乎淸風吹衣飛雪滿庭顏色不變君來燕婧乎扶植灌漑剪伐不至杉不自知而人是依乎廬山之民升堂見杉懷思其人其無已乎歌闋而罷

大雅堂記　黃魯直

丹稜楊素翁英偉人也其在州閭鄕黨有俠氣不少假借人然以禮義不以財力稱長雄也聞余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好文喜事之家素翁懋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庥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況室家之好耶余嘗欲隨欣然會意處箋以數語終以汩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弃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爲物物皆有所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幷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氷釋於斯文者乎

氷玉堂記　張文潛

熙寧中余爲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修資治通鑑而執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爲屬道原義不屈遂與絕復以親老求爲南康酒官故書未成而去余旣慕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其是非與奪之際凜然可畏而服也士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信道篤立心剛博學洽聞之所至是蓋得父之風烈公之父諱渙字凝之有詞學爲小官數以事屈在勢者節高不能容於世年五十餘爲潁上令即致仕歸隱於廬山築室種蔬而食之無求於物人皆師尊焉於

是既老矣公歸廬山無幾何得疾以元豐元年九月卒公諱恕道原蓋其字後十餘年而當元祐元年余受詔校資治通鑑於祕書省是時公同時修書之人往往而在道公之事本末尤詳皆曰道原廉介剛直其仕必欲達其道不以一毫挫於人者也方其激於義而作雖足蹈水火手攬虎兕視之若無見雖古烈士或愧焉平居自負經濟大器而視其爲吏刑殺簿書朿符吏撫録案纔毫釐纖悉必當其可爲後法其學自書契以來以至於今國家治亂君臣世系序至於郡國山川之名物詳至於歲月日時之後先問焉必知考焉必信有疑焉必決其言滔滔汩汩如道其里閭族黨之事也其著書有疑年譜年畧譜通鑑外紀十國紀年惟十國紀年先成世傳之世以比遷固歆向公亦自以不愧而自范曄以降不論也當時司馬君實歐陽文忠號通史學貫穿古今亦自以不及而取正焉嶷之曉善養性篤行老益壯年八十一後道原數年卒累官至屯田員外郎其終也未嘗疾沐浴正冠而絕嗚呼亦異矣元符中余謫官廬陵道原之子羲仲主簿於德安叙其大父與父之事示予且曰頃眉山蘇子由嘗道廬山拜我大父於床下出而歎曰凛乎非今世之士也其卒爲詞以哭曰嶷之爲父與道原之爲子潔廉不撓冰清而玉剛鄉人是其言名吾大父故居之堂曰冰玉君爲我實記之余曰昔司馬談能推明孔子作春秋之意欲爲史未成以授其子遷而遷遂能網羅三代放逸舊聞馳騁上下數千歲成一家之書與六經並傳父子之於文學美矣而風節無聞焉疏廣受於漢宣帝有師傅恩而父子一旦弃去視捨富貴如棄塵垢骨肉之際風節同矣而文學無傳焉孰知君家父子文學風節輝煌並著名立於父而顯於子千載之遠四海之廣而一家擅之嗟乎世固未嘗有也始余應舉時與道原之弟格遊愛其學博而論正是蓋得其兄之餘而羲仲敏於學而健於文屹然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堂之麗栝有繼矣其爵里世系與其行事之詳則既有誌之者矣故不復出因爲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意其人兮俯青雲而下睨囑九日而不眩超然不知其何之兮遺此空山之故居豈訪重華而陳義兮父唱子和與仙聖乎爲徒紆爲雲霓兮注爲江湖偉爲哲人兮我言在書超駕言而從之兮指廬山乎休吾車耕山而食兮采溪而漁傑頻繼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汙也

雙槐堂記

古人君子其將責人以有功也必使之樂其職安其居以其優游喜樂之心而就吾事夫豈徒苟悅之哉凡人之情其將有爲也其心樂而爲之則致精而不苟雖殫力費心而不自知故所爲者有成而無難古之御吏也爲法不苛其勢情疏密隨其人之所欲而吾獨要其成是古之循吏皆能有所建立夫望人以功而使其情愁沮不樂求捨去之不暇雖責以其愁沮不平之心而對我之所欲哉顧時之見監司病郡縣之政不立抱簿盛怒曰是惟飲食燕樂居處游觀之好吾日夜以法督責之使無得有一於此一歲之日數計晷刻吾從而課率之使無得有頃刻之間以約束爲不足而繼以辱罵辱罵爲不足而繼以訊詰方此時吏起不待晨則不及暇廢飲食冒疾病屋室敗漏不敢修宇器用弊乏不敢改作其勤苦如是猶不足以當其意宜其郡縣之政無所不舉小大得職而民物安堵矣然吏益姦民益勞文書具於有司而事實不立吏足以免其身之責而民不知德相爲欺紿以苟一時而監司卒亦不得而察也豈非其所爲者無至誠喜樂之心出於畏罪不獲已苟以充職故耶其事功之滅裂如此理固然也酸棗令王君治邑有能名以其餘力作燕居之堂洒掃宇潔足以宴賓客閱圖書庭有雙槐因以爲名夫王君豈以謂苟勞而無益不若暇佚而有功將安其居樂其身以其獄訟簿書之間與賢士大夫彈琴飲酒懽欣相樂舒心而養神使其中裕然然後觀物圖其致用意於文法尋尺之外以追古循吏君子之風以大變俗吏之獘而爲之哉夫古之善爲政者不佚而安不勞而善成吾知王君其有得於此矣於是爲之書

照碧堂記　　晁无咎

去都而東順流千里皆桑麻平野無山林登覽之勝然放舟通津門不再宿至於宋其城郭闤閈人民之庶百貨夯午以視他州則浩穰亦都也而道都來者則區已曠然見其爲寬閒之上而樂之豈特人情倦就於其所已饜而欣得於其所未足將朝夕從事於塵埃車馬之間日昃而食夜分而息而若有驅之急不得縱而與之偕者故雖平時意有所樂而不暇思及其脫然去之也亦不必山林遠絕之地要小休而暫適則人意物境本暇而不遑盡向之所樂而不暇思者不與之期一朝而自復其理固然此照碧堂之所以爲勝也宋爲　本朝始基之地自景德三年詔即府爲南都而雙門直別宮

故經衢之左爲留守廨西城背市前無所達而後與民語接城南有湖五里前此作堂城上以臨之歲久且圮而今龍圖閣學士南豐曾公之以待制留守也始新而大之蓋成於元祐六年九月癸卯横七楹深五丈高可建旐自東諸侯之宅無若此尤者先是南都歲潟官僚賓客費爲錢七千緡公奉已約亦不以是移府傳故能有餘財以營此堂既成如跳出堞上而民不知可以放懷古望遠目所皆見其縱汴渠起魏迄梁長堤延袤櫃隱見隋帝之所以游適返也其西南丘祠陶唐氏以爲火正曰閼伯者之所以有功而食其墟也其東雙廟唐張巡許遠捍賊以死而南霽雲之所以乞救於賀蘭之塗也而獨梁故苑復道屬之平臺三十里者名在而跡莫存雖隋之隄亦其所穿渠在耳豈汰靡者易熄而勳名忠義則愈遠而彌存不可誣哉初補之以校理佐淮南從公宴湖上後謫官於宋登堂必慨然懷公拊楹極日天垂野盡意若遐鶩太空者花明草薰百物媚嫵湖光瀰漫飛射堂棟長夏畏日坐見風雨自堤而來水波紋紛柳檣而荷靡鷗鳥盡併客顧而嬉翛然不能去蓋不獨道都來者以爲勝雖屢於吳楚登覽之樂者度淮而北則不復有至此亦躊躇徙倚而喜矣夫人之感於物者同而所以感者異斯須之頃爲之易意樂未已也哀又從之故景公美齊而隨以雪涕傳亦曰登高遠望使人心瘁然昔之豪傑憤悱憂世之士或出於此若羊祐太息峴山之爲祐固可人其志有在未可但言哀樂之後也公與補之俱起廢而公爲太史氏補之亦備史官間相與語斯堂備作之記之而公再守南都補之守河中亦來及此補之嘗謂昔人所館有一日必葺去之如始至者有不葺一室者夫一日必葺以爲不苟於其細則推之人不葺一室以爲有志於其大則不可必卒之其成功有命則媸與蕃之賢於此乎未辨廼公之意則曰吾何有於是從吾所好而已矣二累之上也公名肇字子開文學德行事君行已爲後來矜式其出處在古人中其欲有爲在天下後世其發而施之二郡不以自少而以自得又樂與人同者如此堂不足道也

畫舫齋記　　歐陽文忠公

予至滑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爲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齋廣一室其深七室以戶相通凡入予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温室之奥則穴其上以爲明其虚室之疏以達則欄檻其兩旁以爲坐立之倚凡偃休於吾齋

者又如偃休乎舟中山石崷崒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兩簷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皆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至於履險蹈難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齋於署以為燕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矧予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汴絕淮浮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以入于漢沔計其水行幾萬餘里其羈窮不幸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往二字一作或）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命者數矣當其恐時顧視前後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仕宦因竊自歎以謂非冒利與不得已者孰肯至是哉賴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一無此一字）飽廪食而安署居追（一作還）思曩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一有白鼉二字）之出沒波濤之洶欻宜其寢驚而夢愕而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真樂於舟居者邪然予聞古之人有逃世遠去江湖之上終身而不肯反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冒利於險有罪而不得已使順風恬波傲然（一無此二字）枕席之上一日而（一無此字）千里則舟之行豈不樂哉（一作可樂也）顧予誠有所未暇而（此八字一作今舟之制尤多）舫者宴嬉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奚曰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頗怪偉將乞其大字以題於楹懼其疑予之所以名齋者故具以云又因以（一無此字）置于壁

遺老齋記　　蘇文定公

庚辰之冬予蒙　恩歸自南荒客於潁川思歸而不能諸子憂之曰父母老矣而居室未完吾儕之責也則相與卜築五年而有成其南修竹古柏蕭然如野人之家乃闢其四楹加明窗設檻為燕居之齋齋成求所以名之予曰予潁濱遺老也盍以遺老名之汝曹志之予幼從事於詩書凡世人之所能茫然不知也年二十有三朝廷方求直言有以予應　詔者予采道路之言論宮掖之秘自謂必以此獲罪而有司果以為不遜　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　宣后臨朝擢為右司諫凡有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者十常六七雖號為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於如意而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卻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遺老齋可也

雪齋記

秦少游

雪齋者杭州法惠院言師所居室之東軒也始言師開此軒汲水以爲池累石以爲小山又灑粉於峯巒草木之上以象飛雪之集州倅太史蘇公過而愛之以爲事雖類兒嬉而意趣湛妙有可以發人佳興者爲名曰雪齋而去後四年公爲彭城復命郡從事畢君景儒篆其名并自作詩以寄之於是雪齋之名浸有聞於時士大夫喜幽尋而樂勝選者過杭而不至則以爲恨焉杭大州也外帶濤江漲海之險內抱湖山竹林之勝其俗工巧羞質朴而尚靡麗且事佛爲最勤故佛之宮室棊布於境中者殆千有餘區其登覽宴遊之地不可勝計然獨不至雪齋則人以爲恨何也蓋公之才豪於天下斥其棄餘以爲詞章字畫者亦皆絕妙一時讀而翫之使人超然有孫舉遠擢之意是齋雖褊小無足取稱於人而公所書詩實在其壁士大夫過杭而不能一至其地以寓目焉是豈所謂喜幽尋而樂勝選者哉以爲恨焉宜矣昔李約得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捧歸東洛遂號所寘亭爲蕭齋余謂後之君子將有聞雪齋之風不可得而見者矣豈特爲今日之責耶言師名法言字無擇泊然蕭洒人也蓋能作雪齋從蘇太史遊則不問可知其爲人

河南縣尉廳壁記

張景

縣尉能禦盜而不能使民不爲盜盜賊息非尉之能盜賊繁過不在乎尉矣上失其平下苦其情弱者困死強者偷生道之常也豈樂盜哉撫塌民力民心安益無盡民物民利豐實居鄉聚族有良有睦履詐跡僞有責有愧民之常也孰肯爲盜哉故曰能與過不在乎尉在時政之得失爾若失平聽訟攝兇役惟盜是禦者尉之職也苟失其人則貪殘誣枉民不勝弊反甚於盜焉今郡縣至廣庸不知所得者幾何人哉太原王昭度字世範登進士第爲河南尉尉之職無所不舉然雖焉誠不足展世範之才顧其所得亦斯民幸矣世範與景有舊因求記刻于廳壁庶有信於後於是乎書

洪州新建縣廳壁記

曾子固

爲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爲最甚何哉凡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其罪固易求也凡有所爲問可不可於州執一而違之則其勢固易撓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撓故爲之者有以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錙銖與之咈則大

者求其罪小者撓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豈足道哉縣有不與其擾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忽其勢而好惡不妄者鮮矣能忽人之勢而操之不苟者亦鮮矣州負其强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習已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不難也哉君子者雖無所處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太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爲縣至嘉祐三年凡若干年爲令者凡三十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異公權來爲其令抑豪縱惠下窮守正循理而得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凡爲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予爲之載其行治而因者其爲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泗州先春亭記　　歐陽文忠公

景祐二年秋清河張侯以殿中丞來守泗上既至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越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度爲萬有九千二百尺用人之力八萬五千泗之民曰此吾利也而大役焉然人力出於州兵而石出乎南山作大役而民不知是爲政者之私我也不出一力而享大利不可相與出米一千三百石以食役者隄成高三十二尺土實石堅扞暴備災可久而不壞既曰泗四達之州也賓客之至者有禮於是因前蔣侯堂之亭新之爲勞餞之所曰思邵亭且推其美於前人而志邦人之思也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歲漕必廪於此於是治常豐倉西門二夾室一以視出納曰其亭一以爲舟者之寓舍曰通漕亭然後曰吾亦有所休一有暇其勞三字乎乃築州署之東城上爲先春亭以臨淮水而望西山是歲秋予貶夷陵過泗上於是知張侯之善爲政也昔周單子聘楚而過陳見其道穢而川澤不陂梁客至不授館羇旅無所寓遂知其必亡蓋城郭道路旅舍寄寓皆三代爲政之法而周官尤謹著之以爲禦備今張侯之作也先民之備災而及于賓客往來然後思自休焉故曰知爲政也先時歲入水州幾溺前司封員外郎張侯夏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是役也隄爲大故予記其大者詳矣

峽州至喜亭記

蜀於五代爲僭國以險爲虞以富自足舟車之迹不通乎中國者五十有九年　宋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　太祖改元之三年始平蜀然後蜀之絲枲織文之

富衣被於天下而貢輸商旅之往來者陸輦秦鳳水道岷江不絕于萬里之外岷江之來合蜀衆水出三峽爲荊江傾折回直捍怒鬭激束之爲湍觸之爲旋順流之舟頃刻數百里不及顧視一失毫釐與崖石遇則糜潰漂沒不見蹤跡故凡（一作□字）蜀之可以充內府供京師而移用乎諸州者皆陸出而其羨餘不急之物乃下于江若棄之然其爲險且不測如此夷陵爲州當峽口江出峽始漫爲平流故舟人至此者必瀝酒再拜相賀以爲更生尚書虞部郎中朱公再治是州之三月作至喜亭于江津以爲舟者之停留也且志夫天下之大險至此而始平夷以爲行人之喜幸夷陵固爲下州廩與俸皆薄而僻且遠雖有善政不足爲名譽以資進取朱公能不以陋而安之其心又喜夫人之去憂患而就樂易詩所謂愷悌君子者矣自公之來歲數大豐因民之餘然後有作惠于往來以館以勞動不違時而人有賴是皆宜書故凡公之佐吏因相與謀而屬筆於脩焉

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一作城南）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一無此字）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一作□□字）其間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 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一作按山水考）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一有□字）所在（一有□字）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 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一作休養衣食）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一無此字）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一作美）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 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來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清（一作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谿而漁谿深而魚肥釀泉爲酒泉香而酒洌（一作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懽也蒼顔白髮頹然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一有而字）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修也

峴山亭記（一本題上有史光祿修）

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風流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一作而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一作力）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同然（一作謂）皆足以垂於不朽余（一作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己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熙寧元年余友人史君中煇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一作此）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亭相稱君之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一作曰）光祿堂又欲紀其事

千石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千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於余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為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為政於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煙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之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一有則字）皆不復道（一有也字）

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一作宮）漢都自古常（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東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崭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一作構）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系）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崪然止來而向去高背頹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鬭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蘇氏族譜亭記　蘇文公

匹夫而化鄉人者吾聞其語矣國有君邑有大夫而爭訟者訴於其門鄉有庠里有學而學道者赴於其家鄉人有為不善於室者父兄輒相與恐曰吾夫子無乃聞之嗚呼彼獨何修而得此哉意者其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次第耶今吾族人猶有服者不過百人而歲時蜡社不能相與盡其歡欣愛洽稍遠者至不相往來是無以示吾鄉黨鄰里也乃作蘇氏族譜立亭於高祖墓塋之西南而刻石焉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誚讓也歲正月相與拜奠於墓下既奠列坐於亭其老者顧少者而歎曰是不及見吾鄉鄰風俗之美矣自吾少時見有為不義者則衆相與疾之如見怪物焉慄焉而不寧其後少衰也猶相與笑之今也則相與安之耳是起於某人也夫某人者是鄉之

望人也而大亂吾俗焉是故其誘人也速其爲害也深自斯人之族其兄之遺孤子而不邺也而骨肉之恩薄自斯人之多取其先人之貲田而欺其諸孤子也而孝弟之行缺自斯人之爲其諸孤子之所訟也而禮義之節廢自斯人之以妾加其妻也而嫡庶之别混自斯人之篤於聲色而父子雜處讙譁不嚴也而閨門之政亂自斯人之瀆財無猒雖富者之爲賢也而廉耻之路塞此六行者吾往時所謂大戆而不容者也今無知之人皆曰某人何人也猶且爲之其與馬赫奕婢妾倩麗足以蕩惑里巷之小人且官爵貨力足以搖動府縣其矯詐修飾言語足以欺罔君子是州里之大盜也吾不敢以告鄉人而私以戒族人焉髣髴於斯人之一節者願無過吾門也予聞之懼而請書焉老人曰書其事而闕其姓名使他人觀之則不知其爲誰而夫人之觀之則面熱内慙汗出而食不下也且無名之庸其有悔乎予曰然乃記之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豐樂自爲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鞏記之凡公與州之賓客者遊焉則必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夫群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曠野之無窮草樹衆而泉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耳新乎其所聞則其心灑然而醒更欲久而忘歸也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爲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矣（此以下本有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者已十一字細繹無之）雖然公之樂吾能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爲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天下之學者皆爲材且良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韓子没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爲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有不可及之歎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鞏也又得以文詞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爲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爲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爲縣大爲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

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上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間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爲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爲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於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仙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爲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爲亭於其處於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爲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爲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喜雨亭記

蘇文忠公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爲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爲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爲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爲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爲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農夫相與抃於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荐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則吾與二三子雖欲優遊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遊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爲襦使天

而雨玉肌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墨妙亭記

熙寧四年十一月高郵孫莘老自廣德移守吳興其明年二月作墨妙亭於府第之北逍遙堂之東取凡境內自漢以來古文遺刻以實之吳興自東晉為善地號為山水清遠其民足於魚稻蒲蓮之利寡求而不爭賓客非特有事於其地者不至焉故凡守郡者率以風流嘯詠投壺飲酒為事自莘老之至而歲適大水上田皆不登湖人大飢將相率亡去莘老大振廩勸分躬自撫循勞來出於至誠富有餘者皆爭出穀以佐官所活至不可勝計當是時　朝廷方更化立法使者旁午以為莘老當日夜治文書赴期會不能復雍容自得如故事而莘老益喜賓客賦詩飲酒為樂又以其餘暇網羅遺逸得前人賦詠數百篇為吳興新集其刻畫尚存而僵仆斷缺於荒陂野草之間者又皆集於此亭是歲十二月余以事至湖周覽歎息而莘老求文為記或以謂余凡有物必歸於盡而恃形以為固者尤不可長雖金石之堅俄而變壞至於功名文章其傳世垂後猶為差久今乃以此託於彼是久存者反求助於速壞此既昔人之惑而莘老又將深簷大屋以錮留之推是意也其無乃幾於不知命也夫余以為知命者必盡人事然後理足而無憾物之有成必有壞譬如人之有生必有死而國之有興必有亡也雖知其然而君子之養生也凡可以久生而緩死者無不用其治國也凡可以存存而救亡者無不為至於不可柰何而後已此之謂知命是亭之作否無足爭者而其理則不可以不辨故具載其說而列其名物於左云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之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挹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

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其爲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埃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爲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眞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爲害而況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爲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忻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履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武昌九曲亭記　蘇文定公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埽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谿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

山之勝始具子瞻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

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騖其流風遺迹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南軒記

得鄭之荒地繙之樹竹木灌疏〔蔬一作〕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然而樂世固有處廊廟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伏閑隱晦吾性所最宜驅之就煩非其器所長況使之爭於勢利愛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之養無以修吾之昆弟飯菽藿羹之無以繼吾之役於物或因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歆然於心邪少而思凡吾之拂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爲之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亦無處而非其樂獨何必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箋疏之書與夫論美刺非感微託遠山鑱冢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至兵權曆法星官樂〔樂一作〕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魁傑之材殫歲月憊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存亡之致罔不畢載處與吾俱可當所謂益者之友非邪吾窺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解蔽賢人智者所稱事引類始終之槩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

守而恕行之其過也改趍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愛而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惡而毀之者亦過也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乎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學者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可謂重也矣一作書之南軒之壁間蚤夜覽觀焉以自進也

東軒記　蘇文定公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漘水患尤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莫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莫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大與生死之為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晞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謫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敝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顏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忘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閒軒記　秦少游

建安之北有山巋然與州治相直曰北山山之南有澗澗之南有橫阜背山而面阜據澗之北濱有屋數十楹

里有田可以給饘粥供𥺌麻賓婚燕祭之用取具君將歸而老焉而求記於高郵秦觀觀曰士累於進退久矣弁冕端委於廟堂之上者倦而不知歸披莽蒼而佃橫清泠而漁者閑距而不肯試二者皆有累焉君雖少舉進士而便馬善射慷慨有氣畧天下奇男子也夫以精悍之姿遇休明之時齒髮未衰足以任事而欲就閒曠處幽隱從狐狸之居麋鹿之遊竊為君不取也乃為詞以招之曰山之雲兮油然作水循淵兮號不數雲為雨兮水為瀆時不淹兮難驟得念夫君兮武且力矢奔星兮弧挽月夜參半兮按袂起探虎穴兮虜其子破千金兮購奇服擲御馬兮氣橫出山之中兮歲將闌木摻枝兮水驚湍鷹隼擊兮蛟龍蟠熊咆虎嘯兮天為寒四無人兮誰與言膏君車兮秣君馬軒之中兮不可以久閒

敘事 樓臺 室 門 城 池 湖 井 山水石等記

眉州遠景樓記

蘇文忠公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有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以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史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輒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眾擇其徒為眾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錢買羊豕酒醴

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 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方以芝來告者萬數其大吏則 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遠采山農野老攀緣徂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 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獨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能成天下之風俗况於行先王之治哉太丘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售也故閣於其居之東偏掇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芝一也或貴於天子或貴於士或辱於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予之所以歎也

擬峴臺記 曾子固

尚書司封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

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藂荊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石本無此二句）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艫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巔崖拔出煥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道人行旅隱見而斷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道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桴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得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月日也

凌虛臺記

蘇文忠公

臺於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與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最麗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其勢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焉雖非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杖屨逍遙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纍纍如人之旅行於牆外而見其髻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方池以其土築臺出於屋之簷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文以為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竄伏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無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嘗試與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之祈年橐泉也其南則漢武之長楊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也計其一時之盛宏傑詭麗堅固而不可動者豈特百倍於臺而已哉然而數世之後欲求其髣髴而破瓦頹垣無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

以今世而自足則過矣蓋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恃之
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之記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
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
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
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
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
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
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內而不遊於物之
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內而觀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
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鬭
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橫生而憂樂出焉可不
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
勞去雕牆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
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
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
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
亦安余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
之木以脩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
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
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
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
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
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
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
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
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

真州東園記　歐陽文忠公

真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荊湖發運使之
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
使也得監察御史裏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
其相得之歡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
而日往遊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
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
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吾望以拂雲之亭池吾俯以
澄虛之閣水吾泛以畫舫之舟敞其中以為清讌之堂
闢其後以為射賓之圃芙蕖芰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
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

而荊棘也高甍巨桷水光日景動搖而下上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頹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鼪鼯鳥獸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于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于水而逐魚鳥之浮沉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畫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爲我書其大槩焉又曰眞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私吾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眷於是哉不爲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閑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爲之書

海陵許氏南園一作園亭記

高陽許君子春治其海陵郊居之南爲小園作某亭某堂于其間許君爲江浙荊淮制置發運使其所領六路七十六州之廣凡賦斂之多少山川之遠近舟楫之往來均節轉徙視江湖數千里之外如運諸其一無此字掌能使人樂爲而事集當國家用兵之後修前人久廢之職補京師匱乏之供爲之六年厥績大者自國子博士遷主客員外郎由判官爲副使夫理繁而得其要則簡簡則易行而不違惟簡與易然後其身不勞而有餘夫以制置七十六州之有餘治數畝之地爲圃誠不足施其智而於君之事亦不足書君之美衆矣予特書其一節可以示海陵之人者君本歙人世有孝德其先君司封畏其父母事其兄如父戒其妻事其嫂如姑衣雖弊兄未易衣不敢易食雖具兄未食不敢先食司封之亡一子當得官其兄弟相讓久之諸兄卒以讓君君今遂顯于朝以大其門君撫兄弟諸子猶己子歲當上計京師而弟之子病君留不忍去其子亦不忍捨君而留遂以俱行君素清貧罄其家貲走四方以求醫而藥必親調食飲必親視至其矢溲亦親候其時節顏色所下一作疾如可理則喜或變動逆節則憂戚之色不自勝其子卒君哭泣悲哀行路之人皆嗟歎嗚呼予見許氏孝悌一有皆字著于三一作四世矣凡海陵之人過其園者望其竹樹登一作覩其臺榭思其宗族少長相從愉愉而樂於此也愛其人化其善自一家而形一鄉由一鄉而推之無遠邇一作近使許氏之子孫世久而一無此字愈篤則一作焉不獨

化及其人將見其園間之草木有驕枝而連理也禽鳥之翔集于其間者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也嗚呼吏患不為與夫怠而止爾惟力行而不怠以止然後知予言之可信也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文忠公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勌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廈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饋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

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金鄉張氏重修園亭記

晁无咎

濟為州治鉅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無山東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鄉其東南邑故緡城地云嘗鑿山得金因為金山縣凡平土淺山無金此山乃有金知其地氣與並澤異凡九穀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檜梅櫟遷乎其地而不能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為兒時所聞見其俗饒美大家率輕作業樂善而好士厚子弟於學游客晨夜相面背于門庖無熄煙然不勸又好為園囿游樂事以相尚而非為利張氏其甲

也其先世豐人　太宗時侍御史肅字穆之以敢言不
苟合四十謝事爲王黄州所畏始起家而顯者也御史
子㕭字無逸高介有父風亦早棄事初壞用作此園佳
木異卉錯置竹萬竿出郭門而望蔚然秀色横野其陽
金梭嶺陰賀溝起伏異狀其外林巒無際目极可喜無
逸得此園忘仕宦意而故張公安道石公曼卿皆與往
來良辰園有亭曰先春張公名之石翁愛之石公爲率每醉
而忘返也皆有詩留亭上兩公前輩偉人傑士不妄以
詩與人也蓋六七十年矣前此無逸子孝緯孝基孝孫
亦善士好客能修其先人之業猶及與余先大夫游間
先大夫稱焉不知園幾時廢而元符中余南歸始自鉅
野還此邑並嶺行溝上秋稼離離雉鷩起馬前館無遺
址桃李不復在獨兩老檜雙立殺攏閒風雨摧剝蒼皮
白枝龍虎躩拏而上數十尺道衍隰而來未見也下馬
半嶺北望南武七日諸山或斷或續屏列遠陸如畫其
南數百梟鴈飛集鳴嗥聲回望白水明滅桑野閒意甚
樂之順金而詠吾居不可以易此也因買田築室距百
步時時至其地捫檜坐石至於日入悵然惜兩公之跡
將泯而恨無逸之不復見也而其孫大方從余游久乃
語之大方愀然有間曰此固張氏地請復焉未數歲則
築垣移植如其故徑檻旁午草木扶疏矣且營三亭曰
先春其舊名也曰樂意曰生香因曼卿之詩也又礱三
石來言曰其一求文以記其事其二請書兩公詩與記
俱傳也余欣然曰吾里俗衰不有君子何以使復吾且
爲近市利日不足鋤犁腹飽則載粟入城市買士宅士
無邑居故吾里之爲士者微今子獨能羞而反之不致
累羸餘既異俚俗意而發世家之學念祖父之所嘗游
賢公才士之跡至此而但爲也慨然圖復之又欲因文
以傳尤異余何愛不爲子記之亦稍稍化吾里持家猶
子豈但數過子相羊樂飲無人之境以忘吾老如是而
已也

洪州東門記　曾子固

南昌於禹貢爲楊州之野於地志爲吳分其部所領八
州其境屬于荊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秔稌其賦粟
輸于京師爲天下最在江湖之間東南一都會也其城
之西爲大江江之外爲西山州治所因城之直勢爲門
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爲是
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移福州又明年自福州被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
以余爲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能而其

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禮者以謂諸侯之制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魯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孔子家語者衛有庫門或以謂褒周公康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歟莫待而考也蓋雅之緜古公亶父作宅于岐作爲宮室門墻得宜應禮後世原大推功述而歌之其辭曰廼立皐門皐門有伉釋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廼立應門應門將將釋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制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爲後世法也今元侯於其東門華陋興壞不違於禮是可書也將予之識會余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逆余文不已按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棟問者曰皐第六子鎭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僖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藉考之徐國公後封寧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凡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瓦甓金石豩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旣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深字一與之）半之而高如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稱其於東南爲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

桂州新城記　王文公

儂智高反南方出入十有二州而十有二州之守吏或死或不死而無一人能守其州者豈其才皆不足歟蓋夫城郭之不設兵甲之不戒雖有智勇猶不能勝一日之變也唯天子亦以爲任其罪者非獨吏故特推恩褒廣死節而一切貸其失職於是遂推選士大夫所論以爲能者付之經略而今尚書工部郎中余公當廣西爲寇平之明年蠻越接和乃大城桂州其木甓瓦石之材以枚數之至四百萬有奇用人之力以工數之至二十餘萬凡所以守之具無一求而不給者焉以至和元年八月始作而以二年之六月成夫其爲役亦大矣蓋公之信於民也久而費之欲以衛其材勞之欲以休其力以故爲是有大費與大勞而人莫或以爲勤也古者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禮失則夷狄橫而窺中國方是時中國非無城郭也卒於陵夷毀頓陷滅而不救然則城郭者先王有之而非所以恃爲存也及至喟然覺寤興起舊政則城郭之脩也又嘗不敢以爲後蓋有其患而圖之無其具有其具而守之非其人有其人而

治之非其法能以久存而無敗者皆未之聞也故文王之起也有四夷之難則城于朔方而以南仲宣王之起也有諸侯之患則城于東方而以仲山甫此二臣之德侶于其君於其為國之本末與其所先後可謂知之矣慮之以悄悄之勞而發之以赫赫之名承之以翼翼之勤而續之以明明之功卒所以攘夷狄而中國之全安者蓋其君臣如此而守衛之有其具也今余公亦以文武之材嘗 閒天子承平日久欲補弊立廢之時鎮撫一方修扞其民其勤於今與周之南仲仲山甫蓋等矣是宜有紀也故其將吏相與謀而來取文將鑱之城隅而以告後之人焉

墨池記 曾子固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後世者如何哉

廣德湖記 曾子固

鄞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余曰願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鄞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漕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鄞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鳧鴈魚鱉茭蒲葭菼蓴蓮芡之饒其舊名者鸎脰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儲僊用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後素驗視後素不為挽民以得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敬方與後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梁齊之際歟 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強吏盜湖為田久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

之而湖始復韓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
者之於一州教成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
地百頃爲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
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瀕有地
曰林村砂末曰高橋廣臺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
自太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
天聖景祐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爲田州從事張大有按
行此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章道詔書罷以
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爲田者始息而康定某年縣主簿
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爲鄞則湖久不治西七鄉
之農以旱告張侯爲出營度民田湖旁者皆喜願致其
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爲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
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環
湖之隄凡九千一百三十四丈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
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鄞人累石陻水闗
其間而扃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碶於是又
爲之益舊總爲碶九爲埭二十隄之上植榆柳益舊總
爲三萬一百丈（丈一作）因其餘材爲二亭於隄上以休而
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山之上爲廟一以
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熙寧

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
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既成而
田不病旱舟不病涸魚鴈茭葦果蔬水產之良皆復其
舊而其餘及於比縣旁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
予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久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
而至於不知所以爲力予方患之覩廣德之興以數百
年危於廢者數矣繇有人故益以治蓋大曆之間溉
田四百頃大中八年復而今二千頃矣則人之存亡政
之廢舉爲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歟故爲之書尚俾來
者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爲此邦之利而又將與越之
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爲提舉兩
浙路常平廣惠倉兼管勾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
時云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三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
之世曰鄢水左丘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
及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
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
謂夷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二（一作）十
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堨壅是水爲渠以灌

鄢鄢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堨使水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迹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故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誘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謂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書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

錢塘六井記　蘇文忠公

湖水避錢塘而東擊西陵所從來遠矣沮洳斥鹵化為桑麻之區而久乃為城邑聚落凡今州之平陸皆江之故地其水苦惡惟負山鑿井乃得甘泉而所及不廣唐宰相李公長源始作六井引西湖水以足民用其後刺史白公樂天治湖浚井刻石湖上至于今賴之始長源六井其最大者在清湖中為相國井其西為西井少西而北為金牛池又北而西附城為方井為白龜池又北

而東至錢塘縣治之南為小方井而金牛之廢久矣嘉祐中太守沈公文通又於六井之南絕河而東至美俗坊為南井出湧金門並湖而北有水閘三注以石溝貫城而東者南井相國方井之所從出也若西井則相國之派別者也而白龜池小方井皆為匿溝湖底無所用闕此六井之大略也熙寧五年秋太守陳公述古始至問民之所病皆曰六井不治民不給於水南井溝庳而井高水行地中率常不應公曰嘻甚矣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乃命僧仲文子珪辦其事仲文子珪又引其徒如正思坦以自助凡出力以佐官者二十餘人於是發溝易甃完緝罅漏而相國之水大至坎滿溢流南注于河千艘更載瞬息百斛以方井為近於濁惡而遷之少西不能五步而得其故基父老驚曰此古方井也民李甲遷之於此六十年矣疏涌金池為上中下使澣衣浴馬不及於上池而列二閘於門外其一赴三池而決之河其一納之石檻比竹為五管以出之並河而東絕三橋以入于石溝注于南井水之所從來高則南井常厭水矣凡為水閘四皆垣墻扃鑰以護之明年春六井畢修而歲適大旱自江淮至浙右井皆竭民至以罌缶貯水相餉如酒醴而錢塘之民肩足所任舟楫所及南出龍山北至長河鹽官海上皆以飲牛馬給沐浴方是時汲者皆誦佛以祝公余以為水者人之所甚急而旱至於井竭非歲之所常有也以其不常有而忽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豈獨水哉故詳其語以告後之人使雖至於久遠廢壞而猶有考也

龍井記　秦少游

龍井舊名龍泓距錢塘十里吳赤烏中方士葛洪嘗鍊丹於此事見圖記其地當西湖之西浙江之北風篁嶺之上實深山亂石之中泉也每歲旱禱雨於他祠不獲則禱於此其禱輒應故相傳以為有龍居之然泉者山之精氣所發也西湖深靚空闊納光景而涵煙霏菱芡荷花之所附麗龜魚鳥蟲之所依憑漫衍而不迫紆餘以成文陰晴之中各有奇態而不可以言盡也故岸湖之山多為所誘而不克以為泉浙江介於吳越之間一晝一夜濤頭自海而上者再疾擊而遠馳兕虎駭而風雨怒遇者摧當者壞乘高而望之使人毛髮盡立心掉而不禁故岸江之山多為所脅而不暇以為泉惟此地蟠幽而踞阻內無靡曼之誘以散越其精外無豪悍之脅以亂蹂其氣故嶺之左右大率多泉龍井其尤者也夫畜之深者發之遠其養也不苟則其施也無窮龍井

之德蓋有至於是者則其爲神物之託也亦奚疑哉元豐二年辨才法師元靜自天竺謝講事退休於此山之壽聖院院去龍井一里凡山中之人有事於錢塘與遊客之將至壽聖者皆取道井旁法師乃即其處爲亭又率其徒以浮屠法環而呪之庶幾有慰夫所謂龍者俄有大魚自泉中躍出觀者異焉然後知井之有龍不謬而其名由此益大聞於時是歲余自淮南如越省親過錢塘訪法師於山中法師策杖送余於風篁嶺之上指龍井曰此泉之德至矣美如西湖不能淫之使遷壯如浙江不能威之使屈受天地之中資陰陽之和以養其源推其緒餘以澤於萬物雖古有道之士又何以加於此盍爲我記之余曰唯唯

偃虹隄記　歐陽文忠公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上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

不書乃爲之書

石鐘山記　　蘇文忠公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鍾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鍾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莫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鍾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新城遊北山記　　晁无咎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者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蚖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觜相扶携而上篁篠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於時九月天高露清山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窗間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鬢之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

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至
然往往想見其事也

浮槎山水記　　歐陽文忠公

浮槎山在慎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闍山（一無此五字）或曰
浮巢二（一無字）山其事出於浮圖老子之徒荒怪誕幻之
說其上有泉自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
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
次第以為得之於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
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
後益以羽為知水者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
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所記以龍池為第十浮
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
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
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
李侯以鎮東軍（一無此字）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
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池涓涓可愛蓋羽
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於故老得
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於京師予報之曰李侯可謂賢
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
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滴瀝此山林
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
欲於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於斯彼富
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
貴者而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世其不
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於耳
目又知山林之為樂至於攀緣上下幽隱窮絶人所不
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於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
學喜交賢士敏於為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
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
矣故予為志其事俾世知斯（一作）泉發自李侯始也

遊湯泉記　　秦少游

漳南道人昭慶隱湯泉山之八月集賢孫公謂其遊曰
漳南去幾時已甚久且闊其所寓富山水盍往訪焉於
是余與道人參寥請從之具鞍馬戒徒御翼日出高郵
西郭門馳六十里宿神居山之悟空寺神居高不踰三
四引而股趾盤薄甚大旁占數塍俗呼上山或曰昔老
姥煉丹於此功成僊去今寺有石藥臼者乃其遺物也
又馳四十里宿黃公店從者以雨告止焉又馳六十里
次六合館壽聖寺之香積院院有龐眉老僧主之應客
淡然若無意於世者與之言心如其貌蓋有道者也又

馳七十里次真相院明日滄南來迓相勞苦如平生歡
遂與俱行馳二十五里至湯泉館惠濟院院則滄南之
所寓也泉中遂浴於湯泉之墟丙惠濟二百步周袤不
踰一成有泉五一曰太子湯舊傳梁昭明所遊今廢於
野一在居民朱氏家其三則隷于惠濟而惠濟三泉旁
皆甃石爲八方斛嵌其兩崖一以受虛一以泄滿泉特
其中晨夜不絶其色深碧沸白香氣襲人爬搔委頓之
病浴之輒愈贏糧自遠而至者無虛時劉夢得和州記
云垃有沸井即此泉也噫泉之爲湯者衆矣彼汝水驪
山嘗爲乘輿後宮之所臨幸方其盛时綺疏璇題魚龍
飛動眩人耳目勢㑹事變鹿豕得而履焉其僻昧不聞
於世者又皆蔽於叢薄埋於土塗抱清懷潔歷千百年
莫或稍試於用二者皆有恨焉獨是泉出無亢滿之累
其仁足以及物豈所謂無出而陽無入而藏柴立乎其
中央者歟余三人者既嘉泉之近於道又貪其有功於
塵垢疾病也日不一至再日必至焉率以爲常越三日
烏江令閻求仁來求仁余鄉友也遂與俱行東南馳八
里至龍洞山下棄馬而徒步山形十起蒙籠曲道尤難
登捫蘿進者五里然後至其山椒是日風曀望建業江
山蟠龍踞虎之狀皆依約而得之自山椒轉而西南盤

紆徑復又二里而至龍洞其上巉巖崒岑不可窮竟門
則大穴也漸下十數丈窅然深黑日光所不及揭炬然
後可行腹中空谽可儲粟數萬斛屏以青壁而泉噴其
趾蓋以乳石而鼠家其顛仰而視之或突然傲岸而出
若有恃者或傴寧而卻若有畏者雲撓而鳥企鼻口呀
而齗齶露其陬牙櫳選亾惸之變疑生於鬼神雖智者
造謀而巧者述之未必能爾也惜乎閟於龍巖夐絶人
迹罕至之地世莫得而窺焉夫豈負天下之奇勝者固
不欲售其伎必待夫至誠篤好之士然後與之接耶或
曰洞有小蛇青色而赤章旱歲禱雨多應云景夕還惠
濟惠濟有庵二一在太子泉南百步峰中隱者陳生居
之一未構基在院西六十步大丘之原丘勢坡陁前有
小澗涓涓而流瀦以齊條閣以雙松每令風自遠而至
泛條薄激松梢度流水其音嘈然如奏笙簫異響而望
自定山轉而西服光對薄星辰亘二百里迅馳而矗立
姤危而恬壯分秀而取奇各挾其伎以效覆局之下孫
公愛其地勝欲寄以老焉因請名曰寄老庵相率作詩
以約之明年庵成發二奇石於雙松之下形勢益振於
是環山數百里嘗以遊觀名者遷延辭避推寄老焉西
庵之成久矣其地迫遽無流水非枯槁自娛之士莫能

居之故茂有聞者是庵始末已爲賢士大夫所矚及歳遂以眺望浮游之勝甲於一方物之興固自有時也歳湯泉之事既窮余又獨從參寥西馳七十里入烏江遨求仁函項羽祠飲繫馬松下憑大江以望二山想于虞樂亭復還惠濟翌日乃歸蓋自高郵距烏江三百二十五里凡經佛寺四神祠一山水之勝者二得詩三十首賦一篇至於山林雲物之變溪瀨潺湲之音故墟荒落晨汲瞑舂之狀悠然與耳目謀而適然與心遇者蓋不可勝計嗚戲茲游之所得可謂富矣明年滄南自湯泉來會于高郵追叙去年登臨之美且歎日月之速盛游之難再也因撰次之以備湯泉故事時與同好者覽之以自擇焉

菱谿石記　　歐陽文忠公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偃然僵卧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歳寒霜落水涸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濆爲荇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一作黄〕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荇谿者詢於滁州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有〔一作〕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荇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道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一作偽字〕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一作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一作所〕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民〔一作氏〕尚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一無興字〕惜其可愛而〔一有棄字〕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負城而近以爲滁人歳時嬉遊之好夫物之奇者棄沒於幽遠則可惜置之耳目則愛者不免取之而去嗟夫劉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一作勇悍〕之士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荒理零落至於子孫泯沒而無聞況欲長有此石乎用此〔一無此字〕可對富貴者之戒而好奇之士聞此石者〔一作聞石而來〕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也哉

木假山記　　蘇文公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夭幸而至於任爲棟梁則伐不幸而爲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爲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沉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齧食之

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强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濆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予家有三峰予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蘗而不殤拱而不夭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於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予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非徒感之而又有所敬焉予見中峰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峰二峰者莊栗刻削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峰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感也夫

叙事 畫記

石氏畫苑記　蘇文忠公

石康伯字幼安眉之眉山人故紫微舍人昌言之幼子也舉進士不第即棄去當以蔭得官亦不就讀書作詩以自娛而已不求人知獨好法書名畫古器異物遇有所見脫衣輟食求之不問有無居京師四十年出入閭巷未嘗騎馬在稠人中耳目謖謖然專求其所好長七尺黑而髯如世所畫道人劍客而徒步塵埃中若有所營不知者以為異人也又善滑稽巧發微中旁人抵掌絕倒而幼安淡然不變色與人游知其急難甚於為己有客於京師而病者輒舁置其家親飲食之死則棺斂之無難色凡識幼安者皆知其如此而余獨深知之幼安識慮甚遠獨口不言耳今年六十一狀貌如四十許人須三尺郁然無一莖白者此豈徒然者哉為亳州職官與富鄭公俱得罪者其子夷庚也其家書畫數百軸取其毫末雜碎者以冊編之謂之石氏畫苑幼安與文與可游如兄弟故得其畫為多而余亦善畫古木叢竹因以遺之使置之苑中子由嘗言所貴於畫者為其似也似猶可貴況其真者吾行都邑田野所見人物皆吾畫笥也所不見者獨鬼神耳當賴畫而識然人亦何用見鬼此言真有理令幼安好畫乃其一病無足錄著其為人之大略云爾

淨因院畫記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托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

能病其全若常形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眞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蓋達士之所寓也歟昔歲嘗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別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旣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于劒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旣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爲韈士大夫傳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詠篔簹谷其一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游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日與可歿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

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叙事 寺觀

御書閣記

歐陽文忠公

醴陵縣東二十里有宮曰登真其前有山世傳仙人王喬鍊藥於此唐開元間神仙道家之説興天子爲書六大字賜而揭焉　太宗皇帝時詔求天下前世名山異迹而尤好書法聞登真有開元時所賜字甚奇乃取至京師閱焉已而還之又賜御書飛帛字使藏焉其後登真大火獨飛帛書存康定元年道士彭知一探其私篋一作以市工材悉復宮之舊建樓若干尺以藏賜書予之故人處士任君爲予言其事來乞文以志凡十餘請而不懈予所領職方悉掌天下圖書考圖驗之醴陵老佛之居凡八十而所謂登真者其說皆然乃爲之記夫老與佛之學皆行於世久矣爲其徒者常相訾病若不相容於世二家之説皆見斥於吾儒宜其合勢并力以爲拒守而乃反自相攻惟恐不能相弱者何哉豈其死生性命所持之説相盭而然耶故其代爲興衰各繫於時之好惡雖善辯者不能合二説而一之至其好大宮室以矜世人則其爲事同焉然而佛能箝人情而鼓以禍福人之趣者常衆而熾老氏獨好言清淨遠去靈仙

飛化之術其事實深不可質究則其爲（一無此字）常以淡泊無爲爲務故凡佛氏之動搖興作爲力甚易而道家非遺王之好尚不能獨與其間能自力而不廢者豈不賢於其徒者哉知一是已

僊都觀三門記　曾子固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度加于度則譏之見于易禮記春秋其旁三門門二塗惟王城爲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度則知禮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荘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繇絶嶺而上至其處其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穫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災予嘗視而嘆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徒使世之衍衍施趍之者不已歟不然何有是邪則其法之蕃昌人力固如之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修也宜慶曆六年觀主道士凌齊華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庳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託予記之與齊華里人也不能辭噫爲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禮春秋之義而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情易天下之公齊華之取予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爲厲已也夫

表忠觀碑　蘇文忠公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州事臣抃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黄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顯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孑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鼓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　皇宋受命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而蜀江南負其嶮遠兵至城下乃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　王師積骸爲城釃血爲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

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 朝聽去其國如去傳舍其
有功於 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
風修理其父祖墳塋祠以太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
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嗟傷甚非所以勸奬忠臣
慰荅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爲
觀俾錢氏之孫爲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
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吳縣之淨土寺僧曰
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
修其祠宇封殖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
其人庶幾永終不墜以稱 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

死以聞 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曰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
類離羣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强弩
射潮江海爲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
節大城其居包落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
以燕父老曄如神人玉帶毬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
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
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咨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
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 帝謂守臣治其祠
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新宫匪私于錢

唯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上清儲祥宮碑

元祐六年六月丙午 制詔臣軾上清儲祥宮成當書
之石臣軾拜手稽首言曰臣以書命待罪北門記事之
成職也然臣愚不知宮之所以廢興與凡材用之所從
出敢昧死請乃命有司具其事以詔臣軾始 太宗皇
帝以聖文神武佐 太祖定天下既即位盡以 太祖
所賜金帛作上清宮朝陽門之內旌興王之功且爲五
代兵革之餘遺民赤子請命上帝以至道元年正月宮
成民不知勞天下頌之至慶曆三年十二月有司不戒

于火一夕而燼自是爲荆棘瓦礫之場凡三十七年元
豐二年二月 神宗皇帝始命道士王太初居宮之故
地以法籙符水爲民禳禬民趨歸之稍以其力修復祠
宇詔用日者言以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地乃賜名上
清儲祥宮且賜度牒與佛廟神祠之遺利爲錢一千七
百四十七萬又以官田十四頃給之刻玉如漢張道陵
所用印及所被冠佩劍履以賜太初所以寵之者甚備
宮未成者十八而太初卒 太皇太后聞之喟然嘆曰
民不可勞也兵不可役也大司徒錢不可發也而 先
帝之意不可以不成乃 勑禁中供奉之物務從約損

所費珠玉以巨萬計凡所謂以天下養者悉歸之儲祥積貯所賜為錢一萬七千六百二十八萬而宮乃成內出白金六千三百餘兩以為香火瓜華之用召道士劉應真開行太初之法命入內供奉官陳衍典領其事起四年之春訖六年之秋為三門兩廡中大殿三旁小殿九鍾經樓二石壇一建齋殿于東以待臨幸築道館于西以居其徒凡七百餘間雄麗靖深為天下偉觀而民不知有司不與焉嗚呼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臣謹按道家流本出黃帝老子其道以清淨無為為宗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慈儉不爭為行合於周易何思何慮論語仁

者靜壽之說如是而已自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乃有飛僊變化之術黃庭大洞之法太上天真木公金母之號延康赤明龍漢開皇之紀天皇太一紫微北極之祀下至於丹藥奇技符籙小數皆歸於道家學者不能必其有無然臣嘗竊論之黃帝老子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修其本而末自應故仁義不施則韶濩之樂不能以降天神忠信不立則射鄉之禮不能以致刑措漢興蓋公治黃老而曹參師其言以謂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以此為政天下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其後文景之治大率

依本黃老清心省事薄斂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臣觀上與太皇太后所以治天下者可謂至矣檢身以律物故不怒而威損利以予民故不藏而富屈己以消兵故不戰而勝虛心以觀世故不察而明雖黃帝老子其何以加此本既立矣則又惡衣菲食卑宮室陋器用斥其贏餘以成此宮上以終　先帝未究之志下以為子孫無窮之福宮成之日民大和會鼓舞謳歌聲聞于天天地喜答神祇來格祝史無求福祿自至時萬時億永作神主故曰修其本而末自應豈不然哉臣既書其事皇帝若曰大哉　太祖之功　太宗之德　神宗之志而

聖母成之汝作銘詩而朕書其首曰上清儲祥宮碑

臣軾拜手稽首獻銘曰

天之蒼蒼正色非耶其視下也亦若斯耶我築上清儲祥之宮無以來之其肯我從元祐之政媚于上下何修何營曰是四者民懷其仁吏服其廉鬼畏其正神予其依帝既子民維子之視云何事帝而瘠其子允哲　文母以公滅私作宮千柱人初不知於皇　祖宗在帝左右風馬雲車從帝來狩閱視新宮察民之言佑我　文母及其孝孫孝孫來饗左右耆耇無競惟人以燕我後多士為祥　文母所培我膺受之篤其成材千石之鍾

萬石之虡相以銘詩震于四海

湘潭縣藥師院殿記

歐陽文忠公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為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示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斵鉏夬畎畝樹蓺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羸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為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為善其法曰有能捨已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蔭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為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磬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覘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念其以賈為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為幸又知在上者庇已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為之心又趣為善皆可喜也乃為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明道壬申之正月壽五十有二年始為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璘學浮屠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為僧五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古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也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桑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

今而不變也又言為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為盛國至唐甚并以興世為北京及朱氏有中上後唐倚并為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為國故民熟兵鬪餓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彼敢教棄兵事農休息勞苦為太平之幸人并乎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兵不執衣耜不不耕食不乏宇不土力不稽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予愛其語壯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為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揚州龍興十方講院記　王文公

予少時客遊金陵浮屠慧禮者從予遊予既吏淮南而慧禮得能佛與舍與其徒日講其師之說嘗出而過焉庫屋數十椽上破而旁穿側出而視後則榛棘出入不見垣端指以語予曰吾將除此而宮之雖然其成也不以私吾後必求時之能行吾道者付之願記以示後之人使不得私焉當是時禮方丐食飲以卒日視其居枵然余特戲曰姑成之吾記無難者後四年來曰昔之所欲為凡百二十楹賴州人蔣氏之力既皆成盍有述焉噫何其能也蓋慧禮者予知之其行謹潔學博而材敏而又卒之以不私宜成此不難也世既言佛能以禍福語傾天下故其隆向之如此非徒然也蓋其學者之材亦多有以動世耳今夫衣冠而學者必曰自孔氏孔氏之道易行也非有苦身窮形離性禁欲若彼之難也而士之行可一鄉才足一官者常少而浮屠之寺廟被四海則彼其所謂材者寧獨賢耶以彼其材由此之道去至難而就甚易宜其能也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其有以也夫

漣水軍淳化院經藏記

道之不一久矣人善其所見以為教於天下而傳之後世後世學者或徇乎身之所然或誘乎世之所趨或得乎心之所好於是聖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博聞該見有志之士補苴調胹與以就完而力不足又無可為之地故終不得蓋有見於無思無為退藏於密寂然不動者中國之老莊西域之佛也佛既以此為教於天下而傳後世故為其徒者多寬平不忮質靜而無求不忮似仁無求似義當士之夸漫盜奪有已而無物者多於世則超然高蹈其為有似乎吾之仁義者豈非所謂賢

於彼而可與言邪若道之瑞新聞之懷璉皆今之爲佛而超然吾所謂賢而與之遊者也此二人者旣以其所學自脫於世之淤濁而又皆有聰明辯智之才故吾樂以其所得者問語焉與之遊忘日月之多也璉嘗謂余曰吾徒有善因者得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得吾所謂經者五千四十八卷於京師歸而藏諸屋將求能文者爲之書其經藏者之歲時而以子之愛我也故使其徒來屬能爲我强記之乎善因者蓋常爲屋於漣水之城中而因瑞新以求予記其歲時予辭而不許者也於是問其藏經之日某年月日也夫以二人者與余游而善因屬我之勤豈有他哉其不可以終辭乃爲之書而并告之所以書之意使鑱諸石

彭州圓覺禪院記　　蘇文公

人之居乎此也其必有樂乎此也居斯樂不樂不居也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爲自欺且爲欺天蓋君子恥食其食而無其功恥服其服而不知其事故居而不樂吾有吐食脫服以逃天下之譏而已耳天之畀我以形而使我以心馭也今日欲適秦明日欲適越天下誰我禦故居而不樂不樂而不去是其心且不能馭其形而況能以馭他人哉自唐以來天下士大夫爭以排釋老爲言故其徒之欲求知於吾士大夫之間者往往自放於師以求容於吾而吾士大夫亦喜其來而接之以禮靈師文暢之徒飲酒食肉以自絕於其教嗚呼歸爾父子復爾室家而後吾許爾以叛爾師父子之不歸室家之不復而師之叛是不可以一日立于天下傳曰人臣無外交故季布之忠於楚也雖不如蕭韓之先覺而比丁公之貳則有愈矣在京師彭州僧保聰來求識予甚勤及至蜀聞其自京師歸布衣蔬食以爲其徒先凡若干年而所居圓覺院大治一日爲予道其先師平潤事與其院之所以得名者請予爲記予佳聰之不以叛其師之學也故爲之記曰彭州龍興院僧平潤講圓覺經有奇因以名院院始弊不葺潤之來始得隙地以作堂宇凡更二僧而至于保聰聰又合其鄰之僧屋若干於其院以成是爲記

分寧縣雲峰院記　　曾子固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土俗然也自府來抵其縣五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桑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饁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殖五穀無廢壤女婦蠶杼無懈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有纖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

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寧死無所捐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稊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棋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厚薄可知也長少族坐里閭相講語以律法意嚮小戾則相告訐結黨詐張事關節以動視聽甚者畫刻金木爲章印摹文書以給吏立縣庭下變僞一日百千出故雖笞朴徙死交迹不以屬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漬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肩常病其未易治教使移也雲峰院在縣極西界無籍記不知自何時立景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侈之門閎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廬齋庖庫廄序列兩旁浮圖所用鐃鼓魚螺鐘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廢其勤亦稱其土俗至有餘輒斥散之不爲黍累計惜樂淡泊無累則又若能獨勝世嗇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不汩溺其所學其歸一當於義則粲然斯邑人者必道常矣予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排蓬藋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畀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永永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來請記遂來予不讓爲申其可言者寵嘉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者南豐曾鞏記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饒傑相與率民錢爲殿其於院成以佛之像置其中而來乞予文以爲記初菜園有籍於尚書有地於城南五里而草木生之牛羊踐之求屋室居人蔫無有也可栖至則喜曰是天下之廢地也人不爭吾得之以老斯足矣遂以醫取資於人而即其處立寢廬講堂重門齋庖之房栖客之舍而合其徒入而居之獨殿之役最大自度其力不能爲乃使慶明傑持簿乞民間有得輒記之微細無不受浸漸積累者月而用以足役以既自可栖之來居至於此蓋十年矣吾觀佛之徒凡有所興作其人皆用力也勤刻意也專不肯苟成不求速効故善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而其所爲無一不如其志者豈獨其說足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栖之披攘經營播撫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又善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爲至矣及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必世百年爲教

化之漸而待遲久之功哉相薰以此故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彼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以守者衰歟與之記不獨以著其能亦以媿吾道之不行也已

兜率院記

古者爲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耞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爲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爲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爲尤盛百里之縣爲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累百十大抵穹墉奧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頻伸而爲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矣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遂（遂一作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內外名爲宮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乃

以修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庠所爲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宮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圉囷倉以固以客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號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懷也噫予之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衎一作）旅旅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介然著心而竊其尤切者爲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從知己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論其終何如焉

景德寺修殿造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爲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別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劫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繫此之由故嗣迎業者師子達磨流爲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于天台灌頂一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爲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岳大師得之南岳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之

初隷景雲寺徙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娑婆男女萬
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韋丹
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此南城於　宋為建昌軍景雲
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
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竊入風
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
若干柱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末
末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寓往他院正亦遂輟充
有終者唯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孀何氏始卒凡八
年明講經論頗憙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
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常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
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宸奎閣碑　　蘇文忠公

皇祐中有　詔廬山僧懷璉住京師十方淨因禪院召
對　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　旨賜號大覺禪師
是時北方之為佛者皆留於名相囿於因果以故士之
聰明超軼者皆鄙其言紙為蠻夷下俚之說璉獨指其
妙與孔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時士大
夫喜從之游遇休沐日璉未盥漱而戶外之屨滿矣
仁宗皇帝以天縱之能不由師傳自然得道與璉問荅
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上書乞歸老山
中　上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不許治平中再乞
堅甚　英宗皇帝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璉既渡江少
留于金山西湖遂歸老于四明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
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
師始建寶文閣　詔取其副本藏焉且命歲度僧一人
璉歸山二十有三年年八十有三臣出守杭州其徒使
來告曰宸奎閣未有銘君逮事　昭陵而與吾師游最
舊其可以辭臣謹按古之人君號知佛者必曰漢明梁
武其徒蓋嘗以籍口而繪其象于壁者漢明以察為明
而梁武以弱為仁皆緣名失實去佛遠甚恭惟　仁宗
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未嘗廣度僧尼崇修寺廟干戈斧
鑕未嘗有所私貸而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此所謂得
佛心法者古今一人而已璉雖以田世法度人而持律
嚴甚　上嘗賜以龍腦鉢盂璉對使者焚之曰吾法以
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使者歸奏　上嘉歎久之
銘曰　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維道
人璉逍遙自在禪律並行不相留礙於穆頌詩我既其
文惟佛與佛乃識其真咨爾東南山君海王時節來朝
以謹其藏

中和勝相院記

佛之道難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學之皆入山林踐荊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膾燔燒烹煮以肉飼虎豹烏烏蚊蚋無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萬億生而後成其不能此者猶棄絕骨肉衣麻布食山木之實晝日力作以給薪水糞除暮夜持膏火薫香事其師如生務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畧十其詳無數終身念之寢食見之如是僅可以稱沙門比丘雖名爲不耕而食然其勞苦卑辱則過於農工遠矣計其利害非僥倖小民之所樂今何其棄家毀服壊毛髮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歟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師之所謂戒者爲愚夫未達者設也若我何用是爲剟其患專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愛其名治其荒唐之說攝衣升坐問答自若謂之長老吾嘗究其語矣大抵務爲不可知設械以應敵匿形以備敗窘則推墮滉瀁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遊四方見輒反覆折困之度其所從遁而逆閉其塗往往而頸赧亦然業已爲是道勢不得以惡聲相反則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於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寶月大師惟簡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爲記豈不謬哉然吾昔者始遊成都見文雅大師惟度器宇落落可愛渾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傳記所不載者因是與之遊甚熟惟簡則其同門友也其爲人精敏過人事佛齊衆謹嚴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愛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從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國與其所以將亡而不遂滅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畫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稱者故强爲記之始居此者京兆人廣寂大師希讓傳六世至度與簡簡姓蘇氏眉山人吾遠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大悲閣記

羊豕以爲羞五味以爲和秫稻以爲酒麴糵以作之天下之所同也其材同其水火之齊均其寒煖燥濕之候一也而二人爲之則美惡不齊豈其所以美者不可以數取歟然古之爲方者未嘗遺數也能者即數以得妙不能者循數以得其畧其出一也有能有不能而精粗見焉又見其二也其求精於數外而棄迹以逐妙曰我知酒肉之所以美也而畧其分齊捨其度數以爲不在是也而一以意造則其不爲人之所嘔棄者寡矣今吾學者之病亦然天文地理音樂律歷宫廟服器冠昏喪紀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禮之所可刑之所禁歷代之所

以廢興與其人之賢不肖此學者之所宜盡力也曰是皆不足學學其不傳於書而載於口者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古之學者其所亡與其所能皆可以一二數而易見也如今世之學其所亡者果何物而所能者果何事歟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由是觀之廢學而徒思者孔子之所禁而今世之所上也豈惟吾學者至於為佛者亦然齋戒持律講誦其書而崇飾塔廟此佛之所以日夜教人者也而其徒或者以為齋戒持律不如無心講誦其書不如無言崇飾塔廟不如無為其中無心其口無言其身無為則飽食而嬉而已是為大以欺佛者也杭州鹽官安國寺僧居則自九歲出家十年而得惡疾且死自誓於佛願持律終身且造千手眼觀世音像而誦其名千萬遍病已而力不給則縮衣節口三十餘年銖積寸累以迄于成其高九仞為大屋四重以居之而求文以為記余嘗以斯語告東南之士矣蓋僅有從者獨喜則之勤苦從事於有為篤志守節老而不衰異夫為大以欺佛者故為記之且以風吾黨之士云

黃州安國寺記

元豐二年十二月余自吳興守得罪　上不忍誅以為黃州團練副使使思過而自新焉其明年二月至黃舍館粗定衣食稍給閉門却掃收召魂魄退伏思念求所以自新之方反觀從來舉意動作皆不中道非獨今之所以得罪者也欲新其一恐失其二觸類而求之有不可勝悔者於是喟然歎曰道不足以御氣性不足以勝習不鋤其本而耘其末今雖改之後必復作盍歸誠佛僧求一洗之得城南精舍曰安國寺有茂林修竹陂池亭榭間一二日輒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則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從生而不可得一念清淨染汙自落表裏翛然無所附麗私竊樂之旦往而暮還者五年於此矣寺僧曰繼連為僧首七年得賜衣又七年當賜號欲謝去其徒與父老相率留之連笑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卒謝去余是以愧其人七年余將有臨汝之行連曰寺未有記具石請記之余不得辭寺立於偽唐保大二年始名護國嘉祐八年賜今名堂宇齋閣連皆易新之嚴麗深穩悅可人意至者忘歸歲正月男女萬人會庭中飲食作樂且祠瘟神江淮舊俗也

滁州龍蟠山壽聖寺佛殿記　曾文昭公

自先王之迹熄佛之教始行於中土學者得其書而傳之凡數千萬言要其大旨示人去惡而趨善舍邪而歸

正書也後四百餘年有爲禪學者來而告之曰彼書所載皆名相文字佛之麤迹爾非道之至也佛之道有出於名相文字可一言而盡者曰禪其說以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學者以心傳心不必外求其操術甚約其收功甚速非若他學之有次第階級也於是禪學始興趨之者如水走下枝分脉引至于　本朝而其流寖盛予嘗攷其說矣蓋非出於人心不能使人趨之若是其衆傳之若是其久也何以知其然哉夫心大矣天地萬物無不具於性中而心者性之地也巨無不周細無不入增不爲贅減不爲虧黙爾而自運寂然而善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方體不能拘度數不能窮此心之所以爲神也道至神則至矣亡以加矣佛之爲佛豈外是哉夫人皆有是心而情想汨之利慾昏之故忘已以逐物棄眞而取僞卒於流蕩不反者舉世皆是而卓然能盡其材者葢寡也盡其材者無他去心之蔽復性之本而已所謂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者其不幾於此乎質之吾儒孔子言性不可得而聞孟子則謂盡其心知其性楊雄亦曰人心其神矣乎詩書以來言修身以及國家天下未嘗不以心爲本其意亦如是哉惟其所傳出於人心故自漢唐以來有欲闢之而不能屈也道人曇廣傳禪學者也始居滁州龍蟠山之壽聖寺有僧廬而無佛殿廼與其徒歸式元祐希受部安并力營之八年而成極土木之麗又前爲重門後爲堂寢以謹啓閉以備賓燕榱宇獻獻丹碧相發總其費爲錢千萬有奇既事會予來守是邦請予爲記予於佛學未能周其文竟其義也姑論予所聞大略不悖於吾儒者書而予之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五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敘事(祠廟)

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歐陽文忠公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一有則字)又取孔子門人之高第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吏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爲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略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一無此四字)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一作尊)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諭上意(一有之字)凡有司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非師古好學者莫肯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於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於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一作后)考制度(一作圖記)爲俎豆籩篚罇爵簠簋凡若干(一作凡百餘事)以與其邑人行事(一本以大宋之興至謂之不急一段截下此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稱治又能遵國典修禮興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諰諰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伍子胥廟記　王文公

尋觀子胥出死亡逋竄之中以客寄之一身卒以說吳折不測之楚仇執恥雪名震天下豈不壯哉及其危疑之際能自慷慨不顧萬死畢諫於所事此其志與夫自恕以偷一時之利者異也孔子論古之上大夫若管夷吾臧武仲之屬苟志於善而有補於當世者咸不廢也然則子胥之義又曷可少耶康定二年予過所謂胥山者周行廟庭嘆吳亡千有餘年事之興壞廢革者不可勝數獨子胥之祠不徙不絕何其盛也豈獨神之事吳之所興蓋亦子胥之節有以動後世而愛尤在吳也後九年樂安蔣公為杭使其州人力而新之余與為銘也

烈烈子胥發節窮逋遂為冊臣奮不圖軀諫合謀行隆隆之吳厥廢不遂邑都俄墟以智死昏忠則有餘胥山之顏殿屋渠渠千載之祠如祠之初孰作新之民勸而趨維忠肆懷維孝肆孚我銘祠庭示後不誣

閬州張侯廟記　曾子固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惑智足以周於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今夫推策灼龜審於夢寐其為事至淺世常尊而用之未之有改也坊庸道路馬蠶猫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嚴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蟲鼠豕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精神之極其叩之無端其測之甚難而尊而信之如此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者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所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繇是觀之則荀卿之言以謂雩筮救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疾一作夫世之不盡乎在已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理者信然則過矣蔽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惑也閬州於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雨輒應嘉祐中比數歲連熟閬人以謂為一作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魏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歿也又能澤而

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其爲我書之材叔好古君子也乃爲之書而以余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七門廟記　劉貢父

嘉祐二年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力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爲縣主簿容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羹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爲列侯信廼爲民吠澮舒河以廣溉浸信爲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恩也今我將爲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爲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人者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而賈濞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耕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濞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濞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殁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己而後爲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地顧獨以農爲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脩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狥於民使侯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伏波將軍廟碑　蘇文忠公

漢有兩伏波皆有功德於嶺南之民前伏波邳離路侯也後伏波新息馬侯也南越自三代不能有秦雖稍通置吏旋復爲夷邳離始伐滅其國開九郡然至東漢二女子側貳反嶺南震動六十餘城世祖初平天下民勞厭兵方閉玉關謝西域況南荒何足以辱王師非新息苦戰則九郡左衽至今矣由此論之兩伏波廟食於嶺南者均也古今之傳莫能定于一自徐聞渡海適朱崖

南望連山若有若無杳杳一髮耳艤舟將濟眩栗喪魄海上有伏波祠元豐中詔封忠顯王凡濟海者必卜焉曰某日可濟乎必吉而後敢濟使人信之如度量衡石必不吾欺者嗚呼非盛德其孰能然自漢以來朱崖儋耳或置或否楊雄有言朱崖之棄捐之之力也否則介鱗易我衣裳此言施於當時可也自漢末至五代中原避亂之人多家於此今衣冠禮樂蓋斑斑然矣其可復言棄乎四州之人以徐聞爲咽喉南北之濟者以伏波爲指南事神其敢不恭軾以罪謫儋耳三年今乃獲還海北往返順風無以荅神貺者乃碑而銘之銘曰

至險莫測海與風至幽不仁此魚龍至信可恃漢兩公寄命一葉萬仞中自此而南洗汝胷撫循民夷必清通自此而北端汝躬屈信窮達常正忠生爲人英沒愈雄神雖無言意我同

潮州韓文公廟碑

匹夫而爲百世師一言而爲天下法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爲矣故申呂自嶽降而傅說爲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則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生而亡者矣故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三軍之帥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其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爲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于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民以出入爲艱前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

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謀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没而有知其不眷戀于潮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其詞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
飄然乘風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
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
滅没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
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蛟鱷如驅羊
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犦牲雞卜羞我觴
於粲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峻靈王廟碑

古者王室及大諸侯國皆有寶周有琬琰大玉魯有夏后氏之璜皆所以守其社稷鎮撫其人民也唐代宗之世有比丘尼若夢恍惚見上帝者得八寶以獻諸朝且傳帝命曰中原兵久不解腥聞于天故以此寶鎮之則改元寶應以是知天亦分寶以鎮世也自徐聞渡海歷瓊至儋又西至昌化縣西北二十里有山秀峙海上石峰巉然若巨人冠帽西南向而坐者俚人謂其山胳膊而偽漢之世封山神為鎮海廣德王五代之末南夷有知望氣者曰是山有寶氣上達于天艤舟其下斵山發石以求之夜半大風浪驚其舟空中碎之石峯之下夷皆溺死儋之父老猶有及見敗舟山上者今獨有石存焉耳天地之寶非人所得睥睨者張華使其客雷煥發酆城獄取寶劍佩之華終以忠遇禍坐此也夫今此山之上上帝賜寶以奠南極而貪昏無知之夷欲以力取而已有之其誅死宜哉　皇宋元豐五年七月詔封山神為峻靈王用部使者承議郎彭次雲之請紹聖四年七月瓊州別駕蘇軾以罪譴于儋至元符三年五月有詔徙廉州自念謫居海南三歲飲咸食腥陵暴颶霧而得還者山川之神實相之再拜稽首西嚮而辭焉且書其事碑而銘之山有石池產紫鱗魚民莫敢犯石峰之側多荔支黃柑得就食持去則有風雹之變其銘曰

瓊崖千里塊海中民夷錯居古相容方壺蓬萊此別宮
峻靈獨立秀且雄為帝守寶甚嚴恭庇廕嘉穀歲屢豐

小大逍遙遂鰕龍鷁鶂安栖不避風我浮而西今復東
銘碑曄然照無窮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頴上縣百社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為宣城令以才能稱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于焦氏臺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蓼人鄭祥遠者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為谿谷以達于淮而青綃者投于合淝之西山以死為龍穴山九子皆化為龍而石氏葬關洲公之兄為馬步使者子孫散居頴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于淮頴閭父老之口載于歐陽文忠之集古錄云自景龍以來里父世祠之于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敬蕘始大其廟　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超聞公之靈禜祠于蔡既雨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為記其事蓋自淮南至于蔡許陳汝皆奔走奉祠景德中諫議大夫張秉奉詔益新頴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輒見于池而近歲有得蛻骨于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軾迎致其骨于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為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地行為人天飛為龍患于有生我則從之淮頴之間篤生張公踐歷隋唐顯于　有宋上帝寵之先帝封之昭于一方萬靈宗之哀我頴民歲比而窮地傾東南潦水所鍾忽然歸墊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救藥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餘庶公之居貝闕珠宮揆公之食瓊醴玉饔何以稱之我愧于中公之所饗惟誠與恭誠在愛民無傷農工恭不在外洗濯厥胷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恫

東嶽廟碑奉勑撰　曾文昭公

宋興百三十有八年海內乂安符瑞畢至　哲宗皇帝推功神明報禮上下既作齊宮于南北郊以追述　神考親祠天地之志迺謂山川之神五嶽最巨而岱為其

宗面命守臣往視廟貌撤而新之詔京東路轉運司給其工費以轉運使若判官一員護作先是魯人相率出財為正殿重門頗極壯麗而它殿若門若廡制度庳隘不足以稱雖有園游而無亭觀以待神御延因舊益新南為臺門一曰太嶽為掖門二曰錫符錫羡直太嶽為重門二曰鎮安靈貺東西北為門各一曰青陽素景儲膺守為殿三曰嘉寧蕃祉儲祐旁為殿堂二十有三為碑樓四後為殿亭五以臨池䑓殿曰神游飛觀列峙脩廊周旋總為屋七百九十有三區繚以崇墉表以雙闕積工五十四萬有奇用錢六千八百萬有奇改作於紹聖四年六月至　今皇帝即位之明年實建中靖國元年十月告成前詔翰林學士臣某為之記臣某皇恐奉詔既書其本末迺拜手稽首而言曰自昔帝王受命告代必於泰山功成道洽符出刻石紀號昭姓考瑞必於泰山歲時巡守會諸侯協制度秩羣神必自泰山始其著于詩書載在史官雖見於傳記豈獨高明俶詭瑰傑秀異為天下之奇觀哉蓋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膚寸之雲澤及萬國功利之博如此固非它山可望而其威靈烜赫以警動禍福於人者亦非衆神所得而儕故雖作鎮一隅而萬乘之君莫不尊禮四方士民雖荒獝悍傲咸知敬畏豈苟然哉　本朝自　太祖　太宗繼詔有司增大神宇　真宗朝脩飾禮樂懷柔百神而山為効符命出醴泉神芝偉爵前後萬計　天子親奉玉檢登封降禪禮成臨拜嶽祠猶以為未足又加天齊王以帝號廟制祠具與次俱升厥後　三宗崇奉祇恪不懈益虔至于齋宮則　先皇帝經其始　今皇帝發其成土木采章極其輪奐以重神威以壯東夏可謂盛矣雖然　祖宗所以綏寧邦和兆民國家所以安富尊榮蕃衍盛大者豈專以神事為哉蓋出於已者盡其宜施於人者致其所然後接於神者無所不用其極故聲色所鄉號令所加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今皇帝仁孝聰明格于上下薄海內外無思不服方且嚴恭寅畏以交神祇卑宮菲食以崇廟祀寧是道也行之不已德日新又日新則豈惟草木蟲魚罔不咸若雨暘寒燠各以序至哉將有貫胷跂踵之長不約而成賓象輿丹甑昭華廷亶之珍不求而自至然後增封廣禪以修先烈駐蹕新宮以答神貺於斯時也則有儒學宗工作為聲詩如吉甫頌周史克頌魯被之絃歌勒之金石昭示萬世與詩書俱傳顧如臣者曷足與此哉若夫今日之事臣職也不敢以淺陋辭謹為銘曰

巖巖泰山羣嶽之長豈止齊魯四方之望維昔帝王是
宗是仰告代勒成百靈戍享圖書所記七十二家增高
廣厚匪以爲夸降及秦人矜功變古驅車中途則窘風
雨豈伊崇高人莫敢侮有神司之惟德是輔阿閤石閭
維神之居金篋玉策維神之符崇朝之雲徧雨天下非
神之力孰能爲者周詩之前視秩上公至于有唐王爵
是崇孰帝其號自我　眞宗維我　眞宗乘時治平橐
弓京矢奠枕于京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航浮索引萬國
來廷仁獸一角靈芝九莖應圖合諜不可殫名　天子
曰嘻維天錫予何以報之封禪是圖升中告成幽顯來
相回輿廟廷以荅神貺備物典冊往崇號諡棟宇衣冠
罔非帝制煥乎文章愈久益備成此新宮維今　天子
百常之觀萬雉之墉黼扆龍章巍然殿中神既安止人
斯受祉豈惟一方燕及四海維今、天子仁孝儉勤緝
熙光明德藝日新荒遐畢𢧐奔走來臣上帝所祐匪惟
爾神俾壽而臧俾昌而熾俾我孫子本支百世延及動
植有生咸遂授我神策周而復始神亦萬年爲宋望祀

軍山廟碑

禮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諸侯
在其地則祭之又曰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
此族也不在祀典夫谷卑於川丘陵卑於山苟有益於
人皆掌報禮況夫崇高廣大拔出其類而能興雲興利
爲一鄉一邑之望者其受命天子享有廟食豈非稱哉
軍山南豐之望也攷於圖記其高十有九里餘二百步
其上四峯崛起望之蒼然其旁飛瀑一瀉千尺其下龍
穴投以鐵石雨輒隨至其産竹箭材章利及此壤縣圖
多大山而茲山傑出見於百里之外其勢雄氣秀若蹲
熊虎而翔鳳鸞宜其能出雲雨見怪物給民財用以爲
此邦之望也舊傳吳芮嘗攻南粤駐軍此山其將梅鋗
祭焉禮成若有亡綺麾甲之狀彌覆山上因號軍山邦
人祀之蓋自茲始唐開元中復見靈跡廼大建祠宇承
事益虔後其廟屢徙今在盱水之陽距縣七里者南唐
昇元三年之遺址也闔境祈禳有請輒應歷千餘年而
封爵未加民以爲歉部使者請于朝久之不報元符三
年六月令丞相曾公某時知樞密院事奏臣南豐人知
軍山爲舊部使者之言不誣願如其請　詔封神爲嘉
惠侯廟曰靈感軍山廟命書下臨邦人動色相與嘉神
之功侈上之賜廼合財力廣其廟而新之廟成丞相屬
其弟某爲之記蓋南豐南城舊皆臨川屬邑南唐分置
建武軍後號建昌國初改也軍在大江極南而南豐㕛

其窮處地迫兩粵然其風氣和平無瘴氛毒癘之虞本
土衍沃蜚蝗不至故歲常順成而凶饑之菑少民務求
而易足故椎埋鼓鑄盜欲之姦視諸其鄰有弗為也自
唐末喪亂中原五易姓而此邦恬然兵火莫及逮 本
朝受命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戶口蕃庶室家豐樂雖
八聖德澤涵濡覆露亦神之幽贊為福使然按實正名
既見褒寵宜有文字以垂亡窮故為書其本末且綴以
詩使邦人春秋歌以祀焉詩曰
土膏起兮流泉駛兮我徂于田偕婦子兮既耕且耘
且耔兮一歲之功在勤始兮野無螽螟塘有水兮非神
之力其誰使兮我苞盈兮我實成兮揮鎌挃挃風雨聲
兮囷穀露積如坻京兮遺秉滯穗富鰥煢兮酒食勸酬
錯忿爭兮非神之助歲莫登兮我有室家神所祐兮我
有耄倪神所壽兮神之惠我維其稱兮 上之報神亦
云厚兮釃酒刲牲肴核豐兮吹簫考鼓聲逢逢兮我民
薦獻無終窮兮千秋萬歲保斯宮兮

桐廬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
聖人之時臣妾億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
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天下孰加焉
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眾方有為而獨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
上光武之器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
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有
大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廼復為
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
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徐孺子祠堂記 曾子固

漢自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
材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
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
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
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
既沒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
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
避百餘年間擅强大覬非望者相屬皆逡巡而不敢發
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時豫章太守陳蕃太
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
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

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肯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若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蓋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徑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洲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象祠以中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行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者非惑歟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之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顏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知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搆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縊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

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僊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惟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旣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　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厚載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慥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爲此邦也遂爲堂而祠之旣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爲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爲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矣

莊子祠堂記　蘇文忠公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沒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祕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爲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予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蓋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跖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父盜跖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黄州師中庵記　蘇文定公

師中姓任氏諱伋世家眉山吾先君子之友人也故子知其爲人嘗通守齊安去而其人思之不忘故齊安之人知其爲吏師中平生好讀書通達大義而不治章句性任俠喜事故其爲吏通而不流猛而不暴所至吏民畏而安之不能欺也始爲新息令知其民之愛之買田而居新息之人亦曰此吾故君也相與事之不替及來齊安常游於定惠院既去郡人名其亭曰任公其後余兄子瞻以譴遷齊安人知其與師中善也復於任公亭之西爲師中庵曰師中必來訪予將館於是明年三月師中沒於遂州郡人聞之相與哭於定惠者凡百餘人飯僧於亭而祭師中於庵蓋師中之去於是十餘年矣夫吏之於民有取而無予有罰而無恩去而民忘之不知所怨蓋已爲善吏矣而師中獨能使民思之於十年之後哭之皆失聲此豈徒然者哉朱仲卿爲桐鄉嗇夫有德於其民死而告其子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既而桐鄉祠之不絕今師中生而家於新息沒而齊安之人爲亭與庵以待之使死而有知師中其將往來於新息齊安之間乎余不得而知也

司馬温公祠堂記　張文潛

元祐元年九月甲子丞相司馬公薨　朝廷議所以追崇之於是進爵爲公而國于温惟司馬氏系出晉安平獻王孚而獻王河内温人也故推本其故家而封之五年春議郎王仲孺爲温令告其邑人曰惟司馬公道德功烈者於　朝廷施及生民者自匹夫匹婦與夫荒外戎狄仟夫茲民心革誠服左右兩宮格于太平是其功德宜配社稷天下祀之而温者國也顧不能祠而可乎於是度地作堂畫公像而禮祠焉告于譙郡張耒使記之耒爲之言曰盛德之不作于世久矣古之所謂盛德者不施而民服無事而民信未嘗動顔色見詞氣而天下從之若子弟之慕父兄故其爲功也不勞而物莫之能禦三代之士聖賢不作而士之能有所立于世者亦多矣然皆費心殫力招天下而從之以其智勝之而後能有成是何也德不足而取辦于其才故也故其所建立勞苦而淺陋夫豈不欲爲盛德之事哉蓋其所積者有不足故世子産君子也猶曰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子産豈欲爲猛哉以謂德之效實難懼

夫好高之難成也是以甘心于其次以求夫無失嗚呼德者子產之所難而況其下者乎故自秦漢而後吏于有餘歲而盛德之士不作蓋無足怪惟司馬公事君而君敬之未嘗求民而民與之非其類者有不合而無不信受其罰者有不悅而無敢謗其自洛入覲也郡邑田里至于京師觀者千萬環聚嗟嘆至于泣下嗟乎此可以言語術智得之哉故其相天下也因物之所利而與之因人之所厭而更之從容指麾內外響應而天下無事矣蓋自秦漢以來至公而盛德之效始見于世可謂盛矣嗚呼當大事處大疑勇者招敵智者召謀惟有德而後爲物服則夫　二聖之所以用公其可知也夫其辱游公之門而喜王君之好德使以其說書于堂而刻之

羅君生祠堂記　　秦少游

羅君之爲江都以誠心爲主耻言鈎距慝文之事凡民有訟曲直徑決於前不以屬史其誤若小過輒誨諭遣去視鰥寡孤獨之有失其所者如己致焉夙明視事入夜猶不已或譏其太勞君曰與其委成於吏民有不齎之情孰若勞人之耳目哉居數月政化大行民知其長者不忍欺紿之訟者益少君乃出行諸郊所過召其耆老問以疾苦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始復大石湖改名元豐廣袤數百步溉田千有餘頃是歲大穰畝收皆倍於是遠近自陳願復陂塘溝渠之利者相屬君一切聽許親至其地與之經始築大堤以却湖之患疏潦水而注諸江凡水利之興役者五十有五溉田六千頃而桑之以課種者亦八十五萬有奇徒其治於東南爽塏之地爲屋數百楹以其廢材新驛堠亭館之在境者又頗出私錢營致藥劑以給疾病之民所痛至不可勝計歲或乾溢有禱輒利雨暘輒應如響世益爲神其享之歲滿代去其民思之不日乃聚而謀曰我民之德羅君至矣顧無以自效聞古有召伯者善治民民追思之至不忍伐其所憩之棠又有謝公者亦其流也嘗於斯城北築埭後人因名其埭曰召埭今埭實在江都之北境盍即其地堂畫羅君之像而利之以慰吾民且曰使羅君之名與召謝共傳而不朽不亦可乎衆曰善於是即召伯之東法華佛寺置生祠焉羅君名適字正之台州寧海人學術有本末通於世務風節凜然國士也嘗再被召見皆以不合罷歸其蒞官行己所可書者甚有書在江都者以爲生祠記云

王彥章畫像記　　歐陽文忠公

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宗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一作用）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略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畫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千以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敵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料公之善（一無此字）出奇何其神哉今　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眞也公（一有字）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一作否二字）也而予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尚想乎其人況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

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一有爲字）

張益州畫像記　　蘇文公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言朋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起不可以文令又不可以武競惟朕一二大吏孰爲能處茲文武之間其命往撫朕師乃惟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旦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于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是惟元年之秋如器之欹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繁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砧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意於法律之外以威刼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如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於斯雖然於我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鄉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美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嘻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于巷于塗謂公暨暨公來于于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即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囿草木駢駢公宴其僚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娟娟閨闥閑閑有童哇哇亦既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芃芃倉庾崇

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　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李太白碑陰記　蘇文忠公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爲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靴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爲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越州趙公救菑記　曾子固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爲書問屬縣菑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斂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糶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糶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糶者自便如受粟又僦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恃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而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細

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頃（一作須）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直道正行在於　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菑記云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六

論事（諫爭論列并劾附）

上　皇帝論杜韓范富書　歐陽文忠公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一作慈）察臣愚懇（四字一作省）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　陛下素所親（一作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去（一作罷黜）而又天下之士皆共（一作素）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四字一作臣雖）在（一作）外事不審（一作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二字一作）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六字一作指以爲朋黨惟）則可一時盡逐至如自古（二字一無此）大臣已被主知（二字一作知遇）而蒙信任（二字一有者）則難（二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二字一作是人上）之所惡必須此語（一作此說故須）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皆蒙　陛下聖恩最厚而忽一時逐去（十四字一作一時盡逐大過而各無）獨與仲淹荷　陛下（二字一無此）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臣謂必有小人（六字一作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二字此無）臣請試辨之

(四字一作試討言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議(一作論)聞於中外天
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
年(一作日)　陛下擇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
不為朋黨也(八字一作可以辨也)蓋杜(一無此字)衍為人清慎而謹守
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
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同(一作皆)歸於盡忠
而其所見各異於議(事)之際故多不相從(十字一作故於議事多不
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請(力一作爭救)寬之
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則(一無此)料以
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又(一作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
及爭水落(一作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
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一有為字)彰著　陛下素所(一作)
已知者此四臣(一作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
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及(一無此字)為國議事則公言
廷諍而不(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四人(一無二字)此真
得漢史所謂忠臣(一有有字)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
謂誣矣夫(夫字一作臣竊)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一作所)得專也
然(一無此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已(一作以)來不見其專
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二字一作大權)得名位則可
行故好(一作衍)權之臣必貪名(一有字)位自　陛下召琦與仲

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五六　陛下亦五六召之(一有至如二字)
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
者愈切　陛下用之愈堅(皆再至愈堅十五字一作未嘗不懇懇讓之者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一有但字)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一作專)
權貪位也及　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
別有所為　陛下見其皆未作(一作行)(一作但)事(六字一作故其作事)乃特
(一無此字)開天章召而賜坐受(一作授)以紙筆使其條事(一作列)
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
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責)弼等(二字一作其)一條列大
事而施行(二字一作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二字一作近及)一月方敢略
條數事然(一無此字)仲淹深(一作老)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一作凡事難處)
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
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一無此字)不敢自出意
見但多(一無此字)舉　祖宗故事請　陛下擇而行之自古
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　陛下
如此堅意委任(屬事委任十八字一作屬事而行更無推與弼等蒙陛下堅意委任)督
責了等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一作而)
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　聖(一作國)朝常(一作累)
遣大臣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
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

有貴國二字一作責祖宗之言　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志一作意買和莫大之辱臣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　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國家之前耻八字一作加思雪恥一作冶谿一作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　陛下威權以禦西夷亦見其役構而作過也伏惟　陛下聰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一作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仁一作內四夷相賀於十一作外此臣所以一作為　陛下惜之一無此字也伏惟　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令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奪惟一作願　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一作信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　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　陛下一作早賜數召乃特加閑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一月之內十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一作思君寵一作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而一作正士繼去　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時一作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　陛下擇之

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為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為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則舉國之外皆可疑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多一有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為非以非為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為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為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為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為明主萬世仰為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又戒湯曰自用則

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為
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為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
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為
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
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 陛下
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 陛下之用心
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
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為而致此作一
皆由 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
言者罷去 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
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
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
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
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
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 陛
下哉使 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
委一不學無識諂邪狠愎之執中而甘心拒言事者本
欲益於 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
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 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
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 陛下方思

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
希合 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
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
人 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
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
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
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
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 陛下為
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 陛下赫怒空臺而
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
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 陛下者
也 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為相使天下水旱
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
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
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 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
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
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 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
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 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
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 陛下廓然回心
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

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言[illegible]黜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論狄青劄子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不（一作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為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 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臣竊（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為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為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內出得此人既以為榮遂相悅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 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為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徧及於人但小人易為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說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 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為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臣謂青不得已而為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為人所稱者矣為青計者宜自（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說以為常談矣而惟 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為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為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為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為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 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

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為浮議所喧勢不能
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
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為軍士所喜自於事
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
前世後一作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
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
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
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息一作則其
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
信若俟患之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為學士職號論
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
進止

論水災䟽

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為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
有以見　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
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
破壞都城者此蓋大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
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
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
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
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
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
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
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
絕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為災迮方近畿無不
被害此　陛下所以警懼一作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
心廣為諮詢冀以消復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
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
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為可以塞此大異也必
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
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
有儲副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　陛
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
寮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　陛下聖意久而未
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為異事遂
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二三
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為其君父
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　陛
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
見　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

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
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
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
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
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冊立
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
覆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
初即位之明年羣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
後從之當時羣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
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
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羣臣莫敢正言有
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羣
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
言然而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
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
榮後以舉兵窺覦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
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
也伏惟　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
計當審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
爲也然　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
首以來　陛下服藥于內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
食醫藥一無十字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素有
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羣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
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愛　陛
下之德厚愛　陛下之意深故爲　陛下之慮遠也今
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　陛下何疑而不
從乎中外之臣無言　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
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羣臣奉表章
爲　陛下賀詞人墨客編述本　之盛爲　陛下歌之
頌之豈不大哉伏願一作望　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
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
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
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
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
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說甚詳具述
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
惡不幸爲軍士所喜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家生
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
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
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　陛下未知之爾臣之前

旨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　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退
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
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
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　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
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
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
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　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
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
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羣臣
應詔爲　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　陛下裁擇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臣伏見（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
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一作爲）
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一作緣）飾姦
言好（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
其用前在相位（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闔其再來望風恐
畏（一作畏恐）　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
愼然而自古毀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一作納）
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
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毀譽之人（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
毀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
可知其人不可用矣（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
然立於朝危言讜（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
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
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
此等人（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是矣　陛下察此則昌朝爲
人可知矣今　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
乎與立朝忠正之士（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
臣（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詢於臣下斷自聖心
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豎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

圖進用若　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一作自處）
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
稱譽昌朝（一作其所推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
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
臣伏思（一作料）　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
右之人（一作前後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
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
進一言暮一人進一說無不稱昌朝之善者（一作使字）　陛
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
（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聽（一作於聽二字）矣是則

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
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以來二字一無大臣體
輕連為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
今呂頤身為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內降
以起獄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一作今　闕臺諫方欲論列
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一作
沸騰也今呂頤未來議論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一作
若使居其位　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德若不爾則日朝得遂
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一作事體必為國家生事臣
愚欲望聖慈一作臣賢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一作
議之論一作說早一作遂一作罷呂朝還其舊鎮一作任一作則天下幸
甚臣官為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
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

論選皇子疏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
不可不言者祈以盡為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讜
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
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
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
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
為言今者伏見兗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
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然
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為天性於理則一　陛下嚮雖未
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
右則　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
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
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
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
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
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
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
燕處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
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
時獨處也今　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
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
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
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
亦闕於朝夕是則　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
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
區區而欲言也伏況　陛下荷　祖宗之業承宗廟社

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所
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
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
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
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
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
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上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
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
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
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
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
爲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
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一無二字)爲士者常
(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
節以養成善士伏見　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
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一作外議)喧然以謂　朝廷貪拯之
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
嫌疑而爲　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

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
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
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
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
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
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
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
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
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
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一作間言)其不可爲者
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　朝廷所損不細臣
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
恭謹靜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一作偷)惰寬弛習
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
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
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　陛下奮然(四字一作天子感)
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
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
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
之俗驟見而駭因其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

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蓋
言百端幾惑 上聽上賴 陛下至聖（一無二字）至明察見
諸臣本以（一無此字）忘身狥國非爲已利讒間不入遂荷保
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
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
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一作臣）從古所難自 陛
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 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
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
之臣時政無巨細亦皆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
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
似於（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
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
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
姦佞者（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
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 聖明（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
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恥近臣
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
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
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
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

本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
外而天下所睹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
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
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
鄉里晚有直節著在 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
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 陛下別選材臣爲
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
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
號論思皆嘗覩見 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
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 朝廷
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 陛下不次拔擢置在
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
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
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
人雖未責臣豈（豈一作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
有可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
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 陛下自臨御已
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

優容一旦臺諫聮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
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
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
頓然改節故爲撓罔上昧聖聽枉於人情不宜有此臣
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
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
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
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
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
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
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一有之字）時諫人
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
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
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
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
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
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
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
萬目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
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

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
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一有陳字）而畏人
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
則聽言易也伏惟　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
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
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
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
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
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
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
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
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
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
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　陛下若推此以察介
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
（二字下作呂）誨（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
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
之地賴　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
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一有來字）
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

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一年十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爲謫官幸蒙　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

論修河第一狀

臣竊見　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橫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一作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一作初）既已蒼惶羣議一搖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虛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振恤之猶恐饑民起而爲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一作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其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別路差夫則遠處

難爲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堤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一無爲字）於災旱（一作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一作審）察天時人方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一作堙）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疏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一作塞下）而難（一作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 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 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禍自此而始（一作自茲而始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一作斫）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荒（一作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臣伏自（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 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illegible]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 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

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恥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禦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一作足）挫賊鋒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一作戮）是此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算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有五一曰不忠於　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幹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苦苟欲　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　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　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寬振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絕而不能使大議不沮而善算有成則社稷之福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七

論事諫爭論列指切時病

上　皇帝書　　　蘇文忠公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　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　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　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强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　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旣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　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　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　陛下之法故

能勝伏强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强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　陛下

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　祖宗
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
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使六七少
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
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
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意而度朝廷遂以為謗謂
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
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
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當行酒禁
拘收僧尼常住減尅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
甚者至以為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　陛下與
二三人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
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
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
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
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　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
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
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
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

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
而入江海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
臣以為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
制置三司條例司夫　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
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
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
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
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
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
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
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
者與房杜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
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
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鬬獸
亦可謂拙謀矣　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
使副而　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磨以歲月則積
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
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
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
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于庶

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
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
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汚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
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行此幾一年矣而富國
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内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
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能且遣使縱横本非令典漢武
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狠籍盜賊公行出
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
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
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
以爲此等猾辭禁門情態即與蔡宿州縣威福使行驕
洎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
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行
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皇甫璟楊相如
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
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
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　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
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　朝廷亦旋覺
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
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

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於
與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　陛
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
令而從其意今　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
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　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
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
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
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　陛下
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眞謂
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
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
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
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
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
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
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
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
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遏
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

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之遲
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冒耕歲
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其非
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
壞所怨田産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婚田之訟必倍今
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
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川之必用舟
航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
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雇役而欲措之
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岷蜀之蹲鴟而欲以廢五穀
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
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
體憔悴可知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
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
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陛下誠慮
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
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
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
輕於逃軍則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
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

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
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
稅取大曆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
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
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出科名萬一
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
役仍舊使天下怨讟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
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
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
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
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
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
商賈事勢當爾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
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
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
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若行
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
者首務恤此而今　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
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
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

幸其無後乎春秋書作丘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為之
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　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
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　陛下能保之
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　陛下始豈
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兑
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
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
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
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于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
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

行果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人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
若自有贏餘何至於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逃
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
平之為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
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
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丐之弊無里正
催驅之勞今若變為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
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則無借貸若
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
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　陛
下欲考其實則必然問人人知　陛下方欲力行必諱
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
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
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
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
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　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
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
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
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
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

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
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
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
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
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
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
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
而得　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
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
多今有人為其上牧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

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　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　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　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　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　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强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强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强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郅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强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　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　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强使　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强陽根本已空僵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　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易此者顧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

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
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為度支專用果
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成風德宗初即
位擢崔祐甫為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
之政其聲藹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盧杞為相諷上
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　仁祖之御
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
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
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道德在人風俗知
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則　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
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
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
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　陛下
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
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　陛下所
願哉漢文欲用虎圈嗇夫釋之以為利口傷俗今若以
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為
能文以矯激不仕為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
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

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
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為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
為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
後關羽果以為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
尚復慮此而況其他世常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為深恨
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
一時之良策然請為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
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
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
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
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
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
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
士至於晁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
帝既立以為御史大夫申屠嘉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
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
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
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
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
不以僥倖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為恨使天下常

謂舉生安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
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荐更險阻計析磨
豁其間一事聱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
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
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
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
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
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
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
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
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
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
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為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
以言而名實亂矣惟 陛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
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
也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
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
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
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
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 祖宗所以預圖而深

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
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
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 一言者縱有薄責
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 仁宗
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
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
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
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
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 朝廷清明所
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猫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
捕之猫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 陛
下得不上念 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為子孫立萬世之
防 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
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
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 英廟之初始建稱親
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禮典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
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
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
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

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尚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

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 陛下神筭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

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 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 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 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 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

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今政令得失安在雖 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即對曰 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述其所以然之狀 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 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漸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旣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 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于再三感 陛下聽其一言懷不

能已卒吐其說惟　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

伏待罪憂恐之至

再上　皇帝書

臣聞之益戒于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言湯之德曰用人惟已改過不吝秦穆喪師于崤悔痛自誓孔子錄之自古聰明豪傑之主如漢高帝唐太宗皆以受諫如流改過不憚號爲秦漢以來百王之冠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聖賢舉動明白正直不當如是邪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作之事有是有非是非邪正兩言而定正則用之邪則去之是則行之非則改之此理甚明猶飢之必食渴之必飲豈有別生義理曲加粉飾而能欺天下哉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　陛下自去歲以來所行新法皆不與治同道立條例司遣青苗使斂助役錢行均輸法四海騷動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爭臣愚惷不識忌諱廼者上疏論之詳矣而學識淺陋不足以感動聖明近者故相舊臣藩鎮侍從雜然爭言其不便以至臺諫一二人本其所與締交唱和表裏之人也然卒不免一言其非者豈非物議沸騰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自非見利忘義居之不疑者孰肯終始膠固不自湔洗如吳師孟乞免提舉胡宗愈乞願檢詳如逃垢穢惟恐不脫人情畏惡一至於此近者中外讙言　陛下已有悔悟意道路相慶如蒙大賚實望　陛下於旬日之間渙發德音洗蕩乖僻追還使者而罷條例司今者側聽所爲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比之未悟所較幾何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紾而姑勸以徐知鄰雞之不可攘而月取其一帝王改過豈如是哉臣又聞　陛下以爲此法且可試之三路臣以爲此法譬之醫者之用毒藥以人之死生而試其未效之方三路之民豈非　陛下赤子而可試以毒藥乎今日之政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而不已則亂亡隨之臣非敢過爲危論以聳動　陛下也自古存亡之所寄者四人而已一曰民二曰軍三曰吏四曰士此四人者一失其心足以生變今　陛下一舉而兼犯之青苗助役之法成則農不安均輸之令出則商賈不行而民始憂矣併省諸軍迫逐老病至使戍兵之妻與士卒雜處其間貶殺軍分有同降配遷徙淮甸僅若流放年近五十人人懷憂而軍始怨矣內則不取謀於元臣侍從而專用新進小生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而專用青苗使者多置閑局以擯老成而吏始解體矣

陛下臨軒選士天下謂之龍飛牓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示不復用所削者一人而已然士莫不悵恨者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今用事者又欲漸消進士純取明經雖未有成法而小人招權自以為功更相扇搖以謂必行而士始失望矣今進士半天下自二十以上便不能誦記注義為明經之學若法令一更則士各懷廢棄之憂而人才短長終不在此昔秦禁挾書而諸生皆抱其業以歸勝廣相與出力而亡秦者豈有他哉亦徒以失業而無歸也故臣願　陛下勿復言此民憂而軍怨吏解體而士失望禍亂之原有大於此者乎今未見也一旦有急則致命之士必寡矣方是之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能為　陛下收版蕩止土崩乎去年諸軍之始併也左右之人皆以士心樂併告　陛下近者放停軍人李興告虎翼吏率錢行賂以求不併則士卒不樂可知矣夫諂諛之人苟務合意不憚欺罔者類皆如此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樂出助役錢者皆不可信陛下以為青苗抑配果可禁乎不惟不可禁殆不當禁也何以言之若此錢放而不收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若此錢果不抑配則願請之戶後必難收索前有抑配之禁後有失陷之罰為　陛下官吏不亦難乎故臣以為既行青苗使則不當禁抑配其勢然也人皆謂　陛下聖明神武必能徙義修慝以致太平而近日之事乃有文過遂非之風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成於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人而其黨破壞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今天下賢者亦將以此觀　陛下為進退之決或再失望則知幾之士相率而逝矣豈皆如臣等輩偷安懷祿而不忍去哉猖狂不遜忤　陛下多矣不敢復望寬恩俯伏引領以待誅殛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深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

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次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變故有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之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殁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敗衄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 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間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 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即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既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 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 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

蔭之意而不直　陛下也尚頼　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　聖意然淺見之上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　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釁於梅山熊本發難於瀘渝然此等皆戕殺巳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　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强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斃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　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　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　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　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鱉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　陛下見其號呼於梃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　陛下將卒精强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尚不可救

而況所任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蠭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　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　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　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

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　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旣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　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　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　陛下且意　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　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　陛下哀而察之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文定公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　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　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于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　陛下視臣志氣一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　陛下參之官吏下爲　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　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忘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泛探未然以惑　陛下之聰明也凡皆　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與聞者耳臣伏見　陛下即位之始討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卹費用之廣推明　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紀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群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　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　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觀之非獨　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

則可大嚮使　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久
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
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　上旨於是延安有横山
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　陛下餌之以金帛假之以千
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棄奪尺寸
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
死寇讎西鄙騷然不寧而　陛下始一悔矣然而　陛
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遠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
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
說　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
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
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
青苗再出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
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
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　陛下不勝其煩爲之
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
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
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
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
而　陛下既再悔矣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　陛
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　陛下畏之耳不
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誅之不減不務安之
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帛豫書誥敕以
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
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既而出兵無人
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
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微動受屈巳築之城隨
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散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
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　陛下既三悔矣
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　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　陛
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
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　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
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
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　陛下既已欺民犯
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
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
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　陛下既知悔矣而土崩
之患　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
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　陛下不悟其非必俟其
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　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

且臣觀之方今　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
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也言事者論
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爍灼耳目嫁母分居
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　陛下其亦知之矣徘
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以水旱繼之以饑饉積
憾之民聚為羣盜侵淫變狂誠恐復起英雄乘間而作
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
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　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
無所及矣故臣願　陛下取即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
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

孰與今日之衆　陛下聽覽疲勤孰與今日之多悔恨
自責孰與今日之切　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
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即位之政　陛下之本
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　陛下棄即位之本心
而狥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為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
方今　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　陛下之意
也迫於建議之臣耳夫人臣進諫於其君苟事之不遂
而變以從衆則人上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
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上此人臣之所以不使也臣
竊痛　陛下為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牯攏固

位之臣持之而不釋　陛下聰明睿智廢置自我而獨
為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為
宜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此三
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其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
之心與驕將辯臣之志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
與而況不如充國者哉　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
僥倖徼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臣不勝區區忘身憂
國之誠是以勞瘁而言切惟　陛下察之

自齊州回論時事書

臣自少讀書好言治亂方　陛下求治之初上書言事

陛下不廢狂狷召對便殿親問得失九品賤官自此始
得登對論事當此之時　陛下好問之聲震動海內愚
賤之人皆竭思慮以為天下之事可得徐陳逐舉指數
而定矣既而以家恩澤交哄條例抗論得失與有司不
合得請外補於今七年而天下之治安終未可見臣竊
疑之伏惟　陛下天縱聖德聰明睿智不學而具其於
法度措置何所不然而數年以來每有更張民卒不
服青苗行而農無餘財保甲行而農無餘力免役行
而公私幽困市易行而商賈皆病上則官吏勞苦患其
難行下則衆庶愁怨願其速改凡此四者豈　陛下之

聖明有所不知耶臣以爲非也　陛下之聖明無所不知何以言之二年以來　陛下屢發英斷廢置大吏數其罪愆明示臣庶凡天下之所共疾惡者　陛下無一不知由此觀之凡天下之所共怨苦者　陛下何所不察今者皇天悔禍啓迪聖意易置輔相中外踊躍思覩寬政而歷日彌月寂寞無聞衆心皇皇如久飢而不得食臣雖愚陋竊爲　陛下恨也　陛下自即位以來求治之心常若不及志將以堯舜之隆乎易漢唐之淺陋不幸左右不明陵遲以至於此天下之人孰不知之今也既知其不可用而去之又循其僞術而不改將遂代之任咎此臣之所以爲　陛下恨也且今天下之安危智者不再計矣水旱連年死者將半遺民飢困盜賊滿野疆埸未寧軍旅在外府庫空竭邊餽寡少事之可憂者何可勝數術之不效斷可見矣然　陛下獨遲遲而不決意者已爲之而已廢之恐天下有以窺其深淺耶臣聞人主之德如天天之於物也熾然而旱赤地千里草木皆死可謂虐矣然至雷雨特作膏澤洋溢百穀奮起民復粒食鼓舞盛德而忘旱之虐何者度量廣大改過無疑也如使密雲而不雨既雨而中止遲疑猶豫久而不忍則天之生物盡矣傳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　陛下誠先治其心使虛一而靜湛乎彼我得失莫能嬰也去惡如棄塵垢遷善如救飢渴與民一新繼此四事青苗之既散者要之以三歲而不收息保甲之既團者存其舊籍而不任事役差役以寬免役之餘道廢置以廢市易之令行之數年而觀之何民不安居水旱復作盜賊復起財用復豐誠有一事以憂　陛下臣請伏罔上之誅以謝左右　陛下誠不信臣數年之後親受其弊矣古人有言曰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惟　陛下爲社稷籌之臣謹列四事之害畫一以獻不勝愚忠憤懣之誠干犯　天威伏俟鈇鉞

乞分別邪正劄子

臣竊觀元祐以來　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斂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爲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搖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　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說遂使忠邪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　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內陽外陰內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內陰外陽內小人外君

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　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使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溫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溫死謝安代之爲政以三桓分治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內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況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爲自便之計旣小人內有所主故蔡確邪怨之流敢出妄言以欺愚惑衆及確怨彼罪有司懲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爲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曾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爲　朝廷斂怨此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爲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祿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　朝廷之至計也近者　朝廷用鄧溫伯爲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爲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溫伯之爲人粗有文藝無它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顧指如意及司馬光呂公著當國亦陷章其間若以其左右附麗無所損益遇流便轉緩急不可保誠信不爲過也若謂其懷挾姦詐能首爲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溫伯則過至爲　朝廷遠慮則未爲過也故臣願　陛下謹守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愼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其死則垂拱無爲安意爲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區區博采公議而効之左右伏乞　宣諭大臣共敦斯義勿謂不須改更之政輒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　朝廷安矣

再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　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觀　聖意類不以臣言爲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　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爲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皐陶則不仁者遠論湯之德則

曰舉伊尹則不仁者遠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凡典冊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爲詳密皆以君子在內小人在外爲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內君子在外爲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爲復二陽在下其卦爲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爲姤二陰在下其卦爲遯陰雖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爲象三陽在內三陰在外君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爲小人莫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曰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有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悅而引之於內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以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待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內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以圈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　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積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今[illegible]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illegible]將順　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　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　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跛躇若無所措　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　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亭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肯徒然而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熙寧以來小人執柄二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睎覬者多是以創造語言動搖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爲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

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嚴爲民徙之邊遠久而不
召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廖立嚴二人者皆蜀
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投其貴臣而使之無怨者非
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
而所奪之非怨故雖放廢莫不歸心可今臣竊觀　朝
廷用捨施設之間其可令人心有所不爲少彼陳中懷
不快則亦不服[illegible]今乃[illegible]從[illegible]之以其陰臣
未見其可也許[illegible]無[illegible]終入[illegible]方[illegible]以　陛下誠以
異同反復[illegible]雖當久任才材思長[illegible]之臣但
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之人知
自遠矣故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
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
行罪難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徙
止如此則異同之迹愈後著明不若　陛下早發英斷
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爲善也臣受恩深重輒敢先
事獻言罪合萬死

上論分別邪正劄子

臣聞聖人之德莫如至誠至誠之功存於不息有能推
至誠之心而加以不息之久則天地可動金石可移況
於斯人誰則不伏臣伏見　太皇太后陛下　皇帝陛
下隨時弛張改革弊事因民所以屏去小人天下本無
異心羣黨自作浮議近者德意一發衆心渙然正直有
依人知所嚮惟　二聖勿移此意則天下誰敢不然術
多君子而亂不生漢用汲黯而叛者寢謀存至誠不息
之志自是太平可久之功此實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然臣以謂昔所擯任其徒實繁布列中外豈免窺伺若
朝廷施設必當[illegible]消[illegible]紛爲相所爲貪
鄙則[illegible]天[illegible]有功諸葛亮治蜀行法
廉平則廖立李嚴雖流徙邊郡終身無怨此則保國寧
人之要術自古聖賢之所共由者也臣竊見方今天下
雖未大治而　祖宗綱紀具在州郡民物粗安若　朝
廷大臣正已平心無生事邀功之意因弊修法爲安民
靖國之術則人心自定雖有異黨誰不歸心向者異同
反覆之變若亦不足慮矣但患　朝廷舉事類不審詳
曩者黃河北流正得水性而水官穿鑿欲導之使東移
下就高汩五行之理及　陛下再遣官吏按視知不可
爲猶或固執不從經今累歲回河雖罷減水尚存遂使
河朔生靈財力俱困今者西夏青唐外皆臣順　朝廷
招徠之厚惟恐失之而熙河將吏創築二堡以侵其膏
腴議納醇忠以奪其節鉞功未可覩爭已先形　朝廷

雖知其非終不明白處置若從養成邊隙關陝諸路
居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正己平心無生事邀功之弊
者也昔嘉祐以前鄉差衙前民間常有破產之患熙寧
以後出賣坊場以雇衙前民間不復知有衙前之苦及
元祐之初務於復舊一例復差官收坊場之錢民出衙
前之費四方驚顧衆議沸騰尋知不可旋又復雇雇法
存所不盡仍皆隨事修完而去年之秋復行差法雖存
雇法先許得差州縣官吏利在起動人戶以差役爲便
差法一行即時差足雇法雖在從復皆行臣頃奉使契
丹道出河北官吏皆爲臣言　朝廷欲將賣坊場錢
別作支費耶不然何故惜此錢而不用雇民力以供官
此聲四馳爲損非細又熙寧雇役之法三等人戶並出
役錢上戶以家業高強出錢無藝下戶昔不充役亦遣
出錢故此二等人戶不免咨怨至於中等昔既已自差
役今又出錢不多雇法之行最爲其便及元祐罷行雇
法上下二等欣躍可知惟是中等則反爲害臣且借畿
內爲比則其餘可知畿縣中等之家大率歲出役錢
三貫若經十年爲錢三十貫而已今若役既行諸縣手
力最爲輕役農民在官日使百錢最爲輕費然一歲之
用已爲三十六貫二年役滿爲費七十餘貫罷役而歸
寬鄉得閑二年狹鄉不及一歲以此較之則差役五年
之費倍於雇役十年所供賦役所出多在中等如此安
得民間不以今法爲害而熙寧爲利乎然　朝廷之法
官戶等六色役錢只得支雇役人不及三年處州役而
不及縣役寬剩錢只得通融鄰路鄰州而不得通融鄰
縣人戶願出錢雇人充役者只得自雇而官不爲雇如
此之類條目不便者非一故天下皆思雇役而厭差役
今五年矣如此二事則臣所謂宜因弊修法爲安民靖
國之術者也臣以闒見淺狹不能盡知當今得失然四
事不去如臣等輩猶知其非而況於心懷異同志在反
覆幸國之失有以藉口者乎臣恐如此四事彼已默識
於心多造謗議待時而發以搖撼衆聽矣伏乞宣諭執
政事有失當改之勿疑法或未完修之無倦苟民心既
得則異議自消　陛下端拱以享承平大臣逡巡以安
富貴海內蒙福上下所同所有衙前差役二事臣方根
究詳悉續具聞奏臣不勝區區冒昧聖聽伏俟誅譴

右論事一（皆指陳時務識當嚴切之詞。按國朝名臣奏議其相類也近公已萃而成編門分戶析極詳學者所當備覽今獨取六一而下數家議論文章之尤事業者載于此餘不能盡取也）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八

論事　從容諷諭洗陳治道

論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王文公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晷不敢久留語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僞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設施必當其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中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强橫之藩鎭誅貪殘之官吏躬以簡儉爲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爲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眞宗守之以謙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而天下無事也　仁宗在位歷年最久臣於時實備從官施爲本末臣所親見嘗試爲　陛下陳其一二而　陛下詳擇其可亦足以申鑒於方今伏惟　仁宗之爲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出於自然而忠恕誠慤終始如一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終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賞重而信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因任衆人耳目拔擧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蓋監司之吏以至州縣無敢暴虐殘酷擅有調發以傷百姓自夏人順服蠻夷遂無大變邊人父子夫婦得免於兵死而中國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嘗妄興一役未嘗妄殺一人斷獄務在生之而特惡吏之殘擾寧屈己棄財於夷狄而不忍加兵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敢强橫犯法其自重愼或甚於閭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効也募天下驍雄橫猾以爲兵幾至百萬非有良將以御之而謀變者輒敗聚天下財物雖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鉤考而斷盜者輒發凶年饑歲流者塡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輒得此賞重而信之効也大臣貴戚左右近習莫能大擅威福廣私貨賂一有姦慝隨輒上聞貪邪橫猾雖間或見用未嘗得久此納用諫官御史公聽並觀而不蔽於偏至之讒之効也自縣令京官以至監司臺閣陞擢之任雖不皆得人然一時之所謂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見收擧者此因任衆人之耳目拔擧踈遠而隨之以相坐之法之効也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慤終始如一之効也然　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羣臣之議

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爲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勢而精神之運有所不加名實之間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厠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以詩賦記誦求天下之士而無學校養成之法以科名資歷敘朝廷之位而無官司課試之方監司無檢察之人守將非選擇之吏轉徙之亟既難於考績而游談之衆因得以亂眞交私養望者多得顯官獨立營職者或見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雖有能者在職亦無以異於庸人農民壞於繇役而未嘗特見救恤又不爲之設官以脩其水土之利兵士雜於疲老而未嘗申敕訓練又不爲之擇將而久其疆埸之權宿衛則聚卒伍無賴之人而未有以變五代姑息羈縻之俗宗室則無教訓選舉之實而未有以合先王親疏隆殺之宜其於理財大抵無法故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賴非夷狄昌熾之時又無堯湯水旱之變故天下無事過於百年雖曰人事亦天助也蓋 累聖相繼仰畏天俯畏人寬仁恭儉忠恕誠慤此其所以獲天助也伏惟 陛下躬上聖之質承無窮之緒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終則大有爲之時正在 今日臣不敢輒廢將明之義而苟逃諱忌之誅伏惟 陛下幸赦而留神則天下之福也

進戒疏

臣竊以爲 陛下既終亮陰考之於經則羣臣進戒之時而臣待罪近司職當先事有言者也竊聞孔子論爲邦先於鄭聲而後曰遠佞人仲虺稱湯之德先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後曰用人惟已蓋以謂不淫耳目於聲色玩好之物然後能精於用志能精於用志然後能明於見理能明於見理然後能知人能知人然後佞人可得而遠忠臣良士與有道之君子類進於時有以自竭則法度之行風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雖有過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於耳目之欲至於過差以亂其心之所思則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邪說詖行必窺間乘殆而作則其至於危亂也豈難哉伏惟 陛下卽位以來未有聲色玩好之過聞於外然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爲七十而后敢縱心所欲也今 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感移耳目者爲不少矣則臣之所豫慮而 陛下之所深戒宜在於此天之生聖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聖人之時甚難

天既以聖人之材付　陛下則人亦將望聖人之澤於此時伏惟　陛下自愛以成德而自強以赴功使後世不失聖人之名而天下皆蒙　陛下之澤則豈非可願之事哉臣愚不勝惓惓

熙寧轉對疏　曾子固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數辭日具轉對臣愚淺薄恐言不足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而能絀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貞觀之治周世宗即位亦延群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衆說之馳騁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能辨之於群衆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頌二君之明也今　陛下始承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　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歟臣愚竊計殆進言者未有以當　陛下之意也　陛下明智大略固將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如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卑近伏惟　陛下超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一作志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　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　祖宗言一作翰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罷廣問兼聽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所能及也然而所遇之時在天則有日食星變之異在地則震動陷裂水泉湧溢之災在人則有饑饉流亡訛言相驚之患三者皆非常之變也及又一作從而察今之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足於人材公私之計則不足於食貨近則不能不以盜賊為慮遠則不能不以夷狄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　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以謂正其本者在陛下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為始本一作者思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學焉而已矣此致其知所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學而成而傅說周

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子以謂學焉而後有爲則湯以王齊桓公以霸皆不勞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無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無以蔽其外夫然則循理而已矣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從善而已矣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積其小者必至於大積其微者必至於顯古之人自可欲之善而充之至於不可知之神自十五之學而積之至於從心之不踰矩豈他道哉

由此而已矣故曰念終始典于學又曰學然後知不足孔子亦曰吾學不厭蓋如此者孔子之所不能已也夫能使事物之接於我者不能累其內所以治內也言語之接於我者不能蔽其外所以應外也有以治內此所以成德化也有以應外此所以成法度也德化法度既成所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也自周衰以來道術不明爲人君者莫知學先王之道以明其心爲人臣者莫知引其君以及先王之道也一切苟簡溺於流俗末世之卑淺以先王之道爲迂遠而難遵人主雖有聰明敏達之質而無磨礱長養之具至於不能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有所不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以事接於我者足以累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足以蔽其外夫然故欲循理而邪情足以害之欲從善而邪說足以亂之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其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見效其敝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消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至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若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足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

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趨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紬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　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　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　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漬於道義之日又不爲不久然臣以所　謂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學焉而已者

臣愚以謂　陛下宜觀洪範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一作勉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　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懇誠惻怛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當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効後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一作蔽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持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　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　陛下之睿智而積之以至於從一作縱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顧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外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甚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紀綱之弛壞變百司庶務之文具屬天下之士使稱其任理天下之材使盡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　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爲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福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秋毫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欲法先王之政而智一作志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材諝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愈其無補所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非獨如此自古所以安危治亂之幾未嘗不出於此臣幸蒙降問言天下之細務而無益於得失之數者非臣所以事　陛下區區之志也輒不自知其固陋而敢言國家之大體惟　陛下審察而擇其宜天下幸甚

移滄州過闕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歷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乃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收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殆於荒服暨於幽厲陵夷盡矣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定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於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　宋興　太祖皇帝爲民去

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粵蜀吳楚五閩之君生致闕下九州來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卑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營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弟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　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　太宗皇帝遹求厥寧既定晉疆錢俶自歸作則垂憲克紹克類似撫綏民不丕之烈爲帝　太宗德未有高焉者也　真宗皇帝繼統遵業以涵煦生養蕃息齊民以并容徧覆擾服異類蓋自天寶之末宇內版蕩及真人出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景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東而天下銷鋒灌燧無雞鳴犬吠之警一作以迄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祧之廟所以爲帝者宗　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錯講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羣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稽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輒罷免世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未高援立有德傳付一作付畀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戒非常而上下晏然殆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衆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羣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歔欷其得人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　宋　仁宗　英宗皇帝聰明叡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稱疾遜避至于累月自踐東朝淵默恭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庶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訪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遺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略足以克配前人之休故　皇考之廟爲　宋　英宗　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憫自晚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衆人之表其政治所出大抵踵襲卑近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絕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內觀聽莫不奮起羣下遵職以後爲羞可謂有能行之效今斟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備非因陋就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　一祖　四宗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與賦役之政暴也　宋興以來所用者鞭扑之刑然猶

詳審反復至於緩固縱之誅重誤入之辟蓋未嘗用一暴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蠲減之宜下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猶憂憐惻怛常謹復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者天下之勢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　宋興以來戚里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此而況輯師旅於內天下不得私尺兵一卒之用畢藩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懈也其憂勞者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怠且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且安也故人主之尊意諭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巖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後航浮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籯齎橐負以致其贄者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弓縱馬相與袪服而戲豫東南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冊而吟誦至於六府順叙百嘉鬯遂凡在天地之內含氣之屬皆裕如也蓋遠莫懿於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

而天下之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　五世　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通邑大都至于荒陬海聚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無援抱擊柝之戒接於其耳（一無耳字）目臣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大王王季文王致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以繼代而成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戒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至於兔罝之武夫行修於隱牛羊之牧人愛及微物無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歸美其上非徒薦告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其善者所以起其獨慕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久之情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昭法戒於將來聖人之所以列之於經垂爲世教也今大宋　祖　宗興造功業猶大王王季文王　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之簡冊被之金石以通神明昭法式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　祖宗神靈固有待於　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稱本隱以之顯使

莫不究悉則今文學之臣充於列位惟 陛下之所慎
至若周之積仁累善至成王周公爲最盛之時所洞酌
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所以爲成王之戒蓋極盛之
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
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飭曰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機則處至治之極而保之以祇慎唐虞之所同也
今 陛下履 祖 宗之基廣太平之祚而世世治安
三代所不及則 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 今日
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以寅
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處之以兢兢
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遹追宗後循之無窮至千于一作
萬世永有法則此 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
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 陛下之所
擇

上初即位論治道 代呂申公 蘇文忠公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此二言終身不易堯
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
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
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
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
圖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
僞一萌於心如人有病先見於脈如人飲酒先見於色
聲色動於幾微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強者爲敵
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
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視臣如手足視民
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斂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
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
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
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矣傳曰至誠如神又曰
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
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
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道而求異
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
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其子可
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
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
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斂則曰吾以強兵革
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
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

於臣下則莫若捨己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與之衆之
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
主也如此則威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
不可以不作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己己之耳目終不能
徧天下要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
受之說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
其實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
與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
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
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則事
無不成令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勝於惠愛
如是則寧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厲桓靈之
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謝除兩職守禮部尚書表

備員西學已愧空踈易職東班尤驚忝冒遂領宗卿之
事併爲儒者之榮臣軾中謝始臣之學也以適用爲本
而耻空言故其仕也以及民爲心而慚尸祿乃者屢請
治郡兼乞守邊欲及殘年少施實効而有志莫遂召愧
何言今乃以文字爲官常語言爲職業下無所見其能
否上無所考其幽明徧省初心有靦面目故於拜 恩
之日少陳有益之言孔子曰一言可以興邦而孟子亦
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昔漢文帝悅張釋之長者之言則
以德化民輔成刑措之功而孝景帝入晁錯數術之語
則以智馭物馴致七國之禍乃知爲國安危之本祗在
聽言得失之間恭惟 皇帝陛下即位以來學如不及
問道八年寒暑不廢講讀之官談王而不談霸言義而
不言利八年之間指陳文理何啻千萬雖所論不同然
其要不出六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勤四曰慎五曰誠
六曰明慈者謂好生惡殺不喜兵刑儉者謂約己省費
不傷民財勤者謂躬親庶政不邇聲色慎者謂畏天法
祖不輕人言誠者謂推心待下不用智數明者謂專信
君子不雜小人此六者皆先王之陳迹老生之常談言
無新奇人所忽易譬之飲膳則爲穀米羊豕雖非異味
而有益於人譬之藥石則爲耆术參苓雖無近効而有
益於命若 陛下信受此言如御飲膳如服藥石則天
人自應福祿難量而臣等所學先王之道亦不爲無補
於世若 陛下聽而不受受而不信信而不行如聞春
禽之聲秋蟲之鳴過耳而已則臣等雖以三尺之喙日
誦五車之書反不如醫卜執技之流簿書奔走之吏其
爲尸素死有餘誅伏願 陛下一覽臣言少留 聖意

天下幸甚

乞校正陸贄奏議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正觀可得而復臣等每退自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贄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一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復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續文章正宗卷第十九

論事 議論事宜反覆利害　如救荒議之類

論事 與公卿大夫陳論治道事宜

論事 議論古事得失　如朋黨論之類

論事 辯論古人是非　如賈董晁錯論之類

諸老先生

論君道聖學爲一條

論述時政者爲一條

右　國朝文章正宗　西山眞文忠公晚歲所續也宗簿梁公親見公手澤本而錄其目及文之經標識者澄倚席栝山與增教鄭君齎費裒贏議刋書以惠後學梁公出示此編如獲拱璧遂定議索諸集類入之門目次叙間有未的必反覆繹公初意稍加整比皆取正於梁公窮日夜力繙校鄭君亦分其勞凡三月而藁具又四月而工畢釐爲

二十卷僅有其目者則虛寘于末一代之文粲然略備或乃病其非全書夫讀書記定固出公手今已流布天下果全歟　朱子嘗脩儀禮而弗克就迨　勉齋黃先生　信齋楊先生然後舊典禮經靡所不載安知後之君子無成西山之志者邪咸淳丙寅正月上日後學金華倪澄拜手謹識

赤城集十八卷

（宋）林表民輯

明弘治十年謝鐸刻本

赤城集十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林表民編。集中載吳子良赤城續志序，稱其字曰逢吉，與撰天台前集別編之林表民合。又稱為東僑人，則里貫互異。蓋其先世自曲阜徙臨海，故從其祖貫言之，非別一人也。表民嘗續陳耆卿赤城志，復取記志書傳銘誄贊頌之文為志所不載者，薈而輯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吳子良序，稱分門薈粹，幷詩為一。今此集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無詩。又明謝鐸赤城新志載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內閣，而此本亦祗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詩十卷，為傳鈔者所脫佚，已非完本矣。

赤城集序

天台山至晉孫興公始傳晉
蕭不知幾千年矣何傳之晚也
自晉以來歷宋齊梁陳隋唐天
台人物見簡冊落落幾十數入
本朝始漸盛南渡迄今始益盛

而距晉亦且千年矣又何盛之
晚哉得非發露之驟者盤鬱淺
韜晦之久者培養深氣脉俟時
數而轉旋文獻由風化而薰灼
儻會至而機動自有不容掩遏
者邪由今視之發行者勳業者

風節者文學者或旁暁其藩或
深入其奥往往而不乏矣而又
官守者寓游者於此多瑰傑焉
紀興建者寫光景者於此多膏
馥焉今而往不更洋洋乎哉夫
有所待而發者時也風化之所

召也有所萃而存者書也亦風
化之所關也初康吉林君詠道
類天台集子逵吉續之而詩之
屬天台者無遺矣貧窓陳公壽
老修赤城志逢吉又續之而事
之屬天台者無遺矣獨記序書

傳銘誄贊頌之文天台集不暇載赤城志載不盡者逢吉後分門會稡并詩爲一號赤城集凡若干卷而前後太守丁侯璹沈侯塈爲鋟之梓於是前所謂發行者勳業者風節者文學者官

守者寓游者紀興建而寫光景者一啓卷咸彰彰焉蓋自有宇宙至晉不知幾千年自晉迄今亦且千年而天台人物之盛幾浮華於此書君子推本之以爲是本朝風化之所召台之大夫

士讀是書而知其故必將慨然舊厲朔無負君師以自昭於不朽孰謂於風化無關乎逢吉名表民淳祐八年八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敷文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兼權隆興府吳子良序

赤城集總目

陳忠肅公瓘南劍人嘗編管台州一首
陳古靈襄侯官人嘗爲仙居令四首
章校書望之武寧人一首
蘇文忠軾眉山人一首
蘇長史舜欽一首
羅推刑適寧海人一首
朱文公熹新安人一首

呂東萊祖謙金華人一首
葉水心適龍泉人七首
趙丞相汝愚上饒人嘗知台州一首
楊誠齋萬里廬陵人一首
陳龍川亮永康人一首
吳康肅芾仙居人一首
石南康墪臨海人二首
陳侍郎公輔臨海人二首

樓參政鑰四明人十四首
王大田象祖臨海人六首
張秘書布臨海人二首
王侍郎居安黃巖人二首
陳篔窗耆卿臨海人十首
吳荆溪子良臨海人十五首
杜清獻範黃巖人二首
陳參政騤臨海人一首

周學士必大江西人一首
方刪修行可寧海人二首
尤尚書袤毘陵人嘗知台州四首
唐朝請仲友東陽人嘗知台州三首
洪丹陽興祖一首
劉祭酒爚一首
謝觀察采伯一首
洪通判适鄱陽人二首

石中丞公孫新昌人二首
姜教授容二首
俞教授建四首
黃龍圖裳一首
包提刑恢曾知台州二首
蘇從事夢齡一首
陳通判觀二首
元郡守絳錢塘人一首

張校書爽一首
曾教授會魯郡人一首
黃宣德述一首
方教授璪一首
樓大理觀臨海人二首
趙推官師回一首
陳古鄭塤一首
李朝散宗勉一首

馬都官仲甫一首
趙大梁敦臨二首
謝永嘉雩一首
黃縣尉闓一首
彭縣令仲剛一首
方進士沂一首
章御史鑑一首
林長溪仰一首

蔡永嘉範一首
謝上蔡直一首
韓穎川元吉一首
許錫山景隆一首
趙縣丞善宿一首
樓承奉府一首
劉栝蒼倚友一首
錢主簿惟演一首

李都尉 防 一首
季教授 翔 二首
范知州 說 一首
謝朝請 作俊 一首
賈教授 南金 一首
王教授 謙之 二首
應教授 椿年 一首
孫曾勾 賓 一首

魯教授 訔 一首
李大理 慶孫 一首
陳提舉 淳祖 一首
周西麓 端朝 一首
陳教授 振孫 一首
王大理 子輿 一首
林縣令 師蘇 一首
鄭朝奉 公鯉 一首

宋進士 誠 一首
王沂國 藝 一首
林竹邨 師熙 東魯人 一首
董御史 亨復 一首
陳知縣 振之 一首
王雙溪 蘧 一首
沈東陽 杼 一首
王主簿 源 一首

李縣令 知微 二首
李司錄 昌齡 一首
葉提舉 宗 一首
趙古沭 師夏 二首
陳朝奉 貴謙 一首
王汝陰 鈺 一首
趙東里 蕃 一首
王汝陰 瀟清 一首

高中奉[illegible]一首
齊郡守[illegible]一首
顏縣令度一首
張縣令端一首
曾朝散丰一首
張縣令景修一首
王松菴緯一首
趙郡守必愿一首
王縣令然二首

赤城集目錄

卷之一
台州新城記
台州重修城記
重修子城記
築城議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台州雜記
臨海風俗記
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台州郡治廳壁記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台州重建便廳記
台州通判廳題名記

重建台州通判廳記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台州推官重建廳事述
台州新造刻漏記
推官廳題名記
卷之三
重建録事廳石記序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台州司户參軍廳記
台州重建衙樓記
臨海縣令廳記
臨海縣丞廳壁記
臨海縣重修縣治記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臨海縣尉廳壁記
尉思隱軒記
黃巖縣廳壁記
黃巖縣重建廳事記
卷之四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黃巖縣尉題名記
重建黃巖縣尉廳記
天台縣題名記

仙居縣令廳壁記
仙居縣題名記
仙居縣重修尉廳記
仙居縣主簿廳記
寧海縣丞題名記
寧海縣丞廳壁記
寧海縣主簿廳壁記
寧海縣新建衙樓記

卷之五
丹丘州學記
州學記
台州重修學記
台州重修學碑
台州重修至聖文宣王廟記
台州鄉飲酒記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卷之六
州學建武公衡記
州學教授題名記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台州增學田記
增學田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登科續題名記
增造貢院記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卷之七
天台縣學記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仙居縣學重修記
台州補軍額記
台州奏行萬戶記
新建塩倉記
台州支塩廳壁記
杜瀆塩場重修廳記
臨海縣獄記
卷之八

重修黃巖縣獄記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州學六賢祠堂記
思賢堂三讀
四先生祠堂記
陳忠肅公祠堂記
台州羈管謝表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上蔡祠堂記
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臨海縣城隍廟記
重修仙居城隍廟記
三台祠記
宋郭孝子碑
石藤石稜二夫人廟記

義靈廟碑
韋溪先生祠堂記
卷之十
浙東提舉兼台州葉寺丞生祠記
蒼山廟記
台州臨海縣靈康廟碑
後梁宣帝祠記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董將軍廟記
壽台樓賦
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神秀樓記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台州城隍封告
清平閣記

分繍閣記
玉霄亭柱記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清風亭記
飛躍亭記
岸幘亭記
梁源蟠松亭記
卷之十二
霞起堂記
節愛堂記
思愛巷記
重建青青堂記
與清堂記
州學沂詠堂記
静治堂記
雙清堂記

安洲驛記
陳氏本價莊記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州治浚河記
修東湖記
黄巖浚河記
新建中津橋碑
重建中津橋記
重修中津橋記
新建利涉橋記
天台臨川橋記
卷之十四
桐山石橋記
重修桐山橋記

南塘記
縣學新泉記
放生池碑
薛公井記
八景樓記
應心泉記
廣濟泉記
節孝巷記

朱氏族表門閭
東巖堂記

卷之十五

雪巢記
香遠堂記
東嶼書房記
康古堂記
盡美亭記

崇德菴記
雲海觀記
藥園小景記
松山林[illegible]記
劉阮祠記
委羽山記

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杜孝子傳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方山隱士杜君壙誌
草廬先生墓誌銘
大田先生墓銘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四明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方岩王公文集序
雪巢小集序
雪巢集後序
石屏詩集前序
石屏集後序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題陳壽老文集後

桑澤卿莫菴詩集序
曾使君新詞序
貧窓續集序
赤城志序

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赤城三志序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送滕子勤赴衢州司録序
滕侯守台頌并序
送葉孟我宫寧國序
大成殿奉安先聖文
勸諭文
黄岩勸學文
仙居勸學文
台州壽台樓記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台州新城記　　蘇夢齡

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敝且死而仁人任職
能禦捍之者未甞不見於文辭也慶曆五年夏
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郛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
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爲塗泥後數日郡吏乃
始得其遺甿於山谷間第皆相號哭而莫知
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顧

衆感而視之問其食則粳穀而臭腐焉問其衣
則藍縷而顛倒焉問其居則草茇而漸洳焉横
屍塞于衢窮盜充于郊乃喟然曰茲不可以久
生矣繇是移文其帑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眞
厥居穉自安輯然後民始知其可造也漸且光
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盍以水不潤下之診
因以必後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獲于時
司憲王侯借亦接迹而會焉始相與言曰兹殆

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
王世雍錢塘從事曾公望悉其事度高厚攷從
廣籍糗糧計材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
以爲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
監新定郡彭思永權守之祕書丞定海宰馬元
康爲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文分僚職而
帥爲縣西北隅以黃巖令范仲温專掌之從事
趙充參綜之西南隅以臨海令李匄專掌之從

事蘇夢齡參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吳庶幾專
掌之從事褚理參綜之東北以臨海尉劉初專
掌之決曹魏中參綜之其址凡環數里而四隅
三面壤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雖
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赳專掌之獄掾
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隆
迭番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
胡禎代終厥緒彭侯感屬撫綏諸大夫各祇所

職役徒憊勞三旬而成群議又曰城則信美矣
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突差久則懼其或
有類者不若周之以陶甓則庶幾嘗無害歟外
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也已惟
黃巖令曰陶甓雖固猶未知石之確也乃請兼
用石役將與田侯閱試之士志增[illegible]上計李
侯仲偃司戶李侯[illegible]領都惟新而寔協心同功
良無間然 新將元侯遇守責于繼以倚吏之選
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處是計遠一方寔度皆春涉冬厥
墉未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之
畫無一不適於宜費貲不踰千萬而國之大事
立焉使斯民知免於[illegible][illegible]日[illegible][illegible]有其施何如
夢斷不俟雖知此徵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
台民之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
山咸不得[illegible]蚑[illegible][illegible]陵足[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命
距海餘百里適七剽使之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程[illegible]州
[illegible][illegible]况邪郡徽警者不敢弛析故隄防修之致在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首務蓋所以遠蕃害銷姦萌非徒區區
封表備侯邦之衛也慶曆[illegible]水幾不為郡元章
閭[illegible]綘来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虛罙
入寔薄欲登陴則有尹[illegible][illegible]君瘠帥厲吏士閈
以方畧寇不為[illegible][illegible]文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
戒於火延及[illegible]城[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隄[illegible]弛[illegible][illegible]無[illegible][illegible]舊氣未
格民論不寧[illegible][illegible]一歲太史趙[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信從鎮
暇日循行廢落[illegible][illegible]掾而告之曰[illegible][illegible]守所以備
民顛犀蔽廢徹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士功於古
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
城闉之啓閉寔有邦之大紀隨時葺治有不得
而已者邪況社城之辛月[illegible]歲[illegible][illegible]以為此蓋
其[illegible]而寬其程宜無不可以是軍事判官蘇廷

壽吏役要司華華金穀之籍兵馬都監胡勝[illegible]
裁巡功察其免與不免者命群有司各保其所
興地守傳衆力俾增卑簿塗塞空缺環城諸門
作新者四曰鎭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括蒼脩舊
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
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絫日積工
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
之籍蹋民傭即工者厚酬之不欲多癉會其、

賑役兵財十之二鑿斲鏝塈甃壘之工畀傚丘
如其數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石
石甓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
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奇繼侯憂民急病之
意旣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
無蔑費民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踰再時
版臿竝作觀堞堀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隴
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
半歲而嬴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地簿書
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置
之時驟擧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其
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
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緖業於侯何有哉至於
不以久暫易意聊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
於寄委識此者蓋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象祖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聽歷
王霄亭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于內外班
之間（內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爲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內外班曲
而爲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令越帥徽猷郎中
葉公之弃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
子城堙於園闠蝕於民居寖侵寖削而又衆以
巨浸剝落無幾乃出遺址長闊巷定丈數立表
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聲之筏筏或帶之抱或

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既
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
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
既訖諸珉矣因大成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
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為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
北山城為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
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方城增高
加厚挺高斲深邊江壓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

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
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
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為長堤一
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潮汐上
下齧濤攻擣長堤復慮其難恃乃撤椿於江深
踰二丈累石於椿結成三疊復以捍堤以牛練
土以水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闉如鐵雄
堞可礪發摳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

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乎
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若何
而筆嗟夫談曷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
俱重孰為彼此會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郛之入
說者謂郛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
內外無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侯也
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
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隳豈非後幸而城獲

于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先後變與時會
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者以前
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
慶曆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
乎事之方殷千里一堅僧不可窺有一儒生蒞
搜遺迹得蘇君茂齡修城記於倅廳西壁之刓
碑摸以片紙如獲千金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
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

鼓而或有谿則隙地所存序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于城之記書之詳辯之後於公之功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崇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觀

自古城邑或圯于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築以俟患與湯仲盤展轉於商亳耿相之間一時大家世臣盡舉以遷不憚夫勞甚苦誠不欲

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死之地也赤城置城巾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二水併流直衝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開城捍水如禦巨寇慶曆間嘗一大圯殺人萬餘不仁哉此城弄築也舉萬民葬之魚腹未慊又聚魚腹之遺子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曆以前事遠不能詳也今去慶曆耳聞目見猶可援也況南渡以後生齒日繁柰何又欲今日遺子若

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為人臣者以天災為不常至不為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為長吏者狥目前之苟安不為聞之朝廷施[illegible]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為父祖者以慶曆距今百八十餘年為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膚者恐不可謂之慈祖父觀二年竊祿其地歸卧衢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為痛心未免犯衆忌排衆情言城不可稍築招禍惟有位及圖城

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某等生長台城切見去秋水溢之變亘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視溺由已之念蠲租弛禁移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沒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

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某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瀕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汎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闤闠之水便溢半壁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慶曆之水死者良無然視今日幾十之一朝廷極力拯卹尤以城爲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郡之寮屬與五邑之令佐分認要任之凡十有七人計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可稽也次年秋水之至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熙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

不勝按堵至張弈所爲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趍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程工之嚴而慮患之深矣夫自慶曆至淳熙百三十年其閒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爲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熙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檢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爲不虞之備故其閒小水可以無患大水縱入屋不至沒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甚至常用之閘板預備之泥土亦皆缺焉蓋非惟不能如淳熙以前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複舉矣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而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滔天猝然而至人未及轉盻樓且[illegible][illegible]與數口爲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illegible][illegible]生全者殆若室廬之飄蕩

隍蕩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
富厚之家從寅墳庵莊舍者所在相望□□捨
邑地貶寄人籬落或儳或假晷不暇以為安而
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栖城外以希旦暮之活
全望有司□近稱之修□修城壁□□□□來
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埃皆歸於□□人心
惶惑未知所依然以舊等議之因亦有□□頹矣
蓋此周回不十里而北南□山□□□□直北
轉東至錢府省因山為城自錢府直巾子山之
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瀕□□以為刀又
自巾子山之東北角回環接迎□□□□因山為
城非所當壘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
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瀰漫而下徑擣城足之
衝水勢激湍最為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
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甃築所築基
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之力當如海塘

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三四尺
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
砌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
間則用椿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
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
圮墊没之虞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
兩門已為□□□□□修之處止用徑尺小石
甃砌反不□□□□□□固又所修者只去
秋已潰之地而未潰之城□為夫以百
八十年之間歷幾潦更幾巨浸撼撼衝突之
後不惟繳者不支而堅者亦敝矣是故近年以
來每遇泛濫外水皆由城罅以入東西南北所
在有之今但見西城之當修而不知餘城之不
可恃萬一水漲切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
縱固猶不足以支而況未必固乎是以郡人雖
甚幸城之修而猶預疑城之壞以為前痛未定

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
夕也其投身化治竊班者之東雖幸覩脫厄會
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
姻故舊類多流亡未者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
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
所見聞冒昧陳控蓋如某等鄙見城之依於南
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畧
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

板平甃壘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
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
所陳如海岸例築壘併將未潰城壁撿計與新
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爲之助
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
功盛德與日月相爲光明倘爲不然則新城既
未必堅而舊城後不可久後患忽集前功盡廢
闔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某等抹於一邦

利害之深犯分塵瀆惟與千萬右雜葦尋息以
俟仰祈鈞堅

台州雜記　元絳

州治据大固山介天台栝蒼之間北負大海海
潮汐迴江薄城而群山陀東水不得肆慶曆五
年夏山泐海溢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
既殘毀明年予來守茲土拊視凋瘵慼然出涕
廼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終收介特招徠

安輯之問軍政昔之闕成過更瘦伕不一廼取
天籍伍符而均齊之問吏蠹昔之靈宗囊橐爲
姦積歲勞豪忽獄飲賽睃貧者擠轉溝瀆没齒
不享斗升之澤廼爲定規釐一隱括料蠹擿諸
牢不容鉒糸是數物信以懲之法以束之故民
罷者與兵勤者休吏窮者給繕戎械治囷鹿完
官廬秩祠宇表廛閈齊簿領平獄犴二悉力
問水害之縣昔之緣城之民剡去字土日以薄

圮是有水敗廼回新城出帑金以購材募工諸
石累甋環周表裏外內九門飾之樓觀繼木于
門牝牡相函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窔叙
以容石內水方淹以蹋其惡又鑿渠貫城廝為
三叉達甕渟清餘以時則斷十二石扞號從跨
渠舟車竭來行者不病自歲而工既於是秋水
後攻城不沒者三板乃循閭閻垂木閉竇或持
編管或捧簣土輔堅塞隙捋有餘壯已而水七

以殺遂役故道昔之刺史廨舍在山谷四隅吳
之餘雖不甚壞而潮漲涸泊鞠為沮洳大屋
所以朝夕處君命之地不可以不崇以揭傾潴
支敝陋弊舊而新之廨之四隅有樓名亭以時
而五至是摧圮悉欲完之則重煩里役於是大
夫必有退公息偃之地乃取城闉隙封於二山
之交作雙岩堂廡緣山椒作柒雲亭其空地迴
萬象在下射有長圃飲有曲水賓友衎衎嘯壺

歌詠日為文酒之樂與今年春州人繼游鼓舞
於庭除之下有賓擊節而歌曰昔民之苦今民
慶蕃昔民齎咨今民熙熙惟君憂樂之與民共
之天惠其寧兮無以君歸予聞而喜作因訓之
曰予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猶直重以寡連之分
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茸名為二千石華為
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交修補察以畢不逮
縣是不為司敗之議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

里若政之微惡則有與誦蓋春秋之法與作始
事必書予是以雜為之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
時見米斗百金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金薪柴雜
物極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
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嘆恨之聲比年以來國
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縣輸索供應不

瑕寄居官至有宰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
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而皆十倍於前余雖
有藥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迹村落然鄉下寂寞
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
嘗以西北觀之所在賊火焚蕩千里無居民吾
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
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
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

盡変歟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
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苟內無饑寒之
患外無刼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
漢志以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
朝諸志以叙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
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之地近亦十五郡彼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

迥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此合
四方而論其異有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
為天台介于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
斗米不百金魚肉斤不過三十金薪炭蔬茹
之類絶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
盞百姓富崇侈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
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沓寓旅往
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者

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
本機变巧出披甲荷戈出沒于鹺茗之地吏
胥持文書索逋負日叫號于細民之門自是
訟牒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
日盛末之有改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為然
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曩時之
舊是則為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
姑即舊聞以攷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赤城集卷之一終

赤城集卷之二

台州興修記　　張奕

天台郡在越絕東南陬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洚水爲害歲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即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墊嘔而川瀆洶湧湍悍奔赴于海迅風更潮壅閼不得下溢岸凌城不及踰者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閭閻土諸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故道墻壘圮剝蕩遢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僅免墊溺者繫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小郡去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治者天子人民爲其守臣不能周護安養之而坐視其斃是誠何心哉遂按閱官府之沮溺圮毀者用羨貨市材新廩屋二區凡三十楹以儲軍食又易甲仗庫重聽事之西廡爲樓五楹以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産得丁夫二萬六

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鋠甓完州城六百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皆皷舞曰治我服器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先是公下車之初猷郡舍卑逼議營爽塏為便署之所因循久之重於改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驅人趨作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廉哉乎不私於己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

其雖慽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繼以教之之術台不止富且庶將禮義由之出焉命識歲月因警來者云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過邐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圮頹垣成蹊姦牧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侯揆邅來牧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煨燼之餘侯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籍度地之舊繚以周墻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壝門各四出中立社稷二壇

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之高三尺有半又為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壝外稍高於諸壇於是悉做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涂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旦六旬有七日告成糜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主之敬侯命鑰書之開石以示民

而後致功於神侯之下車詢民隱飭吏事砥廉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閩贇攸之灾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神既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斂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興人也

台州郡治廳壁記

曾會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即甌閩之舊壤而句踐之遺封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縣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於大固山配一千守護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隸於栝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兵保鎮城立為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伏威改

海州為台州隸于栝州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太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溫二州並轉隸于栝州都督府故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晃公住宅以其地勝故立屈氏次子惠坦為太守改家為州及今皇宋混一區宇太平興國三載凡一百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曆祀存焉今自武德後至於混一區宇之始凡刺史名姓謹列于石越明年吳越王朝京師納土田百八六月凡僞署官司並一變易毀城守示無所猜忌甲兵示不復用削繁苛省徭役自是中朝聲教被於遐邇焉按漢季世三國鼎分臨海郡屬吳舊壤之地遏山負海民情多變勞於兵防鎮以德化六朝以來率以獲罪者投于荒裔故遷刑者亦相率偷安焉唐室平一區宇遂通正朔良二千石稍申吏理暨梁朝革命有武肅王奮身草莽東制江東分符擬官既失其道頭會箕斂不聊生

主數世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
文德柔遠東南海隅率族歸覲納符請吏貢地
籍于大司徒於是申命文臣下治郡國凡歹不
舉而萬里安定島夷編之雅容揄揚以樂大化
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後寖在
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于舊記之末俾
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某疎賤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于天
台勢不獲辭扶老携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
郡事郡中府藏殫竭逋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
夫官吏俸給之屬幾二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
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在豐稔朝廷寬
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船自閩廣來者
皆爲折樸舉以私鹽捕送栝著禁勘其情猶未
竟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
境者凡數月矣然則財賦所賴惟有榷酤耳今
環城内外私造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
員終日所收本息緡數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
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之則怨謗交興
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履薄冰之
上而進退惟谷也某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
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
張有如么微秖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

之類敢望鈞慈更施行其一二庶幾千里風動
數月之間猶能稍自植立仰副君相寄委之意
其間更有心切利害如本州係瀕海去處自海
中乘潮一夕可至城下城有七門大火之後五
門猶未建立四壁圮壞私貨出入者與履平地
無異比軍數十人無屋廬可居但月給房緡百
餘千俾與百姓雜處今春大閱凡軍頭所用色
色無所凋弊之狀觸目皆然官吏不暇遠圖朝

夕汲汲惟貢賦之不入盖亦未嘗為國家深思也伏乞鈞慈特賜寬假俾漸收餘力稍復葺治葺甚葺甚

台州重建便聽記　姜容

台州便聽淳熙十五年守章侯冲重建未四十年蠹朽已岌岌矣寶慶改元守王侯挺歎曰聽非遊觀地也所以出政聽訟而親吏民也郡雖例有設廳非大聘賀大燕饗不處而便聽常處

為蠹朽不治毋乃非便乎葺歲連稔勸收儉蔵撥公帑錢授攴塩徐昉規舊取材計直呂夫孚庸葺去蠹朽興成翬飛庳崇之度比舊加倍既而敞寶次登吏直及門廡旁剏小聽向因瑞蓮立堂又廣凝思之室為屋總餘四十楹縻錢總五百萬米百餘斛始五月丙寅迄六月己未役甚鉅而農不知工不困也容聞治郡者體不貴苟卑心不貴苟約事不貴苟安偎下當崇狹

陘當恢廣摧墮當植立非材識獨到不能也侯為此州浚河渠民不病潦滞開貢院擬三門士不病蹙跡四瞻郊垣有廢輒舉今又一新州治千里徙觀益穹崇其猥下者恢廣其狹隘者植立其摧墮者侯之材識獨到如此雖然棟楹巍峩飛甍騰驤貽棘衛森列鬼神都走況田野之困窮未嘗一識官府設或赴愬於我而目眩堂皇心怖吏卒股栗階戺其能吐肝肺輸疾苦哉若

體雖穹崇侯俯以廉損心雖恢廣侯斂以誠意事雖植立侯當以寛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此聽訟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嘗處何愧焉然侯旦夕去而羽儀天朝矣念以著之義以遺後之人而豈為身計哉若乃輟事休堂宇幽曠神慮舒沖寂臨蒞愈精明侯故併斯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聽題名記　黄遠

瀕海之爲郡去朝廷雖遠而江山瀟洒訟獄簡
希來涖官者往往號爲樂國昔之守倅於此去
而升陟侍從致位公相爲時名卿者間有人焉
而獨倅郡者族姓官稱無所刻載因循迨今百
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明年乃嘆其遺
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遊居尚有敘述況膺
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
牘稽諸宿吏庶幾得之者可過半也而會慶曆

乙酉歲秋雨暴集江流從溢齧城堞漂棟宇時
官藏文書皆糜爛流散無有存者故不可悉知
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間以著作佐郎來倅吳
郡今郡人猶能道之而又有光祿丞宋君正爵
爲鄭公之代有贊善大夫劉君有方與郡守章
郇公同時所可知者茲數人耳惜夫姑自慶曆
而後悉得其名氏與夫在官之歲月而刻于石
豈特俾來者讀書之而已哉前日之人或以德

望稱或以政事顯或殁而不彰或存而無傳皆
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廳記　李宗勉

公寓必稱其官非惟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肅
民之觀瞻蓋於此繫焉天台東瀕名郡州治雖
未爲宏麗規摹亦峻整獨刱倅廳事庳且隘曾
他官不如堂奧傾敧岌業敧壓考諸圖諜莫知
建立之始秪云淳熙二年通判管君銖重建倒

指歲籥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易至弛
陊重以紹定己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屢通守
端謂非稱雖然廢興必葺各有其時時至則易
若反掌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襟度高亮
議論灑落昔人所謂胸中自有一丘一壑者余
知其決不苟安於此居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
聞之亦喜既則倣府規制增築基礎取材於
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旋官不知役人不告勞經

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聽事宇陰堂廡翼敞廊
廡纏屬戶牖櫺闌總為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
承其左登瀛景沂蘸寒處其右堂後山麓舊脩
林木青葱自蓬風閣登萬壑風煙最為奇勝旁
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閣無非嘯咏遊息之所公
或重葺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
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為千里壯觀是役也費
務叢廣郡雖相之耿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

克辦此落成之日屬予為記辭以蕪陋弗獲余
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緣功始足以
言知矣而孟子論知則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
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樂因循好苟且云哉
毀者新之摧者植之櫝者益之循天理之自然
不容一毫人僞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既公
寓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牆壁毀
壞置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

役志於物好樂靡常土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
益害有益則亦未為得也今公因其既圮去故
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非行其所無事歟所
可謂知矣役之者勞享之者逸後人蒙其利
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宏字薰仲姑蘇
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公攷有開藉其裨助
居多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添差通判廳記　洪适

台州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偏民瘠訟簡少事
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設職絕貲
冗者中興以來影纓之士日進一官相索率三
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不有紹興二年以邦始
增治中凡五易而适至被命逾期者俟代三人
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也袁梓召試宮秩去
來龜石辟閣而係之曰昔呂黎韓公嘗謂邑丞
貳令位偪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後

歸尤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殿有不蹈其中萎靡不事事玩民歲休貪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石攉市威上下相高乎舀崖異吏不確弃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負其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能使官不負位不越循其心以求其平視著令唯謹外是而議夫何知之有

台州推官重建聽事述　趙師回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來爲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聽事齋閣思若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大性超然不汲汲於富貴利達其登巾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閑志尚可想乃扁閣曰高閑舍人孔公宅言正論勁氣凜凜在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于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榜齋曰依正齋之西闢小軒手種梧竹名以持節於是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委蛇頫仰其間企慕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足蔽風雨匿石之貳從官給者不什一諸邑大夫與賢士友相與勸猶懼不支適際脩水黃公以郡監丞出殿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貴學宮凡闕文隳典舉而扶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

至難令居官者視公宇如傳舍孰能留意於斯耶崇奬周給迄于落成姑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君子

台州新造刻漏記（此碑今爲空頁亡其半）

天道之大其啓閉代謝之運藏功於神日夕不可見聖人設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曆象按掾之制則漏刻之用興于其初矣若夫分至相承寒暑相推裁昏明之早晚節晝夜以動息時

有綫疾景有長短秉氣之差參以增損故數
能迸晷不能逾風雨雖晦抑無失其準然非漏
刻以視其應孰從而審哉且百刻十二辰之法
百代不易之用也第數之盈縮繫於二十四氣
以鈞校之晝夜之多少固可見矣周官挈壺氏
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蓋其職焉禮天子宮禁
暨官府皆建漏刻有師典則隨次舍設之示不
可闕事也雖則籌之數與所造之儀度今古迭

變形範各別然測景揆辰大槩一也天台郡漏
刻自置守以來有之矣歷年既久積習差錯鍾
水無實法流無定準規模疏簡一不如制時
發鼓皆司役之吏諦天色以驗旦暮耳此其誤
尤甚又況陰晦弗復辨其失不亦遠乎故昝侯
之適[illegible]制度之案節理適然也又命浮圖可榮
改作之榮心智機巧頗能施其術揆測增減之
法參之於曆皆有次序若用器屏壺之屬惟事

事卒以新意創始咸適其宜既訖工俾其術試
之果得晝夜之正遲速來往指刻可驗觀者得
以知之與曰御日之漏甚疏舛幾乎不繆故識
其歲月以垂諸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廳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尚若非尊者而佐賓幕務郡政其爲
人之賢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
里之休戚繫焉任亦重矣台之爲郡東踞大海

下莅五縣竟土廣袤户口衆多詞訟紛紜而職
繁劇要不易爲所賴以佐助者惟在幕府有人
耳然前乎此謂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
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
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
之史則先儒論令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爲記者
尚爲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
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爲法也其人之否

而事之悉歟書之可以為戒也二者之間有庸
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泯於無
聞者覩其名氏亦可以内自省也豈曰虛文云
乎哉今滕鉉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沒而不彰後
之名復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
唐張條而下至于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
止乃為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
為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

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為之理亂
休戚而可為法戒者以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
有自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
是而為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
事可以覩矣自有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
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
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
學君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

於文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贊畫者其為人賢
而[illegible]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illegible][illegible]以究
其[illegible]其於在己之賢行當[illegible]修及人之[illegible]事當
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
後之觀者必曰滕君[illegible]其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有
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以[illegible][illegible]乎後來
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illegible][illegible]與繼應
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illegible][illegible]皆可師而
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來台城之所賴者豈不
深且遠歟

赤城集卷之二終

重建錄事廳石記序　趙汝回

寶慶二年春余來爲錄事廳屋老獘不蔽風雨獄亦棟撓趾腐椽斷壁闕矣亟請于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扁翠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梅出剎榛西山立几案逶蹄飛雲静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

適當是時有空囹圄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開視題名已石刻字漫不可讀則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遠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歎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覩之矣況石剝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吳子良

獄生地刑仁術也寃枉乎陰陽者害而和闘狠殺氣血者殆而平生詐欺悖正性者抑而順纖汙玷先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爲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忍也闇也懦也遺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忍則不平懦則不決遺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寢不仁矣術何

由仁栝蒼何君處東爲台理掾始至余一把之語首敬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令守包侯資政殿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監六失故完本心故余論理父前乎君有如君否咸禦無以答考郡志畧弗書問聽壁題名則以己丑水不存也君慨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沒繼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祐宗有三

二百十一人書之石君不可泯將續書其下謂余
吉惟本心人人有也六非人人有也銘其說
以勸後之君必有如君者矣

台州司戶廳題記　謝雩

台州司戶參軍唐王德間著作郞鄭虔嘗爲謫官居之今州城東隅猶以戶曹名巷杜公部詩所謂老蒙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勝君質自睢陽來蒞職之□□寇群盜□起仙居呂師囊遂據其左擧叛攻□君倡義帥宗卒擒酋領一城全活父老紀□今爲舍爲屋三十楹而扁詩者曰戶曹聽皆勝君遺跡也廳故無題名宣和以前莫可尋繹雩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勝君以下得有十九人畱石識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畧其所未詳以俟來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土然後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以設作謀吏績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爲能城郭溝道之治使端正則以爲賢是皆可以觀政之發與吏治之能不況觀聽所繫之大者乎於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爲州之衙有樓久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鼓角去郡治爲遠設焉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所繫之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黃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龢年穀用登始以其餘力革而新之先是州之圖經未脩三台井掩湮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輯其事以成圖經發掩湮之井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序之門隘陋則崇廣之坊衢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旁雜爲賈區譙樓卒多蔽撒則開拓而脩復之須春有亭以享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幼有院以惠困窮逮茲樓之作則棟宇壯堅册

纖悉具備□□有序吏士肄業不失其□□□□
麗為一邦之巨麗然後台之文物一新而江山
始改觀矣□□鳩工人多以其役大費夥而難
就已而官寡□實吏忠於公雇木不取諸民和
價倍給其直工徒臻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
節無浮費而效實物事簡而工倍役廣而費
省人始服公之規摸先定其功不衒于素公名
崙字子時蓋江西山谷之派晦菴朱子之門

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為宗公脩學校□□
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命括
士御先進與其門弟次第講書經理又刊朱子
中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
為政尊　主庇民廣敷化厚風俗建置規恢知
所先後是役也□事□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
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竭力以佐公家且以邦
人之意請名其□貞帝辭不獲於是乎書

臨海縣廳記　章望之

官府之廳者□□王命而涖政事之所也至和三
三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聽何新乎遂舊也何之
□舊甚矣蓋久朽且不支令宰崔仲牧廼甚之
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
不亦嘉哉

臨海縣廳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廳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

令名氏悉載遭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燬不存
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氏不可以無見博求前
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訪故老遠稽按籍旁考
紀牒自宣和而後得三十人鑱石以記□其後
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人年次來往不
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
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
謂多闕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

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顏公度彭公仲剛顏當乾道初元公私僾裕之時而彭乃乾道末年亦郭焚燬之役彭能摩洋赤子樹縣治百擬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為尤難然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吞原躝當上邑民廬居殺禾將環百餘

里漫為巨川而縣治西直抵蒼門最甚破水崩奔瀉悍猂甚尺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六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令寓定撫六道維之殍疫連年天子為捐帑振之復租已乃遣部使者葉公棠議荒政議城□□□□雖□□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柰□□成再□□□猶緣紛而舊觀莫古復於是葉公奏□□□□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為□□□其人情土俗不逞

□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復民民之居奠矣君曰民之居奠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可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搏他費以㕥之民伺其闕而助之公聽中峙抱之高門吏直旁環引以修廡聽之後虛敞為琴堂廡之東闢奧為仟雅藏物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閑寢處有密宣完備至於庖湢整潔及於藩除□

垣以護其藩培秀繚以鎮其陰自五年冬十一今不弛不迫雖邪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過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尤千陪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備雖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爲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從毋以政擾民耳□□

敎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敎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頼於今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今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受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姿睢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父母於古爲次於今爲上矣使父母卧風雨人子其安哉則民之恥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母之猶恥之而況於以道敎民且以

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無鬭諍訐猶間有存者豈其咎專在民哉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毋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以道敎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爲令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沂

皇帝遂居閶闔而宰宇内若耄倪若飛潛[illegible]意夫固詔令爲風雷也令詔令猶古誓[illegible]邦冢暨尹御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illegible]

令今雖小甚近風雷以陶萬彙等也以故窮崖下邑環治無百戶亦必有宣詔之地矧隸甸服戶丑黎何敢弗虔臨海縣南百步故有亭詔中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漢脈稜而聆飛鳳也㝡矣子大民廬蔓延亭遂毁四明劉君棟綰縣事惕然念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址始癸卯正月越二月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变傭之夫宅事以邑之幹勤之士穹梁俾礎冊甍彪炳

于其旁復翼以布象舍數楹夫乾以震巽鼓萬物皇以詔令鼓萬民詔令肆頒自朝廷歷監司監司歷州州歷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縣知之最悉而縣長吏或靡或貪或寬或猛關民之命脉又最切宣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君制命爲義臣承命爲信孔子于震取不喪匕鬯于巽取志行順剛皆

臣承命之機括令詔令無歲不下曰宥罪曰獄租曰賑困乏民延頸以俟如蟄而雷如熱而風旦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況於民最近者乎劉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己而寬於民又悉知其休戚利病鄉無遷卒圄無錮囚冠學趣子弟受業蓋乎而教之道脩盡民之責可無愧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尤袤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燄閭扇延以及縣治藩籬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按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咄吁讙呶訟牒計簿散歷吏胥之家寂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日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為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熈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予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為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為之長乘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脩亡以施政發之當塗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彫非受命於部則令不得擅敢以為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辨其度之是冬予罷官歸踰年則以彭書來告成矣外為重門以嚴啓閉上建譙樓以斂　勑書治事有所燕居有室翼以脩廊挾以外廡吏胥賓次環列有序輿者為廄爨者為獄為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為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按牘為堂為齋為軒以脩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湢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雖至冊牘犛甓之事纖悉畢具規撫堅壯工用精密總為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潴水為脩禊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鄉之荊榛瓦礫之場今乃為高明宏壯之觀民始識有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

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苛斂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鈞校畸贏積絫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強使也籍竟內之為工者若干官出傭庸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

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隳之患謹視給散紅之留賸削之弊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己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速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尉諭其勤而策其不免民咸勸趨故功成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願何從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仕莫難於為邑務者不□

以求為而從之也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弊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者多矣又幸而不為積弊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厖隱戶移脫弗可究詰乃定貿劑乃正疆理通租匿役拔蠹首服吏姦民廣檢校齊理田野歡呼訟日以簡故能不困於積弊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與蘇起廢

不擾而集非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裒聚贏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偏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為吏法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譽彭君也

臨海縣尉廳壁記　京鏜

縣丞之職其任卑輕漢有四部隋之分判重之

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擧晉黃媛爲尉若集其人則政乘在昔紆黃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爲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槩數得人爲盛矣今縉雲葉君崗以名家之秀學業之贍旣修飭政事畢新廨寓且念前人名氏不可以亡傳博考圖籍歷訪人老董得三十人栞之于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俟他日可續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王季海作臨海尉葺舊屋闢一楹地爲燕息所用梅子眞故事名隱軒屬予爲記予告之曰君遭時清明少年取科第初官即當賢者一人有設揭之重駸駸乎得行其道蓋與子眞若然不同然則胡爲乎隱哉試妄評之君子之出處而已隱之爲言去也仕而有隱志則去就易去就輕則不爲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猶可行事可立譚可以及斯民古之人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用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倫之行儒者不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騁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祿若將浼焉去而不顧故爲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無所取法焉季海讀書明理道殷殷不可枉干而恂恂似不能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爲人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其角固已超絕

况仕益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予於季海同年生也草木味同且有縣事之好其知季海他人不及也故樂爲記而不辭

黃巖縣聽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歲之十月黃岩縣新作聽事旹成大夫王公頷諭其客方行可曰昔之爲政于此者其賢有聞去而顯於朝者有人焉其流風善政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不可以無紀也縣聽故

有壁記辛丑之盜㴱爲煙埃吾將因新宇之哉
斵後求國朝以來作邑者名氏次以歲月鋟石
而寘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予其爲我叙
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令長皆古官漢制
萬戶爲令減萬戶爲長令之知縣事古所謂令
也黃岩古東甌蓋爲邑者尚矣　宋有天下承
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民僅十許萬故出宰
者率爵尚書左銓熙寧元豐而來以其兼督盜

党閭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選以故
得循良爲多前記無復遺迹令大夫訪之故家
得於邑士陳褒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
之元凡四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
名者二其不可攷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竢于
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而聽事政之所自成
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里或遺患於
數世之後爲政者不可不知也今大夫之賦政

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志
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于是以
令斯民苟閱而思之必將曰某善足法其不善
足戒後之視令亦猶令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
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已實百里之賜數世
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黃巖重建聽事記 此碑書誠 王居安

會稽胡君衍道令黃岩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

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陬黃童白
叟莫不知有知縣之賢也邑故有聽事迫於宣
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縱雖有修葺堂宇
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漂焉有棟壓榱頹之虞
前令太末陳君汝砥是門廡而聽亦未遑暇君
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
月己未乃立木成大聽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
楹糜緡錢三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

於民役督有時稟給不闕凡吏工接待亦以邑治
士罔之統隨時中所以枉吏姦也五月將成君
以甸祠得請處以一節民之廟役畢後又於是別
備所須若垈屋壁戶處以便主簿陳君武子記
其役且屬居安以從縣京大環一邑之境令面
向而聽爲育民人從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儉
其居也今郡縣之官莫難於今泉數所入有
經乎邑常患曰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得吾

邑爲台杜將訟營賊重疊者連數令無善去則
厮他令毛難也間有所爲則未免科斂百出下
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令君至之日未久爲之
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船
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勺
油燭之須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己嚴故官
事易集其奉已約故公用易饒茲其所以難望
而易也與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

以成故摭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斷獄於斯
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攷焉君名衎衍绪其字
也

赤城集卷之三終

黃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况黃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甍宇十萬家其民日益蕃庶故凡賦輸之富倍蓰旁邑訴牒之夥殆絕漸

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冒焉試邑更嘗未多觸事牆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輟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專而事易移靡因采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寧不自愧聽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閱緬懷景慕因人考政擇善而從苟克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免釁之志焉

黃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題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考攷也黃巖置縣蓋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非一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卑之以為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

而所稱道者緣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採之所在屋壁湮滅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感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屬將去官迺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闕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宜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通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以於實用而措

恩其所不及則雖發走勞悴於塵埃簿書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予余者有所甚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

重建黄巖縣尉聽記 此碑缺 謝直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黄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聽事堂寢房舍庖湢其楹六十以為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

臺翼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號逍遙四隅雜蓺花竹古梅怪松特為奇觀乃更結草廡以歲寒以為燕適之所梁河重桁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繚牆夾道卒廬射圃以為閱習之場鉦鐃鼓鐸弓[illegible]旌鉤格斧鋸[illegible]搭箭杓具庫莞籥以為警邏之備凡糜錢五百萬餘糜二百經始於辛未之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大末陳公書來請識直按開寶之

元管緡大內告舉遂詔天下郡邑修立衙宇其制之大略節察知巡縣著著稟循之籍遞相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曆致損者厭一選滑筭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廢後有司改廢而他官不顯書吏續考功上批七事此制因為弗聞官遊者視所居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甚或撤屋破柱寄給竈養迨其有所興作胥動緯騷然遂一方無簡書

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朌子美以資費所出而融曰縣家所助益五十萬它吾自輸之擇材賦工必堅必良塗塈丹雘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其貴念其費不念吾其勞吾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舉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人來則居之哉予之發氣體于之蒞官事于之事父母予之樂妻婦于之燕僚友爾休爾游爾寧爾晝無所不爾詩云

予竊想其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飾使吏閱終古而輪奐常新豈不美是爲抑開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聿聿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塩之職縣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焉縣之官丞主簿尉與令爲四號爲通其事然令無按察丞主簿尉掌治各有它例不能分總縣務其極悉萃於令旦起閱訟者立庭下披款其牒訴焉已不勝其煩獄之辭畢聽而後藏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籍官廩士學戍兵役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軌券而候驛者日羅絡廡序持文檄相怨訴諸宅之衣滿前間有猝辦必取具於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或誹語則以咎令又爲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卑甚畢居之京高公

之老相與徂詿誤騰訕謗脅令以營其私不明[illegible]譏必使之去而後已令之缺榜於詮曹者[illegible]八十闕歲踰時皆憚不敢睨然國家之制由[illegible]而至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出[illegible]其才往往不得命爲他官由是士亦勉[illegible]台[illegible]芸才以試於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友子[illegible]爲令於天台以爲天台極兩浙之東南其[illegible]王京令遂保天下勝觀可以乘其役之[illegible]訪道從[illegible]與學子遊資祿以養親且應夫令之名而已則仁德亦不暇給既而嘆曰縣固有劇易事無不可爲者因爲之竭日夜之力疏剔剗磨不[illegible]表襟一意而持之未幾吏民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於文墨之間而縣之前令名氏漫不可攷乃訪諸墻壁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纔二十二人將礱石刻於聽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建

安從吾兄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爲題名之始云

僊居縣令聽壁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僊居尤爲古邑秦漢之交地空於荊吳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豐後析其南鄉別爲縣曰樂安實東晉之永和二年也仙居即樂安舊壤宋齊因之隋既吞陳乃併爲臨海唐一天下武德辛巳改郡爲台州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凡五十五年間再廢再

置且易曰永安而還治孟溪即令縣舍也五季不執吳越僭禮升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朝削平海宇蘇殘瘡痍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治孟溪者尚名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仙居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衛而多神仙之宅因以名焉民既庶復日以繁富今則鄉大而戶逾萬歲之常賦與夫苗役之息貫石疋兩無慮七萬其催呼斛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以

平決枉直應奉符檄則宣上之澤達下之情一縣乎縣之令丞之職重於古今也豈以此夫邑之治否繫民之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所以爲治一於奉朝廷法而所施之術則不同大縣通才明識持以至公則教行令孚政成之速不然則姦敝之口並易防遏邪前昌石君來令於此未幾而頗多瑕疵於是搜版籍之簽書雜而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

上無從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爲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刊于壁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塞而遽通昔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僊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辟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縣端拱以來凡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一中以

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漫就漫泐大懼不足求其傳余將代去迺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然可觀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人相與祠祝之者宗學陳公而已然則今茲邑者陳公其標準歟余故表而出之[illegible]以自警

僊居縣重修丞廳記 趙[illegible]

安州長貳之居古傳號壯[illegible]長所擬

幾古貳以佐官[illegible]遠[illegible]工翰才求[illegible]一時規模湫隘幾半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簡隨治隨圮震宅不支嗟夫事土木興功役固非為政者宜先然莅官之所視漏弗葺視傾弗持斯豈人情也耶故三歲一更謀公[illegible]一歲官微事簡思無以遺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illegible]時合內外而一新之茲非為身計姑以貽將來云

僊居縣重修尉廳記 俞建

冊丘列邑凡五僊居雅號簡靜然勾稽巡徼共二視他邑[illegible]居官者[illegible]命疇暇過土木而問[illegible]于立[illegible]辟[illegible]英粹恢裕不早其官敎以濟恪事[illegible]職之又明年顧聽事掩敝欲[illegible]始[illegible]百楔紹興丙子小嘗繕葺[illegible]復四紀[illegible]忽傾謾弗嘗省于立從容[illegible]邑大夫[illegible]揭來充位弃

稔閱朞月御錢吏宦游[illegible]牒[illegible]列氣力差卑敢犯不聽徒念錄錄[illegible]縣官此屋不修且壞誠不忍[illegible]後人寸鏃[illegible]粟繼之敢或一毫[illegible]民窮[illegible]已不斷易[illegible]宜歸儻支永久吾心庶幾焉邑大夫嘉其言而繼叟之謂倡曰浮食逆施尸厥官衆世總總于立問津青冥慨然自謂為來者地端未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費于立復捐俸繼焉木取之官山他費率[illegible]

亘隨給工徒就募計日疇予棟幹之蠹敗尾[illegible]之闕裂悉易新之東有老屋三楹隳弛甚併復增葺閉北加昔合其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册璽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有七日不匝月斧斤即工役成而民不知過者交口歎羨寧知子立丹有餘姑茲特經畫之瑣瑣者歟夫援不及民仁勞之佚人義役不淹時智爲人所難勇指俸堯濟廉豈是五者可書不可書予立名撫家

携李余昱人也

僊居縣主簿聽記　俞建

簿職勾稽上而臺寺監下而縣崇庳雖異責成之意畧等縣隘或不具官尉兼二尉逐逐邀邀無寧晷自救弗贍又分其力於簿簿責未必塞併與尉事漫弗理近制簿不攝委督殿不同他曹僊居繼號清簡無簿得乎前郡守李公廉奏置簿於戊辰官具而廨猶闕越四年趙君彥儋來僦舍隘陋不[illegible]君足得舊營廢址屋之簿者廨自君始寸甓弗忍微民暮年班輸僝工暈飛翼翼士民創見举㩀其才余告之曰子居官而不治其舍耻也治舍而或尸厥官亦耻也子奉職以勤恪聞昕暮坐曹無曠事是能治其官如法舍矣事固有大於簿者孜孜振飭聽令所立不旣多乎落成請記輒以勉之

寧海知縣題名記　樓昉

政和六年余自連山儀曹用還堂闕改差四明儀曹掾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之爲丞也宣和二年自明州昌國縣令改秩堂除越州餘姚縣東歸待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遇劍川沈侯賢佐之爲宰也二侯鄉曲親故皆得以賓禮敘舊每過僧坊一宿而邁見其市井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可人意誓斷不復過此洎兇賊殄滅沉海之官

至越而舊物已為有力[illegible]徘徊未知[illegible]
廷不忍無[illegible]𩃘羅忽降御筆易地於茲[illegible]有
平昔播斷之言而君命不敢逡巡遂以宣和三
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即與席竊歎三至皆有
為焉治事向次四壁蕭然獨有題名一記以木
為之龕乎[illegible]角余又嘆前賢製此將以為名也
殊不思已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
不足以久共名政宜付樵蘇不若已之之[illegible]

遠致其[illegible]栞梓者二人（楊光祖　沈賢佐）有雅故者
三人（呂[illegible]　康[illegible]　孔[illegible]）太常半面者三人（史[illegible]　李[illegible]　陳[illegible]）或以
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illegible]稱籍甚固不俟[illegible]
玉箸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名尚有
況碑江水俟千歲之後谷變為陵庶幾可見余
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以廢前賢為名
之心哉於是礱石移刊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吳子良

寧[illegible]題名記不知始何時[illegible]和間樓[illegible]
稱[illegible]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并聚僻寂小其
縣[illegible]二年冬[illegible]王君至僻寂者漸稱寥矣
君[illegible]縣嘗問民俗不但謗并聚民俗厚雖僻
[illegible]亞小民俗薄雖講寥未足誇也寧海之民
力[illegible]安[illegible]輸[illegible]升於今尚爾意其在官
和[illegible]未[illegible]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
以僻寂小之也[illegible]今[illegible]稱寥亦漸微[illegible]

地迫山[illegible]廪[illegible]食者有[illegible]者未可遽[illegible]其俗
之薄也且人情本尚平淡遂險可復御以險乎
人情本尚易縱趨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己
究民[illegible]每[illegible]達分夜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旅
與爭一於理義威術弗伏也聽之東有堂老幾
什算之如新楊平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碑
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別市石重刻之增[illegible]
朝而上三人焉曰劉穀曰陳中適仕梁唐[illegible]

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吳越吳
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免由是觀之果拔其民
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之上名氏班班
苟過其下一二數就為追繼陳者孰為遜愧陳
者有替慕而遐思有怨嫉而切齒豈昧得以肆
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
式戒具兹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
令者安在以平易予其俗者之望於後者有覔

予君名準字端己遂初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
家矣

寧海縣丞聽壁記　劉倚交

崇寧甲申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
罷政和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兹任前
此雖越兩政皆以中廢而公廨不克治余至則
僦舍編民隘陋若之既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
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月告成址而柱

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他木稱是又闢縣之垣將
跨橋曰通德因聽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
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
恥睨若見賞者有懣置嗟語若見勞者又有
欲笑而顧不解欲言而趑不揚若見誚者夫見
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搆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
卹此造爲之勤也求其見誚者不可得竊思之
固有在矣得非謂仕宦所寄乃傳舍爲稍久今

基搆造爲之功非不知其隳且至也然吾是未
乾爨突未黔代者告至待泛泛為後人次舍耳況
繼而居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
者固有理而所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為於
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
而後已況朝夕從事無非盡其所以為人者於
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夫察與不察德與不德
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者能壞者思葺弊者

愚新毋頹我窓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而忘後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為無媿亦仁人之賜也已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者

寧海縣主簿廳壁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于天子之大吏孫簿書期會違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其官而修其方用志不分若將終身則事無有

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覆生之諷祭必先於簿書迨俗化陵夷乃有高士不為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之邑官簿散朧為甚盜而去之者家日以益俗而名存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令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勾稽之職乎主簿梧蒼陳公儒家者流沉靜端敏莅事於久官修道行廼以壁記之闕一朝作新命知微

紀其歲月故因進其說如此異時必有揩是刻而相告曰自某充是官而籍之散忘愈甚也自某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無所本云爾哉稍歷年手兹故多闕人則揭而著之以示不忘並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孟字按舊人今所可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寧海縣新建譙樓記　錢惟演

古者卿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震雷之象所謂子男之國實為父母之邦其政不得不修其門不得不壯是故義經設位式著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陳道義之流蓋以限閫域於內外順闔闢於往來其或鎣創重樓齊列大道斯又為一時之輪奐使百世之謳謠者也當邑漢會稽之回浦鄞二縣地也後漢改回浦為章安晉孝武太元二年分鄞章安户置之唐

武德中改海州為台州寧海[illegible]屬焉[illegible]
大曆其間興廢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
復載暴性靈壤實曰奥區地接天台路連石梁
滂生英秀代出稱偉一派桃源花攀舊游之勝
境千尋瀑布興公作賦之鄉[illegible]武有國縣
署之前後無學 門闕之設亡乃平居後歷歲
華寧皆[illegible]毀壞[illegible]惡蠹侵蝕不完風雨雪霜樂
橋莫庇皇[illegible]之年秋八月我武寧章公來

蒞是邑性[illegible]於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
雄之選以詩雅[illegible]俗以惠愛字民雖位屈於十
銓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政多聞[illegible]廣廈
以[illegible]周歎闕[illegible]而未備有邑人陳[illegible]黃賢鄉鄙
耆叟等列狀[illegible]誠願[illegible]新作既興情之允洽豈
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
二月因農之隙庀徒以時大則輸梁棟之材小
則致榱桷之用官無聚歛民皆義從押錄薛宗

[illegible]等公庭協居[illegible]共謀揆勵盡瘁勤[illegible]
畢[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一心衆力百倍厥[illegible]改
[illegible]與樓成軒[illegible]半空烟霄咫尺欒栱定[illegible]
[illegible]鮮晴曦下[illegible]棱翠巘四圍於兩[illegible]雙
[illegible]層宜騎馬[illegible]驅層構新若層雲之聳
出華不極[illegible]皆中規仲之[illegible]高觀者如堵翌
[illegible]公乃謂[illegible]王君賛府評事 君曰我
之政必算章[illegible]矣豈非[illegible]能矜之宏[illegible]

之與思以[illegible] 共成此門不然則何以致[illegible]
之闕一旦而[illegible]宜乎張絲竹羅樽[illegible]
是樓而凭之遠可以觀耒耜之勤近可以採風
俗之謠比夫庾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銷[illegible]
皆賞翫物象娛悅情與[illegible]足同年而道耳於戲
斯邑也剏置近數百年斯門也朽腐知數十載
是邑之民得不思經度乎所以然者蓋以待[illegible]
公而作之歟播其芳風者哉余受代葵丘經游

花縣俾玆撰述靡容固讓敢以直書是歲五月
二十有七日記

赤城集卷之四終

丹丘州學記　李防

學之時義大矣哉人不學不知道道者非他道
也安國家治人民之道也人能研味古訓鑽仰
聖經將以演濶壯識華去蒙吝定先儒教化之
術貯乎胸中顧君子仁義之說裁諸筆下引而
伸之利而用之發爲德光蓄爲政本求其治也
又何難哉嗚呼舍其學從其政有若擿埴索塗冥

行而已矣豈能新民哉噫三代之所以明人倫[illegible]
風俗者設庠序之效也兩漢之所以昌王業之
帝圖者興儒學之驗也且人文肇生易其首[illegible]
則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孔聖答問著成論語
首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書曰學古入官議
事以制詩曰君子樂長育人材禮曰如欲化民
成俗其必由學乎春秋曰學然後入政未聞以
政學者也孟子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揚

子曰人而不學辟無憂如禽何荀子曰欲賤而
貴愚而智貧而富唯學乎學者大富之器也擧
是論之歷代聖賢垂諸典訓未始不以勸學爲
先蓋學然後知道知道然後立身立身然後從
政從政然後致主非其學則仁義忠信孝弟禮
法從何入焉旣不以聖賢之道入乎心潤乎性
則空空焉縱其心放其志事親則昧其孝事君
則昧其忠臨民則昧其敎由是而言學者生民

立身資生之大本爲世之急務也可不在心乎
景祐二祀秋八月防自澧移宋宋有府學久矣
生徒寔繁規模大備風敎日盛詩禮日聞以是
出名流取等甲者多矣歷公卿居富貴者亦多
矣得非興學明道之顯效歟防俚人也遭遇明
主坐資周行每以爲學之初涉道甚淺入官之
後立政無聞不能探聖人文章之奧譽賢者政
事之本徒竊厚祿以爲尸素之臣故常有志勸

人之爲學贖已之不學欲人之多聞贖已之寡
聞寶元元祀冬十有二月自宋移台之丞尹
宗明晉卿眞端方純慤好古愛公之士也暨從
事會稽肅之龐西秦符及臨海長著作高平貫
之皆清愼有文之流官聯之閒道義相得寅緣
幸會有若舊交凡所建議躍然一心因相謂曰凌
海則方丈蓬萊跨陸則四明天台以知天台者
山水之秀甲天下也可無清氣以生奇人況趨

走之吏尚弄翰墨而詢諸郡人則曰近世以來
鮮登科者吁豈非出守者不以儒爲意乎反以
儒爲鄙乎致學者鮮而士之寂寥乎又相謂曰
士不以勸勸不以道則舍此而適彼者有之矣
道聽而途說者有之矣爲西北之流而忘反者
有之矣且尚文之世素風四發普天率土咸建
儒宮山奇水靈之地何獨未建耶晉卿曰久有
是心而力不足也今日之事同志相符躍焉而

喜濟焉而謀政之暇日遂卜方所郡署東南隅凡百步有隙屋十數間揆而度之默而識之又相會曰茲地也密邇郡署若建學舘則有位之人易爲領袖可計隙屋益而就之翊材甚省功無多苟見義不爲是無勇也莫不丕召占吉日風斤驟運虹梁乍申制作有經簡質爲尚上增十間合邊成一敞宮自仲春十有一日起功至仲夏十有一日畢力高門穹崇峻宇蕭洒森踰

百日衆心樂成詩曰不日成之吾今得之矣學旣成會入使葉公淸臣戾止是郡首登是學延與諸生從容論道謂防與晉卿曰旣興庠序將斐風雅不顯不敵何以勸人因而又建小樓以貯群籍生徒怡怡郡人躍躍從有好事者頗出書粮共三百石其助也翕焉其興也勃焉噫學校斯設縫掖有光而今而後越變至魯豈難也哉仍命宿儒將爲主諸許善禮樂不得不興矣忠信孝弟未得不增矣愚者可以智殘者可以賢貪者可以富善者可以顯蓋學有所歸俗有所化自然時習而日益矣吾故曰學之時義大矣哉有君子與吾同志者諒無誚焉

州學記

章望之

宋一中國而文敎修學者大盛未免乎無師頃歲詔許郡縣建學館養英才雖興廢在人然後生知鄕風敎而大講儒雅斯道闡明矣及慶曆

癸未甲申用事之臣跋華百度太學師生是非時政上惑橫議學事中廢越明年戊子又命四方無改官學之人欲辭塞選爾執事者失朝廷旨謂將廢學而迎合之學其廢矣尚不爲立師生翊復能興棟宇期以敎人歟自非知道識王化之本者孰敢尸其事台州之學在子城中之東實前守李君防弃徒之歲久旱敝使存皇祐二年通判江翰中攝州政謀盡葺之會衛尉少

御呂侯來守郡嘉恊斯議遂毀舊圖新倍隆前制適月而役休有殿以春秋釋奠有堂以揖讓講論闢以儲書齋以居處門廡庖廚既周既飭凡為屋五十楹巖然而高冲然而粹復有百物之用備以養官民子弟於其中異日台人道立而行明身寵而家昌且有豈偉特傑之才自致聖賢之地是惟興學之賜哉斯役也大理寺丞知臨海縣崔黃臣司理叅軍王景寔董之涖事

有方故費鮮而功逸宮室壯好焉已而不鄙非才見托紀述百年學如不算來者其媿斯文此碑已亡陳同業者辦於李守東所編中抄出

台州重修學記　季翔

學之設尚矣堯舜三代皆有學春秋之時去古未遠二百四十二年一百九十三國能修泮宮者獨一僖公彼鄭子產號為名卿不毀鄉校僅如餼羊之存亦不克相其君以教化為本務難

簡子以儀為禮晉士會不識殽烝使當時學校素修禮義素明曰熟乎俎豆足習乎規矩豈有臨事懵禮之失乎由是言之子衿之刺何國蔑有我宋聖聖相承垂二百年庠序徧天下絃歌接閭里主上中興華首善書六經製先聖七十二弟子贊風勵學者俾獲覩天地之純全何其幸也雖然興學者天子為天子興學者太守也太守賢則學校興人材盛否則學校廢人材衰

政教汚隆風俗厚薄實係焉不知者乃區區簿書獄訟財賦之末所謂使民回心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太守基薄黃公本以經術為諸儒倡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台舊有學歲久浸圮公命工度材革故而鼎新之又增廩米出公帑加養其徒月謁殿成禮升堂講說學官職事以序進圜冠峩如大裾襜如閶闔秩秩有洙泗風諸生德公又樂公教於是相與繪公像記其事

曰漢循吏惟文翁以興學顯唐循吏惟常袞以興學顯至今閩蜀號爲多士而二人之名與之俱傳今黃公篤誠于學於嚮化異時人材作成蹻蹻虎臣在泮獻馘當有所謂允武之士也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當有所謂允文之士也以此導其鄉治其國平天下化獷惡而爲良善揉不軌而爲順從食我桑黮懷我好音又必自茲以始台之多士盛於閩蜀而黃公之名蓋有出翁

袞右者詩曰既飲旨酒永錫難老蓋言僖公能飲君子長者以酒君子長者亦錫以難老之福欲其壽永作人也詠歌此詩嗟嘆之不足手舞足蹈而有餘至於象其形容非止朝夕望其儼然之威仰其溫然之色而不忘欽慕之心亦欲黃公長於作人如魯之僖公爾薄采其芹薄采其藻則學者事也公字仲微名章邵武人也

台州重修學碑　唐仲友

本朝以儒爲家法自慶曆迄紹興命教益廣太上皇帝首善肇穀款謁臨幸親書石經以風厲學者聖主服慈訓復舉舊典幸橋門觀聽益盛肇建華閣尊奎畫增飾黌舍輪奐一新風教所被無間遐邇列在甸服不欲承仲友世以諸生受國恩淳熙庚子叨命假守歲丁大侵夙駕至郡既謁先聖行視學宮將就傾圮惕然念非宣化所宜顧民艱食事有序既登麥命臨海

令葺大成殿易腐苴鋪墜缺可久至秋中熟乃議修學闢庭高門崇垣脩廡論堂書閣因舊而葺鳩工度材屬吏拉緣乃集鄉之縉紳推其賢能者三人庀役事擇僚屬四人取之吏卒謹飭者行文書給呼召如作私室官不知役始作於壬寅孟春畢于首夏庭宇爽直規制宏壯悉過於舊材良匠能可支百載夫以天子命郡置學選明師教士以德行道藝以培植風化[illegible]習

俗使人知有禮義以胥訓胥保於平康輯睦之地乃王道之本立民之命不可一朝緩養導則不足移體居頤則不足移氣青衿挑闥而不孫業則風俗之苟簡熟爛至於扞格而難入無足怪也玆郡遍辟廱之流而以水火風旱之相承補敗不給顧視歎咨以迄于今又因循而不脩守之罪大令捐數千緡而賢士大夫樂與共成豈獨守之責塞實亦成前人之志副多士之願

然鄉之賢士大夫勞其心力而守蔵成此非天子之德厚而朝廷之化深與喜其成而推其本言之不足而至於咏歌詩其可無作詩曰有學之宮既久斯圮匪鄉之美孰葺而起伊鄉之英匪爲我勞辟廱之化其流滔滔有廡斯修有門斯闢多士復來居移氣壯台山巍巍江流逶迤有學之宮與江山齊既安爾居既敎爾僎青青子衿曷孫爾業我風斯移我俗斯美詔爾多士勞貢于天子

台州重脩至聖文宣王廟記

范說

夫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後帝皇而出知帝皇之聖陶唐虞舜之化知所以盡[illegible]湯[illegible]之嗣知所以絕屈挺君臣父子之[illegible]成庭婚[illegible]御之統[illegible]德載而不易其[illegible]宣聖之[illegible]矣聖矣寔推[illegible]於姬周之[illegible]之世也[illegible]

玉書於闕[illegible]以[illegible]神[illegible]以[illegible]曰水精之子[illegible]商周[illegible]王出[illegible]降庭玆[illegible]奇怪惚恍[illegible]可以具[illegible]國不遇時[illegible]所以然者患道之不行[illegible]之[illegible]遇闇闇於洙泗之[illegible]所祈於龜[illegible]之[illegible]讚明[illegible]翼之旨[illegible]太極之[illegible]三才之義[illegible]卦之列爻而益神述二聖三皇之[illegible]九宮五[illegible]之適因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明悔過自[illegible]之[illegible]

睟發於十五國君臣善惡之本攄之爲風誦於
二百四十年治亂之蹟十二公承襲之宜大雅
申褒貶次則陳於告三千之狀辨卑高之禮三
百之條定名數之列裁六樂分四象雲門咸池
所以興大倫大章大韶所以增廣歌大夏大護
所以象功成大武所以陳武功斯六籍者所謂
之人六也洎兩漢而下建侯封伯比比相尚嗣
王封聖者締綿徽號台州東甌之分野淛水之

右界率有六朝之遺範粹焉衣冠素業者有矣
而茲廟也舊治郡署之背枕山之趾磬宇側陋
鞠爲荊蓁一日會僚屬而謁之祠不亦隘矣因
圖完葺而遷眞之乃卜東城之維四向平易襟
帶林藪腹腋剗翦雜草誅茅爰命梓匠授金模
閱其桴棟惰其楹礎有以高爲貴者峙之以墉
增有以廣爲麗者敞之以廊廡磨礱砥礪周之
四壁丹漆頳壤飾之藻繪設肖像被袞冕於南

面旁羅充公而下象昭穆於左右列八十八座
圖遶伯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
戴德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鄭康
成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高柴宓
不齊樊須琴牢梁鱣冉孺元亢漆雕開高瞿司
馬耕子張巫馬期公冶長澹臺滅明原憲公伯
寮燕伋南宮縚蘇成顏路顏平曹卹於東向壁
續孔忠叔仲會仁祖鄭國公西輿如冉季漆雕

哆左人郢廉潔步叔郪選顏之僕秋黑顏噲公
晳哀樂欬公西蒧申棖曾蒧公孫龍任不齊秦
商施之常公祖句茲伯虔榮旂顏祖秦非申黨
后處奚容蒧石作蜀壤駟赤漆雕徒父公夏首
公良孺公肩定鄡單句井疆罕父黑於西向壁
其豆實其籩實視牲器皆品著之其用少牢率
以春秋罝奠而常饗之景爍哉宣聖爲王者師
迄今千逾禩其道益廣其貌益嚴國家加號至

聖文宣王不其然哉其地勿故其制益崇君堂
斯干廡之伊載鍾鼓于戚落之惟熙若揭日月
而行焉因琢石鏤文寘夫不朽

台州鄉飲酒記　　謝升俊

國家自中興以來追復舊章一新典禮用底太
平之治以紹我宋累聖之休是以崇宗廟以尊
祖考躬郊祀以饗神祇測賢士之関以長育人
材凡所闕遺莫不振舉惟是鄉飲之禮久而未

講今又詔頒郡國悉令推行將使數千百年之
曠典亦幸遇於旦暮間甚盛舉也郡太守秘閣
張公僎適當奉行恪虔靡怠不踰旬月大講于
鄉校仰副詔旨舉行之意屬升俊實書其事欲
鏤諸石為永永無窮之傳升俊竊謂先王制禮
之意悉緣人情人情所欲由以行之其所惡因
以去之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欽所謂六
順也是人情之所欲與而不行乎賤妨貴少陵

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是人情之所惡其可不去乎鄉飲酒禮寔後世
逆順之所自正孰謂今日可廢而不行耶大哉
鄉飲之為禮也古者賓興賢能則行之明養老
正齒位則行之春秋習射於禮則行之鄉大夫
飲國中之賢者則行之時習雖不同然其為禮
之意則一至漢唐間固嘗舉行不過一時尋即
寖廢詎曉先王之深意哉是禮之設初不規規

務為籩豆脯醢合歡於飲食間謂夫主賓介僎
之有象辭遜獻酬之有節拜跪升降之有文坐
有序豆數有別凡禮之意悉寓焉故行諸一鄉
之內則父詔其子兄教其弟自熟於所見耳熟
於所聞不獨識禮之制又且達禮之義居於家
者弟長而養老仕於國者尊君而親上自然教
化行習俗美人人知逆順之理皆有士君子之
行而乖爭凌犯不生焉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

道之易易又曰鄉飲之禮所以明長幼長幼之
序失則爭鬬之獄繁矣殆謂此也台之爲郡實
東浙樂土生齒繁息事物猥多所以去逆效順
在所悉中於禮觀之者如堵皆知爲士之貴而
加歎仰見今日化行之初風教之美天下靡然
丕变嗚呼豈不躍歟

台州州學藏監書記　季翔

文籍生于處羲六經成於孔子子出論語史始

編年厥後書日益繁六經之外有傳註傳註之
外又各有書諸子亦各有傳註史家又有雜說
學者恥一物不知昔人有願入秘書一讀平生
未見之書夫爲士未入秘書必游學校求多書
者假之以觀而貧者苦於無資其力能以置者
固不如秘書之富也非賢師帥爲之置書其間
學者非自致青雲之上求入秘書終未得盡讀
聖賢之書如古人矣此夫士者公患也上即位

之首年敷文閣待制趙公以同姓之賢來守丹
丘下車敦庠序之教士知嚮矣明年春陟敷科
者十人江山之勝蔭斗宿而直台躔長才秀民
間出其間每三歲南宮有司以名上者不過四
五人至此遂倍蓰於他時豈非教養作成之有
道耶一日公謂翔曰來學之士宛然洙泗之風
獨書籍未備不足以供其觀覽未免假書於市
者於是出帑藏之羸五百緡置監書三千五百

卷命藏之學俾登吾藏書之所如入群玉之府
球琳琅玕無所不有仁智各隨其所見大小各
隨其所得異時推其得於書可堯舜其君民是
藏書之效也已嗚呼賢矣哉仁人君子之用心
也兩漢四百年傳循吏纔十有八人文翁興蜀
學遂冠西京循吏之目衛颯啟桂陽學遂首東
京循吏之名彼之興學未暇藏書也固肆猶歆
艷如此睹公勸學之勤藏書之盛又當大書不

一壽爲時循吏之冠冕矣翔非其人也而公命
記之姑叙藏書之嵗月俾取書而觀者曰是趙
公之德也書之藏不朽公之名亦與之爲不朽
書之澤無窮公之教亦與之爲無窮昔召伯聽
訟南國去左右于成王人懷之勿剪其甘棠公
令易鎮四明行勵相于朝是書之遺德多士奚
止甘棠之遺愛比耶公有才美文章而無驕吝
之私天資至誠樂成人才治郡煒然有聲爲前

人之未爲能前人之難能其藏書于學尤爲可
書也若夫得魚忘筌得兎忘蹄得道忘書雖有
不容棄者要之得魚兎者必自筌蹄始學道者
必自藏書始

州學更造釋奠祭器頌　費南金

郡刺史以俠儒爲政政之本也儒宫釋奠政之
大天台在浙名邦釋奠有器非惟不備且不度
行刺史者驟來遽及人乎數邪歲乙巳　天子

重遣侯度毗陵丁侯壽孫棘正來蒞茨春丁卯
行事因慨然曰無乃太簡乎此貌不與稱不
稱禮自聖人出乃不足藏報奚其禮祭文公
成式寅夕斤察詔工授指蓋侯宰新昌嘗以公
定于太常者授今剌郡宣汲汲期春始告成於
是丁亥先夕戒設由殿庭逆兩廡位各有器陶
不窳鑄不鏽[illegible]于[illegible]奏割如制黃[illegible]帛椒
歛上升刺史袞冕赤舃登降蹡蹡猶[illegible]蕭

若在廟一[illegible]觀且嘖曰夫子之禮如此天吾
徒豈可不格[illegible]生亟請於南金曰侯以仁
義爲堂皇以禮[illegible]宫牆民格其化而士布沐
厥澤可無以[illegible]之頌僖公者爲侯頌[illegible]以
觀政矣嗟夫子入太廟每事問而祭器之籩正
尤急曾子亦謂之有司存蓋道不能虛行也而
寓於器謹其器存其道也子曰我祭則受福此
非禮不行禮非儒不舉侯將以儒道天下可無

頌以祝其役其辭曰戌[illegible]芹宮犄祀之[illegible]昔不
度兮今何信我聽[illegible]犄祀之位昔不[illegible]今
何備誰其繩之[illegible]公與之卓哉我侯今其新之
禮餼[illegible]矣神具歆矣孫千萬年[illegible]自今[illegible]邦人
有祝祭則受福[illegible]邪之福實[illegible]之[illegible]侯曰不然
天子是先我[illegible]以神[illegible]從[illegible]四代之似

赤城集卷之五終

赤城集卷之六

州學建武齋記

方[illegible]

上嗣位之六年夏五月近臣有抗章於朝其畧
曰國家留意人才文武並用故有太學有武學
今州郡莫不有學起居飲食月書季考惟文士
耳習武舉者一無所豫甚失國家並用文武之
意乞諸路提學詔所屬郡庠增闢一二齋兼養
武舉之士上可其奏惟臨海郡學建置乃久淳
熙壬寅郡守大著唐公仲友加繕造儀門外兩廡
東則宗學西則縣學[illegible]有由縣學之左掖經武
一齋尋廢今郡侯遵奉明詔屬有司相厥攸居
於是即經武之舊廬拆旁吏舍而廣之設為二
齋左曰備文右曰輔德又於教官廨舍後隙地
闢射圃締亭其上榜曰立德蓋亦循其故址而
新築僥筴焉會秋仲月諸生應補者五十餘人
采其文理之優者聽入月書季考一如造士之

法講肄射藝旬日亦有常程州郡選戎官之精
貫武技者爲之訓導給民沒官之閒田以資其
廩鎸於戲休哉甚厚意也諸生合辭請謂不可
無志睽不獲辭竊嘗誦詩魯頌泮水有獻馘獻
功等事然後知古之學校不專爲教化絃誦地
而武畧兵戎之圖不寓是爰自漢武帝求文武
如不及唐長安中始置武舉與進士明經並行
然董仲舒與太學之請唐六館之目至不一而

爲習兵書者設蓋蔑如也惟我高宗南渡中興
時則兩學並建縣是文武長材彬彬輩出若乃
郡國自慶曆興學距今一百五十八年儒風日
以寖盛而武勇智畧之士散居田野三載大比
僅或自拔以著見獨乎時肄業講習之所闕然
不聞可謂闕典今日崇尚右序風被四方既以
教養作成之事附麗於禮義之宮盍使太公孫
吳之術是班於孔孟之道士心既觀爭自激昂

奮發功名相勉忠[illegible][illegible]則儲將於無事與夫[illegible]
士於倉卒豈可同日[illegible]哉吾聞是邦山明水秀
魁壘之英忠鯁之賢冠冕之彥將帥之才閒人
穎士聯鄉校出代不乏人紹興甲戌庚辰儷居
鮑氏兄弟首相繼以武舉擢乾道初又有自右
科易進士第而後爲名卿賢方伯者自是聯肩
接踵屢金紆紫[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望然終未若文雅閎博
之士光明偉[illegible]之盛今鄒侯仁賢推廣德意

惠多士爾游於[illegible]深其斯既乃心精乃[illegible]
于嬉毋自鄙夷於詩書禮樂自命於勳業[illegible]之文
自期詩曰髦士攸宜又曰蹻蹻王之造抑俾熙朝
文武得人如周家之盛庶無負聖天子樂育之意

州學教授題名記　王謙之

聖王建置學校長育人材所以續天地生生之
大德也藝祖受命承五代干戈之餘綱紀初基
日不暇給而臨幸監學再舉縟典尊師重道有

[illegible]又甲命近臣[illegible]生徒講學以[illegible]
四方[illegible]遂矣列聖遵守定[illegible]有陰無替洎于
慶[illegible]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而選養之
制於焉大備蓋涵養於平居未用之時將兼藉
扶持以為子孫數百世之用則所謂學者豈特
月書季考而已哉今學官在郡縣中雖無群有
司簿書期會獄訟之冗然所任之重視群
有司何如也[illegible]者顧以為考因在事之君安知

祖宗[illegible]之本意哉天台為浙下州而人
物之盛[illegible]名卿才大夫者[illegible]相望[illegible]非一
朝夕之故[illegible]蓋自建學以迄于今作人之功至
矣[illegible]者不知幾何人顧[illegible]其姓名不得於
後豈非大闕乎因傳諸記[illegible]以啟悠耳
目之所信其[illegible]可見者才得二十有八人先此
皆與歲月俱泯而無考矣今不識歲月且益遠
凡今之可見者又將泯矣乎其懼焉悉取而[illegible]

諸石歸到[illegible]日間有未詳然書其姓名於上
使後之人或因姓名而考得失廣居是官者有
以自警而不敢忽則題名之設尚有補於世教
云

台州新給贍學田記　俞建

嘉泰改元春正月栝蒼吳侯縣武監簿分丹丘
銅虎始至歡謁學宮進諸生而誨之曰台發神
秀之區蟠粹鍾緼挺生宗工碩輔以隆道峻德

調元巖廟賁闡帝猷莫高之祥為是邦圭衮盛
事自名卿鉅儒魁壘正大彬彬輩出迺至擢第
太常策動璧水敷價尤擅一時人物彙征林立
號東州冠竭來觀把簪弁閧闠秩秩誼非盛歟
顧泮業乎學凡幾庠廩所儲吳若士盍觴且斷
比歲絃誦日蕃嘗聚釆畚豐年堇堇弗贍小過
旱潦搏手莫支虀鹽蕭涼常布裂縮非一日積
侯慨然動色曰若是寧不於多士歟繼粟育才

責不系在而疇誘會稽吏以敗潤沒
官壞數腴境臨海之保樂寡宗
彌適與故學田綜錄略言者百有四畝者
九百四十有六斛計老二百三十有七侯喜謂
是曰是不足為吾助耶吏白帑失羸會直僅
償委焉懼願公計侯斥言鄰國教養宜急務以
予士不猶愈乾沒汝曹手吾帑縱之搏縮其病
劇餘所傳稱逸客匪性所樂抑不暇已紛彼此

余志斯愜尚安斬趣剖券畀學別為復從支之
劍佩闐風踴躍起敬懽言牧伯主盟庠校累宗
毋乏大抵稍繕土木即推殊尤甚或而勉應敕
出袠㥘實鮮施予儉束廩紛廢閎執鑰植牙惻
怛加惠若侯勇且亟者歲穫常入粟有羨儲繼
今一飲一食皆侯賜也屬猷將吳窮始謀肖像
揭虔侯卻弗許乃合辭屬建識顛末以詔後不
得辭嗚呼謀食求飽士之恥也豈飾養士上之

禮也禮明則化行化行則俗成凡觀州邑棘刺
紛義右政左教籌算榜笞日接耳目視詩書蔑
豆若將浼已惟吳侯學以傳家材以經世飭吏
事以儒雅主治道以清靜孜孜風化嘉與培植
是舉也君子謂立政知先矣夫出研桑之私智
而能急衆所緩一宜書恥苟已以自豐推而俾
寒素蒙其利二宜書休績創睹前罔倫擬三宜
書雖然侯之飫爾士誠渥矣勵志貫勇毋但係

功名之岐嚅嚌涵泳益檃其未至以叩聖賢之
藩級諸生誠知此歟侯意斯無負而侯之德庶
乎其愈侈哉侯名英售崇寧閩以中書舍人知
制誥者其再世祖也

台州增學田記　應椿年

淳熙四年歲在丁酉冬十有二月濮城李公被
命來守睞事纔三日謁于我先聖祠下禮畢陞
堂延見諸生顧瞻兩序寢帶聯屬謂椿年曰是

邦上應台躔儲精孕秀名士代不乏入學校彬彬也固宜他日問學中人才且及經費椿年於是言在籍之士不啻數百人而食於學者未嘗満百一歲之入不足以克費與教者以數學之餘錙銖計之小不瀝意則用之闕也滋甚故有願處學而不得者公聞之瞿然曰是豈養育成就之道哉當思有以助成之他日又語椿年曰學用之不足未有以爲計近謂諸好義者得黄

嵒黄氏田五十畝宗室士人陳公輔田二十畝臨海將仕郎朱鳳田十五畝爲穀二百石有奇縣覈其實而歸之學在方以義勸人共知慕名教而來從者殆未已也予其謂何退語諸生雜然相賀請遂記之椿年愳不肖尸教事愧不能作爲文詞侈公之賜竊惟今海內郡縣莫不有學其間或患不足者特上之人無術以濟之耳昔唐劉賓客刺夔州嘗有言曰今之膠庠不聞

絃歌而室[illegible]圮廢生[illegible]衰少非[illegible]不[illegible]貲以給也其說固當矣然其議謂春秋上丁[illegible]事孔子於廟其禮不應古乃計本州四縣一歲釋奠幣之直緡錢十六萬緡矣[illegible]郡縣歲凡費四千萬請損牲牢之常籍其資半歸國庠爲祭室罷羨食之須而其半益州家學校之用計則未爲得也今我公明號令一政教糾察奸欺督勸風俗曾未期年上下懽服故能以義感民而民

以義從不勞指麾千里之內士皆受賜較其成效異乎損上下之儀以爲食者矣異日此邦之士樂菁莪之育而多爲聞人寔基于此公名質字文叔昭陵賢相文定公四世孫家傳儒學公之政汲汲於學校如此源流蓋有自來矣是用特書以詔于後嗣有附益尚當屢書之云

增學田記　　陳耆卿

古之善爲政者以養士爲先善養士者以尊禮

校官爲急校官無簿書期會可以賈知而沐無
禮也然所職乃教化則有出於簿書期會之上
者焉教化所以養士之心徒曰養其心而不養
其口體亦偏也要自口體以上克而進之爾然
則士無田而校官無宅毋乃不可乎按州經田
自三舍法罷留不能及頃南渡後凡幾增廪而
其入止一千八百石有奇以故月俸日餐豐且
病歉且赤立上家盛而養家薄類亡具甚太守

邢侯近至則曰吾非不能急此而又有急於此
者吾聞己丑之水校官舍寸甓不守而餓民屋
以棲諸生知之乎謹曰然乃先以楮四百五十
緡爲學聽費而後以沒入田八十八畝爲贍學
費又光孝寺私塗田千畝訟宿競未已復丐以
其半爲學須意懇懇矣夫重於教化而輕於簿
書期會知本也先於師之居而後於士之食知
序也然以義理而論則爲師者豈以居爲急矣

爲士者豈以食爲屬厭哉爲政者自宜然爾宜
然而不然者多矣侯迺能然則幾矣吾學固多
良士又遇賢師帥[illegible]端明之猶子也
問學既有源且能不言而[illegible]以教所謂合
尊禮者於是乎在特所謂尊禮之道不止於新
其居爾求余記久未[illegible]侯去益急曰吾不
以其在否爲屢惰也買也記合釐爲二遜謝曰
願以田爲目而宅附見焉不以己先衆也又賢

也端平二年七月日記

州學增高塗田記　董亨復

儒宮之養養有用也佛氏之養養無用也有用
之養常薄無用之養常豐歟佛非儒其能安坐
而食乎佛既無用於世儒又有功於佛因彼之
豐助吾之薄理亦宜爾先是占之亡僧有新圍
高潮塗田前太守今尚書趙公必願以其半與
學貧宏記之矣報恩寺爭之不勝思以訐取乃

燕才俾歲輸不能亟杪陰中撥之既郡委今從之而周知其數為田五百二十二畝有奇地已墾者一百二十畝而縮未墾者二百四十畝而為瀦水之所一百三十七畝有半斯亦廣袤矣而塋之增者日未已泛然與養濟均分學不能專而有故僧捨衍以六間今太守趙公因博士楊君點之請盡挈而歸之學別縠廩餘以惠貧民然後學總其權而利入豐矣或曰有用無用

之養不同矣養士與民亦不同歟曰不同民之養惠也有政焉士天民之秀傑政所從出也趙侯懇懇憂民而於士尤加意其有望於士者遠矣諸生游於斯當思天地萬物與吾同體窮則善其身達則善天下斯有用之實也不然屑尺寸之養其與佛徒相去幾何趙君名與傑南豐人淳祐二年四月日記

州學登科題名記　孫實

士有所見則有所守有所守則有所建立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不待文王而興者豪傑也方今庠序之教周徧海寓作成賓貢豈皆待文王之凡民蓋豪傑之士游於斯泳於斯幸得時爾神宗學政舒王經術今上以聖學緝熙之真相以賢業弼亮之上有所探下有所守無非道德之治性命之情其所感化何待鑄諭教授黃君作諸生題名記亦建立之一端也乃若賢能

之書故自有次第學者當服膺之

登科續題名記　曾譽

郡直台躔地實隘東海蕩江漏氣無厚蓄俗多勤瘁競趨不舒衍古不名題人國家敷教普洽薄海于外士俗炳炳始與他郡爭衡羅公適以材德表見於熙豐多士時陳公 公輔以忠鯁得名宣和間左公譽之文雅朱公斐之醇亮比相望也紹興大駕南巡駐跡風化中州名公卿至

于郡市改肆里易服敎華文物相摩盪而俗益美故舊記始自咸平每舉不過一二人比來榜不下四五自今家訓人勵闢山川之隘而廣之俗美于今猶今視昔濡儒碩德輝暎泰階有人焉嘗竊乙卯第郡人同年者三人宰瑞安得陳良翰其一也以前碑無餘石請續之因題其首

增造貢院記

樓觀

儒道與天地並所以扶持綱常於不壞不滅者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于公卿大夫不可一日無封植儒者之心不然則生人之類泯泯棼棼殆未知其所終已成周賓興之書鄉老獻之王拜受之登之天府貳之內史出長入治自是而謀王體斷國論發盈成開太平皆儒者已試之效世降日薄殺以簿書期會爲急務凡可以釣爵祿趨勢利逞嗜欲者增廣開拓雖勞民殫財召怨啓謗弗顧邪也至若事關吾儒甚

下敝間或者迫於故常苟簡滅裂以具文應有能挺於積習以封植儒者爲心勤勤懇懇隨寓而見要當大書特書以詔來者庶有補於世敎豈徙曰議建造工役之繁瓚識赤城爲郡上應三台下列五邑靈巖峙靈江迴復天下言東浙山川之宏麗奇偉者先焉人稟地靈寖盛寖昌三年大比雲烝霧集校藝於棘闈者以萬計試所隘弗能容群趨以冬尤病乎巷之陋也嘉定壬午齊侯碩以儒家者流奉天子命來治台歲當勸駕朱幡臨視貢院東闢福安剎岺鑿山拓址易舊而新其屋千楹而闢酒務仞墻劃地爲衢轉狹而廣其塗四鞍意嚮所感咸思協贊鄉之國子免解進士南昌司津趙師寅州學錄林恪經諭楊鑑貢補楊垓復議甃術濬渠以平坎窞以防泥淖齊侯聞而勸獎捐金給粟助其役郡邑之儈傒衆拚之達士友之同志從風從

趍李夏鳩工仲秋告成扁其坊曰興賢復道旦夷多士步趨濟濟也由此奏春官策宸陛躋仕版求無愧儒效之已試則封植之初心其功用可限量哉

臨海進士登科題名　包恢

臨海山高水深地載神氣所鍾宜爲人物淵海如海之大魚薄集在龍門下得上則變化爲龍者又宜以千百計矣夫何厥初寥寥乎其不多

見也豈風氣未開而猶有待歟至本朝天聖以後歷幾年更幾科然後以漸加多中興以來以迄于今則盛矣然中間雖各以所長爭鳴於一時數有可稱者若其表表特出光前照後或以問學文章顯或以操行氣節顯落落相望亦曾不過十餘人果其才之難得歟今邑大夫劉君棣邑政修舉將及於教一日於士友相與言而嘆曰盍亦反其本矣人才之興由學術學術之興由學校顧此邑獨無學非大闕典乎乃首爲之竭力經營斯新肇建學宮儼然時乎此也學宮成又取邑士題慈恩之名始自天聖甲子至淳祐辛丑凡五十有五科得一百四十餘人列而刻之石豈徒曰以是名誇于邑也豈曰以起其歆羨而使之爭勝負於文藝筆陣之間而已哉興學校以興學術人才於是乎在抑名於虛生也以實得何謂學明人倫也推聖盡倫如舜

之察斯可矣知此學則爲學術而可與聖賢爲察此倫則爲人之才而可與之者合斯是而取科名庶幾不悖於其實孔門嘗以四科之名一人所學之實也自德行而至文學其本末可考孟子嘗有四科之名合人所用之實也自事君而至大人其優劣可見後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名實之判久矣有能遵孔門之所謂學辨孟子之所謂用由是而取科第庶幾無愧於

其名取士之科名未可遽改爲士之事寔不可終宋先達名臣皆由此其選也名不難取而實不易盡盈科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夫名實本非異科也惟今者新學之士能體邑大夫之深意無徇其末而忘其本則將見有特起東海臨大可觀而觀於海者咸嘆其難爲水矣取科名真拾芥特其餘事耳是不難

赤城集卷之六終

天台縣學記

洪興祖

天台爲山瓌富壯麗昔人於此冥搜遠寄追王爲應真於疑似恍惚之間而不知赤城所擁靈溪所濯其下必有儁偉不群之士可與風雩而休杏壇者顧所以引而致之之道未至爾與其彷彿於所聞孰若合符乎所見與其遺世而不返孰若逢時而一鳴吾友贊皇李君之爲是邑也聖神在位登崇俊良加惠遠邇富而教之

成均首善郡邑承命於是奮然度材鳩工起廢一新之而其民不知經始於丙寅之冬落成於丁卯之夏中祀先聖旁集諸生成人小子有摩袂屬紘歌講誦洋洋盈耳所謂儁偉不群之士既出而爲之師且與其長論所謂達才而善俗者是歲貢于禮部者五人齒于鄉飲者數百人文質彬彬有鄒魯之風焉嗚呼使天下之爲邑

者皆如李君吾知泮水之有人使泮水之為師
儒者亦復如是吾知成均之多士抑嘗聞之士
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孔子轍環天下而七
十子之徒不皆生於魯而老於魯也古有分土
無分民比閭族黨非一方之民則庠序學校非
一鄉之士周家德行道藝之舉蓋取天下之善
士豈求於一鄉一國而已也耶成均古制也郡
邑之學必正籍乃得肄業非古也鄉使是邑無

所謂俊偉不群者則如之何學者不可一日無
師模不模範不範楊子雲非之故愚既為李君
書其事又舉是說以告來者李君名亦字原仲
觀其所立可知其人矣

天台縣文宣王廟記　陳襄

孔子聖人之大備者也使得百里之國以為政
於天下雖堯舜不可及為天子者不以有已聽
命以治天下為諸侯者不以有已聽命以治其

國則必以春月而為東周矣悼乎天民之不幸
也自唐以來天下郡縣始立孔子廟追尊王爵
春秋釋奠天子以下皆執弟子禮世以為尊周
孔子之道如是其甚然乎生而有盛德於民死
以祭禮報之如曰尊用其道則未也天下之文
弊久矣自周迄于今宜出浮偽尚忠實百物或
有失職者宜正名王澤或有未流者宜任大臣
遂邪佞官或有冗濫者宜汰賢者以黜不賢

者[illegible]宜興學校[illegible]或有未
修者宜教民婚喪葬祭之禮有不修者宜致其
嚴十二律放鄭衛豪傑或有不出者宜復舉者
舉逸民鰥寡孤獨或有[illegible]者宜施力給其
田以制取財以節民之費或有[illegible]
老夷狄之患或有未備者宜足兵孔子之道屈
之則必先於此數者夫能立孔子廟以守其祭祀
未為得孔子者而況於用乎天台縣有孔子廟在

[illegible]人石紋之[illegible]歲十月相縣之東南隅大
作新廟為屋總六十有二楹先對正殿塑孔子
南鄉[illegible]石十哲[illegible]子自為門弟子六十有一人
與諸[illegible]傳經[illegible]二十有一人皆圖[illegible]壁間[illegible]以
其所追爵等[illegible]之服冕圭璧[illegible]
揚雄[illegible]愈氏服[illegible]焉中[illegible]古之[illegible]
[illegible]兩廡間又設[illegible]師生講習
有[illegible]房庖廚在東房周回門[illegible]

以[illegible]字又若[illegible]作籩豆簠簋樽罍俎爵[illegible]
十二月廟成[illegible]年春秋釋奠入而行禮生徒[illegible]
事品物如制[illegible]圖[illegible]籩俎新嘉神明[illegible]喜人
物觀化先[illegible]不[illegible]儒學久故廟湫隘與民
雜居偪[illegible]耳目聞[illegible]始有學者[illegible]
石君可謂有志矣區區一小邑而能為孔子立
廟制度以禮春秋以時祭之俾民不忘是已然
思於心如其欲用孔子則天也非力之所及也

天其不欲以斯道覺斯民也則亦已矣如欲以
斯道覺斯民也石君之志其必有遇矣乎

寧海縣文宣王廟記　李慶孫

或曰上古有賢不肖而為帝王者則仲尼反為
旅人何哉天止生仲尼以聖德不授仲尼以寶
位聖故有作德乃有位所以辨別其賢不肖上
以品藻於曩古下以繩準於後世俾自天子及
諸侯皆折衷於大籍故舉世之人嘆其無帝王

之位待仲尼之深也自仲尼沒至今四十六代
而天下自京師至于郡縣以廟而祀之不絕則
與夫父祖雖授於天命子孫不守於宗祧者異
也台州之屬邑曰寧海作新廟于縣署之東位
邇縣政而興舊址也且縣之經始有圖牒在此
乃不書引領四顧馳心萬類海際境上山入天
平地如雍壤人以魯俗蓋王化所及而儒風如
素然向之宰是邑者或因循玩愒或才識無取

愬似堯之貌蔑棲神之宇扠繪塑於地棄梁椽
於野雖邑倪以釋奠奈淒凉於肯構於是皇帝
東封之三年廷授武功蘇公爲此民之父母既
進謁於先聖則惕然以傷其蓁莽越明年乃與
少府屐公進吏民於庭諭以新廟之志吏民喜
曰向之不葺是邑之不幸令之云葺是教之將
興若其經費則民悅而子来也唯命爰拓其基
而廣其制正其位而辨其等殿如嶽峙廊如翼

舒門如洞闢然後以山龍而下九章被于先聖
之衮立先師十哲之像配享於左右圖諸逕者
于屋壁加進賢冠之服彩章著明儀形具備尼
丘之祥庶幾之聖升堂之列如循循於善誘若
拳拳於服膺類孜孜於好學當此時也則蘇屐
二公修禮文而落之集邑中吏民長幼以觀之
皆蹁蹮奔走俯伏抃躍果不以鄙邑爲夷故幸
二公揭起斯廟使我民復見於先聖之容學校

載與庠序並級詩書以存絃誦以繼嗣而朝廷
頒以簋籩故上丁之禮由茲而爲新廟之殊觀
也且仲尼之生厄陳則絶糧今乃血食遊鄭則
喪家今乃廟貌去魯則旅人今乃王爵加以今
天子登封降禪之後韋其居而增其謚是爲亂
代之痛心遇治世之尊敎否之於生前泰之於
死後也噫廟之既成則先聖之神其不福於斯
民乎斯民之性不臻于聖域乎必也異日多君

子之稱不獨在於魯衛而將變於是邑也豈不
義哉有問蘇公之爲人則曰咸平三年以文章
擢進士第以孝養辭賓從職而甘屈迹於縣道
以迎侍母氏凡所蒞任皆以廉明稱故令之來
澄清弊源崇樹治本郛易峻嶺道爲坦途綠毛
附龜出來殊兕則秩滿考績或外藩繁劇内列
華貫動靜語嘿率以仲尼之道爲意造未可究
其遐邇也抑屐公乃衆仲所封因官以賜姓而

命爲屢氏族分爲隴西世襲有常家尚儒術秩符初以禮經中第初命作尉兼職簿書性直道充官清譽至故和而爲政民以受賜令以後亦未測其

也僕以旅遊敘蘇公之鄉故見屢公之勵誠相與守天子之法制修文宣之廟宇眞吾徒也屬命作記乃摭實以傳信云耳

僊居縣學重修記　周必大

孔堂高第猶分四科性與天道未嘗輕言世之學者乃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兼而有之其不可得而聞者每求於議論之間往往名是實非言出而躬不逮此今昔通患也古靈先生陳公諱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時方以雕篆爲學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倡道海濱鄉人化之號四先生皇祐中令台州之僊居篤意學校首爲文御入讀書次諭以禮義之俗又擇明經之士朝夕講說詢問大義間入程試高不躐等卑不流

俗示之以方期造於道而進取亦在其中士民懷之奉祀今百五十餘年嘉泰辛酉夏通直郎四明林岳來治茲邑歆慕前哲乃序序堂廡門觀舉新之厥初祠宇庳下遷至中門之右極其嚴潔刻公遺文二十五卷得謝雨詩於斷碑增置集中學有射圃淪棄榛莽亦加薙葺別市民居爲觀德亭總爲錢千二百緡皆出節用籍贓田十八畝輟務場餘財月萬錢以贍給生員請尉簿嘉禾錢撫專主教導於是學職林宏呂咸陳穎王述不遠二千里以記爲請夫教人必以聖人爲師古靈學夫子者也林君希古靈者也學者誠能各因其材孜孜弗怠尊所聞而行所知豈特無負賢令亦將無負先聖可不勉歟按國史古靈傳惟載其宰河陽典數郡所至必務學校而今僊居則畧之是尤不可不書也

台州補軍額記　陳耆卿

國曰軍國州曰軍州非先軍而後國與州也嘉
泰定夷屬階徽軍則國與州潰不治雖先軍可
也相州之小大而為兵之衆寡舊蓋有額焉多
則贅少則缺缺額之弗補歷惟一朝而亦不止
一州矣謗曰省廩食者縮於財也至以餌市人
販子取籍具勿問謦云何桴鼓鳴望風迎自遁
若是者不誤其事哉嘉定十四年毗陵齊侯守
台州優其粟與衣而精較其材與力故甚嚴於

春秋二閱尤嚴於月按士歡且勵樂而歌之然
未足以盡侯德也其最可紀者士不幸死則以
其子弟之有才力者補焉無子弟則姻黨而後
許凡民而補焉蓋為彼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
養為吾計則一兵死得一兵之用以敵無不補
之額亦無不練之卒樂而歌之者又曰以衆矣
於是相與請于路分林君訾而林君復請於余
礱堅石以報焉余惟自昔論美邦侯止[illegible]

未有紀兵政者雖然民驕易感也兵伉難齊也
以伉而難齊之兵過於驕而易感之民至於樂
而歌之請於林君如此請於余如此其兵政可
知也因其兵政而民政又可知也民政不勝紀
紀兵政自今始可也補額雄節四十有八人威
果三十有五人崇節一百一十七人壯城三十
有二人外寨八十有七人今而後又不知其幾
人矣詔之曰礱石以報郡君礱汝心以報哉

台州禁行萬户記

謝采伯

臣聞諸父老台郡通閩廣嵐瘴為厲非酒無以
禦其毒故其民食酒習慣為常昔利其禁曾不
少戢紹煕間守臣徐子寅蠲其禁甯廟守臣
葉寀有志舉行會除常平使者繼來詔捐州邑
浸之餘民不堪命亦蠲其禁然皆僅僅兩載而
不能以久者未嘗聞於上也端平三年守臣陳
振孫因士民之有請稽本息之盈縮條公私之

兩利以聞于上鐃諸樂石俾民歌咏聖德以詔來者其慮遠矣臣以為榷酤非常賦也漢武帝用兵之餉而刱也武帝歸文景富庶之餘業用兵幾三十餘載而海內已虛耗遂作俑榷酤繼世亦悔其失固嘗罷行而言利之臣接踵於後世豈能悉意捐去是用兵之戩歷一千三百八十餘載而未已也臣嘗兩佐州四與州私醖亦固有之然令下之日秋毫無犯獨臣里中吏守

臣十餘人繩以一切其弊自若定率呈頒錢遞旁午而匿姦藏慝反滋弊藪若官吏夫臣之屬日路月貌皆有定數歲終則倍之有挾若寄造率十餘家彊有力者抑又甚焉不輩而獲則不過升斗窮窶人也彎卒例擒臣逃譴其始發也必讓曰以供因也其編置也復讓曰以奉護送也故酒麴秋米之四鄰與在城內外之飲客藥楚日報而私釀日盛官額頓虧本息折閱承流

宣化者亦付之於無可奈何而後止其弊極矣小大之臣但知增取之為工苟慘以求勝而莫以彌禁為上言者聖德如天以民為子豈忍與爭錐刀之利而戕民以徙流之酷哉特民瘼不即以上聞爾今賢守臣洞見官額初無毫釐秒忽之虧而在民獲安靜和平之福迺為奏請而賢相國為之敷陳聖主亟俞之盼降省劄以示遵守與國無極除漢武以來一千三百八十餘

年之患邦民幸甚得保生業奉賓祀無刑辟之虞熙熙然若生於唐虞三代之世而聖德巍巍軼唐虞三代之盛矣顧不偉歟

新建鹽倉記

陳淳祖

浙東瀕海郡四隸提舉司置牢盆處所二十五在台者三獨黃巖于浦鹽屬焉異鈔法行時巨商賺至常先挾券置驛運鹽之艘繞港水步紛售而去不暇積也數年來鈔屢更商算日貧多

從業適去鹽山積無可貯議者謂法不便夫法之變將以通之也豈料其窮至是哉今為鹽課之說三有拘權之術有私鬻之禁有召誘之策其二者可令行禁止其一者非人樂趨不可強售也故法之行常患吏不通其意一於法則怨一以情則弛急則謗沮然則怨勝反使下之人操其術以撓吾政者皆是也台雖號瀕海接畛聯蔭蔽猿居鱗附之民大抵皆山谷究耳一鹽所積

一歲販夫至無幾何雪廩水窖日融雨夜吏常懷羽化之憂非開源疏流輕利以便法恐未易朝夕運掉也淳熙五年夏倉使韋公端子至律已如嚴師不肯跬步放規矩治官如當家不敢寢以廢偏綸政出廉平人樂其利浙東鈔法始流衍於他路獨台與溫猶以發泄路絶未大至往往人勸趨之通判俞君益之以便宜采告且言都鹽倉久廢今所謂倉古浮屠半屋耳散積

他處罅漏日甚亟改圖舊有常平倉已易屋遺址尚存即[illegible]為便公命亟行之遂以丙午夏經始明年春成為屋百楹內敞外周堂序廡衛公無重費私不繁擾若又慮運鹽之弊籍官舡而繕緝之剝其為篙師以專一其用自是舟運倉儲皆有條貫其為公家計悉矣公嘗薦于朝謂君綜核精密通材有守任哉他日公嘗佐公議鹽事公曰國用全靠鹽耳會計者較其盈

不肯損直以售謂自銖兩而上總其凡而計之則多為國用之失也滋甚不知鹽之為物不與他貨等也一日失一日耳損鹽有道一新而盡發之山海之藏罔無算也其本之思乎吾儒而生不辭是以理觀之宜傳會公移節治永嘉不及謀而去矣書之不可行何獨此哉今君請記因識公語附之末云

台州支鹽廳壁記　陳耆卿

州縣官例有聽事記獨鹽聽闕焉其病在官
廨卑陋課至近代命饒設職亦兼倉官主出納
鹽倉官主辦集辦集難爲力而出納易爲功官
雖卑不足病也台州之倉官有二所鹽三後
以二監四即其存者一次故倉官亦省一監之
始以歲計昔爲五千有奇而今爲二千有奇
其吏胥禁痛交藏又益易遇客鈔至聯排櫛附陪
而後給之責可塞賞可得矣故之士業無所

施力則征往求以自見於其職之外上而丞與
郡亦以是有以自見乎不敢束於其職之内焉
蓋今歟君悅是也然則官雖卑不卑者人爲非
惜不足病又足喜也歟君曰吾不以爲喜而以
爲憂憂其無以視後人而又憂其無以繼前人
也録其姓氏自楊嫌以上公員者二十四人王
棫以下單員者六人求余記兩年及是始筆授

杜瀆鹽場重修廳記　宋晉之

杜瀆之爲地僻在海隅國朝興寧初始議置
場鹽設官以涖之然課入居是郡三之一紹興
間會稽姚君寬新舊治迄今四十年矣歲月寖
久日就廢圮當官者因循就簡率不經意淳熙
甘有二年冬十有二月庚申臧君宦來視事之
始慨然曰知之官乎遂徹更其舊而新是圖殆
書晉之曰煮海之利也権鹽重事也風雨之不
庇而覆壓之是虞觀瞻之不偉而嚴役之是懈

奚以善其後君爲我請之上官晉倩佐以己倅
晉之遂以其事上之州別駕州副駕又上之鹽
司之是得錢十有五萬臧君慨然致力爰諮爰
謀規究爰度期於必成而後已[illegible]治事室以
燕居廨以貯藏亭以量稱廊廡門堂以翼以峙
爲屋凡三十有七間役工三千人有奇縻金凡
百十有五萬肇始於丙午之春落成於是年之
秋工利其入曾不告勞民樂其均亦不稱病一

且輪奐□□猶經□鼎哉若□徒也□士風凋□誰能繼也其有巽懦退縮不克振舉視如傳舍支撑朽腐以苟歲月而已亦有奮然興作頗洪人意往往挾公而私先規厚入利未膚寸而官已蝟毛矣有如臧君廉勤自將誠實外應表裏於流俗之上視民事如家事愛官物如已物措請俸以龍得衆衆力以爲助革累政所不能革之壽成今日所不易成之績臧君其賢者歟且有貢士周鎬請曰杜瀆之鼎新也固臧君之表也君爲邑長且職乎此者也亦君之力也攷之吾鄉決渠微勞也有記戒壇異教也有記孰謂獄君之事而可以無傳晋之於是乎書臧君名棟字元任番易人也謹記

臨海縣獄記

王謙之

錢君温伯之令臨海也度時施宜得先後緩急之序越明年政成訟理顧縣獄歲久庳陋傾側風雨燥濕之不時而疾癘間作惻然興念捐金五十餘萬鳩工度材撤而新之役不踰時屋室畢具夫環百里而爲縣事之可舉者衆矣温伯獨以新獄爲急豈事無大於此者乎蓋温伯提刑君之長子也提刑君在吾鄉號丈人行所目所接多中原故老之傳其居官尤謹重獄事務行縣録囚徒往往以寬平名温伯之政人比非偶然也又明年温伯過余道其事且求文爲之記余謝不能其請至六七不倦余因從於温伯曰民生之不齊甚矣衆暴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羸彼惟不得其平也然後決平於官官師察夫不直不正與夫強而不令者寘之於獄使之苦身體勞筋骨一治而然自創彼知長惡之非利則相率而歸於善矣是囹圄之設固還善遠罪之端也子今廣其屋室五若干楹與平居不大異然則所謂惡者何以懲善者何以勸乎温

伯曰否人之不能皆善固也然其初生未始不
善也自其敎於血氣之暫誶爭陵犯閒或未免
及陷於罪未有久而不悔者官司徒以一日之
故逞訐其終身之不復遂以抵冒殊扞者加之
彼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至習俗薄惡人民
囂頑非盡下之人過也今寘之囹圄中優游不
迫待其自愧所以養其悔志而後其本心此字
民之職先君之志直溫之所不敢忘者也余曰

惡者人之所共疾子必待其自愧子於惡者如
此其於善者可知矣善哉子之志而未大也溫
伯曰願聞其說以開固陋余曰昔者夫子聽訟
必使無訟蓋防其源也今必待其已入於惡然
後感之使悔豈若敎化之素洽俾之無入於惡
無至於悔之爲全善也審能此則臨海之民皆
洽居之德而無有司之犯徙扞之設犴圄用之
豁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可也尚何俟撤而

新之乎溫伯曰未能也願學焉請筆其語以爲
之書

赤城集卷之七終

赤城集卷之八

重建黃巖縣獄記　周端朝

自朝廷至州獄官皆專置惟縣否或曰縣尉事省無庸置也然則胣於丞若主簿不可乎或曰令官簿高[illegible]縣柄任專丞若主簿不與足也夫縣雖卑獄實重事謂[illegible]宜非也獄之三[illegible]手奪其根乃在於縣[illegible]朝廷咸取成焉[illegible]令官高柄專而事繁[illegible]也[illegible]令官[illegible]不[illegible]高[illegible]

任終不為專則[illegible]明鮮不脂章以聽[illegible]事[illegible]情[illegible]所[illegible]必宣[illegible]強不得於縣則[illegible]吏及責於縣縣不能勝也兩造至[illegible]有無為白黑[illegible]富且強者而無後憂反是則財聚於上而責逮於下唯然故民習賂而輕犯法獄犴充斥縣多不理令之設豈端使然哉蓋令所不得為者一其所得為者二地近勢壓辦數莫奪仰屋而竊嘆

[illegible]其所得為者令無先入之見無喜怒之心平受初情省紀[illegible]蔓縱有不獲吾無作[illegible]又所得為者民不幸抵此矣察其凍餒時其燥濕[illegible]勿疲梏桎中程猶未至以菅[illegible]地蝎視其民而況嚴于獄非皆狼戾犯法者也追胥之[illegible]詿誤之累間多有之顧所以安全之者尤不可後黃巖壯邑事不惟甚省而縣獄且百年風[illegible]雨敗久弗及整紹定己丑令趙君汝駉始撤而新之

為式敞堂問事聽屋高而廡深[illegible]閎而板堅起五月至九月畢役請記昔后山氏記彭城獄請敬其社稷不以重法地分視之龍圖鄭公攻法以戒獄具核獄醫為首敬其民者本也戒其具者末也白鹿隨車蒼鷹集舍縣尹事也豈直囹圄云乎哉然而本末具舉政教並行有能服不鄙夷其民之訓則政敎振新亦其事之一焉因記歲月并縣之治理志之以告凡受王[illegible]師者

台州州學三老先生祠堂記

葉適

學者聚道之地而仕所由出也或此道從利苟榮其身欲使之於學弗可受矣況□祠乎台州之學得祠者三人羅□刑適陳侍郎公輔陳詹事良翰提刑用不疑故事不顯余以□治言熙豈外貴人視民甚□萊芰燎恨不力也是時觸慷慨建白保赤子以對天命惟江郎令羅適弋陽令董敦逸二人而鄒公獨謂羅公見而得之然則推於所不見其不畔道審矣方蔡京爱恐懲艾已泮豈不尚合侍郎發明內服□履之論無過此矣竟夫指遠去然後禍理宗周卒成分裂之禍及隆興英雄憤激大勢宜若還振詹事力守絕和不棄地之策最專一也使堅忍待之虜久當蕩析豈遺種至今哉雖紹興復用而已與大臣異議終不留雖乾道再入□□為□習

指事迄自退二公任諫諍從官立朝本末天下誦之豈惟不畔道而同行道道雖難行而亦不苟榮其身而止也士在天地間無他職業一循於道一由於學而已道有伸有屈死生之也學無仕無已始終之也集義而行道之序也致命而止學之成也後世地或千里無學其君子以意行道晚進濶遠不知所從慶曆後名一功著一善往往復之於學矣今其秀人美士群萃而校處朝夕瞻顧拂拭儼服如三老之存春秋盥薦奠醴芳苾如三老之享而又仰其大節俯其細行無不皆可師也為聚道之助不既多乎或疑侍郎不右程公學術若少異然按程公親為孔文仲辨劾而與孔公並黨籍史記晏嬰非孔子而弟子稱善與人交兩賢哉

州學六賢祠堂記

吳子良

淳祐五年秋予被命將漕神京寔忝兩道提學

學不自揆庸陋頗欲恢教法振儒風俾州學
於訓厲程別外各議祠鄉先賢之未祠者以示
標表於是明年之三月台郡學始祠大賢曰金
部郎鹿公何曰知南康軍石公墪曰戶部侍郎
商公飛卿曰郭正肅公磊卿曰國子司業陳公
耆卿曰丞相杜公範建祠既太守丁君璹教授
王君宗率諸生奠謁成禮而王君以諸生之書
來請記余告之曰士所蘊抱者志所講磨者學

所涵養者氣所植立者節若夫功業之鉅細隷
之於其所處不較也爵位之通塞繫之於其所
遭不數也使其稟純實之志明正大之學養剛
直之氣著忠鯁之節豈不恢恢乎大丈夫哉雖
然志與學根源也氣與節枝派也惟志與學所
向而氣與節隨之未有志與學純實正大而氣
與節不剛直忠鯁者夫士君子莫重於進退語
默之義天地間莫大於是非邪正之分嗜進而

不知退當語而默是掩非而邪干正此之謂樹
人慾滅天理罔君上誤國家自古亂亡繼此其
出者總總也今夫朝廷尊安名位寖通顯矣而
援簪於末暮之年脫屣於必爭之地孰有如鹿
公者乎姦憸柄國群小塞要津矣而或彈擊不
避或封駁芒爲論諫益力孰有如商郭杜三公
者乎大儒之與游匪但義理之宜鉄名世之與
偕不止文辭之傑出雖非必於退而亦非苟於

進雖不得居彈擊封駁論諫之地而貫凜乎有
彈擊封駁論諫之風又孰有如石公陳公者乎
是故鹿公之避居野也貪頑者可使耻躁競者
可使息商郭杜三公之鳴於朝也慨夫聞之而
增氣權倖望之而褫魄石公之沉於州縣也寧
忤郡將不肯以早租困饑氓寧棄官去不肯以
非義媚貴客寧身與獄卒對不肯使赤子死無
辜陳公之滯於三館也鄉人屬以詞一語權相

則[illegible]不為所親暱以所制而索其[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守
陛對失人心一疏則觸忌諱不顧端平用兵之
議則衆排之不隨也嗚呼是六賢者其於進退
語嘿之義豈枉己而求容者哉其於是非邪正
之分豈阿意而爲欺者哉是其氣與節之剛直
忠鯁豈非出於其志與學之純實正大者哉然
則士萃而居上師而旁友志當何志豈非當志
六賢之志哉學當何學豈非當學六賢之學哉
夫志與學以六賢爲宗而不止於六賢之所到
六賢之所望於士也志與學不以六賢爲貴而
或出於六賢之所賤非六賢之所望於士也而
況於絲粟之得喪瞬息之休戚曾足以汚吾胸
繫吾足芥吾胷哉拜六賢之祠者可以凝思
悚焉慕悠焉悟矣

思賢堂三讀　　尤袤

華文劉公

故大丞相華文劉公於太平興國三年以選知
台州淳熙[illegible]假守是州嘗立公之祠于郡
學[illegible]後三年袁來江東而公之六
代孫希文爲安仁宰廼知公自台移饒饒人嘗
繪像于廟[illegible]之以寄今沈史君揭示祠宇
俾邦人[illegible]祀[illegible]云
瀕海出日蔵敎初[illegible]來拊循寄平共理[illegible]
惟良得[illegible]君子賢哉君人玉音嘉猷二百餘[illegible]
遺風餘烈勵相我家流澤未已再拜德容尚[illegible]
貪鄙煌煌文簡照映青史

元章簡公

大參政章簡元公於慶曆六年來守是邦有功
在民後一百三十四年得其畫像於裔孫康曾
繪置郡宮以慰邦人歲時之思云
玉堂之儁卒老東府燁如文章海內咸覩方其
未達出守茲土拯民昏墊寘之按堵完城浚隍

擅我棟宇百六十禩尚詑風雨霽彼乘雲人瀓今古天空地迥遙接公語

章郇公

昭陵命相率用厚德顯允郇公其儀不忒持循法度恪守繩墨視彼更張無異跳擲執久不行自觸墻壁使用公言治無今昔臨海舊邦杳渺音澤厥今甘棠二五詩蹟

四先生祠堂記　劉鑰

嘉定五年春正月天台郡學始建四先生祠郡侯豫章黃嗇使來言曰故侍講文公朱先生道為世師台之士受業於其門首衆淳熙間浙東大飢詔起先生為常平使者部內賴以全活而於台入郷滔爬療為德獨厚蓋常比屋設位而祝之盍祠于學宮然先生之道濂溪周先生伊洛二程先生之道也故祠四先生焉庶幾邦人有所向慕而興起願予有以發其端鑰惟黃侯因邦人懷先生之德而欲慰其思復推原先生學道愛人之所自出以風厲之其於化民成俗之意篤矣然四先生之道孔子孟子之道也今學者孰不曰師孔孟得其言孰得其所以言不入於清虛則溺於淺陋本源不正末流益遠是以義利不明習俗以壞儒者遂可厭薄天下不復見治古盛時然則長民者盍亦反其本矣今侯之牧其民芟夷暴彊封植善良政既行矣侯

曰未及乎德禮也乃建是祠率諸生而舍采焉執事以序雍雍如也禮成而退有進而言曰先生之容則既瞻而仰之矣先生之道可學而至乎侯曰善哉問吾嘗聞之惟皇上帝降衷于民本然之性無不善也學者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則施之家而順達于國而理措之天下無所處而不得其當若趨其名以為高入乎耳而出乎口則非四先生之所望於後學也余

既嘉侯之為邦知所本而其所以教人者又深
切而著明可尚也已於是乎書

陳忠肅公祠堂記　陳振孫

故贈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立朝著節為宋名臣
去之百有餘歲其精忠讜論絕識危行士無賢
不肖皆口誦心慕磊磊落落若前日事孟子有
言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
公之謂矣始公事祐陵為諫官首論蔡京交結

外戚謫監當未幾以都司攝夕拜又坐上時相
書言私史遺費謫外旋遂入黨籍遷嶺表甫自
便則又以子訟蔡氏不敢謫通川以進尊堯集
謫天台晚稍牽復則又以飛語連徙南康山陽
以殁其平生出處本末如此知仁勇天下之達
德也士生斯世維其知不足以知勇不足以行
仁不足以守則至於敗名喪節失身負國而不
恤夫既知之矣而行之或不決守之或不固者

亡他焉其知之非真知故也是故三達德以知
為首而大學中庸之教必於明德明善拳拳焉
公之攻蔡氏不遺餘力至以射馬擒王為喻凡
人孰不樂富貴而悲貧賤公視美官若將浼己
而甘心於竄放竄斥凡人之豢患難始而安中
而悔終而變者有矣公坐謫至六七不變卒窮
以死可謂行之決而守之固矣其論絕拔史學
比之王衍謂必有南北分裂之禍方是時天下

承平不見牙孽未三十年而其言信雖灼兆食
墨揲蓍命繇不足喻其先見之審也公之所以
大過人者豈非大學中庸所謂明德明善之君
子而兼天下之達德者歟公之在台凡五年始
至無以居借僦皆莫之與末迺寓寶城之僧舍
故老相傳能指其處紹定癸巳趙侯為州訪公
遺跡而得之淵惟昔賢遷謫之地往往有祠以
見其高山景行之意如韓文公之於潮蘇文忠

公之於黄邦人至今奉嘗不懈台人之於公不
可以莫之知也廼即其處而祠焉明年正月祠
成擇邦士林表民掌之取田之在官者十有二
畝畀寺僧以爲晨香夕燈之費而屬振孫爲之
記後學不佞何足以識先儒之大節竊嘗論次
其事如右遂書以遺台人使刻之俟名必顯丞
相忠定公嗣孫妙年[illegible]科立身有家法爲政
識大體歷数郡皆有[illegible]聲能名他舉錯率類是

不盡紀今以直秘閣知婺州

台州羈管謝表　　陳瓘

臣瓘言政和元年六月初五日准通州牒准編
修政典局牒奉聖旨取索臣所撰尊堯集請速
爲繳取封角交付差去人續又准通州牒尊堯
集係奉聖旨取索不可遲緩臣即於六月十九
日申通州迄依聖旨發遣前去仍申編修政典
局云上件尊堯集先合奏御今匣内貢納文字

等並題作臣瓘謹封伏望本局特爲進入於御
前開拆今於十月初七日准通州牒准尚書刑
部符都省劄子奉聖旨陳瓘自撰尊堯集語言
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毁棄送與張商英意要行
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令本州當職官常切覺
察不得放出州城月具存在申尚書省臣即時
望闕謝恩發離本家水陸兼行不敢住滯今於
十一月初十日巳時到台州城内者畎畝之志

一書可通芻蕘之言萬里不隔集群詞而上達
邇一覽以爲榮寵路雖遐陳情已畢中謝伏念
臣材如糞土身若梗蓬非敢以著書爲能所陳
者蔵君之義知詆誣之不可志在尊堯豈行用
之敢私心唯助舜語言無緒議論至迂獨歸美
於先猷遂大違於國是不行毁棄有誤咨詢虚
消十載之光陰靡恤一門之溝壑果煩撥路特
建刑章若非恃庇於九重安能延齡於再造由

淮入浙自通至台怒濤雖阻於重江毒瘴無殊於五嶺尚留頂踵獨賴君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天大并容日明洞照以至慈而善貸推覩邇之深仁憫此頹齡欲其存在以身藏怨曠職之命至微徇國捐生犬馬之心未替夢魂升闕日想清光重千擢髮之誅徒嚮戴盆之望餘生易捨大德難酬

黃巖縣學三賢祠記　陳耆卿

三賢上蔡龍泉兩先生八行徐先生也初周之氏唱明絕學後續孔孟氏之統有四上蔡與焉學具在書後百年學幾絕朱熹氏出并倡又以續周程氏也龍泉稍後十數之上下議論尚之殁獨自為宗兩先生天下師之非一鄉所[illegible]一也師之始一鄉者黃巖推入行八行從安定之公學為司馬文正陳忠肅諸公所知遯德丘園著行里閈嘗兩以應詔卧不起故黃巖之稱前華者祖焉然未有表而祠之者紹定改元十月邇令汝騆始祠于學且曰吾不止崇一鄉之師也崇天下之師矣因上蔡之殁其子嘗廬于此諸孫育於此龍泉之生身嘗遊於此某友朋又多出於此遂合以祠焉或曰世殊也地隔也宗派異而名位邈也夫勢地古今不齊位與名有幸不幸皆不足辨也獨宗派不可不辨而極有易辨者焉亘古窮今所以贊天地者人也所以為人者道也手道而發揮之之謂文身道而踐修之之謂行故文者道之華采而因其文足以知其道也行者文之根幹而因其行足以知其文也上蔡之學蓋宗孔孟氏龍泉之學亦宗孔孟氏八行之學出安定亦宗孔孟氏能宗之則能續之矣故其道續之也其文與行亦續之也大續而小有未續而亦續也遠續而近有不續而亦續也或後焉同入或迴焉獨出入也或爆

爲外震或斂爲内足時也要其歸而已矣江河淮濟皆歸海夫責其不歸海可也必欲使江爲河淮爲濟則不可也然則兩先生之與八行蓋同歸矣兩先生之學具在書八行之學具在心心與書一也故兩先生信天下之師矣而八行則不止一鄉之師也合而師之自一鄉始也合而祠之自一鄉推之上蔡謝氏名良佐龍泉葉氏名適八行名中行于庭鈞亦以孝著號二高

士祭孫曰升世其學贊其祠之役且奉令之命求予文者也

上蔡祠堂記　葉適

謝良佐字顯道受業二程與游酢定夫楊時中立皆爲高第號上蔡先生學者宗其傳謂顏冉復見也不幸遭黨人禁錮未解而卒諸子避虜逃逸一死楚一死閩獨克念者落台州紹興六給事中朱震子發奏官之尋亦死克念有子

偕三子無衣食齊人承符引養老毋嘉定五年太守黃罃子耕修郡志訪求故家得之請是拔賓主禮給冠帶錢米買田宅祠顯道于學在二程後郡人蕭巽曰自黃太守來他日郡賦之沒於群盜者一收歛公使之有於吏費者悉減節遂能以其餘與小學作櫺星門增太學生廩食有衎

若有咎蓋又毀熔大立養濟葬叢骸政通化達生死祠顯道吾等所知也惟上蔡事不

可解甚或啞笑曰奚不切若是哉夫意有遠近知有難易詩曰蚤夜匪士近也又曰稽古之人遠也與小學近而易知也祠上蔡遠而難解乎道非人不行不行而天地之理不章古今大患也先王比聯閭附而教其人不敢薄也然其敵遺而成材者幾絕都曠國不一遇爲故尊之貴之珍之重之哀其死也尸祝以神之祿位以延之更世千百猶未也蓋公之也若使人奮其私

智家操千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搣矣解子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於庸奴久矣子昕既洗沐之列于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今之不切不愈甚乎

赤城集卷之八 終

赤城集卷之九

郭孝子祠堂記

吳子良

自唐末入五代兵戈沸海寓臣棄君弟暴兄盜名字竊起士一身而事數姓恬弗恤也斯時也天地幾易位人之類幾殲滅矣我太祖皇帝奮英畧削僭叛至我太宗皇帝而天下平於是宋興三十載詔諸道采孝行者以聞而黃巖郭孝子與被旌奬焉嗚呼可謂知本矣無四端無以為人無五常無以為國四端以仁統而孝仁之本也五常以君臣立而父子君臣之本也今夫理杳微一動一靜而 氣質叅差一感一應而成形有視有聽有作有止有好有惡有戴有履是孰使之然哉眂聽而能有則作止而能有常戴履而能有儀是孰使之然哉凡僭父母所以遺我也況於達天人之奧體道德之全豈子之能能之者父母也故子之身父母之身也愛其

自遺其父母是不愛其自者也不愛其身者終善惡之分勝逆順之辨寒高下之倫於仁何有於君臣何有故五代之亂坐此我宋所以續民命旌奬此而已嗚呼可謂知本矣夫此吾心也吾性也心謂之本心性謂之常性豈以旌奬而存以不旌奬而亡也然而必旌奬者君上無待旌奬者人子郭氏自被旌奬以來二百五十餘年矣今孝子之祠僅存一門把瑩毀長吏過不

問七世孫孝廉孝溥孝崇孝恭自出力崇飭門墓而葺祠宇予同年友李君從其里人也為請記夫長吏過不問而孫與里人任其責此豈有所待者哉葺祠宇承其祖被旌奬之至行宗門墓表先朝旌奬其祖之盛典孝也亦忠也人謂孝廉兄弟知有祖李君知有母用克其本心常性而并知有君矣雖然先朝旌奬之長吏對揚欽奉之可也過不問不可也余故記此為無待

旌奬者勸又以為必旌奬者勸焉孝子名琮事具國史修□□公記之詳矣茲不著

臨海□□隍廟記　　王□奐

夫五等之□□祀有三代之篇□□相越以為缶苟不□而□削□□□福用□元元即山城隍華其常也予□□□□□□邑仲春二月□斯廟因詰有司□邑□□□廟從何得唯稱□應必而行之□余祝以□□遂投杯而占兆□

四不叶左右聳然余宛之曰兆或吉焉神斯□矣始疑廟非廟肯講神乃神喧冥昧之理今古難之我先師夫子秘而不言矧後人哉猶是春秋祀事躬親焉朔望告奠吏攝焉越明年自春徂夏爍石流金離離旱苗燋灼迨盡雖群望奔走曾無膚寸之陰霡霂之潤凡在　位若無所容遂率同寮禱而盟曰廟既顯人之耻也歲苟罪神之羞也幸雨如繩往則廟必鼎新未數日

而月俄不崇朝而告足萬井之催嚴雷劃出郊之日[illegible][illegible]與邇命工廣其舊址揮斤運斧月就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戊[illegible]與具美因敢錄幽贊之驗序發弄之源末須新令尹淸河張公潘至上公在滇上司[illegible][illegible]紀歷兩任殆十周星紀朝野具聞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遷是邑與余投代舉良能也予明日送行[illegible][illegible]公願樹其祠聊用直書實諸屋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繼者請禱無惑焉

重修僊居城隍廟記　俞建

唐昭州縣禱雨以酒醯禜城門報用特牲實與社稷等祀然社稷以壇而城獨禜後人因屋之有自矣僊居巖壑秀絕異時文獻甲一方扶輿旁薄廞有陰相而城隍廟貌獨陋舊据縣城紹興辛未徙東城門外久焉榱落榛蕪秖宇僅立歲將耆老合饗露立庭下風雨不芘爲神羞令去來祈報微即邏謾弗驚省嘉泰改元縣尹林君祇事欵謁心惕弗寧商念力未遑暇既而捐摩呵噓爬梳剔抉縮浮溢搜漏隙以家貲官戢戢有紀越明年邑大治迺復薦臻公私裕贍迺捐帑聘財庤糧鳩工陶瓦斲埴顛進秩舉經始勾龍棄之埤墳次門宣次先賢堂次神宇賓館旁及官舍井井創堂登廞初周視城隍宮隅獨迫壓居隘不容衆百緡鬻地益之袤四十尺廣加三之一[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撩茨髮不以屬吏邑老

陳康受命董役二旬百需率祇市直醻給民不與知屏以宗閟翼以脩廡層垣繚亙清泚映帶蟠屏對列溪流左旋輪奐翬飛丹雘黎發爲屋楹十有三修容有室藏事有所宏麗靖深觀者合詞起敬歎肇役於中冬既望訖閱月訖工尹齋宿具犧牲率邑父老落其下神人胥懌既祀竭建識顛末建觀令士大夫趍趄銅墨旁緣他岐避弗獲一墮煩罟上下交譎旦暮救過不給

尚是他鄉秋令盤錯孔裕徒勞飭厨傳具餅以
悦目市喙誇詡釣譽將事而民水旱瘡痍地
以從事幽隱寘漠問令尹吕廣恪簡靖近民已
精明肅給崇導俗無玆政邑無遺功而又致力
於神以昭民休顧不韙哉今而後吏得以展敬
揭虔徼福於神而無愧神亦將宣靈布鮮加惠
於民而無斁尹濟處斯邑綿數十百禩而無窮
一舉而三善具是可無書尹名岳字宗山四明

人

三台祠記

陳貴謙

台州有山曰天台隆崇盤礴蓋東吴民鎮自晉
以來推為台嶽九山之高大而靈者稱嶽五嶽
特其著者也吴嶽霍嶽是也志傳皆言台山
名嶽固宜州既以嶽命氏道家者流揆指靈秘
以台嶽上應台星故嶽以星得名通九州分埜
言之台固自為牛斗分然余觀張衡靈憲論以

為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
屬又史志所載五星自配海嶽今以東吴隆崇
盤礴之鎮上應太微淵耀光明之星理亦宜然
若乃三台在天和陰陽理萬物此則不待圖諜
而知者世惟見兩漢諸臣恐以推明休咎其在
周官大宗伯槱燎祀司中司命鄭氏釋以司中
為三台聖王祭祀其尊尚矣敷天之下皆得瞻
英靈以徼景貺固非一郡獨得而享然齊國祀

岱晉祠望祭此周制所謂諸侯祭境內山川漢
郡國立靈星祠令樂郊吉壤作鎮既高上揭乾
象名此義協於以揭虔妥靈為民祈福侈此邦
照臨之賜不為僭越矣而祠此偶失不圖或嘗
議而不果至嘉定九年歲在丙子知州事康侯
仲穎參酌舊典遂即天慶觀度址而祠焉發郡
帑及屬邑公錢鄉士大夫相帥出力來助故役
成而民不知朱門綱閣紫殿棟峙霓旌絳節繪

在兩廡翕赫符正中華崢嶸而來下侯既祗飭官
吏涓吉薦獻耆稚驩呼奔走瞻敬者塡溢郛郭
在昔州丘置郡于海濵廣斥六龍時廵服在畿
甸滿曉倫魁項背相望台星實相之也今侯又
能作新祠宇煇燿六符之光與涯峯倒景相爲
發揮神理感通靈心顧享是歲雨暘式序秔稌
具豐休應之不可誣如此自今以往發祥隤祉
使異才輩出大有歲書供輔京邑屹爲盛藩焉

符之既寧有既邪咸願刻詞樂石以著彼始貴
謙以俞史官之屬奉冲佑香火乃拜手而作詩
曰坤元上承台嶽峻極乾文下臨台符昭飾宣
精作鎮實維感通比類既從營茲新宮　崢
峋丘殿洪敞六星照幄相比兩兩仰瞻星次冀
魁承樞嶽作巽隅翊皇之都明明天子百神受
職泰階時平風五雨十台甸熙熙蠲除凶菑農
有豐年士多成材執委茲祉台符所錫孰肇茲
祀康侯是力允是台人世世肅祇既秩于神亦
侯之思

宋郭孝子碑　　杜範

表孝行廬自唐始此古明王謳辟國人心以厲
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
若稽舊典修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
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
道二年台州黃巖仁風鄉士庶陳贇等四十餘

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宗年七十四事母張
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遠妻子寢處
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
膜拜之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
張氏今已一百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illegible]星黨
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于轉運使使[illegible]奏上其家
召其母與之坐飲以醇酎嗟賞良久[illegible][illegible]朝
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科役

嗚呼以一疋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閭陋巷突兀改觀邑人仰首瞻敬稱嘆唶唶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年時久衛隳地變宮庳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嗟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僑其季孝溥孝滎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移舊童鄉之士友屬予爲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

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君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予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漆牽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蔽而遺之憂者往往而爾如郭君者非得於父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乃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爲此念一存天地鬼神昭鑒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茲夫孝心爲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略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順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爲之記

石藤石棱二夫人廟記　林師蕆

石藤石棱二夫人者婺東陽杜氏之二女也杜

氏家鬻湯餅一日夫婦繼卒二女方笄廚人挑之于時隋大業末綱常墮廢盜奪無婣二女獨潔廉自守憤廚人相與殺之亡命入山道於永嘉郡臨海縣孟谿之谷采蕨薇茹芝菌無幾阬流暴漲姊溺妹援遂相爲死唐武德間以臨海置台州統五縣臨海唐興黃岩樂安寧海是也孟谿屬樂安上元二年改樂安曰永安而遷治孟谿天寶初鍾離君令永安開縣治曰孟谿則

曰嘻其異矣疇昔之夜予寓長安邸夢二神女鳳冠綃帔環珮珊然揖予曰若舉必第後且涖吾邑永安孟溪是吾居也囑予識之今果不謬獨未知二神女者爲何乃詢耆老始聞杜氏二女之說鍾離君髙其節遣鄉人跡蹤之至三坑口則見二枯骸如雹墨藤石之上欲卽而視之道隘阻斧藤流血斲石石亦流血及舉其骸閱節鉤連金堅玉潤鏗然有聲咸歎所未睹因拾

以還中道遇樵父曰斯石藤石棱二夫人鑠子骨也夫人生爲烈女死爲正神守此山谷若曹宜敬之語畢忽不見歸具道所以然鍾離君尤嗟異以其骨塑二神女祠三坑口稱石藤石棱二夫人之廟由樵夫言也按圖經孟谿山周迴二百里阬五皆有龍篠曰馬藤二夫人溺于是曰桂曰孟盌曰老公曰山其流會于祠下派爲三十六堰溉田五萬餘畝其興雲致雨比漸天

台西浹婺女所利溥皇宋景德四年詔改永安曰僊居令郭君易直以是年禱雨入山道險崗路從廟既度材卜阯未吉山麓之民有馬直者夢夫人謂曰得而居置吾廟當相酬直翌日入阬治堰見二魚跳躍不已捕魚而得金釵因念所夢懼不敢匿以陳諸邑令未之信一夕驟雨阬流坌溢悉漂廟村至直之廬而止令以直言有驗遂決遷廟卽今廟址是已宣龢閒呂寇

弄兵民相保聚于斯谷寇至雲霧翳瞑望草木或爲兵燹崖烱若旗幟然寇懼終不敢入賴生全者以萬數至於水旱疾疫有禱無不應邑宰自密學陳公襄都講劉公老樞密郭公三益司業鄭公南皆有詩紀其實遭寇火石殘刻剝不可省惟密學皇祐問馬篠謝雨篇有靈泉汲坎宿儼仗下嶙峋之句其碑尚存斯廟歲月綿遠時代遷革碑志斷裂可覽者十無二三在昔之

為祀典與否難復推考而今朝典祀不錄豈非
闕遺比緣春夏不雨徧走羣祠禱焉莫荅暨一
謁祠下晴空忽雲而甘霆踵至深可敬異因訪
故老勘斷碑得先後靈應事跡爲詳將聞諸朝
請號丐封以荅神貺而及瓜有日遂不果故書
以俟將來

義靈廟碑

朱熹

慶元元年春正月勑以台州士民所請故直秘

閣縢侯之祠爲義靈廟州人老稚聞是命下懽
喜讙呼奔走迎拜導至祠下酌奠以告大書扁
榜金朱煒煌揭于門楣廟修上揚而其耆艾學
士大夫蕭君聖耦等四十餘人亦會祠庭相與
言曰往歲盜起幫原連陷六州戎毒所加民無
噍類而吾台人獨得全其室家仰父俯子傳世
不絕以至于今者縢侯力也沒而弗祀固無以
慰吾民之心祀而弗命又無以彰吾侯之德今

則廟事既修而亦幸蒙上恩列祀典矣顧無全
石以著本初其何以昭報事於長久且當日棄
城冒賞之人其子孫猶有存者蓋嘗肆爲妄說
強祔其祖以遂僥誣之計吾州之人亦斥其僞
以控于朝而報絀之矣然或久而不傳則未敢
必其無後患也乃以書來請撰其事熹以衰朽
欲謝不能而復自念往使浙東留台最久固已
熟聞茲事而有感於中矣剏以諸君之請之力

其何可辭則應曰諾而病未能也乃今太守周
府君韡又因鄞縣主簿趙生師邦踵門以請則
爲考按台人前進士陳君思恭所爲日記及故
禮部侍郎陳公公輔諸人之銘序賛頌皆言閩
亂之初閩郡震恐太守趙資道郡丞李景淵咸
愕眙不知所爲謀欲遁去他吏相顧亦無敢出
一語者侯方司户曹事乃獨慨然請任其責有
異議者輒面叱之即日移書訣其父母昆弟而

開其妻子於宮舍悉召州人諭以利害人人感泣踴躍聽命乃急下令發夫守險增埤濬隍除器募兵積粮致用分屯列柵爲死守計日夜循撫甘苦同之城中之人始有固志而守丞以下則皆已遁去久矣旣而山民呂師囊起兵應賊號十餘萬薄以攻城前後數四侯皆應機設械立摧破之手弓臨城殪厥渠帥賊遂退走卒全其郛凡所存活以十萬計參五其說一無異詞

是則侯之爲烈彰彰明矣獨稽史籍則見當時實以守城破賊爲丞之功進領郡符兢加職秩迺與所聞不類而於妄說反有助焉於是更即諸書以求其故然後乃見當時守丞雖遁而侯於所下文書猶必存其位號冠遝解圍亟迎以歸俾上功狀而已不預焉丞蓋熙豐故家諸子又皆貴仕故得獨冒顯賞塵策書而侯反下從捕盜七人之比僅改京秩初階移官旁郡以去

是則剛君擅兵據位柄國之所治而後來佞諛妄論所由起也一時之謬流惑萬世向非台之文獻有足徵者民吏稱思久而不息則亦何所質正而決其是非哉嗚呼是又可歎也已滕侯名膺字子勤後保南都守陳蔡以抗狂虜乘勝猋鋭之鋒勳績尤盛勸進大元帥於濟州所陳又皆當時天下大計切中機會其於建炎紹興之史法當立傳而熹於是書蓋嘗受詔參筆削矣

是以因書此碑而并覈其真僞如此不惟少寄台人之意亦使後之執筆者有以考焉廟數楹徙今在城西北隅永慶寺東寔侯所再築而力戰破賊處台人迎侯繼室趙夫人及諸孫仲宜畢使居其旁通判州事呂君祖儉謀爲買田以資奉守未就而去談者惜之然以台人之德侯如此吾知其繼而成之者無難也

韋溪先生祠堂記　　鄭公綖

寶祐乙卯春同僉郎方一新葺遁和韋溪先生
祠堂以書來告曰生民尊祖禮無貴賤反本始
也然親有盡而報有終在禮小宗之制由禰而
上至高祖四世而親盡矣四世親盡易世則祧
祧主既藏不與祫享報有終也孝子慈孫反始
一念或有不能安抑嘗深感歷代儒先宗主道
術脩明孔氏之業而不失其傳者各隨名跡所
在建置祠宇春秋舍菜以詔將來永爲我祖韙

顯垂裕若使追養繼孝過祧則止反有媿承學
之士綿綿相續舍菜先師我心則怛謂報有終
其可乎一新不肖忝承祖禰寅念先祖以經學
鳴世在紹興間蔚爲諸儒領袖學者尊之號曰
韋溪先生欲俾來裔瞻望厥祖彌遠彌光遁郎
韋溪遺址修葺祠宇反始之義永永無極惟君
久在辟雍習聞諸先生緒論舊矣願爲記之公
鯉竊念先生之學其時御中張公布待制黃公

宜受業於門親見而知之者故其言哀悼恩矣
真得其的黃公云黨禁三家後潛心自六經三
家則蜀學洛學荊學也三家操尚雖殊守正則
一自紹聖奸臣執政發其私憤盡黜二家入元祐
黨禁專尚王氏學用以取士謂之新學士趨私
尚以釣爵位謂之時官士習既變士氣亦靡至
建炎紹興中興之初而餘風未殄惟先生志益
固守益堅潛心六經卓然屹立於衆然獨醒之

中遂爲東南學者表正之師黃公發潛至矣洞
見淵源張公云佛老韓揚斥文章孔性天此皆
親炙函丈精得心傳嚴於衛道以開後學者也
先生遺像家藏日遠二公遺語傳頌日新且古
者鄉校釋菜先師猶永不忘而況子孫繼承遺
緒其可忘之乎爰葺祠宇以奉世祀宜也咸謂
先生堅凝正守與世寡諧坎壈一官老死不行
其志以是爲恨然心傳道統學爲儒宗群子弟

棲迹咸顯則先生濟時行道之用又豈終淚誠姓名言行登載縣志昭然可攷茲故不託述若四世神主合于常溪祠宇以為子孫訓者則自有永式云

赤城集卷之九終

赤城集卷之十

浙東提舉葉侯生祠記　王象祖

紹定二年台郡夏旱秋潦九月乙丑朔復雨丙寅加驟丁卯天台仙居水自西來海自南溢俱會于城下防者不戒甕朝天門大翻括蒼門城以入雜決崇和門側城而出平地高丈有七尺死人民踰二萬凡物之蔽江塞港入于海者三日癸酉前郡君今本路倉使葉公聞變馳來州

廷以公得台民心因命當天災以續民命急以陵谷反易城市為沙礫之墟亡者疊胔不可勝形為之大戚迺躬貧矢以收遺骸募卒任以出途巷嚴冥錄以靖寃妖籍戶口頒錢米助差等地徵権闕租賦以請命求利害以盡人言問疾苦以通下情日以所見奏所未聞且乞大賑予以造一邦會趙守得祠併以郡屬公事領言益切先民而慮撲民而發亟請不倦得旨從權下

一年凡官錢皆如之秋租減其七明年夏賦稍
其半稍錢米以賑郵城築者合緡斛幾百萬切
倉廩蕩於波濤遺禾腐於泥潦人心惶怖公移
粟於近告糴於遠勸商賈通有無憂在不繼及
聖澤下憚憂在奉行內選郡僚外求寓公俾公
各自擇其鄉之堪其事者并書吏省文書災傷
以輕重為差州郭重於諸縣臨海重於天台仙
居天台仙居重於寧海黃岩重者數倍輕者必

稱必均各競於善而患無不實日有粥月有給
疾疫有藥死亡有棺瘞惸獨孩幼者有養始於
季秋畢於季夏台郡無前聞也水先壞門迎□
壁為深結深為洞門三其限以受版石究其所
以為限多門多鐸水多衝括蒼故塞括蒼門括
蒼無鐸水必犇豐泰併塞豐泰門患江之齧外
為長堤以護城足患水之衝內為高臺以助城
一方城崇舊二尺厚舊三尺埋深以固址開疊以

便出納利材良土密工練展民居除惡壤暴完
其築以受水齧朝水不耗方止築三分其城新
築者一補築者一餘環而高厚整陛之如一也
矗然偉觀可並邊城又通利河泉疏整溝閘堅
關裏城修郡庠復賓館新浮梁廣養濟作雄樓
於臺上以壓江勢存民立邦盡能事矣而志慮
已周猶懼未徧民情大感尚憂不浦哀矜惻怛
常若不足此情此念天寔臨之郡人豈無人心哉

歲既告登功又告成起妙勝院之廢而闢真堂
肖公德容飲食必祝焉妙勝朝天門之首衝也
於水之入表功之成也嗟夫天豈無意於其生
賢天將示變必先用賢先水一年民仁公甚賜
水之日公急民憂天意人謀其趨之合哉方
殺除骸盡五日之令催科立一月之與苛暴不
念其民勢而殘羸慰安者恃公一身爾事之未
定疫亡枕藉[illegible]癸大荒訛言足以興攘撥而擅

巽安息者感公一心爾茫茫垂盡騷騷甦醒頭身奚于匪子奚孫身不可忘于孫尙可忘乎又有大者水患自慶曆至今幾二百年而再見夭無數則已天果有數則公之爲則於後者豈止今哉慶曆之築至龢始定宣龢方臘之變其徒顛沛於此城者至龢之築也聖人不畏多難公之爲備於後者豈止永哉齊感存亡風有木瓜魯僖復宇頌存閟宮豐功盛心感莫不足不足

心嚴之成音也公名崇字次魏僊游人乾道丞相正簡公之孫歌曰天生賢哲兮拯災扶危渺渺千里兮誰其惠來存亡續絶兮父母提携何以報之兮卜此招提巾山崇崇公名兮穹窿西江溶溶公壽兮無窮昔元章簡公兮慶曆當此公聿似之歸輔天子公皇祖正簡公兮乾道秉政公其繩之再顯紹定自今歲時兮公類必紅一笑語人兮台民報功報功永存台民子子孫孫子孫有知視此豐碑

蒼山廟記　宋誠

蒼山在州西絶十五里水陸之途通焉連屬之勢亘于西南隱隱崇崇臻此而止自郡城暨于山嘉樹脩竹映夾道側聯聯不絶如在翠帳間行游是山若造非常之境群峯疊秀烟樹羅碧清猿好鳥叫嘯其間寔神僊之所居信東嶽之佐命山之陽又有澄潭周環百餘步空闊沉碧

逗而不竆旁倚峻巖穴通溟灑峭壁削以直聳清泉貫而下垂潭承其泉而讙是宅每天將雨必雲物蔚乎其上或清旭晩照輝映相鮮嵐障千里水光一帶烟霭蒙幂如列畫屏峻拔西郊作鎮茲土會昌四年冬梁國喬公自尚書郎來守是邦每景物澄霽升高而望茲山覺峯巒之有異公曰是山也得不司於春主乎明年夏將旱公懼歲之不登憂民之艱食雖土龍徙市啓

于百神曾未果應公曰余爲之長郡之旱民之
災是亦警余之或未勤乃召易者而筮之得山
澤損之卦筮者曰艮上兌下爲損損而後益乃
豐歲之象艮爲山兌爲澤爲西方雲澤之氣果
應爲西得不爲蒼山之兆乎公遂躬禱是山請
以民之災寘于誠告明明山不閟靈車未及旋
索澤如懸槁苗亘青若雲布川是歲果登乃自
兹山厥後陰陽其或乖度俾吏致告靡不響答

公又曰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水旱者民之災
也是山果能興布雲澤救民之災得不廟而祀
歟遂命工人爰構廟室于山之陽六年春三月
廟告成乃戶乃堂飛軒翼張粉繢糊頳東西其
廂像設無譁威容肅莊儼若舊制俟公而昌秋
七月公大備牲牢羅絲竹于廟庭之下躬自薦
拜以答神祉因命鄉貢進士廣平宋誠記其事
以誌于廟乃重爲贊曰懿彼蒼山吐納陰氣興

陰雲澤救民之痱實自我公誠明期至以爰以
禱引過諸己玄鑒周燭布膏于地歲既豐盈牲
公之致爰立廟堂示民以依春秋薦拜水旱云
祈有舉無廢在禮而知[redacted]頌靡瀆無逾我儀

臨海縣靈康廟碑　石公孺

建炎三年冬金人陷錢塘會稽守外附遊騎侵
鄞於是浙東之門不啓明年春鄞潰臨海介于
兩郡之間封畛相隣居人震恐逃散山谷時管

內安撫使晁公統州事甫浹旬乃召父老之習
事者與夫土豪之驍勇者升堂宴犒宣示祖宗
累世惠安之意諮訪險易及其俗豫詞情慷慨
聞者感涕賈勇百倍人自戰守鎧仗犀利武藝
精緻絕壁巨塹如在天上公曰人事至矣不禋
于神神弗福也嘗聞東晉符秦之敗迷視八公
山草木皆成人形聞風聲鶴唳皆如晉師之至
神所助也天台神僊所宅是烏得無[illegible]

人相與言曰宣和辛丑之盜陳師城下禦其[illegible]酒造靈順之祠祈焉卜皆不吉乃焚其廟詰朝尊食盡銳攻北城仰顧守陴者皆冠劒偉人光景駭異俄有飛矢中其酋領群盜鮮去一郡以安曾不踰時新廟告成詔加顯佑之號神之功也公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公乃齋戒備禮而禱之夜夢神人具衮冕通刺請謁且言閩境無虞之意公異之以邦人之必信也宣示于

衆故逃者復還散者復集千里晏然恃以無恐及大駕巡幸永嘉公復爰禱焉而波臣受職神舟順濟自冬迄春無頃刻遺鏃之患金人退師矣天子嘉之比大駕北還賜公對良久天語溫厚慰撫周悉進公直顯謨閣而王亦加廣惠之號報靈貺也既而夏苦旱暵秋復霖潦公至誠惻怛每為之請禱禱之未嘗不旋踵而應由是穡事告成人知樂業矣一日郡人謂公孺曰廣

騎遷陵深入明越衣冠士庶戕殺殆盡而吾人安於衽席颶風怒號駭浪磅礴魚龍出沒百姓呈露而吾天子揚颿往來如出熟道夏秋水旱米若珠玭一穀不登將隮溝壑而吾邦倉廪告盈是三者公之惠也神之貺也有一於此猶當大書之況兼盡其美而嘿無一辭何以侈大天子之褒寵乎於是公孺稍言為之序次曰惟王趙氏諱炳字公岡東陽人從漢與閩人徐登遇

於烏傷谿上各試其術以療疾登死東入章安或挾鼎升屋而爨或張蓋絕流而渡遠近服其神遭章安令之害見於方術傳郡人俎豆之立祠白鶴山下元豐中始建靈康廟額俄封仁濟侯顯仁公靈順王宣和中加號顯佑今天子復加廣惠凡三號焉歷代血食今千載矣先是郡大饑有指閩廣告其賈客曰吾趙氏台之寓人也台貴糴倘運而往將稇載 吾字也

前海船檕至訪趙氏乃王也元章簡公判州
亭禾之信夏旱甚禱于祠而鑰之約曰三日不
雨則毀廟五日不雨　登舟風雨遽集高下
告足公謝焉洪光寺曳殿材阻隘不得進其徒
禱之谿谷暴溢一夕自至紹聖中增修祠宇工
人度材未施斤斧　有若引鋸者郡守檻
其木於屋壁其靈響昭如此公孺嘗謂昔之詳
以事神者備犧牲嚴器幣求於杳冥之間荒唐

恍惚疑不可得　之感假則若鑑之取水
燧之取火俄頃而有合耿恭拜井而溢裴行儉
致水泉之異信不誣也世之名山大川聖賢遺
烈尚多有之或　祚其堂户
重足股慄稍近褻易必致禍責而王之視此民
也有若赤子仁而不怒人之事神有若父母愛
而益恭故動　食疾痛無祈焉吉凶悔吝
不待布蓍灼龜而後信也有能使人遷善遠

以輔朝廷風化之美顧不韙哉然王能使後世
生而不能救一日之患能全五邑之生聚
而不保其像設豈不以人之所利爲先己之所
謂化而不忘者邪鼂公名公爲字子莫濟北鼂
族元祐文伯龍閣之嗣公以文章翰墨名世而
能精於致治成民而事神靈既昭明合若符契
是宜書之傳無窮也白鶴山勢奇偉真一郡之
勝水浮陸轉將事絡繹簫鼓之聲不絕於康故

有廟奉嘗不減臨海而行宫所及徧於遠邇矣
故作詩系之俾歌以薦獻云
山嶄絕兮蒼蒼江水深兮湯湯儼閟宇兮山陽
古帝命兮靈康感淸夢於良宵距驕虜兮犬羊
衞神舟兮滄溟斥鮫龍兮蟄藏雨暘適兮黍稌
盈生繁祉兮安且寧捧玉書兮下西清加顯號
兮昭王靈椒有馨兮橘柚垂羌迎神兮江之湄
神之往兮鸞與飛神之來兮鸞旋歸管嘒嘒兮

鼓鼕鼕兮自今以始兮歲其豐報神貺兮歌是公
惠此土兮無終窮

後梁宣帝祠記　王藝

余宦遊寧川寧川地廣山連梧蒼水通閩中得無名山大川神靈聖迹者予詢諸父老則龍湫有九獨王溪州石墱隊本末次及梁王詧祀凡至元旱天不我雨邑令率其民吏躬祭祠下誠心祈禱未嘗不應時雨降禅之靈神之聖可謂至矣稽諸祀典桐柏之山讓溪三所異而不詳但傳無據求之史籍梁昭明太子有子五人曰歡曰譽曰詧曰䂮曰鑒帝乃昭明第三子也昭明薨梁武帝欲立歡為太子以國難未平不可以傳少主乃封昭明諸子悉以為王圖慰其心詧遂進位岳陽王為會稽太守詧以兄弟不得嗣居常不平又以梁武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乃蓄積實貨招致賓客歸附者數千人大同中遷

除雍州刺史梁元帝調兵於湘州刺史河東王譽張續搆譽與詧於元帝譽惡張續之譖而拒命元帝遣世子方等王僧辯杜幼安討譽譽軍敗剋湘州斬譽詧聞而大怒舉兵伐江寧善於西魏魏因以封之是為梁王詧會魏軍於襄陽援廣平斬杜崱岸等并其母妻子女盡誅諸杜宗族幼弱皆下蠶室發其墳墓燒其骸骨灰而揚之并以為漆髑盖復剋寒之讎及建業平杜崱兄弟發安寧陵焚之以報漆髑之酷元帝不之罪及魏軍攻元帝元帝臨陣督戰元帝見殺如王之嘗甚見詰辱王遣傳䇿進上玄本宮元帝魏乃立詧國號後梁建元大定北齊遣上黨王高渙送蕭明來主梁嗣陳霸先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恭帝詧以不用尹德毅之言而失襄陽之地恥其不振常懷憂憤著愍時賦以見其志八年病背疽而殂謚曰宣帝世傳帝避侯景之

難隱於此地元帝已平侯景元帝復後見執於
帝知帝非爲侯景所逐余疑其爲政會稽有從
及物人爲祠之迄今惠澤其施博哉去世既遠
未可輕論唐武德中旁與大剎目曰資福我宋
大中祥符始賜崇福之號景祐中邑令袁㬇判
守良輔謂帝性不茹葷不飲酒殺牲以祭不類
余聞昭明身衣浣衣食不重肉未嘗聞帝不茹
葷苟血食而代以素饌哉去餼羊之類斯謂不

飲酒則亦可以去薰葷好禮者未然因民而立
旱乾之憂當順人情以致禱雨徒事變更善守
者或誚予豈好辯因其同仕詣諸邑老强余再
四故濫閱簡策捨諸粱　敘其事寧人得帝之
跡仰帝之心固當益重餘侯好古博雅君子得
究其詳

唐臨淮王李武穆廟碑　舒奎

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陷兩京明皇流離於蜀
守內幾非唐有矣非有而卒復有蓋王與郭汾
陽之功也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煙階載
諸史冊霞電炳照而金翠補寫也迨于今叢臺
笠豎皆知有王云嗚呼然孰知寧海僻處寂寞
之野有王之祠存焉按之史冊求之郡志寶應
初袁晁反台州寇有浙東地王遣其將張伯儀
李皐討平之此土之民被王德立祠祀王迨于
今火盜雨暘[illegible]疾癘有禱有祝焉嗚呼王之

食于此土非忝也民之報王盡忠信矣乎且王
嘗拔常山援趙援懷而與夫景城河間信都清
河平原博平皆附焉捍睢陽捍太原捍河陽以
至於申光徐泗宋許兗鄆襄陽皆平焉然則王
之功滿於河淮京洛之間平浙其細也戮晁則
易也何獨此土之民被其賜哉感之於平浙也
懷之以戮晁也毋以小王乎嗚呼德之淺深不
以其功之小大也功之小大不以其患之淺深

也使晁蔓不已寧能勿爲祿山耶則此土之民被其德固無異於淮河京洛之間也然廟始剏歲月無文字可繹其錢鏐與邪鑁製像設服飾昏野老居君二隙座下伏文獸其何根何證邪屋有低塌風欹雨潑破壁四面見山星斗參落綻屍中行遂貫旁祠後神露其背過者憮然惻怛也余聞王之御軍行師號令明一麾幟壁壘氣色一皆光怪不應憔悴若是想夫功成身退

程魚交毀穢褻慢落其意態亦如是乎歲比不登衆讙曰王病民乎民病王也於是富者以田產之高下出財貧者以口數之衆寡助力與其役者以財厚薄力小大取材始於淳祐六年正月而成於明年十月九日過者肅然驚異矣天圖讖之所載忠豪之遺蹟比以教長民者所當興奮也而鄉人之爲是也孰糾而孰率之王之德于此土也深又能神而明之故合而成焉者

出於忠信也嗚呼王之功紀金券藏太廟圖凌烟閣今其物爲飛花爲聚沫烟空月寒故迹何在曾不如豚蹄斗酒之肅戀也其祓於河淮京洛之間者今其地爲狌鼯狐兎之窟蓬蒿皆長大成林藪未必有數椽焉簡潔可依也然則廟之存于此土豈不幸歟嗚呼王之功崇烈偉矣豈係於廟之有無哉然廟之有無民之忠信厚薄觀焉鄉人所以盡其情也然則廟之新于今

豈不難歟王之名氏不待書也當時與郭令公齊名者誰歟

董將軍廟記　林師點

郡之東湖南百步有廟巋然抵城據圖經云唐浙東觀察使董將軍祠也世傳吳越錢氏有國時立名在祀典歲久屢圮葺於邦人至淳熙六年父老始請于州即其舊址東嚮易而新之廟故有石記尾獨載朝奉大夫知軍州李春卿立

其買廟之因與所置之人若年月皆逸而不傳
師點嘗攷于圖記訪于耆舊則神有盛德且惧
其將就晦湮遂以合載于文使得以著于不朽
焉按皇宋熙寧中始開東湖欲毀其廟時衙校
左良玉者實監其役良玉無子其妻一夕夢神
告曰能存吾廟當以判官為汝子妻寤以語良
玉廟遂不毀未幾果得子狀肖廟之判官是子
幼年頭有瘡疾久之不愈家人往廟禱焉見屋

漏濡損判官之首亟修之而兒瘡立愈大觀二
年登進士第官至湖州別駕名譽字與言即其
子也暨淳熙間郡饑吾有閩商支太華泛米海
外俄見一人身衣白衫方巾皂履美貌長髯語
言異常引船相嚮揖曰吾台州董主人也冢東
湖上門植雙檜台未得市特來相招因命於船
內取酒一小壺分酌與支商以下遍飲欽盡醉
米入台港將次州約曰吾先往議價汝抵岸嘗

來言訖船忽不見商至尋訪東湖竟無所謂董
主人者有一老父語此但有董將軍廟引與偕
往見廟前二檜入覩其像乃嚮之招船人也群
商相視驚異且祭羅拜感泣而去鼓傳別境客
來競湊舳艫相銜邦人乃粒繄神之力也夫有
惠濟民者宜饗有靈應物者宜書神自吳越置
祠而隸祀逮今是必嘗有功於民者而此二事
尤為靈異邦人德神之賜且恨未有以記之者

師點既為之記又系之以詞使歌以祀神其詞
曰神生而異歿有靈廟食此邦何英明人受其
賜於冥冥是崇是信靡不承於[illegible]春數與秋禜
山果野蔌含新胥牲酒齋戒虔[illegible]磬酌獻雖微
意益精湖光灝瀰風泠泠惟神此宅巖幽[illegible]永
濟我民年穀登穀饗不匱千百歲

壽台樓賦　　王象祖

倉使實謨葉公再造台[illegible]之明年作危樓於舊

括蒼之上仰玫天文扁以壽台欲此城與台偕
長久爲民之意無窮也又明年紹定己卯五月
丁亥與賓彥落之郡人王象祖與爲賦曰偉天
台之宅國兮聚神秀於山川環千岑而拱揖兮
會三江之蜿蜒踶長虹之霞采兮罩蒼龍之雲
烟通滄溟之潮汐兮亦有時而奔潰颶風作而
南溢兮潰潦湊而西滙駭閩見於恍惚兮忙運
棹於不戒驟其虛而頹其弊兮擣崇墉如灘瀨

帝哀民而求其欲兮欲莫如舊之求今赤子而
昔父母兮奪襁褓於橫流孰宜先而尚緩兮孰
可後而遲留兼保養於內外兮合二急而交修
修舊雉於加倍兮作新意於危樓嗟洪濤之懷
襄兮更二百載而再造棄人事於不謀兮委天
數於有考使知及而仁守兮何千齡之不可保
聽昊天之靡遠兮彼昭晰者何星非上台之主
壽兮亦豈不福乎此城揮穹蒼而上引兮光下

屬而熒熒鎭流峙於高卑兮安反側於常經冥
人物之顛錯兮令萬壑之順序曷陵谷之變遷
兮有既平之水土道待人而後行兮天亦可求
其故慶功成而不自足兮矧泰階之孰度噫變
化之難諶兮嘉剝復之有常保寘差於觴豆兮
易勞佚於弛張放吾目於蒼有邪收吾耳於宮
商騈城陴之士女兮同其樂於未央驚吾士之
有此兮綴履舄之末光詠寘樓經雅兮爭日星

之煒煌齊彭城於丹穴兮羨括人之相望匪營
高之能賦兮鋪盛德於難陳披此一時兮尚懷
遠於蘇與秦

赤城集卷之十終

赤城集卷之十一

臨海縣泰安館記　石公孺

丹丘山嶺崇峻川流深永旁際滄海自會稽抵郡凡十置驛水陸相望東接鄞川南則直永嘉並閩越西南則道處婺運江南走湖湘行李往來壘跡乜軌繹繹不絕然郡抵天台幾百里中有驛曰小石聯延壯偉其來舊矣道里既均從容就館各展其物無寇盜燥濕之患宣和辛丑蜂蟻嘯聚驛為煨燼客使經遊往往兼程以進時雨暴集無從託宿率皆寄跡民舍徒御驚擾里社不寧而又頃者昭慈聖獻神御之溫祖宗神主復歸于廟皆剏土木旋即傾壞[illegible]賦輪軌由此途出行者無所居者先病如是十七寒暑矣紹興六年夏徽猷孫公來守此邦以博大之德行豈弟之化訪民所欲以廢驛請頒欲繕治而愛惜民力且未暇及又一年政成訟簡民氣和樂千里之內謳謠載路至無一物失其所者公曰斯可矣冬十月會監盜抵法沒入居室[illegible]與建議議以克合乃撤而經營之邑令及尉協方從事遠邇懽呼觀瞻動色咨嗟歎羨萬口同辭人不知役日未至且畢矣門堂廊廡下逮庖圖車馬之所無不畢備赤白晶熒頓還舊觀焉且以泰安揭其牓士大夫忻之請有述焉公孺曰嘗觀易之序卦有曰履而泰然後安夫行道之勞苦方祈寒暑雨之遇乃就廬舍候館之適安而無違泰而能[illegible]二者頗不傳哉昔子產[illegible]文公俾圬人以時塓館[illegible]故能主盟諸侯[illegible]襄公假道於陳司理不授館無寄寓然後知陳之將亡唐大曆中邦畿之內以命御史以為之使其重如此何者成周之制從官為重賓至如歸此大小所以懷愛也令也復故於十七年之後[illegible]行之可取從人之所欲無妨農費則之[illegible]

神秀樓記　陳祥卿

天下事有毀而忘有久而不置有大而故聞有細而新蓋繫其人爾淳熙二載癸相魏公忠定自太史守台台城堞素完中更欝攸半不治樓亦隨之公至緩繕修急撫養未幾畀安其政而城之役始與城北門各存樓舁新者四而神秀南峙更雄麗焉乃淺以佐落成且詩其事余記當未亂見人人誦公詩以為公去幸詩存詩存樓亦存也然詩存無盡而樓存有壞矣蓋近一甲子公之孫必愿以綸郎行侯事其政寔似公遂新公樓而賡公詩落成公律人曰侯之詩又似公矣而樓更雄麗於公侯去幸詩存詩可無盡而樓又可無壞也噫盛哉按神秀語本與公獨指言山爾然有山之神秀有人物之神秀山之神秀一州之泂也人物之神秀四海之泂也公去台二十稔實秉大政定大策勳在宗社德在堪輿雖覓烟逐瘴以冥而終隨日月而耀蓋四海共之矣夫一州固四海之細一樓又一州之細細而久可忘矣而民誦之不置焉又久宜放聞矣而侯治之復新焉非繫其人歟則登今緩想昔景侯固百年不老公亦千古如在德侯愈甚則思公愈深誦公詩未休而誦侯詩又繼之矣是使此樓常新也誦之者愈不置也不論其細與久也侍繫其人也否則崇臺傑閣穹亭危榭屋角拄河漢簷牙掛星斗非無雄麗過此樓者而存則嗟嗟去則訛識見其子孫則懵激若是者甦猶不可而況可久耶其能使誦之不置而與之常新耶予為此文非獨以書有功抑以風世之隆而與立志者

鎮安廟新建景福閣記　姜容

自鄭子産祈于四瀆而城邪之祀尚矣鎮安廟

者台州城祠也按郡志神屈氏禦災捍患功烈顯著皇朝屢加褒寵前守齊侯碩徇邦人之請褒神靈異轉而上聞綸命繼放王爵加賁既新正殿增福室創寢宮廟像顯設矣然地據大固山之東北面勢高峭棟桷擁突氣象呈露乏渾涵蘊蓄之意於是議建傑閣以翼蔽之經始於癸未仲春之六日郡出緡粟倡於先衆輸財力和於後日南至基斯築築斯架而齊侯庚節上

會稽矣今守王侯挺始至謂茲役也久未就緒懼風剝雨摧將毀前功而重後費亟捐錢發廩鳩工斯覆覆斯塈以甲申仲夏二日落成之爲屋上下八楹左右十有八楹瓌麗宏敞稱其爲神明之居扁曰景福夫聰明正直神之德也福善禍惡神之職也能秉是德專是職則人懷喜福畏禍之心始不敢肆其無忌憚之惡將力爲善而不懈今閣以福名豈獨徼福于神哉蓋因神

宅于此凡雨暘之禱猶鼓應枹寇攘之害如湯消雪時禬歲禳公祈私請無不倚以爲命福是邦者至矣命名之義庸非紀實於前而祈惠於後乎然古之王天下者出命令主人神明則職之人幽則職之神各盡其職無相瀆也然後幽明以順而神人以龢今神既有德于台而二侯接武鎭臨政平訟理民安樂之所謂各盡其職交福此邦者也顧乃獨歸其福于神而因欲永

其福於民賦子產無愧矣自今而後邦人可不思所以體侯之意合神之貺力于善而不懈也哉是歲中秋日記

台州城隍封告

勑台州鎭安廟顯祐通應靈惠侯神生有奇質沒爲貴神至今台嶺之人想見玉溪之蹟與夫倡隱既著一時之令名於民有功宜應千載之命祀茲濟登於顯號以敷答於輿言服我明恩

根于靈旌可特封顯祐通應靈惠昭貺侯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乾道四年三月二十日下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參知政事俊卿
中書舍人邁

清平閣記　　黄闈

客有髡釋塵俗游乎郡治彷徉四顧有閣翬飛
上冠新亭下臨清池可以觀政可以燕賓可以
賞心而娛情問其閣則曰郡侯黄公之所築也

既成而名揭以清平取乎太守蕭治宏綱為政
之旨問其名則曰參政賀公之所命也既命而
書彩題粲粲龍鳳飛躍映帶雲樹問其書則曰
户侍錢公之所筆也游覽既周喟然嘆曰郡侯
之政見貴於賢士大夫如是歸而訪諸庠序則
士者歌于學採之田里則農者歌于野熙熙油
油萬口一舌麥秀之岐然桑茂之沃然多稼斯
積京然坻然則又躍然而喜曰郡侯之政不惟
賢士大夫詠之邦人皆誦之泮宮既飭取其餘
材于亭于池民弗煩也財弗殫也美具而名益
侈也台自吳為郡地饒海陸古者火畊水耨其
民不過食魚稻葉樵織紝他事也江左以來為
政者或從簡約或清廉或撫綏而安緝宏綱之在
當時又其傑然致之圖志風采可想見已宋興
二百餘年車駕弃錢塘而台為之輔生齒日滋
官府日冗江山風物古今十百循良輩出而為

相望然斯民習治之久逐末而忘本者衆被甲
荷戈出沒乎鹺茗之場紛如也胥吏持文書索
租賦號號於細民之門者容或有之牒素號為
繁矣黄公下車期年于茲約己以清與民以簡
凡政之蠹民者一切移去凌者抑弱者扶法有
所當宥則釋之而不疑刑有不得已則終持之
以恕山澤之禁不敢施不以矯俗而人自遷於
善軍國之須不敢後不以強民而人樂輸於上

雖更多故環境內外曾無雞鳴犬吠之驚吾又知郡侯之政不唯邦人誦之上而朝列且將以不擾聞邊陲向清國步向平登斯閣也挹清風之徐來瞰平波之不興左顧君子右眄靜鎮朋佳儷美豈直登王霄上參雲爲極目之榮觀而已哉大書特書不一書以爲我朝牧伯得人之慶子壘客卿之職也公名章字仲徽伯仲第一流人居朝者肇風烈治郡者藹聲名一門之懿

以併列之云

分繡閣記　洪适

浙河以東層岡峭岑盤深複陸出會稽道天姥百有餘里財得夷曠之地十有五頃以爲天台郡郡踐山作郛而餘麓及岐立之峯廢不可墾者亦十一二故官寺民區鮮鉅麗之所十數年中監州始有以員外置者僑宇城之巽隅距黃堂七百步而嬴其職業之商攝僚類之謁請吏抱文書袂屬貫闤隘谿閒嵩不以爲便乃徙幕曹之舍爲今所居與正貟相東西焉然規恢下窄棨與埃墨無復高明塏爽之觀獨東偏有地丰大蒙榛委麓蛇虺所潛前沿後仍指爲棄壤則婷制葦治培基建閣以夏四日課材閱月而斤斧論功其高四尋衡袤廿有七尺南北不及者九之一群山縈環垂光獻狀可以分繡名推去冗櫝登臨領略則巖姿之四時烟霏雲采之

畢見咸與意會舉杯屬客則琴歌爽思恢乎其有樂地閣之下對植美竹以清閟目其堂後穿小池可容萍藻則又爲舞猗之亭或曰人生天地間以百年爲須臾況宦游弗常席甫煖而遞代今子來旬歲矣又如是而去何以茲閣爲語之曰人能無以一生爲寄則澡濯自強期與前英聯横能無以一官爲不久則黽勉盡瘁必有以美其政乎年少質下若乘鴈雙鳧雖去來無

係於邦人然吾身朝夕於斯抑抑自適耳紹定十六年五月七日記後廿四年嘗永嘉薛紹以左從事郎為郡推官得是閣而新之請易得扁故又重刻此碑

玉霄亭柱記　尤袤

台州南西北三面通山獨東望諸峯差遠雲因空濛外際溟海蓬萊方丈想見其處稍有小亭在子城之上紹興丁卯南豐曾史君綋

更名玉霄距今三十年摧敗傾欹叢棄欲其下昔有茂林脩竹今皆剪伐錯為民居溷圊庳列汚穢喧囂游者歎息余乃盡剗蠲疏載貴除四為繚墻以限外塗下逕石磴上跨飛閣亭之外又有六尺凡楹棟窗牖之巧撓壞破紋甓之闕折丹黄粉漆之陊剥皆易而新之方迎周陸可倚可眺晨揖瀬氣夕延素月山川城郭盡在几席之下凭欄四望疊嶂環繞手揮絃

目送飛鴻飄飄乎如乘雲御風身在物表州之宴游於是為勝乃刻亭柱以紀

重建萬壑風煙亭記　陳觀

漢置永寧跨溫台二州今郡城偶蕩在其南天台在其北奇怪神秀崒嵂勝絕而郡適當二名山之間相距各百里不可以隄封自限也官舍負大固山余舊聞有亭曰萬壑風烟得登臨之勝歷來承郡公退尋訪即斯亭巳供前人薪爨

故基埋沒榛莽矣乃芟雜鉏剔夷高增卑累石甃磚敞為一堂基闢於新名承其舊於是俯仰顧瞻連岡疊嶂羅列如翠屏一水自天台來與海潮相為吐吞縈紆如縞帶復有帢幘二峯植立江濆如正人君子冠佩特立而無所附儷真足舒眺望滌塵襟銷滯思對越臨汝省此心有愧乎否也余嘗歎斯地雖僻在海隅而高人逸士或隱於僧或凝於僊尋花問鶴採藥煉真時

出于予自晉宋以來不可一二數如可點予崇
百年葬皆莫知其所終意猶在雲山烟岫間歟
龍湫之高瀑滄石橋之珎果尚須無恙顧余歷
上浮余纓於滄浪之清未能也虛堂後舊慨想
可矣何足見不死之至人乎

清風亭記　吳子良

熙寧閒舒龍圖亶尉臨海民有使酒犯法斥至
跋不伏即斬之賦詩投劾去淳熙葉尉嵩因取

其說作一錄亭于廨之南紹定庚寅亭久廢壞
陳尉求魯乃葺而新之取李太白語更名清風
或問更名之義吳子曰君子之仕也使斯人畏
不若使後人慕後人慕於有跡又不若於無
跡也今夫貪殘狡險罷軟昏繆若是者何其數
其勇剋厲御物整整人則稱之曰能曰勇曰敢
曰公然要不過使時人畏爾仕務行道不求行
也不求德於民而民思焉睹其所興建而思過
其所嘗臨莅之地而思思之淺者也甘棠之歌
惕首之詠百千歲後木摧石湮則亦已矣然聽之
聞其事而心醒語其人而浩歎蓋其清風霽然
有道者之象尚可想也欲挹之而難攀欲狀之
而難名欲置之而難忘夫然故雖無跡而猶哀
之安有睹其跡而反輕議之哉近世之吏知斯
而不知道以爲尉職警捕止於警捕而已才者
可使時人畏不才者時人不畏也夫學道而爲

吏使時人畏而已哉充是說也則勇於誅殺以
爲威自許將相以爲能弊之以道其果合乎況
其立朝排正黨邪當特羞之何待來世然則斯
亭之名直妄而已亭不即廢直幸而已登斯亭
者睹其跡而訪其事非性莫之慕直議直誚而
已更名清風良有以哉嗟夫亶之事遠矣雖未
合於道當其投劾而去亦或有壯其決者特以
非於孟浪不自推省愈趨愈繆愰流無窮至于

今日一亭之名人猶斬而不與陳君於是而三思焉其亦可以慨然矣君爲歲饑人日草食闘訟旁午剽掠伺隙奮君疚心怛慮捌蕤于萌迄無驚訧臻此寧謐於其職可謂堪之而名亭之意乃爾是故非居於其職者果不居於職而進於道後之人聞其清風而爲之興起獨無慨於斯亭乎又豈專係於斯亭乎

飛躍亭記　吳子良

縣治之北可里許小坡蜿蜒蟠環峯山旁溯驛河舊因河爲放生池狹且淤紹興二年春令黃君準始面山鑿池又築亭負山而臨池名之曰飛躍有過而笑曰飛自飛也天何力焉躍自躍也淵何力焉天與淵無所用力而人力烏乎施人力無所施而奚以亭爲君曰不然飛自飛也躍自躍也天與淵固無所用力也而繯繳墜蹶銜鉤出深天與淵亦無所用力也充是類也以

往物之相靡擾擾無窮也則如之何是故天與淵無所用力而寄力於人人豈他有所謂力哉豈有加於天與淵哉因其飛而遂其飛因其躍而遂其躍充是類也以往物之相忘相靡釋然休瀞然忘悠然逝而已矣故曰好生之德有好之者又曰贊天地之化育有贊之者肆我皇宋循唐舊規所在縣州池用無廢生同一性性同一機溫乎谷風而䠓棲倏焉飛浩乎平波而潛泳倏焉躍是非有以使之亦非無以使之孰爲其天孰爲其淵是爲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吾蒞茲邑上奉帝命其敢弗虔以宣孚恩以祝壽蝦名亭適稱而又奚疑焉介淵而是之未幾君求記因著其問答語置亭中

岸幘亭記　沈痕

建炎改元秋裒自姑蘇路海瀕冒賊道出鄞江走玉溪登令君之亭坐其傍曰岸幘竊三復

之不領以問令君令君瞿然曰夫壬餘王繆之
爲此也他日以職事行廩部農寔與從私竊若
之父老[illegible]曰吾令君始來之一年撫披活凡於
版瘞所凡事之髖髀器之苦麻禾之蟲壓芋之
敗家盟之子弟歲時不識俎豆既一二如渠
獲乃慨然傷茲亭之將圯因其舊而加撑柱以
就塗塈有簿公者曳杖踵門而訊曰昔卞延之
不受令長之裁嘗勝憤投地曰我所以屈爲

正此耳令吾觀令君行古之道攻等以吾以任文
以武幸不見罵於官長擯斥於將郵而瘦焉一
芻奴僕一食鼻間栩栩然用心獨奇何詩云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請因其亭以岸幘榜之蓋不
侈也震聞之而歎曰夫物之廢興固自有定雖
造物者不能加意今茲亭之就圯而復新會令
君岸幘其上又有賢佐吏爲之贊助是可書也
令令君法當滿秩將奪邑人之意以去後之登

斯亭者嘗試矯首而望西有華頂之流素可以
濯南有王溪之潭旱可以澤青疇白疇下蘇芳
東溟赤柱鴈蒼西矗手桐柏攬形勢之吐吞欲
前人之遺策庶幾尋嘉木之傳以無忘角弓之
詩也令君爲魏貴盖平江人云

梁源蟠松亭記　王藻

於古有挺特負材離群獨立傀然而傲世者余
得而聞矣今乃得寀之莫能彷彿則於梁源之

松知敬愛焉梁源於寧海爲會山由邑西趨三
舍而近其原或得遺爵瓷者相傳蕭梁宣帝昔
所避地山由以名也其山峭然秀發爲崗巘峯丁
爲精廬擬唐武德歲旁挾徑連抱蒼崗松此其
一也千徑以達與皆爲勝覽而是松其左焉去
松數步爲驛道轍轂蹤蹤日相摸摩而開山之
高而弗克窮者惟近則於松無不即焉頭必充
然以爲盤璞詭之觀問其得莫適與余會令君

桐盧玉方公[illegible]其亭為亭[illegible]標樣[illegible]以其
顏[illegible]余[illegible]遊居也[illegible]余記之[illegible]帶輝[illegible]
以[illegible]則余松以繼亭[illegible]松名也余毅然曰
此余風流[illegible]乎松而[illegible]者又[illegible]為言夫尚
直不撓也[illegible]則不以室植[illegible]之異矣[illegible]
落[illegible]空[illegible]顏次鱗[illegible]之[illegible]看折而不[illegible]
其直伏[illegible]焉不奪其操低回[illegible]
雲披[illegible]似亘畝陌扶與矯折[illegible]

遠[illegible]乎[illegible]也[illegible]大鋒[illegible]
高者不以未乎[illegible]之[illegible]求之[illegible]形
若[illegible]兼矣苟[illegible]而不[illegible]乎近
觀究[illegible]材而適遠乎世用有勵志操者[illegible]
而[illegible]而拜之於[illegible]何有哉惟斯　邑三簿
鴻[illegible]則山之原剡歷天台
來者益至此則[illegible]若遂不進伏為夷壤崗
巒叢茸繚如掩抱回溪沄沄萬折乃東路其勢

宕而深氣雄而廓斯松是鍾而豈徒哉惟天之
和惟地之英山川炳靈物盈其間各有得焉惟
萃其美者則必抗焉自異而天地山川之相為
無窮者其發越則未始既也使是松得獨當奇
則余懼焉孰於是而得大觀者風雲月露不足
尚也他時雷電晦冥有抱膝謳吟踞坐而捫蝨
相與問松斯亭者毋詰其所從來姑以斯名余
語訪焉將有異聞不可以不告也公名樾烈字

仲勲由學者擢高第綜理淵通賢令君也聿[illegible]
小必勇以集大者將第舉是亭非以夸也力其
事者山之僧法雨云

赤城集卷之十一

霞起堂記　　李衮

雙巖堂跨兩崖之間獨得地勝其下面層廣不尋丈擁蔽心目不快人意予因闢之層之外雜壤所隣乃壑乃夷得舊址焉撤廢亭於射圃移植其上榜曰凝思取孫興公賦所謂凝思幽巖者也亭之前有敗屋數椽東面西上榱棟梲折隅與庑仄乃改創爲堂三楹南向與靜鎭堂相

植因名曰霞起繇雙巖而望靜鎭直若引繩其外繞以回廊上連參雲以爲風雨游觀之備是植美竹以經緯之於是堂成而勝益奇前所未睹披豁呈露天若開而明地若廣而敞景物若增益而富晨烟夕霏萬化千變近峯遠嶺閃見層出皆可不出簷廡而盡得之噫是亦足以廣心志蕩塵垢而非苟以爲娛也惟此邦靈仙所宅昔號勝處自經大旱遂成陋邦而山川之秀

不異今昔或謂予當旱乏之際顧爲此不急之務然取材於舊課工於卒不市一木不役一民而使隘者敞窒者通敝者新則亦何害於政哉第廢材不足以支久尚能十稔若其葺而易之以俟後之君子始役於淳熙三年正月己未成於二月壬午

御愛堂記　　李衮

過靜鎭堂之左少南爲方池並池而南墻壁障

礙敗屋傾欹公廚以積饔醴問諸故老曰此昔之燕豫堂也池舊有橋橫從層度其上爲芷堂今皆燬撤後人因基築臺以望月其下枕池爲小閣名曰清平臺庳且隘不快登覽入亦罕至亦漸頹圮予既徙晝於參雲亭之後榜曰臨峯以望北山平夷舊基更作堂曰樂山以望西山之秀而池光山色且蔽於閣而不得見也迺徙閣於池之南因燕豫堂之基別爲堂曰御愛取

節用愛人之義旁爲挾廊而上與樂山堂通池之北石崖盤踞土壤所壅疏剔理脈發露呈顯如枕屏障如覆囷廩如蘧篨之背負土而出西望連岡疊嶂間則隱顯如擁鬟髻如展旌旆如風檣陣馬排闥而入其南則怡懌一峯角立朋秀若偉丈夫冠劍而坐嬰城亭亭形插天半於是仰山俯池遠樹近石環列先後若相拱揖煙消日出層樓飛閣浮靂跨空如展圖畫而可達

萊之雲氣也夫昔人經始莫不相山川之宜度面勢之便其所建立如紀綱法度井井然秩有條理一定而不可易後人見其敝而不能復也遂出己意變更之易其東則西廢撤其左而右病遂使昔之勝槩日就堙沒今予非能有所增創也大抵舉改前規無廢後觀便覺天宇開朗巘巒增秀林木水鳥皆有喜色而後知昔人之規模可因而不可變也爰刻諸石以識顛末尚

歲來者嗣葺焉始欲跨池為橋仍其舊池上有老梅惜不忍伐遂不復作

思愛庵記

陳耆卿

思愛庵在北山滕侯廟左十步台之人感懷侯德故立廟踰瀕復庵其旁者侯德無窮而感且懷之者靡不已也侯以郡下大曹抗海內鉅寇皆其守台錄及文公記中世已傳故弗著聞嘗論自古有寇未至而恐皆是也至上寇至不恐

急則適又其上寇至不恐急不適繼以死豈不難哉侯則不繼以死繼以生侯生而一城之老稚皆得生百餘年間涵孕字育婆娑嬉遊以織以耕以仕以學不知者自謂太平幸民坦腹卧而知者流涕也知則思思之而不得見則願見其家人如侯在廼命侯孫仲宜迎趙夫人於陽武夫人廢居侯廟食官斥廢田若頃俾仲宜主祠事仲宜死子聡主之田歲凶奮且日叱泣曰

若是則非台人之所以命我也爲秋中執乃以
田之入供脩葺先祠後庵記功徵記於予予惟
侯矢與血誠捍禦艱險如飲食功成而孫嘗
濃薄不計葛與廟亦無足道哉台人念忠昭知
孝故眷眷於庵與廟得不廢雖然庵與廟台人
責也而猶以累取昭蔬水菫𦷖給又藉之於侯
石將奈何愛根之護枝纏自今庵與廟地當修
田不足當附益予以田之遺而後責以庵與祠

之勞庵當益不廢侯死不可作使侯世世主侯
祠不絕即所謂感懷侯德不已者也予記襄宗
陪廟祭尊簠簋橫陳簫鼓振木末祭罷胙飲庵中
而嘗恨庵小不足容也今既新是庵春祈秋報
喜動顏色大夫士將雲闘霧塞醵酒胾肉以永
歌侯之德之賜夫必念其爲台人之責而毋以
累昭其殆庶幾乎

重建青青堂記

吴子良

趙君幾道既新録事廳之西軒更名與清廟其
前青青堂舊璪以竹竹廢堂復毀清廟安在於
是併新堂重植竹語余曰堂以竹名而吾與猷
事翠色籠烟靄詎能滌簿書之垢氛雅韻含宮
商詎能掩叫號之慘戚雖獨清於竹亦雜於
獄爲民司命歛戚頌劉壽幽闇得哉雖然神勞
斯昏力疲斯倦少舒吾神少休吾力昏可醒倦
可蘇斯堂斯竹倘無助乎而況夫衛武公之詩

白樂天之記吾左右揭而朝夕觀焉非特吾助
又吾師也嗟乎世稱王子猷嗜竹以之障鄙
寄幽賞止耳亦嘗聞君之言乎夫澄心所以應
事乃欲無事以爲高而置心於事之表觀物所
以會理乃徒玩物以爲適而寄理於物之上是
皆當時風味子猷未能免也令君先堂之陋以
竹伐範弁吏退淨几焚香環古書金石刻悠然
孤詠語懸明水閣弄絲桐送飛鴻雲外其孰能

猶君而言乃爾蓋澄事之源觀理之寓竹匪獨清而獄匪難清矣然則其剖判明其轉旋敏其磨鍊襞未足盡君而君當有賢於此者庶幾異日君子既去居是堂者對竹如對君哉

與淸堂記

陳塤

台州錄事聽右偏舊有挹翠堂與靑靑堂對牖破楹欹不任風雨趙君汝回以東嘉奇勝士作郡綱紀政用詩書千里欣賴退公怡暇念無以

寄幽遐王性情乃度乃營葺而新之更曰與淸疏窓短墻豁四目延朝爽向之欝堙湫隘者皆澡沐精煥爲吟都理窟矣國人朋友咸宜焉余子從鴈蕩來榻于堂隅以分此淸時花欲發年壺觴方稠客訊主人以與淸之旨主人曰心與瀑泉淸權文公送崔錄事語也客曰美哉然觀宇宙間春秋冬夏陰陽慘舒之運神氣風霆流物露生之形視聽言動日用變化之神非天下至淸孰能與於此今吾與子譚於斯息於斯琴且詠於斯笑語經秋風月在襟梅竹交陰西山入檻而愉然而寂然人歟我歟內歟外歟依於事物果欲求吾與也儻安汨爾初充鏡厥靈殆將皜皜融融八荒洞明吾且不知孰爲淸又烏知孰吾與乎主人曰旨哉取琴而歌作與淸操

州學沂詠堂記

包恢

台爲郡負龍顧山起伏逶迤形猶龍也東有湖

橫縮平廣與白龍潭相表裏其龍之所遊乎湖中皆蓮萬幅如錦紅綠成章光影煥爛香氣不斷隨風四達方三伏中忘其有暑赤城景物之尤屢也予遊于觀延以亭榭濟以舟梁燕以綠斷引以流觴當其盛時衆美畢張蓋湖本隸於郡而景物則與郡人共之其來久矣今郡侯寺丞趙公來已踰年獨勤勞郡政無遐曰此太守燕遊之所而嘗暫有車馬馳驅之迹徒一日因

渴客便而過之曰蹶而嘆曰以異物與郡人共
之此不可收湖隸於郡獨不可收所隸乎况爲
泮湖者麗澤兌也朋友講習之象且有運可乘
與采芹藻者同方盍以隸之泮宮乎慨念泮宮
重建於康熙壬寅今再易星紀一壬寅是久已
壞壞必修而泮田有限滌以水旱廢累且不繼
修之費奚所資昔宮之修藉倅公能也今吾非
倅公宜不能亦寧不爲一動心乎顧如湖蓮者
自根而葉自華而實葉可愛根實可食或售之
豈無微利可補郡用郡用雖方窘不給而泮宮
壞不修尤爲師者之責故湖入郡寧入泮以爲
修宮費湖利有常入則泮宮可常修而學業可
常久所謂麗澤講習之說殆將無時而窮湖之
利有關泮之義大矣今使郡博士主之而擇士
之賢者相與經紀之此侯之盛心也泮士德之
思欲希唐人即官湖之遺意以傳不朽乃因湖

心舊堂先修而新之易名曰泮水非獨寓所以
歌詠郡侯之德而抑覬以遠追胄監之風學正
學錄直學率多士詣予請記其說以予忝郡丞
又與侯寓居同里素知侯心者不容以不文辭
乃爲發侯之心以復之曰觀水有術於湖何觀
水不測蛟龍生淵淵淵浩浩其淵其天湖之深廣
如之誠之至者當之故曰有淵源不舍不已而
不息之誠至矣曰湖云乎哉其下而稱生汚泥
中凝脆弱易汚者乃反中虛外直而色純白
其操同氷雪若此眞君子底物也不易者上而花
發烈日中凝嬌淨而凌齊若乃見氣淸容正而
色純固其艶撤炎火若淵淵然其盛威武不屈者
其特立獨行曰蓮花云乎哉此物皆備我非反身
而求決不可將修泮宮其容何治宮墻數仞誰
眞見宗廟百官之美且留其因修泮而師益明
修道之教弟子益勵修身之學以求入門而升

堂升堂而入室或者可至夫子之宫若徒以泮
湖必有蓮而泮以化蓮亦有紛華炫耀之態若
惟欲由泮宮以得之化榮耀其身則亦卑矣況堂
以泝詠名則志不在是而泝詠之實又非訓詁
議論之學所能與知者曾點知之不則雖如三
子各欲以所長自見猶非夫子之所與觀蓮湖
上乘風堂中要必有妙契於此如先儒吟弄以
歸有吾與點也之意若泮士從事以學久郡博

士楊君煦又其傳自成公呂氏甚習今其師友
間必講之熟而行之著此侯所望於學者之心
也侯為台先前照後而加惠泮宮尤厚如房廊
收稅有羨餘侯自補之與錢分發屬版曹侯中
行之塗田已給僧或妄據侯盡舉頃畝以歸之
凡養士之需與今捐湖修泮之事皆例為永久
之利是真可屢書不一者予也姑為述其本末
大槩庶幾後來者有攷知相繼維持俾勿壞云

侯名與才以字應居盱江之南豐

静治堂記　　樓鑰

丁君大榮宰天台以書來言闢縣治之左為静
治堂請書其扁且求記焉君視予為父行為書
其扁且勉之曰侯君政有静治之實當為記之
踰年政成而邑人誦之者衆蓋邑當往来孔道
夫力之須最為擾民農人失業幾不聊生君首
欲能去人以為難能而持之益堅力請于郡率

一縣之民已按堵大率御吏以嚴撫民以寛催科
不事追擾使人樂輸禁戢彊狡以絶鬭爭尤敏
於聽訟前此投牒至以千計今則十損七八矣
變劉邑為道院以其餘力為邑人深長之思作
助濟倉儲粟三千五百斛以待饑歲以平糴價
又作續倉食歲收百斛率三歲則以助士子之
與計偕赴廷對及游上庠者於是上下説和坐
以無事真可以静治矣予嘗倅赤城知天台之

難治日不暇給而君能如此乃為之記使邑人刻之且益勉其善始以終焉君實今司農少卿公之次子少卿以才選表兼領行都彈壓之寄君盛年試治行卓然能世其家遠業未可量也

雙清堂記　　王銍

錢塘錢厚之字德載罷邑暨陽築室天台山大隱峰下芟刈蓬蒿列植松檜室宇華緻宜冬而協夏凡前日造化所秘一朝自我而得還與超

然景與意會取杜少陵詩心跡雙清之句以名其堂且圖携以相示求文記其成僕嘗遊走四方考驗風聲氣俗以閱天下之理凡名山大川非綿亘數百里不能遍盡者磅礴委蛇以舒發天地之勝氣也自度浙江觀會稽群山與天台相連屬如翼張角立其隱秀巘媚峰巒森列高與天隣謂之四萬八千丈特其衆耳地據數州下際滄海與蓬萊瀛洲方壺圓嶠俱謂之海上

仙山而天台特其在人間者匪特雄冠東南而已自會稽而南所見猶未也接剡縣千巖萬壑經沃洲過金庭然後歷天姥之岑以窺赤城華頂嶠崪雄張千呈萬露愈遠而愈無盡其烟雲吐吞光景變滅俯掐滄溟勢接混茫湧日浴月金波萬里海天雲霽瑤臺銀闕其聰明風雨晨夕萬狀與夫晴嵐曖翠浮動出沒隱見於汗漫空無之際者盡非世境嘗見也宜乎異人神藥

世多遇者僊聖應真飛騰示現變化往來近在耳目與天宮化城無異也今德載卜築占天台勝處或遠或近以環吾居者桐栢遺祠王子晉賓天列僊曹之所也華頂天闕則上帝以賜司馬子微也招手之巖與五道場則智者之所立教也赤城霞標則孫興公所賦也神錢飛井葛玄所羽化也寒巖國清至人嘗寓跡也石橋方廣大士所隱也世傳劉晨阮肇飛昇度世僊〻

不歸洞口猶在政與是堂相峙凡聖賢應世與天壤瓌奇詭異之跡可喜可愕者不下几席一指顧盡得之非天下偉觀乎蓋是心旣靜則外景靡非至樂况山川之足娛心乎昔人謂山水有清輝及其請奇者信乎其能移人意也雖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尤未嘗必隱也進則在朝潛則在野我何容心乎因其所寓而已彼採藥名山全家深隱遊五嶽終身不反者猶有所偏

也非聖賢常道也自兵燹以來四方遊山樓水宿不常厥居者亦衆矣德載捨衆人必爭擇義而動得天下佳山水地以供吾之樂不以跡混其心不以外忌其内有軼於心跡雙清之語矣是皆可以書云德載鄭國忠愍王之孫世載令德爲搢紳欽豔其問學瀟博行義飭修而政事彊明所蒞有聲百廢俱起猶發硎之刃衡斗之婌正茫寒色鋒鍔不可少犯有所施設必爲枝泆將見羽儀天朝進而顯用矣乃以山林譬[illegible]隱顯一致非取彼貴之理極德載高致僕言不歟故記之德載以爲知言故刻之

安州驛記　權錀

淳熙五年予自勅局出倅冊丘明年以檄之柯山始經由從居往來皆宿于栝蒼洞天在縣境也是時稱過使客之具甚備雖以別館之故然棟宇整肅內外如一距今纔二十許年里人林

君岳爲縣一日安洲驛成求記問之即栝蒼驛也且言中間驛嘗隤廢陊不暇葺併以故基斥賣於民物之廢興誠有之顧邑雖小何至於是其直又不過十萬錢始至即聞之快然以爲不滿特未遑爾視事以來檢柅蠹敝疏剔利源量入爲出寬以就緒夫始加賦而償預借之逋四千五百餘緡於是首飭社壇修邑庠建樞密直學士古靈陳先生祠堂復以舊直取驛基而爲

營繕之討邑士林崧公心而有幹才一以委之
吏不得與以嘉泰二年二月己亥始爲黌門以
及聽宇兩廡正堂以次俱辦凡爲屋三十楹足
爲大賓客憩節之地經理其下必欲器用庖湢
井井一新使來者如歸焉不敢以一毫煩民也
余曰是可書也已君實紹興吏部侍郎之曾孫
而君之父方以才業爲時用範薦湖廣以振職
遷司農少卿進用未艾也君嘗再薦于漕臺吏

選試邑能嚴己如此謂非家傳可乎縣有蒼嶺
甚峻由此以過縉雲客之去者先得安息樂處
於此以陟險來者脫險阻而息肩焉是賜之澤
有窮乎安洲亦境之近山有高嶺觀頂其名古
迹栝蒼既爲鄰郡之名故更以安洲名之云

陳氏本價莊記　杜範

余自少聞同邑里陳君尚頤樂施志已爲人築
河隄甃江滸凋年食餓乃春掩骼皆爲人所難

者而本價莊之立爲尤偉蓋吾邑土瘠人稠濱海
田作斥鹵歲入鮮少積粟者且數濵之他境豐
年猶斬自給比少不登輒以艱食告君名田甲
于縣惻然曰古人言千斛在市市價自平吾今
廥吾粟已足若但規商賈之利而坐視人殍死
可乎乃會其家所入除供公上給膚祭外羸斛
幾萬計當粒米狼戾則並寫藏絕商敗一遇艱
糴則傾囷以升斗糶擇減市直之非環邑數千

家日仰給焉於是凡廪之閉者發價之昂者抑
人不病饑矣歌于道祠于社總總也君既殁分
畀二子龜齡壽齡田各十頃爲衣食費餘悉以
備本價之需索筆書千餘言以古道訓敕子姓
至此一事則丁寧再三俾世守之噫若君於吾
邑可謂有任恤之恩矣龜齡亦善承先志方將
築囷倉厚儲蓄圖所以廣厥考之成規活人家
賴不已也既以狀來曰先君有治命龜齡不

肖翁夕拳以周旋周鄉陸兵碩予後之人不知
是莊成立之艱而求以自便其私則龜齡異日
將無以見先君于地下先生知吾先君者頗識
其事不石吾且刻先君遺訓于石之陰庸詔諸
子若孫毋敢[illegible]其龜齡一家之幸邑人之領
也嗟夫吾每見世之爲富者銖累錙取厚自封
殖視他人之饑若秦越之和視泯然不以怵諸
心非不爲後人計也已而癡子騃孫從耳目之

欲侈用無節向之所積蕩如燎毛莫敢僻之者
何哉富者怨之府而欲專之其禍宜至是令君
家厚施而不求報又曲思爲垂遠之謀爲善者
有後吾見君之子孫蕃衍盛大而是莊可以久
存矣又奚假余言爲重雖然予而欲徵余言豈
徒爲爾子孫勸哉近而鄉鄰遠而郡邑必有聞
風而傚傚者則君之流澤無窮而余之言庶有
助焉耳故不敢以陋於文爲辭焉名容字盍之

龜齡字與智勤學尚質或者其呂陳氏乎初君
歲出緡錢千收粟於秋而以本價發糶于春遂
以名其莊今模畫雖非疇昔而名尚仍其舊焉

台州謝子暢義田續記　趙善

上蔡謝敷經子暢乾道癸巳爲信州永豐尉參
議公就養爲守時寓居縣之祖印寺以予之祖
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暢之伯祖母乃景迂晁
公之女講通家之好進拜參議公于堂退從子

暢遊相好也淳熙甲午方有鄰鄭也鄭也猶未
生參議公與子暢先後即世後四十八年鄭埼
於衢之章巔陳氏過予於章泉又四年鄭起臨
江教授亦來過予講舊好也子暢爲趙忠定公
所知忠定在政路時以其貧始畀祠帖未及進
用忠定既南遷以沒子暢亦逌然無復仕宦意
猶以素貧口衆不忍離異始則取諸平江之田
以給之以子暢娶葛房[illegible]可足食又[illegible]

非可經久乃得斥鹵於棄地之餘築堤捍潮建斗門餞雨潦以為田疇又買官山於田之東以葬族之無歸者其費錢五千緡皆罄竭所齎又鑿平江之田以充之而田屢遭風潮衝突勞費甚矣未幾病沒鄞也鄞也雖在稚齒懍懍乎先志之廢稍長更事悉力經營乃復其舊書來謂吾父勤苦終身以為茲舉雖白為記猶未盡以予與子暢同生於紹興癸亥而尚存且親好又甚篤屬予記之吁凡今之衣食於此田者不可以為當得而易之當念其昔者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皆以為當得而易之則皆曰經始之難與今日扶持之尤難之美意悉減矣使世無鬼神則已儻有之其能終相我而享之乎此為諄諄以為當得而易之者之戒且俾今日扶持之尤難者不敢怠其力

赤城集卷之十二終

赤城集卷之十三

延慶院免科折記　陳耆卿

戲龍山在靈江西十里上有澄潭其旁鉅木槎牙拏雲擁日土人謂龍掛其末蜿蜒若戲狀故號戲龍然其潔且嚴不可褻近慢者斧斤及木溪輒改流其靈怪若此而能赴誠如響吐慈若幼往往賁舉未隆傾盆以集大畧見宋進士夏文莊碑然則其靈怪宜若此哉雖然龍固靈物也必有人之靈而後可語龍之靈靈雖有殊而靈於為民則一爾延慶院址山下職潭事供郡邑凡禱之百須其釐與勞得非欲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者哉然則非為民而然哉先是香積法安以龍故得免科折此院獨否太守邢俊近曰不可使我有二三於釋氏迺亟免焉然則侯為誰亦為民爾夫能龍以捐薄少之賦織損也依龍以治衆多之命鉅益也故他寺觀不得免

惟三剎得免焉豈私之蓋公之爾嗟夫世謂緇流不耕而食徒蠹民甚不知其徒逐上下佐人之靈以致龍之靈也使旱魃逝而雨師降也豈年而多黍多稌也是雖不耕而食能使吾民耕而食也果蠹民乎哉予覩孟圭僧宿練精勇嘗院之沐傳假而欲以著不忘也刋州移于石而請予爲之辭

州治浚河記

姜容

嘉定甲申台有浚河之役是役也自慶曆一見乾道再見今方三見也台城山阻江處嶮集數萬家迫隘洪鬱於其間爲河以道滯澮使人脫沮洳宅亢爽風氣宣泄疾厲不生蓋非一日矣按舊志河舊通舟注之江唐許渾陪鄭使君汎舟詩可覆也後淤塞舟不能通值潮溢輙逆城於是慶曆丙戌守元章簡公絳始鑿復其舊而是役一見焉久之注江之衝堙爲平陸則白塔源北山越郡治平橋至括蒼門匯而之東遂分道爲斗門以出河非其舊舟不復通矣而閼塞又甚於是乾道己丑守向侯沟悉力浚治之而是役再見焉河之舊雖難復而閼塞者沛如矣未幾癸巳大河蔽於尾礫以迄于今非惟閼塞而貪侵冒蝕上廬旁墊河幾廢矣雨俄頃瀦潦浸道甚或破扉齧屋春夏濕蒸疾癘以滋於是今守王侯㨗慮之而是役三見焉始季秋迄仲

冬命一戶曹惠孔時總其要諭民治溝溜使各達于河儆夫具畚臿使葦河之淤土續斷潰引別派深廣各倍於初因民所利不擾而辦河以丈計總千五百六十有八而內歸民之侵蝕者什三夫以工計總萬三千九百有一而內參以壯城者什二錢以貫計米以碩計總千五百七十有奇而外饋勞之費什一河之舊雖已難復而平瀾衍流環映庭戶易沮洳爲亢爽無雨潦

疾癘之憂晏然如己丑時矣嗟乎郭內之河昔
之同便者也通舟注江尤便者也尤便者旣以
難復而併與同便者幾廢由慶曆而下百八十
年而是役始三見特邪人邪余求其故昔之通
舟注江城袤而民稀也慶曆復舊城與民未改
也至乾道城旣縮入而居民多故復之難今愈
多故愈難愈難故其尤便者幾廢俗無長慮眡河
洫不急遂使同便者又幾廢侯能深念獨決遠

慕元公之志近追向侯之蹟幾廢者得不廢焉
然則天下事亦係諸其人而已耳百八十年而
能浚河者纔三人今而後其獨無人乎夫河不
必幾廢而後治人豈必百年而後逢也河自是
可無廢則邦人感侯德與河爲無窮

修東湖記　　王廉清

天台爲郡負山帶江地形峻巘草木翳薈人烟
繁夥萬室鱗比隨山高下無平川大陸以瀦水

怒每陰雨霖霪則水泉瀑薄澗輸谿委奔流奔
走自高而下如建瓴於高屋之上閭里之民咸
懔決溢之懼厥初經營智者相攸鑿湖于城東
當衆山賓匯之要以受百水即城徑庭爲瀆以
疏之湖高而江低並湖爲斗門泄水以注之江
旱則瀦畜以待灌溉之須民用奠居無復水患
歲月旣久畔岸拔施易土石傾圮啓塞無時蓋自
皇祐熙寧以迄于今屢作屢廢至是極矣每大

風雨至闤闠寖有蕩沃之虞水無所歸不循其
流理則然也乾道五年冬秘閣河內向公以淮
南運帥移守是邦始是見民吏具宣天子德意
問民所疾苦舊聞此湖湮廢弗除即躬至其所
環眡利病攷卜協日興工以役公以浙東路兵
馬都監開封俞紳才幹有餘敏於集事即檄以
董之臨海令會稽陳居安方以民功薦聞興利
除害實惟其職公乃覈舊迹披故道昔之沮礫

於積者今疏鑿之昔之侵漁蔽虧者今釐理之浚城中之水溝湖城闉之斗門覆以亭屋以引左右之水以進懷義橋之南北又即湖東故城之址舊斗門築三閘以通西江總爲斗門者六爲亭者一凡湖其南方東西十六丈五尺其北方東西六十五丈五尺南北通袤三百二十丈計其廣輪二百十三畝有奇其深七尺興工於六年二月之丙戌工訖於三月之壬戌凡用功八千九百有奇[illegible]崇崇清波綿綿夏屋渠渠坊址壁壓不勞於民不擾於市宏壯深廣煥然一新烏乎偉哉厥功告成郡僚邦人咸願刻石紀績屬僕以文乃爲之記曰惟昔水利取備於周官溝洫澮川遂人掌之蓄水止水均水舍水馮水詳于稻人在漢召信臣杜詩號爲循吏之冠其功始於鑿六石門晉杜元凱儒者之宗請二千石修理堰谷以積其水原其用心豈專爲

杭栫浚灌之計哉惟公夙以風力知著爲世吏師凡所臨郡國興滯補弊壞奸鋤之機塌險徙之訟施惠於斯民以廣我國家之盛德是役也披蓁又荒窮源探本發明前人之績推尋百里堙汨之弊啓作峻事之[illegible]足觀無一弗盡以爲邦人永永無窮之利用心亦可謂闕矣公令行且歸闕左右帝旁推此心以利天下顧豈久留於郡哉凡此父兄戴公之賜自今其謹儲泄之節相瞱瀹之宜疏道以時流汙無壅甘棠峴首之思俾永勿壞尚千百年公之惠澤其有既乎

黃巖浚河記　王居安

古人治田必先治水水有常利故田有常豐禹曰浚畎澮距川孔子曰禹盡力乎溝洫凡此皆治水以治田也周人治野之法夫閒有遂以達溝由溝而洫由洫而澮以達于萬夫之川自賡

尺深尺而於畎倍為遂又倍之而為溝洫之
於澮則廣二尋深二仞是畎澮之間治水有常
制也甸方八里以出田稅旁加一里以治洫積
而至於四縣為都方八十里以出田稅旁加十
里以治澮是百里之間治水有常人也若是則
水烏得而不利田烏得而不豐今居田者唯恐
其不廣不暇為溝洫之地耿民者惟恐其不多
不復弛溝洫之稅是宜與古異也黃巖為邑爲

田可百萬畝而水鄉之田寔居其半其地負山
瀕海山多則水流易漲海近則水澤易減言水
利者有浚河置閘二事而已而二事又復不容
昔之為閘者處未及河也紹興以前初未有閘
大率為埭以堰水頗為高田之利而下田病之
水潦大至下鄉之民十百為群挾梃持斧以破
埭遂有鬬爭殺傷之事鄉人於是始議建閘酌
高下以謹啓閉解仇怨以全鄉井此意甚美然

諸閘既立閘時常少閉時常多潮水一石其泥
數斗朝夕淤塞寖成平陸方時巨浸閘雖啓而
流實壅於是下田之被害反谷夫閘曾不若埭
之可以破决洩水之易且速也東嘉蔡君範來
宰吾邑深究水利之源初年遂決閘外之港使
水有所泄明年遂開田間之河使水有所瀦不
特河為有功而閘亦有利矣是役也君實啓之
常平使者齊公碩為請於朝役不逾時厥功告

成君適被命通守四明屬予以記予方守東嘉
尋又有帥閫之役未暇也君移書速予記曰苟
無記後之人且因循廢閘民復病矣予謂令之
為令者以三年為任其始至也一邑之事未必
盡知及其知之也簿書詞訟委積紛還又力所
不給大抵趣辦目前數日以待去者既爾來者
亦然民瘼之不暇卹率由此也倘來者念淤塞
之易而常加疏導之功知開浚之難而常加葺

治之念則君之利吾邑者雖千祀猶一日也君
尚書文懿公季子賢而有文克世其家邑治故
有河經爛閘以深公廨歲久湮爲民居君盡復
之而民不怨皆可書也予因序河閘之本末俾
後之爲邑者庶有考於斯文

新建中津橋碑　唐仲友

郡介栝蒼天台間水源二山東南流合于城西
十五里東注于海城臨三津其中最要道出黄

巖引甌閩往來晝夜不絕招舟待濟寒暑尤病
颶風無時囂聒牟利弊舡重載命寄毫髮仲友
以淳熙庚子來守辛丑三月常平使者循行迂
于城南戊夜登舟篙工失度比曉乃汔濟因問
父老江可橋未作何故對以潮汐升降經營爲
難食夯律與瀕江之市又沮之皆中輟仲友自
念承乏牧養繼歎歲入境人草食類　朝廷勤
卹牟麥告登病少瘳矣橋大利可毋作廼分官

吏庀工徒度高下量廣深立程度
木樣置木池中節水以箭効進退之一[illegible]調然
後賦役始於四月丙辰成於九月乙亥築兩堤
于皇華亭之東甃以巨石貫以巡木載護以留
楗中爲給道兩旁爲却月形三[illegible]會以撊水勢
南堤上流爲夾木岸以受水[illegible]堤[illegible]百十有五
尋爲橋二十有五節旁翼以[illegible]以五十舟舟
置一碇橋不[illegible]岸十五尋爲[illegible]祇維以柱二十

固以楗筏隨潮與橋浮低仰[illegible]以[illegible]鐵錨爲
四鎖以固橋紐竹爲纜凡四十有二其四以維
舟其八以挾橋其四[illegible]以爲水備[illegible]二十有六以
繫筏繫鎖以石囷四[illegible]纜以石[illegible]十有一石
浮圖二纜當道者裡[illegible]爲架遷[illegible]何[illegible]亭于南岸
遷州之廢亭于北岸以祀龍王神之祠爲僧舍
及守橋巡邏之室二十有一間南僧[illegible]爲浮伽
之室凡橋[illegible]舟楫之役丑邑共之黄巖[illegible]

之領餘皆屬臨海金木土石之工二萬二千七
百用州錢九百八十萬米四百五十斛酒二百
六十石然既成因其地名之曰中津第賞官吏
有差撰梁以落之命臨海尉及監官主橋事爲
指使同視管閘擇報恩寺行各二人奉香火置
吏屬行文書番衍校主巡邏者二人守橋十
有四人皆厚其廩給又以度數名物爲冊書禁
防法守爲百六出斂財用版籍見諸端瑜公帑

數百緡可入[illegible]以備葺費命臨海簿[illegible]今董其
事所以爲橋計者粗備矣夫民可與樂成難與
慮始方議作橋羣疑中則謗議成既成則謗弭
而說繼之是皆常情耳然慮始之難未至保之
之難金石至堅久猶刓而泐況他乎故記其大
槩使後人知所勸尚或繼之且爲銘曰台江之
津憧憧往來橋之未作吾民其咨豈無智謀亦
阻浮議橋之既成其難在繼矜吾民兮惆吾勸
兮永詔厥後視斯文兮

重建中津橋記　高文虎

上即位之明年六月戊戌周君勝自大理正行
臨海郡守事既一月兵始至之兩月秋大風拔
木江海爲立潮齧崝防及鹵民田而有雨滛
害于秋稼郡之四事既弗登城東南偏有舟梁
以登濟者悉與濤浪入于海時天子抑畏勤卹
詔天下郡縣以災異求言者發粟捐緡錢委

長史阜安之而臨海居其一君既奉詔議撥貸
而川涂弗續行者盃病有言天台山谷間木之
什于風者可作舟梁而僧又樂輸乃命臨海丞
戴若水户曹趙汝達程其事而受規畫焉鑄金
維筏舟五十橋爲節二十有五祠廬徹屋撤其
頹者守傅校兵次其久湳者皆賕昔有加易欄
爲柾舟設柁楫貫木爲筏維纜以柱則又創謀
制良可衛悠遠役興于十月百三十有五日而

梁成爲錢百二十萬米百三十斛酒七十石施
于工者八千六百有奇方是時郡國從事掾民
者懼不克支君當蝕弊之日艱蹙之餘公私蓄
積可痛睃盱拱手所命群情嗸嗸獨能以仁厚
明達清訟省罰調娛全安民之和裕宣著上德
歸報于天子又能不判下下民固關知植大惠
創寓以康邺用利我台人廠屬惟克大然古者
治興梁大抵以利勝害郡爲縣五而天台僻居

限以巖嶺少漁舟泝兩谿而下者率尚留邊
比歲始謀橋之視截舟以事征則意靡在民今
所謂啓橋錢者是也夫設橋以惠民乃售錢然
後啓檢歷燭虐歲月未艾是豈善政哉誠能悉捐
其舊以盡惠台人則橋可照蓋而惠無窮已也
前十三年余及觀橋之成既不能伸其言後于
此乃及述橋之再循覩其言之聽也乃匂民謠
而詩之曰皇矣帝仁子視下民其康溺飢於以二

對天凡百郡縣無保畜之顚彼海邦禁民來儀
之適是壽飀君不遑處鬪欲奠濟無橋靡實孰
艱難聲孰盱雁食未知止畜孰以川梗梁仆于
潮舟流水礫委命寸筏篤之皁之戮力富之揖
之巽之輿而及之若時履圻式靖且安毋父子
君怙恃君惠余亦順理毋事令刑君錫津橋湜
湜流水後有閩郭前有山趾君與民遊其旂鞾
鞾君戾津橋宿掾靜樂陸有橋隋川有橋櫂二

歌以誦其旂翽翽君在津梁君卹民害君暨掾
賓敎利與憂撰工不揚民用詠載江有蕩廬有
賈有漁公在中流禁弛征除宜而邦人歸美帝
家

重修中津橋記　葉適

人情欲永逸而物廢興不常成之未幾壞已至
矣而况聯竹比板以鬪江潮日涉之厄尺量寸
度而當往來無窮之勞則安得支而久哉故台

州始作浮梁十餘年而脩者再未二十年遂大壞矣嘉定六年太守俞建以爲不可復修也議別造新橋按前郡記以橋爲重事使五縣共之其再修也取財於寧海取木於天台侯不以責縣堅木厚枋傭工如家高大重密費踰昔數倍既成遺余書曰吏治欲其無跡吏術欲其無煩天下之格言也雖然可以無跡於已不可以無跡於民可以無煩於人不可以無煩於身吾爲是州不敢一日息肆顧瞻郊垣百堵勸翼錢與券提衡必均而後通今世之至難也吾州既稱平焉穫與稱殊時穀糴復轉糶他郡所未有也吾州又稱寬焉若是者民惟恐其無跡也州道絕東南民須橋如地之載孩提之背負壞甚則墊且溺吾旦夕去此民之所煩敢不自煩乎故吾竊有記焉使知有跡之爲無跡自煩之能無煩也嗟夫侯之力勤矣不可無述然而以予所

閱於古無跡者常治無煩者常術爾不以爲異而記也今星已三周而記是橋者四百年之外千歲之内記凡幾筆橋凡幾成中律之亭碑無所容而識不暇徧矣多而不專無乃爲名之病乎侯曰不然浮屠之法有度人而籌以記者室縱廣肘三十其籌滿焉矜有以利名蜀厭其多且後必有考於此時之久近可以驗工之良苦會之出入可以較用之少多作之緩急可以知吏之賢否此有志於民者之所求也豈若峴首之爲隘也獨計一身之名而已哉予無以奪其請因併錄其辭

新建利涉橋記　葉適

嘉定四年十二月黃巖縣浮橋成林鼐叔和爲其知縣楊君圭白橋長千尺藉舟四十欄箇綽索隄其兩旁棡圖椶梘蒞三十旬斤鐵九千木石二萬五千夫工六萬餘縣東南車馬擔負所去

之塗皆達於橋西北樵採㩦挈而民之市皆趨
之爾諸公跨天台陟鴈蕩行過黃巖皆喜曰增
一橋矣蓋奔渡爭舟傾覆蹴蹈之患既免而井
屋之富壓肆煙火與橋相望不絶甚可壯也古
無而今有難矣橋於江之險又難也台州有橋
自唐守始君一縣作之抗其力如州倍難也願
予記以為君酬余病未暇也叔和又言曰橋以
木以為難衆人所知爾以既成為難君所自知

也今歲別一囷以待異日之闕尚恐不足雖然
縣糈壞七十年矣君歲田百萬初崒而步新之
更二載始得經界之落君之力雖艱而承其後
者毋失易則思思無窮而橋可恃以常存也願
著之余卧水心久往來皆村野人語不到門外
不知君材廼若是鄭大夫非異人耶舉鄭國解
落整比大效小驗具於春秋至捐一車則天下
以為笑彼溱洧之易視今之難奚百倍翅耶此之

古人於此則或有故數世之極令人所難不
足以逆古人所易而克古人所易不能為令人
所難何哉叔和之論不余備也可無為書之以
從以和兄弟游每為余言縣直北山爽氣汙勢
若江之殺雪月之勝無不在江北余間至程頭
必襄裹糧躡轎阻江而返屢矣今既橋而叔和
與邑人日或杖屨戲於北山潮生汐落隨江降
升悠然如泳漢浴沂以歌詠令君之遺德而余

已老不復有四方之事徒慨想而不能從也因
附見之亦以志余之不忘斯游爾楊君名圭字
國瑞建安人其來亦嚴監司固以材辟矣

天台臨川橋記　陳騤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館一銅章以刑
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
十月甲戌新作亭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
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峯雙澗北匯而至盤山稍

盡傳流[illegible]秀[illegible]波[illegible]焉如轟[illegible]
隄亭序[illegible]時焉[illegible]濡纓[illegible]
聯約以度歲行歲把編[illegible]苦其役行[illegible]
後尉李琮[illegible]是橋之役作百十[illegible]以[illegible]
衝溢[illegible]者[illegible]難之迨公之來嘆
曰大害也[illegible]我手大抵鈍於土功者利在[illegible]
成以要[illegible]爲遠計令我則乃會費[illegible]
錢[illegible]爲邑先源源而應數則[illegible]

即故址拓之然後再之奠之然後營之[illegible]者墍
者陶者瓦者梩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
曰有稽事者與手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礎
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爲梁橫之妥如也[illegible]以圬
石欲其埤也甓以塗壁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
其修之㬥㬥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行行然
尺二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廼爲
廼飭廼廼敞廼奐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可以

遠眺望卓哉奚乎疑混物初[illegible]此址鐵非人
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illegible]率僚友會
嵇陸君漑金華陳君恕永嘉[illegible]君康時池書虞
鄉觀焉公曰吾與諸君[illegible]於斯僉曰大[illegible]之
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illegible]之耆老于時咸在
翁然告曰願即以臨川名表[illegible]功也詩既獲遂
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illegible]以霄漢垂蝃
蝀疑若有神施磨礲鞏然不動嶄華崧環聽山

愜凝翠空俯覩貉紋纖微風夜半横浮流鼇中
朝来摇應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
緊誰功兢將大年壽我公碩與此橋俱無窮

赤城集卷之十三終

桐山石橋記

羅適

距縣東北隅半舍之近有聚落焉曰桐山而一谿經其中谿亦因山而名按圖誌詰諸父老而皆莫究其所稱謂之由每以霖雨暴澍諸壑奔會則是谿漱齧堤址淊淊不可禦昔爲梁以木濟諸行者曾無期月之固由是往来之人皆病其涉邑姓有應氏名宗貴者實良民也其先京洛人錢氏伯國始居于此亦有承制而爲校書郎者宗貴視昔橋之不能固而人病其涉也遂一日集其族人與一鄉之強有力者議之曰橋之爲患也如是吾屬餘金穀矣將焉爲哉苟能置石而易之其利不亦愽乎諸君勗之於是各捐鏹以給其用召一釋子普寧以督其役不踰月而橋成凡植柱二十有五鋪板二十爲錢總五十萬一邑之老幼四方之商旅有過而觀者

莫不喜嘆之噫東皐野人世以衆力穡而已非有文史之教也非有法令之驅也其守鏹嗇粟以遺其子孫也宜矣而能捐有餘之貲與無窮之利以起千萬人之喜嘆者不其韙哉使之推大是心能擇子弟舉親戚教之以儒術已而成粹美之器中黨能之選俾德澤仁術有所沾潤其爲利也豈止若此而已哉彼之喜嘆者又豈止千萬人哉邑之士民羅適嘉其存心也爲之序其本末而書其同議者之名氏則附于碑陰焉

重修桐山橋記

唐仲友

淳熙辛丑冬余守天台既作浮梁有自四明来者曰水無大小苟無阻只尺千里寧海塗有二澗橋廢病涉能復之乎余以救荒辭越明年邑民張濬以狀請曰邑有桐山道士二橋將廢之當得官爲之主余喜問曰客告我久病[illegible]

慨然當之此富人之美事𨿽不作輟予對曰某
非富室獨好周急食餞施棺頗惠尚狹今挍老
若二橋役頭畢矣余察其貌端而柔言寡以慇
以表裏相副意能成事者爲出公錢十五萬㩳
募助役未幾余解去越三載持邑符與吾里僧
良又書來曰自經始連歲歛竭力成桐山一橋
曩許爲某記敢以請且言橋故以木不支朞月
嘉祐中邑人應宗貴與其族更以石鄉貢進士

羅公適記之繼亦圮壞其相水勢不可與爭架
木爲飛橋如兵書所謂天潢者三節兩重長七
尋有六尺覆以板甓甃其上翼以石欄岸高尋
有七尺疊石各廣九尋總公用費千緡郡邑錢
合十八萬民錢三十二萬餘皆某力始於十年
孟冬成於明年季春某志其二幸一成余歎曰
吾去郡意橋難就彼以家當郡邑豪民之力以
續于成可謂仁且勇矣古人有言以功濟人者

報以壽茲橋獨非濟人者乎徒出力猶當曰功
況費財彼惴惴以老爲憂天獨無報乎汝年未
也吾聞戰勇氣一作再衰唯仁者之氣異於是
利及於人中喜之氣自倍桐山之利博矣吾猶
以初鈞望汝則吾言於傳遠猶信對曰謹受教
因書以授之橋側有大松奇蹇如龍行者游息
亦道塗之勝當與橋相爲久者

南塘記　胡融

有宋南渡之明年吾大父自峽谿翦棘荊蓬藋
始居此斗指兩辰越今二十有四閏矣蓋吾邑
之山發源自鳥石隆隆隱隱東行三四里始折
旋而南故凡邑之公廨與民之屋廬皆在奥壇
環邑內外爲陂池爲沼沚者蓋寡也胡子之居
適當卧龍之脇其地形稍正其土之支脈稍分
其坳塹處稍有泉升高而望其呟陁之形或如
瓜蔓如傳而如釵之折股度其勢可遏可截可

谿可濟顧吾力未能也丁未之秋始群役人舉境而築之不踰月而堤成一夕大雷雨里巷之水爭相灌注詰朝門牆之外高下皆水揚瀾起波涯爲藪澤氣象如在明越苕霅間也一年而荷生二年而魚肥三年而柳成四年而漚鳥馴五年而堤上之竹秀既而游者來漁者入旅者至汲者集胡子與客常沿堤而行折荷弄流渺然起江海之想夫一水之縱廣不能十數丈視

三江五湖財一帶爾而胡子侈然自大詎不陋哉蓋天下之理巨細廣狹皆生乎人之心達乎此者闔闢近在於蓬室一闔雖小而八方存焉事固未易以形論也苟不以形論則洞庭彭蠡不翅乎罍孔而蚋翼蚊睫亦可以覩嵩華矣今吾之水兩涘渚涯之間雖可以辨牛馬烏知其不如扶桑之東渤海之尾彼又烏知其一滴一夕不可以浴日月而涵魚龍也胡子方將築亭其上投憤解綬以洗去其平生功名之念具漁車舴艋笭箵罩罟以窮煙波之樂願從吾游者當艤舟以待之

縣學新泉記　李知微

土之有泉如人之有血脉自非磽确斥鹵不毛之地則凡都居邑宅雖百人之聚亦未有不依泉而立者甚至權其輕重以驗其氣之粹駁俗之薄厚好事者或又從而品其味之高下以別

之廬山之簾泉惠山之深源至舁擔走萬里相餉其爲世所重蓋如此寧川海邦也巖嵒窊澥鹹氣所鍾宜不知以泉爲貴迺歲甲寅有泉溢于縣學講堂之左不假疏濬自然清甘凡學之用汲盥濯以烹以飪取給而有餘識者以爲是學校之祥焉世方隆儒重道闢館以延英俊則論秀當自茲始其謂之祥也固宜然解散久數十載之餘收拾一二年之頃累功未深美益

易戲則陰相默祐俾之拃久而不替者匪兹㝵
孰聚之廼歌曰挹泉之清兮濯我煩襟雋永兮
旨兮憩息書林自今而往兮無有斁心再歌曰
人真監於流水而監於止水積善於躬兮其翹
在此自令兮欽于世世歌闋而去

放生池碑　張端

恭惟主上臨御以來稽閲求擬端爲二宮家璧
憫生靈塗炭念祖宗以仁孝治天下廼鄭度董

戢干戈同盟鄰壤講以通和二宮而息生靈之
禍十有六年秋皇華萬旋㦲爲太平是後遣
廣使偃兵淵聖皇帝喜悦其親族二民受物之
心可謂備至明年大臣可疏思有以發揚盛德
而伸報上之誠以祝萬年無疆之壽以爲子孫
千億之祥援唐肅宗遣使天下置放生池故事
以聞詔可其奏爰命楷此益於示天下以好生
之意俾人知爲善物遂其性也臣仰嘆聖恩沾

被動植古無倫比恭與官吏士庶尋訪舊跡皆
云昔雖未有今上皇帝與人爲善與物爲春濱
海之民感被聖化洽于其心翕而爲之孰曰不
可乘髮戴白衆口一辭於是度邑治内外之地
乃得妙相寺之舊池闢而新之疊石而甃之環
以欄楯周圍十丈有奇命寺僧守之遇天申聖
節舉而行之使含生之物圉圉洋洋頒首萃尾
不罹罾笱網罟之患其利博哉臣庶以此而奉

吾天子吾天子以臣庶所奉而承顏長樂其樂
烏可已耶况魚之爲物非若獸之善走鳥之高
飛網罟所至罾笱所及雖婺婦亦可得之先王
爲是川澤有禁漁舍鯤鮞羨萬物盛多則以魚
釋爲王者之政言萬物得性則以魚藻興喻者
之德今天下州縣率遵聖意恩波所被罔非文
王之靈沼豈止肅宗八十二所而已行善忠厚
指日可致萬壽無疆本支百世永保宗社以太

平茲天下至于六合頌而咸宜之理固亦宜然
臣謹拜手稽首而獻文曰天地大德惟生之云
德配天地與萬物為春何以先之親親仁民皇
帝即祚國步多艱生靈塗地二宮蒙塵痛軫宸
慮以柔圖勲乃戢干戈從容興隆奉迎太母長
樂極析繼遣賑迓淵皇皇歡同樂宇宙開泰乎
親大臣百辟識歎獲生之地蓋肅是下六
于閶門拜章以聞詔可立奏臣民歡遵恩波丁

鍾徧及無垠斯上物性遂則然於戲咸若論
書備陳今吾天子克光于前俾介含生游泳瑞
論池也如此江湖不言四海歌謳天子之仁必
得其壽億萬斯年本支百世繩繩振振大闡明
堂四夷咸賓

薛公井記　　　　　齊頊

薛公井者故寧海知縣毗陵薛公抗之所鑿也
隆興甲申公來長斯邑利興害除衆以便之初
市去水遠汲者頗艱於挈攜公浚大井於縣治
之東北舊有泉源衆列患利博甚之後衆治
弗以時沙泥不可食嘉定癸未郡守齊公碩待
其處而滌渠淫塞甃甓圮非復舊規乃捐緡錢
命縣丞張脩董其事既加浚治後作亭覆之庶
無負前人開創之意且包名翰墨表而書其扁
揭之亭上并銘而列之石于以求邑之人甘棠無
窮之思云其源也汴其澤也永流祉不窮如酌

此井

八景樓記　　　　　高似孫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
庭波兮木葉下此瀟湘風景屈宋情思筆力不
可控書不可殫杜工部詩天寒漁父絹晉凍洞
庭瀟湘雪千里茲彷彿爾可控耶柳柳州烟
銷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亦梗槩爾可
殫耶控耶柳杜以江山自任目歷身涉大醉若

此若之何並包也囊括也山水之壯壯於湘中
莫如海風物之神神於湘中亦莫如海六鼇出
沒三山有沐乾浴坤一碧萬頃天琛水怪鮫室
珠宮何有何無秘怪恍惚尤非湘中所可及然
騷人所少至壯士所少游故事軼而不著跡譜
而不彰然如陰鏗詩海上春雲雜天際晚帆孤
羅隱詩洞連滄海闊山擁赤城遥常述詩樹入
江雲盡城銜海月遥祖詠詩海色晴看雨江聲

夜听潮耿湋詩海田秋熟早湖水夜漁深包何
詩海雲朝滿市江島夜喧城榆垣之詩海曙霞
浮日江遥水合天李頻詩陰霞出海散落月向
潮流顧非熊詩斷起片城鴈帆分向海人李益
詩片雲歸海暮流水背城閑詩家者流雋賞固
不一可景名尤不一也英英我陳君竟齋甘栖
其濱斷其麓凡海情狀以智受之又希昔人所
以心乎愛矣者爲其游息之物高明之莫雖未

得柏斯闌建斯酒固已翛然望蓬萊之雲氣懷
乘桴之壯遊爲之辭曰鯨可鞭兮走鱗州右洪
崖兮左浮丘挹北斗兮遠王樓閣風寒兮雪秋
秋天不濕兮海西流脚躡月兮舞鼇頭兩鼇前
兮挾吾舟龍起舞兮魚飛浮酒注海兮不可籌
蕭王裂兮憑夷愁吁夫君兮一衷猶夫君辭兮
吾歸休

應心泉記

賀允中

居士賀子悅編茅爲屋與其黨寓居于天台山
萬年禪院之西地勢與壇土脉深厚植花種竹
日以成趣惟是水之去人稍遠而饋餾滌濯之
用不足上有小澗走以竹渠則寒月常水下有
廢井汲以桔槔則人力深勤一日居士齋心炷
香仰首穹霄而祝之曰聚族百指結草而居上
下蔬食甘苦一律所需於世者甚簿而瓢飲之
樂未適其願昔耿恭拜井而泉溢王霸濟渡而

水合雖令昔異時闕劇殊事而約己爲衆有求斯應誠苟至爲理則均也神其吐之乎既祝之十日旱陽驕亢氣蒸如焚舍之東北相去十步不加穿治天冽之泉既潔且豐其甘如醴其寒如氷其澤如玉其清如鑑由是一家之用不煩人力而遂給足斷茅之勝寢以膏潤矣山中父老明日舉相謂曰此地無泉何慮數千百年君居未久而浹旬之間忽於平地湧激靈源若出

造化如是之敏是何祥也豈天畜其寶將有待而出耶抑時至事契而適相濟遇也將以化屋父之雨以資之後學耶將以興傳說之霖而被蒼生耶不然則泉源混混不舍晝夜胡爲一日而驟至也居士曰汝無佞予予將告汝夫通天下者一氣倫萬物者一誠我之禱也以衆泉之應也以心天地鬼神昭昭然常在人上若將聞予而告之曰爾家何貧爾志何清棄官何人樂

尉何真人棄爾取人踈爾親處荒山以自適邃四顧而無鄰地若有泉而不畀天下其孰與爲仁以吾心如陶潛故得泉涓涓而始流以吾心如李愿故得濯清泉以自潔吾方將拜天之遺落泉之成借此之居以爲斜川盤谷求諸文人作賦序侈以其既而流其聲不亦可乎父老曰唯唯居士乃命工甃

康濟泉記

顔度

臨海令顔度乾道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祈請白鶴山靈康祠見寢殿右階下水津津溢地面究之得泉自殿址出與左靈濟泉適相直無分寸差因名曰康濟以廟名且取大無濟也築亭泉上如其左八月二十六日亭成書是爲記

節孝巷記

石墪

淳熙二年臨海郡左侯袁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穫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

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舘明年春三月詔下
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
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咸見奔走
觀瞻嗟呼嘆美歸告其宗黨及其姑姊妹女子
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曾希哲移書懇曰
吾母旌表豈將來請給事吳公爲之記節孝之
巷子以之竪安人錫也一表先命竪竪可以
以□其□願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

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倫惟爲安爲之謂聖性之執爲之謂賢衆人欲
而賊天理民斯爲下矣昔三王之時道化行人
倫明故人不失其性男女無思犯禮故
墳婦人能勉爲于以正其之人毋以
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而世之者固已馳騖乎
利欲之塗一遇難危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
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斁有不忍言況婦人女子

我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
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
縷舉求如安人篤孝之至者亦絶無而僅有昔
士之沒也安人方豐少艾以再行爲言安人號
慟引刀自刺左右救之得不死事父母舅姑以
姑百餘歲安人順之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
學皆有聲稱爲女爲婦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乎
應圖炳異海吳家□□顯享之郡侯有請帝命下

旌行成閭門名其巷節孝之巷煇映山川盛
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
七十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
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
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
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知而
不惑仁守而不變勇決而不懼故能應非常之
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之

子徳嵩而取節孝以名其莪昔劉郷妻桓氏荊耳自誓亦剌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旌行異哉婺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覩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令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

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侍事叔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緇自宋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

朱氏旌表門閭碑　　吳芾

淳熙二年今皇帝以太上皇帝壽登七秩旦古無有思濡與慶施于臣庶迺十有二月赦文孝行節義著於鄉閭者長史以聞當議旌表一廷

元年正月台州守臣詹儀之奏州之仕者[illegible]民凡百一十有七人合詞言臨海縣貢士朱伯穎妻陳氏有節行伯穎早世年盛子幼族氏請後有行陳氏撫膺慟絕既甦歎曰吾寧速死悉聞此言引刀欲自剪侍婢亟持之迺免事父毋舅姑至孝姑宜人林氏年高屬陳氏手調旨甘動能順適其意姑垂絕執其手曰願婦子孫壽數如我訓二子希尹希牧有法以文行孝友

稱陳氏年九十有三齒髮不衰婣則壹鄉州里所矜式天產祥蝦厥有桃實萱穎之異請以其事列諸朝特加褒表以爲節孝勸州遣吏按驗如狀謹以聞十月守臣趙汝愚繼刻上皆未報會慶禮行耆年高節悉加崇獎邦人援以爲請守臣尤袤申前奏上嘉其節明年三月壬戌有旨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詔書至闔郡讙迎奎稚竦觀植門建臺謳協令式臺成有

白雀翔于上見者異之一日希尹希牧踵門曰母氏之節亦既列于賛書詔于太史矣顧公勤諸石益為不朽傳芾辭不獲命則進二君而言曰予昔與君之諸父遊習聞君家事君之祖母林宜人治家以法禮教子以義方聚族千指内外無間言宜人年百有一歲時郡守宗公頴欲請表其門會頴去弗果善積益豐其委址厥後安人實太子詹事陳公良翰之姊風節義槩濡染書

熟承姑慈訓厥德惟肖庸能身享上壽保有全節方聖上以孝理天下湛恩下逮首承天寵為世世萬子孫光耀且俾鄉之為婦為母者以安人為法令君又克順承侈大之是皆可書也已予既紀其略而又繫之以詩詩曰婦德之修至隱而昭行成于家而列于朝國有勸懲當罰而止孰觀而化表厥宅里淑哉君人識明志堅之死靡它不貳所天節則高矣報亦云侈既昇以

年膺介爾祉業業崇基左右其門匪臺之榮德之尊詔而子孫勿替勿懈永言保之毋俾臺懷吉而里閭而婦而母惟節惟孝惟臺之視聖孝不匱善推所為我詩于石垂世作規

東岩堂記

曾丰

天台鴈蕩二山見謂二浙第一勝處山距郡遠近郡士大夫往遊焉酷愛之觴酬詠酢之不足假繪素以幻其姿行輙台隨又不足假亦以幻

其態坐繇自對又不足相所居前後左右山天所予形崢嶸耶畏佳耶陂陁耶壇曼耶百爾碞奇與二者彷彿以則因天之資參地所宜宜花蓺花宜竹蓺竹宜木蓺木以為家園因人所蓺參地之利利亭築亭利臺築臺利榭築榭甚者軒堂樓閣其以為園觀公退私郤曼賔客不者適家人溼則從日燥則從涼花竹木之間醒則從坐醉則從卧亭臺軒之上嬉忘勸勸忘歸士

大夫之所及類然也今臨川史君修史郎中持
公又有出乎其類者存曰山勝不失兩全[illegible]勝
寧容一偏於是劃所辟城東數十畝而東西之
東所揭曰小蹊曰生秋曰瓜風曰蜜[illegible]曰[illegible]芳
凡五匪亭臺伊軒樹西所揭曰關春曰見[illegible]曰
問閒曰花[illegible]曰飲巢曰數紅曰記好曰涉趣曰
四友凡九匪伊誰之外則二堂突兀五九右故
東曰東岩五之會也西曰勝賞九之會[illegible]物不
兩大東岩又西勝之會[illegible]公自慶元丁巳[illegible]
于茲未考工且治且亭自爲韻語[illegible]之
諸賓客賡音就詠[illegible]列今又從而推廣之園
無遺景景無遺勝[illegible]至余歲在甲戌矣徽
音徽思殆盡式紬且繹堂爲園不可況觀[illegible]
山不可常見設也夫山鮮有不屈奇者惟[illegible]大
夫胸中自有屈奇然后山之屈奇聽命焉園所
揭十六大扁取花竹木故事命之東堂則惟岩

勝屈奇之最而岩体[illegible]又與道似[illegible]
虛御群有岩以虛御群勝魏國張公之紫岩衛
國留公之梅岩侍郎李公之巽岩雖莫非以其
與道似取[illegible]亦三公道與岩似此以此之屈
奇命彼之屈奇[illegible]合符然[illegible]二公者
二職經綸一職論思畢然后退與岩休[illegible]爲
使入爲卿時則二未一職已經岩治[illegible]過太登
計是不然岩之休公之心同一虛也心[illegible]虛俱
道耿天下公所見未必[illegible]毛[illegible]法從[illegible]宰輔
論思經綸國務所急者猶我須與虛以應之不
我須與虛以聽之虛在我須在彼所虛大小何
如我所計也大須則大應小須則小應[illegible]我所
計哉充公之虛應國之須大以小脉小以大脉
無不可茲於臨川也小以大脉來哉出守與虛
舟俱矣止坐填與虛位俱歸歟入息與虛室俱
而生白矣大以小脉將不外茲意者岩特其虛

所寄之一猥於堂之末記也周翁賓客推廣意
記之公廣壽字成卿云明年病月望日記

赤城集卷之十四終

雪巢記

左袞

吳興林君景思寓居天台城西之蕭寺破屋數椽不庇風雨榜其燕坐之室曰雪巢曰哦詩於其間客有問君所以名巢之意君曰天下四時之佳景宜莫如雪而幻化變滅之速亦無甚於雪者方其凝寒立水夜氣爲爲紛紛皓皓萬里一色瑤臺銀闕亦現於俄頃間然朝陽昡暉則

向之所覩蕩然蔑沒而不留矣自吾來居天台時王公貴人比里而相望朱門甲第擊鍾而鼎食童顏稚齒群聚而嬉戲今未二十年其昔之貴者則已死向之富者或已貧而往之少者已老已耄回視二十年直俄頃爾其幻化變滅之速不猶愈於雪乎知其非堅實也於其城郭之盛之中乃復顛冥於利害交戰於[illegible]於老死而不自知非惑歟今吾以是名吾巢上將

視其虛以存吾心視其白以見吾性視其淸以勵吾節視其幼以觀吾生則知少壯之不足恃富貴之不足慕貧與賤者不足以爲戚非特以此自警而且以警夫世之人使凡游吾之巢者躁者可使靜險者可使平而汚者可使之潔不亦休乎余聞而嘆曰浩哉斯巢雖方丈之地其視廣廈萬間而不與易也夫樂莫樂於富貴憂莫憂於貧賤然有馬千駟不如西山之餓夫紆朱懷金不如陋巷之瓢飮孰知乎匹夫之樂有賢於王公大人之憂畏也哉世之附炎之徒方思炙手權門焦頭爛額而不悔求而不得則躁得而患失則戚戚與躁相乘則心火內焚日夜焦灼聞君之風亦可少媿矣君少嘗從高僧問祖師西來意又於方士得養生術其淸玉潔其眞竹裂其窮不堪憂而其樂侃侃然余來天台始識君一見如平生歡時方困郡事罕然無悰

史間每從君語輒爽然自失顧視鞭朴滿前牒訴盈几便欲捨去今得歸休林泉之下每一思君發於夢想則吾巢之境恍然在吾目圜中矣因述君之說使書于其壁以爲之記

香遠堂記

趙師夏

昔我大父宗卿隨蹕而仕南方再轉而丞茲邑蓋紹興之丙辰也今幾百年昔之致老遺民無有在者而階序垣墉亦非其舊獨所植酴醾在聽事便坐之左猶無恙也其子若孫培植愛護轉相告語曰是昔趙公宗卿之手澤也分蔭諸而官于是者不知更幾人矣亦皆知民之意待呂不伐嗚呼可謂盛矣今縣丞趙公因人之情追跡其所由始益加扶植表而出之名其燕息之堂曰香遠蓋取老坡酴醾詩無風香自遠之句而命師夏記之師夏竊惟人之仕於州縣豈不願有以在民者哉而得民者益寡也得乎民

矣而鮮父者又寡也長篇短詠浮詞綺語播為歌詠徧於津亭未幾而蕩若風烟漫無遺跡而以恩置繼之矣磨石礱碑稱誦誇詡以紀德政玉軸錦標散入侯門未幾而蔫壯叉牆斷棄弗顧而以非哭繼之矣圖形肖像托身佛老晨香莫燈飲食必祝號曰生祠未幾而塵垢傷色況蠹蝕人皆忘其姓名矣是何也顧此弱枝柔條非有吏卒之呵護法令之禁禦稍失顧盼斧

柯及之而本根枝矣乃能至於百年之久乎此又何也然後知賓德在人非智力之可取人心所係亦不以歲月而有異而人之有恃乎物與物之有恃乎人其効固殊也今吾贊府之名豈豈不足以有警世者哉雖然今贊府以儒學發身以經術從政不皎皎以為明而人自不能欺不子子以為義而人無得而議寬厚慈良視民如子敵朴撈笞審而後發而必寓以不忍之意

歲大侵鄰境視田公盡歷徑術皆以實聞上為之蠲租發廩獨最他郡又為緩征弛禁以來旁郡之米於是商船合集民忘其饑皆公之惠也繼自今民之有其生而能有子孫者不知其幾千人矣而在人之心宜莫可測則是花見愛於人而迎風浥露吾知其又有百年之壽矣後之有繼公之志行公之事則花之壽又不知其有幾而我先公之流芳因有托無窮也記其

敢辭公名彥疑字彥正師夏宗藩諸父行也

東興書房記　　周端朝

地靈境勝為燕閒之館圖史橫列昔人所謂天下至樂終日九弃不著也然則學道者亦樂此乎孟子有言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因書而得其人因人而得其世所樂在是世豈遂遠哉襄哉道淳熙開興才華起其大者蓋已接紹宗元振擢光獻或統紀自命前無古人

雖不得於時猶能激議論之波瀾暢文章之氣
脉也松山二丁君好學喜事家有海山奇詭之
觀諸公間多過焉極譚浩歌傳神界而變風霆
若其抽架而貲諷詠題紙而寄吟哦歷歷尚可
想見累十年英倫哲謝往時議論風節凋靡如
縣雖其文章亦殲晷而弗騁後生思見前輩如
遂古之世也子植而嗜書唯諸父遺役是念作
東巘書房而誦讀其中夫書存則前輩風烈尚

未亡固春爲暄而秋合肅也而子植得以朝夕
涵泳於斯可樂也已抑余聞之世蓋有蟬蛻塵
垢醒飫簡編者矣雖然其書具焉物情世故綱
挈目從淺深有則厝齊有度凡事之條理不可
越也其所歸宿無不驗也世蓋有棲身事役委
迹周流者矣雖然其書具焉隨事偶變窮敬主
肅混混而堅其芸而根其油然以光者不可沒
也其悠然以長者不可過也蓋施止梧合時事

萬殊如環無窮而書無不具也在人常自體之
而已今子植嘗仕於時親逢施止梧合之異以
書爲我而退求其心其追省前賢出處語默之
際宜多有慨然於中者歟況其施而不止合而
不梧其事又有大於今者歟松山之園池館增
修臨望增闢幽泉故井吐芳而勃鬱壽藤繁蘿
含敷而噓清詩人墨客擬蕩而裁咏金石相宣
東南有園稱丁氏而東巘有書房則自子植所

以承其先焉子植無嗜好之流而有深湛之思
園雖華其心何徃非寄也書房寄也其書非寄
也

康吉堂記

吳子良

侍郎王公榜林君詠道之堂曰康吉林君死餘
十載士大夫猶喜道之聯篇續詠堂之光煇如
新而林君殆不死也吳子曰世之營屋室以求
安身者衆矣計其宏傑議麗百倍此堂者又衆

矣蕩然而丘墟蕭然而荆棘者相望也不爲丘
墟荆棘則頹擠敗棟風掀雨摧行路爲之太息
也夫興壞世之必有而悲喜異焉豈固以屋室
也哉人之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義理之萌裊
如一綫亡而存絶而續也智力所到烟雲排空
存而亡續而絶也林君死於布衣無寸爵以自
援智力微矣余友其子逢吉而間過其堂則環
顧皆書也書者義理之會也聖賢淵微古今謨

憲進而範俗退而提身取之書沛如也林君之
所以遺逢吉亦逢吉之所以遺其後也余不識
林君而攷諸鄉論信儒者已今逢吉又博而詢
古約而通今沖實内充章采外炫此義理之傳
書之澤也夫心恬於義理之謂康不必其身之
老壽家裕於義理之謂吉不必其後之顯榮世
以智力而林君以義理此悲喜之所以異而屋
室之興壞不足論也雖然義理一而書萬殊藎

藎之際逢吉盡心焉予以訂家學之源流正後
來之趨向使義理愈倬而喜道斯堂者餘百載
而未厭林君終不死矣林君名師葳逢吉名泰
民

盡美亭記　張景脩

仙居邑之美者也而一山盡焉福應山之美者
也而一亭盡焉盡美亭者非盡一山之謂盡一
邑之謂也朝奉大夫龐公倅台之二年率接屬

邑轂環七百餘里可謂勞矣然至於仙居福應
則徘徊四覽嘯咏終日欣然忘歸信乎美哉一
日謂景脩曰昔朱超石云登北邙遠眺則衆美
都盡予於此山見之矣山距城二里崢嶸獨秀
浮圖居其上而亭居浮圖之南余名之曰盡美
焉子爲予記之景脩曰唯唯雖然公之意豈有
窮也不遺一景一物無妝而並采猶東西之不
可相無邑之枯蒼蒨紫簞蒼茫皆岑崟險絶

岩洞環性而溪流森然烟雲晦冥臨嶠出沒乎波魚唱斷瀧樵歸有騷人畫史不能工也夫豈易名哉邑令劉君襲明雅爲公知圖序以告於是又知福應山者皇祐間令挹密直學士陳公述古名之也陳公賢先正勸學文盛於世踰四十年公曾作是亭公賢宰相子人門冠代不驕富貴而意乃在乎山水之間愚將見其美不專於竹石花木風晴雨雪之際而在乎學者之材

也噫美於是盡矣

種德菴記

葉適

余同年友瀏州刺史郭宗之既沒十年子森卿用舉者五人知崇陽縣磊卿瑣主簿聽中乙科皆會余容成之陽始余與宗之別長沙宗之卒而余有大戚不暇哭又不能弔相對慚惋而已故訪其家事甚詳森卿曰先人葬蓮堂蓮堂之山吾數世墳墓所藏也並墓之廬吾先人手所建也郭氏自鎮將傳祀三百約而久勞而安至曾大父正信均欲一縣所取平也大父施捨忠恥一鄉所倚成也而後先人士以文顯吏以善最然而端直寡偶不視時向背縮斂自愛不倚勢進趨每曰吾欲先世流澤常在子孫使墳墓永有蔭託爾豈以多爲故廬上如示我兄弟以種德爲之名者先人之志也余爲之歎曰允哉夫家非德不興德非種不成雖一人之家未嘗

不與天地同其長久所以不然者天地種之而人毀之也人之所就未竟末而以丘山之心承之爲益幾何然則然者種之益者毀之也我可以待彼豈可以喪一夫樓櫓萬人或爲其用矣然則讓者種之爭者毀之也義勇而死利怯而後君子也小人反是然則廉者種之貪者毀之也冥昇疾走蹶必失御必盛徐行安步神乃泰氣乃舒然則退者種之進者毀之也然其厚不爲

其身治於己不治於人寧散無積寧儉無侈所以種而不敢毀也朝種暮獲市人之德也時種歲獲農夫之德也種不求獲不敢毀不敢成聖賢之德也冲漠之際萬理炳然種者常福毀者常禍天地之德也郭氏其知所以種矣知所以種則知德矣

雲海觀記　王綽

丹丘列仙之所萃自昔有道術者多居焉歲在

丁酉松山丁君少雲始卜其所居之南依山之址闢而爲園遠近叢薈高下輝映回還委折而曰堂曰亭曰臺曰榭曰林曰坡曰窩曰谷無慮二十餘許意匠剪裁各成而勢然已具載於雪巢林景思之賦詠矣至於一日千里儵然有奇詭特異之觀可以拒高明排埃壒使人徘徊顧戀而不能去則自小垂虹而入跨運蕩不知其幾何瞰有堂歸乎其上而曰芙蓉此尤雪巢之

所長矜而求歌者蓋烟霞之吞吐雲氣之開歛日光之出沒野色之濃淡隱几而望有若道家所謂海上之三神山也相與隱約拱揖於有無窅漠之間龍川陳仝甫自永康一至輒心可安與少雲少詹擊節抵掌譚王說霸窮日竟夜而不知倦間舉酒以屬少雲自李謫仙死世無奇士誰能騎長鯨駕大鵬徜徉恣肆以與之爲流漭汗漫之遊乎時庚子距今五十有二年矣子

植倦遊來歸撫想舊事因芙蓉之故址撤爲傑閣高軼霄漢既成而以雲海觀目之蓋取坡公玉霄雲海之詞以足先世之所未爲昔夫紹熙緝墜使不一失夫前人之遺固非世其家者不能惟曰世其家而斥大其所已成猶以其所未備而自秋堂廣袤闢拓伐蓬藋列花卉壅水石林麓之盛蔥蒨茂蔚對岩泉精舍殆無遺境且旁築客館數十楹東由松嶺度橫杉沿綠麥

猶上下㢓坂有幽泉溢出瀲灔碎石間循其右以上挹蓬萊雲氣若几按間物而又於東北之隅揭爲此觀是豈不足以弘先志侈後觀哉子植既集友朋以樂之且曰觀天地之大覧山海之勝吾何敢於自曠亦聊以懲其馳騖焉爾友朋悉詞請曰往者之屈來者之伸此易所云乎隨時之義又奚必勤許慮於一出入息之間耶雖然巨浪喧豗迅風横潰回轤轉楫則卽有泊岸導送之捷矣故進而競於物也詳不若退而反於己也約此惟有道者知之子植其不講於道乎子植名木

藥園小畫記　謝伋

右藥園小畫一卷作雲林堂廬人物草木鳥獸伋先世既無盈餘且漂流轉徙不能治生産久爲祠官俸入至薄居不敢近州縣食不敢營粱肉於窮僻處人棄我取粗辦一廛一家舍之書畫

石田葺茅竹爲園圃辛勤十餘年根撥皆自封植下澤欵段其來無特板輿輕軒或因分胙而至以爲草木諸菜物皆藥也總而名之曰藥園園陋小不足賦有僧了宗者來游爲以淡墨樹輪相糺林木茂嚴藤蘿滋蔓樓閣隱於其中靈石寺也出苔蘚山門緩步荒徑抵平頭奴載一壺酒貌伋也白楊夾道叢脩插籬羅漢大樹映門者園也下瞰黃甘塢後汲白蓮池池上偃蓋松紫霄諸峯羅列目下是爲水芝軒蓬虆數楹中檻靈泉館僧閑栖鹿於後有坐起更衣之房是爲挽衣寮水泉甘香隣曲汲不絶作屋以樹是爲潤睡亭把茅蓋頭孤鶴暮入題鶴巢後望古松百章籬内巨竹滿坡西豐欞措三章一堂二内榜曰歡青由堂而西上薜荔階別一小丘最後得之地多薏苡不絶其本乃結草菴舊以竹兎榜曰明珠主人或挽衣於寮或拘攣於亭

出灌蔬畦或坐於堂上使童奴蘇蘭新桂酌泉
烹茶或採蓮斸藥惟意所在披書登山山明水
清人迹斷絕聞猿啼鳥鳴而已意隨事更景與
時變而畫亦難盡也宗吳人筆迹甚可喜

松山林壑記　陳耆卿

松山林壑者丁君少雲幽棲之所也余聞丁園
名素著又以趾其園者多偉人遂益著按其所
肪於少雲者二十有五衍於子植者三十有三

大較松山其主名也而東際海西接仙源水白
西南數十折而至東北其橫竪側出如一步武
而神工隨也其倏忽爛如一頃刻而物候換
凡其遷涼燠雜幽麗如一拱揖而四序之變交
焉前也蓋好境天出佳趣人涉俯瞰而仰眷遠
矚而近觀萬象橫陳迥不可狀其以為幽棲則
宜雖然古所謂幽棲者未必具是也今必具是
哉夫具是心未必具是景也逌若其景具則是

心蓋具矣心具無景不清心[illegible]無景不俗之
於此景也寄此情也其情非錮於幽棲者也自
其善積於身孝烝於親義洽於人充其心可以
達也或不行也而可充者在則雖窮無礙況復
有不窮者哉故入而天心之周浹細而[illegible]之
飛躍[illegible]吾心實隨心生而心不關[illegible]以
逝[illegible]者也非錮焉者也夫出處之義亦
大矣[illegible]者處而不出者也故少雲不及仕而

子植既仕矣非可以處而不出也然則知所以
處而後知所以出蓋處而不出固未礙於行義
出而暫處又所以精於求志而章明之也故子
植之歸也而於此尤繾綣焉蓋君兄弟所從游
如葉水心陳龍川正[illegible]人之尤者皆嘗與之遊
娛偃仰詠歌講誦於其間其節影殘聲[illegible]猶
能認憶也今二公已逝而清獻館方築當有名
勝豪持袂連鑣盍與之共籌此心者而予以宣

猶未能隨也子植又言山之阿幽阻西勢者岂衆規而未成者亦衆然則子植心固無盡而其景得有盡哉其心少雲之心也非錮於幽栖者也

劉阮洞記

鄭至道

劉阮洞其傳久矣余竊邑於此訪於故老往往不知其所在比披圖得之以詢護國寺僧今豐者乃曰洞居寺之東北二里斜行山谷隱於榛

莽間人跡罕及本朝景祐中先師明照大師嘗採藥累見橋路之光彩眩日二女未笄戲于水上如劉阮所見此水仙之洞府也元祐二年春植桃數百本所以追遺跡繼故事也越明年三月十日丁丑寺僧報桃花盛開并以其景物之盛求名焉令率縣尉縉雲郭儀彥文監征開封曹宗得之來遊而黃岩主簿西安王沔之彥楚與其弟宣德郎知金華縣事漢之彥昭繼至

相與幅巾杖藜徜徉行歌沿澗而上觀渌波之運漪聽寒音之潺湲微風過之餘音清遠飄颻然猶鏘珮環而朝玉闕也遂名之曰鳴玉澗澗之東有隝植桃數畦花光射日落英繽紛點綴芳草流紅縹緲隨水西下此昔人食桃輕舉之地也遂名之曰桃花隝自隝以北行數步攢峯疊翠左右迴擁中有澗流隨山曲折而遊人之道從之及水窮而道盡則有潭清徹淵澄可鑒

毛髮郡山倒影浮碧搖蕩中有洞門潛通山底其深不測雖淫霖㬥至而不盈大旱焦山而不涸此等僧見金橋之地也遂名之曰金潭潭之南游水淺見沙中有盤石三不没者數寸可坐以流飲自上流浮盃槃隨流蕩漾必經三石之間俯而掇之如在几案此群仙會飲之地也遂名之曰會仙石擬石之端仰而視之三峯曷峙峻極雲漢寒光襲人虛碧相照懸崖落花紅雨

嶔亂其東峯則孤危峭拔儀狀奇偉上有雙石
如綰鬟髻遂名之曰雙女峯其西峯則壁立千
尋上連巨嶽朝陽方升先得淸照遂名之曰迎
陽峯其中峯則居中處尊以雙女迎陽爲之輔
翼群山之萃合而有之遂名之曰合翠峯三峯
之間林麓疎曠草木現異左連瓊臺雙闕之山
右接石橋合澗之水采芝茹朮擷翠珮芳杖屨
輕而白雲隨咲語高而山谷應翛然而往直欲

跨雙鳧御淸風逍遙乎不死之鄕而不知塵境
之卑處涉世之有累也遂名之曰迷仙嶋以出
至于迎陽峯之下有巨石偃于山腹廣袤數丈
寺僧曰石爲址搆亭於其上畫桷雕欂翬飛鳥
革前臨淸泚飛影浮動魚跳圓波光弄樽俎浮
柸之迹顔指在目遂名之曰浮柸亭是日也天
氣淸明東風和暢岩端過雨疎雲漏日余與諸
君携裀蓆挈壺觴上登崔嵬下弄淸淺流觴藉

草惟興所適山蔬野蔌具於臨眺僧靈溪之鮮
茹金莛之蔌無僧具之勞也掛衣長松落帽幽
石帶慵則披衣履倦則跣足解巾漉酒三山自
頹無衣冠之束也意所欲飮命尊注之一引而
盡量窮則止無鍾鼓之節也酒酣浩歌聲振林
木音無宮商惟意所發樵夫牧豎爲之𢯱高崖
履危石荷柯倚策而視之彼烏知其非劉氏之
子阮氏之孫厭洞府之未廣而復爲山間之遊

乎既而夕陽西傾暮烟四塞洞天之景恍若失
之於是尋雲路驛歸驂松月照人金影破碎進
闢鷄犬乃悟人間諸君皆愀然而驚相顧而語
疑夫陵谷之變更而子孫之遷易也聽鄭彥文
立焉謂余言曰數千百年湮沒之迹自公發之
今日勝遊之樂可無文以記之乎余病夫山水
淸而文辭俗景物富而才思窮不能盡洞中之
幽趣固辭而不獲免乃書其所見之實以塞來

命若夫寫難名之象發不盡之意則諸君之新
辭雅咏在焉非予所能道也

委羽洞記　　謝伋

台州黃岩縣西五里有岡阜連屬草木茂密其
洞曰委羽父老相傳數十年前常有青衣童子
穢洞口居人以浡織涸之童因忽不見紹興辛
酉令石城使君李侯端民令茲邑暇日勸課農
桑至其處始擇道士董大方主之稍給香火以

華之用大方以符水治疾病輙即愈邑人重之
以是二十年間堂殿門廡高明靚凈庫廚湢浴
具體而有始変荊榛為勝地按大洞記曰粤之
閩大海之涯地產方石真人劉奉林所居也奉
林蒿高逸士避周季世棲高控鶴輕舉墜一大
翮人名其山曰委羽某寓居三童山鍾鼓相聞
嘗一再至及守縉雲大方遣書求文記其事後
曰我本山林主郡非好也盍侯歸及浙右又以
書來曰公又渡浙而西矣歸期尚可以日月冀
執且洪農寓公重道相悅欲成茲事許列銜石
上矣敢固以請乃序而爲之銘曰　昔有仙
人外金刀鷄犬同升記阡百九年聲聞至今存
上天下天曾委翮仙人一去幾千載閱世真同
駒過隙長官好事經李侯大洞主人親推擇穹
隆堂殿後一新照映林木無風昔寓公著德上
清都豈有它楊畢茲石北海侍郎寫後來者令
飛鳧塵羨隔太乙青藜傳可壽去共研朱點周
易

赤城集卷之十五終

赤城集卷之十六

有宋八行先生徐公事畧　陳瓘

瓘謫居台郡嘗往拜八行先生之門先生姓徐氏名中行世為臨海人父都使公有遠識不事生產每樂教子幼遣就學鄉校已乃慕聞安定胡公講道蘇湖間其徒各以經轉相傳授又促之遠游求師友淵源之學先生至京都首謁范忠宣公一見賢之繼薦于司馬文正公公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他日不為國器必為儒宗會福唐劉彝赴召得安定所授經術于梵舍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然後歸葺一小室終日危坐[illegible]然有解悟凡誦先聖書必為之冠帶開卷得意者用片紙記錄黏于壁間以備觀省杜門却掃歲或一出識與不識者皆知其為安定後學也[illegible]老及養而都使公以疾卒先生純孝天通[illegible]延

廬墓三年甘露降躬耕以事母母老齒髮不衰以其餘力獎內外親及州里貧而無後者十餘喪人嘉其行誼與山陽徐仲車並稱累舉進士不第以明經教授鄉邦遠近來學者肩摩袂屬至僦舍處之先生之所以教必自灑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俾不失其性不亂其倫而後已故高第弟子仕者多循良處者亦修絜台學之盛襲冠蓋昔赤城雖遠與先生為莫逆交元祐間持節本路常部使者以遺逸薦諸朝且舉代己官職其黨奏有高品丘園沉淪草澤德行純茂孝悌彰聞之詔先生屢書力辭羅竟莫能奪崇寧中詔天下以八行舉士郡太守李謙保奏全備八行事狀躬偕宗史造其廬具安車禮遣先生終不就聘去城之西若一日會親朋列飲酒數行取平生文稾悉付爐燼爾後淑道衣戴華陽巾握青藜杖風晨月夕徃來

乎奚羽洞天詔召以籃輿侍其後眞有司馬子微之風忽有客謂先生曰世方爭奮以求擧公今獲擧而退避求擧者固可罪也避擧者非要名乎先生荅曰人而無行與禽獸奚若律身治己自分內事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擧者非人類歟是啓其鄕原之賊也吾且不忍沽一己之爵命以蠧天下之風俗何要名爲客慙謝而退於戲賢矣哉璀元豐二年麕忝一第經遊宦塗見賢士大夫稱道先生不脫口被謫此來猶幸親炙亦奚憾焉然先生高節足繼孺子璀之不肖深有媿於仲擧先生不以璀卑鄙辱追雅好於千載之下果何幸耶政和癸巳黃岩隱士左綿經臣哀詩訪璀于寧城方丈語及大略經臣勉璀紀之越十載先生之門人陳公輔還以即世告璀發緘慟絕亟起爲之書謹授介紹俾藏之泮宮以詔來者作傳

杜孝子傳

熊克撰

台之黃岩有至孝之士曰杜誼誼性敦篤不茍惟信義所在事父母極其孝其父剛猾獨不良於誼惴惴憂恐不自容竊伺顏色更端而進進則呵逐箠擊而後已日日如是而日益勤康定元年九月喪其母踰月又喪其父號慟晝夜不絕勺水不入者累日卜葬於仙村之山下徒跣負土爲墳徃來十餘里日渡塘涸泥水沒於骭雖大寒雪未嘗少止手足皸裂血流則以漆塗之無慮一畚必三遶墳號而後去如是者三年既葬遂廬舍墓旁人跡所之蹊遂去日一飲不葷暮夜狼虎之迹交於廬側誼獨不怖明年吳越大水所在山皆發洚推巨石走十數里台山於他山爲高而水又至並山之民居廬田墓畜牧漂壞者衆而獨不及誼邑人數千迹誼所爲以請郡郡爲上聞天子下詔書旌其閭賜帛粟

謂父嚴子孝人之常理又烏足道之哉後世寖
薄乃有孝悌之舉人始知勸而克厲近世孝悌
之舉又廢禮義之教不施於下為下者不相師
友而道義蓁焉所在泯泯無所取法率情披俗
蕩跌不還時或有至焉者則蕭然無所依歸朝
廷不用州縣忽不為念不為世人笑且非者幾
希矣非自信至明者故亦自疑其所為而怠焉
爾不若古之士大夫聞一善則稱道而標舉之

使為善者不怠下流聳激而慕向有所信而取
正焉越俗浮於節行不堅務以華靡相馳逐誼
生於今世而且又在越非至性安然趍就此行
故非教之習之之至者矣非掌於世尚以沽榮
利者矣使聞而慕效篤於親親者教自誼始余
得實於台人故為作傳以俟史氏之求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石墪

淳熙七年春正月黃岩叉汝續踵門拜且泣曰
吾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燾
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
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
和尉黃岩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
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
即之溫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闕先
生學日進德日崇而縱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
予友也每趍郡輙為予言與先生遊慶狀予方

將登舟遑為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
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為先生
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徵於是敘而銘
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奕世居
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
適學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從黃岩先生
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堇行敬畏事
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多喪猶自傷不忍

娶者十餘年朋友強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
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顓國有司爭獻諛策問
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illegible]大勢未足以爲
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illegible]試輒不利終不變
所守以求合鄙延先學[illegible]以[illegible]生邑大
夫故提舉王公然故侍[illegible]陳公宗[illegible]敬重之政
事多所咨決尉令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
詩者先生作上壽詩[illegible]公得以論善[illegible]賀[illegible]

其罷也求言於先生[illegible]得名節[illegible]
保公敬受焉 上嗣位之初[illegible]四方上封事先
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illegible]即削藁不以示
人壽有 旨加恩舉人五[illegible]年及者與嶽祠
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illegible]封[illegible]
其間言嶽廟冗錄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
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迹田里不復至城府
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

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illegible]
月歸感微疾[illegible]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
子泣進藥即[illegible]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
納藥未竟[illegible]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
先生娶陳氏[illegible]男四弗如弗爲弗君弗思弗[illegible]
蚤卒[illegible]年述年如璋孫男女十有一
先生天資[illegible]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
朴素事無[illegible]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脫巾

日[illegible]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
祠神佛獨[illegible]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
以拜不焚[illegible]陰陽吉凶之說師慕洛學
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
窗壁朝夕對[illegible]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
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
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
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

人之急其於族姻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捘洛人獻地於郡府助先生之説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錄沒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顧晩歲諸子始葺居同與屋纔䓁閒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居■佚我嘗曰君子爲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

德䌫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衒於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貧無過晩而自覺其蔽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李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功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　銘曰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

尤覘被褻蹙無非格言處己接人有權有度我形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聞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竁過者斂容千載無替

方山隱士杜君墉誌　　趙師夏

君杜氏名知仁字仁仲台州黃岩人也曾祖誼祖舜卿皆不仕父春當仕不仕名其燕游之地曰樊川鄉人謂樊翁者是也母商氏徐夫元徐

出也以錫類恩封太孺人娶阮氏繼戴氏四子長曰思春先君一年亡次思大思永思兼皆業進士三女嫁從事郎紹興府右堠廣元府鳴鶴鹽場管押袋鹽林仲謙進士徐津王鎮男孫曰石孫野孫田孫女孫賀生於紹興甲辰卒於嘉定庚辰其日五月癸巳也有詩文十五卷訂禮讀易說詩多所論述末及衰次以是歲十二月庚申葬於東奥之原樊翁有二子皆以文行名

於鄉君其季也君以俗才為舉子文操筆即驚人措詞命意必異凡子已而曰是不足以為能乃克意於詩彫鎪鍛鍊不奇不已可以有隨古人矣則又曰是不足以為學於是即六經語孟之言考論一時諸老先生風旨至武夷之書則拱而曰道其在是窮理求仁吾知所止矣偕其伯氏反覆論說於朋友間一言一字必明辨乃已至其通分則凡人事之當然與陰陽造化之所以然無不皆究其要故試於鄉比薦不中乃大察科舉絕意不復為方壯年人驚其決蓋將以求其志也自是刺字不出於鄉閭足跡不至於城邑鄉大夫欲識之者有往謁無從見人有結駟而至則辭以疾深斂佩之顯卬則遊而與而讓道於樵降色辭於幼弱施鈞敵之禮於後生自號曰方山交民亦已志也予與君異學交也知予莫若君知君莫若予君疾且亟予亟往

與聞之君終矣悲夫乃書其導壙之旌曰有宋方山隱士是歲曰宜退而為之誄曰君學足以有為才足以行之致命委順不競于時無喪無得謂之有德匪德其德以居其則故曰有宋隱士百世以無惑思大等泣拜曰子既命之矣請勒諸壙

草廬先生墓誌銘　葉適

草廬先生姓林氏名鼒字叔和黃岩縣人事父母兄無違志朋友不信其言妻子裕如也鄉里怪如也其行既修矣少而廣問博請長而探幽索微老而愈勤窮而益信其學既明矣面於方山木或春彫草或冬蕃井不先汲炊不蚤熟蹐行株坐自若也邑後生聚而謀曰得無從草廬游乎先生得無思見我乎邑大夫作而顧曰某獄疑先生決之乎某政謬草廬知之乎年七十一一日筆數牘緘題竟就床若將寐者視之已

奄宦泉矣詎知忘從法然

大田先生墓銘　吳子良

王德父既沒余為敘其遺文十五卷將葬其子勵復以銘為請曰既敘且銘是歐陽氏施之聖俞子美隱樂者余何敢僭而於義何可辭余二十五六聞德父之賢耳熟蓋水心葉公之高弟樂淨立公之師旨賓窓陳公之畏友也他日會之賓窓所樸然而重色正而氣和不以余晚出辱

交焉自是睽必一再講詰必盡日留聽其言出入經傳百家上下古今數千載勘訂東都南渡諸儒精粗異同須擧珠貫海湧而獄立也間出所著一編況若不可知再拜顧驚喜而猶疑三四讀乃始疑焉會粹焉通吻脣舌膠淪浹肌髓蓋其思也苦故其入愈奧其見也獨故其出愈奇嗜是真水心所謂蘇明允之流也是時德父有重腿疾一室黯黯纔丈餘家具左右逼塞

卒其為士者無不弔而哀如不欲生也卒之十月丙戌明年嘉定十年正月丁酉葬於樟檀山其為士者無不送而號如不欲歸也或肖其像恍乎草廬之容也或玩其書冷乎先生之音也嗚呼世謂文華之徒薄雜躬行樸學不能化邑不視此乎自孟子為論世尚友之說始輕視一鄉之善蓋天下所同善者猶未免也況一鄉哉按周官鄉即國也黃岩古伯男國也二鄉公也

公旦君奭預焉一鄉卿也閎散南宮适參焉王國之善即天下之善也豈孟子未見周禮而以戰國近事言之乎然則一鄉之所謂君子者國無往而不為君子矣夫疑天下之善不足於鄉而又以一鄉之善不足於天下者惑也先生之子奉役幼常除喪來告余既竊有感於孟子遂以記其墓兩夫人皆陳氏女嫁胡惠連銘曰

噫昔追隨五十年近離遠合交頃宣一札不至

悶不能出氣而德父終然歲處之安然余丁一日
對之欣然也值其疾少間侶行田間倚石茶傍
流水且笑且歌雞犬桑麻俱有自得意茅舍傍
耕翁樵叟舉手問學正安往亦喜喜動顏色者
德父好語勞之恩意藹朋儕而備以見達官為
恥以對俗子為無味以入城市為不得已以非
義之獲為汚為滓自試禮部歸即謝擧門不入
郡愽士倚以糾郡庠故里人稱學正而亦棄不

就太守縣大夫願見之不可得遠近宿儒新俊
聞風慕重不但稱學正以其居大田又稱之曰
大田王先生云嗟何必蘇明允龐德公之流耶
然德父雖閒關每側然有憂當世意而慨然歎
當世事真公之在建安藉余寄聲德父德父因
貽書勉以救時宜學孔子不止學孟子李公既
相素尊德父者也德父疾已侵藥數千言規正
之及公不及私何必龐德公魯仲連之流耶余

不足以知之矣德父名衆祖家世著臨海祖衛
文學行義有名孝宗朝為校書郎父沆之豪邁
愽習過交乾淳諸老贈承議郎娶陳氏男勉勲
勳女長適李宗次先卒孫男五歿於嘉熙三年
四月晦年七十六矣於淳祐元年　月　日葬
在重暉鄉三坑山銘曰夜光出屋天不我畀連
城幾何人不我玉雖不我玉不獻不毀亦不刖
我足全而歸之貴林谷

竹邨居士林君墓碑　陳耆卿

君名師蕆字詠道其先曲阜人五世祖廣之卒
天台縣税官依郡城以處彬曾祖也淞江制司
差使黴祖也修職郎信父也君孝友孚達廣學
而嘗成少所從多有道師儒壯所交多有道未
遇鄉相踦郡所接識多海內名勝居家所振贍
多境外羇窮好客如饒聽士如辯而尤嗜書傳
抉奇斵眇近購遠求家已卷數千猶典衣以償

恐睨丹鉛勾點蠅頭贅然至遇古帖秘文斷刻
隆簡不啻吳簫楚玕商彝周鼎之久亦餘千
卷焉篆隸尤留心以張謙中吾衍芳爲法虞巖
君嫡授簡俾代已者無稱授受必君也夫士
剽盜漁獵以取書爲贄夷弗之付矣或心好而
力不能聚護曰鄙吝至于書不待逵以工而聽其
委落曰淺事淺事拙何病然則鄭侯求逝而陽
氷葦真不起矣如君衆人所鄙聚而工人所不

工非愛古博雅能然哉余夫人行實婉若空嫁
奮勵之奉親以孝以婦容然久疾勇幾喪明親
莫藥膳食以供不解衣二載病愈始曰汙我無以
報願汝生好兒長壽爾衣以門幼即能學受父
母督程其愛古博雅信好之而所備書益富獨
甞用愈書又以水多散亡併失富家亦參也故君
死以甲戌七月十八日金夫人死以戊子二月
十七日至乙未臘月八日始克合于□□岡祖壠

之側蓋君七十五金又加五焉其長壽信夫孫
曰錫疇銘曰　吾觀近世藏書之家多燬於火
而君後圮於水也或曰至寶難久聚有是哉雖
然其外可圮也其中不可泮也

四朝布衣竹邨林君墓表　　吳子良

篔窓先生既銘詠道林君子表民復請余表其
墓余謝曰銘具矣不𢦤矣雖表奚加焉表民請
弗置曰所以傳載吾父豈嫌乎多余無以答則

爲摘其可表者三君生事薄萊田不足支豐歲
然酷嗜書質衣貸家具購書至幾千卷名帖亦
數千卷每一卷入手喜津津校讎考訂忘日夜
可謂貧而富於書君卧窮巷聲援絕然師友皆
名輩勝流王公卿月虞公似良李公庚徐公似
道錢公象祖謝公深甫張公布商公飛卿丁公
可徐公大受林公憲桑公世昌君陪從於鄉邦
者也陳公傅良樓公鑰張公孝伯萬公鍾龔公

輞川王公厚之[illegible]公德[illegible]老
承接於他邦者也可謂約而廣於文[illegible]
趺以老然不自憂而憂人之憂龍舒[illegible]長樂王
作古括陳百朋會稽潘方諭台[illegible]家
接歲踰時經紀之後皆成名去丁[illegible]困而曾於
誼然則世之非貧非約非困而無[illegible]文章誼
者曷不視君乎是三者可表已而又有一焉夫
身貧則子宜裕不然書為無益[illegible]約則子宜
泰不然交為無益矣身困則子宜[illegible]不然誼為
無益矣君一子表氏也其貧[illegible]約其困[illegible]似君
而不悔書書益多不悔交交益[illegible]不悔誼誼益
屢然則世之能以書以交以誼必其身不能以
書以交以誼必其子者又曷不視君乎君名師
點字詠道臨海人自號竹郎居士死年七十五
葬浮江所謂詩文數鉅帙藏于家他行能若世
出若死葬月日見銘中

赤城集卷之十六終

赤城集卷之十七

委羽居士集序　黃裳

赤城之南有左氏子焉不出仕常以詩自適慕王維杜甫之遺風甚嚴而有法曰吾每以意理超觀古今詩莫能出此三字然考子之詩旁以意明物不以物繫其意覽者宛轉而思之卒歸乎所賦使人意虛而志遠此亦得詩之要者耶然而援甫之詩離三字以括其體未能遂盡吾

論故爲之說曰意者理之所寓趣者志之所向大抵詩人之作感物以明志以才而遣意四者相須而後備特其所好者異其所造者有深淺遠近爾由是而之焉乃各有趣其爲趣也或之乎雅正平淡優游高遠或之乎清新俊逸豪華險怪各不同也然而尚理與意能爲之感才爲之用不役於才不累於物以人意抱天理其爲詩曰來自寂曠感忽之間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與三代風雅頌並列而同奏此其至也才出人性之良能使之有約以文至理其爲詩也歎禦不然恃才以造意超中正徼平淡以作險怪理奇之語咀嚼少味終不足以經世惟杜甫兼勢體似乎有道者然而精爽神妙氣艷三者修其之士資以爲道而乃冥搜旁想散與萬物相遂於無窮與物同盡借使得名於世不過一詩人爾可勝惜哉吾聞天上有白玉京之境黃老之

有道者常游乎其間仙籍焉子歸而求之上能奔逸絕塵立乎萬物之表下而有感所謂古今詩人百家之體子當肆筆而兼得之毋弗爲爾區區三字不足以爲子道

左經臣工於詩而黃公序語乃專取存三守一之事以爲當學而謂盡力於詩者爲不足道也經臣聞是幡然將改所習昔所留意悉棄弗省捨枝葉而趨本根亦豈道家之所獨貴乎蹈

隨喜因題其後政和癸巳夏延平陳瓘書于丹
丘寶城之南
余抵丹丘之三年左經臣攜黃公序見訪嘗丞
跋其後今又兩年矣復持以相示余讀經臣詩
編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別又經無數日百年能
得幾多時非特詞意清逸可諷味也老於世幻
逝景迅速讀此二語能無驚乎序所謂使人意
盡而志遠非溢言也政和乙未三月廿八日延

平陳瓘題
觀黃公之序則知經臣之詩六義之雋也余謫
居臨海黃岩丞盛元叙錄經臣所為詩數十百
章示余覽之不釋於手及披黃福州序因書其
後乙未三月廿五日山陰石公孺題
泰山孫伯野嘗見經臣避寇古律詩擊節稱嘆
曰此非今人之詩也若置之杜集中孰能辨別
余謂非辟寇諸詩為然大抵句法皆與少陵抗

衡如會娃一大篇自天寶以後不聞此作矣横
塘許景衡云

方岩王公文集序　吳子良

丙寅冬韓侂胄以弄權誤國誅著作郎王公居
安拜左司諫抗疏請明正罪典弄陳自強鄧僎
竄嶺外伸雪故大府丞呂祖儉承務郎王進布
衣呂祖泰之冤而褒其忠究極治本亂階曰如
此則治否則亂分別君子小人曰此不可以弄

誤弄誤是一侂胄死一侂胄後生亡幾何趙彦
逾與諸賢同日召公言侂胄之身故相汝愚之
死皆實自彦逾而可與諸賢偕來乎疏已具當
路闕而勸止之弗從是夕遷左史兼崇政殿說
書公直前奏臣供諫職未兩旬無故而得美遷
豈非當路者以臣欲劾彦逾邪使彦逾再入臣
為善人憂疏欲明日上而今夜改他職是蹈侂
胄所轍遏言路塗聖聰廢臺諫紀綱餌臣以好

以示褻[illegible]甚惡爲領末去[illegible]
本朝獨於是中丞雷好友承風[illegible]公廷議奪
一官[illegible]而王左史之直聲震海內矣後起家爲
郡守部[illegible]會柳寇猖獗遂江湖招捕又無
[illegible]路稍稍憾召權工部侍郎[illegible]付賊書
[illegible]不辭難勉戒帥忠義白吉[illegible]賊之
降附離賊之狡心李元礪羅世傳[illegible]江西
湖南次第平民家頌[illegible]之然忌[illegible]

踰十年而公老矣嗟夫慷慨而立[illegible]笑而
成功名非具奇稟負傑氣詎能如[illegible]邪自
古養才如養木木雖堅勁耐歲寒[illegible]以培植
而成以摧拉而毀乾淳間培植而成者衆[illegible]
後摧拉而毀者多如公之[illegible]其[illegible]
諫帥隆興時儻不以忌[illegible]去得直遂而進[illegible]
樹立豈在乾淳人物之下哉此可爲浩歎者也
公之子疇集遺文十卷屬余序余謂之明白[illegible]

形絕類其胸襟詩花圖[illegible]嘗有句云高下
水痕元自定後先花信不須催公之於出處去
就此二語可以占矣

雪巢小集序　　尤袤

余友林憲景思吳興人年少時卓犖有大志賀
參政子忱奇其才以孫女妻之臨終復與田數
百斛謝不取賀既亡挈其孥居蕭寺棲遲於餒
而不悔讀書著文不改其樂頃嘗隨賀使虜同

行中後有與貴者會赴大比試來都城因游西
湖上新貴人於馬上與識之使人傳言請見亟
遁去其操守如此獨喜哦詩初不鍛鍊而落筆
立就渾然天成無一語蹈襲如柔櫓晚潮上寒
燈深樹中汲水延晚花推窓數新竹中夜鷺鷥
喧誰家海船上唐人之精於詩者不是過一時
名流皆願交之若徐敦立芮國器莫子及毛平
仲相與爲莫逆其後諸公彫喪略盡君亦連蹇

不偶至無屋可居無田可耕其貧益甚其窮益固而其詩益工嗚呼士患無才而有才者困窮類若此豈發造化之秘天殆惡此耶抑嘗謂富與貴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景思取天之所甚靳者多則不能兼人之所可得固宜然則才者寔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此未易以理曉也君所居室名曰雪巢嘗屬余記之故其詩若干篇自號雪巢小集云

雪巢集後序

楊萬里

雪巢小集天台林憲景思之詩也梁溪先生尤延之既序之矣景思復徵余序其後景思之詩似唐人信矣延之之論也然至如群花飛盡楊花飛楊花飛盡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邈不可追其卓不可跂矣使李太白在必一笑領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然延之深愛景思之才而深惜其窮至謂豈發造化之秘而天惡此耶又謂富貴者人之所可得而才者天之所甚靳既取所甚靳則不兼其所可得又謂才者致窮之具人何用有此而天亦何用靳此又未易以理曉者余嘗摘此語以啗景思曰子何必以才而致窮耶子何必發天之所秘而逢天之所怒耶子何必爭天之所靳而不取人之所可得者耶景思笑曰子不見唐人孟郊賈島乎郊島之窮才之所致固也然同時

之士如王涯賈餗豈不富且貴哉當郊島以飢死寒死涯餗未必不憐之也及甘露之禍涯餗雖欲如郊島之飢死寒死不可得也使郊島見涯餗之禍涯餗憐郊島乎郊島憐涯餗乎未可知也子不見本朝黃秦乎魯直貶死宜州少游貶死滕州而蔡京王黼相繼為宰相貴震天下當黃秦之死王蔡必幸其死及黃蔡之誅黃秦不見其誅使黃秦見其誅亦必不幸之也然乎

秦不幸王莽之殺而天下萬世罪之王莽幸黄秦之死而天下萬世惜之然則黄秦之貧賤王莽之富貴其究何如也且彼四子之富貴其得者幾何而今視之不啻如糞土而以一子之貧賤所得者如此今與日月爭光吾未知則孰可願孰不可願乎亦未可知也今吾子才足致擬郊島黄秦而吾之窮有甚於郊島黄秦丑何幸得與郊島黄秦同其窮而不與王莽同其

達而子為我顧之乎且吾與詩人同乎天天之所靳是天之横民也同於天天之所惡是又天之横民也治横民者宜以横致既與詩人同為横民又與不欲詩人同受横致可乎余賀之曰子既無遺力以取所靳無懼以犯所惡無怨言以安所致然則延之為吾惜延之過也今舉延之語以嗜君亦過也然君必欲專乎詩人所謂才之所致者而不顧不悔以不辭造物之横政亦過也子盍持此語乎光延之為余問之

石屛詩集前序　　　　模錀

唐人以詩名家者衆近時文士多而詩人少文猶可以發身詩雖甚工反成屠龍之技苟非樂得其趣誰能好之黄岩戴君敏才獨能以詩自適號東皐子不肯作舉子業終窮而不悔且死一子方璣孫中語親友曰吾之病病矣而子甚幼詩遂無傳乎為之太息語不及他與世異好

乃如此子既長名曰復古字式之或告以遺言收拾殘編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篤意古律雪巢林監廟景思竹隱徐直院淵子皆丹丘名士俱從之游講明句法又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一日携大編訪余且言吾以此傳父業然亦以此而窮求一語以書其志余荅之曰夫詩能窮人或謂惟窮然後工笠澤之論李長吉玉溪生言甚悲也子惟能固窮則詩愈昌矣子

之言顧何足為軒輊邪嘗聞戴安道善琴二子
勃顒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乃
各造新弄廣陵止息之氣亦與世異其孝固可
稱然以稍過果爾則琴亦當發矣式之豈其苗
裔邪而能以詩承先志殆異於此東臯子其不
死矣

石屏集後序　吳子良

石屏戴式之以詩鳴海內餘四十年所蒐獵點

勘自周漢至今大編短什詁記祕文遺事搜說
凡可資以為詩者何啻數百千家所游歷登覽
東吳浙西襄漢北淮南越凡奇嶽鉅浸靈洞珍
苑空迥絕特之觀荒怪古僻之蹤可以托詩之
景助詩之奇者周遭何啻數千萬里所與酬論
討或道義之師或文詞之宗或勳庸之傑或表
著郡邑之英或山林里巷之秀或耕釣酒俠之
遺凡以詩為師友者何啻數十百人是故其詩

清苦而不困於瘦豐融而不豢於俗豪偉而不
役於麤閑放而不流於蕩古淡而不死於枯工
巧而不露於斲聞而爭傳讀而亟賞者何啻數
百千篇蓋嘗論詩之意義貴雅正氣象貴和平
標韻貴高逸趣味貴深遠才力貴雄渾音節貴
婉暢若石屏者殆兼之矣豈非其搜攬於古
今者博邪豈非其陶寫於山水者奇邪豈非其
磨礲於師友者熟邪雖然此猶曰石屏也今則

不頹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觀化付斷簡於埃塵
隱几閉關等一樓於宇宙離群絕侶對燭影為
賓朋而時發於詩曠達而益工不勞思而獨中
的然則詩固自性情發石屏所造詣有在言語
之外者非世俗所能測也

題陳壽老論孟紀蒙　葉適

古聖賢之微言先儒所共講也然皆曰至二程
而始明凡二程所嘗講皆曰至是止矣其密密

規領將楊芮謝之流而張呂朱氏後持司契交
補互暢厥旨哉大宏無留蘊焉竊惟數十年士之
詣門請益歷階覩奧者提策警蕩之深淺所至
溢之久固宜各有論述自名其宗而未聞與衆
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豈敬其師之所以覺我
而讓於我之所以覺人歟天台陳君卿生晚而
又獨學奚遠筆之書然觀其簡峻捷疾會心切
已則非然於其統要者不能入也於估[illegible]校

源泒本則非愽於倫類者不能推也微綸綴私
門藏戶攝則非老於其室家者不能守也勿萌
榮動春花秋實則非妙於其功用者不能化也
蓋數十年所未見而一日得之余甚駭焉嗟夫
余雖後死而素無其質終不足以進此道矣使
子及其時歩趨規矩於覩領密承之間回復折
旋於互暢交闢之盛不挺然異材乎不柄授之
以扶翼其教乎愧余之不足進余昔之言也幾
子之不可及余今之言也當以余之言爲朽

題陳壽老文集後　葉適

建安中徐陳應劉爭飾詞藻見稱於時識者謂
兩京餘澤由七子尚存自後文體變落雖工愈
下雖嚴益靡古道不復庶幾遂數百年元祐初
黃秦晁張各擅毫墨待價而顯許之者以爲古
人大全賴數君復見及夫紛紜於紹述埋沒於
播遷異等不越宏詞高第僅止科舉前代遺文

風流泯絕又百有餘年矣文之廢興與治消長
亦豈細故哉今陳君耆卿之作馳騁群言特立
新意險不流怪巧不入浮建安元祐恍焉再覿
蓋未易以常情限也若夫出奇吐穎何地無材
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模擬之習徒爲陵肆
之資所知不深自好已甚欲周目前之用固難
矣又安能及遠乎君之爲文綿涉既多培蘊亦
厚幅制廣而密波游浩而平錯綜應會締經匀

等言謂枯筆之蹤安作寒步[illegible]若是乎唐
爾郊而王度善藏之林藪而幽愈恆矣若又審
其所從不求强同責其所安毋爲異得趍舍一
心之信否藏百年之公則何止於建安元祐之
文也君必勉之

桑澤鄕莫庵詩集序　陳亮

余平生不能詩亦[illegible]識其淺深高下然嘗聞
韓退之之論詩曰[illegible]以妍卓爲傑黃魯直

論長短句以爲[illegible]婀娜姿能撼動人心合是二
者於詩其庶幾乎至於立意精穩造語平熟始
不刺人眼目自歸[illegible]不足以言詩也夫桑澤鄕
来客西湖爲詩數百篇無一句一字刺人眼者
可謂用工於斯術者矣劉牢之大小數十戰方
爲名將何無忌從容坐談而靈寶以爲酷似其
舅一戰而勝彼亦畧似之終非其眞澤鄕試問
之渭陽李靖之兵法旣盡乎骨肉之間有語則

打人將議其後矣

曾使君薪詞序　謝伋

恩海伐君[illegible]曾侯惇字欽父以故相孫習知
基閤上爲少時年踰二十當全盛時官中都諸
公貴人一[illegible]爲王郞戚里名勝豪俠莫不[illegible]
交而[illegible]與人交笑言靡靡各適其意
[illegible]酒酣耳熱遂賦之前[illegible]
[illegible]下至流傳平康諸曲皆[illegible]

歌之以是樂府大著蓋識其小者輕千金重然
諾夸承平公子之豪而見其大者英妙卓絕可
繼門戶鍾鼎之盛此欽父與時之作也伋政和
末肄業大學同舍生多能語此後十四年欽父
丞大府伋丞大宗正相遇行在所叙中外契明
年同出尙書省見其文詞日益多而樂府傳者
少時中外多故雖官曹令休及室無私恩意皇
暇乎朋友讌集之事哉及十三年歲在丙寅欽

公采守嬉海四方無事晝講不赤鄙夜作歌
以禮樂老者安而少者懷矣於是以少日之所
自樂而與其民共樂之變歎息深懷之音爲樂
職中和之作合樂府五十一篇以上開則安靜
平易無煩苛迫急辨治於斯以之間殆將於此
乎政小而行遠則高下抑揚曲折變化人情物
態莫不周知雖異世識者亦疑狄蒲其郡門
生故吏相與裒次屬黃公刻諸板將傳之又
屬役爲序役應之曰曾侯不能度曲亦竊
我願其侍兒誦蘇東坡前後赤壁二賦而聽此
文也畢之何敢序侯詞則又合詞家當曰足亦
伏之心也固辭不獲故序其自所見聞者如上

貧窓續集序　　吳子良

文有統緒有氣脉統緒植於正而綿延反流旁
出者無與也氣脉培之厚而盛大華藻外飾者
無與也六籍尚矣非直以文稱而言文者輒本

焉不曰統緒之端氣脉之元乎自周以降文莫
盛於漢唐宋漢之文以賈馬倡接之者更生子
雲孟堅其徒也唐之文以韓柳倡接之者習之
持正其徒也宋東都之文以歐蘇曾倡接之者
無咎無己文潛其徒也宋南渡之文以呂葉倡
接之者壽老其徒也壽老少壯時遠參洙泗近
探伊洛沉涵淵微恢拓廣大固已下視筆墨町
畦矣及夫蒲而出之則波浩瀚而濤起伏麓秀
巒而峯崚嶒石叠攅而樞運轉輿衛而冠冕雍
容其奇也非怪其麗也非靡其密也不亂其疎
也不斷其周旋乎賈馬韓柳歐蘇曾之間殫墻
甚寬而步武甚的也不幸呂公不及見而葉公
晩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著論孟紀蒙若干
卷貧窓初集若干卷以爲學游謝而文晁張也
至其獨得於古聖賢者中夜授以死囑焉而曰
吾向以語呂公伯恭今以語壽老四十年吳案

公既沒篔窓之文遂巋然為世宗主其他一立
而氣脉厚也自元祐後談理者祖程論文者宗
蘇而理與文分為二呂公病其然思會融之
呂公之文早葩而晚實逮至葉公窮高極深之
妙卓特倚天地之奇變而隻字半簡無虛發者
壽老一見亦奮躍策而追之幾及而然此所謂
統緒正而氣脉厚者又豈直文而已余十六從
篔窓二十四從葉公公亦以其嗜篔窓者嗜葉

也情不復進每遐想太息之故於篔窓初集既
以鋟之海陵而今復併其續集鋟之豫章使之
統緒氣脉之傳來者尚有考也

赤城志序

陳耆卿

圖諜之傳尚矣今地險萬里縣不登萬戶亦必
有成書焉剡以台為名郡且稱輔郡綿涉千歲
吏數百守而闕古以品難之歟抑因陋襲簡不
暇問歟有守四人嘗釐其方於斯矣如太守公袞

唐公仲友李公兼類輯掌不竟紀最後黃公嚳
又以命余偕陳維等蒐集高會黃去爻又僅就
殺青也不其幾十年矣更久則非惟不繼而併
與僅就者失之今吉州齊公碩始至欲迄就未
暇時年報政遂復以命余於是郡博士姜君容
總推之三大夫蔡君範以下分討之又再為陳
維及林表民等採摭之既具余為之汎革詰異
同刊巨纖權雅俗凡意所未解者悉故考故老

所不能言者恃碑刻碑刻所不能判者恃載籍
載籍之內有漫漶不白者則斷之以理而析之
於人情事立之凡卷設之引徵以舒教化識與
章非直為紀事設也如是者半載而書成嗟夫
同是州也非可成於今不可成於昔也或曰有
時爾昔歐陽公論學概述吏道以為有司簿書
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急夫豈惟學哉語以司諜
非不急之尤者耶然而莫與於圖諜莫諜於簿

書有司之所不急固君子所急也今公之為政也剖叢滌煩燭幽洞隱於有司所急者誠井井矣而於君子所急者尤惓惓焉用能以半載之間紉千歲之闕增十年之未備洗數百守之因襲成四人之壓嗟夫此豈以其時哉書成者時也所以成者公之志也其志立則時赴之矣無其志而曰需其時者吾未之聞也豈惟一圖諜為然天下事皆然

赤城集卷之十七終

赤城集卷之十八

赤城續志序

吳子良

台為郡餘千年赤城志猶未就卒就於前太守齊公碩其未就者何見聞使而亡以證蓋疏略而難於聚也其卒就者何來訪於士友居業於官寮有以證易於聚矣今其書凡例以義起去取以法定著善別流品因事列篇什按是非於故實感得失於世變寓勸戒於微詞寄閔於何止詳之聚之也哉雖然證之聚之愈詳異之也而一時采訪未免蒙疑之遺宜續書志以紐系目發牒隱翳無所系難忘錄雖不錄又不欲棄宜續書今太守王公梴廣齊公之政百綱釐舉若浚河復經界以便民修學闢貢闈以便士最要者也前者幸有繼後者期有考宜續書於是教授姜君容條畫以屬東魯林表民逢吉總書之為八卷俾子良參訂焉門類率如本志協

所證所發命心辭矣而書豈徒取其辭而已乎
讀赤城志者並辭流品而思勵其行紬明畧
而思懋其功騐是非而關漫遠念得失而重兵
省悟勸戒分畜趨舍詎小補哉夫然後取是編
而續之見其步驟前作殫智昔志謂皆無補不
可也書豈徒取其辭而已乎

赤城三志序　王象祖

赤城志作於太史陳公耆卿凡例嚴辨去取精

確諸小序凜凜乎馬班書志之遺筆莫可尚矣
其友林君表民與修焉而林君又為續志紹定
己丑郡陷於水倉使寶謨仙遊葉公再造有邦
復俾為三志博雅考訂有源有委非斯人不可
也君謂予曰志數百年不克就今就未十載而
續志三志繼作不幾乎古事備矣今所書止城
築建立不畧乎予謂作當關可否非贊非畧之
嫌也今郡之圖牒古諸侯之國史也春秋非魯

之史與大水以災書城邢城楚丘以存亡書新
作南門雉門以修舊書後世圖牒之所有者多
經之所無則經之所有圖牒固不可遺也三之
何害又問人物有志今天下之母育於吾邦之
相門書乎否乎予謂紀季姜歸于京師過我猶
書況所自出哉三志於是論定嗟夫水之方作
咸謂郡無前聞爾有老父指譜舉淡守示子孫
曰慶曆五年有此矣已而儒生考載記搜碑刻

惟蘇君夢齡新城記得於倅聽壁之刻碑言城
築頗詳而城築之外無見也故字畫有考則老
父之瞎壁猶信紀述不備雖堅珉深刻可憾焉
傳春秋者謂其不詳也使後之猶今遠而猶可
考不在茲志乎蘇記謂慶曆必後之責屬之外
臺當時未有倉臺也漕憲畢至而元公絳又為
之守今一人任三人之責而功又倍之茲而不
志則後之恨今必甚於今之恨昔也林君又立

災異紀功二門有得於春秋之遺意皆郡國志
牒所無者継或有因必自赤城三志始矣
養濟院創置修復本末序　趙必愿
恭惟國家上接三代以仁遊邦凡顛連鰥寡無
告之民恤養涵囿載在令甲𠃵爾守令宣上德
意乃奉行不虔視簿書獄訟財賦之外漫不加
省惟我先祖忠定公將漕江西創院養濟廣租
設廬可利永久尤文簡公継之不替舊規用加

惠於一道元祐黃大史之孫監丞君實家于洪
其守丹崎乃倣斯制度地城南爲贍養之所又
撥在官之田籍其数以須奏報所以爲民慮至
悉也嗣是不能世守給復者不繼請糴者不遍
因循歲久籍簿無有紹定癸巳朝廷不以必愿
不肖守藩于此實惟我先忠定公之舊治視政
之始按養濟之籍名存實亡暇日與同寮趙君
体要閱視其處則敗屋数楹壁垣不備因念承

之一役養革前人規置尚可討理不待更創乃核
見存之租增撥入之田既存有守給用有経
今圖俊以待其久既爲條列鋟梓又命所司別
藏其副雖不敢自謂詳密然推而行之或庶幾
爲雖然必恆心之吏適継来早補苴罅漏日有不
給而又守此未暮易戌而去故他所廣聖祖仁
厚之意以續我先忠定公之遺恵者多不暇講
而於此僅舉而未備後之有志於民者儻不以

人而廢其政則必見拜賜宏矣事難成而易壞
大抵然也況於天民無告者哉
送滕子勤赴福州司錄序　陳公輔
天下之事得於所聞固不若所見爲詳且確也
余在都城聞賊攻台所賴以無事者滕子勤爲
初未以爲然及歸見州人稱子勤不容口無大
小貴賤皆以再生之賜歸于滕公是知不妄矣
嗚呼時方無難賢才隱於難知欲觀賢才之實

在有鄰之時疾風勁草歲寒松栢誠言非虛
語初賊起青溪二浙方驚子勤以為攻守計寅
夕警備誓與台人同其死生然賊鋒尚遠人固
未知其果何如當羌辟罷已破仙居水陸並進
逼于城下太守且奔矣軍民皆解體其他官吏
皇皇莫知所向子勤獨毅然以今日之事吾誓
不與賊俱生為其家人輩不忍聞變而擾申戒
諸州有出城者斬之官吏始一殷勤撫循稍安

赤城集卷之十八　六

頑劾死以守城凡圍十日不得逞而退子勤更
益其備整倉廩府庫以犒軍一一凡所經畫皆觀
時之宜身任其責無纖芥之懈其忠誠所激如
是後四十日賊復至民知子勤之可恃也捍禦
愈堅賊徒數千蟻聚而登城上守禦謀矢石如
雨賊兵多被害遂退保招延去城四十里不敢
進泊王師擒渠魁餘黨殄滅台州寂無儆子勤
吾知一州無噍類矣朝廷叙功京秩且恩三衘

經破蕩思得人以贊治令錄州事將行民惜其
去願借留不可咸謂功多賞輕未足以稱而子
勤處之恬然乃曰臣事君無逃於天地間吾之
遇賊以死守者義所當為豈有意功賞哉由是
益知子勤之賢為不可及何以言之國家承平
既久州縣玩不知備一旦变起如錢塘之大賊
唾手取之自淛望風逋去殆百數輩肯其死守
者幾何人哉及賊已平或因人成事或既逃而

赤城集卷之十八　七

還徧更較計功績規求國恩人人有僥倖之望
是誠何心哉二者子勤皆所不為果不謂之賢
乎子勤名家子少喜學問余初識之於台聽其
言詳其趣操日已知其不凡決謂其能立事今
茲果然余憂居發箧得於子勤行不可無言亦
慮夫世人不能知子勤事詳且確也以台人所
親見者錄而序之庶以識別

滕侯守台頌并序　李昌齡

自古以孤城犄旅抗暴悍之師而全名高節輝于天下者幾何人哉必皆信以先之謀以定之而後勇以決之蓋非信不足以撫民而用其命非謀不足以揆事而制其機非勇不足以守死而克其敵故參成而後可以圖濟歲在宣和盜發睦郡天下平治既久民惟耒耜之知不識金革吏唯文法之守不習戰爭勢焰所爋聲震甚遠大將望氛氣而棄甲牧守聽音響而委城故

盜得以狂奔叫呶不偶一矢之禦而攻取所至無留難者時旁郡群不逞之人亦因其聲以相轉誘屯聚攻剽吳越沸然於是睦歙杭處衢婺六州悉陷於賊唯天台介六州之間於盜其偪而獨以全何恃而然哉守之得人而已其人則睢陽滕侯也當是時侯非被長吏之命為守禦計然一版曹位甚卑不足以使衆乃能全郡於盜所甚偪必將有以矣聞之台人曰侯慨然興

嘆謂報國唯有赤心家人緘以危言撫劍遂之又為書屬其兄以後事信足以孚於衆也誘鄉兵得三千人分城排為十三寨部列有次號令甚嚴謀之滅矣寇至圍城數周火光燭天呼震林木衆皆服戰膽掉不敢下視侯擐甲冑矢石躬自率之士氣始振撊然有鬬志賊乃斂衆而去暨賊再來必欲拔城衝鏑之交侯遂以死因死諸城上且厲聲徧呼曰渠師屍矣衆響應之

盜皆失色未及馳去侯以一矢斃其帥於是大潰旬日王師繼來盜是以殲台是以全當是時非侯之勇足以濟其謀而用其信台何恃而不拔也台人又言盜之未潰皆自相驚以為有神人金甲而身數丈者執弧矢以令諸城上蓋實天之佑侯也已夫用武之世家習鈐略人便弓矢熟於戰爭能致其死與使人之致死則易時當和平家豐盈人安富貴能致其死與使人之

致死誠難而侯乃能之高牙大纛前賞後刑其
使衆則易秩不足以寄重權不足以用威其使
衆誠難而侯乃能之則侯之功前於古而莫擬
疇於今而莫倫矣惜朝廷之賞猶未足以稱其
功也苟圖其勞登而用之謀諸帷幄寄以疆埸
使盡行其志則侯之徒足以全天台也哉予聞
侯之先曰章敏公左右國家克勲績令其保世
之人實濟厥美天且昌而大之使獨有宋尚將

大之其在侯矣台人像侯之形紀侯之功以刻
諸石俾流于遠且使其世勿忘侯德載瞻載嘉
頌以賛焉頌曰

赫赫王靈　被于九州　彼寇維何
有誂其謀　𧙗鞠兇頑　俶我吳楚
狂奔吽呶　肆厥螳斧　民之玩治
弗能勝兵　寇極其虐　遂墮六城
豈無斯侯　不用其則　豈無秉戎
是棄其律　彼台且都　在寇之宅
無競維人　寇莫我卽　非莫我卽
莫我能克　人謂伊何　有侯之勝
明信靖謀　是圖是勤　勇以決之
孰余敢陵　彼昏卒狂　再干大戮
斃之一矢　駭禽奔鹿　王師嗣來
盡殲梟蝮　天台之全　吳楚以康
維侯之功　與勞于王　誰以勝侯

達于旒綴　登而用之　以畢其智
無俾封植　獨于台人　俾乃勲德
均我有民　頌言不誣　敢告司鈞

送通判黃瑊中舍序　陳襄

台州慶曆五年夏六月大水死者數千人適遭
周謝之政二公弗恤天災致厲荼毒生民老幼
怨咨無所寧息已而元侯受命作牧侯來爲貳
小人間之且憂且寧有來勉侯曰元侯有材而

賢侯好義而直重剛相乘其勢必爭今台民未寧侯惟念弐袞政惟和時乃生民侯曰然既至左右元侯侯先不疑辨事曲直不撓於私不形於色無所不歷肺腑而陳之元侯既信無所不以虛受之二公同心庶幾大和百姓康寧元侯曰吾無以為德尚頼侯侯曰某也惟公之德無曠厥官夙夜不忘終始惟一為可觀也已若元侯者可謂敏而不失其賢若侯者可謂和而不

詘其道者也嗚呼彼之事君者何獨不然下焉者好已之勝人上焉者惡人之勝已材相似則爭位相近則陵和之不復可知矣使寧相以至百官和於朝百姓和於國萬物和於野至和之氣盈於天地唐虞之世矣夫某目二侯之德因有所感為侯序之以送其行

送葉孟我官寧國序　陳耆卿

嘉定改元夏五月鄉先生葉公孟我出為宣之寧國主簿是行也邦之大夫士樂而賀之老[illegible]以為歎宣言曰邦人知公耶公問學如禹治水政制度如周公畫井田制賦落筆為文章如逌丁奏刀而匠慶操斧少已負聲望入太學名流異待之當是時謂萬里可立致命不隨汩汩以老諸尺友公研席者或已為公相師公方州者多已為卿大夫公獨栖遲故山堇堇妻子[illegible]寒月半簾清風一榻蕭然弔影居人之所不堪是

豈何尤哉寧國小邑也主簿卑官也吾方以為公弔矣其賀雖然吾為公平心而言之公亦為我平心而聽之天靳才人榮富貴二者之難兼自古固然蓋亦造物之神機所以顛眩一世者必不得已而去曰寧去富貴富貴無聞者多矣而至於哲人雖餓且死名猶日月也然則將吾何邑小則便閑官卑則遠謗琴高之山謝朓之亭前跡往事豈無惓惓奇奇為公獻者邪勾稽

瞑覺而辨之其聲與天籟相宮商而不雜則其視一生算抹已爲逝已無論其大詩云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况三歲别乎此則予之所以悲

文成殿奉安先聖文　王然

維宣和五年歲次癸卯二月乙酉朔宣教郎知台州黃岩縣管勾勸農公事兼監益監王然謹以清酌之奠敬告于先聖至聖文宣王天台之南為蕩之北有古東甌濟于海濱地廣而蕃多士攸集惟聖祠學序禮義所存往被寇擾延爇盪盡焚效官之始首議營建爰即故址改卜新宮寔署載離一新廟室柱石礱鞏簷牙翬飛輪奐有觀華移中度畢幾乎揭虔妥靈昭示無極涓吉告成祗遷貌像以先聖先師并從十哲奉安于位仰冀威神俯垂鑒格尚饗

勸諭文　陳襄

為吾民者父義（能正其家）母慈（能養其子）兄友（能愛其弟）弟恭（能敬其兄）子孝（能事父母）夫婦有恩（貧窮相守爲恩若棄妻不養夫喪改嫁皆是無恩）男女有別（男有室女有夫分別不亂）子弟有學（能知禮義廉恥）鄉閭有禮（歲時寒暄皆以恩意往來）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借貸錢物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遜路（少避長輕避重去避來）耕者遜畔（地有界畔不相侵奪）班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子弟負重擔不令老者）則為禮義之俗矣

黃岩勸學文　王然

萬物散殊於天地之間其生不同其類甚衆而不能知道則物而已矣惟人受才於天地之中為萬物之靈故可以知道若夫不知道則非才之罪也不學之過也故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且道不可以他求也所以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也是故其學之也有先後其既學也有始終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程
子曰威儀文辭所表也德行忠信所養也此學之先
後也孟子曰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
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
荀子曰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此學之始終也
古者之學耕且養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而孔
子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則學
之不可以已也矧此黄岩古東甌素稱多士

者廟學燬于兵燹洪武復承學之徒無所依從
所聽讀然共人命作邑爰自到官首建鄉校遷于
舊址令殿堂皆成齋舍漸就亦可以招延士類
修舉庠序之風矣比已擇請職事在學欲取新
歲肇開講席以來生徒竊慮鄉士在遠有所未
知故述斯文更加勸諭非勉之不至也切冀見
聞咸悉此意毋忽

仙居勸學文　　陳襄

[illegible]也以老夫之人為善莫善於讀書為學[illegible]
[illegible]知禮義孝悌之教故一子為學則父母
喜一家[illegible]兄弟有愛一家為學則宗族
睦一鄉為學則閭里康寧一邑為學則風俗
[illegible]削雖有惡人將變而為善矣今天子三年
一選士雖是山野貧賤之子[illegible]苟有文學
脩行[illegible]可升之貴家門光寵[illegible]孫皆[illegible]
禄豈不為[illegible]學哉[illegible]以[illegible]

民不識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illegible]不睦里不
相存恤其心[illegible]惟爭財競利[illegible]以致於
刑憲鞭撻流血而不[illegible]父子[illegible]何哀
天子詔條不可私恕每刑一人[illegible]痛變而
邑民不知予心適相前識搆訟成獄自以為能
使予日不得[illegible]不得寢以與之斷獄略不能
訟是誠何心雖然[illegible]人而[illegible]之無於此也蓋不
知讀書[illegible]無文[illegible]勸也[illegible]

以令選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古
十室之邑尚有忠信者況今百里之邑良民
之子弟不少其間豈無聰明環茂材美之器可
使為公卿者然而不使之為學真可惜也令汝
父老歸告而子弟速令來學予其擇明師而教
誨之庶幾有成如前所說予明年十二月官滿
即去也　[illegible]予言

台州壽台樓記　　葉棠

台[illegible]天[illegible]古風雨時又豐下而色齊主君
臣和而晉志已命主壽獨鐘上台何與夫天生
物必壽將生不壽匪天亡之人實戕之紹定二
年秋九月丁卯大水壞台州城殺人民踰二萬
先一年予守台八月當大比吾邑士閱城中會
日夜暴雨漲流激怒海潮角之濤波衝撞濺沫
女堞城岌岌有聲予身帥吏卒築閫窒竇遂以
免禍屠無何剩家不以棠不佞躬郡界常平使
者斯去數月而水竟作城竟破嗚嘑痛哉大抵
有物斯有數短長什百智者莫齊焉一旦無少
長貴賤皆以水誘之數可乎予時在越得変告
疾馳來發倉捐緡竊用便宜既而有旨俾蕭佩
故印凡厥控籲君相惻焉天人交孚晨奏夕報
賑公錢三十六萬貫米斛十萬而民始蘇復貽
緡錢二十萬米萬斛而城迺新初水之破城也
入自括蒼門予塞之作樓七間据城上做黃樓

以壓水夷邦人聚觀見謂雄麗或言城南有樓
丞相趙忠定公所縣建摘與公賦語名為神秀
山川宜之今西樓宜何名予謂此州上應台宿
三台之象鼎足闌闠天台大山窟宅仙佛即上
台主壽用壽台名吾樓庶幾壽吾民宜乎他日
會僚佐落樓之成客有誦活人為勞者予謹謝
之曰棠不佞今日之事幸而集皆吾君吾相之
賜棠特同諸君具文書毋齋貪天功重謝之曰

棠棄走四方久於台獨若有宿緣去復還者五年然董能止水患於先莫能弭大菑於後可愧也已猶幸使指涖所部獲與飢溺相周旋不爾詎無章簡元公來棠也何敢覬前哲萬分雖然尚有以諗君凡民宅生於刺史縣令民生難哉同其癢痾晦其渴飢天下莫不壽矣獨台民壽不然椎其膚其脂殘椓其元氣民夭矣非吾命樓之意也豈上台之心哉客曰敬聞命

寓以為壽台記城武當書有令代鉅筆在

跋淵明詞贈卓契順　蘇東坡

余謫居惠州子由在高安各以一子自隨餘分寓許昌宜興嶺海隔絕諸子不聞余耗憂愁無聊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二日契順涉江渡嶺徒行路宿僵仆瘴霧黧面繭足以至惠州得書徑還余

智家操手異說各不相統而以己之氣血所勝者為善則道德壞而義理滅矣解子耕之舉者宜曰獨上蔡事尤長非不切也昔正考父饘粥於鼎循墻而走其後孔子生而孟僖子命其子學禮焉謝氏之困于庸奴久矣子耕既洗沐之列于士大夫安知無達人出復佐二程之道斯可以占天意矣然則今之不切不愈甚乎

問其所求答曰契順惟無所求故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若問不已乃曰昔蔡明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以周之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儻可以援明遠例得數字乎余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托此文以不朽也

吳都文粹十卷

（宋）鄭虎臣輯

清鈔本（四庫底本）

吳都文粹九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鄭虎臣編。案蘇州府志、虎臣字景兆、曾爲會稽尉。宋德祐初自請監押賈似道殺之於木綿菴者、即其人也。是書於吳郡遺文、綵緝頗富。其中若李壽朋之剏補新軍、任應辰之申奏許浦水軍、趙霖之三十六浦利害、郟亶之至和塘六得六失諸篇、均有關兵農大計。其他輿地沿革、亦多有因文以著者。如書中載顧正企賢堂記曰、長洲爲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而吳地記則云建自貞觀七年。考唐地理志與顧正之記合、可以證吳地記之譌。又吳地記云、常熟縣改自唐貞觀九年。而書中范成大常熟縣題名記曰、縣舊爲毗陵、至梁而改。又可與吳地記考異。蓋是書雖稱文粹、實與地志相表裏。東南文獻藉是有徵。與范成大吳郡志相輔而行、亦如驂有靳矣。

吳都文粹目録

蘇臺鄭虎臣集

卷一

吳都志序　趙汝談
十老序　米芾
吳城　杜牧
閶門　張繼
韋應物
白居易

蘇舜欽
胥門　皮日休
陸龜蒙
郡學記　朱長文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御書閣記　洪邁
重修吳學記　吳潛
吳學復田記　陳耆卿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崑山縣新修文宣殿記　王禹偁
崑山縣重修學記　張九成
丹陽公祠堂記　朱熹

卷二

吳趨行　陸機
祝牛宮詞　陸龜蒙
魚斗　皮日休
申補新軍生下省劄　李壽朋

城口開江按措指揮　范仲淹
蔣璨
申奏許浦水軍生下　汪應辰
申增傾注水軍利使　吳英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燕　獨孤及
登初陽樓　皮日休
陸龜蒙
東亭　白居易

西亭
西園
北軒欹枕
北池賦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浮萍
白蓮
和重臺蓮浮萍白蓮三絕
重題後池
和梅摯北池十詠
雙蓮堂
木蘭堂
雙瑞堂記
三賢堂記
思賢堂記

白居易
前人
梅摯
蔣堂
皮日休
前人
前人
陸龜蒙
皮日休
目三
陸龜蒙
蔣堂
楊備
陸龜蒙
范仲淹
楊備
范成大
仲并
范成大

瞻儀堂記
齊雲樓晚望十韻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登齊雲樓 [illegible]
西樓雪宴
城上夜宴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玩月
觀風樓
西樓感懷
介菴銘
靈芝坊
畱客亭
和前韻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范成大
白居易
韋憲
白居易
劉禹錫
楊備
目四
范仲淹
耿元鼎
章造
梅摯
蔣堂
曾幾
沈文度
陳貫
徐康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姑蘇臺覽古　崔鶠
陳羽
李白
曹鄴
李紳
羅隱
劉駕
劉禹錫
館娃宮　楊備
陽羨中　殷堯藩
又　李嘉祐
懷古　李紳
又　皮日休　陸龜蒙
勾踐進西施賦　徐寅
卷三
吳王井　楊備

響屧廊　王禹偁
又　楊備
採蓮逕　孫逖
長洲苑吳苑校獵　楊備
蠡口　白居易
毛公壇　皮日休
陸龜蒙
虎丘古杉　皮日休
陸龜蒙
臨頓二十首　皮日休
陸龜蒙
重玄寺藥圃　皮日休
忠國師菴　顧在鎔
洗馬池　楊備
真宗皇帝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并序
丁謂和進
復賜

丁謂復進
跋
吳人歌
牧守王規謝章
博羅
夜游武丘山
本朝牧守題名記
狀元語
朱花石
重修泰伯廟記
泰伯廟
迎享送神詞三章
夫差廟
伍員廟

丁謂、
簡文帝
馮袞
白居易
葉夢得
賈公望
曾幾
皮日休
陸龜蒙
張詠
蔣堂
龔頤正
陳羽
張詠
簡文帝

目七

南嶽廟記
春申君廟記
聖姑廟
靈姑廟碑陰記
三高祠記
三高堂詩序
鴟夷子皮贊
書三賢堂
煥靈廟龍堂記
新建煥靈宣惠侯廟記
重修東嶽廟記
黃姑廟
任晦園亭

張詠
楊備
蔡京
趙居貞
皮日休
陸龜蒙
林戊
祝鎰
范成大
程俱
李華
蘇軾
皮日休
魯詹
魏邦哲
李後主
皮日休、
陸龜蒙

滄浪亭記
滄浪六詠
滄浪詠
寄題滄浪亭
觀滄浪亭石有感
南園

卷四
鱸鄉亭
七檜堂
小隱堂
隱圃

蘇舜欽
歐陽修
胡宿
胡理
梅堯臣
劉敞
羅隱
蘇舜欽
梅摯
胡宿
周元明
程俱
陳璀
范仲淹
葉道卿
蔣堂

溪館三詠
南湖二詠
中隱堂
樂圃記
三瑞堂
漫莊
還居蝸廬
復軒歌
清曠堂
詠歸亭
清閟亭
返觀亭
臞庵二十五詠
浮天閣三首
平遠堂三首

白居易
朱長文
蘇軾
章憲
程俱
章憲
徐闢菴
蒙与義
呂本中
蘇庠
王銍
向子諲

草堂二首
李彌正次祝鑑韵
范文正公義田記
范文正公義宅記
天平山
穹窿山
華山
雨中遊包山
林屋館銘
縹緲峯

沈与求
程子山三首
何俌五首
僧道本二首
陳採一首
沈周一首
錢公輔
樓鑰
目十一
蘇舜欽
范師道
楊備
皮日休
陸龜蒙
陳炯
皮日休

桃花塢
洞庭南館
早發洞庭
洞庭小湖
入林屋洞
洞庭山
崦裏
石版
龜頭山神女歌
訪踞湖山人仇君隱居
芳桂塢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張祜
白居易
方千
白居易
皮日休
陸龜蒙
目十二
王禹偁
李彌大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韋應物
馬雲
馬雲

飛泉塢
修竹塢
丹霞塢
白雲塢
二獄山
夜宴虎丘山序
陪陸長源裴樞遊虎丘山
劍池
虎丘贈魚處士
虎丘寺西小溪閒泛
酬陸四十虎丘對月
夜遊西武丘
虎丘寺路宴留別

楊　備
獨孤及
李　峴
趙　嘏
皮日休
陸龜蒙
許　渾
權德輿
白居易
李　紳
劉長卿

虎丘見元相公題名愴然有詠
登虎丘望海樓
同沈恭子游虎丘
刻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追和顏真卿
追和清遠道士詩序
補沈恭子詩序
遊虎丘詩并序
遊虎丘觀白傅舊題二首
吳王墓

清遠道士
顏真卿
李德裕
皮日休
陸龜蒙
晁　迥
王禹偁
陳堯佐 三首
丁　謂 二首
梅　詢
范仲淹
蔣　堂
張伯玉
王　紳

和劉孝叔會虎丘
諸公倡和詩題詞
遊虎丘因書錢塘舊游
章子厚和前二韵
虎丘雜詠
劍池銘并序
劒池
虎丘記
卷五
臨頓

蘇軾
朱長文
蒲宗孟
蘇舜欽
楊備 四首
孫覿 二首
程俱 二首
何麒
方惟深 三首
方仲荀
王禹偁
徐軸
皮日休

臯橋
重遊乘魚橋序
上元
過白頭橋
吴江橋
泛太湖書事寄元稹
泛太湖
望太湖
明月灣
練瀆
銷夏灣

李紳
僧達本
楊備
梅摯
鄭獬
蔣堂
白居易
皮日休
陸龜蒙
楊備
蘇舜欽
梅堯臣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投龍潭
胥口
前松江賦
後松江賦
夜渡吳松江懷古二首
吳松江
松江亭攜樂觀魚
泊震澤口
泊松江渡
松江早春
懷吳匠
送裴如晦宰吳江二首
除夜宿垂虹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程俱
宋之問
劉長卿
張懷
許渾
白居易
薛據
許渾
皮日休
陸龜蒙
錢昭度
梅堯臣
蔡肇

游松江三首
過垂虹橋二首
長橋二首
松江謁王文孺令宰
交讓瀆
女墳湖
越來溪
夏駕湖
至和塘記
沈氏筆談
六失六得
五論
卷六 吳水利 入署
三十六浦利害

王禹偁四首
陳堯佐
蔣堂
蘇軾
楊備
章憲
楊備
皮日休
陸龜蒙
楊備
丘與權
郟亶
郟僑
趙霖

表薦陸胤
表薦陸禕
詔陸玩
辭召表
孔稚珪等表薦杜京産
詔史德義
翰林盛事
挽章
溫公詩話
絶句
范文正公真贊
延賓佳話
詠懷
送李瑋應舉
張林妻徐氏碑
太湖石賦并序
大湖採石賦
太湖石記

華覈
顧歡
朱佐日
方子通
丁僊
薛堂
閻灝
范纁
范周
王安石
陳洙
程俱
白居易

題太湖石詩并序
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牛相公宅太湖石詩
太湖石
白雲泉
薦白雲泉書
鬬鴨賦
鶴媒歌
鵁鶄
江上漁者
和文與可洋州香橙徑
紅蓮稻
再熟稻

牛僧孺
劉禹錫
白居易
皮日休
陸龜蒙
胡宿
白居易
范仲淹
錢藻
陳純臣
李邕
陸龜蒙
陶弼
蘇軾
陸龜蒙
薛堂

洞庭綠橘
洞庭獻新橘賦
揀貢橘書情
洞庭春色并引
卷七
吳櫻桃
梅譜
郡圃新栽梅
紅梅
嶺南桂
蘇州柳
長洲種牡丹
吳縣廳前冬日雙開牡丹歌
范村菊譜
海仙花
石竹花
金竹
採藥賦

韋應物
白居易
蘇軾
白居易
范成大
白居易
方惟深
日二十一
白居易
王禹偁
范成大
梅摯
陸龜蒙
蔣堂
陸龜蒙

吳中觀貢橘
金闕寥陽殿跋
寥陽殿上梁文
傷開元顧道士
新修太和宮記
春晚遊太和宮
晚次神景宮
三宿神景宮
上真宮記
又詩
登重玄寺閣
能仁寺重鑄鐘銘
遊永定寺北池僧舍
寓居精舍
喜辟疆夜至

趙嘏
趙伯驌
龔頤正
皮日休
王禹偁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日二十二
陸龜蒙
陳羽
皮日休
陸龜蒙
韋應物
孫覿
韋應物

朱明寺
和廣化寺午日府宴
龍興寺唐金丞潛銘
龍興寺
開元寺浮海石像銘
開元寺佛鉢詩序
遊開元寺
遊開元寺詩并序
早景即事
剞筍園
開元寺避暑聯句
題寺閣
客留開元

楊備
方子通
楊備
簡文帝
皮日休
陸龜蒙
韋應物
李紳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薛能
方子通
程公闢

大慈寺避暑聯句
遊北禪
寒夜訪寂上人
寺守堅覺初二僧
紹興中提舉徐誼給常平田記
建乾元寺記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
卷八
虎丘山寺記
御書閣碑記
藏記
靈巖山寺磚塔記
智積菩薩殿記
宿靈巖山上院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皮日休
陸龜蒙
蘇舜欽
龔頤正
顧況
白居易
王隨
葉清臣
張攷
孫承祐
孫覿
白居易
韋應物

秀峯上方
聞訥老築堂曰五至
重遊靈巖再賦
天峯院記
超隱堂記
遊南峯寺詩并序
題觀音禪院
咸平觀音禪院碑銘
竟峯新井歌并序
再題半峯亭
半峯亭
山居十詠
楓橋寺記

趙抃
蘇舜欽
胡宿
李復圭
劉無降
胡理
孫覿
曾旼
葉勸
葉夢得
白居易
錢儼
蔣堂
李彌大
僧懷深
孫覿

題楓橋寺
楓橋夜泊
重遊楓橋偶成
孫覿与溫老四首
穹窿山寺記
橫山預舍利靈塔銘
寶華山寺新鐘記
光福寺銅觀音像記
題光福寺上方
澄照寺記
明因禪院重建方丈記
入湧泉道中
水月禪院記

張祜
張繼
張師中
程師孟
胡理
張孝祥
郜附
楊宿
魏瑗
孫規
黃公頊
顧在鎔
陳最
凌民瞻
程師孟
蘇舜欽

王安石和韵二首
慧聚寺詩并序
景德寺諸天閣記
惠嚴禪院法堂
明因禪寺記
勝法寺輪藏記
題永慶寺
重修福延禪院記
新建佛殿記
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題興福寺
瑞石菴記
新鑿頂山路記
遊頂破二山淨居院
陸河聖像院記
應天禪院記

朱明之
范浩
曾旼
陳于
葉夢得
李湛
陸絳
陸絳
李湛
常建
僧皎然
錢藻
陳于
李湛
僧仲殊
僧曇義

寄題水月
菩薩泉遊水月賦此
無礙泉詩并序
聖壽院記
給孤園記
包山禪院記
觀音院圓通殿記
題德雲堂
德雲堂詩并序
洞庭山靈泉贊
半塘寺重修墻記
崑山天王堂記
卷九
慧聚寺聖跡記
慧聚寺聖跡記

詩非記此處疑誤字

蘇舜欽
湯思退
李彌大
張浚明
皮日休
陸龜蒙
王銍
僧懷深
孫覿
胡松年
葛勝仲
孫覿
魏憲
王洮
僧辯端
孟郊
張祜

無礙院普賢應夢記
永福院記
殊勝院記
吳縣廳壁記
延射亭記
題延射亭
長洲縣記
茂苑堂記
題茂苑堂
移任長洲五首
春日公舍偶題
長洲遣興
長洲二首
蟠翠亭記
企賢堂記
會程堂記

孫　覿
李　杅
蔡　京
梁　肅
郜　受
范成大
張　琨
楊　備
王禹偁
目二十九
朱友仁
方　干
王禹偁
楊　備
龔頤正
黃　由
李處全

新修主簿廳記
常熟縣題名記
常熟縣順民倉記
題常熟縣
重為順民倉記
崑山縣題名記
嘉定縣省劄
闔閭墓
題吳孫王墓
卷十
吳孫王墓記
梁鴻墓
江纂墓
貞娘墓

范成大
曾　慎
郎　淑
楊　備
龔頤正
葉子疆
王禹偁
楊友夔
目三十
滕　宬
陸龜蒙
孫起卿
韓　錸
白居易
李　紳
王禹偁
楊　備

周先生住山記
呂真人感應記
適題
題西湖一山寺壁
題臨平
會蘇子瞻
贈妓
適題
送文暢北游
蘇州四瑞聯句詩序
隱石詩
祭幽獨居文
題幽獨居文
禽暴篇
南翔寺
倚樹高吟
冢歌

令狐楚
趙彥清
林遇賢、
僧惠詮
蘇軾
僧道潛
道川
韓愈
崔瑞
幽獨居
李道昌
楊備
陸龜蒙
申徒有涯
吳女紫珪

箜篌歌
吳中紀詠
過蘇州
經闔閭城
憶春草
遊山
和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
彭山贈貫之
過吳門
軍中冬宴
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
自蘇臺至望亭驛
五日公燕
閭丘江君二家雨中飲酒
吳中言情寄魯望
和韻一首

白居易
崔融
蘇舜欽
杜牧
劉禹錫
蘇舜欽
蘇軾
胡宿
李紳
韋應物
曹松
王禹偁
李嘉祐
梅摯
蘇軾
皮日休、
陸龜蒙

九月五夜出盤門
邂逅劉公尤於平望之西联舟夜話走筆序意
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
懷古
疊韻吳宮詞
懷古送李秀才
答章傳
贈草菴禪師
訓張菻夢
重答劉和州
寄白二十二使君
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懷舊遊寄致仕丁倩寺丞

蘇舜欽
蘇舜欽
林歆
蘇舜欽
林希初
許渾
皮日休
陸龜蒙
杜牧
日三十五
劉高
蘇舜欽
王禹偁
梅摯
白居易
張籍
皮日休
陸龜蒙
王禹偁

贈劉暉求韃
除夜寄羅評事同年
寄蘇州知府蔣家學
又寄子美學士
賀兄之翰寵換蘇郡
和答
報白居易
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遊宴之盛因以酬戲
別蘇州
蒙恩除替
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
別蘇州
將之宣城吳門敘樂天體
疊嶂樓有懷吳門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送許少府之任序

蘇舜欽
王禹偁
胡宿
蔣之奇
蔣之翰
劉禹錫
劉禹錫
日三十四
白居易
崔璞
賈島
賀力
林希初
朱長文
獨孤及
歐陽詹

送從兄主赴崑山主簿序
贈別
代諸妹贈送周判官
和崔諫議歸以去韵賜示因佇酬獻
謹和諫議罷郡六韵
送客歸吳
送李司直使吳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權德輿
劉禹錫
白居易
皮日休
陸龜蒙
李白
張衆甫

懷吳中馮秀才
送張尊師歸洞庭
送元晝上人歸蘇州
送顧朝陽還吳
送僧歸洞庭
送客還吳
送劉山人歸洞庭
即席送許製之曹南省兄

杜牧
許渾
李頎
顧非熊
殷堯藩
李頻

寒食日送人歸覲
送羅著作兩浙按獄
送人還吳
送楊中允守常熟
送顗上人歸吳
送紫薇唐公知蘇臺
送李殿省任常熟
姑蘇行送胡唐臣入幕
又送朱伯原秘校

蘇舜欽
胡宿
梅堯臣
黃鑑
郭祥正

送太守晏大夫
送葉善叅致仕歸吳
送裴二知蘇州
吳門送客
送錢齊明倅蘇州
憶舊遊
又寄蘇州水閣寄馮侍御
湖蘇杭三郡
夢作

胡宿
程俱
許渾
劉攽
蔡肇
白居易
楊備

吳江　陳堯佐
留京師　王明之
橫塘路青玉案　賀方回

吳都文粹目錄終

吳都文粹卷第一

蘇守　　　鄭虎臣　編

○○吳郡志序　趙汝談○○

初石湖范公爲吳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時有求附某事於籍而弗得者因譁曰是書非石湖筆也守憚莫敢辯亦弗敢刻遂以書藏學宫愚按風土必志尚矣吳郡自闔閭以覇更千數百年號稱雖數易常爲東南大都會當中興其地視漢扶馮人物魁偉井賦蓄溢談者至與杭等盂盍盛矣而舊圖經簡漫失考朱公長文雖重作亦畧是豈非大缺者何幸此筆屬公條章粲然成一郡紀與辭與事稱矣而流俗乃復捨陁使不得行豈不使人喜太息哉紹定初元冬廣德李侯壽朋以尚書郎出守其先度支公嘉言石湖客也是以侯習知之及謁學問故驚曰是書猶未刊耶他日拜石湖祠退從其家求遺書得數種而斯志與焉校學本無少異侯曰噫信是已吾何敢不力而書止紹熙三年其後大建置如百萬倉嘉定新邑許浦水軍顧逕移屯等類皆未載法當補於是會校官汪泰亨與文學士襍議用褚少孫例增所缺

遺訂其脫譌書用大倫而不自別為續焉侯喜曰是不
沒公美矣亦吾先人志也書來屬汝談序余病謝弗果
侯重請曰吾以是石湖書也故敢恩子而子亦辭乎余
不得已勉諾客有問余曰或疑是書不盡出石湖筆子
亦信乎余笑曰是固前諱者云也昔八公徒著道術數
萬言書標淮南通典亦出衆力而特表杜佑自古如呂
氏春秋大小戴禮曷嘗盡出一手哉顧提綱何人耳余
聞石湖在時與郡士龔晞正滕宬周南厚三人者博雅
善道古皆州之雋民也故公數咨焉而龔屬所聞於公
尤多異論由是作子盍亦覯蓋公碑公墓乎載所為書
篇目可攷乎不信碑而信誕乎且公登以文名四方位
二府余鄙何所繫重余特嘉夫侯之不忘其先能畢力
是書以卒公志而不自表顯焉是其賢非余言莫明也
抑余所感則又有大此者焉方公書始出也疑謗積集
士至莫敢伸喙以白曾未四十年而向之風波息滅澌
盡至是無一存者書乃竟賴侯以傳是不有時數哉然
則世論是非曷嘗不待久而後定乎此余所以重感也
余誠不足序公姑以是寄意焉其亦可乎否也疑者唯

服侯父子世儒有聞其治吳未朞百墜交舉既上此職
方氏將復刊石湖序集與白氏長慶並行而改命漕湖
北矣余故併志以伸後覯焉紹定二年十一月朔也

○○十老序舊闕今補　　米芾

中散大夫河間公清德傑氣惟時老成高誼勁節縉紳
所仰靜鎮吳國四周星紀威孚惠洽訟庭晨虛廼闢郡
齋會九俊老惟內閣清河公神宇軒拔德業昭融名威
羌爽勲書册府正議大夫廣平公秀實孤䠷清標邁遠
譽建公利煥於汗青大中大夫濮陽公沖穆典瀓淑質
端靖積厚施衍父子顯榮朝議大夫清豐公朝議大夫
彭城公朝請大夫徐公朝散大夫鄭公並道韻虛曠內
德淳耀或中臺耆彥(本集作碩望)或四方膺使出處有優裕
終始一德愷悌利愛布在世間承議郎崇君奉議郎黃
君素行潔修里閭標準早解簪紱仕路式瞻咸傾碩德
天錫難老貌若遼鶴言為龜鑑于是羽觴屢酬雅章迺
作敘懷感遇樂時休明顧眄之間穆如清徽(徽)薰如太
和夫學本美身仕欲行志名節既立榮利後之若諸公
積儲淵深未極經緯而不苟于得進退從容千祀可垂

後生仰止以襄陽带傺游四海多出与賓傺刻繪既傳
屬為序引嗚呼樂道人善君子有之顧帯何堪忝于承
命謹序

校一存○九老會後更名耆英又名真率元豐間章岵守郡与
郡之長老遊各飲酒賦詩時米敵禮部以杭州從事
罷歸由為作叙叙諸老之德甚詳十老謂大中大夫
致仕上護軍濮陽縣開國子盧革仲新年八十二奉議
郎致仕騎都尉賜緋魚袋黄挺公梅年八十二正議
大夫充集賢殿修撰致仕上柱國廣平郡開國侯程

○師孟公闢年七十七朝散大夫致仕上輕車都尉鄭方
平道卿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護軍清豐縣開國子
賜紫金魚袋閭丘孝終公顯年七十三中散大夫知蘇
州軍州事河間縣開國伯護軍賜紫金魚袋章岵伯望
年七十三朝請大夫主管建州武夷山沖佑觀賜紫金
魚袋徐九思公謹年七十三朝議大夫致仕上柱國彭
城縣開國子徐思閔聖徒年七十二承議郎致仕騎都
尉賜緋魚袋崇大年静之年七十一龍圖閣直學士正
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清河郡開國侯張詵樞言年

七十十人合七百四十六歲十老各有詩米敵序之
傅章府大字字○慶曆九老會郎官員外郎徐祐与少卿畢叁俱以耆德告老而歸約為九老會畢元叙公杜正献公皆寄詩贊之晏詩有句云百得梧宮叙秋遲連黄詩作明德杜卒章曰如何九老人猶少應許東歸伴醉吟時會老才五人耳

○○吴城　杜牧

二月春色江上來水晶波動碎樓臺吴王宮殿柳含翠
蘇小宅房花正開解舞細腰何處住能歌姹女逐誰回
千秋萬古無消息國作荒原人作灰

○按梁吴均吴城賦曰古樹荒烟幾千百年云自吴王所築越王

○所遷東有鑄劍残水西有舞鶴故墟縈具區之廣澤
帶姑蘇之遠山僕本書悲千悲傷恨況復荆棘蕭森
叢羅綱蔓亭梧百尺皆歷地而生枝楷筠萬丈或至
杪而無葉不見春花夏蔓唯聞秋蟬冬蟀水魅晨定
山鬼夜驚不知九州四海乃復有此吴城

○○閶門　張繼

門夫古墓逐樓船春艸青青萬頃田試上吴門看郡郭
清明幾處有新煙

○9前題　韋應物

獨鳥下高樹遂知吳苑園凄凉千古事日暮倚閶門

前題　白居易

閶門四望鬱蒼、始覺州雄土俗强十萬夫家供課稅、五千子弟守封疆閶閭城碧鋪秋草烏鵲橋紅帶夕陽處、樓前飄管吹家、門外泊舟航雲埋虎寺山藏色月耀娃宮水放光曾賞錢塘嫌茂苑今來未敢苦誇張

前題　蘇舜欽

年華冉、催人去雲物蕭、又變秋家在鳳凰山下住江山何事苦相留

按文選注引吳地記閶門者闔閭所作名曰閶闔門高樓閣道按陸機所賦此門在晉時樓閣之盛如此本朝承平時門上亦有樓三間甚宏敞蘇舜欽嘗題詩于上今登南史及傳記中或書作昌門蓋字之訛

胥門　皮日休

青翰虛徐夏思清愁煙漠、荇花平醉來欲把田、葉盡裹當時醒酒鯖

前題　陸龜蒙

細槳輕樺下白蘋故城花謝綠陰新豈無今日逃名士

試問南塘着屧人、

○按吳地記云伍子胥宅在其旁石碑見在今亡此門出太湖道也今水陸二門皆塞而新姑蘇臺館乃據其上

○○學校記　朱長文

兩儀定位學校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群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于

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于直寬則簡以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教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為之德孝友睦姻任恤為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為之藝此周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上之所以教於下下之所以應於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

所陶染咸入于善罝免而不忘敬敦葦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姦宄害于事者哉此建學之効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因獻之猷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教申孝弟之義終濶而不用習大亂迄于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蠭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廼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宮於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

遷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肉盛三雍之儀不及于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結為人師以經相授叢指古典六學寖明是以時政雖亂于上而義士交起于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制科以出神宗受命遏亂興治衆與會辛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勲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士聞風以起有若

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吴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預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為對于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中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執耒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褎然而赴詔者不知

其幾萬數蓋自古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教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方文正公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相地之勝莫如南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髙木清流交蔭環矚迴割其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三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

也于是召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而至厥
後登科者逾百數多致顯達由景祐迄今五十餘載學
者倍蓰于當時而居不加闢也長文適奉命掌學周視
黌舍傾陊褊廹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
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諗于郡守部刺史病
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德遠
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者節
過鄉上冢乃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公遺
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跡即奏言蘇湖之學皆先臣所建

後之人久不葺而齋室不芘風雨講習無所頓給錢修廣
而令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各以度
牒千紙先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公瑾
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封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
興作命之教築填圩立基如請之數益以關賦之材助
以亡命之卒舊殺新累工逾萬春歲而告成不以
一分取于民公堂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
二而始作者十為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
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于公堂之陰榜曰

傳道庖廚湢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
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識適其宜矣凡
學田之佃于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于市
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
所命也夫儒者早暮孜孜從事于典籍苟居處之不佚
餼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教
也且吳為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
言偃以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
義之區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教者豈徒責其中程

課躐科第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于
朝廷則謀王休贊國論仕于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
餘風所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
信俗有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
謂兵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于教育
可謂之仁惟孝與仁于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志精
不回其治吳春月吏民感其德而安其政寔坐郡閣事
至即決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餘裕方學之成吳
人莫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菁莪之來也見命

作記確辭莫獲輒系之詩刻之陰碣以告于後世云
詩曰
惟帝先宅錫民保極曷以臻茲惟教之續降漢迄唐以
經以文元臣碩老世偉其人天佑神宋七聖繼德右儒
尚文經緯九域黌闡雍庠固設泮序興賢舉能歲幾千
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明友諒俊傑紹登歷載五紀
烝烝髦士將把其隘士罔能止翼翼膚史繼述其先建
言于朝授牒易泉邦牧承命以新以廣匪悼歐勤育我
教養高堂邃廡琢闢聿齋潭潭其深濟濟其來孰居是

堂勿尸厥職亶尔誠心傳道解惑凡處是齋勿嬉勿怠
道德淵源詞章潤色拱把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
而流坤匪學之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奏
請立學得南園之巽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純禮持
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垣卒父志
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十五年王映繪兩
廡像剏講堂闢齋舍規模宏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
丘崇造直廬淳熙二年韓彥古剏采芹仰高二亭十
六年趙彥操建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
贄范仲淹范純仁胡瑗朱長文也

○○重修大成殿記　鄭仲熊

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時釋奠蓋自唐貞觀以來未
之或改我宋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
區規模尤大叓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于荊榛
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展禮于齋廬已則
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宝文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
明年實紹興十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

自咎揖諸生而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守
茲土願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祀教化所基
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卑陋乃尔其何以揭虔
妥靈汝嘉也不敢避其責曩常去此弥年若有所負尚
安得以罷輭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式克就緒願與諸
君落之于是謀之條吏捜故府得遺材千枚取羸貲以
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歲月訖工民不與知像設
禮器百用具修至于堂室廊序門牖垣墻皆一新之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
高平范公經搆之至今尚書富郎中十年吏八政學始
大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厥之後庶
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惻然非古人藏象魏拜六經
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本學之餘錢
僦之市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搆層屋起夏六月乙酉
至秋八月甲申凡旬有七浹計庸千有二百作楹十有
六棟三架霤八楯三百八十有四二户六牖梯衡桊梲
圬墁陶甓稱是祈于久故臭而不庳酌于遺故文而不

華經南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
澤然區處如蛟龍之鱗麗如日月之在紀不可得而亂
矣則天地之極致皇王之高道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
古者聖人之設教也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至衆不可
以顧解耳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原乃本庠序之風師
儒之說始于邦達于鄉至于室莫不有學悳之以文物
聳之以聲名先用警策其耳目然後清發其靈腑故其
習之也易其得之也深其教不肅而成不煩而治獻元
元之入善域優而柔之俾自得之萬世之後尊三王四

代法者無他焉教化之本末馴漸也然則觀是閣者知
六經之在則知有聖人之道知有聖人之道則知有朝
廷之化知有朝廷之化則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義之
澤流于外絃誦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無所從其為善
也有所歸雖不欲徙善遠罪納諸太和不可召康公之
詩曰豈弟君子來游來歌子思子之說云布在方冊人
存政舉凡百君子由斯道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者捨
此而安適得無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從事此州游學
滋久宜刊樂石庶幾永永無怨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于范文正公後吏八政始成
而此閣成于富嚴郎中先是張伯玉嘗以郡從事主
學後師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謁記于伯玉伯玉令
泰佐擬撰皆不如意一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
閣子史在焉不書尊經也坐皆歎服

○○御書閣記　洪邁

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
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于世紛萬殊
泊乎無一嗜玩唯翰墨梱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顓心不

含食息淵妙況著碩章諟鍾繇由所擅正書中取感定霸
髙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路臨歷不足言羲献諸庾固
已望洋斂避顔唐歐虞褚薛筆直可與臺命也詩書易
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凡幾書、凡袠帙、凡幾字一
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
當是時每終一經輙詔王冊官摹刻緇以石本修錫方
夏光天之内蓋郡載其書者人謂萬世之下一遇大聖
而知其解者是爲旦暮之遇況乎親見帝王以爲之師
恩斯勤斯士宜如何報也妥奉當在頖宫蘇爲吳盛府

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映始
改建學室宇宏偉夸雄他邦閣獨未克立而庋置石
經于大成殿仍偪就寡爪華薌火之敬弗答弗涓掇于
祇睹殊甚不稱寥、向四記六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
于石亦数留意然畫不堅定會其凡輙中止更数十政
訖莫之能爲淳熙十四年秋閣修撰趙彦操至平易中
和敏絜莅事用善政得民蘇比、多事且去天咫尺南
北問途者衛舟接軸冗叢厰身居東道主弟知承迎過
客趣了傳傳爲先務楼遨馬上戴星而入民瘼不暇問

尙安以教化勸功爲哉彦操總旬月久非能滋民使多
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廓：如仙晨道院于
是以一閣之任自予即舊址度爲三楹兩翼三其檐爲
髙六十尺爲廣七十有五尺材木以壯買乞石以碩市
工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淪錢二十之一
亮犛之須于我何取慮卜于素五縣乃不知去年秋七
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月丁卯成一區之宫若飛從天
外行人駭觀凝立如植彦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
識本末臣恭維西箱清穆散閒之處至尊壽皇聖帝奉

先追孝方勤崇煥華建官列職燕迪宸奎之昭回上模
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尺寸彦操羽儀宗支嘗典正
京邑恭侍從裁息匽輔藩首能摘尊君親上然後興學
之誼鳩此巨役章天顕休僉謂當刋表樂石以誌不朽
其詞曰
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爲畿輔氣壓百州況：學宫粤
以傑閣燭其天光照我海嶽偉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
百卷方國是儲岩嶤千雲羣若有造詎其尸之臣曰彦
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蟠萬数右翼左翅惟尒有神

賓主張是時節來朝敬千萬禩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秘閣修撰趙彥操即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政欲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重修吳學記　吳潛

潛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其始末聞于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田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曰有田矣不患無以養也有養矣不可無以安也顧瞻學宮日頹月

圮遂捐錢有事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棫郡守李公、壽朋皆相與緡金粟財益材用不匱仆興僵立朽葺腐新悉就修理舊為屋七百五十楹一一皆新美矣若耆宿若宗胄若業武游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者教無本倫乃別敞一齋曰小學哉工于紹定戊子冬十一月粤己丑秋七月訖功于是吳學益奐然東南矣夫物固于數者有成必有毀天地日月宇宙江山不能逃焉而所以扶持于不壞不滅者人也彼大者固已如此矣況小乎故新而久必敝、、而久必壞、、而久必泯學基堂于文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紹興閱乾道至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其積累艱難亦可喟息矣能及其敝而未壞、、而未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豈不足以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而夕息景行先哲睹文正容貌而企慕其為人其未仕也必如文正刻苦自厲以六經為師文章論說一本仁義而後可其既仕也必如文正有是非無利害與上官往復論辯不以

官職輕人性命而後可其仕而通顯也必如文正至誠許國終始不渝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所以幸惠爾學者庶幾潛言抑有造焉是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

○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于憲守林介成于郡侯李壽朋吳潛作學記陳耆卿作復田記并附于後

○○吳學復田記　陳耆卿

按吳郡圖刻建學昉文正范公主學昉安定胡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一州亦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宮又擇沃壤為田更建炎亡其籍而紹淳之石與版獨烱如也不幸漁于豪民之手黠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故在常熟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千畝焉盡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能直幾校官不得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方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已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

直矣有識者司馬公為使紲直其事遇林公再攝守復深直其事遂得直盡歸其冐沒六百二十畝又蹄其闕羨四百餘畮士類起舞矣廼並祠三公于學而請記于予予惟三代盛時無地無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官不待與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秀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給之田以助學蓋將使士之秀者專之而乃使民之無良者奪之其于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言明師者孰如安定二公光氣發旱八表豈以一州親承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墜之乎以十有九年之湮沒而還之一朝其還者時也所以還者人也此三公之所以有賜于學也人知三公之賜之深由其主之〻力而不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蓋不淺也雖併祠可也夫三公治文正之地而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也凡尓多士因其養而遡其所以養如見文正焉因其教而遡其所以教如見安定焉以是學古窮經砥操厲行未達則治己已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煒後之人見其盛而推

其所自曰吳學之士也不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三公與汪君之意夫其豈非文正安定之意夫紹定三年八月朔日天台陳耆卿記

○○崑山縣學記　梁肅

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〻堂之後有學室中年兵饉荐臻堂宇大壞方郡縣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或因而葺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未倫大曆九年太原王綱以大理司直兼縣令既釋奠于廟退而

嘆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是而不宜何政之為乃諭三老王吏整序民飭班事大啟室于廟堧之右聚五經于其間以邑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于是邇近學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歸市焉公聽治之暇則往敦大猷以贊之博考明德以翼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揭而厲之使自趨之故民見德而興行始于鄉黨合于四境父督其子兄勉其弟有不被儒服而行莫不恥焉僉曰公之設教誾其本不墜其末易其俗不失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昔崔瑗有南陽文學志王粲有荊

州文學志皆表儒訓以著不朽遂紀其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經藝文教之所以興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年也大曆九年月日梁肅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張九成記或謂九成記此以諷遂不入石集中亦不載比訪得之附于後

○○崑山縣新修文宣王廟記　王禹偁

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有位者天使之化民為一時也三皇五帝之謂乎無位者天使之立教為萬世也先師夫子之謂乎是以窮于旅人終于陪臣非不幸也向使居帝王之位行堯舜之風則顏閔之科猶元凱之舉也而觀之誅猶四凶之罪也自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歌者必曰何力之有謳之美者必曰無得而稱也雖流為典謨刑乎簡冊亦不過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而已豈復有祖述憲章之道流于後代乎故曰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秉筆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稱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㮣

以魚鹽之利溉乎朝夕之潮昔在皇唐是為名邑降及錢氏亦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知既富庶而教化不至焉邑之長得先務乎縣大夫邊公世為儒流時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邑之資所在播其能名儕類譽其久次大來之望固未易知皇上嗣位之明年淮海王如京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柔遠人精擇循吏銅墨之任尤難其才始得公以宰吳、民受賜降璽書以勞之旌善政也秩滿受代將還于天官會茲邑有令尹之乏者

二千石命公以承乏且敘政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即真之命免當調也公因民所利朞月而治以為人者教之本儒者教之先苟非師嚴而道尊烏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基址盡為榛蕪廢而不修六十年矣公乃出俸金以營之同僚悅從群吏弗違乃庀工徒乃度材用一畝之宮圖蔓以出之數仞之墻樹土而揭之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漆飾以圬墁制度合乎禮文力役當乎農隙乃像素王被華袞垂珠旒王者之制彰矣乃狀十哲冠章甫衣縫掖儒者之服備矣廟之

興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粤上丁之晨行釋奠之禮所以列豆籩陳簠簋潔牲牢具罍洗贄幣有數尸祝有辭八音作而人和三獻終而神悅禮無違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墻化之猶影響俎豆之事修矣禮樂之道興矣十室之邑期忠信以如丘一變之風聞詩書而及魯議者曰吳地裸國也崑山海隅也舊染泊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非賢宰以儒術化百里又安能遵先王之教移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熟聞異政爰旌茂績俾述斯文雖言雖在于聖門不朽願刊于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仕郎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

○9 崑山縣重修學記　張九成

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沂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孫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聞為政莫先于教化教化莫先于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之外有社壇齋廳掩蔽于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墻廣袤十餘丈又以東偶建學外門周

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焉一新遇月旦則率縣官諸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嗚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告于我我將有以志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于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為學者當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當學孔子之學孔子之學非為博物洽聞絺章

續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篚于渡河賦萬言于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溜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竇憲而附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為如何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丹陽公祠堂記　朱熹

平江府常熟縣學丹陽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偃子游之祠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而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緞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奠爵釋菜以妥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行于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泰伯采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于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于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

聖人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于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于聞道而不滯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其

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全吴通爲畿輔文物之盛絶異曩時孫君于此又能粹千載之閟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城弦歌之意于是乎在故熹喜聞其事而樂爲之書至于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出而文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吴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

閣所盼位次又改稱吴公云五年六月甲申具官封賜朱熹記

吴都文粹卷一終

吴都文粹卷第二

宋蘇臺鄭虎臣集編

〇〇吴趨行　　陸機

楚妃且勿嘆齊娥且勿謳四坐並清聽聽我歌吴趨吴趨自有始請從閶門起閶門何峩峩飛閣跨通波重欒承游極回軒啓曲阿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王跡頽陽九帝功興四遐大皇自富春矯首頓世羅邦彦應運興粲若春林葩屬城咸有士吴

邑最爲多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淑美難窮紀商榷爲此歌

〇吴趨行樂府題辭云古樂府吴趨者行徑趨市也文選注云趨步也此曲吴人歌其土風也吴王闔閭起閶門象閶闔舊説吴人歌其地也

●●祝牛宫詞并序　　陸龜蒙

冬十月耕牛爲寒築宫納而皁之建之前日老農請記釁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爲詞曰

四狩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々度
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二加五偶榣
當閒載尺入土太歲在亥餘不足數上締蓬茅不遠官
府耕耨以時飲食得所或寢或訛免風免雨宜爾子孫
實我倉庾

○斗閘亦名斗宮吳地下溼冬寒斗即入閘唐人謂之
斗宮

○○　魚斗　　皮日休

趂眠無事避風濤一斗霜鱗換濁醪莫恠兒童呼不得

盡行烟雨濟車螯（吳中賣魚論斗）

○魚斗者吳俗以斗數魚今以二斤半為一斗買賣者
多論斗自唐至今如此皮日休詩云

○○

申補新軍生下者劄　　李壽朋

○○○　禁軍○威果二十八○雄節第九○
威果四十一○威果六十五○
全捷二十一等指揮

某猥以凡庸誤叨藩輔之寄到任之初首訪軍籍禁軍
元額計二千三百三十人前後闕額因循不補在籍者
一千七百五人而已某多方招募不問子弟百姓但是
少壯及　等即時當廳收刺無毫髮所費由是人樂
應募自正月八日為始至五月終共招刺到六百三十
人並已填足元額分番教閱立定賞格示以激勸自今
弓弩事藝漸以習熟其間亦有出等者若自此不廢則
皆為可用之兵某又謂　國家置禁軍以壯藩屏置弓
手土兵以警盜賊本府六縣所管寨分類多闕額截日
終已招填到四十八人見督巡尉嚴行教閱此外如廂
軍如進舖兵又收刺到八十一人新刺廂軍并令閱習

事藝如遇賞射與禁軍一般支犒但日今所管弓弩衣
甲器械委是欠闕見行措置日夕打造庶幾緩急有備
不致上悞使令除將軍兵射藝及支犒等則費過錢會
開具軍冊供申外伏乞證會小貼子某證得所招填到
禁軍等月給錢米春冬衣賜及賞射支犒以一歲計之
為數約十萬緡並係本府自行計置不敢上瀆　朝廷
并乞證會

證得平江府先來曾招到禁軍五百人今又招到六百
三十人合證鎮江府例令為一軍分立隊伍別行選差

將官專一管轄日逐嚴督精加調練務令一一勇銳不許諸司州府見任州官及寄居差借占破私役須至劄下

○右劄付平江府遵證今來劄下事理逐一措置施行仍具申樞密院准此

○○城口開江按舊指揮

○○○廂軍崇節第九　崇節第十　崇節十一崇節十二　壯城　中軍鼓角　横江　軍節第三　城下開江等指揮

按長編范仲淹疏臣知蘇州日點檢簿書一州之田係出稅者三万四千頃中稔之利每畝得米二石至三石計出米七百餘万石東南每歲上供之數六百万石乃一州所出臣詢訪高年則云曩時蘇州有營田軍四共七八千人專為田事導河築隄以減水患于時民間錢五十文糴白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則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則取之淮南故慢于農政不復修舉江南圩田浙西河塘大半隳廢失東南之大利今江浙之米石不下六七百文至一貫者比于當時其貴十倍民不得不困國不得不虛矣又按中興小曆紹興二十八年知平江府蔣璨言太湖者數州之巨浸而獨泄以松江之一川宜其勢有所不逮是以昔人于常熟之北開二十四浦疏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之東開二十二浦分而納之海三十六浦後為潮汐積而開江之卒亦廢于是民田有淹沒之憂天聖間漕臣張綸嘗于常熟崑山各開衆浦景祐間郡守范仲淹亦親至海浦後開五河政和間提舉官趙霖又開三十餘浦此見于已行者也今諸浦壅塞又非前比總計用工三百三十

餘萬錢三十三萬餘貫米十萬餘石緣平江積水已兩月未退望速行之乃詔監察御史任古覆視既而古至平江又言常熟五浦通江委是快便若依趙子潚（子肅是時為兩浙漕）所請以五千人為率來歲正月入役月餘可畢又言平江四縣舊有開江兵二千人今乞止于常熟崑山兩縣各招填百人從之

○按府籍元額城下五百人崑山常熟吳江各五百人與中興小曆合今存者百不一二

○○申奏許浦水軍坐下省劄　江應辰

端明殿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平江府軍事汪某劄子奏
臣契勘平江府准三省樞密院劄子抑前水軍統制馮
湛申已躬親遍歷相視海道控扼去處數内蘇州許浦
鎮寔控扼之要港汊深遠可以安泊海船土地高廣可以安
立寨柵比之江陰屯駐之地公議差勝且去淮甸不遠亦堪相繼易
于探報比之定海駐劄之地尤為良便乞于許浦鎮移駐大軍
合用寨地乞委平江府差官與本軍同共前去許浦踏
逐標撥并教場地步施行四月九日三省樞密院同奉
聖旨依劄付平江府者本府尋遵依指揮差委常熟縣

丞秦焞同水軍統制差來使臣踏逐寨地閧今據所差
委官申水軍統制司先差到將官等打定合立寨基其
所指地段並係人戶居止八千餘家約有屋宇數百閒
及積年埋葬墳塋三十餘所又有千人坑焚化院各一
所又包占田土約七千餘畝並係膏腴之地見種麻麥
相次成熟已被踐蹂及種下秧苗亦皆廢壞小民失業
號泣盈路惠許浦鎮止係邊江不當海道自來即非緊
切控扼之地舊年曾經分撥些小防秋人船時暫屯戍
其海道自別有要害去處正合分軍屯駐今却全軍盡

在許浦亦未為便臣以上件事理詢訪士民皆言委之
利害如此切以水軍萬人聚在一處若謂防扼海道其
許浦去海約一百六十餘里既非緊切控扼之地而其
他要害去處又却無備捷使一方百姓麻麥秧田既已
失望并廬墳墓復不能保伏望特降睿旨施行取進止
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平江府依已降指揮疾速
踏逐仍打畫圖本申三省樞密院乾道六年閏五月元
額管合官兵一萬二千分為四軍八將六十二隊于内
分撥三百人江陰駐劄乾道七年十月奉聖旨御前

水軍以七千人為額淳熙三年二月馮湛奏請再招收
一千人奉聖旨增額五百人五年八月于内奏乞
增額五百人不拘等刺充勝捷均撥使喚紹興元年
四月奉聖旨發到福州寄招稍矴水手三百二十人
併續發到水手一百八十人付司收刺支破壯軍請給
嘉泰四年七月樞密院劄子撥置招募販倭人奉聖
旨令招募情願充應販倭人二十人支破全分効用請
給開禧二年馮拱申海航百隻水手分布不敷乞招收
三色軍兵五百人又乞招收武藝精熟識見可用一百

人刺充全効及次等効用奉|聖旨並依嘉定十五年吳英申乞增招稍矴水手八百四十人刺充勝捷壯軍與元管軍兵總以萬人為額

○○申增顧逕水軍刺使　吳英

平江府許浦水軍都統制吳英申證對本司駐劄許浦分屯列戍曾謂江海界分渺瀰責任匪輕所管隘口唯顧逕最是緊要蓋緣坐落揚子大江東流去海甚近北通沙塞容通敵境本司差撥官兵二千人着隘防捍比年以來虜寇侵擾兩淮州郡累蒙|朝廷調遣本司兵

船前去建康直至江池鄂者應援防護江面本司兵額雖曰萬人除分屯顧逕黃魚垛江陰寨及楚州管下淮海等處捍禦出江下海巡捕盜賊諸雜輪流差使逃亡名闕外許浦在寨人數無幾每遇調遣不免逐急于顧逕戍兵二千人內抽差一千添同前去止有千人在戍除看守倉場庫務軍器支打錢粮外守禦者委是寡少况胡海戰船畫泊此港設若賊徒窺伺乘間經涉海道沙塞作過本戍闕人捍禦所繫甚重豈得不預為布列兵屯以防叵測今欲措置增招二千人添置左軍內撥新舊軍人相半同老少專一駐劄顧逕防扼海道如或上流江　寺處設有警急乃就許浦便可調發庶免摘抽顧逕兵船不致有前出後空之慮亦省官兵小券錢米實軍國經久利便寶慶元年十一月

○○府治重修大廳記　蔣堂

姑蘇受署廳新成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冬十月也政修事舉所至精明究葺之初見梁間有題識乃有唐乾寧元年刺史成及所建乾寧距聖宋一百六十有餘年矣刺是郡者接跡不絕凡受署訖即臨

便閤頗歎沉速其于廳事或旬月不一至以至年祀寖遠棟将撓焉予昔兩綰蘇印班條餘閑每洊也隍臺榭以館過賓以備宴術以進韋白二公風跡雖自以為適然于是廳繕完有所未至今觀李公之為有過人者國新補廢俾唐末遺搆巍乎顯明吏民瞻之靡不吞悦君子謂李公急于先務知布政之本焉予目是事撫然自咎因書本末云時皇祐六年三月日記

○設廳皇祐中李晉卿以兵部員外郎守郡嘗修大廳蔣堂為記叙廳之所始甚詳今題名逸李姓晉卿是

其字也後嘉祐中王琪知制誥守郡始大修設廳規
模宏壯假省庫錢數千緡廳既成漕司不肯破除時
方貴杜集人間苦無全書琪家藏本讎校素精即俾
公使庫鏤版印万本每部為直千錢士人爭買之富
室或買十許部既償省庫羨餘以給公廚兵火之後
紹興三年郡守宋伯友更建今廳—高宗巡幸嘗以
為正衙制度差雄

○○九日陪李蘇州東樓宴　獨孤及

是菊花開日當君乘興秋風前孟嘉帽月下庾公樓酒

解留征客歌能破別愁醉歸無以贈祇奉萬年酬

○東樓唐有之今廢

○○登初陽樓　皮日休

危樓新製號初陽白粉青簷射沼光避酒幾浮輕舴艋
下棊曾覺睡鴛鴦投鉤列坐圍華燭格簺分明占靚粧
莫怪重登頻有恨　年曾侍舊吳王

○○前題　陸龜蒙

遠窓浮檻亦成年幾伴楊公白晝筵日暖烟花曾撲地
氣和星象卻歸天閒將水石侵軍壘醉引笙歌上釣船
無限恩波猶在目東風吹起細漪漣

○初陽樓在郡中池上既曰初陽宜占東城今廢

○○東亭　白居易

溫、土爐火耿、紗籠燭獨抱一張琴夜入東齋宿窓
聲度殘漏簾影浮初旭頭痒曉梳多眼昏春睡足負暄
簷宇下散步池塘曲南雁去未回東風來何速雪依瓦
溝白草透墻根綠何言萬戶州太守常幽獨

○東亭唐有之今更他名

○○西亭　前人

常愛西亭面北林公私塵事不能侵共閒作伴無如鶴
與老相宜只有琴莫遣是非分作界須教吏隱合為心
可憐此道人皆見但要修行功用深

○○又

朝亦視簿書暮亦視簿書簿書視未竟蟋蟀鳴座隅始
覺芳歲晚復嗟塵務拘西園景多暇可以少躊躕池鳥
澹容與橋柳高扶疎烟蔓媚青蘚水花披白蕖何人造
茲亭華敞綽有餘四簷軒鳥翅複屋羅蜘蛛直廊抵曲
房窈窕深且虛修竹夾左右清風來徐、此宜宴嘉賓

鼓瑟吹笙竽荒淫即不可靡聽將何如幸有酒與樂及
時歡且娛忽其解郡印他人來此居
〇西亭唐有之今西齋是其處
〇〇西園 向來所錄即居易罘崔侍晦叔之後七韵今校正　前人
閒園多芳草春夏常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
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
藻常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
府內景物閒如此始悟諠靜緣何嘗繫遠邇
〇西園在郡圃之西隙地直子城甚袤唐謂之西園今

作敎場
〇〇北軒欹枕　梅摯
昔無勤拜補臺綱西院西頭今此房今日鈴齋一欹枕
清風不敢慠羲皇
〇北軒在郡宅之後
〇〇北池賦 并序　蔣堂
姑蘇北池其來古矣昔刺史韋應物詩云海上風雨至
逍遙池閣涼即其地也韋與白樂天皆有池上之作歲
訖其景自韋白沒僅三百年寂無歌詠者予景祐丁丑
歲被命守蘇池館必葺嘗賦北池宴集詩是時端明張
安道為邑崑山亦留風什傳刻于石故事在焉去此歲
一紀予復佩蘇印感舊成賦聊以寄懷云
澤國秀壤句吳故城其野境之勝者有曲池之著名環
碧曉瀲浮光晝傳幹琅津之餘派分銀潢之一泓危橋
跨波迅若走鯨虛閣延月倚如搆蜃乃飛蓋之所集露
芳醪之不疑主人一去 謂予去此十二年矣 春草羅生賦詠幾廢
涓蒙本平令紀缺之日復慰臨流之情目與景會神
將喜并是時霽色澄淨群物紛盈魚在藻以性遂龜游

蓮而體輕禽棲枝而自適蟬得蔭而獨清科斗成文書
之象龜黽有鼓吹之聲以至鷗鳥群嬉不觸不驚菡萏
成列若將若迎岸產井柯之木淀孕紫莖之萍灘露沙
而金紫垣疊蘚以衣青新蒲鋪鋪挺水心之劍綠竹整
整矗羽林之兵別有島檜高聳虬枝相撐水石結操永
霜蔦英若古君子與世寡偶而特立獨行吁可異也噫
境之勝者可稱物之秀者可旌故萬狀在目吾得甄評
者已吾方岸野幘踞風亭觴賓友奏竽笙或獨繭靜釣
或扁舟醉來惟蔬有漿可以析朝酲惟菊有華可以制

頽齡而况庭無留事身若遺榮秖得表乎意表青苹粹
于心靈姑徜徉于池上亦何慮乎何營
○北池又名後池唐時在木蘭堂後常白常有歌詠白
公檜蓋在池中皮陸亦有木蘭後池白蓮重臺蓮浮
萍三詠今池乃在正堂之後而木蘭堂基正在其西。
後無池跡豈所謂木蘭堂基者非唐舊耶或舊池更
大連木蘭耶本朝皇祐間蔣堂守郡乃增葺池館賦
北池宴集詩及和梅摯北池十詠後十二年復守郡
遂作北池賦按堂賦詠池中有危橋虛閣今池皆不

能容則知承平時池更大矣

○○木蘭後池重臺蓮花　皮日休

欹紅婑媠力難任每葉頭邊半米金可得教他水妃見
兩重元是一重心

○○浮萍　前人

嫩似金脂颺似烟多情渾欲擁紅蓮明朝擬附南風使
寄與湘妃作翠鈿

○○白蓮　前人

但恐醍醐難並潔秖應薝蔔可齊香半垂金粉知何似
靜婉臨溪照額黃

○○和前三詠　陸龜蒙

水國烟鄉足芰荷就中芳瑞此難過風情為與吳王近
紅萼常教一倍多

○○右重臺蓮

晚來風約半池明重疊侵沙綠罽成不用臨池更相笑
最無根蒂是浮名

○○○右浮萍

素蘤多蒙別豔欺此花真合在瑤池還應有恨無人覺
月曉風清欲墮時

○○○右白蓮

○○重題後池　皮日休

細雨闌珊眠鷺覺鈿波悠漾並鴛嬌適來會得荊王意
秖為蓮莖重折腰

○○前題　陸龜蒙

曉烟清露暗相和浴雁浮鷗意緒多却是陳王詞賦錯
枉將心事託微波

○○和梅摯北池十詠　蔣堂

池上有虛閣翬簷迅若翔百壺多盛集四座仰惟良蘇
印文綦綠蓮依柱楫香何由陪嘯詠數祗納微涼 以
池上有奇檜青、歲紀深舊枝憐茂植時舒欠清吟夕
月漏孤影秋霜滋勁心今方遇真賞風竹播瑤音
池上有孤島影搖波底天蓬壺欣髣髴仙窖得留連岸
草掛丹轂灘蘆限畫船羨君依澣日寄傲一樽前
池上有修竹遶閣手自栽幾因風韻響時感集旗來粉
籜紅梅脫虬根遇石回蟬娟綠陰下小宴為誰開
池上有垂柳烟亂濯、枝芳根蓮茂青老翠勝平時體

弱因風舞韻清入笛吹金城久不到遙想嘆離
池上有叢菊紫英滿舊蹊金刀惜頻剪粉蝶得幽棲醉
弁誰同挿香殘手自題遙思清晉處野步岸東西
池上有時釣聞忘倖從身波平方浸月更退閒無人漾
映魴魚尾風搖獨繭綸一亭容膝地雅飾免荒榛
池上有時宴笙簧沸欲凝歡多漏移刻坐久月和燈席
客詠持蟹女娼歌采菱醉來忘萬事風靜水波澄
池上有雛鶴來從淮水壖稻粱雖海樹清唳入吳天脩
峭翅霜月翎蹤刷野泉使君宜得伴仙路本千年

池上有馴鹿亭臺深處行長隨能軾慣且免兔置驚遙
草眠多穩流泉飲亦清寸苓有靈囿可使遂微生

○○ 浸蓮堂 楊備

浸蓮仙影面波光翠蓋搖風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
瞥然驚起兩鴛鴦

○○ 木蘭堂 陸龜蒙

洞庭波浪渺無津日、征帆送遠人幾度木蘭船上望
不知元是此花身

○○ 前題 范仲淹

堂上列歌鐘多愁不如古却羨木蘭花曾見霓裳舞
○白樂天為蘇州刺史嘗教此舞

○● 前題 楊備

木蘭枝容樹仍高堂下花光照節旄列羽重茵歌舞地
金董同色使君袍

○木蘭堂在郡治後嵐齋錄云唐張搏自湖州刺史移
蘇州于堂前大植木蘭花當盛開時燕郡中詩客即席
席賦之陸龜蒙後至張聯酌浮之龜蒙徑醉强執筆
題兩句云洞庭波浪渺無津日、征帆送遠人頹然

醉倒擲命他客續之皆莫詳其意既而龜蒙稍醒援
毫卒其章曰幾度木蘭船上望不知元是此花身遂
為一時絕唱按舊堂基在今觀德堂後古木猶存引
郡守數有欲興廢者而卒未就承平時堂偉有治平
二年陳經所刻 御書飛白字碑揭于木蘭堂之新
閣上今不復存

○○雙瑞堂記　范成大

紹熙初元夏四月吳郡袁使君為政之再閏月也長洲
之彭華鄉以瑞麥獻又三月木蘭後池以瑞蓮獻麥兩

岐已堅栗可刈岐間複出新苗生枝青葱且秀且實後
十日又岐于新苗之半亦秀實如前按瑞圖麥自兩岐
至九岐者有矣未聞枯莖之梯一再重出青黃殊色而
三穎俱茂有生生不窮之意蓋創見云蓮則共蒂異花
連理並秀豐腴適相當亦奇産也吏民歡喜謂造物者州
致珍貺祥工深巧妙非賢使君孰能致此又謂使君學
臨吾州政爾暖席而嘉瑞輒應何其速耶余聞神人精
祲之交其跡固相絕遠一念感通則和同無間其瞬息
頃爾固未可速計也方使君持節按刑時以枉後患文
繩郡縣弗虐官吏重足立逐捕劇賊血其鯨鯢風采烈
于秋霜朝廷第最課進直中秘書就牧此邦吳人憚其
威名相與屏氣惕息使君一日過范村從容為余言鄉
吾以衣繡持斧為職知飭法鋤奸而已今為郡守號稱
民父母當有惻怛之愛拊摩惸鰥若乳保之于赤子使百
姓知吾此心庶幾有不忍欺者雖簿牒且勿爾用況于
桁楊敲朴乎余矍然起賀曰今此心當與天通人固未
能盡知神者其知之矣閱時無幾而協氣薰翔被于珍
物豈非一念之感此鼓應桴有不疾而速不召而至歟

是歲秋大熟政成人和庭訟稀簡郡齋日無事累之新望
于民皆皆如本指蓋知祥應之不虛于是部使者暨一
府縣之寮佐皆畫圖以傳賦詩以相倡酬猶謂未足傳
久遠且春秋有年大有年皆以喜書今茲樂歲善收饒
寔沂耶無不洎望二瑞寔兆其祥尤不可以弗識乃以
雙瑞名郡之東堂余又為原其所以致祥者為之記因
以附見有年之喜亦春秋之遺意焉使君名說友字起
巖建陽人嘉平月石湖范成大書

○雙瑞堂舊名西齋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建前有花

石小圃便坐之佳處紹熙元年長洲有瑞麥四岐及
後池出双蓮郡守袁説友葺西斋以双瑞名堂識其
嘉祥

〇〇三賢堂記　仲并

紹興二十八年春敷文劉待制陽吳蔣公之鎮吳門也
既期年矣治最上聞帝用褒寵民安初政郡以無事公
唯益勤不懈事有關于風教纖悉必舉前人遺跡勝槩
以次復焉且以前政信安孟王之意嘗捐金欲興三賢
堂記唐左、司郎中曰洛陽韋公太子少傅曰太原白公

太子賓客曰中山劉公皆嘗牧此邦者邦人尊之曰三、牧
賢曩歲為堂以祀之毁于兵火垂三十年邦人念之嘆
息公訪其遺基得于郡治故木蘭堂之左揆剔榛蘙掄
材庀工百姓不知僚屬皆樂從也三月辛酉堂成制度
古雅不陋不奢稱三賢之居焉塑其像以次位置南向
東上并嘗一再從公過焉公曰其為我記歲月固辭不
獲并每怪唐史如文藝儒學循吏三傳幾二百人常公
法當處一焉乃獨不為立傳亦史冊之遺恨也惜哉公
貞正元初由左司郎得郡于此清德臨民、樂其政暇日
賓禮名流與之酬倡于時白公客游郡下盛稱公風流
雅韻播于吳中至有詩仙之目自以不得與公游宴為
不滿已而罷郡爲永定僧廬羇旅蕭然欲求田課耕而
未得每端居焚香掃地而坐清風峻節可想而知其後
白公自杭移蘇寔寶曆初元也首以公郡宴詩鐫之于
石酷愛慕之每自謂不及韋公大槩可見于此史不傳
不得不致詳焉若白與劉行事始終則有本傳在二公
共生太大曆壬子歲真輩行也晚益相學世謂劉白之、牧
去郡劉以詩遺之有千門萬户嬰兒啼之句雖三代遺

愛何以加焉後六七年當太和中劉亦継來乘郡荒疫
之餘撫摩安輯免民于轉徙文宗錫服以寵之白公時
在河南猶以詩為劉賀三賢平時道義相先　分相好
誠相與也而文章政績兼優並著且俱為有意于民者
名藩巨屏得一師師吾民幸矣乃接踵來臨歲月未遠
蜚名聿秉炳乎其輝一時盛事他郡所未有也去之三
四百歲邦人懷慕之不衰宜哉公復振起而一新之是
將傳之愈久而愈無窮也蔣氏代以儒學顯至公而守
茲土者三世矣公少受知相世父樞密太師魏公翰墨

篇章悉有家法晚逢明天子擢登法從處劇以簡中扃
湛然到郡今踰年矣鋤荒植廢皆如此堂未易一二書
也弁聞元祐中魏公帥南海郡人繪前刺史吳公隱之
宋公璟而下八人築堂以祠之魏公閱圖籍所載又得
滕公修王公林合前八人者號十賢各為之贊敘公今
新斯堂也視十賢之舉蓋不謀而契益知公之心真魏愜
公之心哉敢併書以告來者五月庚申朔左朝奉郎前
差通判信州主管學事江都仲弁記廣平程紹祖書
〇思賢堂舊名思賢亭以祀韋應物白居易劉禹錫後

改曰三賢堂紹興二十八年郡守蔣璨建三十二年
郡守洪遵又益以王仲舒及范文正公二像更名思
賢

〇〇 思賢堂記 范成大

吳郡治故有思賢亭以祠韋白劉三太守更兵燼久之
遂作新堂名曰三賢其四年當紹興辛巳鄱陽洪公始益
以唐王常侍 本朝范文正公之像復其舊之名亭者
榜焉先是公以歲五月來臨吾州由州南鄙望洞庭罨
具區觀三江五湖之吐吞波濤睹天穹無還垠而石堤
截然浮于巨浸之上若有鬼神之扶傾鯨鰲皆負而湧
以出也瞑夜人語馬嘶句不絕公固已語其人思常
侍之功矣周覽原田而相其溝防東南之播于江東北
之委于海者脉絡醲通堙蕪滌除夏旱易以陂潦水時戢
至不能齧渚涯以決汙邪荒寒化為麥禾起景祐迄茲
歲無大祲于是公又曰非文正范公之勤其民者爭退
而奏石記竹書之傳詳而賢事尚什伯于此韓退之名
知言碑王之墓隧謂治蘇最天下蓋遺毋僅存于一隈
其變滅無考者不知幾也文正自郡召還遂參知永昭陵

大政德業光明為宋宗臣通國之誦曰文正公而不以
姓氏行焉韋白劉之餘愛邦人既已俎豆之語在舊碑
尚矣王范風烈如此且有德于吳宜俱三賢不沒以為
無窮之思此堂之所為得名者嘗謂士才高必自賢位
高或不居其官世通患也洪公忠宣公之子擢博學宏
詞第一名字滿四海餘二十年既入翰林為學士未幾
自劾去甫及里門制書以左奧來矣邦人度公且上
朝謂莫能久私公也然始至之日咨民所疾苦退然不
自居其智能亟從掌故吏訪諸賢之舊圖畫彷彿想見

其平生公既以道學文章命一世顧有羨于五君子者意將述其惠術講千里之長利以膏而此民彼憧憧往來睎桑陰趣舍人裝者慮安肯出此夫才高而不自賢位高而滋共其官盛德事也斯堂法應得書會公使來屬筆紀歲月成大世占名藪西郭染其州多賢守令之不數于古也文正公又吾東家丘焉竊顧託斯堂以夸隣邦以為邑子榮乃不辭而承公命八月既望州民左從侍郎范成大記并書

〇〇 瞻儀堂記 范成大

吳自置守以來仍古大國世為名郡又當東南水會外暨百粵中屬之江淮四方賓客行李之往來單上謁城下願見東道主城門之軌深焉稍田膏沃民生其間實繁并邑如雲烟物夥事穰有司程文書應官府者以千萬計奉使命大夫行部第郡課必致詳于吳以視列城其雄劇如此夜漏未盡太守坐堂上主吏儐客旅進退語言面目不暇相熟平明乃得據按聽諸曹白事率常旰食有頃它客與報期會者又至如前雖精力過絕人其勢亦出甚勞而後能善治故吳郡虎符非名德素著已至大官者不以畀去之數十百年長老猶以為記至藏寺繪像畏愛之如一日番陽洪公之以內相典城也乃規東序之間屋為堂取九公私所藏故侯之像頗補其闕遺列畫其上又采韓退之廟學碑語名之曰瞻儀而命州民范成大詞而識諸石竊嘗觀郡國方志與耆舊風土之書既備載山川土疆郭郛所在必論次前世賢守長爵里姓氏之大畧著于篇謂君子嘗居之其地政僻陋猶惜此以為寵今吾州不獨能志其人而肖貌具在章綬相輝凜凜如對生面它郡未聞有與雖大

府地重多顯者來自有以不沒抑吳人習于親上至久遠且弗諼志氣俗之微舊矣洪公蓋始表出之歲事固不宜無記然公實以紹興辛巳夏五月至郡早成北虜謀畔盟積甲並塞使行人來啟兵端又造舟東海上將數道入寇天子赫怒大發步騎待邊分命樓船將督水居之士營巨浸以直賊衝吳前當出師通道後控海浦所從入烽堠相望羽書疾星火公聲氣弗為動春容嚬指不斂一錢不藉一夫機事立決無留行姦人幸騷搖一還心醉叵測相率遁去里門晏閉田間無吠犬行歌

刈熟不知有軍興民德公甚念無以報恩勤飲食必祝焉公於艱難時用劇郡呼吸變故曾無足以攖道德之威茲文章之斧斤者治行冠一世而不自以為功若此足矣顧方帥其吏民以館御諸賢覽觀徘徊若慕用之云者夫有餘則毋我不足者多尚人君子之德心豈世俗所能測識哉後之人歷階而登有感於作者之意疇肯以行能蓋前閩人其必葺斯堂而嗣其事壁間之圖將魚鱗雜襲至于無窮可也故併書之以風來者十月九日左從侍郎范成大記

○聽儀堂舊在廳事之東紹興三十一年郡守洪遵建吳俗貴重太守來者必繪其像春秋則陳於齊雲樓之兩夾令吏民瞻禮至是洪公恐為風日所侵欲作此堂藏之紹興三年郡守沈揆始遷諸像于後圃舊疑香堂中并其名遷焉

○○齊雲樓晚望十韻兼呈馮侍御周殷二協律　白居易

滌倒官條盡蕭條芳歲闌欲辭南國去重上北城看複疊江山壯平鋪井邑寬人稠過揚府坊闊半長安插霧峯頭沒穿霞日腳殘水光紅漾〻樹色綠漫〻約暑留遺愛殷勤念舊歡病拋官職易老別友朋難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齊雲樓北面半日凭闌干

○○和柳公權登齊雲樓

樓外春晴百鳥鳴樓中春酒美人傾路傍花日添衣色雲裏天風散珮聲向此高吟誰得意偶來閒客獨多情佳時莫起興亡恨游樂今逢四海清

章孝標

○○九日宴集醉題郡樓兼呈周殷二判官

前年九日在餘杭呼賓命宴虛白堂去年九日到東洛今年九日來吳鄉兩邊蓬鬢一時白三處菊花同色黃

一日日知添老病一年年覺惜重陽江南九月未搖落柳青蒲綠稻穟香姑蘇臺榭倚蒼靄太湖山水含清光可憐假日好天色公門吏靜風景涼榜舟鞍馬敘賓客、插樓拂席排壺觴胡琴清圍指撥剌吳娃美麗眉眼長笙歌一曲思凝絕金鈿再拜光低昂日腳欲落備燈燭風頭漸高加酒漿覷盞豔翻菡萏葉舞鬟擺落茱萸房半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遠近高低寺間出東西南北橋相望水道脈分棹鱗次里閭棊布城冊方人烟樹色無隙罅十里一片青茫〻自問有何才與政

高廳大館居中央銅魚今乃澤國節刺史是古吳郡王
郊無戎馬郡無事門有棨戟腰有章盛時倘來合慚愧
壯歲忽去還感傷從事醒歸應不可使君醉倒亦何妨
請君停杯聽我語此語真實非虛狂五旬已過不為夭
七十為期蓋是常須知菊酒登高會從此無多二十場

〇〇 登齊雲樓　　章　憲

飛樓縹緲瞰吳邦表裏江湖自一方曲檻高窓雲細薄
落霞孤鶩水蒼茫固知興廢因時有獨覺江山共古長
回首中原正愁思不堪殘日半規黃

〇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紹興十四年郡守王㬇重
建兩挾循城為屋數間有二小樓翼之輪奐雄特不
惟甲于二浙雖蜀之西樓鄂之南樓岳陽樓庾樓皆
在下風父老謂兵火之後官寺艸創惟此樓勝承平
時樓前同時建文武二亭淳熙十二年郡守丘崈又
於文武亭前建二井亭

〇〇 西樓喜雪命宴　　白居易

宿雲黃慘淡曉雪白飄颻散麴通槐市堆花壓柳橋四
郊鋪縞素萬室甃瓊瑤銀榼攜桑落金爐上麗譙光迎
舞妓動寒近醉人銷歌樂雖盈耳慚無五袴謠

〇〇 城上夜宴

留春不住登城望惜夜相將秉燭遊風月萬家河兩岸
笙歌一曲郡西樓詩聽越客吟何苦酒被吳娃勸不休
縱道人生都是夢夢中歡笑亦勝愁

〇〇 登西樓見樂天詩偶成　　劉禹錫

湖上收宿雨城中無晝塵樓依新柳貴池帶亂苔春雲
水正一望簿書來遶身烟波洞庭路愧彼扁舟人

〇〇 玩月　　前　人

半夜碧雲收中天素月流開城邀好客置酒賞新秋影

透衣香潤光凝歌黛愁斜暉猶可玩移宴上西樓

〇〇 觀風樓　　楊　備

觀風危堞與雲齊樓下開門盡戟西鼓角聲沉絲管沸
捲簾晴黛遠山低

〇〇 前題　　范仲淹

高壓郡西城觀風不浪名山川千里色語笑萬家聲碧
寺烟中靜虹橋柳際明登臨豈劉白滿目見詩情

〇〇 前題　　耿元昌

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峨花發花殘香徑雨

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壯天迥闌干夕照多四百年來逢妙手要看風物似元和

○○西樓感懷　章造

高花古柳傍城闉游目江城次第新百感中來借惆悵滿城煙雨滿城春

○西樓在郡治子城西門之上唐舊名西樓後更為觀風樓今復舊紹興十五年郡守王㬇重建二十年郡守徐琛篆額下臨市橋曰金母橋亦取西向之義㬇初落成郡人競獻詩以進士耿元鼎所賦為最

○○介菴銘　梅摯

表署西北有堂曰木蘭堂之南有臺曰凌雲灌木駢生其上臺下有故園廢洞址在焉予因訪陳跡通其塞而菴之惜乎孑立一隅中無長物入之者志意斂然思有所守宜介其名而銘之菴非廣居介不兼濟有守退公杖而獨詣心淵坐澄默與真契嗚呼公忠賊私不遂而窒私欲蠹公不萌而制世紛萬殊浩乎無際何以靖之曰思無邪一言以蔽慶曆八年九月二十五日尚書戶部員外郎知蘇州軍州事梅摯立

○介菴慶曆八年郡守梅摯建在木蘭堂南凌雲臺下摯作銘刻石後菴入通判東廳久亦廢而銘石尚在蓋兵火更張官廨多失其舊也

○○靈芝坊　蔣堂

黃囷誕丘園靈堪配醴泉至和非我召美化自公宣秀色隣三徑幽光被一廛時髦秉筆者為我列詩編

○○又

使君有意飾門閭雅為靈芝揭表初招隱溪邊往還者從茲認得野人居

○靈芝坊初名難老坊蔣堂謝事所居李之儀作范正平遺錄云胡文恭公宿為諸生時嘗受學于蔣堂文恭守吳郡蔣居第表為難老坊蔣不樂曰此俚俗歆艷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非所望于故人願即撤去胡乃用蔣氏嘗有芝草之瑞更名靈芝按堂皇祐六年三月作平江軍新修大廳記云當兵部員外郎李公晉卿守屏之明年十月修此廳又有因芝草生謝兵部詩據此則所謂兵部者正謂李晉卿而揭靈芝于坊表者亦李也李之儀所記乃謂揭坊名為

○胡宿疑有誤又按胡宿墓誌自祠部員外郎判度支
○後知蘇州蓋未嘗為兵部其為晉卿無疑晉卿逸其名
○今太守題名皆不著胡李蓋闕文方芝產時堂有詩記之

○○留客亭　　曾幾

遠子作亭于官舍明清堂之後種竹殆千竿餘名其亭
以留客取老杜竹深留客處之句因題二小詩云
行到竹窮處有亭佳可游境因吾子勝客為此君留娟
淨經時雨蕭梢六月秋豈無他草樹涇渭不同流
種竹無他事林間與客游自應携手入安用閉門留靜

可消僧夏清宜對爽秋衰翁九節杖來往亦風流

○○和前韻　　沈文度

汩汩多慶事長懷鳩杖游每因門可款豈為醉相留靜
契竹林勝幽非草樹秋公今國者艾砥柱屹中流
持節推仍世林園託音游深藏事幽討長嘯詎淹留已
見山無盜欣聞歲有秋時容一嘯詠寄比晉名流

○提點刑獄司在烏鵲橋西北紹興元年建廳事後曰
○明清堂堂後小圃種竹有亭曰留客曾逮豩速父文
○清公幾命名且作詩徐藏隸額乾道九年諸路添置
○武提刑一員遂于舊司之東撤去幹官廨宇以其地
○作東廳比年省罷使者來從其便而居焉

○○浙西提刑司題名記　　陳貫

淳熙三年直龍圖閣陳公由浙東常平使者按刑西道
領刺史韓公由浙東刑獄使者奉祠三衢同時被命以
西二公前日條舊也弭節未幾馨諸志合風績俱茂暇
日因相語曰凡官守必有所謂壁記是司也獨缺焉其
名氏官職與夫在事之歲月久而遂泯不可復知非所
以隆一臺詔後世也于是搜閱案牘自建炎迄今居是

官者得四十有二人焉將鑱石龕置壁間俾貫為之記
惟按刑遣使國家令典也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行郡
國而謹督捕唐顏真卿為監察御史使五原而決寃獄
事固甚覩然未有專為刑獄著之令甲者 本朝列聖
相承子視元元欽恤刑章在淳化中始遣常參官提點
諸路刑獄景德以來始兼用武臣厥後沿革因時或省
或置汗青所載可考而知 聖上龍飛惟祖宗成憲是
循用文武長材求之如不及乃乾道二年遵景德故事
制詔諸路各置武提刑一員與文臣合臺共治惟時兩

浙古一道也熙寧末年岐而復合建炎以後復析而東西之浙西在今實為畿甸異時遣使視他路尤切注意今陳公以名御史韓公以左右信臣為之皇華得人於斯為盛恭聞真宗皇帝嘗命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較諸路提刑所上課績惟兩浙有奏報雪活冤獄者遂命陞其等級以示旌勸今日考覈之意同符真宗則奏最九重必有非常之寵又當自二公始故貫敢志屬吏之賤學殖之荒落而記不敢辭淳熙四年四月日奉議郎知常州武進縣主管勸農公事借緋陳貫記

○○浙西提舉司題名記　徐康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由此可考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罷者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于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為兩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廳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缺欲為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縣諸司取會題名于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三十人皆以月日為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次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裒而刻諸石以備採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為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

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為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為民父母而吝其醯醢蓋有群生而榷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巒議之曰坐談則理高行之則爽闕于時咸以為然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于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執下三章之約於結繩之代猶為容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予民安在其為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為不失重輕之術哉為今之法者迹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四等

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茶之四並海縣道
莫水者六所類以解計歲當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
國計以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
四民之中農為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
所謂亭戶則過于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趣利
而輕犯法使輸貨于官者償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
息盜販息則抵置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
叢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
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

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
路茶鹽公事徐康記
○其間若干老序郡中西園西樓雪齋及浙西題名併
後第九卷之嘉定縣省劄悉校補訂正

○○登姑蘇臺賦　任公叔

司馬遷世掌天官才稱良史探禹穴之遺跡紀吳國之
舊軌乃撫然而嘻曰登此姑蘇之墟淹留兮躊躇感斯
宇之基為沼而仲雍之祀忽諸我聞周道既衰諸侯狎
主中無霸主釁戎振振始闔閭以信威紲夫差以振武

斜與勁越同壤右以強楚為鄰內有高臺之築外有遠
略之勤積如莽而暴骨亦如仇而視人是以疆場日駭
板築未弭方五載而厥成造中天而特起因累土以臺
高究岳立而山峙或比象于巫廬之峰或倒影于滄浪
之水悉人之力以為美觀厚人之澤以為侈靡斯寔累、
卵於九層夫何見乎三百里野語有之曰川壅則潰月
盈而反善敗由己吉凶何常矧謀主之賜劍若涉川兮
無梁以為棲越以求霸卒見豢吳而受殃客自南鄙觀
於江濆徘徊舊德惆悵前聞試游目于寥廓曹是巋然

而參雲聽逆虐而縣諫竟麋鹿而為群高天放曠平湖
決漭奕奕孤嶼茫茫極浦悲早雁于海風嘯高鴟于江
雨況復關梁坐隔羈旅增愁山木將落汀葭氣秋思美
人兮子胥何為懷直道而驟諫遭重昏之見危將漁父
以抗跡且垂釣于江湄高臺既傾夕露沾衣感荒國之
不及冀萊人之與歸者也

○○又　崔鶠

崔子勤學少間與客遊於橫山之下有臺巋然出于群
山荒蓁峻級高切雲間荊棘為之蒙翳麋鹿為之迴環

余語諸客此何所也客曰子不聞吳都之壯麗乎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而特建此其遺址也余乃倚杖而立喟然而歎曰盍閭吳王之築斯臺也受隣越之貢竭全吳之力千夫吟山萬人道泣三年而聚村五年而有立佩茂苑于長洲帶　池以朝夕自以為天下之奇觀也而今安在哉神材異木飾巧窮奇黄金之楹白璧之桷龍虵刻畫燦、生輝而今安在哉于是與客倨傲而上抵其上之絕嶺快四面之遐觀南望洞庭夫椒之山湖水澄澈其名銷夏灣者吳王避暑之所也北望靈巖館

娃之宮廊曰響屧徑曰採香者吳之別館西子之遺蹤也其東吳城射臺巍、其西胥山九曲之逵至於典樂有城玩華有池走犬有塘蓄雞有陂猶不足以充其欲也又修斯臺以為娛嬉鳴呼雕楹鏤檻者丘墟之幾也九層百仞者汙池之漸也瑶臺作而夏衰瓊室考而商危華成而楚衆叛阿房出而秦人離斯喪亂之必然曷吳王之不思也哉方其酌淥酃賦珍羞置酒若淮泗積肴如山丘其宴樂固極矣而不知會稽之上飲食嘗胆方焦思而深謀旁寵西山俯視太湖憑高望遠三百餘里其登覽固廣矣而不知笠澤之畔銜枚什鼓忽潛、軍而夜濟是以横塘之浦僮通而越來之溪已逼高下之築未乾而句踐之城已距于咫赤矣（越來溪越王城皆在臺之左右）詞未竟客悵然曰已矣乎古往今來邈矣悠哉蒼烟兮滿目舊事兮飛灰幸江山之不改兮後之人當有鑒于遺臺

○○姑蘇臺覽古　陳羽

憶昔吳王爭霸日歌鐘滿耳上蘇臺三千宮女看花處人靜臺空花自開

○○又　李白

舊苑荒臺楊柳新菱歌清唱不勝春只今唯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

○○又　曹鄴

吳宮酒未消又宴姑蘇臺美人和淚去半夜閶門開相對正歌舞笑中聞鼓鼙星散九重門血流十二街一去成萬古臺荒人不回時聞野田中拾得黄金釵

○○又有序　李紳

臺今遺跡平蕪連接靈巖寺採香徑響屧廊皆在寺內

越王獻吴王黄金錽楣吴王所造姑蘇臺因獻楣遂以
黄金畫飾楼以破其國詩云
越王巧破夫差國來獻黄金重雕刻西施醉舞花艷傾
妬月嬌娥恣妖惑姑蘇百尺晚鋪開楼楣盡化黄金臺
歌清管咽歡未極越師戈甲浮江來伍員扶目看吴滅
荒蕪全身霸西越寂寞千年盡古堙蕭條兩地皆明月
靈巖香徑掩禪扉秋草荒凉徧落暉江浦廻看鷗鳥沒
碧峰斜見鷺鷥飛如今白髪星星满郡作閑官不閑散
野寺經過懼悔尤公程追變悲秋館吴鄉越國舊淹留

草樹烟霞昔徧游雲外夢魂多感歎不惟惆悵到長洲

○○又　羅隱

讓高泰伯開基日賢見延陵復命時未會子孫因底事
解崇臺榭為西施

○○又　劉駕

勾踐飲胆日吴酒香滿盂笙歌入海雲聲自姑蘇來西
施舞初罷侍兒整金釵衆女不敢妬自比泉下泥越鼓
聲騰騰吴天隔塵埃難將甬東地更學會稽栖霸跡一
朝盡草中棠梨開

○○又　劉禹錫

故國荒臺在前臨震澤波綺羅隨世盡麋鹿古時多築
用金鎚力摧因石鼠窠昔年雕輦路惟有採樵歌

○○又　楊備

山花野草一荒丘雲裏騎奢舊跡留珠翠管絃人不見
上頭麋鹿至今游

○姑蘇臺在姑蘇山舊圖經云在吴縣西三十里續圖
經云三十五里一名姑蘇一名姑餘史記正義云在
吴縣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蘇山上山水記云

闔閭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材五
年乃成造九曲路高見三百里勾踐欲伐吴于是作
栅楣嬰以白璧鏤以黄金狀如龍蛇獻吴王吴王大
悦受以起此臺越絶書云闔閭造九曲路以遊姑胥
之臺栅楣之義未詳此楣所謂神木一雙大二十圍
長五十尋者吴王将起臺子胥諫曰王既变禹之功
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吴民離矣弗聽洞冥記
云夫差築姑蘇之臺三年乃成周旋詰屈横亘五里
崇飾土木殫耗人力宫妓千人臺上别立春宵宫為

長夜之飲造千石酒鍾又作天池〻中造青龍舟〻
中盛致女樂日與西施為嬉又于宮中作海靈館〻
娃閣銅溝玉檻宮之楹榱皆珠玉飾之吳地記云闔
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
五里夫差復高而飾之越伐吳焚之又云闔閭十年
築經五年始成高三百丈望見三百里造曲路以登
臨吳王春夏遊姑蘇臺秋冬游館娃宮與樂華池南
城之宮又獵于長洲之苑太史公云余登姑蘇臺望
五湖按五湖去此臺南尚二十餘里越絕書云夫差伐

齊越范蠡洩庸帥師屯海道江以絕吳路敗太子友
遂入吳國燒姑胥臺徙其大舟續圖經考之傳記謂
闔閭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器不雕鏤宮室不觀舟車
不飾而吳越春秋言闔閭晝遊蘇臺蓋此臺始基于
闔閭而成於夫差庶可以合傳記之說云

○○館娃宮　殷堯藩

吳王愛歌舞夜〻醉嬋娟見日吹紅燭和塵掃翠鈿徒
令勾踐霸不信子胥言莫問長洲艸荒涼無限年

○○傷吳中　李嘉祐

館娃宮中春已歸闔閭城頭鶯已飛復見花開人又老
橫塘寂〻柳依〻憶昔吳王在宮闕館娃滿眼看花發
舞袖朝歡陌上春歌聲夜怨江邊月古來人事亦猶今
莫厭清觴與綠琴獨向西山聊一笑白雲芳草自知心

○○又　李紳

江雲斷續草綿連雲隔秋波草覆烟飄雪荻花鋪漲渚
變霜楓葉卷平田崔愁化水喧斜日鴻恐驚風叫暮天
因問館娃何所恨破吳紅臉尚開蓮

○○懷古　皮日休

艷骨已成蘭麝土宮墻依舊壓層崖琴堂而壞逢金族
香徑泥銷露玉釵硯沼袛留溪鳥俗屧廊空信野花埋
姑蘇麋鹿真閒事須為當時一愴懷

○○又

綺閣飄香下太湖亂兵侵曉上姑蘇越王大有堪羞處
袛把西施賺得吳

○○又　陸龜蒙

三千雖衣水犀珠半夜夫差國暗屠猶有美人皆二八
獨教西子占亡吳

○館娃宮吳越春秋吳地記皆云闔閭城西有山號硯石山〻在吳縣西三十里上有館娃宮又方言曰吳有館娃宮今靈巖寺即其地也山有琴臺西施洞硯池玩花池山前有採香徑皆宮之故跡

○○勾踐進西施賦以紅顏艷色反以皆哉爲韵　徐寅

惑人之心兮惟巧惟僭破人之國兮以妖以艷當勾踐之丕謀進西施而果驗昔者二國相吞陵卑恃尊殊不知卑則自亡而國存尊則謂明而反昏爲嗛年〻皙啄夫差之肉稽山日〻惟聽范蠡之言〻曰伍員之賢東吳之德伯嚭之佞東吳之賊德之盛兮越可憂賊之興兮吳可殄臣以夙夜而計机謀偶得欲狂敵國之君須中傾城之色待其聲色內伐君臣外惑自然紂妲已以亡宗晉驪姬而亂國今苧羅之山越水之灣恐是神仙之化忽生桃李之顏波泛丹臉鴉深綠鬟翠黛兮慘難效浣輕紗兮妖且閑楊柳羞弱芙蓉恥殷可以变柳惠于莊嚴之際悅荊王于魂夢之間臣請進焉王今何以王乃豁然而喜矍然而起曰此蓋神假邪之碩畫人雪越之前恥乃命宮馬騰龍香車碾風迎織女于銀漢

聘姮娥于月宮炫耀雲外喧闐洞中粧成而瑞玉凝彩服麗而朝霞剪紅昨日猶賤今晨不同寧期大國之君流恩下及堪恨鄰家之婦謂妾常窮曉別越溪暮歸吳苑越應計失吳嫌進晚歌一聲兮君睨醉笑百媚兮君心蹇坐令佞口因珠翠以興言立遣謀臣棄洪濤而不返勾踐乃走電驅雷星馳箭椎投醪而士卒皆醉嘗膽而胸襟洞開虎噬骨碎山崩卵摧楚腰衛鬢化爲鬼魘闔龍梢燒作灰于是命屠蘇之酒上姑蘇之臺伊霸業以何在俄英風而聿來於戲投忠賢而受佳麗欲不敗而難哉

○西施洞在靈巖山之腰即館娃宮所在故西施洞在焉

吳都文粹卷第二

吳都文粹卷第三

宋　蘇臺鄭虎臣　編

○○吳王井　　楊備

石甃遺蹤傍古臺一泓寒影鑑光開何人照面金釵落曾見越溪紅粉來

○吳王井在靈巖山腰大石泓也相傳為吳王避暑處詳見靈巖山

○○響屧廊　　王禹偁

廊壞空留響屧名為因西子遶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屧人

○○又前題　　楊備

步出香翻羅襪塵粉紅花艷鵝宮春傾城一笑無遺跡不見長廊響屧人

○響屧廊在靈巖山寺相傳吳王令西施輩步屧廊虛而響故名今寺中以圓照塔前小斜廊為之白樂天亦名鳴屧廊

○○採香逕　　楊備

館娃南面即香山西舸爭浮日往還翠蓋風翻紅袖影芙蓉一路照波間

○採香逕即香山之傍小溪也吳王種香于香山使美人泛舟于溪以採今自靈巖山望之一水直如矢故俗又名箭涇

○○長洲苑吳苑校獵　　孫逖

吳王初鼎峙羽獵騁雄才輦道閶門出軍容茂苑來山從列嶂轉江自遶村回劍騎緣汀入旌門隔嶼開合離紛若電馳逐溢成雷勝地虞人守歸舟漢女陪可憐夷漫處猶在洞庭隈山靜吟猶父城空應雉媒戎行委喬

木馬跡盡黃埃攬涕問遺老繁華安在哉

○長洲苑舊經云在縣西南七十里孟康曰以江水洲為苑韋昭云長洲在吳縣東枚乘說吳王濞云漢修治上林雜以離宮佳麗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則知劉濞時嗣著吳苑其盛尚如此

○○蠡口　　楊備

蜀越勲名閶世才五湖烟浪一帆開猶防鳥喙傷同輦此地復招文種回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相傳鴟夷

于乘扁舟下五湖潛過此以出招大夫種因以名之

○○毛公壇　白居易

毛公壇上片雲閑得道何年去不還千載鶴翎歸碧落五湖空鎮萬重山

○○前題　皮日休 陸龜蒙

却上南山路松竹儼如廡松根礙幽徑孱顏不能斧擺屧跨亂雲側巾蹲怪樹三休且半日始到毛公塢兩水合一澗潨崖却為浦相敵百千戰共攝十萬鼓噴散日月精射破神仙府唯愁絕地脈又恐折天柱一窺耳目眩再聽毛髮竪次到鍊丹井丶餘翳宿莽下有蘂剛丹勻之百疾愈凝於白獨髓湛似桐馬乳黃露醒齒牙碧粘甘肺腑檜異松復怪枯跡互撐拄乾蛟一百丈髐然半天舞下有毛公壇丶方不盈畝當時雲龍篆一片蘚苔古（有劉先生鎮壇符今存于堂）時丶仙禽來忽丶祥烟聚我愛周息元（周徵君名息元）忽起應明主三諫却歸來回頭唾緌組伊余何不幸斯人不復睹如何大開口與世爭枯腐將山待夸娥以肉投猰貐歎坐侵桂陰不知已與午茲地足靈境他年終結宇敢道萬石君輕于一絲縷

○○前題　陸龜蒙

古有韓終道授之劉先生身如碧鳳皇羽翼披輕丶先生盛驅役臣伏甲与丁勢可倒五岳不惟驅群靈飄颻駕翔螭白日朝太清空遺古壇在稠疊烟蘿屏遠懷步罡夕列宿森然明四角鎮露獸三層差羽嬰回眸盼七炁運足馳躡星象外真既感區中道俄成迹來向千祀雲嶠空崢嶸石上橘花落石根瑤草青時丶白鹿下此外無人行我訪岑寂境自言齋戒精如今君安死（君字安）魂魄猶猩腥有笈皆綠字有芝皆紫莖相將望瀛島浩蕩凌滄溟丶

○毛公壇即毛公壇福地在洞庭山中漢劉根得道處也根既仙身生綠毛人或見之故名毛公今有石壇在觀傍猶漢物也

○○虎丘古杉　皮日休 陸龜蒙

種日應（一作）逢晉枯來必自隋（知）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叔）

○虎丘寺古杉在殿前相傳為晉王珉所植唐末猶在形狀甚怪不可圖畫皮日休稱其死抱哥節不知雨露之可生即是時已枯日休詩曰種日應逢晉枯來

必自隋陸龜蒙亦曰後凋依佛氏初植必僧彌寺盖

王氏別墅僧彌珉小字也

○○臨頓　皮日休

一方瀟洒地之子獨深居遶屋親栽竹堆床手寫書高
風翔砌鳥暴雨失池魚暗識歸山計村邊買鹿車
籬疎從綠槿簷亂任黃茅壓酒移溪石煎茶拾野巢靜
窓懸雨笠閒壁挂烟匏支遁今無骨誰為世外交
蘚稀初上筴酪盡未乾床盡日留蚕母移時祭馬王趁
泉流竹急候雨種蓮忙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疆

靜僻無人到幽深每自知鶴来添口數琴到益家資壞
壍生魚沫頹簷落燕兒空將綠蕉葉来往寄閒詩
夏過無搪石日高開板扉僧雖與筍輩人不典蕉衣鶴
靜共眠覺鷺馴同徑歸生公石上月何夕約談微
經歲岸烏紗讀書三十車水痕侵病竹蛛網上衰花詩
任傳漁客衣從遞酒家知君秋晚事白幘刈胡麻
寂歷秋懷動蕭條夏思殘久貧空酒庫多病束漁竿玄
想凝鶴扇清齋拂鹿冠夢魂無俗事夜夜到金壇
閑門無一事安穩臥涼天砌下翹飢鶴庭陰落病蟬倚
杉閑把易燒朮靜論玄賴有包山客時時寄紫泉
病起扶靈壽翛然强到門與杉除敗葉為石整危根薜
蔓狂遮壁蓮莖卧　盆明朝有忙事召客斲桐孫
緩頰稱無利低眉號不能世情都太薄俗意就中憎雲
態不知驟鶴情非會徵蓋臣誰奉詔来此寫姜肱

○○前題十首　陸龜蒙

近来惟樂靜移傍故城居閒打修琴料時封謝藥書夜
停江上鳥晴曬篋中魚出亦圖何事無勞置棧車
倩人醫病樹看僕補衡茅散髮還同阮無心敢慕巢簡

便書露竹樽待破霜匏日好林間坐烟蘿近欲交
倭僧留海紙山匠製雲床嘯外應無敵貧中直是王池
平鷗思喜花盡蝶情忙欲問新秋計菱絲一畝疆
故山空自擲當路竟誰知祇有經時策全無養拙資病
深憐炙客炊晚信棋兒謾欲陳風俗周官未採詩
福地能容塹玄關詎有扉靜思瓊板字閒洗鈌節衣鳥
破涼烟下人衝暮雨歸故園秋草夢猶記綠微微
水影沉魚器鄰聲動緯車燕輕捎墜葉蜂懶臥焦花説
史評諸例論兵到百家明時如不用歸去種桑麻

禹穴奇編缺雷平異境殘靜吟封蘚檻歸興削帆竿白
石堪為飯青蘿好作冠幾時當斗柄同上步罡壇
强起披衣坐徐行處暑天上堦來鬬雀移樹出驚蟬莫
問盤車駿誰看醬瓿玄黄金如可化相近買雲泉
野入青蕪巷陂侵白竹門風高閒栗刺沙淺露芹根迸
鼠緣藤桁飢烏立石盆東吳雖不改誰是武王孫
琢墉真有素時勢盡無能風月雖為敵林泉幸未憎酒
杯經夏闕詩債待秋徵祗有君同僻閒來對曲肱
○臨頓舊為吳中勝地陸龜蒙居之不出郛郭曠若郊

墅今城東北有臨頓橋皮陸皆有詩

○○　重玄寺藥圃　皮日休

雨滌煙鋤傴僂資紺芽紅甲兩三畦藥名却笑桐君少
年紀翻嫌竹祖低白石靜敲蒸术火清泉閑洗種花泥
怪來昨日休持鉢一尺彫胡似掌齊
香蔓蒙朧覆若邪檜煙杉露濕袈裟石盆换水撈松葉
竹逕還迷避荀芽藜杖移時挑細藥銅瓶盡日灌幽花
支公謾道憐神駿不及今朝種一麻
○重玄寺藥圃唐末僧元達年逾八十好種名藥凡所
植者多致自天台四明包山句曲叢萃紛糅各可指、
名皮日休嘗訪之而題詩

○○　忠國師菴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寒翠
霜染疎林墜落紅溪渚式樓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
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蒼叢驚釣翁
○忠國師菴基在穹窿山絶頂叠石究然唐顧在鎔留
題在光福山寺墨跡猶存

○○　洗馬池在府學之南　楊備

一一牽來種是龍臨深欲下更嘶風金鞍玉勒拋何處
騰踏漣漪寒影中

○○　真宗皇帝御製賜平江軍節度使丁謂詩并
序

卿黄閣同寅實彰于盡瘁碧幢臨鎮方屬于報功言當
入謝之辰特賜褒賢之作因成七言四韻詩一首賜新
授蘇州節度使
懿詞碩畫播朝中造膝諮謀禮遇豐文石延登彰美順
高才前道表疇庸書生仗鉞今尤貴舊里分符古罕逢、

畫錦買臣安敢比黄樞早日接從容

○○ 丁謂次韵

白麻初降紫宸中簪組相驚帝澤豐騕陪將壇知遇偶
久成台席愧村庸桑榆便覺人間别旌戟猶疑夢裡逢
已是都城聳崇觀更煩天唱耀戎容

○○ 復賜

鄉名蕃出鎮雖極于倚毗文陸言辭良多於眷注特示
寵行之什用增方面之崇今成五言十韵一首賜蘇州
節度使丁謂

踐歷功皆著謀謨務必成懿才符巽彦佳器貫時英俾
展經綸業旋升輔弼榮嘉亨忻感遇盡瘁罄純誠均逸
明恩洽疇勞茂典行白麻三殿晚紅旆九衢平雖徹嚴
凝任尤增倚注情擁旄辭帝闕植纛望都城風景高秋
月烟波幾舍程想鄉懷感意常是夢神京

○○ 謂復次韵

叨竊逢嘉會孤單荷曲成高車陪上宰密室側群英步々
武清華地優游侍從崇勤劬期薄效忠謹誓明誠方畏
宫箴失俄驚寵命行冒恩心易感戀聖意難平秉副甯

衣念寧安晝錦情搖々千里棹春々九重城茜旆輝登
路瓊章耀去程子年牽望處金闕王爲京

○○ 跋 丁謂

臣謂材庸無取聲猷不揚徒以遭遇威明忝冒崇寵掌
邦計參國政一紀於茲賛皇猷相威則百禮斯舉位重
逾量恩深積憂蕃早罹宮箴久妨賢路或騤擬物論則
大辜聖知優退是希陳露未暇去年秋九月甲辰忽奉
制命遥登將壇進崇秩于上公建高牙於故里君親奇
遇臣子殊榮授命之初便殿賜對天語撫勞睿音温密

至感至戀且拜且泣十一日復對于宣和門賜御製入
謝日七言四韵詩一首十九日朝辭于長春殿賜御製
寵行五言十韵詩一首皆俾和進丹文綠字親奉于紫
清雲笈芝函炳流于衡泌簪纓聳觀油素騰芳壁日九
華但圖旨以拭目薰絃六変罄方輿而悦心期大播於々
玉音敢盡刊于金字鐫峯粤壞鍾阜名區並謹歲時永
昭威美

大宋天禧元年歲次丁巳正月二十六日推誠保德翊
戴功臣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尉使持節蘇州諸軍事

蘇州刺史充平江軍節度蘇州管内觀察處置提堰橋
道等使知昇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濟陽郡開
國公食邑三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臣丁謂
○本朝大中祥符九年拜參知政事丁謂平江軍節度
使知昇州謂郡人建節本鎮一時為榮真宗皇帝賜
以御製詩尤為盛事詳具謂跋中

○○ 吳人歌

紞如打五鼓鷄鳴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牧守鄧攸清和平簡方正寡欲為吳郡太守載米之

郡俸無所受惟飲吳水而已時郡中大飢攸奏賑貸
未報乃輒開倉救之郡政清明百姓歡悅為中興良
守後稱疾去職郡常有送迎錢數百萬攸不受一錢
百姓數千人牽攸船不得進攸乃少停夜乃發去吳
人歌之云云百姓詣臺乞留一歲不聽

○○ 牧守王規謝章 簡文帝

方當駕吉祥之車入句吳之地驅緩扇之馬撫奉德之
鄉製錦何階棼絲方始
○王規字威明神韋標映時稱俊人為吳郡太守簡文
帝為作謝章曰云云主書茍珍宗家在吳前守宰皆
傾意附之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恡君為左户尚書
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于郡立碑許
之

○○ 博盧 馮袞

八尺臺盤照面新千金一擲鬬精神合是賭時須賭取
不妨回首乞閑人
○唐馮袞治蘇州郡政優游暇日輒縱飲博因會賓僚
擲盧馮大勝以所得均遺一座乃吟曰云云唐郡守

縱放如此 出抒情詩

○○ 夜遊武丘山 白居易

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多
白樂天穆宗時以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拜蘇州刺
史病免樂天為郡時多游賞携妓滿容態等十妓夜
遊武丘山又賦紀游詩云云

○○ 本朝牧守題名記 葉夢得

平江吳故郡控帶楚越形勢風物自為一都會本朝命
守多一時聞人今寶文閣直學士王公顯道由工部侍

郎來鎮適當兵火擾攘之後前此臨治者類急于裕集
流亡撫綏彫瘵未暇盡舉其所當為至顥道曰天下令
定矣化行自内始相與奉承維持轉成永世之業實在
四方之政於是官漿而廢職者民姦而干令者一董振
之凡閭里疾苦朝聞夕行異時調度不給或不得已取
於民皆罷之未幾咸信而畏之上下秩、有序蠹弊刻
葦幽枉宣達府庫有餘積而歛不加廣益修城池興學
校嚴舍館以待賓旅之至期年郡以無事先是高祖太、
師景德中嘗領是拜至嘉祐中伯祖侍郎復繼之逮顥

道百餘年閻王氏之為平江者三皆有備在人士大夫
以為美談郡舊有太守題名記先後迭代序次惟謹亡
於煨燼顥道訪之久不得乃更伐石追修故事以遺來
者而求文于余以識其始善惡之在天下固不可欺也
未嘗無公論然必待久而後能定彼翕、狗俗椋取須
臾之譽與所設施或未能竟其成而妄意有不滿者徐
以占于後則昭然如黑之與白其誰敢誣今郡為題名
記所在而有豈是表姓氏紀歲月而已哉抑書者其傳
猶未泯吾得以考其不善者推其所以失亦足以戒各

以效其材而成其志則雖遐方幽遠之邦可使如在輦
轂而況其近者乎乃為之書且以塗之言得于顥道者
箴為紹興十五年十月望日觀文殿學士右通議大夫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記并書

○○　狀元語

湖接兩頭蘇聯三尾　嵗齋錄

○唐鄭渾之咸通末為蘇州督郵談錄為鹽院官鍾福
為院巡時湖州牧李超及趙蒙俱狀元人語曰云云

○○　朱花石　賈公望

倏忽向六十萍逢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
直士流少傾斜財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

○賈公望字表之嘗為郡通判時朱勔父子勢盛奔競
者爭趨其門公望疾之有詩云云　勔之子賜金帶公
望亦衣三品服偶次朝拜會天慶觀中朱從者見公
望所佩魚睨而視之公望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
非緣花石左右皆錯愕朱大衛之竟擠之罷去

○○　重修泰伯廟記　曾　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十有

四皆古大聖賢有大功烈于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祈焉其施于民又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道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千里之邦必有祠所社稷則有壇先哲則有廟後世於廟尤極其尊嚴崇像設儼侍衛見之者凜如也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皆長吏之常事應而有報亦事之常儻入其門陟其堂神所馮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禱罍簠簋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神祠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爲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

麋豹肇建于閶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　國朝元祐間太守黄履歴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潦有祈靡不響荅列其事于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元祀守臣吳伯舉請疏上聞有詔封至德侯建炎擾攘鞠爲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子扳沈公于尚書郎以直祕閣尹是府至則訪及民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罔不祇肅隆興三歲天作淫雨害于穡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三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而祈焉神顧享之

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具牢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之一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甚厚而廟貌不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悉力而改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日協辰得夏五月庚戌吉乃致昭告乃鳩良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壞材墜甓櫛比崇墉宏舊基植高棟抗修梁藩垣增圯畫革而一新之塑繪之容若欣、然有喜色民無老稚相扶攜以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而報神施矣風霽而休禾引大熟秋九月甲子落成幾

就養府下目覩祈應爲不誣公屬幾記其實既牢辭弗獲命若靈公之辱是終無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于是手書左通議大夫充敷文閣待制致仕曾幾記

○○泰伯廟　皮日休

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
誰敢教他草莽臣

○○又　陸龜蒙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椒奠濕中堂通來父子爭天下
不信人間有讓王

〇〇又　張詠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大江橫

〇〇又　蔣堂

泰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勾吳濱隱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廬讓國合生廉讓人

〇〇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翼翼兮新宮藺栖兮枅桂祥氛總總兮高靈下隊君視八紘兮昔何殊于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壇惠我吳人兮曷日以弭于嗟君來兮我心則喜來不來兮我忘食事

〇〇〇右迎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酤漢毛陸離兮萑笥蕈鄉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心苦

〇〇〇右享

車兮載旂舟兮揚颿鼓咽咽兮君當還君肯來兮尚盤桓我心縈縈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蠶煩福我吳人兮無疵無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言

〇〇〇右送

〇至德廟即泰伯廟東漢永興二年郡守麋豹建于閶門外辨疑志載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廟東又有一宅祀泰伯長子三郎吳越錢武肅王始徙之城中纂異記又云吳泰伯廟在閶門西皮日休詩云一廟爭祠兩讓君蓋并祠仲雍舊矣今廟在閶門內東行半里餘門有大橋號至德橋乾道元年郡守沈度重建

〇〇夫差廟　陳羽

姑蘇臺畔千年木刻作夫差廟裡神幡蓋寂寥塵土滿不知簫鼓樂何人

〇〇又　張詠

由來邪正是安危不信忠良任伯嚭自古家家有容冶何須亡國獨西施

〇吳王夫差廟今村落間有之舊廟無攷鑑誡錄云世世傳此廟拆姑蘇臺木報成唐陳羽秀才嘗題夫差廟時人謂之題破此廟

〇〇伍員廟　簡文帝

立國資孝本循忠全令名舟裡多奇計蘆中復吐誠偃

月交吳艦魚麗入楚兵九功推妙筭千載藉餘聲洪濤猶鼓怒靈廟尚淒清行潦承椒奠宮懸雜鳳笙無勞晉后壁詎用楚臣纓客樹臨寒水疎扉望遠城窓寮野霧入衣帳積苔生惟有三春鳥斂翅時迎衛

●○又　張詠

胥也應無憾至哉忠孝門生能酹楚怨死可報吳恩直氣海濤在片心江月存悠、當日者千載祇慚魂

○伍員廟在胥口胥山之上蓋自員死後吳人即立此廟乾道間復修之規製猶隘盤門裡又有廟即雙

廟是也

○○南雙廟記　蔡京

今天子即位元年爰董黎庶慎　牧守詔以左史吳公、為直秘閣知蘇州公至期歲政化大洽奸盜屏斥牒訟踈簡民用康靖公曰噫嘻先成民而後致力于神古之善經也今俗且治矣其錄境内神祠廢壞者以公帑所餘畢修之使安定休止無有祟厲為吾民憂吏白城西南隅有舊廟二荒　按圖經暨州縣版視所稱一為永昌武大王一為福順賢德王而邦人由閭閻市井及學士大夫自昔相傳皆以為伍子胥廟、、時祭享甚盛雖然同辭莫可奪也或言故隋將陳杲仁嘗以陰兵助錢氏伐淮冦有功錢氏崇報之請於梁朝封福順王又使諸郡皆為建廟則福順之號為杲仁無疑至永昌之稱者邈不可稽致不知為何時人今邦人獨以子胥之故顧衆私出力以卒營繕協謀齊慮鳩工類封填郭溢郭奔走相屬惟恐其後故月不更朔而廟已告新今或稱號仍舊殆恐無以安子胥之靈而失邦人所以字廟本意敢以為請公曰然昔吳頻海建國恃水作險内

虞氾濫外闕守禦黿鼉之与渚而魚鱉之与居肇自子、胥相土味水築置城郭宴倉治廩兵庫闢門二八以象風卦始能啟塞有時疏導無壅除昏墊蕩析之虞而存抱關擊柝之警更祀幾百歷載餘千其城域門號至今因之而不変是子胥嘗能安吾民也不顧小義卒雪大耻勇于納諫以至殞身二者皆人之所難昔日之不死蓋以為吾父今日之死蓋以為吾君由前足以教人之為孝由後足以教人之為忠、孝之跡昭著前史殊尤卓絕震暴耳目匹夫匹婦可以与知及其久也宜胥化

焉故後漢太守麋豹按行屬城問風俗所尚其功曹唐景曰處家無不孝之子立廟無不忠之臣倘非漸漬餘風被服成俗疇能臻此哉是子胥常能教吾民也既能安之又能教之由父傳子由子傳孫綿綿聯聯以至今日歟德茂矣宜當血食此地而廟貌不立於城域乃至斯民憑假他祠以崇敬奉此殆疇昔守職者之闕吾敢不勉祭法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福順雖有功異代事跡僅存民弗獲蒸嘗托子胥獲享不替而武氏名字

功德闕然湮滅無所考證使子胥不忘斯民實鑒臨之則武亦安敢正守而饗也禮固有以義起者吾將請于天子畀正異烈之號以嘉廟額而用丕承民志殆或可乎武林元時敏曰好惡靡常莫能自克惟民為然古之君子因民所好之善而導之反民所好之非而禁之好惡得正而其治成矣鄭人欲祀伯有子產從而封焉鄴人欲祭河伯西門豹從而禁焉二子豈異意哉顧民好惡有當否也今吾民顧祀子胥甚勤是知有功之不可忘而忠孝之可勸也因而導之使成于善此所謂不嚴而治者顧豈俗吏之所能也耶今公一舉廢事而順于民安于神又足為天下之勸三善備矣不可不書也于是乎書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記

○南雙廟在盤門內城之西隅二廟左英烈王伍員右福順王隋陳杲仁也杲仁又稱武烈帝或云五代初常潤尚屬淮南杲仁廟在常潤間錢氏得常潤遂移廟于蘇按吳志孫權既稱尊號謚堅曰武烈皇帝帝號與杲仁同況堅墓西地記謂在城南一里許去盤門密邇疑此廟恐是祠堅爾建中靖國中太守吳伯舉重修是時蔡京自翰長罷過吳門為作記并書

題

○○春申君廟記　　趙居貞

輶軒莅郡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啟自淮服半剌趨為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里皇皇者華幾慚韡道兢兢其志常戒飲水周爰咨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遂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毗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又寧日月其

除氷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剏祈神仙獲歲豊稔秉公堂之宴緩靈廟之游城不復隍樹先禁伐闡瞰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喟然嘆曰神必依人人益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為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為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擇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嗣君方患之璞兮李園托其女弟既歆然而有娠遂私之以献王、乃殂落于為君主死妄之人靡信死妄之禍遄興舍人

其亡死士常傾隸門之下萬果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今尹多居郢國假君常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蚊設其舳繫父子之沉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朝直將滅口千古猶為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之內故事備闕于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宋朱英配享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廡方授戮僕夫閑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吏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崇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蔥而悉新揔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于黃相削訛議于城隍昔韓整守吳敘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顧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容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顒兵曹蘇相為判官安喜尉李尚為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落瓌材三人異有我師四壯慎行爾職欽刷任賢之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艮能司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寔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

寶單閼歲除日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天水趙居貞記

○春申君廟在子城內西南隅即城隍神廟也

○○聖姑廟　皮日休

洛神有靈逸古廟臨空渚暴雨駁丹青荒蘿繞梁梠野風旋芝蓋飢烏啣椒糈寂寂落楓花時時鬭鼯鼠常云三五夕盡會妍神侶月下留紫姑霜中召青女俄然響環珮倏爾鳴机杼樂至有聞時香來無定處目瞪如有待魂斷空無語雲雨竟不生留情在何處

○○蘇盐　陸龜蒙

渺〻洞庭水盈〻芳嶼神因知古佳麗不獨湘夫人流蘇蕩遥吹斜嶺生輕塵蜀綵駁霞碎吳綃盤露匀可憐飛燕姿合是乘鸞賓坐想烟雨夕兼之花草春空登油壁車窈窕誰相親好贈玉條脫堪携紫綸巾殷勤撥香池重薦汀洲蘋明朝動蘭檝不翅星河津

○聖姑廟在洞庭晋王彪二女相結卒民以為靈而祀之紀聞云唐人記洞庭山聖姑祠廟云吳志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殺之自死至唐中葉幾七百

年顔貌如生儼然側卧近遠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廻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日一沐浴為除爪甲傳粧粉形質柔弱只如熟睡蓋得道者歟辨疑志云唐大暦中吳郡太湖洞庭山中有昇姑寺有昇姑廟其棺柩在廟中俗傳姑死已數百年其貌如生遠近求賽歲獻衣服粧粉不絶人有欲觀者其巫秘吝不可云開即有風雨之変村廬數事無敢竊窺者又云有見者衣裳儼然一如生人有李七郎荒狂不惧程法率奴客啓棺視之唯朽骨髑髏而已亦無風雨之變二説今皆無攷姑存舊迹云

○○靈姑廟碑陰記　林戊

元符元年歲在戊寅夏吳中大旱徧禱群祀略無應者是歲高田不穫人皆賜死負販之民皆捨其業而以售水自資涉冬至二年春夏之交舟車益不通百貨湧貴城中溝澮湮淤發為疫氣通判軍州事朝請郎祝公適領郡事乃用故事早暮分禱于所宜祀者一日會承天寺客言此乃梁衛尉卿陸僧瓚捨其第為之昔號廣德重玄寺陸卿有女子不嫁經营其事既死祠于寺之東

廡闢室中吳越忠懿王朝京師道出吳江大風幾覆舟見女子極之自言郡重玄寺神也本國加封號感應聖姑今里中事之甚敬公聞即謁且言明日致禱既歸宿齋于廳事挙家沐浴蔬食相約得雨而後復膳黎明躬至祠下載拜而言曰郡承連年之旱流亡疾沴相乘而作農事失時歲且大飢雖其有罪獲戾不逃然將為國家之憂神其哀之能即致雨尚可救也屏息聽命寺僧獻兆曰神告即雨衆甚不然慨然而退憩於齋堂左右告曰天油然作雲矣未及命駕注雨應至老幼懽呼于

道至有不忌以簦笠自庇者即日盈尺闔境告足自爾
有請必應如取所寄郡人無復水旱之憂歲大有年乃
具事白于外臺使者以聞詔書襃美特封慧感夫人秩
視公侯列于典祀按陸氏得姓于齊宣王之少子至漢
有字伯元者仕爲吳令還豫章都尉既卒吳人思之迎
其喪葬于胥屛臺子孫遂家爲伯元生褒責令盱眙生
本州從事鴻〻生渤海太守建〻生本州從事曄〻生
御史中丞京兆尹瓚〻生弘農都尉文〻生親〻生顓
川太守尚書令閎〻生桓〻生揚州別駕續〻生褒〻

生吳城門校尉紆〻生九江都尉太學博士駿〻生遐
遐生尚書琄〻生顓〻生海虞令濯〻生漢公漢公生
冽〻生本郡從事元之元之生高平相員外散騎常侍
英〻生晉侍中大尉興平康伯玩〻生五兵尚書侍中
始〻生秘書監侍中萬載萬載生宋東陽太守子真子
真生齊南兖州刺史惠曉惠曉生梁太常卿倕〻生衛
尉君凡二十八世冠冕不絶皆有才德名在史冊自興
平康伯至秘書監父子兄弟五世內侍嘉祥積慶挺生
夫人惟夫人其生也精修正潔入清淨海其沒也通於

神明有感斯應故能致朝廷報稱之禮甚厚既以詔書
刻于石將求老于文學之士爲之記以傳不朽搢紳耆老且
請摭其槩於碑陰乃爲之叙云戊也嘗聞朝請公元祐間
以奉議郎知嘉城兩暴漲沱河水盛漂泛林木室廬蔽
川而下水及城門下堆堞凜然將決老弱皇恐奔潰調急
夫督水工雨且不止人無所施其力公乃朝服涉濘立
於隄上鞠躬申禱水溢隄壞相去數尺吏民扶止公堅
立不動以笏叩頭顙以身任責于是雨少止水波稍回
河流遂復其所潰隋之地明日復爲平陸如故使者方

欲言諸朝會公秩滿請罷遂已北方之人至今能道其
詳惟公憂國愛民所至以誠心格物如此是可書也故
附于左元符三年歲次庚辰秋八月乙未朔十日甲辰
布衣林戊記

○靈姑廟即慧感顯佑善利夫人廟在能仁寺內夫人
陸氏梁衛尉卿僧瓚之女僧瓚捨宅爲寺夫人就居
之是爲重玄寺寺僧祀夫人爲伽藍神號聖姑元符元
年郡大旱通判祝安上攝郡禱而應以其事聞錫封
慧感夫人郡人奔湊致禱相與社而稷之闔境祠廟

莫能尚也其節次加封及始末靈感之跡具諸記中

三高祠記　祝穆

易稱知幾其神乎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須之則後矣是維成功之下不可以久居亡道之人不可以久處兵亂之世不可以苟仕知斯三者則知幾矣遐之其殆庶乎昔者越相范君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踰二十年滅吴覇越用復會稽之耻謂大功之下難以久居遂還返國遷書謝王去之乘輕舟泛五湖莫知其所終極而大夫種沉吟不時決卒用誅死厥後七百有餘歲晉有張季鷹自吴入洛時方齊王冏當朝怙己署君東曹掾君知其不終難與獨處慨千里之羈宦臨秋風而長懷託興菰鱸促駕告歸無何冏敗又後五百有餘歲唐有陸魯望當咸通乾符之世寇亂方殷隱身自放扁舟蓬席倏然笠澤甫里閭時號江湖散人辟署無所從徵命無所得優游自終竟全亂世如三先生可謂知幾君子哉雖地異時殊語默不同然其決去自全成遂其高徵均也吴江邑地瀕帶具區舊有長橋橫絕江河之間修檻浮梁植立千柱電涎渴蜒蜿如長虹巨浸浮空涵泳星月

包山洞庭如在天外風帆島樹滅沒烟際東西行者以為三吴游觀之偉好事者又寫鴟夷子皮像配以江東步兵甫里先生立祠橋梁之上榜曰三高蓋其平生所遊居也貞風素烈尚凜然湖山可想聞而概見歲庚申秋七月吉括蒼祝鑑與大梁人趙九齡置酒橋亭悲歌望遠舉觴酹江慷慨言曰去危即安夫人而能之然皆反焉者何哉知幾者鮮也雖並世同交如大夫種功非不多也顧當侍材非不周也鹿門子學非不贍也或死憂而受辱何也居成功處亡道仕亂世邑勉畏去是何識之卑也知幾遠矣惟鴟夷子道大功宏百世師仰而張陸二子飄然山澤之臞像而配之幾不倫矣豈不曰並隱並去身名俱全以是為同曰三高云者豈異稱哉後之君子苟寵祿之是躭發機之禍忽忘不戒聞三高之風仰三高之像庶少警乎不然涉斯流也登斯梁也其無媿乎後將有悔乎其無悔乎一始橋之置於慶曆歲中建炎初載胡寇南牧并及祠宇火之無餘後六年當紹興癸丑歲今吴都楊君同與今御史單父祝君師龍為邑尉蓋因其廢趾實建而新之復立祠如故云謹

記

○○又　范成大

乾道三年二月吳江縣新作三高祠成三高者越上將軍姓范氏是爲鴟夷子皮晉大司馬東曹掾姓張氏是爲江東步兵唐贈右補闕姓陸氏是爲甫里先生三君生不並世而鴟夷子皮又嘗一用人之國功大名顯而去之季鷹魯望蕭然臞儒使有爲于當年其所成就固不可揄度要皆以得道見微脫屣天刑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故天下因高之而吳江之人獨私得奉以夸於四方若曰此吾東家丘云爾邑大夫伯虞以故祠偪陋將改作鄉老王份獻其地雪灘乃葉堂其上告還而奠焉且屬石湖范成大爲之辭噫不有君子其能國乎今乃自放寂寞之濱棹頭而弗顧人又從而以爲高此豈盛際之所願哉後之人高三君之風而跡其所以去爲世道計者可以惧矣至於豪傑之士或肆志乎軒冕宴安留連卒悔于後者亦將有感于斯堂而成大何足以述之然屈平既從彭咸而桂叢之猶隱士疑若隱處林薄不死而仙況如三君蟬蛻溷濁得全於天者嘗試倚檻而望水光浮天雲日下上風帆烟蓬飄忽晦明意必往來其間成大亦何足以見之姑效小山作歌三章以招焉遂從而歌之曰若有人兮扁舟撫湖海兮遠游衆芳媚兮高丘忽獨居兮不可留長風積兮浪波白蕩遥空明月兮南極一色鏡萬里兮鞭魚龍列星劃〻兮其下孤蓬眇顧懷于斯路與凉月兮入滄浦戦爭蝸角兮昨夢一笑水雲得意兮垂虹可以纜權仙之人兮壽無期樂哉垂虹兮去復來再歌曰若有人兮横大江秋風起兮歸故鄉鴻冥飛兮白鷗舞吳波鱗〻兮而在下嗟人胡爲兮天地四方美無度兮吾之土膾修鱸兮雪霜登菰蓴兮芼之水仙賓紛命胥君可望兮不可追顛倒景兮棹碧寥倏焉息兮江之皋蓀藥堂兮扁柱若一盃之酒兮我爲君酌又歌曰若有人兮北江之渚披雲而睎兮翦烟雨菊莎兮杞棘歲晚晚兮何以續君食佩五鼎兮腥膻羞三泉兮終古千秋風露兮歸來故墟月明無人兮蒼石與語半宮湖兮生蒲荷湖西東兮下田一波訪南涇兮隣曲山川良是兮丘隴多稼九畹兮今其刈聊春容兮蓋里是歲六月既望

書遺邑人使習以侑祠伯虞請遂以為記

○○ 三高堂詩序　　程俱

蠡位越相祿萬鍾去之如沸唾則後世有毛銖之得胃坎蒦而不省者可以少沮翰進退無心隨時而保身則出處之意得托菰鱸以示好又何深哉龜蒙江湖一匹夫然于其不合視勢位無加也其交如皮日休終見汙於賊巢彼獨挺然玉峙無一瑕可指摘與夫攫金挾炭之夫蓋萬萬矣夫左手據圖籍右刃掠其吭雖冥蠢不為也揣是而求之輕重得矣然世固有抱利權遂勢位

死不反顧為天下僇笑者幾何人哉其于輕重之恩是又出冥蠢者之下也然則是三子者祠而推之固可以訓元符三年吳江既立三子者像明年三月甲子安于祠堂令與僚佐拜而奠之〻謂俗奔競久矣冀得守道自重確乎不可拔足以風百里而驅天下者將矯浮俗而歸之庶幾清節之為貴豈望之而未見抑有之而未聞耶今居是邑仰三子之志意其知時而退不迷於出處之道蓋君子所悅聞也凡我同志其系之以詩

○○ 鴟夷子皮贊　　李華

龍蟠幽谷非時則伏蟬蛻高枝飲露而飛進如風行退若雲歸冥〻其幾赫〻其居於越覇與猛吳蕩夷功成不居先生得之

○○ 戲書吳江三賢畫像三首　　蘇軾

誰將射御教吳兒長笑申公為夏姬却道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　右范蠡

浮世功勞食與眠季鷹真得水中仙不須更說知幾早直為鱸魚也自賢　右張翰

千首文章二頃田囊中未有一錢看却因養得能言鴨驚破王孫金彈丸　右龜蒙

○ 三高祠在吳江垂虹橋南即王氏臞菴之雪灘也昔堂在垂虹橋北極偏仄乾道三年縣令趙伯虞徙之雪灘三高者范蠡張翰陸龜蒙也此祠人境俱勝名聞天下

○○ 煥靈廟龍堂記　　皮日休

礼山林川谷丘陵能生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若然者龍亦能為風雨見怪物則其澤之在民厚矣神而祀之宜矣常熟澤國也風雨怪物日作于民有在其地者

苟祀之至民被其利祀之不至民受其禍汝南周君為令之初年夏亢旱崇其神於破山之上果雨以應君曰受其賜徒縈以報不可也于是命工以土木介其象為室以蔭之著之于典用潔其祀于是風雨時怪物止水旱不為厲連歲以穰其神之澤乎君之祀乎凡雩者春秋之道皆書之勤民之祀也君為其祀已乞文其事日休嘉其志在為民故從之咸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前攝嶺南東道節度巡官試校書省校書郎皮日休記

〇〇 新建焕靈宣惠侯廟記　　魯詹

吳都文粹　　卷三

政和二年漕臺以常熟龍祠祈禱感應之實聞于朝越明年制曰可宜賜焕靈廟為額邑人以爵號未崇無以昭神貺後二年縣以狀列于府々言於郡刺史遂復保奏焉制曰可特封宣惠侯于是縣大夫率佐官祗奉休命宣於祠下而邑之士女雲集將退咸告丞魯詹曰侯之廟宇君與縣大夫謀之侯之封秩君與縣大夫請之今堂宇將畢而綸誥適頒盍記之以侈其事惟侯之祠舊在破山興福之凋上父老相傳其誕育之異肇自梁武之初我宋龍興妙選守令為民師帥太平興國中蔣侯文懌岑宰是邑距天監幾五百歲矣時積潦汎漲躬禱於侯不移晷雲歛而霽歲則大熟乃迎侯与聖母之像歸於頂山壽聖之西偏是日白龍示見盤旋冢上彩雲之瑞焜燿山間迄今又幾一百有四十載矣邑人乃相與作廟于山腰龍池之上侯之先塋在焉經歷若是之久始克成茲豈偶然哉佳城峨々方沼灩々峯巒疊秀回抱如翼長江浩蕩沃野曼衍左則福嶺狠巖右則虎丘昆玉遙岑寸碧殘岫橫翠雲烟之祥宜在仙臯氣象之偉實冠吳中觀侯之初以神力遷葬而陰陽家流咸

吳都文粹　　卷三

謂勝地今新廟奕々寔下瞰焉詎知其非侯之意哉政和五年十一月庚辰既望侯之誥下十二月朔廟前後殿成若門牖廊廡盡將有待于來者焉政和五年十一月文林郎知平江府常熟縣丞魯詹記

〇焕靈廟在常熟縣破山唐咸通中所建龍臺也本朝政和二年賜今額五年加賜宣惠侯

小字双行寫

〇〇 重修東嶽廟記 在常熟縣福山鎮　　魏邦哲

維我宋真宗皇帝東幸泰山告功于天大修封禪礼泰山之神顯冊褒嘉位號崇隆得非衛社稷福生靈運功

列于寘、之際宜有所報稱欤是故四方萬里不以道
途為勞往奉祠事往、規模岱嶽立為別廟多矣然未
有盛于姑蘇之福山也福山廟經始于至和之中垂六
十年樓殿門廊并諸從舍巍然而輪奐江淮閩越水浮
陸行者各自其所有以效歲時來享之誠上祝天子萬
壽且以祈豐年以後保其家凡有求必禱焉率以類至
號曰會社簫鼓之音相屬於道不知幾千萬人不及之
乎太山則之福山焉福山臨江海上歸焉蓊欝岡巒環、
回殆亦勝地父老云肇祀之日有蝠盡乘潮水至乃嶽

神像也居民得之欽事而加信焉山初號覆釜蓋因其
形似後易名福山廟據其上遂為遠邇祈福之地豈偶
然哉政和七年八月乙亥鄉貢進士崑山魏邦哲記

○○黄姑廟　李後主

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黄姑女耿、遥相望

○黄姑廟在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父老相傳
嘗有牽牛織女星精降焉女以金篦劃河、水湧溢
今村西有百沸河鄉人異之為立祠舊列牛女二像
後人去牽牛獨祠織女祈禱有應每歲七夕鄉人劇
集廟下占事無毫釐差舊有廟記今亡之按荊楚歲
時記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誤為黄姑然古樂府有云
黄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黄姑與織女相去不盈、
尺則指牽牛為黄姑李後主云、又以織女為黄姑、
事久愈訛矣

○○任晦園亭　皮日休

任君恣高放斯道能寡合一宅閑林泉終身遠囂雜嘗
聞佐浩穰散性多儑㒆(上五盍反下音沓)欻爾解其綬遺之如
棄靸歸來鄉黨内却與親朋洽開溪未識丁列第方稱

甲入門約百步古木聲霎、廣檻小山欹斜廊怪石夾
白蓮倚欄楯翠鳥緣簾押地勢似五瀉巖形若三峽猿
眠但腽肭鳧食時唼喋擷荇下文竿結藤縈桂檝剖白
醫樹客壁倚戟花鍾度歲止褐衣經旬唯白袷多君方
閉戶顧我能倒屣請題在茅棟留坐于石榻魂從清景
遍衣任烟霞裛搯除龜任上枕席鷗方狎沼似玻璃鏡
當中見魚眨盂杓悉杉瘤盤筵盡荷葉閒斟不置罰閑
奕無爭劫閒日不整冠閒風無用箑以斯為思慮吾道
寧疲薾衰衣競璀璨鼓吹爭鞺鞳欲者解擲排詬者能

詬譊權豪暫翻覆刑禍相填壓此時一圭竇不肯餽閽、
閽有第可棲息有書可漁獵吾欲與任君終身以斯恆

○○右盡　陸龜蒙

吳之辟彊園在昔勝縣敵前閑富修竹後說紛怪石風、
烟慘無主載祀將六百草色與行人誰能問遺跡不知
清景在盡付任君宅却是五湖光偷來傍簷隙出門向
城路車馬聲轔轢入門望亭隈水木氣岑寂犨墻繞曲
岸勢似行無極十步一危梁乍疑當絕壁波容淡而古
樹意蒼然僻魚鶖尾半紅鳥下衣全碧斜來島嶼恍

若瀟湘隔雨靜桂殘絲烟消有餘脉揭來佳公子擺落
名利役雖得祿代耕頗愛中隱策秋籠支遁鶴夜搨戴
顒客說史足為師譚禪差作伯君多鹿門思到此情便
適偶蔭桂堪帷繞吟苔可席顧余真任誕雅遂中心獲
但喜醉還醒豈知玄尚白甘閒在鷄口不貴封龍額郎
此自怡神何勞謝公屐

○晉辟彊園自西晉以來傳之池館林泉之勝號吳中
第一辟彊姓顧氏晉唐人題咏甚多陸羽詩云辟彊、
舊林園怪石紛相向陸龜蒙云吳之辟彊園在昔勝、
縣敵皮日休云更葺園中景應為顧辟彊本朝張伯
玉云于公門館辟彊園放蕩襟懷水石間今莫知遺
跡所在考龜蒙之詩則在唐為任晦園亭今任園亦
不可攷矣

○唐褚家林亭松陵集倡和云在震澤之西皮日休詩云
茂苑樓臺低檻外太湖魚鳥徹池中當在松江之傍
也今吳中褚姓尚多亦有登進士科者

○任晦園池晦嘗為涇縣尉歸吳作圃為時所稱皮日
休云有深林曲沼危亭幽砌陸龜蒙詩云吳之辟彊

園在昔勝縣敵不知佳景在盡付任君宅蓋任晦得
顧辟彊舊園以為宅也

○●滄浪亭記　蘇舜欽

予以罪廢無所歸扁舟南遊旅於吳中始僦舍以處時
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狹不能出氣思得高爽虛闢之地
以舒所懷不可得也一日過郡學東顧草樹鬱然崇阜、
廣水不類乎城中並水得微徑於雜花修竹之間東趨、
數百步有棄地縱廣合五六十尋三向皆水也杠之南
其地益闊旁無民居左右皆林木相虧蔽訪諸舊老云、

錢氏有國近戚孫承祐之池館也坳隆勝勢遺意尚存
予愛而徘徊遂以錢四萬得之構亭北碕號滄浪焉前
竹後水〃之陽又竹無窮極澄川翠幹光影會合於軒
戶之間尤與風月為相宜予時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則
洒然忘歸觴而浩歌踞而仰笑野老不至魚鳥共樂形
骸既適則神不煩視聽無邪則道以明返思向之汩〃
榮辱之場日與錙銖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動物耳情橫于內而性伏于外寓于物而後遣寓
久則溺以為當然非勝是而易之則悲而不開唯仕宦

溺人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於死者多矣
是未知所以自勝之道予既廢而獲斯境安于沖曠不
與衆驅因之復能見乎內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閔
萬古尚未能忘其所寓自用記以為勝焉

〇〇滄浪六詠　蘇舜欽

一徑抱幽山居然城市間高軒面曲水修竹慰愁顏跡
與豺狼遠心隨魚鳥閒吾甘老此境無暇事機關
〇〇〇右滄浪
瑟〃清波見戲鱗浮沉追逐巧相親我嗟不及群魚樂
虛作人間半世人
〇〇〇右觀魚
獨遶虛亭步石矼靜中情味世無雙山蟬帶響穿疎戶
野蔓盤青入破窻二子逢時猶死餓三閭遭逐便沉江
我今飽食高眠外惟恨澄醪不滿缸
〇〇〇右靜吟
滄浪獨步亦無悰聊上危臺四望中秋色入林紅黯淡
日光穿竹翠玲瓏酒徒漂落風前燕詩社凋零霜後風
君又暫來還徑往醉吟誰復伴衰翁
〇〇〇右懷友

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入步自宜時〃攜酒只獨往
醉倒惟有春風知
〇〇〇右獨步
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淡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
時有乳鳩相對鳴
〇〇〇右初晴

〇〇滄浪詠　歐陽修

子美寄我滄浪吟邀我共賦滄浪篇滄浪有景不可到
使我東望心悠然荒灣野水氣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環

新篁抽筍添夏景老枿亂發爭春妍水禽閒暇事高格
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此地幾興廢仰觀喬木皆蒼烟
堪嗟人跡到不遠雖有來路曾無緣窮奇極怪誰似子
搜索幽隱探神仙初尋一徑入蒙密豁見異境無窮邊
風高月白最宜夜一片瑩浄鋪寒田清光不辨水与月
但見空碧涵漪漣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秖賣四萬錢
又疑此境天乞與壯士憔悴天應憐鴟夷古亦有獨往
江湖波濤渺翻天崎嶇世路欲脫去反以身試蛟龍淵
豈如扁舟任飄兀紅蕖綠浪搖醉眠丈夫身在豈長棄

新詩美酒聊窮年雖然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人間傳

○○又前題　胡宿

寰遂本無羈窮向此忘野烟含悵望落日滿滄浪亂
草荒來綠幽蘭死亦香楚魂招不得秋色似瀟湘

○○又前題　胡理

昔聞滄浪亭未濯滄浪水先賢渺遺跡壯觀一何侈飛
橋跨木末巨浸析胡壘槽床行萬甕繞墻周數里廢興
固在天廢用觀物理細懷嘉祐世周道平如砥相君賢
相君子美東南美如何一綱盡禍豈在故紙青蠅變白
黑作偏抵馬始所存醉翁文垂耀信百世無忘角弓詠
嘉樹猶仰止同來二三子感歎咸坐起縹瓷酹新潑毀
譽均一洗忽逢醒狂翁一別垂二紀隽哉光益壯論事
方切齒我欲裂絲幔推著明光裏安得上天風吹落君
王耳

○○寄題滄浪亭　梅堯臣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
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
種已合魚蟹時可縉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黃柑橘

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
忘往還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異子初去國
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
不遠埃塵彼髮異太伯結客非春申莫与吳俗尚吳俗
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
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觀滄浪亭石有感　劉敞

蘇君在朝人不知蘇君既沒人悲之流風遺書皆稱道
高文大句爭提撕壁間草隸亦不置剥苔堆土無棄遺

乃知死不与人共利害而後不為時所疑滄浪亭空弃
木老古石蒼、顏色好無脛猶能千里來致身忽在都
門道帝都王侯好事多相看自悔取不早君不見吳興
長史春襴衫開門抱帳常枯槁
○滄浪亭在郡學之南積水彌數十畝傍有小山高下
曲折與水相縈帶石林詩話以為錢氏時廣陵王元
璙池館或云近　中吳軍節度使孫承祐所作既積
土為山因以瀦水慶曆間蘇舜欽子美得之傍水作
亭曰滄浪歐陽文忠公詩云清風明月本無價可惜

只賣四萬錢滄浪之名始著子美後屢易主後為章
申公家所有廣其故地為大閣又為堂山上亭北跨
水有名洞山者章氏并得之既除地發其下皆嵌空
大山人以為廣陵王時所藏益以增累其隙兩山相
對遂為一時雄觀建炎狄難歸韓蘄王家
○○南園　　羅隱
搏擊路終迷南山且灌畦敢言逃俗態自是托幽棲萊
長春松澗科園早薙畬雨沾虛檻冷雲壓遠山低竹好
還成徑桃夭亦有蹊小窓飛野馬閒覔養醯雞水石心

当是一片

逾合雲霄分已睽病憐王猛春愚笑隗囂泥澤國潮平
岸江村柳覆堤到頭乘興足誰手好持攜
前題　　蘇舜欽、
西施臺下見名園百草千花特地繁欲問吳王當日事
後來桃李若為言
又前題　　梅摯
長洲茂苑足珍材剩買前山佔翠栽客土不跌承帝力
幾多臣節共安來
又
長洲茂苑古幽奇巖樹珍臺共翠微園李露濃三秀色

徑桃烟煖一香飛月臨夕樹鳥頻遠風揭朱簾燕未歸
弭蓋暫歡成結戀斜陽憑檻獨依依
前又題　　胡宿
六遍芳菲欲滿林回塘過雨曉來深紅妝珠珮交花影
白馬春衫度柳陰向老追攀多强意隨時風物但驚心
眼前百事輸年少猶解因君放浪吟
前題又　　周元明
爛熳花時錦繡張無端下馬繫垂楊山亭水閣笙歌地
合與行人作醉鄉、

右題　程俱、

王子池臺跡已荒年來華屋壓高岡長林不礙千山月
老榦猶含九夏霜便覺平泉冠東洛還依綠水記南塘
蝸廬却喜通幽徑岸幘時來一嘯長

○南園吳越廣陵王元璙之舊園也老木皆合抱流水
奇石參錯其間王禹偁爲長洲令嘗携客醉飲有詩
曰天子優賢是有唐鑑湖恩賜賀知章他年我若功
成後乞與南園作醉鄉大觀末蔡京罷相欲東還詔
以園賜之京有詩云八年帷幄竟何爲更賜南園寵

退歸堪笑當時王學士功名未有便吟詩禹偁詩石
尚存續經云舊有三閣八亭二臺龜首旋螺之類歲
久摧圮至元豐中猶有流杯四照百花茱堂惹雲風
月等處每春時縱士女游觀兵火之後已不復有今
園屬張循王家

吳都文粹卷第三終

吳都文粹卷第四

宋　蘇臺鄭虎臣集編

○○鱸鄉亭　陳瓘

中郎臺榭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
秋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倚畫欄傍

○鱸鄉亭在吳江始陳文惠公堯佐題松陵詩有秋風
斜日鱸魚鄉之句屯田郎中林肇爲令廼作亭江上
以鱸鄉名之陳瓘堂中主縣簿嘗賦詩

○○七檜堂　范仲淹

退也天之道東南事了人風波拋舊路花月住閑身湖
外扁舟遠門中駟馬新心從今日泰家似昔時貧見子
登西掖携孫過北鄰白雲高閣晚綠水後池春樽酒呼
前輩爐香扣上真只應陰德在八十富精神

○七檜堂在天慶觀之東葉參少卿嘗守吳既謝事因
居焉作此堂以佚老見其子清臣至大官餘皆見人
物條

○○小隱堂　葉道卿

秀野亭連小隱堂紅蕖綠蓧蘸滄浪下山居士（道鄉自號也）無歸意却借吳儂作醉鄉（蘇人多遊飲于此園）

○小隱堂秀野亭在城北蔣堂嘗有過葉道鄉侍讀小園詩云

○○隱圃　蔣堂

雅得菟裘地清宜隱者心綠葵纔有甲青桂漸成陰獨曳山屐往無勞俗駕尋湛然常寂處水月一菴深

○○溪館三詠　前人

年來納組去林下得身還洸洸清流處童童碧樹間淵

魚樂且靜庭鶴壽而閑粗有淮安趣誰同賦小山

野意本自遂茲溪稱獨醒雲蘿環靜室水石照蹊檻殺竹編書古級蘭作佩聲王通昔不偶時亦坐汾亭

危臺竹樹間湖水伴深閑清淺採香徑古圓明月灣放魚隨物性載石作家山自喜歸休早全身賀老還（賀老歸鑑湖已八十六矣）

○○南湖臺二詠　前人

嶢榭水中央茲爲隱遯鄉小園香寂寂一派曉泱泱烟草碧彌岸霜桃紅壓墻（新植桃一百本）鴟夷倘居此未必入滄浪

水次揭危亭烟隄四面平栽蘆延宿鷺種柳待啼鶯雨霽清流漲風來野艇橫輕微莫臨顧吾老懶逢迎

○隱圃在靈芝坊樞密直學士蔣堂之居堂而守吳謝事因家焉自號遂翁圃中有巖扃水月菴烟蘿亭風篁亭香巖峰古井貪山等堂嘗自賦隱圃十二詠結菴池上名水月宅南小溪上結宇十餘柱名溪館又築南湖臺于水中皆有詩

○○中隱堂　白居易

大隱住朝市小隱入丘樊不如作中隱隱在留司閒

○中隱堂在大酒巷都官員外郎分司南京龔宗元所居取樂天詩云云乃作中隱堂與屯田員外郎程適太子中允陳之奇游縱極文酒之樂皆耆德碩儒挂冠而歸者吳人謂之三老

○○樂圃記　朱長文

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乎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黃綺追

巖鄭瑒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璙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諸子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為臺為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為民居更數姓矣慶曆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構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稍廣西壖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余嘗請營之以

為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尾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于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亭不葺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廡所以宅親党也堂之南又為堂三楹命之曰邃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邃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畜鶴也有家齋所以教童蒙也邃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詠齋此余嘗拊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維跨流

為門水由門縈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為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跡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溪其清可以濯筆溪傍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邃經堂相直焉有三橋度溪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絕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幽興循岡北走渡水至于西圃者謂之西磵西圃有草堂草堂之後有華嚴菴草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梧栢黃楊冬青椅桐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飄颺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樓或蔓如附或偃如傲

或參如鼎足或並如釵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蛻虬卧或如驚蛇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雪霜之所摧壓飆霆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不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曄夏蒨珍藤幽蔓高下相映蘭菊猗、蒹葭蒼、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為不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緝時果分蹊嘉蔬滿畦標梅沉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酌親屬此其所有也余於此圃朝則誦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群史歷觀百氏考

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消搖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皐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祿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群動無一物不空者安用拘于此以自桎耶異日子春之疾瘳尚平之累遣將扁舟湖海浮游山岳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圖者吾先光祿之所遺吾致力于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我衆弟若子若孫世克守之毋頹爾居毋伐爾林學于斯食于斯是亦足以為樂矣予豈能獨樂哉昔戴顒寓居魯望歸隱遺跡迄今猶存

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園也元豊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樂圃朱長文伯原所居在雍熈寺之西號樂圃坊圃中有高岡清池喬松壽檜此地錢氏時號金谷大父光祿始得之伯原嘗以為圃名德所寓郡人珍之因號其巷曰樂圃坊朱自為記焉

○○三瑞堂　蘇軾

君不見董召南隱居行義孝且慈天公亦恐無人知故令鷄狗相哺兒又令韓老為作詩爾來三百年名與淮水東南馳此人世不乏此事非時有楓橋三瑞皆目見天意宛在虞鰥後唯有此詩非昔人君更往求無價手

○三瑞堂在閶門之西楓橋孝子姚淳所居家世業儒以孝聞蘇文忠公往來必訪之嘗為賦三瑞堂詩姚氏致香為獻公不受以書抵虎丘通長老云姚君篤善好事其意極可喜然不須以物見遺惠香八十罐却託還之已領其厚意寔為他相識所惠皆不留故也

○○漫莊　章憲

何許明人眼松間見古堂泉聲到棐几山影覆繩床愛酒陶元亮聽蛙孔德璋紛紛戰蠻觸丘壑信難忘

○漫莊在毗村處士顧禧所居禧棄官高隱讀書以老鄉人貴重之後其居有名

○○還居蝸廬　程俱

有舍僅容膝有門不容車衆中孰非奇是豈真吾廬不作大耳兒閑閑種園蔬茅簷接環堵無地可灌鋤不作下榻翁一室謝掃除平生四海志投老河魚枯頹從素心人不減南村居蕭然冰炭外傲睨萬物初生視戰蠻

觸兼忘糟粕書聊呼赤松子伴我龜騰虛

○○　又葺蝸廬吳下　　前　人

四海無廬着此翁故營松竹儘囊空明知計出柏馬下
正擬身全木雁中東郭易成生草舍南邨先怯卷茅風
向來豪氣今如此敢與元龍較長雄

○蝸廬在城北中書舍人程俱致道所居政和間自監舒州
茶場上書論時政不合來家于吳葺小屋號蝸廬中
有常寂光室勝義齋嘗賦遷居蝸廬詩及蝸廬後隙
地種植竹菊鳳仙雞冠紅莧芭蕉東青樹詩七詠

○○　復軒歌　　韋　憲

洞視兮八荒了無物兮往無停往古來今兮無際復起
代謝兮不失吾常復乎復乎吾所寓兮廣莫之野而無
何有之鄉

○●　清曠堂　　前　人

吾慕仲公理卜居樂清曠茲焉愜吾願名堂以自況我
無適俗韻且乏食肉相何許寄吾生棲遲翳窮巷境幽
有徑行心遠無得喪從容大化中信是羲皇上

○○　詠歸亭　　前　人

吾慕曾夫子舍瑟言所志所志非為邦獨契聖者意暮
春〻服成從我才一二風乎林岫間所樂有餘味邈矣
千載上神交得冥契當知結駟非不易簞瓢是

○○　清閟亭　　前　人

吾慕韓昌黎文章妙百世体物語尤工賦竹誇清閟唯
我獨好之則亦有深意虛中可受道貫時無險易復若
魏文貞直節而嫵媚伊命清閟中賞玩有餘味

○○　遐觀亭　　前　人

吾慕陶靖節處約而平寬步園自成趣矯首復遐觀我

亦散佇目俛仰天地間雲烟自舒卷湖海相迴環永與
形役謝豈有俗慮干想像斜川游千載乃相關

○復軒在吳縣之黃村處士韋憲自作記謂葺先人之
廬治東廡之軒以貯經史百氏之書名之曰復以警
其學其後圃又有清曠堂詠歸清閟遐觀三亭以慕
古尚賢各有詩

○●　矅菴二十五詠　　徐開庵

藜莧幽人室丘園隱者居一原青障合萬木綠陰疎手
把歸田賦腰懸種樹書桑麻連畛秀網罟入溪漁

蒙興裘

一島風烟水四圍軒亭窈窕更幽奇眼中泉石論溪買
行處壺觴逐境移勸馬迤隤前日路寒松偃蹇舊年枝
自嗟老去殊癡絕一月春愁廢作詩

呂本仲

伊洛富山水家有五畝園花竹繞瀍澗不讓桃花源清
時足真賞啟門開層軒一朝胡塵暗故家希復存莽蒼
走萬里始及吳市門菴廬擄形勢水壺貯乾坤亭榭著
仍穩不見斧鑿痕至人更超邁雲夢八九吞植杖邀我
坐笑語清而溫坐令車馬客稍識山林尊十年老朝市
漸見兩目昏求田與問舍始置不復論但願從我公不
使世諦渾

蘇庠

玉郎曜菴摩詰詩烟花繞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
筆床茶灶行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頗有今天隨
東鄰西舍肯著我請辦蓑笠懸牛衣

〇〇浮天閣三首　王銍

曜菴主人天與閒田欄飛閣臨滄湾暗波渺渺雁行落
坐見萬頃穿雲還百年有底付烏翼未暇著脚鴛鴦間
徑須呼酒流塊磊莫遣瞑色霾烟鬟

玉塘飛入水晶宮萬頃琉璃碎晚風詩就雲歸不知處
斷山零落有無中

秋落空江動碧虛荻蘆洲渚雁飛初我來欲訪鴟夷子
為掛西風十幅蒲

〇〇平遠堂三首　向子諲

柳外西風六幅蒲野塘睡鴨對春鋤如何喚得王摩詰
画作江南烟雨圖

寒蘆淅淅催秋晚浦雨瞑瞑憶去年他日未埋黃土陌
為君重賦補亡篇

甾卧松江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道青霄快活王侯何
事如君

〇〇草堂二首　沈與求

全家高隱白雲關事不縈懷夢亦閒款乃交歌漁市散
隔江城郭是人間

仙翁五十鬢猶青高卧柴門晝亦扃茅舍已忘鍾鼎夢
蒲輪休過薜蘿亭　陰森門巷先生柳寂寞江天處士星

吳都文粹　土　卷四

晚歲田家農事了閑抄審底相牛經

程子山 三首

地控三州界池開十丈蓮桑麻無杜曲松菊有斜川别
浦歸帆遠他山晚照妍江河春水潤幽興白鷗前
待月凝雲處垂竿釣雪灘虛窗搖冷翠傑閣聳高寒籠
養千齡鶴爐燒九轉丹不須論計事心目自清安
壁上烟蘿子窗前鴻素書短蘿開窈窕嫩竹轉扶踈世
事霜前葉聲名澗底樗柴桑陶靖節日暮荷鋤歸

何傳 五首

多葵王居士心閒事〻幽山徒天末見江近枕邊流春
圃千葩秀霜林百果収更能窮物理濠上看魚游
地古松江勝為園不種瓜幽深清磬响高下石闌斜花
塢蜂隨蝶林深雀哢蛇勝如摩詰画不是季鷹家
柳外長虹卧江邊小市圍水揺千峰影窗納五湖天陽
岍誰家圃開帆何處船非關臺榭好此地最堪憐
霜落川原淡風高木葉牙雲隨千頃白月墮一江寒礼
佛因成塔焚香旋築坛竹聲過小院雜佩响珊〻
沙暖鴛鴦困江寒翡翠愁紅蓮秋的歷短棹晚夷猶處

世長無累端居百不憂時〻明月下横笛短騎牛

僧道本 二首

竹裡蓬茅掩林扉主人詩瘦帶寬圃種成苜蓿先生飯
製就芙蓉隱者衣柳絮春江魚婢至荻花秋渚雁奴歸
小溪短棹能容我先向溪隈築釣磯
溪南溪北遶清溪舍後舍前園短蘿兀〻宴來成底夢
休〻歸去復何疑添丁見客走賒酒阿買能書供賦詩
丘壑政非公子事綺紈當預少年知

○○ 李彌正次祝鎡韵

勞車險危坂勒艘失飛湍滔〻襛織子疾走殊未闌
仙罷名宦結廬松江干笑拍滄浮風瞬視草露溥圃川
不愧輞序谷寧先盤門直俗駕拒室無哀箏彈按行松
菊閒淡然有餘歡蓮東衆香聚浮天百憂寬秋光歛洲
渚暮翠龍峰峦我來扶良朋道故盟未寒緬願仰孤標
耐久同蒼官終當役新水刀圭却衰殘

陳挍

季鷹雅志本江湖胡為入洛誠計踈一盃蓴羹入歸梦
歲晚僅飽松江鱸何如王即十畝宅一生江頭枕江碧

西風落日美烟波却笑陶朱計然拙我來訪君春已深
江花江柳翻綠陰相携三徑拾瑶草為問客来何苦心
固知此事君計得我被微官若相逼勸君謹勿語猝冤
便恐紛紛北山檄

沈　求

清江繞檻白鷗飛坐看潮痕上釣磯松菊未荒元亮徑
芰荷先製屈平衣窓前楓葉晚初落亭下鱸魚秋已肥
安得從君理蓑笠棹歌相趁入烟霏

●矅菴在松江之濱邑人王份有超俗趣営此以居圖江湖以入圖故多柳塘花嶼景物秀野名聞四方一時名勝喜游之皆為題詩圖中有與閑平遠種德及草堂四堂烟雨觀橫秋閣凌風堂鬱栽城釣雪灘琉璃沼矅翁澗竹龜廳巢雲閣網林楓林等處而浮天閣為第一摠謂之矅菴份字文孺以特恩補官嘗為大冶令歸休老焉題詩甚多不可悉録聊録其尤者於此俾其家世保焉

○○ 范文正公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方貴顯時于其里中置負郭田之常稔者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群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米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錢五十千娶婦者二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粳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預焉仕而之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于是矣而力未之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

以至于參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没後世子孫至今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公雖位充祿重而貧終其身没之日身無以為斂子無以為喪唯以施貧活族之仁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以朝陳桓子觴之曰君位之上卿祿之百萬而敝車羸馬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于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余嘗愛晏子好仁

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序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疏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為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其與晏子比肩矣然晏子之仁止于生前而文正之義垂于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其過之嗟乎世之人居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輿馬之盛聲色之侈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于施賢乎其下為卿為大夫為士而廩稍之充奉養之厚足乎一已族之人操瓢為溝中瘠者又

豈少哉況于鬬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陲功名滿天下後必有良史書之若予可無書也獨書其義田以警于世云

○○范文正公義宅記　樓鑰

吳門范氏自柱國麗水府君居于靈芝坊今在雍熙佛寺之後五世孫文正公少長此地皇祐中守杭始至姑蘇故鄉訪求宗族買田千畝作義莊以贍之宅有二松名堂以歲寒閣曰松風因廣其居以為義宅聚族其中義莊之收亦在焉中更兵燬族党星散故基榛蕪編民蒙據為居守為場圃僦直無幾甚失初意粟無所儲寓于天平山墳寺僧有往來給散之勞尋復地廢改置城中及寄他舍病此久矣自公長子監簿而下又五世而至良器一日謂二弟曰先君奉議念此有年齎志而沒吾儕當有以振起之慨然自任思圖其新于是歷告民居盡除僦直約期而遷之不服者訴於郡守監司以至上達臺省提刑臨川何公異太守四明鄭公若容咸義此舉力為主張由是悉得故地周一千四百八十丈首捐私帑緣以垣墻創建一堂仍扁歲寒以祠文正結屋

十楹以處貧族就立新倉寢復舊規庀役于慶元二年之季夏中秋告成不從于素觀者無不嘆息親掌出納一年以為後式選族子之廉謹者二人維之詳具要束以補舊規揭于堂上田籍之傳遠者俱刻之石以為永久之計介弟之柔纘世科于百二十有四載之後尤勇于義既力贊其兄謀之屬鑰為記始來不佞先祖少師收卹宗族有意於此而歲不與伯父揚州始為之雖不及文正公之盛而寒宗之貧者賴以自給亦四十餘年于茲先工部欲附益之清貧終身猶未果也見范氏家

法為之愧歎是舉也衎文正公累世之遺澤仲先奉議
允原之餘恨又以綿范氏無窮之休豈不偉哉嗚呼文
正公奮身孤藐未嘗賴宗人毫髮之力既達則闔族受
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愚貴皆以宏才高誼上
紹父風後人得維持憑藉以保其家良器一布衣而決
意興起不唯義宅載新義莊亦復整飭剔蠹省費又為
數世之利用心如此後其興乎嗚呼文正初定規矩止
自給予之目僅設預先支請之禁不數年忠宣公已慮
其廢壞欲治華奏請｜聖旨違犯義莊規矩之人許令

官司受理又與右丞侍郎自興寧以至政和隨事立規
閑防益密今之規約又加密矣一門同姓為此義事其
難如此況天下之大思所以為億萬世之計者又可忽
乎衣冠之族不免飢寒者甚衆顧如范氏之宗派而不
可得今坐享飽煖者幾人若人、如良器用心更相扶
持以永其傳則善矣若曰是我所當得者而不思所自
來甚者又為蠹于其間則文正諸公寔臨之其間[illegible]有
司曰元公者蓋今之族長云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
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奉化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樓

鑰記并書

○范文正公義宅在雍熙寺後

○○，天平山　　蘇舜欽

吳會括衆山戢、不可數其間號天平突兀為之主傑
然鎮為南群嶺爭拱輔焉知造物意必以屏天府清溪
至峰前仰視勢飛舞偉石如長人肅立欲言語捫蘿緣
險磴爛熳松竹古中腰有危亭前對翠壁舉在寶落玉
泉冷、四時雨源生白雲間顏色若粉乳早年或播灑
潤可足九土奈何但澄澈未為應龍取予才棄塵中若

驂素自許盤桓擇勝處至此快心膂養素聊自清終勝
甘於虎

范師道

萬物天地間或有奇勝跡鑒賞能幾人不止今與昔吳
門多好山天平為峻極旦暮常白雲表裡皆珍石烟嵐
千里光松桂四時色我欲一縱游煩襟為開釋感古懷
君子翻然長太息樂天賞雲泉詩章何歷、垂今數百
年繼者漠然寂間遇布文來霞旌守鄉國行春三讓原
吟哦盡所得子美天與才壽幽多採摭賦詩五十言平

地黄金擲三賢固有名山亦資輝赫此去還幾年不逢
好事客　　　　　　　　　楊備
久厭塵居適野情擔笻躡屐傍山行人閒多少嶮巇路
總是天平還不平
○天平在吳縣西二十里此山在吳中最為嵩峯高聳
一峯端正特立續圖經以為吳鎮不誣也山皆奇
石卓筆峯為最山半白雲泉亦為吳中第一水比年
有寺僧壽老捜掭岩壑別立數亭皆奇峭又于白雲

之上石壁中得一泉如綫尤清洌云
○○　穹窿山　　　　　　前人
吳都名山第一山翠微心在碧霄閒林泉瀟洒烟嵐秀
直擬結廬終老閒
○穹窿山在吳中山最高深處赤松子取赤石脂于此
神仙傳赤松子秦穆公典吏也食桂實石脂絶穀後
去吳山昇仙吳都賦云赤松蟬蛻而附麗此有寺名
福臻
○○　華山精舍　　　　　前人
巖屏晚樹噪寒鴉嵐翠樓臺釋子家池面鑑光功德水
金波影裡石蓮花
○天池在吳縣西六十三里老子枕中記云吳西界有
華山可以度難父老云山頂北有池上生千葉蓮花
服之可以羽化因曰華山長林森天荒楚蔽日輿地
志云山上有石鼓晉隆安中鳴乃有孫恩之亂比年
有土人張氏買此山以葬親開鑿岩石甚奇勝山半
有大壑曰天池最佳處也
○○　雨中游包山精舍　　　皮日休

松門亘五里彩碧高下絢幽人共躋攀勝事頗清便霎
霎林上雨隱〻湖中電薜帶輕束腰荷笠低遮面濕屨
黏烟霧穿衣落霜霰笑次度岩壑困中遇臺殿老僧三
四人梵字十數卷地布無夏屋境僻乏朝膳散髮抵泉
流支頤數雲片坐石忽忘起捫蘿不知倦異蝶時似錦
幽禽或如鈿篥簹還戛刃栟櫚自搖扇俗態既斗藪野
情空眷戀道人摘芝菌為予備午饌渴興石榴羹飢慳
胡麻飯如何事于役茲游急于傳却將塵土衣一任瀑
絲濺

陸龜蒙

包山信神仙主者上真職及棲鍾梵侶又是清涼域乃知烟霞地絕俗無不得岩闢一經分柏擁深殿黑僧閒若圖畫像古非雕刻海客施明珠湘蕤料鮮淨食有魚皆玉尾有鳥盡金臆手攜鞞鐸供（庸言楊桂）若在中印國千峰殘雨過萬籟清且極此時空寂心可以遣智識知君戰未勝尚倚功名力卻下聽經徒（生公有聽經石）孤帆有行色

洞庭包山即洞庭山也傳記所載多與洞庭相雜吳地記云在縣西一百三十里中有洞庭深遠世莫能測吳王使靈威丈人入洞穴十七日不能盡因得禹書郡國志洞庭山有宮五門東通林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東有石樓樓下有兩石扣之清越所謂神鉦昔有青童秉獨飈飛輪之車尚傳至此其跡上有天帝壇山山有金牛穴吳孫權令人掘金金化為牛走上山其跡存焉吳王闔閭作水晶宮于此尤極水府之珍怪淮南子云斷修蛇于洞庭左傳哀公元年夫差敗越于夫椒今太湖東別有夫椒山下有大洞天宮潛通五岳又云包山舊無三班謂蛇

虎雖侯景亂後乃有虎蛇五符云林屋山一名包山在太湖中下有洞潛通五岳號天后別宮夏禹治水平後藏五符于此即靈威丈人入山所得是也真誥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房圖百里又有白芝隱泉其水紫色玄中記云吳國西有具區中有包山洞庭地下潛通瑯琊東武山山穴道一名椒山吳敗越于夫椒即此是也又名洞庭山吳大帝時使人行二十餘里而返云上聞波濤聲有大蝙蝠如鳥拂去火穴中高處照不見顛左右多有道人馬跡禹治水過會稽夢人衣玄纁告治水法在此山北鈿函中并不死方禹得藏于包山石室吳人得之不喻問孔子云王居殿赤烏啣集庭此何文字曰此禹石函文也戰國策曰越王散卒三千擒夫差于干隧吳郡西北有地名干隧是也句曲山間有靈府洞庭四開古人謂仙壇之靈區天后之便闕清虛之東窗林屋之隅沓衆洞相通七塗九便四方交達天后者林屋洞中之真君住在太湖包山下靈威得靈寶符

處也又云包山下有石室銀戶方圓百里中有白芝亦名林屋山今洞庭山在太湖湖中有東西二山西山最廣林屋洞及諸故物悉在焉東山有柳毅井焉故跡房琯云不游興德洞庭未見山水興德杭州寺也洞庭景物互見太湖門

○○林屋館銘　陳沈炯

夫玄之又玄處衆妙之極可尋不可啟通行之致斯蓋寂寥杳冥希微恍惚故非淮南八仙之圖賴鄉九井之記至若崑山平圃銀牓相輝蓬閬仙宮金臺崛起南瞰胥臺傍連飛閣桂柱瓊軒日華雲瑞

然西大道既隱衆聖無門悠悠太極誰見玄根祈年立泰望仙表漢髣髴神靈依稀宮觀峨峨林屋輪奐緋細庭羅花鳥室靜塵埃

○○縹緲峰　皮日休

頭帶華陽帽手拄大夏節清晨陪道侶來上縹緲峰峰帶露嗅藥蔓和雲尋屋蹤時驚鼯鼠飛上千丈松翠壁内有室叩之虛碚礚上戶各反 下音盍古穴下徹海視之寒鴻濛遇欲有佳思緣危與慘嵱順更封絕頂似鳥穿樊籠恐是蹈海日疑身臨天風衆岫照巨浸四方接圓穹似將青螺髻撒在明月中片白作越分孤嵐為吳宮一陣蛟螭氣隱隱生湖東激雷與波起狂電將日紅磬磬䂟雨點大金髇蟲下空暴光隔雷閃彷彿亘天龍連卷百丈尾下拔湖之洪捽為一雲山欲與昭回通移時却擔下細碎衡輿萬神物諒不測絶景尤難窮枝筞下反照漸閣仙觀鐘烟波漬肌骨雲壑填心胸竟死愛未足當生且歡逢不然把天罰自拜太湖公

陸龜蒙

左右皆跳岑孤峯挺然起因思縹緲稱乃在虛無裡清晨躋磴道便是房顏始據左即更歇遇泉還從倚花奇忽如萬樹曲逕成几案靜烟霧知忘机猿狄喜頻扳峻過斗木造平如砥舉首閱青冥迴眸聊下眎高帆大于鳥廣墠纔類蟻就此微茫中爭先未嘗已葛洪話剛氣去地四十里苟能乘之游止若道路爾吾將自峯頂便可朝帝扆蓋欲活群生不唯私一己超騎明月餘復奏華星蘂却下蓬萊巔重窺清淺水身為大塊客自號天隨子他日向華陽敲雲問名氏

岱

●● 桃花塢　皮日休

夤緣度南嶺盡日穿林樾窮深到茲塢逸興轉超忽塢
名雖然在不見桃花發恐是武陵溪自閉仙日月倚峰
小精舍當嶺殘耕岱將洞任迴環把雲恣披拂閒禽啼
峭蒨陰狖眠碑砌微風吹重嵐碧埃輕勃勃清陰減鶴
睡秀色除人渴敲竹鬪錚摐弄泉爭咽嗢空齋蒸柏葉
野飯調石髮空羨塢中人終身無履韤

陸龜蒙

行行問絕境貴與名相親空經桃花塢不見秦時人頹

此爲東風吹起枝上春爾此作流水潛浮藥中塵頹此
爲好鳥得棲花際鄰頹此作幽蝶浮隨花下賓朝爲照
花日暮作涵花津試爲探花士出作偷桃臣桃源不我
棄庶可全天真

○○ 洞庭南館　張祐

一逕逕霜林朱欄遶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樹
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沉還因此悲屈惆悵又行吟

○○ 早發洞庭　白居易

閶門曙色欲蒼蒼星月高低宿水光棹舉影搖燈燭動
舟移聲拽管絃長漸看海樹紅生日遥見包山白帶霜
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

方干

長天接廣澤二氣共含秋舉目無平地何心戀直鉤孤
鐘鳴大岸片月落中流却憶鴟夷子當時此泛舟

●○ 洞庭小湖　白居易

湖上山頭別有湖芰荷香氣占仙都夜含星斗分天象
晚映雲霞作畫圖風動綠蘋天上浪鳥棲寒照日中烏
若非神物多靈迹爭得長年冬不枯

○○ 入林屋洞　皮日休

齋心已三日筋骨如烟輕腰下佩金獸手中持火鈴幽
塘四百里中有日月精連亘三十六各各爲玉京自非
心志誠必被神物烹頑余慕大道不能惜微生遂招放
曠侶同作幽優行其門纔函丈初若盤薄硎洞氣黑昳
眈若髮紅嚳嚳試足值坎窞低頭避崢嶸攀緣不知倦
怪異焉敢驚匍匐一百步稍稍策可橫忽然白蝙蝠來
撲松炬明人語散澒洞石響高玲玎腳底龍蛇氣頭上
波浪聲有時若服匿偪仄如見綳俄尔造平波豁然逢

光晶金堂似鑄出玉座如琢成前有方丈沼蜓碧歃人
情雲凝湛不動瓊露涵而馨㗇之恐滅莫酌之必延齡
慈為三官責不敢攜一斟昔云夏后氏于此藏真經刻
之以紫琳秘之以丹瓊期之以萬祀守之以百靈焉得
彼丈人窃之不加刑石匱一以出左神俄不為禹書既
云得吳國由是傾蘇纏繞半尺中有怪物腥欲去既嗟
嗟將迴又伶傳却遵舊時道半日出窈冥顏泥惹石髓
衣濕沾雲英玄蘇之仙骨青文無絳名雖然入陰宮不
得朝上清對彼神仙窟自厭濁俗形却憎造物者遺我

騎文星

陸龜蒙

知名十洞天林屋當第九（人間三十六洞天知名其十耳餘二十六出九微志未行）于世題之為左神理之以天后（林屋洞為左神幽虛之天即天帝真后之便闕魁）
唯碎邪輩左右專脩守自非方瞳人不敢窺洞口唯君
好奇士復嘯忘情友致傘在風林低冠入雲竇中深劇
苔井傍坎絕蘗回石角忽支頤藤根時束肘初為大幽
怖漸見微明透屹若造靈封森如達仙藪嘗聞白芝秀
狀與琅花偶又聞紫泉光甘如酌天酒（白芝紫泉皆此洞所出乃神仙之飲餌非常人所能得）何人能把嚼餌以代漿饌却笑探五符徒
勞步雙斗真君不可見焚㿽空遲久眷恋王碣文行〻
但回首

○○ 洞庭山

王禹偁

吳山無此秀秉暇一遊之萬頃湖光裡千家橘熟時平
看月上早遠覺鳥啼遲近古誰真賞白雲應得知

李弥大

山浮群玉碧空沉萬頃光涵幾許深梵刹樓臺壓海蜃
洞天日月浴舟金秋林綠結流連賞春塢藏紅次第吟

擬泛一舟追范蠡從來世味不關心
○昔白樂天為姑蘇太守游洞庭山題詩翠峰寺有笙
歌畫舟之句紹興壬子李弥大守平江越月而張片
帆來游洞庭首訪翠峰追懷古昔擬樂天體聊繼其
韵時異事别各述所適之樂云耳詩云林屋館即洞
庭前代蓋有宮館非今龍宇處也

○○ 卷褱

皮日休

卷褱何幽奇膏腴二十頃風吹稻花香直過龜山頂青
苗細膩臥白羽幽溶靜滕畔起鷳鶴田中通舴艋幾家

傍潭洞孤戍當林嶺罷釣時煮菱停緣或焙茗峭然八
十老（一作翁）生計于此永若力供征賦怡頹過朝暝洞庭
取異事包山極幽景念尒飽得知亦是遺民幸

陸龜蒙

山横路若絶轉檝逢平川川中水木幽高下兼良田溝
塍墮微溜桑柘含疎烟處處倚蚕箔家家下魚筌騃犢
卧新奴野禽爭折蓮試招搔首翁共語殘陽邊今來九
州內未能皆恬然賊陣始吉語狂波又凶年吾翁欲何
道守此常安眠笑我棹頭去蘆中闔刺船余知隱地術

可以齊真仙終當從之游庶復全于天
○菴裏傍菴山下有良田二十頃

○○石板

皮日休

翠石數百步如板漂不流空疑水妃意浮出青玉洲中
若瑩龍劍外唯疊蛇矛狂波忽然死浩氣清且浮似將
翠黛色抹破太湖秋安得三五夕携酒棹扁舟召取月
夫人嘯歌於上頭又恐霄景闊虛皇拜仙侯欲建九錫
碑立當十二樓瓊文怨能下石板誰能留此事少知音
唯應波上鷗

前人

一片倒山屏何時墮洞門屹然空瀾中萬古波濤痕我
意上帝命將來壓泉源恐為庚辰宮因怪力所掀又疑
廣袤次零落潛驚奔不然遭霹靂強半沉無垠如何造
化手便截秋雲根往事不足問奇蹤安可論吾今病煩
暑據簟常昏昏欲從石公乞（石板在石公山前）瑩理平如璠
後植桂檜東西置琴樽盡携天壤徒浩唱羲皇言

○○黿頭山神女歌

韋應物

黿頭之山直上洞庭連青天蒼蒼烟樹閉古廟中有蛾

眉成水仙水府沉沉行路絶蛟龍出沒無時節魂同魍
魎潛太陰身與空山長不滅東晉永和今幾代雲髮素
顔猶盻睞陰沉靈氣靜凝美的皪龍綃雜瓊佩山精水
魅不敢親昏明想像如有人蘭蕙瓊芳積烟露碧窓松
月無冬春舟客經過奠椒醑巫女南音歌楚辭碧水冥
冥空鳥飛長天何處雲隨雨紅葉綠蘋芳意多玉靈蕩
漾凌清波孤峰絶島儼相向鬼嘯猿鳴垂女蘿皓雪瓊
姿殊異色北方絶代徒傾國雲沒烟消不可期明堂翡
翠無人得精靈變態狀無方游龍宛轉驚鴻翔湘妃獨

丘九疑暮漢女菱歌春日長始知仙事無不有可惜吳
宮空白首

○黿頭山一名黿山在洞庭西山之東麓有石闌出如
黿首相傳以名一山皆青石溫潤尤光瑩扣之琅琅
有金玉聲浙西碑銘與壓砌緣池皆取此石而出不
知其數山如剝皮矣舊有神女祠

○○訪踞湖山人倪君隱居　　馬雲

山臨水湖上寺總青蘿閒五湖洞壑遶眾峰屏障環濃
嵐面光彩鷺波皆瀉溪雲歸定僧寂月伴樵夫還林墅

掩蔡家歿磴容躋攀錢氏建生社此地爲家山

○○　芳桂塢　　前人

森、芳桂樹團圍剖青黃春花飛澗戶秋實墮岩曲霜
條封紫翠風葉搖香綠下有幽棲人結茅避世俗學仙
讀丹經好道採藥籙植根滿群峯不使樵斧觸（塢倪道所居也）

○○　飛泉塢　　前人

高崖落飛泉寒源味冷冽雲津流玉乳石髓澄金屑淙
淙危磴響滴、蒼蘚鉄濺沫洒明珠滿澗融寒雪岩夫
就漱飲姬子臨浣潔不獨愈痼疾自可清內熱

○○　脩竹塢　　前人

檀欒編岩川幽谷氣象鮮風聲自宮徵秋籟成管絃夕
靄起碧霧晨曦生綠烟花繁紫鳳飽質勁蒼虬拏藤蘿
交密蔭仰不見雲天欲訪桃源路塢、疑相連

●●　丹霞塢　　前人

東澗岩谷秀粲然金碧麗亘野丹氣明向曙霏烟霧磴
瀉紅玉泉林紆赤鳳髻日赤諸峯上月皎半天際幽谷
紆絳繒層崖紫錦襴羨此山居人蕭然遠塵世

○○　白雲塢二首　　前人

君尋白雲塢最近林澗西永日抱幽石因風度清溪夫
隨夏景変涼高秋氣淒素露生巇崿練光帶虹霓潤澤
施天下還返故山栖深惟賢士志出處可與齊

雞犬眠雲白日空暮春花木滿川紅茶甌香沸松林火
藥杵聲清石澗風玉帛未聞招處士神仙今喜識壺翁
夕陽半局殘棋在醉倚岩邊紫桂叢

○踞湖山即橫山也在城西南十五里以其背臨太湖
若箕踞之勢錢氏有國時造寺于山下曰薦福寺
至今里人不以踞湖名山或以寺名、之山有五大

塢圖經又名五塢山五塢舊名不雅皇祐五年節度推官馬雲三游此山求其林澗之美峯巒之秀雲景之麗泉石之怪因其物象各以美名名五塢踞湖郎揔五塢之衆名為六題焉

○○二獄山　楊備

雷霆號令霜雪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鄷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圜扉

○東獄西獄二山在太湖中吳王于此置男女二獄

○○夜宴虎丘山序　獨孤及

方今内有夔龍皋伊以佐百揆外有方叔召虎以守四海天下之人高枕無事則琴臺以宴朋友笑歌以展霞月吾党之職也吾是以有茲虎丘之會岩岩虎丘莫吳西門峯然如香樓金道自下方而琇鍊丹霞白雲于蓮宮之内會之日和氣滿谷陽春逼人岩烟掃除肅然若有待　不亂行于鷗鳥銜流霞之盃而群嬉乎其中笑向碧潭與松石道舊兕觥既發賓主醉止狂歌送酒坐者皆和吳趨數奏雲去日沒梵天月白萬里如練松陰依依狀若留客于斯時也撫雲山為我輩視竹帛如草芥頹然樂極衆慮皆遣于是奮髯屢舞而嘆今夕何夕同者八人醉罷皆賦以為此山故事

贏

○○陪陸長源裴樞游武丘　獨孤及

雲水夾雙剎逶迤涌平陂入門見藏山元化何由窺叟組探詭怪停驂訪幽奇情高氣為無德暖春亦隨搖草自的蝶黃樓爭蔽虧金精發壞陵劍彩沉靈池一覽匝天界中峯步未移應來遠公石列坐援松枝

○○劍池　李峴

闔閭葬日勞人力嬴致穿泉役鬼工澄碧尚疑神物在等閒雷雨起潭中

○○虎丘贈魚處士　趙嘏

蘭若雲深處前年客重過岩空秋色動水闊夕陽多早負江河志今如鬢髮何唯君閒勝我釣艇在烟波

○○虎丘寺西小溪閒泛　皮日休

鼓子花明白石岸桃枝竹覆翠嵐溪分明似對天台洞應厭頑仙不肯迷

陸龜蒙

樹號相思枝拂地鳥語提壺聲滿溪雲涯一里千萬曲

直是漁翁行也迷

暫引寒泉濯遠塵此生多是異鄉人荆溪夜雨花飛疾　許渾
吳苑秋風葉落頻萬里高低雲外路百年榮辱夢中身
世間誰是西林客一卧煙霞四十春

○○　酬陸四十虎丘對月　權德輿

東風變衡薄時景日妍和更想千峯夜浩然幽意多蕙
香襲閒趾松露泣喬柯潭影涵霞月石床封薜蘿
使君卅歲時已負青冥姿龍虎一門盛淵源四海推駿〻

駿步驟褭婉〻翥長維玄圃盡瓊樹家林輕桂枝
聲榮徒外奬恬淡方自遣逸氣凌顥清仁祠訪金碧芊
眠瑤草秀斷續雲竇濺芳訊發幽緘新詩比良覿
故人石渠署美價滿終朝落日松杉直芬〻蘭杜飄雄
詞鼓溟海曠度豁烟霄嵒道幸同術論心皆後凋
猶環伐木詠緬邈招隱情慚茲擁腫才愛彼潺湲清拘
牽尚多故夢想何由并終結方外期不待華髮生

○○　題東武丘六韻　白居易

香剎看非遠祇園入始深龍蟠松矯〻玉立竹森〻怪
石千僧坐靈池一劍沉海當亭兩面山在寺中心酒熟
憑花勸詩成倩鳥吟寄言軒冕客此地好抽簪

○○　夜游西武丘

不厭西丘寺閑來即一過舟船轉雲島樓閣出煙蘿路
入青松影門臨白月波魚跳驚秉燭猿覷怪鳴珂摇曳
雙紅旆娉婷十翠娥（容滿蟬態等十妓從遊者）香花助羅綺鐘梵避
笙歌領郡時將久遊山數幾何一年十二度非少亦非
多

自開山寺路水陸往來頻銀勒牽驕馬花船載麗人芰

荷生欲遍桃李種仍新（去年重開寺路種蓮又桃李梅約千林）好住湖堤
上長留一道春（題武丘寺路）

○○　武丘寺路宴留別諸妓　白居易

銀泥裙映錦障泥畫舸停橈馬蔟蹄清管曲終鸚鵡語
紅旗隱動鷓〻嘶漸銷醉色朱顏淺欲語離情翠黛低
莫忘使君吟咏處女墳湖北虎丘西

李紳

秋山古寺東西遠竹院松門悵望同幽鳥靜時侵徑月
野烟銷處滿林風塔分朱雁餘霞外剎對金螭落照中

官偹散像身却累往來慙謝二蓮宮

劉禹錫

青林虎丘寺林際翠微路立見山僧來遙從鳥飛處茲
峯淪寶玉千載唯丘墓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捫蘿
披翳蒼路轉夕陽邊虎嘯崖谷寒猿啼杉松暮徘徊北
樓上海江窮一顧日映千里帆鴉歸萬家樹暫因愜所
適果得捐外慮庭暗樓還雲簷香滴甘露久迷空寂理
多為声華故永欲投此山餘生豈能悞

○○虎丘見元相公題名愴然有詠　劉禹錫

雁水送君〻不還見君題字虎丘山因君早貴無才吳
不得多時在世間

○○登虎丘望海樓　前人

獨宿望海樓夜深珍木冷僧房已閉户山月方出嶺碧
池涵劍彩寶刹搖星影却憶郡齋中虛眠此時景

○○同沈恭子游虎丘　清遠道士

我本長殷周遭罹歷秦漢四瀆與五嶽名山盡幽竄及
此寰區中始有近峯玩近峯何鬱〻平湖渺㴾漫吟挽
川之陰步上山之岍山川共澄澈光彩交零亂白雲翁
欲歸青松忽消半客去川邑靜人來山鳥散谷深中見
日崖幽晚非旦鬭子幽遊遨風流足詞翰嘉茲好松石
一言嘗累嘆勿謂余鬼神忻君共游賛

○○劉清遠道士詩因而繼作　顏真卿

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揭來從舊賞林壑宛相親吳〻
子多藏日秦皇厭嚴辰劍池穿萬仞盤石坐千人金氣
騰為虎琴臺化若神登壇仰生一捨宅嘆珣珉中嶺分
雙樹迴峦絶四鄰窺臨江海接崇飾四時新客有神仙

者于茲雅麗陳名高清遠峡文聚斗牛津迹異心寧間
声同質豈均悠然千載後知我挹光塵

○○追和顏真卿　李德裕

茂苑有靈峯嗟予未游觀藏山在平陸壉谷為高岍岡
繞數仞墻嶺潛千尺幹乃知造化意回斡資奇玩鬱騰
昔虎踞劍沒常龍蟠潭黛入海底峯參霄半層峦未
昇日哀猿寧知旦綠篠夏凝陰碧林秋不換冥樓既窮
窕廻望何蕭散川晴嵐氣收江春雜英亂逸人綴清藻
前哲留篇翰共和哀王音皆舒文綉段難追彥回賞褚

因曰凡人所稱嘗過其寔
唯見虎丘則遍其所閲
徒起興公嘆一夕如再升合
毫星斗攔

○○ 追和清遠道士詩序 皮日休

虎丘山有清遠道士詩一首其所稱自殷周而歷秦漢
迄于近代抑二千年來以鬼神自謂亦怪之甚者格之
以清健飾之以俊麗一句一字若奮若搏彼建安詞人
倘在不得居其右矣顔太史師魯公愛之刻于岩際并有
繼作李太尉衛公欽清遠之高致慕魯公之素尚又次
而和之類之序事也與李之屬思也麗並一時之寡和

又幽獨君二首亦甚奇愴嗜古者觀而樂之余因繼而
爲 獨君一篇不知孰氏之作其詞古而悲亦存于篇末
太玄曰太無方易無時然後爲鬼神也噫清遠道士果鬼
神乎抑道者流乎抑隱君子乎詞則已矣則我不知也詩云
成道自衰周避世窮炎漢荆杞雖云梗烟霞尚容窟茲
岑信靈異吾懷愜流玩石澀古鉄鉎嵐重輕埃漫松膏
膩幽徑蘋末著孫岍諸蘿幄幕陰衆鳥陶窕亂岩罅地
中心海光天一半玄猿行列歸白雲次第散蟾蜍生夕
景沆瀣餘清旦風人採幽什墨客舉靈翰嗟予慕斯文
一詠復三嘆顆晦雖不同茲吟粗堪賞 陸龜蒙
一代先後賢聲容劇河漢況茲邁古士復歷蒼崖宦辰
經幾十萬遊與靈壽玩海嶽尚推移都鄙固蕪漫飄僧
下高閣獨鳥沒遠岍嘯初風雨來吟餘鐘唄亂如何鍊
精魄萬祀忽欲半寧爲斲臂憂肯作秋栢散吾聞酆宮
内日月自昏旦左右修之郎縱横灑篇翰斯人久冥漠
得不垂慨嘆庶或有神交相與重興贊

○○ 補沈恭子詩序 前人

按清遠道士詩題中有沈恭子同遊既爲神怪之儔得
非姓氏謚爲恭子乎趙宣子韓獻子之類耶恭子美謚
也而詩中有風流詞翰之稱豈獨唱而不和者歟疑闕
其文以爲恭子之恨遂作一章存于編中亦補亡之義
也詩云
靈質貫軒昊遐年越商周自然失遠裔安得怨寡儔我
亦小國胤易名慚見優雖非放曠懷雅奉逍遥游携手
桂枝下屬詞山之幽風雨一以過林麓颯然秋落日倚
石壁天寒登古丘荒泉已無夕敗葉翳不流亂翠鈌月

影衰紅清露愁覽物性未逸反為情所因異材偶絕境
佳藻窮寘棲虗傾寂寞音敢作雜佩酬

○○ 游虎丘詩并序 晁迥

予罷掌賦東陽歸次蘇臺時故人王士龍飲餞于閶門
且曰虎丘山寺吳中勝槩不越數里可能遊乎余沛然
愜心諾而偕往由枝派衆水與嘯清風目幽趣棹工叢
力葉舟如飛拂白英以半開紫紅樹以停出造詣幽境
夐無纖塵相與披烟蘿凌磴道杳疑天外作為佛宮俯
臨劍池砑若斷岸磊砢硝峠不能形容肆疑覽以東周

吳都文粹 四三 卷四

情頹景之西匿一觴一咏拖興而還遂裁一律以表嘉
會時淳化四載自序詩曰
餞別閶門復少留故人邀我泛離愁旋酤美醞乘漁艇
急棹斜陽到虎丘千古劍池呀怪石一方金地枕清流
歸時春戀情無限不得從容秉燭遊

王禹偁

蘇墻圖着碧孱顏曾是當年海湧山盡把好峯藏寺裡
不教幽景落人間劍池草色經冬在石座苔花自古斑
珍重晉朝吾祖宅一迴來此便忘還

○○ 游虎丘觀白傅舊題因成二首 前人

樂天曾守郡酷愛虎丘山一年十二度五馬來松關我
今方吏隱心在雲水間野性群麋鹿忘机狎鷗鷳乘興
即一到興盡即自還不知使君貴何似閒長官
徒勞官職在天涯一望家園一泒垂不是虎丘多勝樂
拂衣歸去已多時

○○ 吳王墓 陳堯佐三首

惜哉吳王墓秦帝欲開破應笑埋金玉千年賈餘禍不

吳都文粹 四五 卷四

將虎跡銷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炎三月火
雲際樓臺樹杪軒孤松千尺聳平田危闌忽思微吟好
隱隱秋帆半入天
人間靈迹遍曾游祇欠吳門訪虎丘今日偶來無限感
闔閭墳在劍池頭

丁謂二首

久塵黄閣侍威顏忽擁高牙出帝閽玉珮乍辭文石陛
錦衣重到虎丘山仙飈時傍潺湲起珍羽多從亂香還
官大寵深難得暇林泉懷舊是偷閒

鳳池初下陟孱顏虎寺重游啟舊閣金鉞傳呼校釣渚宝天輝映讀書山卧龍昔日曾三顧遼鶴千年始一還應為蒼生須再起草堂蘿屋詎容閒

梅詢

昔見虎耽耽今為佛子岩雲寒不出寺劍淨求離潭幽步蘿隨徑高禪雪閉庵吳都十萬戶煙瓦亘東南

范仲淹

虎丘何為者鯨波湧而顯(古謂海湧峯也)堆青鎮一隅峙秀狀無限逞峰乃衆陰四望拱抓巇上有梵王家高壓長洲

苑游人接踵來千里必重趼奔走趨層巔凌兢陟雲棧下瞰洞庭卑傍睨靈岩淺巍乎屹宝闕仰之目睛眩亍有明光書虒若日星烜三朝所秘藏百靈共幽贊茲焉真福庭瞻者皆色澀(音鈒)曼覺塵世非恍如化城現塔頂拂形霞山腳環清硎北崖宿雪寒東阜晨曦煖陰森岩腹空詰屈廊腰轉秋磬落雲端宵燈耿天半虜者病惱躅來者鈍根遣予膺邦寄時所歷游屐過不領旌旗行恐驚禽斂散捫蘿窮邃深據檻望平遠尋幽既惟忻訪古或與歎葵金墳已隤淬劍池猶漫氷霰凋古杉(皮陸所詠古杉也)朱丹浮斷簡(今秋崖下泉湧得竹簡數片皆朱書有古年號)珍重講石存訊評兒詩誕唐賢笛風什遺墨羅粉版險語恚寘搜清景不可遑(李衛公顏魯公而下篇什俱在)國朝有筆札岩壁刻稜婉刀梢君謨書龍蛇不疑篆(蔡書劍池壁蔡生公堂)二美貴禪扃千古駭人眼于時出世師淨住日營繕發緣善侶臻畢力梓土傑紺宇生光輝勝槩如禾絢海眾咸安棲宗風愈振闡迦陵覺音清石室驚箏滿自惟桂纓歸心與紛孥斷每來尋香剎嘗得叢野弁久笛蓮漏移相接犀談款露井汲雲漿(山有陸鴻漸井)氷甕誠芳蘇最滿草樹春幾愛烟嵐之

晚頓借一菴石于茲修止觀

蔣堂

林端生色美新晴樓閣依山若畫屏石坐最宜人選勝劍池潛想地遺靈僧窓松竹冬猶茂寺路烟霞晝亦冥自愧邇年假麾守一廻方得扣禪扃

張伯玉

東客徒來過虎丘橘花渡口維扁舟闔閭宮殿不可見但對古塔寒颼颼憶昔吳王全盛日水犀十萬橫吳鉤楚山既掘荊人冢越嶺仍將勾踐囚豈謂西施能破國

誰知麋鹿上臺游惟有吳王在時月夜深間照劍池秋

王 紳

山頭古寺多陳跡故國空餘氣象雄霸業已隨流水去

闔閭墳草又西風

蘇 軾

入門無平田石路穿細嶺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潭井湛々

盧誰復見秋水光耿々鐵花秀岩壁殺氣噤蛙黽幽々

生公堂左右立頑礦當年或未信異類服精猛胡為百

歲後仙鬼互馳騁竊然留清詩讀者為悲梗東軒有佳

致雲水麗千頃漲々覽生物春意破淒冷我來屬無事

暖日相與永喜鵲翻初旦愁鳶蹲落景坐見漁樵還新

月溪上影悟彼良自咍歸田行可請

〇〇和劉孝叔會虎丘 蘇 軾

白簡威猶凜青山興已濃鶴閒雲作氅駝卧草埋峯跎

履若可教卜鄰應更容因公問回老何處定相逢

太常齋未解不肯對纖穠只遣三千履來游十二峰林

空谷清唱潭淨寫衰容歸去瑤臺路還如月下逢

朱長文

〇〇蒲華諸公倡和詩題辭

虎丘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得登之者

見層峰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

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州雲氣

出沒廓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劍池泓渟徹海浸雲

不盈不涸終古湛々三絕也兼是三絕冠以佛宮寶塔

精廬重樓飛閣崎嶬峻嶒棟岩架壑東南之勝無出其

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生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

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

傳者亦何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彌節閭庥

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歡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極家豫

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君欣聞佳製屬而和之思與

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為海湧

之榮觀中吳之美賞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

是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日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

府學教授朱長文題

蒲宗孟

長松送步水灣環寺據吳王冢墓間瘦石千層開碧玉

踈圃十里畏青山壁從地上嶄巖起雲出門前自在閒

零落生公講堂下無人說法但空還

〇〇游虎丘因書錢塘舊遊　　前人

失却湖山恨去舟新年無意作春游東風昨夜思龍井曉雨全家入虎丘望見遠峰疑石衖南高峯將處誤尋歸路認花樓沙河踏處明朝一出閶門去清夢遥知在西州

〇〇章子厚和前二韻

閶闔城外小層巒瘦竹寒松數里間並岍逢傳知寺近入門鑿石漸登山純鈎劍化空池在幽獨詩成白石閒游客幸無官事吏何須齋舫斂昏還

傳聞城角䑸行舟自擁笙歌選勝游偶為寒江阻潮汐再容清賞屬林丘㷋回吳苑風和雪夢斷錢塘月滿樓盡把蘇杭好烟景醉吟將去詫東州

〇〇虎丘雜咏　　　　楊備四首

生事飄然付一舟吳山蕭寺且淹留白雲已有終身約綠酒聊驅萬古愁峽束蒼渊深貯月岩排紅樹巧粧秋徘徊欲出向城市引領烟蘿空自羞

〇〇虎寺

閶闔城外古荒丘雲裡鐘聲滿寺樓白虎金精人不見昔曾雄據此山頭

〇〇劍池

三尺龍緖古到今波光凝碧暮雲深沉絲不斷應無底山脚池心徹海心

〇〇試劍石

白刄凝霜照水寒當時入匣便迴鑾岩前片石猶中斷切玉如泥也不難

〇〇生公講堂

海上名山即虎丘生公遺跡至今留當年說法千人坐曾見岩邊石點頭

孫覿二首

冬溫陽久亢一雪意頗快衆輿泛扁舟出郭信如遭放棹得虎丘恍然銀色界瑤天夾細徑瓊樹偃曲蓋引步到層樓極目吳城隘飛鳶翔空中千峯幕天外景高雲可凌寒重酒易解群兒慶老翁于此氣不懘多病身如寄長貧氣自華只將窮事業便當老生涯飲酔生纈挑燈喜見花殷勤香火社間病到毗耶禪客青鞋軟詩翁白帽斜驚回蝶栩栩喜聽鵲喳喳推戶風

敲竹登林雨散花匆匆一笑許隻履上青霞

程　俱二首

四顧渺平野拔撐見林丘常疑湧地出倘復海所浮上有千人臺靈蹤想前修无情音深義頑石亦點頭下有百尺淵神光干斗牛陰崖不見日草木皆先秋雨晋多達士東亭柳其流結廬遠車馬寄此山之幽一朝拖白足棄去如毛輶翊伊桑下宿肯作貫胡留

尋壑復經丘人看李郭舟藤花多背日桐葉最知秋虎去蔡藿盡龍歸蛙黽愁根衣臨石壁未羨習池游

何　麟

平地湧岩壑稜層鷲大雄何曾遠人世直欲傍天宮白虎威靈在赤烏緣影空生公能説法音與塔鈴同

方惟深三首

晋人事高曠所得多奇僻雲岩佛子廬曾為二王宅當時盤樂地俯仰成今昔林泉亦余好排徊相遺跡那知非昔人復作登臨客

○○劍池

雲崖倚天開蒼淵下澄澈世傳靈劍飛山石千丈裂神蹤去不返今作蛟龍穴是非殊難語歲久多異説惟當清夜永靜賞潭上月

○○千人石

生公天人師講法花雨墜當時聽法衆片石千人坐山祇常護持山鳥不敢污野人心茫然傲蕩多酒過醉來不肯歸石上看雲卧

方仲荀

海湧起平田禪扉古木間出城先見塔入寺始登山堂静餘徒散巢喧乳鶴還祖龍求寶劍曾此鑿潺顏

○○劍池銘并序

王禹偁

虎丘劍池泉石之奇者也吳地記引秦王之事以為説攷諸舊史則無聞焉捫儒家者流不可語怪因為銘以辨之銘曰

茂苑之側震澤之濆屆巖巖虎丘沉沉劍池峻不可以仰視深不可以下窺吾疑乎太樞作怪化工好奇水物設險山妖忌危陷其泉也盍取諸坎礫其石也以象乎維良有止兆蒙無亨期構此屯艱成乎險巇直恐夏后弗能導之豈惟秦皇而能肇茲蓋其始也一氣發洩而

儀分別爭融關結擘搏而裂衣斷壁雙揭靡雲不徹琴禿青殘拴銳而中絕寒流下咽犇山未決雪湧雷奴掀愁而曲折蹙衆湍瀨呀槎洞穴谽谺成窟龍戰有血非自人力盡由天設誰謂一拳登之惟艱誰謂一勺挹之不竭池寔自然劍何妄傳我欲涉道如地之淵我欲立節如石之堅位以道取名以節全濡筆池心勒銘山巔破衆惑焉言予志焉

○○劍池　　徐　輔

劍去池空水自寒游人到此凭欄杆年來是事銷磨盡只有青山好靜看西清詩話

○○虎丘記

虎丘又名海湧山在郡西北五里遥望平田中一小丘吳地記云去吳縣西九里二百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十丈比入山則泉石奇詭應接不暇其最者劍池千人坐也劍池吳王闔閭葬其下以扁諸魚腸等劍各三千殉焉故以劍名池葬之三日有白虎踞其上故山名虎丘唐避諱改曰武丘劍池淅中絕景兩岍劃開中涵石泉深不可測王禹偁序蘇文忠公軾詩形容甚工千人坐生公講經處也大石盤陀數畝高下如刻削亦他山所無又有秦王試劍石點頭石憨憨泉皆山中之景好事者云天下名山所見不及所聞獨虎丘所聞不及所見也其古事載傳記尤多晉王珣虎丘記四山大勢四面周圍嶺南則是山徑兩面壁立交林上合蹊路下通升降窈窕亦不卒至珣又爲銘序云武丘山先名海湧山吳越春秋曰闔閭死葬于國西北穴穿土爲山積壤爲丘

吳都文粹卷第四終

宋 鄭虎臣 編集

○○臨頓　皮日休

共老林泉忍暫分此生應不識迴文幾枝竹筍送德曜一乘柴車迎少君舉案品多緣間藥承家事少為浮雲居然自是幽人事輒莫教他孫壽聞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嘗居其旁

○○阜橋　李紳

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塵囂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重建乘魚橋序　僧道本

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蹟按吳地志云古者賢士丁法海琴高于此地見大鯉魚長丈餘有角有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之騰飛宛轉駕空上昇因立橋云

○○上元烏鵲橋　楊備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不為秋河織女填

○○過白頭橋　梅摯

白頭橋奈白頭何（郡守白居易建本朝天聖初孫伯純修之因呼孫老）舊德如存故老歌不特與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是也又為元總管道童重建改名石巖亦其自號也

○○吳江橋　鄭獬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蝃蝀玉腰闊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前題　蔣堂

雁翅橋橫五河北螢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藪風月窟若比廣寒宮更深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曆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

○中海内絶景惟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虹旁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蹕武林往來瞳瞳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為大利有議以石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年虜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廷乞行下平江焚長橋時郡守洪遵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聚哭于橋下矣橋兩地南有垂澤亭北有底定亭餘見松江條

○泛太湖書事詩寄元微之　白居易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市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避旗飛鷺翩翻白驚鼓跳魚潑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岩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五宿澄波皓月中

○泛太湖　皮日休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泛游大笑稱平昔一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澹無顏照野平絶隟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疎岑七十二雙雙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摇畫鷁西風乍獵獵驚波暑涵碧倏忽雪陣吼須臾玉崖圻樹動為蜃尾山浮似鰲脊落照射鴻濛清輝斮拋擲雲輕似可染霞爛如堪滴漸瞑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湃肌上生瘮痺音痺討異足遍遺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

前題　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

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雕菰音孤菰也翛翅忽飛出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佶栗坑來年呀谽谺處驚崖萃險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風妥貼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如格音聿嶢嶢見銅闕湖中穹窿山有銅闕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趍去勢猶橫逸宵闇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為靈官家此事難致詰太湖乃仙家浮玉之北堂才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山川互蔽虧魚鳥空聱語鹿切取音析左太冲蜀都賦何當授

真檢得名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譯悉

前題　楊備

漁船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湖面風收雲影散水天交照碧琉璃

○○望太湖　蘇舜欽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潤通曉月為清露氣入霜天作瞑陰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前題　梅堯臣

東湖臨海若有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淺布螢細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間具區其湖周圍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南水都也

○○明月灣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𦆭垂花鬘松瘦忽似狖石紋或如虢釣壇兩三處苔老腥斒斑沙雨幾處霽水禽相向閒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不知憂與患好境無住處好處無境刪赧然不自適脉脉當湖山

前題　陸龜蒙

昔聞明月觀在建業故臺城祇傷荒墅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釐周圍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

兼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鏘鏘鎗積漸調參差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王母前高歌碧霜詞清光悄不動萬象寂咿咿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更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

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艅艎六宮門艨衝後軍肅一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淥鳥困避錦帆龍跧防鐵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太

臻殘困茲塞林屋空濶嫌太湖崎嶇開綠濱三尋鑑石
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磔碎如丹粟波殿鄭妲醉
嬉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彩雲曲不知欄楯上夜
有越人鏃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宮
養麋鹿國破濱亦茂代变艸室綠白鳥都不知朝眠暮
還浴

前題　陸龜蒙

越恃君子衆大將壓全吳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吳恃派天澤以
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蒼東洪波生似
吴都文粹　七　卷五
馮夷軀戰艦百萬董浮宮三十餘平川蔵丁寧絕島分
儲胥風押半鶴膝錦杠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隨風
駈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殘水府愁為墟
兵利德日削反為仇國屠至今鈎鏃殘尚與沙泥俱照
此月倍若來茲烟亦孤丁魂尚有淚合洒青楓枯

○○銷夏灣　皮日休

太湖有曲處其間為兩崖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
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逕吹沙嶼
掃粉墨松竹調塤箎山果紅絑竭水苔清鬢鬖木陰厚
岩尾岩磴滑如飴我來此游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磐石
上肅、寒生肌小艇或可泛方言云小舫謂之艇短策或可支行
鷥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斂袖矣輕浪解襟散涼颸但有
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暍死緣奔馳此中便
可老焉用名利為

前題　陸龜蒙

霞島焰難泊雲峯奇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
岸過新雨高蘿蔭橫流遙風吹菓葭折處鳴颼、音余
守圭竇過于田祿因日為邁笛從渠曲二音篳之異名分作祇裯
吴都文粹　八　卷五
饑低刀二音並筆衣顧狎寒水恠不封朱鼓侯豈知烟浪涯生
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沄然雙白鷗不識號大井孰問
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
銷夏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遠之舊傳
吳王避暑處周圍湖水一灣水色澄澈寒光逼人真
可銷夏也

○○投龍潭在龜山　皮日休

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漩木爆龍渠腥風卷蛟室曉

來林岑靜獰色如怒目氣涌撲臭蝶波登掃純漆下有
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
母見烟際風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摧捽時有慕道
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蜿蜒
投之光焱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頗與之游茲
焉託靈質

右題　陸龜蒙

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秘事簪
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真官因之狗前志持來

吳郡文粹　九　卷五

展明詔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曉山翠吾皇病
秦漢豈獨採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巨
浸污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惟貪血食飽
但據驪珠睡何必勞黃金年年投星使

○○胥口　皮日休

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蕊紅蜻蜓
裊菱花夗央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荻
共君作箇生涯

又

拂釣清風細洒飄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嶼鳥將
飛不飛換酒帽頭把看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
誰道剛須用机

胥口　陸龜蒙

兩後山容若動天寒樹色如消目送回汀隱隱心隨挂
席搖搖白蘋知秋露裹青楓欲暮烟饒莫問吳趨行樂
酒旗竿倚河橋

又

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倚紅飄欲盡風斜雨

吳郡文粹　十　卷五

細相逢折岸沉魚罛罶（罛罶二音魚網也）鄰村送客艤舠即是
清霜剗野棗鬧葉歇裊重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
口即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前松江賦●　程俱

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
湖而長邁屣萬鍾而不顧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
馳坦道而挾輕軿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
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

而不極于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寔爲五
湖地脈四達衍爲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峯連嶂
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于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
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疊翠冬寔景其錯丹鱗鶴
之所憩蛟鼉之所渕山中之人忘世與年修桑繰紗之
下採石明月之灣（包山有採紗峯明月灣）艸衣木茹泊若遑羲盤
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于一吸環齊州于
一區大鵬奮翅于決漭燭龍光先于歲虞由江而下三
百餘里布帆無恙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

者擴其會善搏者撓其吭方趣南而遺北既画圓而失
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覌乎中央惟是江湖之
接二州相望散荒墟于埕塊識斷岸于毫芒嘗試與子
至中流而四顧陰霾欝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
目者五湖也岡巒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
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
盡圖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
爲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時樂内觀者無窮吾方
以日月爲燭六合爲宮恭天地以爲友從四海之諸公

乗雲氣御飛龍捐包山于遺礫視五湖于一鍾松江之
勝又安能芥蔕于胸中乎

○後松江賦　　前人

程子既爲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爲詞是夜
夢有夫頎然而長黧色而修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吾
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荅曰長橋
卧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虹
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覇國之爭雄
方其踐恐爲喙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悟机先則吳軍

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爲兩
翼方風馳而霧障頃雷轟而電激吳卒麕潰江流赭赤
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于此蓋夫子之雄績廼
自太湖過横山辭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于游
鹿指血化于黄埃挽餘艎而凌江巻旌旗而南歸則夫
子于此退身行意揖句踐而長辭與夫舅犯之貪天子
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而與喬木偕燼者不可
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棼亂錢鏐崛興蘇據都會乃淮
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守

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戚武之右境過淮南之冦兵實用武者之所憑吳江錢氏謂之南北兩城所防遏版圖入朝置為縣治書弁疆設群吏皋畝碁列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覌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〻矣吾嘗嘆曰一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変去莫知其所適而來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藏舟失俯仰于萬世盡賢愚于一丘夫子亦嘗弔扶眼之忠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頓為西子援琴而

歌〻曰霞雪紛兮雲霏〻帶長鋏兮佩寶璐而子安適而不歸歲晼晚而將暮兮路既擁而中迷嗟二子之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搖〻其遺誰餘音未息遼然而覺棹頭載歌付千古于一笑

〇〇夜渡吳松江懷古二首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濆棹撥魚龍氣舟衝鴻雁群信潮頃覺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盡天衛嘆息為吳君謂士伏劍死至今悲所聞

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別龍初沒書成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

〇〇吳松江　　劉長卿

多年襆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野麋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鷺唯應信此心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臨月濯煩襟

右題　　張懷

洞庭初葉落孤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

右題　　許渾

候館人稀夜更長姑蘇城遠樹蒼〻江湖水落高樓迥江漢秋歸廣殿涼月轉碧梧移鵲影露低紅草濕螢光文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華堂

〇〇夜泊　　杜牧

清露白雲明月天與君齊棹木蘭船風波烟雨一相失夜泊江頭心渺然

〇〇松江亭携樂觀魚　　白居易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

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繫絲與促管不觧和漁歌、

○○泊震澤口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閒風水洄
沿值漁翁窈窕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雁
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零落星
欲盡朣朧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
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楫去三江多客愁

○○泊松江渡　　許渾

漠漠故宮地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雁過古城秋楊

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早春　　皮日休

松陵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憑船舷無一事
分明數得鱠殘魚

前題　　陸龜蒙

柳下江飡待好風暫時還得狎漁翁一生無事烟波足
惟有沙邊水勃公

○○憶具區　　錢昭度

平生愛具區島嶼夾陂湖竹雨藏鸂鶒花烟濕鷓鴣神

仙毅有宅魚鼈自爲都何事勞長想机雲本是吳

○○送裴如晦宰吳江　　梅堯臣

吳江田有粳粳好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鱠堪切炊
粳調橙虀飽食不爲養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
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
同遊去若秋鷹掣

○○又憶吳松江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囬隄邇清風淡月生古柳夕
鳥自遠來漁舟猶在後當時誰與同俾憶泉下婦

除夜宿垂虹亭　　蔡肇

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小邑歲除無市井
下田水落見農耕雪消西嶺層梭出春到重湖鱗甲生
橋下霜蛟貪睡美爲撾千鼓作雷聲

王禹偁四詠

中郎亭樹據江鄉雅稱詩翁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
曉風斜日舊烟光一杯有味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閒泊畫欄傍
二年爲吏任江濱重到江頭照病身滿眼碧波輸野鳥

一葉疎雨屬漁人隨船曉月孤輪白入座晴山數點春
張翰精靈應哭我綠袍依舊惹埃塵
登臨陡覺挹塵埃時有清風颯滿懷蝃蝀一條連古岸
玻璃萬頃自天來寒光浩渺輕烟潤綠玉參差遠岫排
南指閩山猶萬里遠人歸興正無涯 登江亭
帶蓬疎薄濕斜陽半日孤吟未過江惟有鷺鷥知我意
時時翹足對船窗 泊吳松江

陳克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菰蒲才熟楊柳黃扁舟繫岸不忍去
吳都文粹 十七 卷五

秋風斜日鱸魚鄉

蔣堂

游松江

江人見我謂誰何行李無羈野意多六幅青帆趁潮去
一樽白酒扣舷歌沙邊歷歷辨雲樹島外濺濺美月波
興盡歸來還更喜飛鷗相送入烟蘿
曙光東向欲朧明漁艇縱橫映遠汀濤面白烟荒落月
嶺頭殘曉混疎星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鱉腥
我實宦游無況者擬來隨爾帶簦箬 長橋觀魚
月晃長江上下同西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灩灩開金餅

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
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中秋對月

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强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
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
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老年三點慣天教吾輩一樽同
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 鬣紅
吳都文粹 十八 卷五

長橋二首

楊備

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沉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
一道青虹兩岸頭
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缸驚起兒夾是旗鼓
背帆飛去一雙雙

松江謁王文孺令宰

章憲

暑退涼生過雨天晃飛鷺浴暮江前秋風小浪鴨頭水
斜日輕帆燕尾船青眼却欣逢地主白頭相對聳詩肩
林塘勝處開樽俎只欠冰輪特地圓

長堤牽百丈艀艋泝清漪山與殘霞暝水將秋色宜江
寒征雁度天遠暮帆遲騰欲浮家去烟波學子皮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禹貢三江之一也今按松江
南與太湖接吳江縣在江濆垂虹跨其上天下絶景也
交讓瀆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備
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君彼此持廉為棄物
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　皮日休
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

吳郡文粹　十九　卷五

直在芙蓉向下梢
前題　陸龜蒙
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双不得
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女墓在閶門外闔閭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
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
殺闔閭痛之葬于國西閶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
題湊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
鶴于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
因發机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地
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越來溪　楊備
臨流何必弔前非且説吳宮得意時夾岸桃花烟水綠
画船安穩載西施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在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
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
夏駕湖　前人
湖面波光鑑影開綠荷紅芰遶樓臺可憐風物還依舊

吳郡文粹　廿　卷五

曾見吳王六馬來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游于此故
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湖西悉為民田不復
有湖民猶于湖之傍種菱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
◎至和塘記　丘與權
吳城東闉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
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
田以瀦魚鱉其民病賦入之侵蝕相從以逋徙奸人緣
之以邀劫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

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所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玨父子相繼論其事爲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横絶巨浸費用千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四胄腴而地下嘗若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澮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徒縣吏等蒐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絜短順其故道施之畚繪疏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盖有意于

疏導矣明年與權爲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稅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奸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期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于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于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與也舍宿餱薪既成以檢有司郡相元君寔總之粤十月甲午治役先設其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横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焉畚鍾所至皆于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驟雨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而息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皆以爲有相之者始計月餘盖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廣六十尺用民力才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米才四千六百八十石爲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千八百其貳河植茭蒲芙渠稱是計其入以爲修完料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鱣鱗瀼治新洋江自朱歷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滄諸涇六十四浦四十四塘六于是陽城諸湖瀼皆通而及江田無涔瀦民不病涔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爲樞盖古渠

況今深數尺設牌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耆舊莫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爲民牧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于是論請吏之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區于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爲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爲湖瀼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

年號名崑山主簿丘與權記甚詳今採載之

○○沈氏筆談

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濬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知重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丘與權塘記雖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自古皆積水無陸路民若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蘧蒢為

吳都文粹　三三　卷五

墻栽兩行樁去三尺去墻六丈又為一墻亦如此漉水中於泥實蘧蒢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墻間舊水墻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腳掘其半為渠取土以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至今為利

○○六失六得　郟亶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浚崑山之張浦茜涇七丫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許浦白茅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者七八尺方其水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反西流欲北導于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而卒無効也二曰蘇之厥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熟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設而水行于隄之兩傍何益于占田故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于海崑山之下駕新洋大虞小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浦

吳都文粹　三四　卷五

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瀉于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遂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存也五曰蘇水所以不泄者以

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甚江者所以激之而使
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龍匯滬
瀆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竈子等浦皆
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決江
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趍于海而未能使田之水必
趍于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自然
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稅才
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于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
田之過也是說最為蹖闗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

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湖為田增十
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
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城二湖崑山有陽城湖
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是名而其濶畧不過十餘
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鉢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巴城
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鰶等瀼及常熟之市宅碧宅五
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積水而不耕
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尺其間尚有
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家階甃之遺

址在焉故其地或以冢或以城或以宅為名嘗求其契
券以為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田而今廢之
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說而未能通其理也必欲
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一曰辨地形高下之殊求
古人蓄洩之跡治田有後先之宜興役順富貧之便取
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形高下之殊
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于海之堽隴
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西下向所謂東導
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接于江之漲沙南

北七八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北高而南下向所
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是二處者皆謂之
高田而其崑山堽身之西抵于常州之境僅一百五十
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里其地低下皆謂
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
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
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堽身之流故
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耳但水田多而
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于城郭

人所不見而稅後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
二何謂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堽身
堽身之東有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
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
若所謂錢門張堽門沙堰門吳堽顧廟堽下堽李堽門
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
則謂之堽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堽身之東灌
溉高田而又為堽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所
以分其流也故堽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

跡存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堽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
耳堽門之壞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
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
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松江之道也
其浦之舊跡闊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
貫其中而棊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
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
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
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

城下為堰下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
水無所瀦容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
前知蘇州呂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
古者水不亂行之明驗也故夫隄防既壞水亂行于田
間而有所瀦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
其閘也為民者因利其浦之闊擴其旁以為田又利其
行舟安舟之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閒有半
里或一里二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
破古隄而為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

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隳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
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朝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
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
塘之岸至有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
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
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
謂高田者一切設堰瀦水以灌溉之又浚其所謂經界
溝洫使水周流于其間以浸潤之立堽門以防其壅則
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

後敢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竈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于海又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做錢氏遺法收圍田之利養撩淺之卒更

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故不勞量取財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曰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況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万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矣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

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于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嗷嗷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於大水方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于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苦怨之有傳曰使民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于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

使至于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賙之故上愈乏而下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使公私皆獲其益豈可區區計國家五載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熙寧三年崑人郟亶自廣東机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過于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

昔有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謂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

堽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堽阜流為三江東入于海而震澤始定始定始始定于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民既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當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而綦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闊者三十餘丈狹者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此者蓋欲取土以為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塘浦因而闊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以為闊其塘浦以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

出於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煩決泄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堽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以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兩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闊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堽阜之地高于積水

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
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爲塘浦闊深若此者蓋欲
畎引江海之水周流于堽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
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洩耳非專爲
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于地勢西流之處
又設堽門斗門以瀦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堽阜之地皆
可耕以爲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
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
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

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
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
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
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
大泗段湛段及和尚園盛熟圍之類
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泊
乎年紀綿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
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爲家欲其行
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爲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
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
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爲白水也今崑
山柏家瀼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甃之遺址此古者
民存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陶辛
晏沈等田舍皆在田圍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
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
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

丈尺
○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闊三二十丈累經開
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
此目所覩也
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于易田
而故致渰沒
○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曰塗田所收倍于常稔
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渰沒
也

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隳壞或因貧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潮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抹盡爲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堽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因無隄防爲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旣容水故水與江

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一二十里之地反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

○臣伏覩昨來議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至深駛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太湖之水又不及黄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之不淤不可得也

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盡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其

高田之廢始由田法隳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旣淺地勢旣高沿于海者則海潮不應沿于江者又因水田隄防隳壞水得瀦聚于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于行舟之便壞其堽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爲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堽阜之田已乾枯旱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淪沒淨盡則堽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堽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

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爲人之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于城郭爲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搢紳下至農圃之匹夫謀議辟畫三四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顆曰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田位使位

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尖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治水連年無效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

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謂曩在吳及知華亭縣常舉逐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地連堈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湮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樁篠或二年一治或年

年修葺而風濤沖激動有毀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効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諸以一家之法而治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于措置施設之法則小大不可同也詣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大浦盧瀝浦松江諸滙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

決水者後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計之于諸縣官吏考之于諸鄉父老而已況諸縣官吏乍來條去不若臣之生長鄉里世為農人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于范仲淹葉清臣況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畧到司農寺陳白委曲不至有誤朝廷候勅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河之法若揔而論之則汗漫難行析而言之則簡

約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二百里今若于上項水田之内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為一横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横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只濶一丈四五尺面只濶四五尺高不及六

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

故曰摠而言之則汗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僱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當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万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万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将三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二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折而論之則簡約而治易也如此而治之三年之内蘇州與鄀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于江〻之水必高于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開盧瀝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

也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三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既壞水得瀦容于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以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昨臣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可固而水流必趨于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在塘浦港瀝堰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摠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

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塘在松江之南者臣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曰浪市横塘又下北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松江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以浦艾祁浦愢浦顧滙浦養蚕浦大盈浦南觧浦梁乾浦石佃浦直浦分桒浦

內蕫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瘅浦陸直浦甪里浦浮高浦塗頭浦大姚浦順德浦破墩浦盖頭浦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觧浦尾浦沈浦蔣浦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洛舍浦楊黎浦新洋浦閩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松江北横塘二條浪市横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闊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頹壞每遇大水上

項塘岸浦之岸並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有大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洩水此不知治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後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來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皆廢也横塘亦

廢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
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浦鳳
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
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下雉
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內更
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四條
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存其
迹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涇王
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李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歸涇

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浜即
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已廢罷只擇
其浦之大者濶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塘橫北
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良田
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門北
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涇十
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並皆
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隳壞而百姓侵占及
擅開私浜相雜于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

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涇二十
二條闕墓涇楊涇朱涇棋涇蠡涇南湖涇北湖涇朱涇
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涇圖涇
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黃毋涇常熟塘西橫涇十二條石
師涇楊涇黃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涇永昌
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三十三
條蓋記其畧耳今但已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開其塘
高修其岸除兩岸自劈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至和塘
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圩自近以及

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之東至
太倉撂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是五里而
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而為朱瀝
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所洗刷與諸
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塘浦七條次
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浦太倉橫瀝
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塘新洋江低
里浦黃蔔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瀝塘張湖塘
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瀝廿八除新洋江下駕浦曹經

開浚餘並未曾令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每遇天
雨稍闕則便不通舟船天而未盈尺而田盡渰沒今並
乞開浚以圍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凡三項
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北陳浦
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一十八
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横
塘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
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為一横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
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朱市浦松子

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蘿子浦滬
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極浦江苧浦爛泥浦松
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頓浦葉浦大黃肚浦小
黃肚浦董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天仙浦錢浦新葉浦
槎浦秦公浦雙浦大場浦唐董浦青州浦商量灣横塘二條雞
鳴塘練祁塘已上塘浦四十條各自畎引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
治浦底既高而水又低故遂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于此諸浦
決洩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
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灾則高田獲其利

也一大倉堽身之東至茜涇約四五十里凡有南北大
塘八條其横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
里有堽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
田而横塘多欲水之周流于其間取灌溉之意也今皆
淺淤不能引水以灌于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
倉東横瀝半涇塘青堽横瀝五家堽横瀝鴨頭塘支涇
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堽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
錢門塘婁塘張堽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
倉塘包涇古塘吳堽門顧堽門廟堽門岳瀝李堽門丁

堽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斜門直塘支塘李墓
塘以上堽身已東塘浜門瀝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
一百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横
貫三重堽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斜
閘門或置堰而下或水並遇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
以灌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洩田而分減低田之
水。暨于平時則瀦聚春夏之雨澤使堽身之水常高于
低田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
南連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

七條自松江下口北遠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
百餘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
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蒲
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
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
佃浦鄭涇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遠蘇州崑山
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極浦下田
浦崛浦上夾浦下練祈浦桃源浦練祈浦碩涇浦六岳
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丫

浦浪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
湴湖浦吳泗浦鐺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
浦金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水
門浦崔浦鰻鱳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
涇奚涇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蒲涇福山東橫塘福
山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
潮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堽阜之地七里十里或
十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
地以浸潤高田非尚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

條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
里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隳壞一
時漫流瀦聚于低下平瀾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
水終不肯遠徒高處而流入于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
暫或東流耳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
引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曰至易曉
也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
此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
務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

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
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摠
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之之法也其
低田則濶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
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
謂低田高田所以濶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泄積水也更不計
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
條以決水其餘岸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
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洩水其塘浦之差

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
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縣不浚治積
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盡
成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遂為
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切思之上項塘浦既非天
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
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
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論
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

吳都文粹　究　卷五

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
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堤身西
流之處又設斗門及堰閘或堤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
皆治而水旱無虞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
○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亶既累上其說
五年九月許謂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
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
錢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等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
水利其書與畫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
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
則有塘而又有門堰涇瀝而棊布之亶所能記者則
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而為一
縱浦十里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岸度用十
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五年而蘇州之田治矣
朝廷始得亶書以為可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
修水利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
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
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

吳都文粹　孚　卷五

郊亶修圩未得與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
人皆歡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灯吏民二百餘人交入
驅庭喧哄斥罵灯悉蹂踐驅呵亦破亶幞頭墮地一
小兒在傍亦為人所拏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標
週圩地至是諸令鳴鐃散眾遂罷役亶追司農寺丞
送吏部流內銓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高田低田
之法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
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

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
議論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吳都文粹卷第五

吳都文粹卷第六

宋　鄭虎臣　集編

吳中水利書　蘇亶　郟僑

浙西昔有營田司自唐至錢氏時其來源去委悉有隄防堰閘之制旁分其支脈之流不使溢聚以為腹內畎畝之患是以錢氏百年間歲多豐稔唯長興中一遭水耳既納土之後至于今日其患方劇蓋由端拱中轉運使喬惟岳不究隄岸堰閘之制與夫溝洫畎澮之利姑務便于轉漕舟楫一切毀之初則故道猶存尚可尋繹今則去古既久莫知其利當田之局又謂閒司冗職既以罷廢則隄防之法疏決之理無以考據水害無已至乾興天禧之間朝廷嘗遣使者興修水利遠來之人不識三吳地勢高下與夫水源來歷及前人營田之利皆失舊聞受命而來耻于空還不過遽採愚農道路之言以為得計但以目前之見為長久之策指常熟崑山枕江之地為可導諸港而決之江開福山茜涇等十餘浦殊不知古人建立隄堰所以防太湖泛溢淹沒腹內良田今若就東北諸渚決水入江是導湖水經由腹內之

田淤漫盈溢然後入海所以浩渺之勢常逆行而瀰于蘇之長洲常熟崑山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秀之華亭嘉禾民田悉已被害然後方及北江東海之港浦又以水勢之方出于港浦復為潮勢所抑田所以皆聚于太湖四郡之境當潦歲積水而上源不絕淤漫不可治也此足以驗開東北諸港為謬論矣又況太湖蓋積十縣之水一水自江南諸郡而下出嶺阪重複間當其霖潦積貯溪澗奔湍迤邐而至長塘湖又潤州之金壇延陵丹陽丹徒諸邑皆有山源并會于宜興以入太湖一

水自杭陸（睦）宣歙山源與天目等山衆流而下杭之臨安餘杭及湖之安吉武康長興以入太湖即古所謂震澤也昔禹治水凡以三江決此一湖之水今則二江已絕惟吳松一江存焉疏洩之道既隘于昔又為權豪侵占植以菰蒲蘺葦又于吳江之南築為石塘以障太湖東流之勢又于江之中流多置罾簖以遏水勢是致吳江不能吞來源之瀚漫日淤月澱下流淺狹迨元符初遽漲潮沙半為平地積雨滋久十縣山源併溢太湖當蘇湖常秀之間陂塘浦港悉皆淤漫四郡之民惴惴然有

為魚之患凝望廣野千里一白少有風勢駕浪動輒數尺雖有中高不易之地積已成冥頃刻蕩盡此吳民畏風甚于畏雨也吳松古江故道深廣可敵千浦向之積潦尚或壅滞議者但以開數十浦為策而不知臨江濱海地勢高仰徒勞無益愚今者所究治水之利必先于江寧治水陽江銀林江等五堰體勢故迹決于西江潤州治丹陽練湖相視大崗尋究函管水道決于北海常州治宜興隔湖沙子淹及江陰港浦入北海以望亭堰分屬蘇州以絕常州輕廢之患如此則西北之水不

入太湖為害矣又于蘇州治諸邑限水之制闕吳江之南石塘多置橋梁以決太湖會于青龍華亭而入海仍開浚吳松江官司以鄰郡上戶熟田例數錢粮于農事之隙和雇工役以漸開之其諸江湖風濤為患之處並築為石塘及于彭湹與諸湖瀼等處尋究昔有江港自南涇北以漸築為隄岸所在陂淹築為水堤秀州治華亭海鹽港浦仍體究枯湖澱山湖等處尋究民戶有田高壤障遏水勢而疏決不行者並與開通達諸港浦杭州迭長河堰以宣歙杭睦等山源決于浙江如此則

東南之水不入太湖為害矣此前所謂旁分其支脉之流不為腹内畎畝之患者此也水為東南患其来久矣敲其端者大抵二説一則以導青龍江開三十浦為説一則以使植利户浚涇浜作圩埕為説是二者各得其一偏未容俱是何以言之若止于導江開浦則必無近效若止于浚涇作埕則難以禦暴流要當合二者之説相為首尾乃盡其善但施行先後自有次第耳必不能得已欲兩者兼行以規近效亦有其説若欲决蘇州湖州之水莫若先開崑山縣之茜涇浦使水東入于大海

開崑山之新安浦顧浦使水南入于松江開常熟之許浦梅里浦使水北入于楊子江復浚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俾蘇州管轄謹其開閉以遏常潤之水則蘇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若欲决常州潤州之水則莫若决無錫縣之五卸堰使水趨于楊子江則常州等水患可漸息而民田可治矣世之言水利者非不知此然開浦未久而汙泥尋塞决堰未多而良田被害何也蓋雖知置堰閘以防江潮而不知浚流以減沙漲故有堙塞之患雖知决五卸堰水而不知築堤以障民田

故有飄溺之虞且復一于開浦决堰而不知勸民作圩埕浚涇浜以治田是以不問有水無水之年蘇湖常秀之田不治十常五六焉故曰要當合二者之説相為首尾則可盡其善某所乞開崑山常熟縣之茜涇等浦必置堰閘者且以茜涇浦在蘇州之東南去海止二十里減水甚徑然其地反高比之蘇州及崑山縣地形不啻丈餘而往年開此浦者但為其文所開不過三四尺八二尺而已又且於以地面為丈尺而不知以水面為丈尺不問高下而自其淺深欲水之東注不可得也水既不東

注兼又浦口不置堰閘聽入潮沙無上流水勢可冲逐致浦塞罨故乞開茜涇等浦須置堰閘所以外防潮之漲沙也或聞范參政仲淹葉内翰清臣昔年開茜涇等浦亦皆有閘但無官司管轄而豪强者保利于所得不時啟閉遂致廢壞鄉人往往能道其事若推究而行之則所開之浦可久而無弊某所乞復常州無錫縣界之望亭堰閘俾蘇州管轄者蓋以常潤之地比蘇州為差高而蘇州之東勢接海岸其地亦高蘇州介于兩高之間故每遇大水西則為常潤之水所注東則為大海岸

道所障其水瀦蓄無緣通泄若不令蘇州管轄望亭堰閘則無復有防遏之理故愚先乞開茜涇等浦以決水有東流之便次乞謹守望亭閘俾水無西冲之憂既望亭之西自有五部堰以決水徑入于北江若使常潤之水決下北堰則不唯少紓蘇州之水勢而常潤之水亦自可以就近順流而入于江矣其所乞決常州無錫縣界之五部堰使水北入于揚子江者此堰決水其勢甚徑往者官吏非不施行然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何也蓋止知決堰而不知預築堰下民田之隄岸以防水勢

故也五部地形與民田相去幾及丈餘平居小雨即溢堰而過已有浸溺之憂今直欲決去其堰使諸路之水舉自此而出又不曾高其民田圩岸以為隄防則決堰未多而民田已沒某嘗論天下之水以十分率之自淮南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書所謂同為逆河入于海是也自淮而南五分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也而三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宣歙而來至于浙界合常潤諸州之水鍾于震澤震澤之大幾四萬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尓三江已不得見今止松江

又復淺汙不能通泄且復百姓便于已私于松江古河之外多開溝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徑入于海支分派別自三十餘浦北入吳郡界内即先父比部水利奏申所謂向欲導諸江者復南而北矣雖于崑山常熟兩縣開導河浦修築圩垾然上流不息諸水輻輳或風濤間作或洪雨繼至所開河浦必皆壅滯所築圩垾必遭冲蕩蓋沿江北岸三十餘浦唯鹽鐵一塘可直瀉水北入揚子江外其餘皆連接江湖河瀆合而為一非徒無益為害大矣今乞措置一面開導河浦即便相度松江

諸浦除鹽鐵塘及大浦開導置閘外其餘小河一切並為大堰或設水竇以防江水即吳松江水徑入東海而吳之河浦不為賊水所壅諸縣圩岸亦免風濤所破某聞錢氏循漢唐法自吳江縣沿江而東至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揚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陰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閘所以賊水不入久無患害嘗攷漢晉隋唐以來地理志今之平江乃古吳郡至隋平陳始置蘇州漢時封境甚濶隋開皇中始移于橫山下唐貞觀中復徙于闔閭舊城而又湖州隋時仁壽中于蘇州之烏

程縣分置秀州乃五代晉時吳越王以蘇之嘉興縣分
置所謂錢塘毗陵在古皆吳之屬邑以地勢卑下不沿江
邊海有爲隄岸以防還水勢如唐志所載秀州之海盐
令李諤開古涇三百有一而又稱去縣西北六十里有
漢塘大和中再開疑即僑今所謂開盐鉄塘以洩吳松
江水者也又載杭州之餘杭令歸其築甬道高廣徑直
百餘里以禦水患又載杭州盐官縣亦有捍海塘隄二
百十四里即知古人治平江之水不專于河而築隄以
還水亦兼行之矣故爲今之策莫若先究上源水勢而

築吳松兩岸塘隄不惟水不北入于蘇亦且南不入于
秀两州之田廼可墾治今之言治水者不知根源始謂
欲去水患須開吳松江殊不知開吳松江而不築兩岸
堤塘則所導上源之水輻輳而來遂爲二州之患盖江
水溢入南北溝浦而不能徑趍于海故也倘放漢唐以
來隄塘之法修築吳松江岸則去水之患已十九矣震
澤之大才三萬六千餘頃而平江五縣積水幾四萬頃
然非若太湖之深廣瀰漫一區也分在五縣遠接民田
亦有高下之異淺深之殊非皆積水不可治也但與田

相通極目無際所以風濤一作迴環四合無非水者既
非全積之水亦有可治之田瀦瀉之餘其淺淤者皆可
修治永爲良田況五縣積水中所謂湖瀼陂淹若湖則
有殿山湖練湖陽城湖巴湖昆湖承湖尚湖石湖沙湖瀼則
有大泗瀼斜塘瀼江家瀼百家瀼鰻鱺瀼蕩則有龍墩
蕩任周蕩傀儡蕩白坊蕩黄天蕩雁長蕩淹則有光福
淹尹山淹施墟淹諸墩淹金涇淹明社淹僅三十餘所
雖水勢相接略無限隔然其間深者不過三四尺淺者
一二尺而已今乞措置深者如練湖大作隄防以匱其

水復于隄防四旁設爲斗門水瀨即大水之年足以瀦
蓄湖瀼之水使不與外水相通而水田圩埕無冲激之
患大旱之年可以決斗門水瀨以淩灌民田而旱田溝
洫有車畝畝一作畒之利其餘若斜塘瀼大泗瀼百家瀼之
類深不過三四尺淺止一二尺而已本是民田皆可相
視分勸人戶借貸錢粮修築圩埕開導涇浜即前所謂
湖瀼三十餘處往往可治者過半矣甚聞江南有萬春
圩吳有陳滿塘皆積水之地今悉治爲良田坐收苗賦
以助國用郟氏再世有水利之學雖不能爲必可行然
用心甚專爲說甚詳故錄之以備論議者之參稽焉

豐既沒其子將仕郎僑又嗣葺其說因歲事亦有所
建明今亦錄其大畧

三十六浦利害

平江逐縣地形水勢利害各不相侔蓋浙西六州之地平江最為低下六州之水注入太湖太湖之水流入松江接青龍江東入于海而平江之地勢自南直北至常熟縣之半自東至崑山縣地西南之半水與太湖松江水面相平皆是諸州所聚之水泛溢其中平江之地雖下于諸州而瀕海之地特高于他處謂之堽身堽身之西又與常州地形相等東西與北三面勢若盤盂積水南入注于其中所以自古沿海環江開鑿港浦者藉此

疏導積中之水由是以觀則開治港浦不可不先也港浦既已浚則必講經久不堙塞之法今瀕海之田懼鹹潮之害皆作堰壩以隔海潮裏水不得疏外沙日以積此崑山諸港浦堙塞之由也堽身之民每腧雨則恐裡水之減不給灌溉悉為堰壩以止流水臨江之民每遇潮至則于浦身開鑿小港以供己用亦為堰斷以面餘潮此常熟諸浦堙塞之由也法當置閘然後可以限水之內外可以隨潮而啟閉浦既已開閘既已置而太湖松江之水與積水為一派沉沒民田者一遇風作則高浪萬頃愈洩愈來縱使諸浦瀉之洩之銷〻而來之浩〻當斯之時障之不得疏之不可為之計者若莫順其性而狹其流乃為上策所謂上策者大築圩岸高固民田而已如此則積水日削眾浦日耗矣大抵三說一曰開治港浦二曰置閘啟閉三曰築岸裹田三者缺一不可又各有先後緩急之序其開浦篇曰高田引以灌溉低田導以決泄者浦也古人大小縱橫設為港浦若經緯然按圖于舊得九十處或名港浦或名涇浜或謂之塘或謂之漕以詢究古跡得其為利之大者三十六浦區為

三等上等工大而利溥在前所先也中等工費可減上等三之二下等閘于上中之間或自大浦而分歧別派工料之數又少損焉其置閘篇曰瀕海臨江之地形勢高仰古來港浦盡于地勢高處淤澱若一旦頓議開通地里遙遠未易施力以拒鹹潮今于三十六浦中尋究得古曾置閘者才四浦惟慶安福山兩閘尚存餘皆廢棄故基尚存古人置閘本圖經久但以失之近裹未免易堙治水莫急于開浦開浦莫急于置閘置閘莫利于近外若置閘而又近外則有五利焉江海之潮日兩漲

落潮上灌浦則浦水倒流潮落浦深則浦水湍瀉遠地積水早潮退定方得徐流幾至浦口則曉潮復上元未流入江海又與潮俱還積水與潮相為往來何緣減退今開浦置閘潮上則閉潮退則啟外水無自以入裡水日得以出一利也外水不入則泥沙不淤于閘內使港浦常得通利免于堙塞二利也瀕海之地仰浦水以溉溉高田每苦鹹潮多作堰斷若決之使通則害苗稼若築之使塞則障積水今置閘啟閉水有洩而無入閘內之地盡獲稼穡之利三利也置閘必近于外去江海止

可三五里使閘外之浦日有澄沙淤積假令歲時浚治地里不遠易為工力四利也港浦既已深闊積水既已通流則泛海浮江貨船木筏或遇風作得以入口往泊或欲住賣得以歸市出卸官司遂可以關為限拘收稅課以助國計五利也後有二說崑山諸浦通徹東海沙濃而潮鹹當先置閘而後開浦一也閘之側各開月河以堰為限遇閘閉小舟不阻往來二也築圩篇曰天下之地膏腴莫美于水田水田利倍莫盛于平江緣平江水田以低為勝昔之賦入多出于低鄉今低鄉之田為積

水淺沒十已八九當時田圩未壞水有限隔風不成波今田圩殆盡水通為一遇東南風則太湖松江與崑山積水盡奔常熟遇西北風則常熟之水東趍者亦然正如盛盂中水隨風往來未嘗停息嘗陟崑山與常熟之巔四顧水與天接父老皆曰水底十五年前皆良田也今若不築圩岸圍裹民田車畝以取水底之田是棄良田以與水也況平江之地低于諸州惟高大圩岸方能與諸州地形相應昔人築圩裹田非謂得以播植也將恃此以狹水之所居耳崑山去城七十里通往來者至

和塘也常熟去城一百五里通往來者常熟塘也二塘為風浪沖激塘岸漫滅往來者動輙守風往往有風浪之虞是皆積水之害今若開浦置閘之後先自南鄉大築圩岸圍裹低田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以狹水源治之上也修作至和常熟二塘之岸以限絕東西往來之水治之次也凡積水之田盡令修築圩岸使水無所容治之終也昨閱熙寧四年大水衆田皆沒獨長洲尤甚崑山陳新顧晏陶湛數家之圩高大了無水患稻麥両熟此亦築岸之驗目今積水之中有力人戶閒能作小

塍岸圍裹已田禾稼無虞蓋積水本不深而圩岸皆可
築但民頻年重困無力為之必官司借貸錢穀集植利
之衆併工戮力督以必成或十畝或二十畝地之中棄
一畝取土為岸所取之田令衆戶均價償之其借貸錢穀
官為置籍責以三年六限隨稅輸還此治積水成始成
終之策若其當開之浦則崑山常熟共三十六浦除常
熟之許浦及白茆福山三浦見今深闊水勢通快不須
開治惟三十三浦崑山十有二謂掘浦下張浦七了浦
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浦蔡浦浪

港浦常熟二十有一謂黃泗浦奚浦西陳浦東陳浦水
門浦崔浦敢涇浦魚礫浦鄔瀆浦瓦浦塘浦高浦金涇
浦石撞浦陸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
涇黃鶯灃皆積久不浚當分為三等開修
○政和六年四月　御筆訪問平江府三十六浦自古
置閘隨潮啓閉歲久堙塞遂致積年為患仰莊徽差
戶曹趙霖具逐浦經久利害破劄券遞馬赴尚書省
指説徽郡守也霖既上其説是歲九月奉　御筆差趙霖
充兩浙提舉常平前去本路措置興修積水其開浦

置閘工料依元相度檢計逐漸開治更不候報明先
次施行去農隙月分不遠趙霖更不引見上殿疾速
發赴新任水患甚久占壓良田甚多一方受弊應有
前後違礙並依今來指揮合用錢米併辟官置司等
令趙霖速具畫一聞奏章疏並入急遞于入內內侍
省投進仍看童師敏充承受奏報文字霖既受任復
條具事目以聞悉依　御筆違者以違　御筆論諸
路監司州縣如有稽慢闕悞以違制論其合用錢米
越州鑑湖封樁米撥支十萬石借支本路諸州常平

本錢十萬貫如缺則以常平米及常平封樁錢貼支
併降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信承節將仕郎官誥
各五十道其命詞並以興修水利為名各立價值將
合用工料召有力戶備錢米官為募夫監部開修候
畢工計寔用錢米推恩給誥或給空名許令變賣並
與免勘合有無違礙書填仍不作進納出身就平江
置局所奏辟官不拘常制直牒捐差理為在任日月
不許辭免內選人考第舉官合格水利職事未畢未
得赴部磨勘依方田官法就任改官幹當公事文武

官各四員准備差遣檢踏官共四員所用材料木植嵩辟使臣三員分往淮南江南路及溫處等州收買并辟置監轄造堰閘官依散錢糧巡視催促檢覈工料點檢醫藥飯食等官員其差辟官屬其間有才吏理須推引以示獎勸特于投舉常平司歲舉官數外改官從事郎一員縣令二員武臣陞陟一員積水之地正在崑山常熟兩縣各權暫添差縣丞一員令來開修平江諸浦緣常湖秀等州水勢會聚以成積水據所役人夫先于平江府諸縣催募如缺即分扐下

常湖秀州催募乘以宣和元年正月二十一日役夫興工前後修過一江一港四浦五十八瀆修築常熟塘岸一條隨岸開塘至宣和二年八月初十日罷華亭縣青龍江自白鶴滙開修至艾祁塘口長十三里面濶十五丈底濶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一十一萬二千八百餘工江陰縣黄田港自採桂橋開修至港口閘長二十里有奇面濶六丈五尺底濶三丈深七尺通役亦萬四千八百工崑山縣茜涇浦自太倉塘至斂口閘修至青環坊北長三十四里有奇面濶八

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三十一萬工掘浦自上源開修接至練祁塘長十二里有奇面濶三丈底濶二丈四尺深三尺五寸通役二萬三千五百餘工常熟縣崔浦自陳家莊開修至雉浦塘口出梅里塘長二十三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二十一萬四千七百餘工黄泗浦連小山浦開修至湖口長七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四丈八尺深七尺通役十二萬六千九百餘工宜興縣開修百瀆五十八條長六十二里十七丈面濶二丈五尺至

一丈底濶一丈七尺至九尺各深五尺通役十萬一千一百餘工築常熟塘岸一條長六十二里有奇其已築岸一萬三百七十五丈通役三十二萬九千八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常熟縣界岸長四千七百三十一丈已築三千五百七十二丈通役三萬二百餘工未了一千一百五十九丈長洲縣界岸長六千八百三丈並已築了通役十九萬九千六百餘工隨岸開淘府塘一條長九千一百五十丈組五十里有奇面濶八丈底濶五丈深八尺通役六十四

萬一千二百餘工宣和元年十月四日御筆訪聞平
江府常熟縣常湖秀洲華亭泖並可為田佃趙霖相
度措置召租限一年了當其便民利害畝籍嚴入以
聞霖又應詔為之修圍常湖通役二十四萬七千九
百餘工修築錢涇口至藕蕩村大岸長五百八十二
丈脚濶一丈五尺面濶一丈二尺高六尺開修張墓
塘北徹小山浦長五百四十二丈面濶六丈底濶四
丈深六尺開修山塘涇自小山浦至本縣市河長二
千八十一丈面濶六丈底濶四丈深六尺開修顏家

涇徹入小山浦長一千二百七丈面濶三丈底濶一
丈五尺深七尺叛造小山浦口啟閉閘洩放水勢斛門
二所又圍裹華亭泖通役八萬三千七百六十五工
楊泖中心開河三條共長九百四十八丈各濶十丈
水深三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六尺顧亭泖心開十
字河共長一千五百二十九丈五尺濶七尺水深四
尺隨河兩畔築岸高濶各六尺至七尺及開陸家港
小河長二百丈濶四丈水深三尺築岸高濶六尺宣
和二年八月十一日詔止罷役勾收人吏送平江府

古獄根磨錢物通支錢四十一萬五千八百五十三
貫九百二十一文係度牒官誥坊場市易抵當等名
色十九種焉

○○表薦陸胤　　華覈

天姿聰朗明才通行潔昔歷選曹在州十餘年內無粉黛
附珠之妾家無文甲犀象之珍

○陸胤字敬宗凱之弟天姿通朗才高行潔太子和聞
其名待以殊禮坐和下獄楚毒備至終無他詞出為
交州刺史安南校尉夷人服其恩信交城肅清就加

安南將軍永安元年徵為西陵督封都亭侯後轉左
虎書丞華覈表薦胤曰胤云云後召為西陵督封都
亭侯華覈以為宜股肱王室寵以上司則天工修而
庶績熙矣胤卒子式嗣

○○表薦陸禕　　前人

体質方幹器宇強固董率之才過于魯肅在戎果毅臨
財有節

○陸禕孫皓時為將軍父凱亡入為太子中庶子

○○詔陸玩

體道清純雅量洪遠歷位內外風績顯著

○陸玩字士瑤器量淹雅弱冠有美名常詣王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曰僕雖吳人幾為傖鬼其輕易權貴如此詔曰玩云〻代王導為司空翼亮累世以洪重為人主所貴性通雅不以名位格物誘納後進〻謙若布衣縉紳皆蔭其德宇薨謚曰康子訥嗣

○○辭召表 顧歡

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繇衰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

吳郡文粹 二十 卷六

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是以窮谷愚夫敢露蠢瞽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臣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〻既盡矣請從此退

○顧歡字景怡郡人聰敏好學毋亡廬墓次遂隱不仕開館聚徒受業者嘗近百人太祖輔政召為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祚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云〻武帝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郎俱不就

○○孔稚珪陸澄虞悰沈約等薦杜京產

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為心謙虛成性通和發于天挺敏達表于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沉吟道〻奧泰初朝請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群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巖谷含歡薜蘿起抃矣

○杜京產郡人少恬靜無意名利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皆稱疾去除奉朝請亦不就永明十年孔稚珪等表

吳郡文粹 二十一 卷六

薦云〻不報建武初徵為員外散騎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為白璧所回辭疾不就

○○詔史德義 武后

蘇州隱士史德義志尚虛玄素履真確謙沖彰于閭閻孝友表于閨庭固辭徵辟長往嚴陵之瀨多謝簪裾高蹈愚公之谷風操可知啟沃攸佇特宜優獎委以諫曹

○史德義崑山人咸亨初隱居武丘山以琴書自適或騎牛帶瓢出入郊郭東市號為逸人高宗聞其名召赴洛陽尋稱疾歸公卿皆賦詩餞別德義亦以詩留

贈其文甚美天授初江南道宣勞使周興表薦則天〻
徵赴都詔曰云云授諫議大夫後放歸丘壑
○○翰林盛事　朱佐日
白日依山盡黄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朱佐日郡人両登制科三為御史子承慶年十六登
秀才科代濟其美天后嘗吟詩云云問是誰作李嶠
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尺轉侍御史承慶嘗
為昭陵挽辭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
○○挽章　方子通

吳郡馨名頡與張龍門當日共昇堂青衫始見登華省
丹旐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腸慈母滿頭霜
可憐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柯一夢長
○張僅字幾道頴棠字叔思皆客于王荆公〻作三經
義二人與焉僅至著作佐郎卒子通作輓極哀楚議
者為出涕吳人因目方挽詩云
○○温公詩話　丁偃
白虎前芳掩金華归事輕天心非不穡垂意在蒼生〻
○饒蘓州進士試通英延講藝詩云云有古詩諷諫之

體便是歲奏名甚高御前下第自是二十年始及第
○○絶句　蔣堂
歸來身隱太湖濱天與扶持百歳人雖是浮雲隔双闕
丹心愛戴在君親
○蔣堂字希魯本宜興人徙于蘇祥符五年進士任侍
御史論禁中火宜責躬修德不必歸咎宮人郭后廢
堂極論不可出為淮南發運使薦部吏二百員累遷
樞密直學士歴知應天河中府洪杭益蘓州後十二
年再守蘇遂謝事以礼部侍郎致仕家于靈芝坊堂

為人修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晚進至老
不倦卒年七十五有吳門集二十卷其絶筆詩云云
忠厚之氣始終如此
○○范文正公真贊　閻灝
英〻如神屹〻如山仁義道德溢于貊閭大忠皐夔元
功方召以賛中樞以尊清廟佑我仁祖格于皇天是肅〻
是慶不傾不塞維慶有祠邦民瞻思慶山可夷茲堂巍
巍
○范仲淹字希文事具歐陽文忠公所撰神道碑及國

史傳其畧云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户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于徐州五代之際世家蘇州生二歲而孤母再適長山朱氏仍其姓始名説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五年大通六經爲文章論説必本仁義舉進士礼部選第一中乙科始歸迎其母以養少有大節其于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趍舍天聖中爲秘閣校理以言

事忤章獻太后旨通判河中府召拜左司諫上䟽請還政天子及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諫又擇宰相而百官廷爭不能得貶知睦州徙蘇州、地濱震澤田多水募游手疏五河導積水入海興作未就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績願留以畢其役詔復知蘇州召還拜天章閣待制益論時政得失知開封府治有聲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説又爲百官圖以獻宰相吕夷簡怒交論上前落職知饒州徙潤越州趙元昊反河西爲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又爲

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爲將務治正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己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居二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之歸慶曆三年爲樞密副使數月爲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于前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

之悦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之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邊奏有警卽請行乃以爲河東陝西宣撫使卽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才六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因以疾請鄧州守鄧州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年六十有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御篆其碑曰褒賢之碑爲人外和内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

身非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
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爲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
行己臨事自山林處士閭邑田里之人外至夷狄莫
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焉長子純祐少有大志早
卒純仁純礼純粹皆名世

〇〇延賓佳話唐宋遺史　范總

掃葉隨風便澆花趁日陰
閒雲生不雨病葉落非秋

〇范總唐末人吳處士有子七歲能咏詩贈隱者云云
吳都文粹　三吳　卷六
處士方干聞之曰此兒他日必垂名又吟夏日詩云
云千日惜哉不享壽未十歲而卒

〇〇咏懷　范周

一點有道泰山重五鼎不義鴻毛輕

〇范周字無外文正公姪孫贊善純祐之子負才不羈
工詩詞無意榮達安貧自樂未嘗折屈于人所居號
范家園所賦詩甚多時出傑句如咏懷云云其氣概
肆兀類如此

〇〇送李璋應舉　王安石

湖海青衣二十年尚隨鄉試已華顛
學如吾子何憂失命在天公不可猜

〇李璋吳人居盤門有不羈之才荊公甚愛之嘗有詩
送璋應舉云云及下第又云云璋後改名玖以累本
補官孫孟亦登科紹興間任監察御史

〇〇晉張林妻徐氏者按張林碑　前人

夫人姓徐吳郡人柔惠清慎中和聖善婦德既脩母道
亦成志厲氷玉厥德丕顯靡〻其操翼〻其仁明景内
映朗節外新共㩙風邁淑謹其身
吳都文粹　三七　卷六

〇〇太湖石賦并序　陳洙

客有嗜太湖石者畫其形示余命爲賦其詞曰
江之東直走數百里有太湖兮澄其清湖之浪相擊幾
千年有頑石兮醜其形徒觀夫風撼根折波流勢橫神
助爾怪天分尔異駭立鷺犀低開畫屏素烟散而復聚
蒼苔死兮又生譬夫枯槎浮天黑龍飲水鬼蹲無狀雲
飛乍起稚戲携手猌眠盤尾大若防風之骨穀如比干
之心蜜房萬穿秋山半壽乎都之戟前其鋣韓棱之劍
利乎鑄若迴湖水無邊湖天一色露氣曉蒸蜃津夜滴

伊爾堅姿峭兮寒碧千恠萬狀蓋難得而剖悉吾將弔
范蠡于澤畔問伍員于波際原君厥初何緣而異公侯
求之如張華之求珠衆人献之如卞和之献玉植于庭
圍視之不足噫爾形擁腫兮難玆明堂之礎介形中虛
兮難刻鴻都之經用汝作礪兮汝損厥姿攻汝為琴兮
汝濁其聲亡所用之而時人是寶余獨掩口盧胡而笑
于之醜

〇〇太湖採石賦　程俱

建中靖國元年以修奉景靈西室下吳興吳郡採太湖

石四千六百枚而吳郡寔採于包山未獲目現奇之庭
謹為賦云吳吏採石于包山也洞庭鄉三老趨而進揖
而言曰慓古渾渾物全其天金藏于穴珠安于淵機械
既發剖蚌椎礦不翼而飛無脛而騁劖山探海皆世之
競逦若富媪贅瘤則為山岳茂艸木于毛膚包嶄岩于
骨骼與虺蛻其無間何於焉而是索令使者窺穫穴蕩
沉沙摟奇礓于洞腳劚或作劚巧埶于丘阿呼靈匠以
運斤指陽侯使息波鑒江山之茸茸續劍閣之峩峩莫
能剔山骨拔雲根負女砭立伏虎畫弁督郵擐袂以相
睨令史臨江而抗尊雖不遺于盥沃豈有恨于苔痕嗟
主人之不見佀羊牧之猶存何一拳之足取哄九伋之
徒勤既而山户蛾集蒿師雲屯輸萬金之重載走千里
于通津使山以為骨則土將把使玉以為璞則山將貧
煮粮之客嘆終年之無飽談玄之老持一法其誰論審
闈不為無益則用之所以足惟土物愛則民之所以淳
怪斯取之安用非野夫之衆闇敢請使者更呼而語曰
醯雞不可以語天蟪蛄不可與論年矧齊俟之讀書豈
輪人之得言三老曰極治之世椎夫笑而談王道至聖
之門鄙夫問而竭兩端野人固願知之對曰上德充大

孝通神明闡原廟之制妥在天之靈以謂物不感則礼
不備意不盡則享不精故金琨琛玭天不秘其寶樟楠
楩梓地不愛其生而青州之奇怪猶未足于充庭故于
此乎取之且鑿太行之石英採穀城之文石以起景陽
于芳林者魏明之侈陋也菲衣惡食卑宮室以致美乎
祭祀者夏禹之勤儉也上方戒後苑之作緩文思之程
示敦樸以正始盡情文而事神此固工惠之難名者矣
抑嘗聞之西有未央之基北有久驕之虜頑躁血之未
艾作游魂而送死方將不煩一戈不馳一羽珍醜類于

燦埃蝕幽荒于掌股庶黃石之斯在倘素書之可遇柳
又聞之三德雖修不遺指佞之草萬國雖和猶養觸邪
之獸盖耶佞之蠱心猶膏肓之自膝惟屬鏤之無知頑
尚方之吳棘故將鑄柔石以為劍凜豎毛于佞首若是
則在達無汗馬之勞在廷無履霜之咎也柳又聞之堯
不能無九年之災湯不能無七年之旱雖陰陽之或盭
豈閉縱之可緩故將敲數石于宜都回雨暘于噓呴柳
又聞之扶桑之子有土不毛抱璧之老有茅不藉富者
修而貧者惰游者逸而居者勞雖齊導之有素奈狡兔

而是逃故將敢嘉石以列坐罷民于外郊柳又聞之
日不蔽則明川不淤則清聽之廣者視必遠基之固者
室不傾方披旒而出黈俾伐鼓而揚旌盖蕭墻之戒坐
遠于千里朽索之馭益危于薄氷矧四者之無告尤聖
人之所矜故將盡九山之赤石達萬寓之窮民三老悚
然而起曰聖化盡至此乎叟曰此猶未也若其造化掌
中宇宙胸次彌綸兩儀而執天衡燮理二氣而襲坤母
此包羲之媧所以引日星之針縷方將煉五色以補天
育萬物于一府既無謝于襄城之師又何驚于藐姑之

處吾亦與汝飲陰陽之和而游萬物之祖矣又何帝力
之有哉三老稽首再拜曰鄙朴之人聾瞽其知鹿豕其
遊窃億妄議適命知之

太湖石記　白居易

古之達人皆有所嗜玄晏先生嗜書嵇中散嗜琴靖節
先生嗜酒今丞相奇章公嗜石〻無文無聲無臭無味
與三物不同而公嗜之何也衆皆怪之余獨知之昔故
友李生名約有云苟適吾意其用則多誠哉是言適意
而已公之所嗜可知之矣公為司徒保釐河洛治家無

珍産奉身無長物惟東城置一第南郭營一墅精葺宫
宇慎擇賓客道不苟合居常寡徒游息之時與石為伍
石有徒聚太湖為甲羅浮天竺之徒次焉公之所嗜者
申也先是公之寮吏多鎮守江湖知公之心唯石是好
適鉤深致遠獻瓌納奇四五年間累〻而至公于此物〻
獨不廉讓東第南墅列而置之富哉石乎厥狀非一有
盤拗秀出如靈丘仙雲者有端儼挺立如真宫神人者
有縝潤削成如圭瓚者有廉稜銳劌如劍戟者又有如
虬如鳳若跧若動將翔將踴如鬼如獸若行若驟將攫

將闔者風烈雨晦之夕洞穴開噎若欲雲歕雷嶷、然有
可望而畏之者烟霽景麗之旦岩堮霮䨴若拂嵐扑黛
靄、然有可狎而玩之者昏曉之交名狀不可擬要而
言則三山五岳百洞千壑覼縷簇縮盡在其中百仞一拳
千里一瞬坐而得之此所以為公適意之用也嘗與公
迫觀熟察相顧而言豈造物者有意于其間乎將胚渾
凝結偶然而成功乎然而自一成不變已來不知幾千萬
年或委海隅或淪湖底高者僅數仞重者殆千鈞一旦
不鞭而來無脛而至爭奇騁怪為公眼中之物公又待

之如賓友親之如賢哲重之如寶玉愛之如兒孫不知
精意有所召耶將尤物有所歸耶孰為而來必有以也
石有大小其類四等以甲乙丙丁品之每品有上中下各
刻于石之陰曰牛氏石甲之上丙之中丁之下噫是石
也百千載後散在天壤之内轉徙隱見誰復知之欲使
將來與我今好者覩斯石覧斯文知公嗜石之自會昌
三年五月丁丑記

題太湖石詩并序　牛僧孺

李蘇州遺太湖石奇狀絶倫因題二十韵奉呈夢得樂

天其詩曰

胚渾何時結嵌空此日成掀蹲龍虎鬭挾怪鬼神驚帶
雨新水淨輕敲碎玉鳴搜乂鋒刃簇縷絡釣絲縈近水
摇奇冷依松助澹清通身鱗甲隱透穴洞天明醜凸隆
胡準深凹刻兕觵雷風疑欲變隂黑詎將行㗫㖿微寒
早輪囷數片橫地祇愁墊壓鰲足困支撐珍重姑蘇守
相憐懶慢情為探湖底物不怕浪中鯨利涉餘千里山
河僅百程池塘初展見金玉自凡輕側眩魂疑怵周觀
意漸平似逢三益友如對十年兄王茁與添魔力消煩

破宿酲媲人當綺皓視秩即公卿（南朝有司空石盖以定石之品流）念
此園林寶還須別識精詩仙有劉白為汝數逢迎

和題姑蘇所寄太湖石兼寄李蘇州　劉禹錫

震澤生奇石沉潛得地靈初辭水府出猶帶龍宮腥發
自江湖國來榮卿相庭從風夏雲勢上漢古槎形拂拭
魚鱗見鏗鏘玉韵聆烟波含宿潤苔蘚助新青嵌穴胡
雛皃纖鋩蟲篆銘孱顔傲林薄飛動向雷霆煩熱近還
散餘酲見便醒凡禽不敢息浮壒莫能停静稱垂松蓋
鮮宜映鶴翎忘憂常目擊素尚与心冥眇小欺湘燕團

圓笑落星徒然想融結安可測年齡椓取詢鄉耋摟求按旧經
垂釣入空隙隔浪動晶瑩有獲人爭賀歡謠衆共聽一州驚閴寂千里
遠揚舲靚物洛陽陌懷人吳郡亭寄言垂天翼早晚起滄溟

〇〇奉和思黯相公以李蘇州所寄太湖石奇狀絕倫因
〇〇題二十韻見示兼呈夢得　白居易

錯落復崔嵬蒼然玉一堆峯駢仙掌出罅圻劍門開峭
頂高危矣蟠根下壯哉精神欺竹樹氣色壓亭臺隱起
磷磷狀凝成瑟瑟胚廉能露鋒刃清越叩瓊瑰岌嶪形
將動巍峩勢欲摧奇應潛鬼怪靈合蓄風雷黛潤沾新

雨斑明帶古苔來曾棲烏鵲不肯染塵埃共削琅玕笋
窪剜瑪瑙罍海神移碣石畫障簇天台在此爲尤物于
人負逸才渡江千筏載入洛五丁推出處雖無意升沉
亦有媒拔從水府底置向相庭隈對稱吟詩句看宜把
酒杯終隨金礪用不學玉山頹疏傳心偏愛園公眼屢
迴共嗟無此分虛管太湖來

遠望老嵯峨近觀怪嶔崟才高八九尺勢若千萬尋嵌
空華陽洞重疊匡山岑邈矣仙掌迥呀然劍門深形質
貫今古氣色通晴陰未秋已瑟瑟欲雨先沉沉天姿信
爲異時用非所任磨刀不如礪擣帛不如砧何乃主人
意重之如萬金豈伊造物者獨能知我心

烟翠三秋色波濤萬古痕削成青玉片截斷碧雲根風
氣通岩穴苔痕護洞門三峯具體小應是華山孫

太湖石　皮日休

茲山有石岸抵浪如受屠雪陣千萬戰蘚岩高下刳乃
是天詭怪信非人工夫六丁云下取難甚網珊瑚厥狀
復何若鬼工不可圖或拳若虺蜴或蹲如虎貙連絡若
鉤鏁重疊如萼跗或若巨人骼或如天帝符膀肛貿窗

筍格礫琅玕株斮凜霧海眼移來和沙積不之煩耄倪
栽之勞軸轤通庚一以助貴却驪龍珠厚賜以賻臞遠
去窮京都五侯土山下要爾添嵒齬賞玩若稱意爵祿
行斯須苟有王佐士崛起于太湖試問欲西笑得如茲
石無

陸龜蒙

他山豈無石厥狀皆可薦端然遇良工坐使天質变或
裁基棟宇礎砢成廣殿或剖出溫瑜精光具華瑱或將
破仇敵百礟資苦戰或用鏡功名萬古如會面今之洞

庭者一以非此選槎牙真不材反作天下秀所奇者嵌
空所尚者蔥蒨穿叅洞穴內竅均環釧剝削九琳窓、
玲瓏五明肩新琱碧霞段旋剖秋天片無力置池塘臨、
風只流眄

太湖石　　胡宿

海岱鉛松要得名洞庭山腳夬寒瓊漱成一朵孤雲勢
貴盡千年白浪聲誰向机邊逢織女直疑岩下見初平
年來貴物多成病日遠蒼苔幾遍行　卷六

〇太湖石出洞庭西山以生水中者為貴石在水中歲
吳郡文粹　卷六
久為波濤所沖撞皆成嵌空石面鱗鱗作靨名彈窩
實水痕也沒人縋下鑿取極不易得石性溫潤奇巧
扣之鏗然作鐘磬聲自唐以來貴之其在山上者名
旱石亦奇巧枯而不潤不甚貴重白居易品定牛僧孺
家諸石以太湖石為甲宣和五年郡人朱勔造巨艦
載太湖石一塊入京師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
銀椀并官其四僕皆承節郎及金帶勔遂為威遠軍
節度使而封石為盤固侯勔誅餘小石未獻者留郡
西河西傍悉歸張循王家比年士大夫好石者多多山
中人始以旱石加斧鑿作玲瓏意又剜石面價作彈
窩紋衒不識者或得善價其非巧石但青白玉質可
作碑碣及梵砌階陛者則出湖中之黿山瑩潔可鑑
堅潤如金玉亦天下之冠程俱所賦者是也

〇〇白雲泉　　白居易

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沖下山去
更添波浪向人間

以吳郡志

白雲泉　　范仲淹

靈泉在天平狂波不能侵神蛟穴其中渴虎不敢臨靜
照涵秋碧泓然一勺深游潤勝雲飛散作三日霖天造
吳郡文粹　卷七　卷六
豈無意神化安可尋挹之如醒醐盡得清涼心聞之異
絲竹不含哀樂音月明群籟息涓涓度前林子晉罷雲
笙伯牙扠玉琴徘徊不擬去復發滄浪吟通去充湯歲
盈盈長若今萬里江海源千秋松桂陰森焉如有價比
斗量黃金

白雲泉　　錢藻

白雲岩靜最深隈泉溜泓渟石竇開宿霧不生澄曉月
殘風輕漾蟄寒雷源從天漢星邊落流自蒼峰海上回
莫謂無心事奔注曾隨霖雨下山來

薦白雲泉書與范文正公　陳純臣

前進士陳純臣謹才書獻于知府司諫閣下純臣聞仁知之性各有所樂蓋得之中而後寓之外也在昔仲尼登泰山曾點浴沂水聖賢之于寓亦已遠矣粤自剖判融結其中傑然若高岳臣浸不待標異固已聳動人耳目不幸出于窮幽之地必有名世君子發揮善價所以會稽平湖非賀知章不顯丹陽舊井非劉伯初不振惟胥臺古郡直西不三十里有山曰天平山之中有泉曰白雲山高而深泉潔而清倘逍遥中人覽寂寞外景忽

焉而來洒然忘懷碾北苑之一旗煮并州之新火可以醉陸羽之心激盧仝之思然後知康谷之英惠山之靈不足多尚天寶中白樂天出麾吾鄉愛貴清泚嘗以小詩詠題後之作者以樂天寄詠雖遠而有所未盡是使品第泉目者寂、無聞蒙莊有云重言十七今言而十、有七為天下之信非閣下而誰欽恭惟閣下性得泉之醇才猶泉之濬仁稟泉之湧知體泉之動竊呈四雅鍾于一德又豈吝陽春之辭以發揮善價純臣先人松檟寘彼一隅歲時往還嘗慨文詞窘澁不足為來今之信倘閣下一漱齒牙之末擘箋發詠樂天如在當斂策避道不任拳、之誠

鬭鴨賦　李邕

東吴王孫嚻傲闔門魚橫玉劍蟻滿金樽賓僚霧進游俠星奔桂舟兮錦纜碧潤兮花源尔乃輟軽橈登水閣然嘗通進獻酬交錯雲欲起而中留塵將飛而遂落既而酣歌從座取物為娛徵羽毛之好鳥得渤海之仙鳧出籠而振步步而鼓唼喋爭食離縱帶雖隨緑波而潛蕩向紅藻而數愉鳧之為物也詭類殊種還延遲重其

聚則同而不知其鬭則仁而有勇參差賛聚颯沓繽紛其浮蔽水其族如雲其沿波而美吭各求匹而為群貌、菰蒲而相逐隔洲渚而相聞于是乎會合紛泊崩奔鼓、作集如異國之同盟散若諸侯之背約迭代禽傑更相觸搏或離披以折冲或奮振以前却始戮力以決勝終追飛以襲弱聳謂鷙鴻迴題及鵲偪仄兮掣曳聯翩兮踴躍忽驚逝以差池倏沉浮而閃爍號噪兮沸亂傾耳為之無聞超騰兮往來澄潭為之濆濩排錦石蹴瓊沙披羽翰蔽烟霞避參差之荇菜壞菡萏之荷花駐江妃

之往棹囬海容之歸槎而乃擁津塞浦旁觀如堵空里
酈刲　天蛙黿兮失笑龜魚兮透泉專場之難沮氣傾
市之鶴噺姸其為狀也不一其為態也宜傳良戒之而
在門俾闡義以忘筌
○綠頭鴨水禽村人皆養之養者名家鴨野生者名野
鴨野鴨多綠頭世傳陸龜蒙居笠澤有杭州內養使
舟出舍下龜蒙家僮以小舟驅群鴨出內養彈其一
折頸龜蒙遽從舍出大呼云此綠鴨有異善人言邅
將獻狀本州貢天子今將此死鴨以詣官自言耳內

養甚驚厚祈之龜蒙㗅而止因徐問龜蒙曰此鴨何
言曰常自呼其名耳
○○鶴媒歌　陸龜蒙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
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閒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遙吹
徘徊未忍過南塘同應同聲就同類梳刷究若相逢喜
祇怕終来又驚起窺鱗泳藻作低昂立定當胸流一矢
媒歡舞躍勢離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
妬侶害群由尔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笑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吳人射鶴自養一馴鶴使行前而以草木葉為蔽以
自翳挾弩矢以伺之群鶴見之以為同類無猜遂為
矢所中龜蒙作鶴媒歌諷同類相陷者
○○鵁鶄　前人
詞賦曾誇鸀雞角鳿切牛欲流果為名悞別滄洲雖蒙靜
置蹤籠晚不似閑栖折葦秋自昔稻粱高鳥畏至今珪
組野人讐防微避繳無窮事好與裁書謝白鷗
○鵁鶄水禽龜蒙嘗得于震澤黑襟青脛碧爪丹嘴色

幾及項龜蒙哀其野逸被因籠檻為賦詩焉
○○江上漁者　陶弼
江上往来人但愛鱸魚美君看一葉舟出沒風波裡
○○和文與可洋州香橙徑　蘇軾
金橙縱復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烟雨裡
小船燒薤擣香虀
○鱸魚生松江尤宜鱠潔白鬆軟又不腥在諸魚之上
江與太湖相接湖中亦有鱸俗傳江魚四腮湖魚止
三腮味輙不及秋初魚出江者吳中好事競買之或

有游松江就鱠之者後漢左慈嘗在曹操坐操曰今日高會珍羞畧備所少吳松鱸魚耳慈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于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慈更餌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鱠之周浹會者鱸鱠為世所珍久矣晉張翰字季鷹為大司馬東曹掾因秋風起思鱸魚膾菰葉羹遂罷官歸金谷園記謂鱸魚常以仲秋從海入江菰葉南越人以箭筍和為羹甚珍魚白如玉菜黄如金隋人呼為金虀玉鱠大業

中吳郡嘗獻鱸鱠事具載鱸魚條

〇〇紅蓮稻　陸龜蒙

遥為晚花吟白菊近秋香稻識紅蓮

〇紅蓮稻自古有之陸龜蒙別墅懷歸詩云云則唐人以書此米中間絶不種二十年来農家始復種米粒肥而香

〇〇再熟稻　蔣堂

獨日草青牛引犢經秋田熟稻生孫

〇再熟稻一歲二熟吳都賦鄉貢再熟之稻蔣堂登吳江亭詩云云注云是年有再熟之稻細考之當在皇祐間今田間豐歲已刈而稲根復蒸苗及長復成寔可掠取謂之再撩稻恐古所謂再熟者即此

〇〇答鄭騎曹青橘　韋應物

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

〇緑橘出洞庭東西兩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緑色臍間一點先黄味已全可噉故名緑橘又有平橘比緑橘差小純黄方可噉故品稍下而其皮正入藥今市賣橘皮多襍以柑皮及永嘉扁橘皮不可不察芝田

録云韋蘇州寄橘詩曰蓋南史有人題書尾曰洞庭霜橘三百顆韋正用此事余按王右軍帖亦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于此

〇〇洞庭獻新橘賦　韋應物

洞庭之遠兮亘全楚而連巨吳路悠〻以窮塞波淼〻而平湖遠國之奥壤中華之外區沃土所宜兮四方各異珍果斯出兮諸夏或無至于白商謝去律改風落搖林寒生窮海枇杷落而時盡荔枝摘而不待然後浮香外散美味中成照斜暉而金色滴曉潤而霜清圓甚垂

珠琪樹方而向熟味能適口王果比而全輕在禹貢非
它于周制則郡克厥苞于林下發使者于江淮褒橙不
得而禕楚柚不得而和所獻者皆嘆其美所貴者不以
其多歲崢嶸而已晚路崎嶇而甚遠齎萬物以登入離
本枝而不返其價百重其味可珍固綠蒂而未變施素
錦而猶新若夕發于南國已朝奉于北辰匪雕飾以自
媚寔羽翼以因人獻芹者既非其匹獻桃者何足以
等倫豈比夫江北則枳江陵則洲隨樝梨而莫逮倫職
貢而無由同碩果而已矣望君門兮阻修美哉植物斯

多結實者衆斯橘也來則隔乎淮浦生則阻乎雲夢獨
擅美于當今及歲時而入貢皇帝垂衣而制萬國舞干
戚而來九區苞之橘柚至自江湖歲以為常知方輸之
必有時而後獻表庭實之何無其來則風秋洞庭霜落
環海元侯布教屬吏下採碧林冬生大小異名乍去霜
蒂初辭綠莖然後盛以瀟湘之竹束以江淮之菁背楚
塞以西走望秦雲而北征上方端想玄默深居穆清崇
鴻鈞而不宰張大樂而無聲閱彼遐荒之貢得斯華實
之英廼明四目乃序九歌采綏方來以彰其道泰碩果

可食以表其時和時和在乎務本道泰在乎柔遠一果
熟知百果之不荒一方來知萬方之未晚橘之名也則
珍橘之熟也惟新越彼千里獻于一人冄其實体南方
之正酸其味含木德之純足以附荔枝于末葉遺檳榔
于後塵然以出自荒陬外聞莫由烟波無已歲月空留
豈知夫湮沉可達職貢可修辭草澤以孤往入金門而
見收物之因人也其則以衆人之象物也豈不或中倘
州木之可傳希成名于入貢

揀貢橘書情　白居易

洞庭貢橘揀宜精太守勤王請自行珠顆形容隨日長
瓊漿氣味得霜成登山敢惜駑駘力望闕難伸螻蟻誠
踈賤無由親跪獻願憑朱實表丹心

新橘　梅摯

千頭霜熟橘來新包貢虔修望紫宸他日功成許高退
社中還結素封人

洞庭春色并引　蘇軾

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其猶子德麟
得之以餉予戲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豈霜餘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戲于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藏千歲于一斑舉棗葉之有餘納芥子其何艱宜賢王之達觀寄逸想于人寰嫋嫋兮春風泛天宇兮清閒駕洞庭之白浪漲北渚之蒼灣攜佳人而往游勤霧鬢與風鬟命黃頭之千奴卷震澤而與俱還糅以二米之禾藉以三脊之菅忽雲蒸而霧解旋珠零而涕潸翠勺銀罌紫絡青綸隨屬車之鴟夷款木門之銅環分帝觴之餘瀝幸公子之破慳我洗盞而起嘗散腰足之痺頑盡三江于一吸吞魚龍之神

姦醉夢紛紜始知髦蠻鼓包山之桂楫扣林屋之瓊関臥松風之瑟縮揭春溜之淙潺追范蠡于渺茫弔夫差之惸鰥屬此觴于西子洗亡國之愁顏驚羅襪之塵飛失舞袖之弓彎覺而賦之以授公子曰嗚呼噫嘻吾言夸矣公子其為我刪之

○真柑出洞庭東西山柑雖橘類而其品特高芳香超勝為天下第一浙東江西及蜀果州皆有柑香氣標格悉出洞庭下土人亦甚珍貴之其木畏霜雪又不宜早故不能多植及遲久方結實時一顆至值百錢猶是常品稍大者倍價併枝葉剪之飣盤時金碧璀璨已可人矣安定郡王以釀酒名洞庭春色蘇文忠公為作賦極道包山震澤土風而極于追鴟夷而酌西子其珍貴之至矣又有三日手猶香之詞則其芳烈又不待言而可知

吳都文粹卷第六終

宋 蘇臺 鄭虎臣 集編

○吳櫻桃　白居易

含桃最說出東吳香色鮮濃氣味殊洽恰舉頭千萬顆婆娑拂面兩三株鳥偷飛處銜將火人摘爭時踏破珠可惜風吹兼雨打明朝後日即應無

○蠟櫻桃自唐已有吳櫻桃之名今之品高者出常熟縣色微黄名蠟櫻味尤勝朱櫻不能尚

○梅譜　范成大

范成大曰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一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絶之處皆此本也花稍小而踈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曰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重陽後即有花者故得早名曰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他本花肥實大者接之亦遂數腴實亦佳可入煎造詩人所稱官梅止謂在官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曰消梅花与江城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唯堪青噉比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曰古梅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本身又有苔鬚垂于枝間或長数寸風颺綠絲飄〻可玩或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則不變曰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数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双尤為瑰異極梅之变化工〻無餘巧矣曰綠萼梅凡梅花跗蒂皆絳紫色唯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為清高好事者比之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専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為時所貴重吳下〻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絳亦自難得

曰百〻〻梅下名黄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黄花頭差小而繁密别有一種芳香比常梅不同尤穠美不結實曰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如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絶景也西清詩話云紅梅承平時獨盛于姑蘇晏元獻公始移植西岡圃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晏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遲開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〻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傖父

安得不煞王琪君玉時守郡閒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
館娃宮北舊精神粉瘦瓊寒露蕋新園吏無端偷折去
鳳城從此有双身當時罕得如此比来展轉移接殆不
勝數吳下紅梅詩傳于世者甚多獨方惟深一篇號絶
唱梅聖俞認桃無緑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為著題東
坡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緑葉与青枝蓋謂其不韵為
紅梅解嘲云曰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
凡雙果必並蔕惟此一蔕而結双梅亦尤物曰杏梅花
比紅梅色微淡結果甚匾有斕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

梅曰蠟梅本非梅類以其与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
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
品最下俗謂之狗蠅梅經接花踈雖盛開花常半含名
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黄如紫檀花香
穠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芬殆過梅香初不
以形狀貴也故難題咏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
此花多宿葉結子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
其中

○梅譜并序梅天下尤物無問智愚賢不肖莫敢有異議
吳下所出而成大得植于范村者十二種嘗為譜之
今掇其名狀畧志於此

○○郡圃新栽梅　白居易

池邊新種七株梅欲到花時黙檢来莫怕長洲桃李妬
今年好為使君開

○○紅梅　方惟深

清香皓質世稱奇漆作輕紅也自宜紫府與丹来換骨
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臈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去時
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嶺南桂　白居易

子墮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闔閭城當時應逐南風落
落向人間取次生

○舊說杭州天竺寺每歲秋中有月桂子

○○又

霜雪壓多雖不死荊榛長疾欲相埋長憂落在樵人手
賣作蘇州一束柴

○○又

遥知天上桂花孤試問姮娥有更無月宮幸有閑田地

何不中央種兩株

○桂本嶺南木吳地不常有之唐時尚有植者白樂天謂蘇之東城古吳都城也今為樵牧之場有桂一株生乎城下惜其不得地因賦三截句以唁之近世乃以木樨為岩桂詩人或指以為桂非是

○○蘇州柳　前人

金谷園中黃嫋娜曲江亭畔碧婆娑老來處處游行遍不似蘇州柳最多絮撲白頭條拂面使君無計奈春何婆娑一作毿娑

柳以垂者為貴吳中士大夫家有得鳳州種者其半拂地復堆如尺石湖綺川兩傍亦有之

長洲種牡丹　王禹偁

偶學豪家種牡丹數枝擎露出朱欄晚來低面閑檀口似笑窮愁病長官

吳縣廳前冬日虁開牡丹歌

君不見年年三月千叢媚紫爛紅繁誇勝異尋常人戴滿頭歸醉折狂分不為貴枝間葉盡根空培人情皆待明年開化工自有呼魂術霜前喚下瑤臺王母親將金粉傅麻姑齊借霞裳來主人蓋是神仙村不然此物胡為而來哉一姬勸酒誰引滿長洲懶吏先舉杯多感同年與攀折吟詩欲謝難輕發青宮校書方遒跡代我作詩如錦折他年吾輩功業成與君共作騎鯨客

○牡丹唐以來止有單葉者本朝洛陽始出多葉千葉遂為花中第一頃時朱勔家圃在閶門內植牡丹千萬本以繒綵為幕弥覆其上每花身飾金為牌記其名勔敗官籍其家不數日墟其圃牡丹皆拔而為薪花名牌一枚估值三錢中興以來人家稍復接種有傳洛陽花種至吳中者肉紅則觀音崇寧壽安王希叠羅等紅淡紅則鳳嬌又名西施勝一捻紅深紅則朝霞紅又名富一家鞓紅雲葉及茜金毬紫中貴牛家黃等不過此十餘種姚魏蓋不傳矣

○○范村菊譜畧　范成大

凡黃花十七種曰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為正此品最為豐縟而加輕盈花葉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團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曰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

開早曰棣棠菊、一名金鎚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他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曰叠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二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曰麝香黃、花心豊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畧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曰千葉小金錢、畧似明州黃、花葉中外叠叠整齊、心甚大、曰太真黃、花如小金錢、加鮮明、曰單葉小金錢、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熳、曰垂絲菊、花蕊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曰鴛

鴦菊、花常相偶、葉深碧、曰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体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曰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于栽培肥瘠之外、曰小金鈴菊、花如金鈴而甚小、無大本、夏中開、曰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障、亦名棚菊、種之坡上、則垂下裊裊數尺如瓔珞、尤宜池潭之瀕、曰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色、名之曰十樣錦、衢嚴百

花黃杭之屬邑有白者、曰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泛茶、皆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差勝野菊、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瑣細、曰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鬚皆中空、攢成一匾毬子、細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体畫草虫、喜以此菊寫生、曰金杯玉盤、中心黃、四旁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

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于前、曰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暈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变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至七八尺、或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曰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畧似喜容而差疎瘦、久亦变白曰萬鈴菊、中心淡黃、鎚子傍白花葉遶之、花端極尖、香尤清、曰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瀟散清絶、一枝只一葩、葉亦綠甚、曰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但難培植、多不結蕊、曰

茉莉菊、花葉繁縟、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曰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变白、花葉尖薄、盛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曰酴醾菊、細葉稠疊、全似酴醾、比茉莉差小而圓、曰艾葉菊、心小葉单、綠葉尖長如蓮艾、曰白麝香、似麝香黃差小、亦豐腴韻勝、曰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曰銀杏菊、淺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白、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葩、喜倒垂下、久則微卷如髮之鬈、曰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旁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

白色漸变微紅、曰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未霜即開、最為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采、故附白花、曰胭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胭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色、盖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曰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茁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与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于菊、

〇菊所在固有之、吳下尤盛、城東西賣花者、所植彌望、人家亦各自種圃者、自春苗尺許時、擷去其顛、數日則歧出而枝、又擷之、每擷益歧、至秋則一幹所出、百千朵、婆娑團圓如車盖熏籠矣、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為之屢变、淳熙丙午歲成大植于范村者、正得三十六種、嘗為譜之、今撮其名狀、畧志於此、

〇〇海仙花　梅摯

泥根捧入故吳宮、暖力迎隨帶漸紅、是花本名錦帶王內相禹偁易今名
栽近木蘭殊有意、留連文酒繫春風、曾狀孫覓莘老傳釀酒法于木蘭堂因以名酒

〇錦帶又名海仙、盖王元之名之也、此花雖處處皆有

而吳中者特香、畧如瑞香、山礬輩、圃中夾路多植之、

〇〇石竹花　陸龜蒙

曾看南朝畫國娃、古羅衣上碎明霞、而今莫共金錢鬬、買却春風是此花、

〇石竹花草花也、狀如金錢、陸龜蒙石竹花詠所謂金錢買春風者以此也

〇〇金竹　蔣堂

百鎰光寒一徑深、潛疑造化鑄成林、貪夫或有凭闌者、不見修篁但見金、

○金竹不甚大色如金今多不見

○○採藥賦　　陸龜蒙

藥白芷也香艸美人得比比之君子定情屬思聊為賦云日上融冷春歸飾荒覩一時之流恨撫萬古之遺香問人則不屈不宋說地則非瀟非湘搴其榮掴携而動色擢其體雪挺而騰光諷畔牢愁于雲於馬華皓吟家時命曼倩由是推藏清思矜年慵情畏晚胡絕繫碁以难駐籍車載春而不返隨君折楊柳須為送行隨君採芙蓉仍旁贈遠豈知陰晴互出雅艶相迎限回眉喜怒

盼鴻鶩徬笑者青琴作號傾喟者碧玉為名偷發積競索盈目斜柯而水怯䙝疊葉而雲争蘭在口以時間嬌如連頊蕙牽心而不定飄若懸旌契叩难中融怡自許石能潛遁以求偶山亦浮来而命侶誓不為宕阿竹舟舟孤生誓不為澗底松亭、獨處於是欺皓本掩緗縟房紅者自破帶綠者誰披望懷沙之浦咏遺褋之詞烟分而麝墨猶濕綺斷而龍刀合知只言長信長門年、可恨未必傾城傾國箇、生悲臨階躑躅以虛徐當户薔薇今約弱(一作綽約)蜂咋葉而先盡鶯踐枝而易落未若北堂公子樹芳艸忌憂南國佳人佩生香辟惡露莖烟冶風條翠譪不知海傍之期遠不信人間之命薄休為上計椽空壽宝釵聊作侍中郎且秉金絡別有廬江小吏蜀郡長卿或支離而築恨或調笑以囊情不間予棄簪裾而露情秉礼義以霜明鄭交甫則江邊佩解蕚綠華則席上詩成彼怡神而致向皆護節而含真㨂擢自持雖陳辭而往𨗇還延却立終抱恨而难平流漓堪穿腸回好繫虫絲織怨以成段象甬鶏慈而判劍江僕射之孤燈向壁不少凄迷張記室之少婦當壚還應細處

景方駘蕩思已低摧酒瘢于手建爲使花因于靈均作姝何庸物之相負痛姸華而未廻莫与心傷瑤圃徒驚鶺鴒(二弟皆挂)如防胆怯空屏宜畫雉堆也(數名)剩欲追尋徒嗟緬邈杯形連理而終在扇樣合歡而可學若遇劉公伯雅夢亦況、如逢王母少兒書還數、

○白芷一名藥世傳吳白芷以吳中所出者為貴

○○吳中觀貢藕　　趙嘏

野艇幾西東清冷映碧空褰衣来水上捧玉出泥中葉亂田、綠蓮餘片、紅激波終入選就日已生風御潔

玲瓏膳人懷拔擢功棉山謾多品不与世流同
○藕唐時進蘇州藕最上者名傷荷藕傷荷之名或云
葉甘為蟲所傷葉傷則長根也
○○金闕寥陽寶殿跋語　趙伯驌
上既詔新平江府天慶观三清殿廼親御翰墨書金闕
寥陽寶殿六大字以揭之雲藻昭回龍鳳翔翥萬目傾
瞻威顔咫尺猗歟盛哉臣覌唐文皇書西居鍾王表凡
形篇詠賜臣工載在汗簡傳為美談然于明道闡教為
生民福者未始有聞恭惟　皇帝陛下天縱多能游藝
吴都文粹　圭　卷七
八法漫出神所寔唐足云矧方玩意昭曠儲神穆清覌
道妙于化原蹐斯民于壽域固非下民所能測窺其万
分第自今仰觀句吴之墟奎壁垂光王氣所鍾奔走百
神撝訶護持圉敔或後當与天無極云
○天慶觀在長洲縣西南即唐開元觀也兵火前棟宇
最為宏麗紹興十六年郡守王㬇重作兩廊西靈宝
度人經変相召画史工山林人物樓櫓花木各專一
技者分任其事極其工緻淳熈六年聖祖殿火提刑
趙伯驌攝郡重建三清殿淳熈三年郡守陳峴建初

道士募緣御前亦有所賜始成克就八年至尊壽聖
帝(皇)賜御書金闕寥陽宝殿六字為殿額
○○寥陽殿上梁文　龔頤正
在昔吴郡於今漢輔誕惟仙聖之宅有嚴壯麗之區與
日月以蔽虧式表中天之華闕師雲霓而来御蔚為上
帝之高居慶基岳峙以當陽琳宇星羅而拱極南端洞
達正殿穹崇維時三境之常尊騈集九光之法駕蟜蜎
萬礎遺址故存輦飛百楹群日未覩方重熈累洽之運
正遠至通安之時曾是殊庭莫還舊觀其何以佇飈游
吴都文粹　卋　卷七
於肹蠁凱奎既于幅員皇上聽言不吝有司之費壽宮
申祝豊儲二聖之休守臣承眷志以致虔工士不崇朝而
樂施至人示化高道勤心占營宣于瑶光萃梓材于荆
楚莫不霞舒引墨雷動揮斤是度而是宜不震而不竦
瓊櫨繡栱倐若化成金鈀玉階殆非人境佇結綺綮朝
暾之来想鄰棲宿霏烟之祥仰規太紫之圖方俯盡鬼
神之情狀下鏘鳴之玉珥知足稱于降臨覡安帖之瑶
壇庶永著于祠奉考其經始曾不淹辰斯舉應龍之修
梁可後巨鼇之窩抃敢伸善頌以佐歡謡

抛梁東滄海微茫一望中暘谷扶桑朝玉殿郁然和
氣御靈風
抛梁西震澤重湖玉浪低風雨調和時節好不煩香
火詠朝隮
抛梁南咫尺神都漢輔三兩位有星長燦爛兩宮天
壽与之参
抛梁北金榜雲房新表出一念通神本聖功八荒有
道開皇極
抛梁上風馬雲車来有象上元八景是天宮万歲千

秋輪景貺
抛梁下日夕層壇降報謝昭垂乾象報豐年開闡坤
珍資道化
伏願上梁之後熙闡康壽宸扆尊隆德教並恢于形
嘗仁思長樹于青宮國棟無撓王臣盡忠邊圉永消
于丘華偏民益劭于耕農千里絕扎瘥之盭四民均
亭毒之功協氣亭蒸而扶輿下九鳳五龍于平世高
靈偃蹇而驕服霈千乘萬騎于浮空永佑太平之極
治普臻希靜之真風

○○傷開元顧道士　皮日休
協晨宮上啟金扉詔使先生坐蜕歸鶴有一聲應是哭
牙無餘粒恐潛飛烟淒玉笥封雲篆月慘琪花葬羽衣
賜斷雷平舊游處五芝無影艸微微
○觀中有金寶牌真宗所賜永鎮于地者矣火獨全六
朝舊物也殿後通神庵淳熙八年左街道籙李若濟
奉命建庵額三字亦御書先是有何道人者紹興初
往來提舉司或現前真武堂草積中被髮顛狂以簑
衣蔽形故號簑衣道人寒暑不避不與人親或云時

有一語中人災福兩朝聞達使降香問其安否然庵
則未始還也
○○新修太和宮記　王禹偁
夫大道無名强其名而彰用至教無類聚其類而誘人
得之者同出而異名失之者賤彼而貴我自昔皇綱既
紊世教多門雖分之而有三亦統之而為一蓋應機以
設殊途而歸者矣別夫伯陽之道宣父所師尚清淨以
化民体希夷而應物用之理國則棄智絕聖追軒昊之
淳風以之修身則抱樸含章異渠由之素隱無欲觀妙

有感則通邈乎遠哉不可得而言矣蘇州太和宮者唐單珹之別業也珹之子師顏及其子宗遂避巢寇之亂徙而家焉先是道士戴省艱者長洲人也幼喪其父隨母歸于單氏宗遂無子戴實嗣焉與兄子孟韋俗入道淮海王之有國也五世其昌三教并舉顏毗陵之勳敵建吳門之巨屏利用禦寇匪親不居節度使錢公文奉茅土是分緇黃尤盛乃以子玄主開元觀省艱處洞玄宮壽鷹兄也云亡委茲棣萼母兮不造傷彼棣心且念出破琴之家絓卧甕之後林烏返哺以無及桑重受食而

有懷思舍田園肇興室宇爰以己巳歲申牒而請命焉則神德啟運之九年開宮紀號之二祀也錢氏賜額曰太和乃與弟子吳玄芝主而建焉于是剪榛蕪以樹垣墉浚汙潦以開池沼伐彼良木鳩于梓人繫日以僝功隨方以募衆亦既無怠斯焉告成倬彼仙鄉忽如神化則有上清之殿事天尊也北極之堂列仙官也星壇三級修祠祀也霜鐘萬鈞警昏旭也繪事盡妙晬容有儀芝蓋雲軿宛若瑶池之會冰膚雪態依然姑射之人其或民罹札瘥歲有水旱則必禱三官而禳謝修七齋之威儀霜清步虛露冷直籙章醮具矣福祐隨之寔天神之攸憑生民之所怙也爾乃就水以治檻因高而創亭奇花移茂苑之春怪石減洞庭之翠夏筍錦折秋荷蓋圓纖埃不生衆卉自茂漁人誤入應謂桃源海客遐瞻更迷蓬島姑蘇勝概此寔盡之暨聖上承乾許王入覲隨圖籍而效貢己在提封攷碑篆以無闕曷虞陵谷禹偁守人多暇訪道于茲爰述斯文用垂永裔振絃歌而化俗尚愧于游乘風雲而上天焉知老氏謹為銘曰

蘇臺南趾震澤東涘其誰居之單公之里其誰嗣之戴

氏之子棄茲浮世依彼玄門乃興宮宇肇自田園厥功既輯其教彌尊他山未勒秋字空存敢書事跡貽于後昆

○修和宮在盤門外五里舊太和宮政和中改賜今名紹興間道士朱至仁復建

○○春晚游太和宮詩　王禹偁

數里新堤夾岸莎春來乘興宿煙蘿隨風蝴蝶顛狂甚當路花枝採折多絳節參差抽苦筍翠鈿狼藉撒圓荷湖山滿眼不休去空羨漁翁雨一蓑

○○ 曉次神景宮　　　　皮日休

夜半幽夢中扁舟似鳧躍曉來到何許俛倚包山脚三
百六十丈攢空利如削遥聽但徒倚欲上先矍鑠濃露
濕莎裳淺泉漸㶹草膺行行未一里節境轉寂寞靜徑
侵泬寥仙扉傍岩崿松聲正清絶海日方照灼欵臨幽
虛天萬想皆擺落壇靈有芝菌殿聖無鳥雀瓊幢自迴
旋錦旌空粲錯鼎氣為龍虎香烟混丹䨼凝看出次雲
默聽語時鶴緑書不可注雲笈應無鑰時來鳥思喜崦
裏花光弱天籟如撃琴泉聲似摐鐸清齋洞前院敢負

玄科約空中悉羽章地上皆靈藥金醴可酣暢玉豉堪
咀嚼存心服燕胎叩齒讀龍蹻福地七十二𦾔焉永堪
託在數之虎軀于虫不毒蠚嘗聞擇骨録仙誌非可作
緑腸既朱髓青肝復紫絡伊余之此相天与形兒悪每
嗟原憲瘠常恐齊侯瘧終然合委頓剛亦慕寥廓三茅
亦嘗住竟与珪組薄欲問包山神来賒少岩壑

陸龜蒙

曉帆逗碕岸高步入神景灑灑襟袖清如臨蕊珠屏雖
然羣動息此地常寂靜翠澗有寒鳑碧花無定影慿軒

羽人傲奕戶天獸猛稽首朝元君褰衣就虛者呀空雪
牙利漱水石齒冷香母未垂嬰芝田不論頃遥通河漢
口近撫松桂頂飯薦七白蔬林醼九光酯人間附塵躅
固陋真鈄頸肯信抃鰲傾猶疑夏虫氷玄津蕩瓊壟紫
汞滴金鼎盡出氷霜書期君一披省

○○ 三宿神景宮　　　　皮日休

古觀岑且寂幽人情自怡一来包山下三宿湖之湄况
此深夏夕不逢清月姿玉泉浣衣後金殿添香時客省
高且敞客牀蟠復奇石枕冷入腦筍席寒侵肌氣清寐

不著起坐臨堦墀松陰忽微照獨見螢火芝素鶴警微
露白蓮明暗池窓櫺帶乳蘚壁縫含雲蕤聞落走魍魅
見蝎奔鷊雖沆瀣欲滴瀝芭蕉未離披五更山蟬響醒
發如吹箎杉風忽然起飄破步虛詞道客巾履累上清
朝禮儀明發作此事豈復甘趨馳

陸龜蒙

靈蹤未遍尋不覺溪色暝回頭問棲所稍下杉蘿逕岩
居更幽絶澗戶相隱映過此即神宮虛堂愜雲性四軒
盡疎達一榻何清零聲彿仿開玉笙敲鑑動涼落風凝

古松粒露壓修荷柄萬籟既無聲澄明但心聽希微辨
真誥若授靈皇命尺宅按來乎華池漱餘淨類窺宿羽
麗三吸晨霞盛豈獨冷衣襟便堪遺造請徒採物外趣
未脫塵中病舉手謝靈峰徜徉事歸艇
○靈祐觀在洞庭西山古稱百廊三殿林屋洞在焉舊名神
景宮唐乾符二年建內有林屋洞洞中景物具詳于祥符圖
經本朝天禧五年詔郡守康孝基重建今廢

○○上真宮記　陳于

蘇州之南四十里有湖曰太湖即古震澤也又西四十

里有山曰洞庭即古包山也山蹲太湖心而形勢巀嶭
氣象鍾秀非人世所宜奄據而傳者皆以為神明多宮
乎此蓋山之中有靈府曰林屋幽虛之天即洞天之第
九也又有毛仙公之壇即福地之四十三也又山之西
飄渺峰之南北際湖之陽即梁隱士葉順昌之宅也大
同四年隱士捐宅以資道而奏可其為宮即今之壽聖
上真宮也山與塵土隔而宮又當山屏環合之交人亦
信其為神仙之別隱也崇岡伏嶺雲烟之所封而不散
邃岩麗谷泉瀑之所漱而不枯舒焉而明莫知其為晝
慘焉而晦莫知其為夜蓋山間之朝昏也芳林茂艸虎
狼之所留而霜雪不能凋畦花野實禽狖之所勝而人
力不能擾金石之潤不以暑而熱桂松之青不以寒而
改蓋山間之四時也累朝昏以為月而不眩其遠積四
時以為歲而不見其久幽人已往而遯者誰遊荒區相
仍而來者誰繼此其年歷愈遠而遺緒易替也天聖八
年州憎其如此乃于天慶觀選道士葉紹先以主之山
林之居其陰以木石其游以鹿豕而間焉不葺則蒙蔓
荒我室荆棘蕪我路矣況綿久哉紹先至即誅穢以治

廬非特肅神位而已又以晏內處也封土以崇墉非特
限室森而已又以威外侮也宮室既闢神明既容山蔬
園茹足以食終日道術禮醮足以化衆人迨至和改元
紹先亡令朱超政代之即其嗣也超政又能謹勵其守
而光明其博以齋戒攝心之遠不以爽險動也以針藥
救人之急不以貧富辭也舉包山之民無遠近無小大
皆稱其為先生也蓋昔之所以廢至二人而興昔之所
不足至二人而備使數百年之雖槩然復在者豈非人
之所難能歟余因為之說曰沖虛以生白体靜以生明

而杳焉其太無者道之真也以心君神以神主氣而休
焉其無情者道之用也與物非搆而仁之以其不忍与
我非攖而應之以其無對由是而精之則神也由是而
神之則仙也術傳于秘不傳于露用欲其晦不欲其彰
全真于太陽所以不輕其昇天養形于太陰所以不疑
其夜解蓋德之陰陽与天地合即將以相天地而焉為
天地所相行之密必与鬼神通即將以役鬼神而焉為
鬼神所役出入其獨俯仰不儕此古之所謂至人而寂
寥千百年間無一人也使吾道之不明於天下者為智

者不知乎此而愚者不能用也使吾道之不行于天下
者為信者不篤乎此而欺者好行詐也今之名山有如
洞庭者固多矣其能奮振吾道以與壞濟物者有如二
人亦可謂難見矣余所以樂為記其大畧而又為之說
如此文林郎守常熟縣尉陳子撰

○又詩　皮日休

逕盤在山肋繚繞窮雲端攜菌杖頭紫緣崖屐齒刓半
日到上真洞宮知造难双户啟真景齋心方可覌天鈞
鳴响亮天祿行蹣跚琪樹夾一徑萬條青琅玕兩松峙
庭際怪狀吁可嘆大鱗騰共結修蛇飛相蟠皮膚坼甲
胄枝節擒貐犴罅處似天裂朽中如井眢麤樅風聲疣
疤蹔地力瘠摧根上露鉗鈦空中狂波瀾合時若蒼莽
瀾處如蠉轅儼對無霸陣靜闐嚴陵灘靈飛一以護山
都焉敢干兩廊架寂歷中殿高嶒屼靜架九色節閒懸
十絕幡微風時一吹百寶清闌珊昔有葉道士位當昇
靈官欲箋紫微志唯食紅錦丹既遂隱龍去道風由此
残猶闻絳目草往、生空壇羽客兩三人石上譚泥丸
謂我或龍胄粲然与之懽衣中紫華冷食次白芝寒自

覺有真氣恐隨風力摶明朝若更住必擬埸儒冠

陸龜蒙

嘗聞昇三清真有上中下官居乘佩服一一自相亞霄
裾或霞掣侍女忽王姹坐進金碧腴去馳飇欻駕今來
上真觀恍若心靈訝秖恐暫神遊又疑新羽化風餘撼
朱草雲破生瑶榭望極覺波平行虛信烟藉閒闔飛龜
帙靜倚宿鳳架俗狀既能遺塵冠聊以卸人间方大火
此境無朱夏松蓋蔭日車泉紳施天罅窮幽不知倦復
息芝園舍鍬佩引凉姿焚香礼遥夜無情走聲利有志

依閒暇何處好迎僧布將石樓借

◎上真宮在洞庭山上舊上真觀梁大同四年建

○○登重玄寺閣　韋應物

時暇陟雲構晨霽澄景光始見吳都大千里鬱蒼、山

用表明麗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陸駢闐會四方俗繁

節又暄雨順物亦康禽魚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茲省

甿俗一用勸農桑誠知虎符忝但恨歸路長

○○能仁寺重鑄鍾銘　孫覿

太平興國之初平江節度使孫承祐鑄大銅鍾于能仁

吳都文粹　二十五　卷七

寺為樓三層居之後百五十年當建炎庚戌寇入平江

能仁大火一夕燼又四年紹興癸丑寺僧行和者募衆

力更鑄鍾成為銅萬三千觔晉陵孫覿為之銘曰

法音無礙遍滿大千際天軼海無量無邊衆生執迷馳

走空聚聽蟻為牛夢春作鼓橋亂顛倒妄認前塵聲色

交騖不守其真粵有大士修三摩地出大音聲而作佛

事燧木革金以𤇆以鎔鑄此東序千石之鍾虵以目聞

豬以足聽水鳥風林更相和應除聾破瞶一擊而通八

方上下地獄天宮一切滿中十類四相凡厥聲聞俱證

無上

◎能仁禪寺在長洲縣西北二里即梁重玄寺入國朝

為承天寺庭列怪石俗傳錢王立前有一土山故又

名双蛾寺、有銅無量壽佛像高丈餘宣和中禁寺

觀橋梁名以天聖皇王等八字因改今額

○○游永定寺北池僧舍　韋應物

密竹行已遠子規啼更深綠池芳草氣閒齋春樹陰晴

蝶飄蘭徑游蜂遶花心不遇君攜手誰復此幽尋

●●寓居精舍　韋應物

吳都文粹　二十六　卷七

政拙欣罷守閒居初理生家貧何由往夢想在京城野

寺霜露月農興羇旅情聊租二頃田方課子弟耕眼暗

文字廢身閒道心清即與人群遠豈謂是非攖

●●書碎鑪夜坐　韋應物

子有新歲慶獨此苦寒歸夜叩竹林寺山行雪滿衣深

爐正燃火空齋共掩扉還將一樽對無言百事違

◎永定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

○○朱明寺　楊備

不悌爭分不義財舊居金碧照樓臺何緣半夜狂風雨

時裏却飛錢帛來

○朱明尼寺在吳縣西北東晉時邑人朱明捨宅為寺舊傳朱明富而孝友其弟聽婦言壞宅欲辟兄離居明以金穀盡與弟唯留空室一夕大風雨悉飄財宝還明宅弟與其婦愧而自縊明乃捨宅為寺

○○和廣化寺午日府尹致仕諸公　方子通

使君瀟洒上賓門金地無塵晝斂関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景在人間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
吳都文粹　卷七
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

○廣化寺在長洲縣學西一十步梁乾元三年諸葛氏捨宅為之名崇吳禪院本朝大中祥符元年改賜今額中更兵火夷為灰燼都僧正清立以醫藥利施一方所得貲不以厚其藏而以建大殿塑三世佛大菩薩齋堂十方佛殿淳熙二年其徒復以餘索叔經樓龔頤正為之記其畧如此

○○龍興寺碑序　房琯

厥初道在人和上皇取象以濟其畧中古淳薄人散東周出礼以順其動後代澆極人妄西方流化以復其情夫動與理違靜與道遇詩書之義尚乎聰明其終動以乖秉戒之旨反乎視聽其終靜以通然則先王之作其未盡歟如來之道其無上歟觀其教來方驚愚智各新其業大慈一貫胎化咸遂其情法要嬴言佛性可以慧得禪宗陰契菩提可以程至通天上地下之事達前生後身之理歷劫必遇其勝因累生固成其圖果輪廻極尼無物不盡非釋迦如來孰能至于此乎精宮為歸誠之地此紅是覺後之人非明主良臣孰能崇于此乎此宇宙
吳都文粹　卷七
我高祖創集之我烈祖潤色之則天皇后中微之孝和皇帝再興之此龍興寺則孝和之天下諸州各建同號所以慶王業也雖棟宇已立而裝持未嚴開元十七年天火下焚僅獲半存州將皇三從叔無言聖胤帝緒稟受自高發慮存誠與庶品不類于彼無度外之物在我無累己之人廣不可尋深難以測政成化溥身逸俗康位居藩牧與天子共理親則叔父與人主同家護社稷深于他臣視龍興別于餘寺興言多感舉意大成以家率先施錢數萬合境僧尼等道會一體物通十方同力

來奉佛塔此州是闔閭故國泰伯始封習俗尚華人士克讓閭義風偃捨財雲集上座戒嚴長江氣雄心朗才傑寺主行虔外想遺形苦心堅行相与戮力營衛受伏州主由是發人取材輦貨購泝川流咽塞道路相望体製諮決于公輸環巧採于衆藝程式既定百工齊舉棗無特起舊有增飾創正殿之西當蔓長廡之南垂廊開房室增加庖庫高閣登起以下復三門並建以相扶如少華之承兩岳少室之扶維嵩彩翠虹新桀櫨雲容款兩已就宛然化城右驛亭左城堞亘望直視西南齊

啟背倚閶闔俯朝盈夕散之人前枕通莊閑朝京通越之士地當聚落之腹壯為塔廟之首標吳中之巨麗寔天下之景福向若衆生無緣則佛不出世象教何由及此乎聖祀非長則帝不出震龍興何以建寺乎州無賢牧則黎庶不化財力何以浮廣乎百祥畢備成是宝功足可以光揚前烈乎佑下人也琯浮客一過捨舟投体目駭奇功心賞直節輕諸叙事不甚明暢銘而頌之寔在能者謂曰在昔元命運筆唐德天象有歸神器載復天人用慶玄聿肩福乃命率土崇之法堂錫名取類棟宇以先善本物持淨亦神護發地騰焰莫知其故踈綴煙銷廻廊爐去聿落層搆斜通平地烈、皇叔揔我古城象設不覩風埃咸盈崩殘不葺忠孝何并乃廣其施誘人助成英、郡貳亦既同聲繫、僧士誰非會情投心霧塞效信泉傾舊製俄满新規更營龍甃透檻虎翼飛甍与國同封配天作程假詞紹美吁其以驚貞元中遣寺僧元亶神悟寺主靈俊上座靈琬都維那靈經營結搆心廣願成化攝有緣捨施雲會取材斬木騄水奔山驚途數千就期以就戊寅歲剌史給事中京兆韋公

夏卿言念棟宇修復碑紀起廢爰獲舊文重此刻立時十四年又十月十五日建東海徐知古書前守揚州高郵縣尉沈寧篆額

龍興寺

高刹長旛歛淨居方袍圓笠照通渠龍興舊額加新榜不見金輪皇帝書

龍興寺在吳縣西南梁所置紹興間于官倉瓦礫中得房琯所作寺碑常夏卿再立者

開元寺浮海石像銘　　梁簡文帝

盖聞軒后之圖載浮河洛秦王之壁更涌滄溟昭潭之洲乗清源而西泛蓬莱之岫逐安流而南徙况夫道由慈善應起靈覺是以無方之跡隨機示現無緣之力因物成感晉建興元年癸酉之歲吳郡婁縣界松江之下號曰滬瀆此處有居人以漁者為業掛此詹倫無既小鮯布斷九罭當待六鰲延望海中若二人像朝視浮沉疑諸蜃氣夕復顕晦乍若潜火于是謂為海神即与巫祝同往祈候七盤圜鼓先奏盛唐之歌百味椒漿屢上東皇之曲遂乃風波駭吐光景晦明咸起渡河之悲窃

有覆舟之懼相顧失色于斯而返又有受持黄老好尚神仙職在三洞身帶八景更竭丹欵復共奉迎尊像沉軀没而不見経歴旬日遐邇俱聞吳縣華里朱膺清信士也獨謂大覺大慈將宏化迹乃沐浴清齋要請同志与東靈寺帛尼及胡伎数十人乗船至滬瀆口頂礼皈依歌唄賛德于時微風送棹淑景浮波雲舒盖而未移浪開花而不噴雖舟子招招弗能遠鶩而靈相巍巍漸來就浦仰現神像巍然靈返非因鷁首詎假龍橋豈藉銀連寧須玉軸背各有題一名維衛一名伽葉于是時衆踊躍得未曾有復惧金仙之姿非凡所徙試就提捧諮循勝舟指燕宫而西歸望葑門而一息道俗側塞人祇協慶膺家住近通元寺乃孫權為乳母陳氏之所立也亦一邦之勝地脊山之神塔乃還像于此寺武夫數百咸不能勝共怪曰朱膺帛尼二人之力而能捧持不覺為異今人工甚盛確乎不移此必精誠弗能致也乃復竭心同時稽顙然後遷動至自舟中故知據井夜飛寔無以異石不能重有覺憑焉後有外國沙門釋法開來稱彼國衆聖所記云東方有二石像及阿育王塔若能恭

往禮覲滅無量罪免離三塗礼已而去中大通四年歲在壬子臨沙汝靈侯奉勅更造銅光二枚其一高九尺其一高八尺五寸銅遣丹陽邳論劉向之術邑選攻金無侯稽康之鍛既鏤既錫是磨是銑瞱如光定湛似日輪亦當遠照三千普瞻色像遥覩十方俱聞説法豈止惜命小鳥忻入影中重罪衆生還逢愛日而已哉吳郡僧正慧法師深修五定浄持七支于三宝中盡力宏護立摩尼之勝殿製飛行之宝塔至于莊嚴妙色寔有厥勞昔魯聖云亡尚而追儀于有若楚臣殞世亦托似于優

旃放勲之后更圖長楽之畫文命之君不絶稽命之禩或傳諸往牘或布在前言或賛述盈耳或壽宮塵置况遠追應身近現靈跡不銘不勒何以稱揚乃為銘曰

巍巍大像堂堂最勝慧日獨圓無生永證慜此魚鈎傷茲螺孕乍動慈舟時延宝秉留住待緣獨有傳應傳應伊何宝茲靈像履水晨游凌濤夜上七衆有憑九垓知仰照此真容開斯俗網千輪足起萬字胸書身横五分衣刻三銖嗟爾末俗心王所驅穎浮氷沫命役馳駒宜宏布獨必盡勤劬覩相歷滅聞聲惑祛湛然神跡長處

全吳

○○ 開元寺佛鉢詩并序 皮日休

按釋法顕傳云佛鉢本在毗舍離今在乾陀衛竟若千百年當復至西月支國若千百年至于闐國若千百年當至屈茨國若千百年當復來漢地晋建興二年二聖聖像浮海而至滬瀆僧尼輩取之以歸今存于開元寺後建興八年漁者于滬瀆沙汭上獲之以為臼類乃葷而用焉俄有佛像見于外漁者始以為異意滬瀆二聖之遺祥也乃以鉢供之迄今尚存余遂現而為之詠因寄天隨子

帝青石作綠氷姿佛律云此鉢帝青王石也四天王所献也曾得金人手自持拘律樹邊齋散後提羅花下洗來時乳糜味斷中天覺麦麨香消大劫知從此共君親頂戴針風應不等閑吹

陸龜蒙

空王初受逞神功四鉢須臾現一重至今鉢緣有四重也持次想添香積飯覆時應帶步羅鍾光寒好照金毛鹿響静堪降白耳龍從此宝函香裡現不煩西去詣靈峰

游開元寺 韋應物

夏衣始輕体遊步愛僧居果園新雨後香臺照日初綠陰生晝静寂一作孤花表春餘符竹方為累形跡一來疎

開元寺序并詩 李紳

此寺多太湖石有峯巒奇状者頃年多游寓于此及太和七年往來皆不復到寺中石亦大半無也

千層花宇真毫相數仞峯巒閲月扉擯立宝山中色界散周香海小輪圍坐隅咫尺窺岩壑窓外高低辨翠微難保爾形終不轉莫令偷拂六銖衣

開元寺客省早景即事　皮日休
客省蕭條柿葉紅樓臺如畫倚霜空銅池數滴桂上雨
金鐸一聲松杪風鶴靜時來珠像側鴿馴多在寶幡中
如何塵外虛爲契不得支公此會同

陸龜蒙
日上罘罳疊影紅一聲清梵萬緣空欏欐滿地貝多雪
料峭入樓于闐風水榭初抽寥泬思竹窗猶掛夢魂中
靈香散盡禪家接誰共殷源小品同一辯正論亦有九流一日禪家者流
殷浩讀小品經下二百
籤欲以問支道林
吳都文粹

三十五　卷七

開元寺開筍園寄章上人　皮日休
園錄閑叢駭鹿群滿林鮮籜水犀紋森森競泫林梢雨
嘍嘍爭穿石上雲並出亦如鸞管合各生還似犬牙分
折烟束露如相遺何胤明朝不茹葷

陸龜蒙
春龍爭地養檀欒況是雙林雨後看迸出似豪當埅塚
孤生如恨倚闌干凌虛勢欲齊金剎折贈光宜照玉盤
更待錦苞零落後粉環高下揭烟寒

開元寺避暑聯句
煩暑雖難避僧家自有期泉甘于馬乳苔滑似龍漦日
休任誕襟全散臨幽榻旋移松行將雅拜篁陣欲交麾
龜蒙望塔青髯識登樓白鴿知石經森欲動珠像儼將
怡筒簟臨杉穗紗巾透雨絲靜譚蟬噪少涼步鶴隨遲
日休烟重迴蕉扇風輕拂桂帷對碑吳地說開卷梵天
詞積水魚梁壞殘花病枕欹懷君瀟灑處孤夢繞罘罳
龜蒙

題寺閣　薛能
一閣見一郡亂流仍亂山未能終日住尤愛暫時閑唱
吳都文粹
棹吳門去啼林柱宇還高僧不可羨西景掩禪關

三十六　卷七

留客開元寺　方子通
畫舫新坊路稍西興來携客就僧扉樽前倒玉清無比
筆下鏗金妙欲飛籃轝直須乘月去榜歌時聽採菱歸
流傳白雪吳城滿頓覺京畝一夕微

程公闢
仙老論文小往還多才令尹獨能攀携觴步入千花界
倚楊清臨一水間咲語不驚沙鳥去襟懷猶過野僧閒
城中此地無人愛坐對西南見好山

開元寺在吳縣西南即後唐同光錢氏所徙寺也寺有晉時浮海來二石像及佛鉢兵燼後二像猶存鉢亦為一僧藏去得脫今寺中世寶之相傳漁人以貯葷茹鉢遂破璺視其璺處色采絢爛非玉非石不可名狀

大慈寺避暑聯句

歊蒸何處避來入戴顒宅逍遙脫單絞放曠抛輕策爬搔林下風偃仰澗中石日休 殘蟬烟外響野雀沙中跡到此失煩襟瀟然揖禪伯藤懸疊霜蛻桂倚支雲錫龜蒙 清陰竪毛髮爽氣舒筋脉逐幽隨竹書選勝鋪莓席魚跳上紫芡蝶化緣青壁日休 心是玉蓮徒耳為金磬敲吾宗昔高尚志在羲皇易豈獨斷常編幾將刓鈇擿龜蒙 天書既屢降野抱難自適一入承明廬盱衡論今昔流光不容寸斯道甘枉尺日休 既起謝儒玄亦翻商羽翼封章帷幄遍夢寐江湖日擺落函谷塵高歡華陽幘龜蒙 詔去雲無信歸來雀相識半病奪牛公全慵捕魚客少微光一點落此芸碟索日休 釋子問池塘門人廢幽蹟堪悲東序寶忽變西方籍不見步丘詩空慚康樂屐龜蒙 高名不可効勝境徒堪惜墨沼轉疎蕪玄齋

踰閒寂遲遲不能去涼颸滿杉栢日休 日下洲島清烟生荽蒻碧俱懷出塵想共有吟詩癖終與淨名游還來雪山見龜蒙

遊北禪寺 陸龜蒙

連延花蔓映風廊岸幘披襟到竹房居士祇今開梵處
先生曾是艸玄堂清樽林下看香印遠岫窗中挂鉢囊
今日有情消未得欲將名理問思光

皮日休

戚歷杉陰入草堂老僧雖見似相忘吟多幾轉蓮花漏
坐久重焚栢子香魚慣齋時分淨食鴿能閒處伴禪床
雲林滿眼空羈滯欲對彌天轉自傷

寒夜同訪寂上人 陸龜蒙

月棲風殿靜沉沉披拂霜華訪道林鳥在寒枝棲影動
人依古塔坐禪深明時尚阻青雲步半夜猶追白石吟
自是海邊鷗伴侶不勞金偈更降心

皮日休

院寒青靄正沉沉霜棧乾鳴入古林數葉丹書松火暗
一聲金磬檜烟深陶潛見社無妨醉殷浩談經不廢吟

何事欲攀塵外契除君皆有利名心
〇大慈寺在長洲縣北皮陸集云晉戴顒宅也至唐司
勲陸郎中居之後以為寺號北禪院
〇〇　寄守堅覺初二僧　　蘇舜欽
曾携舊書卷來宿古禪林方外求知性詩中得賞音炉
閑山夜靜門掩雪天陰几上一寒硯燈前三苦吟韻强
顏汗落句切鬢絲侵王就還重琢河窮更遠尋穴爭探
乳虎沙獨揀良金字穩天星轉篇終海月沉唱訓同紀
錄得失暗規箴木鐸不狗路薰風唯和琴半生誰引手

中道比分襟分野三吳濶年華二紀深師方傳祖印我
欲謝朝簪嶺外烟嵐地湖邊雲水心情牽張翰鱠梦想
陸機蒓松下莓苔石何年重訪臨
〇報恩光孝禪寺在長洲縣東南即舊天寧萬壽禪院
也徽宗時以為祝壽道場後即以為薦嚴之地改今
額
〇〇　紹興中提擧徐誼給壽寧萬歲院常平田記
　　龔頤正
兩浙西路常平茶塩使者治平江自行殿駐臨安視昔

幾內若節誕稱奉觴稱壽兩宮之庭時為盛典先期環
月率其屬即府城東隅双塔壽寧萬歲禪院建祝聖道
場備極嚴奉是院肇唐咸通建本朝雍熙創造双塔至
道初賜以御書遂改今額乾道中始華律為規模比舊
增新四衆皈仰雲水奎集為一大叢林建院之民王氏
捨負郭田五百八十餘畝撞鐘擊鼓食者日倍師嘗徃
營而恨弗贍紹熙二年前太常丞徐公以新安高第就
畀使者節兩朝所知德意孚達春年于此利興害除會
崑山屬邑宗王有田七千餘畝沒入于官一時貴近

相先規取牒訴旁午公曉以令田皆不應得命有司召
佃如式而長老德溥因以千畝為請公諉有司給之抑
權放勢平訟息爭不惟法理適宜人無加喙而院之衆
藉是庶幾資以無乏禱祠之地報上義深夫一用至公
而二美具非公其孰能之德溥屬頤正記本末于是手
書公永嘉人徐誼字子宜學有師承德業宏遠固將柱
之朝廷見之天下与來世此蓋未足云三年上元日具
位龔頤正記
〇壽寧萬歲院在長洲縣東南旧羅漢院也寺有二塔

對峙俗名双塔寺

○○建乾元寺記　　顧況

五蘊十二入八界此上三科能包萬法因緣生爲有無
自性爲空々有融一即中道義雖石船渡海蚊背負山
不爲希有事僧法珣与和合衆法藏等造乾元寺者晋
高士戴逵子顒之宅也乾元初節度使鄭炅之奏云觀
察使李涵李道昌皆有力大臣求無上道以心無所顧
無邊受者實与雖空不敗有爲有滅無爲有爲之体有
爲無爲之用無生無滅無相無爲無名無法說無言語
吳都文粹　卌二　卷七

法以無言語說故有相大乘有觀法門無相大乘無觀
法門于法有所得有相大乘義于法無所得無相大乘
義所得無所得二俱真一乘之義也爲妙因果譬如種
子依地而生又如大地能荷群有虛空之体大于天地
天地有盡虛空無盡如來之体大于虛空光明虛覺圓
寂萬億故于無住本建乎諸法不動真際恒沙煩惱莫
不斷除魚吞鉤虎落穽蛾拂火此衆生自取其毒道本
平坦樹本清凉佛在提摩竭揭國成等正覺諸弟子栖
乎茂林藉彼祥草厥後因時設教揭著敝衣行次乞食

及往忉利省摩耶夫人優填王鑄金刻木始用膠漆泥
布佛有像自此始也与佛在時功德無異于是給孤長
者造祇垣精舍木田底迦造龍宮精舍竺乾法蘭造洛
陽白馬寺佛圖澄造鄴中九百七十三寺釋道安造襄
陽一十五寺遠法師造廬山西林東林寺度法師造攝
山栖霞寺林渡法師造南陵隱靜寺傅大士造東陽双
林寺思大師造衡陽南岳寺智者大師造天台國清王
泉等三十五寺畧也涅槃無前無後般若無新無旧法
珣上人重旧德不輕新學門人清珙請况于經藏中抄
吳都文粹　卌二　卷七

佛心說永示無極文曰
偉哉迷盧橫亘大千百億日月藕絲貫穿蚊背負之飛
登梵天塵劳爲海般若爲船截生死流是曰希有大哉
乾元寔則不朽和衆雲集珣稱爲首佛告善來宝坊崇
哉法雨洒埃慈雲徘徊

○乾元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據顧況記云晋戴逵宅
皮陸集又以此禪寺爲戴宅則此即今北禪寺矣

○○南禪寺千佛堂轉輪經藏石記　　白居易

千佛堂轉輪經藏者先是郡太守居易發心蜀沙門請
閑矢謨吳僧常敬弘正神益等傳功商主鄭子成等施
財院僧法弘等蔵事太和二年秋作開成元年春成堂
之費計緡萬蔵与経之費計緡三千六百堂之中上蓋
下蔵蓋之間輪九層佛千龕彩繪金碧以為飾環蓋懸
鏡六十有三蔵八面〻二門丹漆銅錯以為固環蔵敷
座六十有四蔵之内轉以輪止以柅経函二百五十有
六経巻五千五十有八蔵成経具之明年蘇之緇白徒
聚謀曰今功德如是誰其尸之宜請有福智僧越之妙

喜寺長老元遂禪師為之主宜請初發心人前本郡守
白太傅為之記僉曰然師既来教行如流僧至如歸供
施達嚫隨日而集堂有羨食路無飢僧游者學者得以
安給惠利饒益不可思量師又日与苾蒭衆升堂焚香
合十指礼千佛然後啟蔵發函鳴揵椎唱伽陀授持讀
諷十二部經〻声洋〻充溢虚空上下近遠有情識者
法音所及無不蒙福法力所攝鮮不歸心恍然與風一
变至道所得功德不自覺知由是而言是堂是蔵是経
之用信有以表旌覺路也脂轄法輪也示火宅長者子
之使門也開毛道凡夫生之大實也豈其然乎又明年
院之僧徒三詣雒都請余為記夫記者不唯紀年月述
作焉亦在乎辨興廢示勸戒也我釋迦如来有言一切
佛及一切法皆從經出然則法依于經〻依于蔵〻依
于堂若堂壞則蔵䕒蔵廢則経墜経墜則法隱法隱則
無上之道幾乎息矣嗚呼凡我國土宰官支提上首及
摩〻帝輩得不虔奉而護念之乎得不保持而增修之
乎經有闕必補蔵有隙必葺堂有壞必支若然者真佛
弟子得福無量反是者非佛弟子得罪如律開成四年

二月一日記

〇南禪寺唐有之今不知所在

吳都文粹卷第七終

吳都文粹卷第八

宋 蘇臺 鄭虎臣 集編

○○ 虎丘山寺記　王隨

夫玄黄判質肇自乎太極融結辨位式分乎方域凡鍾靈秀之氣悉為勝異之壤圖誌具載言不可已姑蘇乃吳會劇都茂苑名封川塗當闔越之衝分次應斗牛之宿膏田多稼歲儲以之流衍雲屋比居風俗于焉富庶脩亘湖之縹緲烟景何窮睇百城之紆餘金刹相望虎丘山者按吳地記云本名海湧山去吳縣西九里二百

步高一百三十尺周二百一十丈越絶書曰吳王闔閭塚在吳縣閶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椁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魚腸三千在焉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故有茲號又世說云秦皇帝因游海右自滬瀆經此山乃欲發墳取寶忽有白虎出而拒之始皇挺劍刺虎虎奔而隱因改為虎丘焉故上有劍池或曰秦皇試劍池亦謂之磨劍池今則長十有三丈闊餘三尋其深則莫可測矣古詩云劍池無底淺雲根又云沉沉劍池水直上

連滄溟後以唐祖廟諱更為武丘云其山又有響師虎泉陸羽茶井真娘墓生公臺石壁現其兒詩林逕回其仙馭詭異之跡莫可悉述雲岩寺即晉王氏伯仲珣珉捨别業以創焉始于一山中分兩寺故顔魯公詩云不到東西寺于今五十春今則合而為一先是至道中岳牧威卿魏公庠改為禪刹延清順尊者演法主之彼美招提寔為絶境粉垣回繞外莫覩其崇巒松門鬱深中迥藏于嘉致故前賢詩云老僧祇怕山移去日暮先教鎖寺門又云宿雲侵曉去不待寺門開若乃層軒翼飛

上出雲電華殿山屹旁礙星日景物清輝寮宇岑寂千年之寉多集四照之花競折垂組影纓之旁靡不登臨達心了義之人終焉宴息允所謂浙右之壯觀麗天下之靈跡者矣其有古高僧之行業諸名公之詠題徧録盡存差雖備叙禪師用慈道行明潔智懷淵廓自招提宗唱克奉神君屢飛翰于雲鸞析鏤文于金石愧先聖之嘆輙成章于狂斐效頭陀之碑聊寓言于彷彿云爾時天聖二年歲次甲子六月二十八日翰林侍讀學士中散大夫守尚書禮部侍郎同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

駮事護軍琅邪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九百户𡧛食封二
百户賜紫金魚袋王隨撰

○○御書閣碑　葉清臣

真宗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光宅天下二十有五年
武威柬裔文經覆載礼修樂侈刑平政一天地並况震
于珍物乃東登泰山降禪社首西𧷤汾脽南游苦縣典
章人物輝均方夏飛昇勝𡧛車越古今天縱將聖興學
時敏百斤中程七行俱下詳延英俊寢尋経藝披編日
昃黜翰胄分帝庸賡歌道諧筌岸聖有謨訓義光簡册

休于萬蘉留神小學三元秉煥八象流景丞相臣謂臣
拯相与文雅侍從之臣發揺笈披瓊蘊編第爲集凡三
百卷請從刊摹以傳永久制曰可景祐体天法道欽文
聦武聖神孝德皇帝纘慶基接神統孝善繼志功能昭
前思、先皇帝馨德茂烈巍、郁、聖言膚藻雲章日
麗非書之黄素緗以文錦檢于玉匣藏在石室則何以
比隆六籍昭厥萬祀于是司空上輿地之志職方辨九
山之物分道遣使咸錫其副則吴郡之虎丘存焉茲山
據姑蘇之右地負乾陽之勝叢生萬石崛起平皋講席
坦乎千人劍泉呀其百尺松篁摠翠烟嵐異色宜有神
物舍于宝坊前此守土臣𡧛臣度初基尊奉即山而宇
寒暑再離風雨無頼景祐四年冬十月知軍事臣堂始
大前構徹故以新委取郡民絶籍而財入縣官者錢一
百七十萬以售工材移通判軍州事臣宋卿經始慶素
程工董役肇日短昴訖于馴見更五甲子閣成無慶費
竹木章个八百役夫兵手指二十二萬不出帑一金不
調里一民、不知役而渠屋彌望凡爲巾櫎韞覆之物
皆稱閣而具疏栱寀礎材理堅緻藻楣文棁光彩眩轉

重檐四廻景陽不曜飛陛横出喬林在下熏廚凝香而
員鼎𩔗奩含輝而庨豁偉哉麗乎茲可以壯龜龍之負
戴倬雲漢之昭明者已先是永熙宸翰九軸帝書一品
垂齊岫幌彌歷年所、先朝宝附入石冊六十二分揮
奎曲并集爲賜今皇帝飛雲洒妙墨本三十重光祖武
嗣有恩頒至是落成並置其上維三聖継統昭明游藝
若三辰二曜球連璧合雖堯文禹律吕作武述何以過此
惟堂以直清通敏行已從政忠而愛君不以遠迩惟宋
鄉方嚴肅給裕民急吏勤以辦事順成休績斯書斯閣

斯人之賴臣清臣嘗為史官記　天子言動持使者符
節得按察郡縣觀聖人臨下之赫与守臣嚴上之恭敢
書始事銘于樂石詞曰
天有文華日星地有文秀嵬溟聖有文垂典經粵宋二
宗功邁德隆天律有融我皇定保繩武祖考筆墨精妙
大人繼明三后重英儀鄰宣精香蕆宝帙金匱石室四
方馳駟吴洽長洲上當斗牛其鎮武丘茂林修竹龍蟠
虎伏其地惟福直有真文乃聖乃神撫臨其人守臣推
忠結宇再重与山比崇猗金筒有字韜于委羽惟道家

主藏訂諸逢者匱群王之山上符冊府天為大宗是則
文化成世無極山斯杇石斯泐飛閣秋書時萬時億景
祐五年十月七日兩浙諸州水陸計度轉運副使提點
市舶司本路勸農使及管句茶塩礬稅朝奉郎守太常
丞直史館騎都尉賜紫金魚袋臣葉清臣撰

○○藏記　　張浚

吴郡山水秀麗虎丘號勝處世傳闔閭葬此地氣騰出
秦皇使人求劍虎存其上因以名焉晉王珣与弟珉宅
石澗之東西已而捨為佛剎本朝至道中華律為禪紹
興八年余謫居零陵住持宗達以書抵余曰我与紹隆
同嗣法于圓悟禪師寔繼洒掃隆嘗建立轉輪大藏效
彌勒示現礼製施軸于中負戴其上規模甚偉僧法鍐
法清法悟為之勸邦人李方高次第輸財方議卜築隆
適告寂我不敢以勝事難集為解夙夜究力益勵精誠
再閱寒暑工績倫就平高益下棟宇翼如瑯函貝葉輝
燦焜燿信士鄒珉自視口嘆盡捐所有獨力莊嚴于我法
中為大緣事敢以請記且當天下無事時當世名儒間
以財為病矧兵革迭興軍儲或匱勤役費用理容未安

然我嘗思之夷狄之变其來有自因欲生愛因愛生貪
因貪生忿欲愛貪忿是謂無明展轉交攻激為鬪亂怨
深禍結殆不偶然我佛以清淨立教使人回心歸善一
念倚正和氣自生其于教化似非小補是以有請而無
愧余聞佛為一大事因緣故出現于世種種譬喻發明
空理丁寧反覆務息塵勞現大光明曉蓋照耀妙用神
通不可思議古人指摘之意蓋病夫不知虛靜修己匿
區致恭以倭之也又病夫落髮披緇之徒易浸以溢流
宕而詆其教可輕疵哉將見斯藏之成觀相增信由信

趨善宿習退轉真證圓通孝弟和睦之心油然而起宜勤守護用永其傳藏始建于紹興丁巳春正月至冬十一月告成復授資政殿大學士左宣奉大夫福建路安撫使兼知福建張浚為之記

○雲巖寺即虎丘寺晉司徒王珣及弟司空王珉之別業也咸和二年捨以為寺即劍池而分東西今合為一寺之勝聞天下四方游客過吳者未有不訪焉

○○靈巖山寺磚塔記　孫承祐

吳靈巖山即古吳王夫差之別苑也太湖渺白涵其側

虎丘熙翠映其後自餘岡阜川瀆沃野上田環繞帶縈若視諸掌代還人異倬為佛祠愚守藩之七禩也屬丙子歲冬先國妃居共氣之親鍾斷臂之禍詩人罔極聊可諭其哀素王尚右未足申其尉由是顯營鴈塔冥助翟衣于山之椒累磚而就基其岩所以遠騫崩之患黜其材所以絕朽蠹之虞不揮郢匠之斤止運陶公之甓自於經始迨爾賀成凡九旬有六日仍以古佛舍利二顆親書金剛般若一徧寘彼玲函藏諸峻級美狄上棨地以千仞搭拔山而九層巍巍不瞰于娑婆杳杳平規于寥泬縹疑湧出或類飛來如日之升無遠弗屆可以高擎天蓋可以久鎮地輿寔在報先妃之慈薦先妃之福也覺雲承足定水澄心拂石仙衣尚為游轉無垢佛土終正菩提抽毫直書用備陵谷

○○智積菩薩殿記　孫覿

梁天監中以吳王館娃宮故地為靈巖寺成有異僧負鉢囊以入慧殿廡下長身聳面梵相奇古其徒莫之省也夜半索筆墨自圖其像于殿之東壁而去黎明不知所在眾始驚異之居無幾有胡僧頓見其畫惜曰此西

山智積菩薩像也何為在此于是道俗奔走來觀稽首皈依如師出世唐宰相陸象先吳人也有弟失其名得危疾國醫不能療一日有僧扣門問疾象先引至卧內僧索杯水噀之一噀而病良已象先驚謝出金帛數床弗受顧謂其弟曰我靈岩僧他日還吳來過我遂去不復見其年象先弟入尚書為郎觀察桂管道吳中趨靈岩如約問僧所舍無有遍徙寺僧求之亦非是方悵然欲還俄見壁間所畫像肖焉如言如笑如見師友驚喜亟拜施錢五千萬修供作佛事徘徊數日而後去其事

載于吴越國沙門智賢之文傳于山中父老之口見于大乘經菩薩品云惟靈岩故刹更隋唐五代四百餘年至宋興始改賜秀峯禅院紹興中詔賜今太傅咸安王韓公薦先福更號顕親崇報而叢林之盛爲東南冠智積旧有殿在院之東廡庳迫破露不足以稱四方祈向奉事之意長老智訥飭其徒募衆力大之高甍巨桷雄視一方像設中嚴雲披月满極莊嚴相好之妙人天環遶梵唄之聲震動山谷于是訥過余于晋陵求文以爲記余曰衆生執迷展轉六趣出没生死莫覺莫悟惟佛

菩薩哀憫一切或示現神通或化出光景天龍負殿山現築垣卓錫而石泉涌揮塵而雨花墜凡所見聞同悼齊喜投体皈命齋心悔過厭離五濁如焚難出湯於慕至道如亡子見母如瞽發曚如迷得路發菩提心修無上道輕財樂施造種〻福百世之後陵谷変還蜕骨所藏傳衣所寓在〻處〻照耀大千一覩遺像心目了〻恍如宿昔曾受佛記今双林大士泗州僧迦靈岩智積皆是也訥公出世三十年説法行道化服同異凡所建立人勸成之階楼傑閣穹堂廣宇幾徧淮吴豈止智積一殿而已

○○宿靈巖上院　白居易

高〻白月上青林客去僧歸獨夜深葷血屏除惟對酒歌鐘放散只留琴更無俗物當人眼但有泉聲洗我心最愛晚亭東望好太湖烟水綠沉〻

娃宫屧廊尋以傾硯池香逕又欲平二三月時但艸綠幾百年來空月明使君雖老頗多思攜觴領妓處〻行今愁古恨入絲竹一曲凉州無限情直自當時到今日中間歌吹更無聲

始入松路永獨忻山寺幽不知臨絶檻乃見西江流吴岫分烟景楚甸散林丘方悟閑塞渺重軫故園愁聞鐘戒歸騎憩澗惜良游地蹤泉谷狭春深草木稠茲焉賞未極清景淒一作期杪秋

○○前題　趙嘏

明月溪頭寺虫声满橘洲倚欄香逕晚移石太湖秋樹老雲歸盡臺荒水更流無人見惆悵獨上最高楼

前題　蘇舜欽

古來興廢一愁人白髮僧歸掩寺门越相烟波空去雁

吳王宮闕半啼猿春風似旧花猶笑往事多遺石不言
唯有延陵逃遁去清名高節在乾坤

前題　胡宿

宿枕依郷館天机陡覺清一闻山鳥語瞥見野麋情峭
木摇霜氣踈泉曳玉聲蕳書併俗駕寃日兩竿明

前題　胡宿

夕鍾初斷海鯨音投宿香園半翠岑氷簟浸床消客梦
水簾澄月伴僧吟雄風拂衽清凉極珎樹交柯翠翳深
一夜漢陰机事息草堂虗論破煩襟

秀峰上方　李復圭

吳王昔日館娃宮殿閣鱗差軼碧空寂、香魂招不得
惟餘松柏韵天風

前題　劉無降

曉乗軽舸出江城曉上藍輿却倦行盡日松風響岩谷
小窓聽作亂泉聲

前題　胡理

攝身下蓬莱放浪雲水迹非無蕳書畏心賞寄泉石亭
亭雲間塔勝地闹自昔梯雲上青冥如鳥著兩翼化城
出天半宝㲽坦如席環山劃中斷裂地開震澤森、東
西峯觀㘓倚空碧千尋採香徑劍卧漣漪直當年館娃
宮六月避暑夕琴臺延薰風万女曳阿錫半耳争吝盟
鳥喙已薦食百家甬東村托足歸無宅焉知陵谷变大
廈響千罵矧茲風塵際樓殿踊山脊安隱大火中顕允
像教力與予浩刦嘆萬法本空寂

○○闇訥老菜堂榜曰五至賦此　孫覿

老人昔記觀河處白髪蒼顔只如故湛然不与生滅期
始信真心有常住公今忘物兼忘我坎止流行無不可

桑下了無三宿恋壁間一坐九年過振屨忽逐秋鴻往
浮盃又趁春潮上一片孤雲自在飛不落人中去来想

8後七年過靈巖寺再賦二首　孫覿

猊坐諸天繞龍龕百鬼营𢬵夢穿窈窕狂篆上峥嵘雨
送秋声入風迎夜氣生降肛一噐吼撤烈兩晃鶖獨詣
超神界真游梦化城微吟更有味琢雪鬪僧清
老訥僧中龍浮度佛三界誅茆製不借剖竹作如意徵
心訊空王礼足依梵帝住世無三宿因缘有五至百年
杞國憂四大偃師戲應作如是觀浮雲本無蔕

顯親崇報禪院在靈巖山頂旧名秀峰寺吴館娃宮也梁天監中始置寺有智積菩薩旧跡土人奉事甚謹今為韓蘄王功德寺改今名

○○天峰院記

曾旼

闔閭城西二十餘里山之巔有禪院祥符詔書賜名天峰考于舊記所謂報恩山南峰院者是也記言晋僧支遁林因石室林泉置報恩院唐之大中改為支山禪院晋之天福改南峯額予先世松檟在羊腸山之朝陽歲時展省屢過天峯嘗訪遺詩旧刻求其地之所在以

參驗之而唐人劉長卿遊支硎山寺及日休陸龜蒙宿報恩寺水閣題支山南峰皆為賦詩宝曆以後州刺史白居易劉禹錫亦有報恩寺詩按長卿至德中嘗為監察御史日休龜蒙松陵唱和出咸通年又言南峰院額故相國裴休所書也休乃大中宰相于是一時而報恩支山南峰三名並存則知記所載大中天福更名者誤也今山下楞伽院有石刻言院即報恩遺址原田中有報恩惠敏律師塔碑言建塔于寺之西南隅當八隅泉池之上中峰蘭若之下碑望楞伽正在東北而記所謂石室者亦在楞伽人猶謂之支遁菴自菴前西向登山可數百步林中一徑入中峯院自徑前南行其登弥高又數百步乃至天峯北僧院其依一山而道周有石盤薄平廣泉流其上清泚可愛居易詩云淨石堪敷坐清泉可濯巾其謂是也昔莊周言庖丁之刀十九年若新發于硎陸德明釋硎磨石也余謂此石其平如砥支硎之名宜取諸此而石文又有如蹏涔者人謂之馬跡石故禹錫詩云石文留馬跡峯勢聳牛頭日休龜蒙与穰嵩起南池聯句亦曰翠出牛脰聳苔深馬跡訛又曰支

硎辟亦過牛頭峯今在天峯之南此其可考者禹錫詩云又有泉眼潛通海之語与夫松陵詩所言水閣南池惠敏碑所言八隅泉池皆已湮沒失其故處而裴公書額亦不復見矣若山下石室山半石門天峯之傍有待月嶺下有碧琳泉又有放鶴亭其址猶在而劉白皮陸之所賦咏皆不及之此又不可考者也昔逸少既謝會稽安石猶臥東山遁乃与之從遊自放虛寂之境而有登臨之適故時人以為高逸遁之所游多矣維吴之報恩越之沃洲最著沃洲有養馬坡放鶴峯故此山亦有

馬跡石放寉亭傳言道富畜馬綴寉其說皆有理趣非
窘拘于浮屠法者也道之沒已七百餘年而事之傳于
名迹者猶不泯其為世所慕如此近歲僧德興者始傳
禪法于天峯維任持者十來人矣德興之始來茅屋土
階僅傑風雨後有文啟慧汀賛元維廣者大增葺之基
土架屋上毛下甓堂殿庖庫廊廡寮閣门庭𢓜街次第
完潔東有浴室西有態菴佛龕經蔵無不嚴其以其治
之非一人積之非一日而能終始如一故賴以成就其
財貲則取之州人非一家也予嘗以職事獲閱書于太

史氏因見景德四年有建言者曰民佞佛費財宜加禁
止上曰佛教本乎修心至于禪學為益滋大于是言者
不行蓋先王以道治天下使人心化而不自知故其盛
時脊獨而無思犯礼者非必士民也釋氏心法之妙殆
不失先王道化之意乃知前聖後聖其揆一也豈虛言哉識
公長老夙受法于明因禪師又深通順觀肇論之旨心
地乃達無所底滯予之道友也一日謂予曰天峰自德
興新之且及百年頗有所謂予謂沃洲居易為之記矣
而報恩寂寥未有記者因為考論本末書以畀之

○○超隱堂記　　葉勸、

佛子棄親出家本欲擺脫名利自非上根法器了達根
源未有不為名利所縛雖大善知識亦不免于求名而
利附焉故必開張鋪席以求出世至于終老而不返一
曰欲以利益衆生一曰欲以開導群迷此特自為之辭
尔焉有能利益衆生開導群迷而不知所以自求安隱
以適其形耶余道友才公則不然雖嘗由萬壽首座住
天峯禪院才得旬歲即興退休之念會予解官南歸亦
思与之相近因出橐裝為营小居于能仁錯精乃名其所

居之堂曰超隱蓋佛以清淨為本虛無淡泊為宗而垂
世立教禪律兩行事說法相是真是寔即謂之律說有
非有說無非無當休不離湛然常住即名為禪自達磨
傳此心印面壁九年不立文字不假声聞而第一義諦
復然流通遍周沙界自尔以來灯、相傳照耀大千啟
發昏蒙證菩提果超出世間与佛同体得茲道者才公
有焉昔紹聖末余捧澧易謁長老百齡于夫山時會下
禪人無慮二百輩而輩、談公不容口由此始識公于此、
山之庳下形骨清癯標韵高古無異于孤雲獨寉然稍

稍接之語言莫非善巧柔輭議論風起至于疊、之處
如泉實始開悉自胸中流出所謂深湣辯才三昧者見
知既已如此之超然矣而又能于茲時出超然拔俗之
見以求隱處而退休焉其度越儔人廣衆卓絶數等矣
以是而名茲堂非虛言也堂兩楹五架粗完潔不侈不
陋真道人所居余不記其土木之工而粗記公超然隱
居之意如此

○○游南峯寺詩并序　葉夢得

游南峯寺獨登待月嶺而還長老才上人云欲作亭嶺
上以待予再至因以詩贈云

澤國鍾下流有山獨西南標奇借明眼夙昔多穷探
背眩金碧鍾魚半精藍支郎放寉地妙解無餘談高木
氣未炎綠陰正清酣我惰倦登陟茲行咤猶堪幽尋雖
云初佳處黙已諳久欲謝塵滓往問弥勒龕平生術九
九晚識前三、才也實可人窮年玩烟嵐胸中有定水
萬境潜包含嚴霜棉頳紫老榦餘楩楠瞰蔽要自佳食
茶亦云甘坐斷方丈室天花雨毿、笑我窘世網何如
老眠蚕我今已解縛真理容自耽但恐愛山意多求尚

成貪頑借待月嶺重開石頭菴偃松久傲兀碧琳放澄
涵言尋覺城路更欲從徧參

○天峯院在吳縣西二十五里南峯山亦名支硎山即
東晉高僧支遁別菴也皇朝祥符五年刺史秦羲奏
賜今名

○○題觀音禪院　白居易

好是清涼地都無繫絆身晚晴宜野寺秋景屬閒人浄
石堪敷坐寒泉可濯巾自慙衰鬢上猶帶郡庭塵

○○咸平觀音禪院碑銘　錢儼

天下之名郡言姑蘇古來之名僧言支遁以名郡之地
有名僧之踪獲表伽藍綽為勝槩至于傳法不泯真風
則紀之以文信無愧矣蘇州觀音禪院即東晉支公道
林所建支硎寺也伊昔二衆同居舍宇尤廣其山有支
公馬跡及所居石室存焉唐景龍中詔吏名報恩及瑞
陵初地海內精宇人祇號咽茲寺在地例獻文饋嗣佛
日再中旃檀之林枯萎畢秀時太原尹盧公簡求方牧
是邦与僧清贊相善乃勸捨俸錢復新締架大中五年
請僧洪惠主之寔即豫章布運禪師之法嗣也自咸通

甲申歲至于乾德甲子歲九百餘年陵谷迭迁香華中
輟其年二月有永嘉禪學沙門文謙嘗駐錫姑蘇永光
蘭若頗以佛事結諸衆緣壽詣天台大寂韶公禪師之
法席頗齒入室之列大宋示之曰汝雖越人非越地可
居其當化人于吴地耳于是遂如大寂之教復來茂苑
會僧正安公以報恩旧地辟而住持是為今觀音禪院
矣復有本郡都知兵馬使趙承遇及司理判官張仁耒
等同經度之獲石銘于殿基承遇以下名氏皆如銘之
所記蓋宿緣符契也未幾謙師徒居上方所度弟子三

吳都文粹　十九　卷八

十餘人今之恩公上人蓋白眉也亦礼大寂得其宗旨
退而闡法席于先師之精舍昭善継也恩公若行有聞
玄談尤峻適居教宦之地雅契安禪之懷早歲師當入
京師時恩方預常泰一得相面今師沿前會之邂逅既
本寺之寅緣欲恩為文以紀其事恩以向之所言信無
愧者乃紀而銘之云時大宋咸平六年六月忠果雄勇
功臣金州管內觀察使判和州軍州事光祿大夫檢校
太傅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彭城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
實食封一千一百戶錢儼撰

○觀音禪院在報恩山亦曰支硎山寺即古報恩寺也

○○堯峯新井歌并序　蔣堂

堯峯顥暹禪師有道行居常游吾门一日且曰山中鑿
石造井踰歲僅成既洌而甘大為叢林之利願得紀述
以久其傳因作歌云
白雲菴、青山頭一穴四面飛泉流其初山間舊井涸
枯腸燥吻海衆羞于時大士室雲者顧指土脈智慮周
山靈所感道心典檀施聿來工力塢雲鍾齊下遠雷動
石火内擊飛星稠百尺虛空廓地表（鑿井求水出土一尺即百尺虛空見）

吳都文粹　卄　卷八

（書内）一泓清冽呀深幽人疑從天墮月窟或問何處移龍
湫次則其徒駭殊勝競持應器嘗甘柔飢狖連臂喜跳
擲渴鳥引咮鳴鈎輈碧莧光中籠轆曉銀床側畔梧桐
秋宝方金地互相映谷鮒坎蛙難比留傍睨江形小衣
帶下窺湖面畢浮漚何盆鑿飲有功利一掬入口醍醐
優熱者濯之昏鈍決病者沃之沈痾瘳而我時邀墨客
去松澗遠挈都籃游净瓶汲引試香蘚雅具羅列無腥
甌（茶經瓸爲腥甌非器也）比之玉乳不差別（曲阿有玉乳泉）誚彼鍊丹多
謬悠（俗傳天台有錬丹而茶經水記皆不載）今茲泉眼在鲁塢所喜雲液

鄭莛裘曾塢乃充峯地予所居去之一舍苧翁既往乏鑒者水記未載
予將修此山此井永不廢此歌其庶傳南州

〇〇 再題半峯亭

何名半峯亭充峰路之半游客趍層崖斗上多股戰宜
雲搆茲軒接心引不傒所冀冠蓋來少休松石畔雄視
金仙居巍乎倚雲漢自此更攀緣須臾躋彼岸　李弥大
雲峯何岧嶢去天餘凡丈其下蔚華林幽禪此相向我
游先朝暾海日射巾杖飛蓋不須持步步蒼松障山僧

知我來羅立見庭行提攜兩行人為我談寒相一種勿
弦琴三嘆無声唱閒軒面東南千里入俯仰西登妙高
臺更欲茲曠望上新澤遠山烟濤渺雲浪恐是六鼇連
蓬壺顛蒼莽又疑鯨入海偃脊起青峰時方老火熾金
石流欲煬須臾變雲雨為作雄風壯翻手回涼秋掀舞
千林響誰云免水宮自是神龍藏三高如可作吾欲五
湖訪洗足巨浸心振衣孤峯上寄語夸奪流得飽但相
忘長哦可當歌踏月下空曠

〇〇 山居十詠　僧懷深

湛湛平湖浸月明漁歌吹斷曉風清壞衣蒙頂跏趺坐
不称詩情称道情 右清禪軒
深靜含秋一鑑寬清甘聊酌齒牙寒靈岩白笑窮山骨
明月泉慳只欲乾 右碧玉泉
聊向蒼藤掛六环滿莎嘉致伴幽閒双眸淨洗看不厭
欲結遮頭草一間 右多境岩
宜雲珠艸廣禪林鑿石窮源意亦深當嘆甘泉不當路
汪洋空有濟人心 右宜雲井
古洞深沉莫敢窺森陰草木野雲飛白龍何處淹頭角

天下蒼生待汝歸 右白龍洞
笑日野花青嶂下歌春幽鳥白雲間宜陀大士全身露
懊惱游人空看山 右覌音岩
寒松門底如張蓋接引嘉賓眼倍青方丈老人迎送少
未應因汝下幽庭 右偃蓋松
下視群山盡子孫孤高直与月輪分善財不用別峯覓
只此休時見德雲 右妙高峯
禪板蒲團消永日明窓淨几映疏篇一炉香盡六時過
轉覺山家氣味真 右東齋

匿影長嬿山本深閉門莫放俗塵侵如今滿眼事奔走
欲向何人話此心　右西隱

○堯峯院在吳縣横山即唐免水院也院有十景謂清、
輝軒碧玉沼多境岩宝雲井白龍洞觀音岩偃蓋松、
妙高峯東齋西隱也

○○楓橋寺記　孫覿

平江自唐白公為刺史時即事賦詩已有八門六十坊
三百橋十萬戶為東南之冠詩云茂苑太繁雄是也逮
乾符光啓間大盜蜂出爭為强雄而武肅王錢鏐以破

黄巢誅董昌之功盡有浙東西之地五代分裂諸藩據
數州自王獨嘗順事中國有　宋受命盡籍土地府庫
歸其屬朝京師遂去其國蓋自長慶訖宣和更七代三
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兵革覆露生養至四十三萬家而
吳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錢鏐
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建炎盜起官寺民居一夕為煨
燼而楓橋寺者距州西南六七里枕漕河俯官道南北
舟車所從出而歸然獨無恙殆有數焉寺無石誌按吳
郡圖經寔妙利普明塔院而不著經始之歲月唐人張

繼張祜嘗即其處作詩記游吟誦至今而楓橋寺亦遂
著名于天下太平興國初節度使孫承祐重建浮屠七、
成峻峙盤固人天鬼神所共瞻仰至嘉祐中始改賜普
明禪院而雄傑偉麗之觀遂起矣屬有天幸僅脫于兵
火而官軍躁踐寺僧逃匿頹簷委地飄瓦中人卧榻之
上仰視天日四壁蕭然如逃人家紹興四年長老法遷
者會其徒入居之而相其室無不修鉢積寸累扶顛補
敗棟宇一新可支十世寺有水陸院嚴麗靚深龍象所
棲升濟幽明屢出靈響尤為殊勝而塔之役最大更三

年而後就一日遷老過余言曰頓有紀也余嘗怪天下
多故縣官才匱力屈天子減膳羞大臣辭賜金將吏被
介胄以死士大夫毀車殺牛而食而吾民則當輸家財
助邊率嘗昭、然舉首蹙頞疾視其上無慨然樂輸之
意而佛之徒無尺寸之柄無左右介紹之先瓦盂錫杖
率尔至門則倒衣吐哺躡屣起迎惟恐後已乃捐金帶
指囷廩捨所甚愛如執左券交手相付無難色此何道
也今觀遷老積精營作練學苦空敝衣糲食不以一毫
私其身日以飭蠱壞起頹仆為急又飭其徒二三輩持

鉢扣門或持薄乞民門日有獲焉惟資以治寺以故一方道俗皆向慕之凡所欲為無不如志故成就如此今鄉縣之長人者晨擁百吏坐一堂之上赫然如神明之臨又阻声威以怛之而後吏得以投其隙吾欲以柔道理之量其力之所堪任而与之為均無急之以期無使吏迫之上下休戚共為一体人人欢然忻戴如駒犢嬰兒之慕以盡夫為民父母之道夫以子弟而事父母其于奉佛固闇然矣故著余之所欲言為記使歸刻焉紹興十六年七月日晋陵孫覿記

〇〇題楓橋寺　張祜

長洲苑外艸蕭蕭卻筭重游歲月遥唯有别時今不忘暮烟疎雨過楓橋

〇〇楓橋夜泊　張繼

月落烏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声到客船

張師中

吳門多精藍此寺名猶古距城七里餘冠盖日旁午斜徑通採香逺岫對棲虎寺扉横野橋塔影落前浦

程師孟

霜樓鳴曉鐘夕舸亂寒橹方丈中有人學佛洞禪語跡忙心已閑道業行彌苦不為喧所遷意以静為主何必深山林峯巒逺軒户 [illegible]

重游楓橋偶成　前人

門對寒山畫不如師今一念六年居通來寺好尤瀟灑張繼留題内翰書（今為僧王内翰丁太夫人憂任其親寫是詩故不題名）

孫覿與温老四首

晚泊橋邊寺迎風生一軒好山平隔岸流水漫過門未

舫朝天路青林近郭村主人頭似雪憐我到多番

閶闔[illegible]城外寒山古道西若人具眼傍與佛相肩齊白浪噴[illegible]首黄塵送馬蹄幢幢南北路一榻有高栖

白首重來一夢中青山不改舊時容烏啼月落橋邊寺欹枕猶聞半夜鐘

翠木蒼藤一兩家門依古柳抱溪斜古城流水參差是不見玄都舊日花

胡理

三年瘴海卧炎霄夢隔青楓一水遥萬里歸來悲故物

銅駝埋沒草齊腰

張孝祥

朝辭海湧千人石暮宿楓橋半夜鐘明月館娃宮裏去
洞庭吹起一帆風

四年忽忽兩經過古岈依然窣堵波借我繩床銷午暑
亂蟬鳴處竹陰多

郭附

師子雲山漠漠越來溪水悠悠鐘到客船未晚月和漁
火俱愁咫尺橫塘古塔連綿芳草長州一老翛然自在
時時來繫扁舟

吳郡文粹 [illegible] 奉人

穹窿山寺記 楊宿

穹窿禪院者唐會昌六年之所建也先是蕭梁下詔取
梅梁於茲地致白馬之莫感神明之徵因謂白馬塢即
茲院之址也至唐宣宗改元大中重興梵宇法眷承緒
六世於茲事曠繕完迨今百載飛棵朽以虹夫危篤壓
而巽權則慄慄之患是生長大老不恨招來信人天王
嗣位之八年粤有當院徒弟奉安發志必葺果得檀那
繼踵而至自處侯鍾離二氏等一百五十餘人咸蠲淨
絡舄新大壯殿堂與壇廊廡輪轉璇題次第以輝鮮金
地迴環而嚴潔於戲阿含所云若能補故寺者是謂二
梵之福則安師之與葺能事有是夫諸檀信之慈悲喜
捨有是夫魁茲勝事願勒貞珉聊奮直筆為記歲時皇
宋景德四年五月九日記

○福臻禪院在吳縣西南四十五里穹窿山旧経云梁
天監二年置今記云唐會昌六年建寺有朱芾大書
詩兩壁字畫奇逸至今存焉

橫山頂舍利寶塔銘 嚴德盛

吳郡文粹 [illegible] 奉人

竊以至理無言非言無以寄理玄蹤無体非体無以白
蹤然則八千種好呈應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質之妍
至如獻土童兒聚沙稚子尚獲無窮之報猶成莫盡之
因況擲身命里財崇諸聖業者乎但樹因之最無過起
塔崇福之重詎甚建幢而銀青光祿大夫吳郡太守李
顒者乃華陽杞梓江漢芳蘭風布彙誠少匡王國吐納
風雷之際出處朱鑾之庭摩爵峻于其身陰基茂于往
業温良洽于郡國孝友睦于閨門建節贊治張振化風
門雖望族世載公卿安仁樂智之心無違終食謙明惠

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奖劝郡部官人奉為皇帝皇后齊
王六宫眷属各捨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頂上营起
七層之宝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椰周護函
諸典朽遇刦火而不烧守諸不豩漂刦水而不易時有
龍華道場比丘法首者歳居齠齓即起喻城之心年將
志學仍持航海之㨾自離親捨俗三十許年洞識苦空
明閑法要識心内發冥夢外酹時聞此山是古之佛殿
乃共于此所成斯勝業頒宝鐸常摇法輪恒轉含生廻
向歸心上通有頂之天傍及無邊之地同離生死之苦
俱成涅槃之樂其詞曰
相焉是滅法矣非生蓋纏塵萃渴愛徒盈不無不有何
体何名業風既息法水便清以兹勝地令德來持功施
合矩化動成規如雲出岫狀月臨池清流不倦貽銘無
疲度心局体國歸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
上資天祚萬福莊嚴千靈輔護少宣令問持秀苗聚輪
轉三有馳流六通獨善非德兼濟為功俱成法雨用息
塵籠大隋大業四年歳次戊辰九月辛未朔八日戊寅
立銘吴郡司户嚴德盛製文司倉魏瑗書

○宝積寺在横山下亦名楞迦寺山頂有塔隋人所書
塔銘碑石全好字畫秀整絶類虞褚大抵隋人書法
兼博晋宋間遺意甚可珎今録之

○○寶華山寺新鐘記　　孫覿

寶華山智顯禪院西震澤之洪瀾皆長洲之故苑左控
洞庭之峻右挹靈岩之巓刻蜅之闕相望遊麋之墟冢
迺真三吴之佳地一方之上游先是梁天監中有僧號
慧慧者至自梵天營立香界植錫杖之故所化靈源之
尚存年祀滋深締架幾圮國朝祥符乙卯歳故府侯崇
儀秦公羲當歸然之末槩思勉矣而可與其疇户之以
有能者即以今心印師居焉增庳為高變陋成麁基殿
之類岌起金碧垂一紀間精廬克愉

○智顯禪院在吴縣西南三十里宝華山

○○光福寺銅觀音像　　黄公頡

光福寺距城七十里有銅像觀音其始作者与其歳月
予不得知也康定改元六月志里張氏于廟傍之泥中
覩焉時久旱弗雨相与言曰觀音示現殆有謂乎乃具
梵儀祷焉既時雨降以是凡有祷而無弗獲者州人必

請命于刺史而致敬無不得其感報夫道之在天下其廢興有數而出處有命亦惟其時而已蓋習俗沉迷之日久矣必將有以薰沐其邪意啟迪其善心教令既不足以馭之于是時聖人出而輔世其在吳越則若四明之奉化雙林錢塘之天竺是也或因乎俗之所趨或寓乎物之所感顯相示化變出不窮以是因緣不假言說凡見聞者隨其願求各有所得則雖頑嚚抵冒之人亦將有以善其心況根性之厚者乎則其所以輔世者豈小補哉此其佛教行乎中國人之所賴以悔罪祈福者宜乎曠世歷年而弗絕也予母葬于寺之西南嘗過其上僧蘊恭屢求為記予不得辭也因序其事云

○題光福上方　顧在鎔

蒼島孤生白浪中倚天高塔勢翻空烟凝遠岫列寒翠霜染踈林墜碎紅漢渚遠樓彭澤雁樓臺深貯洞庭風六時金磬落何處偏傍葦叢驚釣翁

○光福講寺在吳縣西南鄧尉山龜峯上舊有銅像觀音歲有水旱輒具禮迎奉入城有禱必應又嘗為人盜去尋復得之

○長洲縣西北陽山下澄照寺記　陳最

佛宇之興其來尚矣自竺乾入洛象教歸周琅函流貝葉之文寶塔閟王毫之相莫不圖諸異壤樹乃精藍苟非背山而面林左泉而右石何以延大千之開士啟孤獨之名園是故鷲嶺雄標世尊因而說法雙林秀拔惠遠由是奠居蓋人境之兩殊亦古今而一致蘇州郡城之西北三十五里山曰陽山山之下寺曰澄照先是唐會昌中丁某施白馬澗宅為白雀寺後有龍興寺僧智又因遊其上縱目周覽嗟其年祀寖遠名額僅存榛莽靡除基址甚隘于是鴻臚卿左衛大將軍曹茂達六代孫玄祚捨祠堂基以搆寺不改舊額因而遷之始薙荊茨數十間而已覩其岡巒環合岩谷洞硏真佛者之津梁乃道林之形勝靈啟其地人興厥謀決智力而有開發神明之來又寺中有靈泉潛發莫窮其源決洩蓋自于神功既鑿豈因于人力引山渠者數派溉民田者百塍水旱不更其淺深遠近必沾其潤利為國彭城威顯公嘗而異之因改曰仙泉我宋祥符初始賜今額乾德中又公既沒上足蘊明嗣而續之香火無廢道者蘊與亦

又公弟子也勇猛精進出于常倫痛先志之未終發精心而善誘由是智者獻謨壯者效用經始勿亟舉而新之敘廣殿以安晬容飾華龕以度大藏廚有庫香積之供成僧有堂如雲之衆集晨昏是警鼓鐘于百尺之臺水陸致度設位于五層之閣而又置懺院法華院亭榭高揭房廊繚周煥然不勝其壯觀矣開宝中太保錢公承德後捨梳洗樓爲塔院詳其始末叙厥廢興見徽蕪詞用紀珍瑛時天禧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記

○○明因禪院重建方丈記　　凌民瞻

世之爲放曠曼衍之言者指宇宙爲極矣如界際宇宙猶一塵也嘗以大千世界爲言斯多矣而未極其廣也嘗又以殑伽沙世界爲言斯廣矣而未得爲無量也然則無量者非世論所可計矣如來能以如是無量世界置諸虛空而不墮納諸芥子而不迫擲之方外而無動沃之巨浸而不溺神化無方理絕思議是莊嚴偈云淨土如所欲受用皆現前蓋言諸佛如來游戲三昧自在若此雖欲貿梵世于忍土遷内苑于鷲峯固爲不難然且猶須達之請而經營舍衛之室忍其虛府庫殫智力而後成豈神境妙用不足尚耶嗚呼非具大悲者孰能與于此衆生差別如見寔鈍要以檀施攝其初心由是言之祇園精舍豈一手一足爲之哉茲院成于國初景祐中璿玠師頗易旧宇其間未葺者日益顯恐圯長老唯廣師補漏支敧迨巳四稔尺椽寸甓不以强人凡與斯緣莫非樂施熙寧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始工後十月而工畢坎高增卑廣倍旧址樽櫨榱桷亦攻堅材圬墁斲削皆聚良匠美哉輪奐不日而成如天持來如地湧出物不終否在人而興傳工之始予嘗謂師曰弟子貧不

能以財施弱不能以力施他日願施鄙文讃勝事明年師故遺書來岳陽徒索斯記師嘗住天峯蓋有甚大緣事未嘗刻一言今及記此者是欲攝我以文施因得記其歲月焉

○明因禪院在吳縣西南橫山下即薦福山感慈禪院也

○○入湧泉道中　　程師孟

小航時過越溪頭當日吴宮事可求西子冶容來作餌伍員忠憤反爲仇雖無別館虹蜺帶吳都賦云寒暑隔閡于邃宇虹蜺迴

帶子雲館 但有荒臺麋鹿游高望太湖千萬頃夕陽依旧水
東流
窮冬未見六花飄春意微〻動柳梢千丈龍形蟠暮嶺
一條虹影落溪橋閶門飛跨何清泚茂苑繁雄未寂寥
切幸早歸頻出郭西山隱客不須招〻
因省先塋到故都不妨閒步問耕夫水雲蒼莽邁連洞
田野低窪稍近湖秋熟凡〻家収橘柚日生衆口藉菰蒲
今朝偶得西華稻僧飯年〻出玉腴
道出横塘跨石梁塘南塘北稻花香風吹舴艋輕如駛
吳都文粹 臺 卷八
日照浮圖峻若翔遠岸漁樵三兩〻近村鵝鴨一行〻
回頭却指城南路雲屋朱樓氣鬱蒼
寒林已見早梅芳盡日臨流野興長門外牛羊人自淂
蘿邊雖大盜誰防三江夜色滄浪白千里秋香䆉稏黃
借問船中何所有棖蘆鮓膾酒先嘗
舟行如葉泛長川解水吳兒力可全風急輒先千浪破
岸斂能把一篙牽湖沉日影山頭西雲濕天光雨足懸
試向中流東北望城南寶塔在門前
告老清朝分自安從今榮悴不相関有愁方見田家樂

無事才知釣叟閒世故要看終始後人生未免是非間
婦故吏在公塋側一舸猶來遂往還
誰何不欲早忘机今已高年古亦稀翠柳陰中黃鳥過
青山影裡白鷗飛新春已到無高下故里重過有是非
人意不知毛羽意声〻猶道不如歸
○湧泉院在吳縣西南横山之下旧為程師孟光祿香
火院故程公賦詩甚多比年其家不振伐木毀屋以
其地賣為劉孝韙侍郎之墓
○○水月禅院記 蘇舜欽
吳都文粹 吳 卷八
予乙酉歲夏四月來居吳門始維舟登靈岩之巔以望
太湖俯視洞庭之山巋然特起雲霞來翠浮動于滄波
之中予時據闌竦首精爽下墮欲乘風跨落景以翺翔
乎其間莫可得也自爾平居緬然思于一到意于險說
而未果行則常若有物偪塞于胸中是歲十月遂招徐
陳二君浮輕舟出横金口覌其洪川蕩滴萬頃一色不
知天地之大所能并容水程沂洄七十里而遠初宿社
下踰日乃至入林屋洞陟毛公壇宿包山精舍又泛明
月灣南望一山上㡆蒼烟舟人指云此所謂縹緲峯也

即岸步自松间出数里至峯下有佛廟號水月者閎殿甚古像設嚴煥旁有澄泉潔清甘涼極旱不枯不類他水梁大同四年始建佛寺至隋大業六年遂廢不存唐光化中有浮屠忠勤者歷游四方至此愛而不能去復于旧址結廬誦經後因而屋之至數十百楹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其院勤老且死其徒嗣之迄今七世不絶國朝大中祥符初有詔又易今名予觀震澤受三江呑𧌒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誌者七十有二唯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户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

真朴歷歲未嘗有訴訟至于縣吏之庭下皆樹桑梔柑柚爲常産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与長松茂樹相差間于岩壑間望之若圖繪金翠之可愛縹緲峯又居山之表民已少事尚有嵗時織紝樹蓺捕採之労浮屠氏本以清曠遠事物已出中國礼法之外復居深遠絶勝之地壤斷水𢗏人跡罕至数僧宴坐寂默于泉石之間引而与語殊無纖芥世俗間氣韻其視舒〻其行于〻豈上世之遺民者耶予生平病悶鬱塞至此霍然破散無餘矣反覆身世惘然莫知但如蛻解俗骨傅之羽翰飛出乎八荒之外吁其快哉後二年其徒惠源造予乞文識其居之廢興欣其誠請攬筆直述且叙昔游之勝焉

寄題水月禪院　　前人

參差峯岫畫雲昏入望交羅淈浪奔震澤湧山來此岸華陽達洞到東门日生樹挂紅霞脚風起波揺白石根聞有上方僧住處橘花林下採蘭蓀

積翠湖心逶迤長洞臺蕭寺兩交光鳥行黑點波濤白楓葉紅連橘柚黃人我絶時隈樹石是非來處接帆檣如何遂得追游性擺卻営〻不息忙

菩薩蠻 遊水月　　湯思退

畫船横絶湖波練更上雕鞍窮翠巘霜橘半垂黄征衣盡日香　鐘声雲外聽金界将松映何處是華山峰峦杳靄間

無礙泉詩并序　　李彌大

水月寺東入小青塢至縹緲峯下有泉泓澄瑩澈冬夏不涸酌之甘冷異于他泉而未名紹興二年七月九日無礙居士李似矩静養居士胡茂老飲而樂之静養以無礙名泉主泉僧願年爲煮泉烹水月芽爲賦詩云

甌研水月先春焙𩞁煮雲林無礙泉將謂蘇州能太守
老僧還解覓詩篇

○水月禪院在洞庭山縹緲峯下梁大同四年建隋大業六年廢唐光化中僧志勤因旧址結庐天祐四年刺史曹珪以明月名之皇朝祥符間詔易今名山有無礙泉紹興間始名

○○壽聖院記　張滋明

元祐八年九月辛巳同郡錢君慎微過余言曰昔我先王既荒吳越維子若孫分建藩屏我高祖廣陵宣義王

寔鎮吳中父子再世嗣有節鉞逮我皇祖同封始去而仕于朝然自廣陵而下四世皆葬于蘇晉天義辛丑歲曾祖咸顕公始建寺于吳山之麓以為薰修之所因其山名之曰吳山院本朝天聖丁卯歲主僧惟久嘗迁其寺少南既又遷瓦鴟最後遷宋鴟則今所建寺之地也治平中賜今名壽聖院暖初屋才數十間僧徒甚寡歲久益壞而僧之來者日衆光將軍為出緡錢二十萬俾其徒懷玫合衆財以新之然後瞻礼有殿講說有堂井廬庖湢無不完具又俾其徒懷遇即寺之側相衍沃之地闢田畝百歲更豐凶不資檀越而寺常足食先是法堂獨卑陋不稱寺僧智來又修大之以增其旧此寺之興踰百年更三迁歷吾家四世而後大備其成之难如此幸此寺日益新僧之來者日益衆則錢氏之興可知已恐後來者亡以考也吾子試為我書之余曰唯唯詞曰

武肅多子大王小侯厥初啟宇十有三州分建子弟維藩維屏維時中吳式控外境廣陵受鉞闢壤千里文穆之兄武肅之子生有其土死即葬之父子孫曾相望纍

纍在昔天福當咸顕公相方視址爰作佛宮桓桓將軍世濟其美百年于茲寺更三徙浮屠惟久寔繁有徒修啟從廢不忘其初太湖之濱吳山之原断石刻詞敢告後昆

○壽聖院在吳縣西南二十里晉天福五年吳越國中吳軍節度使咸顕公奉文創建以奉其父廣陵王元璙墓祀初名吳山院至本朝治平中改賜今額崇寧元年咸顕之孫奉議郎賜緋魚袋錢公著立石俾承議郎行少府監丞雲騎尉張滋明為之記

○○孤園寺 在洞庭山梁散騎常侍吳猛宅也捨宅為寺　皮日休

艤子小且兀緣湖蕩白芷叢紆泊一碕究到孤園寺蘿昷疑清陰松門湛虛翠寒泉飛碧螭古木闘蒼兕鐘梵在水魄樓臺入雲肆若邊足鳴鐃樹杪多飛鷊香莎滿院落風泛金霜靡靜崔啄栢蠹閒猱弄榅侍小殿薰陸香古經貝多紙老僧方暝坐見客還強起指茲正險絶何以來到此先言洞壑數次語真如理磬韻醒閒心茶香凝皓齒中之叔貝布餘以旃檀餌教剃得清淨終身欲依止可憐陶侍讀身列丹臺位雅號曰勝力亦聞師

佛氏 陶隱居常夢見佛像謂己曰爾當作七地大王号曰勝力 今日到孤園何妨稱弟子

陸龜蒙

浮屠從西來事者極梁武岩幽與水曲結架無遺土窮山林幹盡竭海珠璣聚兕即侍從臣敢愛烟波塢幡條玉龍扣殿角金虬舞櫂子厭樓臺生人露風雨今來四百載像設藏雪浦輕鴿亂馴鷗鳴鐘和朝櫓庭蕉裂旗旆野蔓差纓組石上解空人窓前聽經虎林虛葉如織水淨沙堪數徧問得中天歸修釋迦譜

包山禪院記　王銍

靖康元年夏五月慈受大士普照禪師懷深住大相國寺慧林禪院之六年力祈還山優詔不許命大丞相諭音所以留師者靡不盡也師確不可奪拂袖出都徧走江浙所至山川城邑僧俗擁衆歡迎瞻頂焚香夾道如佛行化靈岩蔣山虛二禪席以待而兩山之人遮道不得行師姑慰其意皆少留而去最後得洞庭包山廢院欣然駐錫巻械為終焉計茲院自六朝之初為勝地梁天監中始再崇葺唐高宗賜名顯慶為大叢林庇千僧

陸龜蒙皮日休所賦包山精舍是也政和中權豪用事撤以修其墳寺瓦木滌地俱盡淵聖皇帝詔復其名而舊寺僧法聰為師以請既至山平江府令其弟子初主院事然頹基斷址四顧荒寒而富者獻財巧者獻技壯者獻力不數月殿堂門室鐘經與樓皆具師平日未嘗求施兵燼之後尤不煩人而施者自遠而至唯恐弗受于是禪居覩深靄然出雲烟之上矣夫洞庭別名震澤又曰松江又曰笠澤又曰具區道家謂一水五名上稟咸池五車之氣而包山即林屋洞天下有洞穴水潛行

地中無往不達號為神仙天后便闕洞中産白芝紫泉乃仙餌天醴環以七十二峯而明月之灣縹緲之峯毛公之壇尤為塵外淨境傳稱黄帝訪道所幸而夏禹治水藏素書于此至吳王闔閭得之以問孔子蓋仙聖所宅得名數千年遠矣地分東西西山院在西山之巔巨浸回環四絶無地天水相際一碧萬頃風濤豪洶旁接滄溟下則魚龍之所窟宅上則虎豹之所伏藏藤蘿膠轕橘柚蔽虧深林森木横生倒植納天風海日于窮崖絶壑之間所謂烟雲生于步武陰晴變于几席猿鳥悲

嘯晝夜清寂而水作限斷遠与世隔蓋江海之外無際之山孤聳于不測之渊無踰此者東南號山之富此又東南百水所鍾之地也竊嘗論古昔學道之士必游走四方以極天下壯觀登高望遠廣其耳目使萬境森然納于胸中然後見聞深博道學明備釋氏之教亦然自出家祝髮則一衲一食水浮陸走驅涉風霜以求師問法務見一切世間艱難險阻情僞利害然後心境廓然知無一當留者故于道為近思斯院之成人興地稱山川改色來者瞻敬殊不知師所見豈在于此視天宫化成金色世界釋帝龍天之居与夫光明藏海毗盧法界皆吾一性之内非遠非近無去無來今我行住坐卧莫非四方淨土豈厭此樂彼有所分别而更他境于一念之外哉此師之達觀一視如法無彼此不眷眷于一居也然則僕今所書皆師所不取也其如院廢興歲月与師居此本心以待其徒傳永遠而無窮者亦不可以不記也于是乎書紹興二年正月戊寅記

○包山禪院在吳縣西南一百二十里院有旧鍾云梁大同二年置為福願寺天監中再葺唐上元九年改

為包山寺高宗賜名顯慶寺本朝靖康間慈受大師懷深居之詔復賜旧名院亦復興

○○觀音院圓通殿記　僧懷深

洞庭華山觀音院者本在胥湖之北宋元嘉中會稽内史張裕請于朝而立焉初裕嘗事應真謹甚感池産千葉蓮因名院曰華山隋大業間經毀廢暨唐咸通四年始遷于此往時淩治得會昌斷石刻其畧云羅浮常安禪師卜其地即里人進士徐正甫所施也逮咸通十五載奏賜今名再廢于會昌至是復興有屋數十楹視洞庭

西峯諸刹最為勝絶處主僧維照篤志學佛材器足以立事嘗語其徒曰茲院雖號觀音蓋未覩其像名存而實亡矣或問觀音安在吾將何辭以對于是發廣大心欲令一切睹相聞名悉蒙解脫乃用紫旃檀八百兩造菩薩像飾以黄金丹砂珍珠琉璃端嚴瑞相工妙天下并刻諸天十有六尊莊嚴畢備為大殿以居之規模雄偉動人心目費錢幾三百萬毫累銖積閱二十年厥功乃就來者作礼歎未曾有弟子維鑑實左右之旣而照公欲刻諸石自太湖泛舟登靈岩謁愚叟懷深求記

其事懷深曰華嚴經云海上有山多聖賢衆寶所成極清淨勇猛大夫觀自在為利衆生住此山是大寶殿跨起于層波之中真若鬼工神運所謂普陀落迦山者豈異此耶余聞菩薩從聞思修入三摩地乃至心精遺聞圓融無礙悲愍群品迷本循聲是故不動道場涉入諸國廣施無畏饒益衆生請試宴坐反聽默觀則風濤澎湃水石相薄林木鳥獸粥魚齋鼓莫非三十二應身八萬四千手眼徧周法界又何止于一方耶雖然不假乎像無以衆圓通之捷徑俾夫見聞者各隨根器普皆證入或由此也欤獨喜照公能以如幻三昧成就不思議事故樂為之書像造于崇寧五年一月工休于四月殿作于靖康二年之二月落成于建炎改元之七月作記以是冬之十月初八日也

題德雲堂　孫觀

千丈銀山屹蒿華浪滂雲屯天一罅榜舟夜並黿鼉窟杖藜曉入雞豚社處處人家橘柚垂竹籬茅屋青黃亞牛羊出没怪石走蛟龍起伏蒼藤掛樓殿青紅隱半山雨腋清風策髙駕飢鼠窺燈佛帳寒華鯨吼粥僧趺下

世味久諳真嚼蠟老境得閒如噉蔗山靈知我欲歸耕一夜築垣應繞舍

題德雲堂詩并序　胡松年

余罷自平江謫居雪川過洞庭西山暫寓觀音院德雲堂坐挹湖山勝槩亦足以少洗簿書役矣數年兵火之禍何所不至獨此地清凉安穩豈非林屋洞天金庭王柱為神仙窟宅有物嘗護持耶余顧挂冠終老此間也詩云

小舟乘風飛鳥過萬頃雲濤縱掀簸此行要是快平生

無数青山笑迎我山根隱約見人家槿籬茅屋埋烟霞
究似秦人種桃處川原遠近紛香葩杖藜徑踏華山去
試問蓮開今何許路迷絶壑蔭松筠身到半山聽魚鼓
道人為我開雲堂是中境界渾清凉幽磬時和野鳥語
飛泉暗瀉岩花香文書照眼本吾事雁鶩著行敗人意
造物似憐厭世囂挈置湖山頃一洗何人夜呼隱去来
向来得喪真山崖金庭玉柱永不改人間刼火空飛灰

葛勝仲

弱水無風到海山慈容親礼紫栴檀亭亭宝刹凌雲近

「吴郡文粹 卷八」

湛湛清流潄玉寒橘瘦暗飄紅萬顆竹迷曾蔭緑千竿
藕花不是南朝夢真有殘香透西闌

○觀音院在洞庭山宋元嘉安禪師所建華山院也隋
大業間廢唐開成間再建咸通間賜今名

○○靈泉賛 孫覿

良哉大士溢此靈泉世有熱惱一酌而痊方池何疰三
級紅蓮與實可味有根弗傳世紀大士浮海而来攜此
二物寘之山隈青青之枝其洒此哉纏纏之衣其裂此
哉唯此小湖實補陀山我來稽首瞻仰尊顏挹水啜之
清入肺肝塵垢銷落身心蕩然嗟嗟此土奉事弗篤百
尺頹基數椽敗屋如泗僧迦習玩成瀆對面却迷貴耳
賤目惟聖惘狂存乎克念歸斯受之匿瑕磨玷弗畀莫
求弗施已厭信受之者亦得是瞻汝心如泉泓然弗迁
汝身如蓮離垢芳鮮大士可之詎曰含糊一弾指頃超
證無邊

○洞庭西山湖中觀音教院在吴縣西南一百五十里
即旧小湖院也相傳唐乾符中有沉香觀音像泛太
湖而来小湖僧迎得之有艸繞像足投之小湖生千
葉蓮花至今有之

「吴郡文粹 卷八」

○○半塘重修塔記 魏憲

半塘聖壽淨居按旧記云晋義熙十一年名法華塔詔
賜國材以建由晋歷唐距宋與凡一再改造歲久寖壞
先君開府覧之慨然若契夙願寔始修焉建炎庚戌之
亂塔復廢寖不葺頹瞻餘燼夕惕于懷曰此吾先君所
植德者也疇不敢勉于是傾貲度財載加營繕紹興七
年七月二日工告訖功初道生法師有童子能誦法華
經死葬半塘其後過客夜聞誦經声跡之冢見其人旦

視童子塚有青蓮花塔之建蓋權輿于此迨今幾八百年矣而鳩工之始役夫夜方寢復聞誦経声琅然出塔數夕不絶嗚呼異哉僧了勤以其事來告因為之書顯謨閣直學士左大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食實封一百户魏憲記

○半塘法華院在長洲縣西北七里緣雲橋西寺有稚児塔晋道生法師有誦法華経童子死瘞此義熈十一年商人謝本夜泊此岸聞誦経声旦尋求見玟上生青蓮花郡以聞詔建是塔號法華院紹興七年重

修鳩工之始夜聞誦經聲于塔中數夕不絶

○○崑山天王堂記　王洮

有釋氏子宅于馬鞍山下者一日忽扣太原王生洮促足角坐涵意欲浅不能者數四頃乃作曰欲以天王堂事労筆端謹按釋氏書云天王生于闐國作童児時猶能血鐵[鏃]射妖遂去走天竺遇金仙子授記護閻浮提補多聞王騰雲跨漢艘児撚魔霞幟雪戟指勾摧沖竟鎮妙高北面水精宮中為藥叉官長吁奇怪事孔門弟子憖于語然儒以正直為神今天王能射妖摧魔用壯護世是亦正直也復何慚之哉按馬鞍山璟出平原中絶頂暗望他山百餘里緣接培塿咸漭穿膝纖坦然鋪出復多奇石支盤危柱釋氏築室鑿倚山半今天王堂寔翼西北隅塑狀岳聳屹然狂空金精猙環力溢膺腕贔卒象伍作為部落堂宇宏麗四簷飛翬麻靈庇像若睥睨被甲擔戈立于烟霧洮因労其費進曰非某力能皆邑氏為之塑實成于張弘度堂寔成于俞師甫吁大凡力于耕者一人切于穫者三人豈偶然于天王哉釋氏子姓闕號清建姓趙號良顗時唐大中三年鄉貢進士

王洮立

吳都文粹卷第八

吳都文粹卷第九

宋　蘇臺鄭虎臣　編纂

○○慧聚寺聖迹記　僧辯端

至道二年冬端自杭州至于姑蘇遂謁郡太守尚書户部員外郎陳公一見若舊識乃盤桓于是郡得將其屬邑三年春二月届于崑山縣寓慧聚寺未數日會公聽理之暇出巡水塘相續而至又得以陪從嘉賞周覽古跡且目其孤巒奇秀屹立天際曰馬鞍山也群岫相去皆百里而遠極頂四視東連溟渤西接洞庭原隰溝塍

坦然鋪著初至寺陞殿尋碑讀記厥石斷壞其文殘闕年月名氏皆蔑然也乃詢諸寺人有耆年宿齒者徵以舊傳乃得唐人博陵崔子向所記之文畧叙其事先是梁天監十年有帝之門師吳興沙門釋慧嚮姓懷氏久居內寺一旦歸省而至是山有息焉之志因放錫禪坐于山腋石室閒以二虎爲侍師方運籌思立精舍忽有神人見師之前曰頓旋于工以成其事其夜風雷震吼林木號怒近山之人聞揆斷之聲翌日而奇石矗疊廣階騈城其方截如也延袤一十七丈高顯一十二尺蓋山神之役鬼工也時宰縣者異其事聞刺史奏武帝因造寺焉遂立正殿于其上勅張僧繇繪神于二壁圖龍于四柱每雲陰天瞑則鱗甲皆潤澤澤然及有浮萍者或曰多興疾雷鼓巨浪於江海間後勅僧繇畫鎖以制之洎唐武宗會昌中詔毀天下佛宇茲寺舊在毀間大中五年宣宗皇帝重闡釋門故寺僧清江以其靈跡聞郡守韋公于是奏再興焉凡今殿閣像設非梁製也唯神砌存爾觀其神跡規制皆窮奇極壯造化所成信非人力遊者觀之莫不虩然心懾而股慄魂驚而睨駭茍

非嚮師至德通于神明又時克臻于是耶茍非山王靈感昭于有德又胡能成其績耶又前後曾未有郡牧至此者今陳公博古閱異來而觀之久以嘉嘆因謂端曰前記湮沒來者昧其所從請摭其實庶垂于永久端雖菲才忝厚學命故抽毫以書時至道三年孟夏也

○○慧聚寺聖跡　孟郊

昨日到上方片霞封石牀錫杖莓苔青袈裟松柏香晴磬無短韻晝燈含永光有時乜鶴歸還訪逍遥場

張祜

寶殿依山險凌虛勢欲吞畫簷齊木末香砌壓雲根遠
影窓中岫孤烟竹裡村凭高聊一望歸思隔吳門

和前二首　王安石

僧蹊蟠青蒼莓苔上秋牀露翰飢更清風蘂遠亦香掃
石出古色洗松納空光久游不忍還迫迮冠蓋場
峰巒互出沒江湖相吐吞園林浮海角臺殿擁山根百
里見漁艇萬家藏水村地偏來客少幽興秖桑門

慧聚寺詩并序　朱明之

離常熟至崑山泊慧聚寺而詩情猶壯復爲二章附于

五題盡山難自愛其尾亦欲以多爲貴也
古寺有遠名欲游先夢生飛猿礀底嘯靈鳥雲閒鳴影
家棲臺泉香繫艸樹榮何年照佛火燦、長光明
石林高月生蘚閣疎磬鳴宿鳥夢難就空僧魂更清香
風動花影岩瀑飛玉聲遥夜坐來短但餘天外情
○崑山縣慧聚寺在縣西北三里崑山一名馬鞍山世
傳殿基乃梁天監中鬼工所造半壘石室爲虛閣縹
緲如仙府他山佛宇未有其比山上下前後皆擇勝
爲僧舍雲窓霧閣間見層出不可形容繪畫也吳人
謂崑山爲真山似假山最得其寔大畧見張祐孟郊
詩及蓋嶼所作圖序皇祐中王荊公以舒州倅被旨
來相水利夜至寺秉炬登山閣張孟詩一夕和之遂
爲山中四絕一山中登臨勝處古上方爲冠月華閣
妙峯庵次之山之上下又有留雲翠屏翠茂夕秀諸
軒及凌峯翠微垂雲諸閣不可盡紀淳熈中月華先
焚上方次之既而寺灾煨燼無遺自唐以來名賢題
詠石刻殿柱雷火篆書又楊惠之所作天王像李後
主所書扁牓一掃無迹今惟山圖僅存于叔藏之家

石亦燬矣山後掘地多得奇石玲瓏纖巧好事者甚
貴之號崑山石

○○景德寺諸天閣記　范浩

浮屠氏傳西竺一乘流入中國倡天堂地獄禍福報應
之說風動世俗波從信向者往、悔悪徙業而歸之善
其亦有補于教化矣呂黎嘗言自其西來四海馳慕結
樓架閣上切星漢處、嚴奉高棟重簷闕麗誇雄自唐
已然雖妙言論如退之亦嘆其不可遏止也崑山普賢
教院有閣翬飛下俯鱗宇碧標丹拱隱霧延暉森列諸

天勢欲淨動使人髮立凜、生肅心每陳供瓣香氣靄
欝葱神若天墮馭風而翔雲端觀恍然復疑身之排金
闕而還瓊樓也予嘗訪禪者曇益圖見住持講僧澗間
誰為此其言政和癸巳薝蔔義明演經丐錢創興普賢
院邑人沈銑募緣增堂廡以侑道場今年夏五月沈又
感夢率衆建閣豪姓辛珍獨又函刻諸天十六尊像逮
道信向摩肩投體禱福祈年應不旋踵念此殊勝緣要
須書以信諸世因請予記之靖康丙午季冬既望奉議
郎新濟王康王府記室范浩記

景德寺在崑山縣西南即東晉所置室馬寺

〇〇　惠嚴禪院法堂記　曾旼

崑山縣治之東有禪院曰惠嚴始居本嗣禪師以佛學
名一時故鎮遏使劉瑨為建院以處之嗣師既去其徒
以世及續居者百五十餘年屋老而教徒不能葺熙寧
四年主僧惟已請如嗣師故事復以院待學衆之來游
縣以聞州命選于衆乃得惠元禪師畀以住持于是四
方之士不期而自集一境之民不言而心化因相與視
其屋則又皆曰此豈人法之所宜者遂謀新之鄉人聞
命樂輸以助先為法堂寢室凡二十楹始事于元豐元
年之秋來歲仲夏二日畢工師曰不與俗交非與化為
人也則記其事以慰作者之勤其得已乎而法堂寢室
豈特以休者壽者之身佛之法傳乎其中矣非知吾法
者不能為也以書屬余曰幸為記之予聞釋氏之書曰
所言法者謂衆生心是則攝一切法釋氏之言心法如
此則吾先聖人所謂天下之至神者是也夫心之為物
微妙寂通故用之彌滿六塵廢之莫知其所不古不今
神而無方信乎廣大高明超于名迹豈言與書之所能

盡哉是以學者欲其深造于道而自得之也當梁之世
釋氏之教最為盛時然學其法者亦泥于言學其書者
亦忘其真天竺之師達磨始自其國來其曉人也直示
道心使之研幾見獨盡豁幽滯則廣大高明皆我固有
豈如老身窮年敝精神于名迹而已者乎于斯時也道
之不明久矣聞其風悅之者六通四闢如醯雞之發其
覆而見天地之大全雖中國之士大夫欲息于道者亦
從之游故傳其法者所居而衆至所教而誠服待人之
餉而後食待人之衣而後衣或泥求于人而人亦不以

為厭也其居之至則崇棟廣宇極于壯麗敵則衆相與
新之而人亦不以為侈也蓋聞其道而心化者皆將虛
已以游于世則其驕吝之意消而能尊道輕財固不足
言也惟此堂室師之居此湛兮淵靜廓然朝徹質道之
侶還至而時集顒問于堂家叩于室宜其迷者自覺疑
者自信神悟心照不知其然堂室雖無與于人法亦人
法之所依也則作而新之者其澤豈易竭哉云云元豐
二年八月初一日常州團練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
書郎前充曹州州學教授曹旼撰

○惠嚴禪院在崑山縣東三百步梁所造崑福院也

○○常熟縣東五十里明因寺新改禪寺記　陳子

常熟縣東七十里有雙鳳鄉有村支塘而寺于其間曰
明因昔嘗曰永昌又名再昌至于國朝祥符改元始易
今額至熙寧六年遂為禪寺土不变壞人不更聚而名
目之不同者時異事異寔亦尊佛而已佛以一無冒一
切有以一真破一切妄一切法是有我何使之無我本
無無今安得有一切法是妄我何使之真我自非真今
安得妄一有一妄為有情故一無一真為無情故此禪
律所由判也東西分祖南北異宗以構成名律以見理
名禪此禪律所由盛也夫律為漸禪為頓而為之徒者
以禪受什方以律傳父子因而反戈自伐與俗同汚其
不見嗤于世者無幾初僧文曉由是與流輩有不平者
以事至有司遂攘臂鼓衆更律為禪自今日始縣為聞
府〻下僧籍蒐可為領尋者衆薦今禪師紹瞻而府可
之師至其徒有不悅者豫空其室以遁其顛垣壞壁蕭
然如無人之墟師杖付遺衆繕葺故廬鳴鐘擊鼓晨唱

夕和欣欣如也規範僅舉徒衆僅安歲輒大凶而水且
旱百里荒蕪其人輒大疫而適且迭十室虛其九嚴
不轉之心奉一寔之事根無利鈍應病用藥其徒以此
親施無厚薄均福田相鄉人以此敬八年于今而門之
外導長涇以利衆長涇之上営石橋以便行堂室龕殿
雖未及美而小康矣因師請記之論次如此若夫門未
華殿未結而丈室未敞此尚有待于他日余不得而書
也元豐四年五月十五日前常熟縣尉陳子撰

○○勝法寺輪藏記　葉夢得

佛法自漢入中國即與其言皆來然未嘗若是侈也至
晉宋周隋之間鳩摩羅什之徒出更相傳譯轉相付授
于是其書之至者曰以廣源流既遠往々失其本真梁
武帝時始有言心法者一切以廓然無我為宗不立文
字佛氏之學遂判為禪律而歧其後更數百年學心法
者雖益盛然其書未嘗卒廢自隋開皇至唐開元正元
以來凡列于目者曰大乘小乘曰律曰論剖分甲乙鱗
次櫛比雖假托疑似謬妄之辭苟不叛其說亦莫不具
在其傳至于今不絕昔吾儒者之言僅出于中國其道

在天下昭然若揭日月而中遭秦火雖六經不得為全
書殘編斷簡出于屋壁丘墟之餘與一時遺老所誦習
雖幸而獲存然顛倒錯謬固已不勝其弊其他諸子百
家各以其藝自名于時者近數十年遠或百年皆已湮
沒無聞而佛氏去中國數萬里其言率一譯而後見乃
全而有之愈久而益著何也豈其言皆足以示後行遠
使人欲廢而不可欲蓋為之學者皆知信其所習而尊
其所聞相與謹守嚴奉手傳口誦而不敢慢非有意于
借貸取便階梯所欲嘗探而忽忘之者然也常熟姑蘇

別邑梅里鎮又在邑之東北海上有寺曰勝法故無藏
經崇寧二年長者道淵始募衆緣為之淵強力明果學
心法者也居勝法二十一年與始至之日無異工既成
見余雲上曰並海之民不耕而漁其習以多殺為事而
不畏罪與之言吾理則惑教以其書則怠惟轉輪藏侈
極雕刻彩繪之觀以致其莊嚴之意可使凡徼福悔過
者一皆効誠于此吹蠡代鼓機發軸運神象設駭于目
而音聲接于耳不待發函展卷而其心固已有所向矣
然邑民瘠而艱施歲且多潦有欲成其事者而屈于力

其力足以及之者而窘于歲蓋竭吾勤而後能成不有
記其畧無以慰此志也因請余文至再三不已夫物之
盛衰存亡固不可皆以力致然未有不存乎人者服儒
衣冠者徧天下不能盡有其傳而佛氏獨能持久若此
是必有當其責者因推其所以然書以遺之非特志淵
之勤而已也政和五年六月十日記
○勝法寺在常熟東三十五里
○○題永慶寺　李湛
巖扉開早涼谷鳥遠分翔花氣濕幽徑磬聲清上方雲

生松澗底花落蘚池儵致有遺棠志移時生石林

○永慶寺在常熟縣西北四十五里

○○重修延福禪院記 在常熟縣 李湛

蘇州常熟縣海隅山舊有延福禪院蓋出于梁天監之初自唐會昌廢毀存者無幾端拱二年今長老惠明大師希辯荷天子榮命歸止于斯而鄉耋里氓為之捨土木畚鍤之功大作廣宇峻廈不五歲而告成于是有隆博而門者有炳煥而亭者有顯壯而堂者有邃麗而室者有虛揭危累而塔者有雙延相敞而廡者有表門皆

室紆廻峙植而垣者抱塔之趾又有圓覆壞架四十而院者居高而傾望周旋自下以相胠之翼舒鱗萃輝照可鑒會奇集勝狀不能盡即以主者處師俾悉得而專有之師當錢氏列國時從學于天台山既大成而有聞被召入為慧智禪師居普門寺演法暨餘杭國除隨詣闕上御滋福殿引見宣授紫羅命服及內府帛五十匹復賜師今號由之京師天壽寺淳化三年上御製草書急就章一卷逍遥詠一十一卷秘藏銓三十卷太平聖惠方一百冊藏焉恐後未諭其來故按其寔以錄之

至道二年冬十月二十四日鄉貢進士李湛記

○○新建佛殿記 陸絳

近代儒家流以韓退之闢釋老賢與不賢皆欲隨而去之未熟思之甚矣夫受天命者莫大于君中國其間哲后辟王治亂興亡之運接踵而不可勝數至于治而興者則諸儒必曰非人事也天之數輔治世而興者也亂而亡者則諸儒亦曰非人事也天之數厭亂德而亡者也夫如是則治亂興亡之運莫不推之于天韓退之有唐之大儒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不行于當世而

釋氏之教寖盛于中國故力排之若原道篇佛骨表之類皆著辭深切痛時君奉之太過其所以然者誠欲抑之抑其寖盛未始不為釋氏福造言弗納而自貶也彼得以益其惑遂有會昌之禍豈非道隆則污物盛則衰之効歟然會昌廢之未數年而大中復之易如走丸疾如反掌得非天未厭其教乎噫大道而有仁義而尚狙詐金仙氏之說其有不興乎由是源于漢流于晉宋齊梁間與吾儒老子之教鼎峙于中國若夫本空寂破迷妄以出生入死之說為興善滅惡之筌蹄之根徒而

遠羅則如來真意深乎救世者也而時君奉之或多立
寺宇以徼福或廣度僧尼以崇教上焉者依之下焉者
化之如之何不為後世弊蓋崇之者及于其道焉耳文
中子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過此言得之我國
家四聖御極灼知化源寺觀沿舊而無所創置僧道限
年而入必試以行能故天下名山勝槩非道存乎人孰
能與此姑蘇走百里有邑常熟邑西偏有佛宇曰寶嚴
即梁天監中所建也倚山面湖秀若屏障嘗有希辯師
者心悟大乘是焉棲處錢氏伯國時以名聞召歸餘杭

吳郡文粹　圭　卷九

錢氏獻土隨詔請見賜紫方袍號曰惠明大師既而厭
居京國歸隱舊剎錢氏以師人境俱勝復施金五百兩
造七級浮圖淳化中太宗皇帝詔賜急就章逍遙詠秘
藏銓太平聖惠方凡一百四十三卷以旌高風院名舊
曰延福天禧中邑尹胡順之飛章上請改賜今額院佛
殿歲久無尺椽明道中武陵顧顕邑人李仁壽等捐學
貲貿良材經始于景祐之丙子落成于慶曆之乙酉壯
而不華麗而不陋紳里人也偶為茲山之游目擊諸公
之善以文見託得以直書時慶曆六年正月一日記

寶嚴禪院在常熟縣西一十三里舊名延福天禧中
改賜今名

常熟縣興福寺再修功德記

此寺始自齊始興五年因邑人郴州牧倪德光捨居第
置之是為大慈寺至梁大同三年改為興福寺自為邑
為寺歷陳隋四代迄於吾唐甲辰歲逾三百年會昌末
釋教中圮僧難聿興武帝斥去浮屠法茲寺在毀折數
大中踐祚再振釋教俾飾伽藍先是大檀越主吳興錢
公某吳郡顧罕汝南周坦與彼親友熏募信士助修塑

吳郡文粹　古　卷九

像添遶殿堂奐赫垂芳傳之不朽以焉儒居是邑廢之
興之耳目相接俾書其事有愧斐然時中和四年六月
伍日記

題興福寺　李嶠

雲門千里長殿塔明朝陽半夜風雨至滿山松柏香清
猿嘯遠樹好鳥鳴廛廊塵土斷可濯胡為謂滄浪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山
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都寂但餘鐘磬音　常建

僧皎然

秋風落葉滿空山古殿殘燈石壁間昔日經行人去盡
寒雲夜夜自飛還

○興福寺在常熟縣西北九里唐寺記云始于齊始興五年按齊無始興年號但有延興中興二號皆止一年流傳之誤如此既是唐碑姑存之即常建題詩處

○○瑞石菴記　　錢藻

頂山之巔直上絕險怪石奇木陰森鬱翠之中有瑞石峭拔不可窮極而龍母之塚神龍之地環塞其方邑民

禱禳水旱曾不告召而千里畢至明道紀元之初浮屠守常者能默誦妙法蓮華經邑民陳氏屋其下爲菴召守常者持事之自是禱禳必應福在一方守常死菴其下者不得其人則禳禱不効水旱相仍嘉生不遂邑民以爲戚迨今治平丙午縣大夫向侯因民之欲命僧惠安拯廢舉墮蓋廣其方以起民之威時祈禱之誠夫窮岩絕境龍神之窟宅足以爲一方之福遇人而興其信誠之應効蓋不可輕已神之爲靈當陰寂無形不可得詰而若依人以爲報其能不逆民之心以嚴香火之地以致誠于陰寂不可詰之間而爲民取福善之應蓋亦賢于無所用心而欺闇以悖人者之爲也丁未春正月承奉郎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充秘閣校理通判秀州軍事兼管內勸農事騎都尉借緋錢藻撰

○瑞石菴在常熟縣頂山

○○新鑿頂山路記　　陳于

常熟居海濱地無大山縣依山之陽是爲陽山以瀕海之陽也又名虞山以昔人虞治于此也山北行九里是爲破山以鬪龍破山而爲澗也又北行九里爲頂山又

北行六七里爲小山山之南北相距總三四十里而名已不一矣又合而名之或曰烏目山焉縣人往還以舟航爲安向視道路無不勞苦者自縣至破山即有興福寺又至頂山即有頂山寺其路隨山山皆沙石人跡不頻則榛莽爲之茀雲而暴至則泥潦爲之塗昔之僧于興福者憚其如此累甓以甃之然自縣之北門以至興福之寺門而已因仍遲久未有以動心者今頂山中峯菴主懷表始自破山之雙塔甃之以抵頂山之寺門兆于熙寧八年之孟春成于元豐二年之季夏雖以堅爲

之心感向化之人而必吏五年方即成功古之治田澮
上有道川上有路而道路不除當責于任事者雖州縣
之吏時有銳意臨之而後或無成亦又有其意而不得
自任以爲責者今懷表非徒能甃路而已又能建雙塔
以鎮交衢之衝開四石橋以濟往來之阻是能爲縣官
之未爲者而以佐縣之不逮吾其可以無書元豐三年
三月　日文林郎試書省校書郎守縣尉陳于記
○○游頂破二山淨居院　李湛
入門松桂深清氣生人心霞影迷窻綺花光照地金徹

風起層閣初月升高林中夜魂自健滿室鐘磬音
●淨居禪院在常熟縣西北八十七里舊尊勝禪院也
始于梁大同二歲唐會昌廢大中初詔復天下精舍
院復興廣順中錢氏有土僕射陳滿閔其隳隱首出
己財集群居同作佛殿其後始獲禪子堯鋤荒以廣
其地端徑以闢其門聖宋咸平六紀徧募豪族以重
新之
○●陸河聖像院記　僧仲殊
生民之欲者富與貴而已富貴知道德稱爲君子君子

所居鄉黨歸之是故博施濟衆君子之所職也率人爲
善君子之常分也在西方之教謂之居士長者乃利益
及物因以爲氏故釋迦如來號刹利氏謂利益所及一
刹土耳中國有天太聖人作自太祖皇帝至今天皇推原
闡闢以來未有太平如此之盛也　化隆修天下富樂
比屋可封餘力閑暇人人得以講性命之宗究死生之
本覽罪福之要互相勸飭思所以因教而違達于道夫三
教之用雖趣尚各異要之爲善其揆一也佛法之盛莫
如姑蘇白沙又居其上游附海膏腴地力十倍朱君肱

承父業起家稱爲右族父其天資好善嘗游陸河聖像
院覩大殿摧圮首施家財募衆興工嘉祐八年夏績用
成就熙寧初再造佛像未畢而終君能遵嗣先志紹聖
三年二月畢刻石作記以告後來紹聖四年十月雪川
空叟記
○聖像院在常熟縣陸河
○●應天禪院記　僧曇義
唐大中七年歲癸酉里民沈揆捨莊地營之迨乾符二
年乙未歲刺郡者始以狀聞詔下賜名額因題德二年

歲在乙卯始建殿宇始立貌像香炬鍾梵蔚然道場年祺綿渺名存寔亡大宋咸平五年壬寅歲超師進道之外慨然緒葺市木召匠運斤畚土不歷數稔壯麗寶坊大中祥符四年辛亥歲重建正殿巍巍大壯屹若山立金碧丹雘煥赫顯敞云

○應天禪院在吳江縣西南一百里

○○無礙院普賢應夢記　孫覿

西方有聖人懸隔山海在中州十萬里之外累數十譯不能通而學道之士秉心端嚴不入諸相一念瞥起遂

撫四海于俛仰之中矣予嘗過松江無礙院兵火凋殘寺之入于草莽者十九獨有普賢一堂像設中峙丹青輪奐之飾炳然余問其故僧曰邑人宋邠者營築此堂為公媼追福之地夢一大士戴華冠被珠珞乘白象手執如意而翁媼導其前神清安穩蕭散如平生不見留滯冥漠幽陰之態既寤嘆曰此普賢大士也于是敬信之心日以精進又圖其像于家爭之益虔通俗咸共瞻仰焉余聞惟聖人而後知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人子念親屬纊之後影響眛然不知其所之也歸依佛祖涕淚請救援之火宅為清涼山出之苦海為極樂國解六結為解脫門破十習為無上道諸佛赴感示現神通起幽作匿捷逾響報無可疑者荅曰如是請書其末紹興二十年歲在庚午三月望日晉陵孫覿記

○無礙院在吳江縣松江之上

○○永福院記　李杼

累土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佛況乎建心廣博勤苦功用以是因緣而作佛事利益一切衆生則佛之道豈難成哉平江之北六十里有墅焉曰八赤前俯洞庭太

湖旁連震澤百里魚稻之羨商旅舟楫之所趍會居處聚落殆且百家其民淳而樂業日以遷善農夫合耦以相助幾于上古之遺風舊有精廬中廢壞爐僅存遺址比丘宗潤即其所廢為接待院廷迓四方雲水之客若見若聞皆爭捨施貧者出力富者出財巧者出技皆捨所愛及諸結集記用有成三門方丈堂宇庖湢皆易新之嚴潔精　具足衆妙為往來者駭心動目之觀序其寔以告與右請記之為書其略云紹興二十一年八月日右承議郎差權通州秀州軍州主管學事李杼記

〇永福院在吳江縣八赤

〇〇　珠勝院記　　　　　　　　　　蔡京

草創于崇寧間時丞相蔡京赴朝道由平望因覩寺僧書華嚴經僧以寺額為請蔡問書經至何品僧云至珠勝功德品蔡笑曰當以珠勝為額已而蔡當輔遂得珠勝勑額寺有僧誦金光明經深得三昧日課至百部人竊疑之僧有誦云我誦光明經自得三昧力舉起便周圓何用高聲覔一日三百部日輪猶未昃見者揔生疑我自心堅寔

吳都文粹　　圭　　卷九

〇珠勝院在吳江縣平望

〇〇　吳縣廳壁記　　　　　　　　梁肅

在春秋時列國皆有屬邑其主者魯謂之宰楚謂之尹晉謂之大夫秦時天下始置令長宅一同之内操賞罰之柄有民人焉有社稷焉風俗善敗本乎自黎元安否繫其政其體大矣自京口南被于淛間望縣十數而吳大國家當上元之際中夏多難衣冠南避寓于兹土紷編戶之一由是人俗舛雜號為難治加以州將有握兵按部之重邑居當水陸交馳之會承上撫下之勤征賦郵傳之繁信有他縣夥乎其中不可勝紀大曆十一年天官擇可以長民者于是范陽盧公由太原府祁縣令為之外寛内明敬事而信政本于仁飾身以文下車三年閭境之人安居樂義而不知安樂之所從來盖平以和也夫君子立命論道之通塞不論位之升降吳縣下畿服一等公俯而為之抑選部為官擇人而其履道從政所由然也予知者敢錄其寔書于東序以楮其令閣時十四年二月甲子翰林學士梁肅記

〇此記得之類書中若其姓名則不復可考矣

吳都文粹　　三五　　卷九

〇〇　又　　　　　　　　　　　　郭受

厥今天下經用之所資百貨之所植東南其外府也度淮而南濟江以東督府且十附城且百而田畴沃衍生齒繁夥則吳寔巨擘焉予嘗登靈巖之巔俛而四望畎澮脉分原田碁布丘阜之間灌以機械沮洳之濱環以㙞健則蒭蒿磽确変為膏澤之野蘋藻葭葦墾為秔稻之陸故歲一順成則粒米狼戾四方取給充然有餘岀乎胥口以臨震澤積水無涯而山對峙桑田翳日木奴連雲織紝之功苞苴之利水浮陸轉無所不至故其民

不耕耨而多富足中家壯丁無不賈販以遊者由是商賈以吳為都會五方畢至廛市雜擾縉紳以吳為樂土僑居閭里幾亞京雄為政者急之則怨而駭緩之則弛而肆洶然而多容則請謁紛紜幾至于亂法毅然而多拒則謗詈叢集必因于遊談寧字之任信難矣右通直郎許君采領是邑直方不撓有龔黃之風簡易無苛得調胹之術蓋嘗急于豪猾緩于善柔整其大綱濶其細故為之期年而縣告治元祐六年霪雨敗稼吳民阻飢君日慰藉而拊循之賑給務均邺隱求實不事虛名而

為文具也予以是知君之篤于從政也舉茲以旌則其于整彫弊而應盤錯也何有焉水災之明年君且代矣乃悉求前為此縣者之名氏爵里將書而刻諸石願謂其僚郭受曰吾為是俾來者有攷焉爾其為我序諸辭不獲命因槩叙吳風而毛舉君政之一二許君溫陵人世為學家喜博而文異日顯用于時當不獨以循吏稱也元祐七年五月初一日縣尉兼河塘溝洫郭受撰

○○又　　范成大

吳令壁有記尚矣唐大曆己未梁肅為之詞者今盧某所立石亡而文傳本朝元祐壬申郭受為之詞者令許公輔所立石雖存而中更兵燼缺裂無幾後七十有六年晉陵袁君祖忠政成將歸始治二石更刻之又斲自建炎以下為之續紀是乾道紀元之三祀歲在丁亥距大曆垂四百年而題名三立相望可攷吏民以為盛事然吳之為壯縣固自昔志之氣俗之微生聚之繁覽觀之勝著于二碑者自若獨官事搶攘日不暇給必出于甚難而後能善治視昔頗不同者非特吳為然余行四方所過縣邑數十百見大夫皆厭苦其官齋咨太息悔

向之來而憂後之不得脫余私怪其說甚哉何至于此及切磋究之使一二其詳則曰古吏憂民而已今顧不然蕞爾小邑負責稍數鉅萬晝夜簿書唯錢穀之知且不能報期會有如一日姑舍是而用力于民不崇朝而百遣滿矣彼齋咨太息厭若而欲脫者真有味其言哉今夫急催科則愧政專撫字則愧考惠善之誠難若袁君蓋幾于無愧者其政先理而後情弛例而舉法故吏不能並緣士不敢奸以私民有訟自揣不當勝望寺門心醉却去直者家居待報曰無庸謁吏明府自辯之坐

堂上再期人信之如一日至于大官之間須求于不有
責謀于非時則又從容辯給弗以厲民率常最于他邑
嗚呼可謂難也已曰莫去此至大官勢益易于為縣其
所成就何可量按續紀所登無慮三十人而未有顯者
必將自袁君始備余言猶信來者尚勉之八月十五日
左奉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范成大記并書
〇吳縣在府治之西二里廨宇紹興二年知縣蔣結建
縣門淳熙十二年知縣趙善宣重建并書額廳之西
有平理堂無倦堂、之西有延射亭天聖七年知縣

徐的建亭之南北各有小山、有小亭南曰松桂北
曰高蓊皆淳熙五年知縣趙不恣建吳令壁記二范
成大為續紀一世代氏姓猶可考云

〇〇延射亭記　張琨

吳臺故封為一都會郡領五邑吳寔首之百里之封五
品之令曩歲限以常調治付中銓是將赤子奉其吐簽、
國家精求治本重字人之寄近制銅墨之任闕郎以京
僚洎朝列或幙賓以補之先是縣署占勝逼于闤闠綿
歷歲祀梁木將壞乃有前宰秣寺丞徐君繕完之朽壞
訖工移符罷去則今南越郡討馮君寔代之也君世襲
衣纓練明吏術下車未幾政用佳茂乃因聽訟之隙周
睨廨舍患無清曠之所得奉讌息之娛縣之西偏旧有
幽圃術于佛舍并吞仍歲君披圖按籍命工糞除叠壕
垣以入之由是砥乎其基而巋然為亭雲集祓藥而岌
乎為堋蔭以佳木之清畦以雜花之英穿治以類滄溟
築山以擬蓬瀛五畝之地百步之徑而嘉致足矣君眾
藝畢給发客忘疲每鉛菊絕稀簿領多暇春花爛而在
日暑風冷然罷扇秋英墜砌冬霰集楹君賞心樂事擊

鮮為其名貴介公子同僚諸英注弦管以引滿撤然會
以度曲賽百嬌之桔矢爭羋先之奕路中廚出于豐饌
而千里之蓴下豉雕盤薦乎佳賓而洞庭之橘厥苞白
日醫過醉賓未去燭已見跋立歌未晞雖洛中之季倫以
山陰之辟疆咸有名園雅好賓侶吾不知其彼為勝此
為劣也亭之既成命賓以落之盟郡耒賢公嘉乃好事
隨其景趣悉為雅名揭于華榜觀者如意此用略諸若
君愷悌之政殊尤之績采風謠者入境可知固不在固
亭以敷揚之也下幕不佞嘗從事于文墨詩書綿結之

始謹用春秋之法異時宰是邑者集簪纓于斯豢大彘于斯惟其圖之天聖七年春三月二十有六日吳郡從事試芸臺秘書郎武寧張珉伯鎮記

○○題延射亭　楊備

髙臺蕪沒曲池平十萬人家古縣城烟水雲山屏面裡闤闠墳域舊都名

○延射亭在縣治中天聖中縣令廣州觀察使梁允成所作自監郡而下皆集而射之極一時寮友之勝觀張珉所記足以想見當時州縣仕者之寛舒云

○○長洲縣記　王禹偁

天下稱宰邑之賢者必以宓不齊為稱首以彈琴化民、民不忍欺謂得致理之要也殊不知行是道者不獨繫于人亦將繫于時矣當時王室雖微王綱未絶有周礼在魯則單父豈曰亂邦有聖人為師則子賤宜乎行道居百里之位得諸侯之權社稷民人自我而已井田車賦得均其輕重刑罰教令得濟其寛猛凶荒水旱得專其賑卹農時民力得聽其休息然則無私于心克儉于身辨田之腴瘠定賦之上下强暴者刑之以法孝弟者旌之以礼寛其教以誘人峻其令以約吏時豐則斂之歲飢則賑之農有力而不奪役非時而不行闢之以庠序誨之以礼樂使父子親兄弟友夫婦和然後祭祀以事鬼神行香爭以睦鄉黨自然懷土不散熈熈如春弗知其然而然也在上者不鳴琴而何俟哉洎王道云亡霸國孔熾大小相併强弱相攻區區子男宗廟不保故傳曰漢南諸姬楚實盡之又曰楚縣陳蓋縣之始也秦併天下畫三十六郡則小國皆為縣而隷于郡矣國之于郡猶身之有臂也郡之于縣猶臂之有指也國取于、郡、取于縣、、取于民是以臂指無民而自養也由是田有籍賦丁有常庸春役而夏不休朝令而夕必具小則懲之以殿最大則掛之以刑法豈惟道不能行亦將身就其辱還使宰邑者苟攝食免詬罵而已昔人嘆徒勞賦歸去者為是也向使子賤復生亦將捨琴折腰奔走不暇况行道乎雖欲不順其時不程其力亦猶建一指而扶天柱不其難哉時使之然也長洲之名見吳都賦貞觀中分吳縣以建之垂二百年宰名氏縣誌闕焉錢氏享國幾一百稔專建屬吏莫得而知皇上嗣位之

二載溪南王歸于我國家始設官以理焉袁仁鐵首之王禹偁次之其土汙潴其俗輕浮地無柔桑野無宿麦飽魚飯稻衣葛服卉人無廉隅户無儲蓄好祀非鬼好淫内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兼併者僭而驕貧窶者欺而墮田賦且重民力甚虛租調失期流亡繼踵或一歲不稔則鞭棰盈庭不能輯事矣至有市男女而塞責者甚可哀也蓋隔中夏之政滲小國之風使令聖人求理于上庶官陳力于下斯民之泰其有漸乎禹偁非循良之才蒞凋瘵之邑仍以舊貫民安仰哉會到

任之明年大有年也先是司漕運者轉民歲租吏送他郡若舟楫之役靡堰埭之費者久矣至是始聽民以本屬郡輸之從便宜也亦小康之有萌矣是歲獄訟靡繁賦調中考困塢歛民瘼平議政體總而刊之存諸廳事待賢者以舉之所謂言而不能行者也時大宋雍熙三年正月九日守大理評事知縣事王禹偁記

○此記兵火不存紹興十年知縣石理重刻石吳驥隸書

○○茂苑堂記

米友仁

長洲令尹石理堂中才高氣剛嗜古好雅下車既久政成事簡蓋牛刀割雞游刃裕如者邑廨之東有所謂茂苑堂前人取左太沖語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意也考之圖經郎江為池距縣南七十里多歷年所高岸為谷無足深怪訂之于古莫可得實視棟楹之顛圮乃鳩工而亟新之堂之南崇植以嘉木脩竹奇芳蕙艸蔚葱吐秀而森然數陰如在丘壑邃深處與堂相直曰百花亭即堂之西為遺屋曰尊美堂其北龜首曰維摩丈室北向聚群石如岩谷曰綠野軒又南闢竹逕曰綠

筠庵皆增廣而揭以是名琴書雅玩陳列于中客至則閱古賞奇試茗烹飲必與之從容竟日怡然自適曾不少倦後之君子游息乎其上要當勿復剪伐如甘棠之愛頋不懿歟紹興己未季夏二十日襄陽米友仁元暉記

○○題茂苑堂

方千

坐看孤峭却勞神還是微吟到日曛松鶴認名呼得下沙鷗飛處聽猶聞夜闌亦似深山月雨後惟開滿屋雲便此逍遥應不易朱衣紅旆未容君

〇〇 移任長洲縣五首 王禹偁

移任長洲縣舟中興有餘篷高猶見月棹穩不妨書兩
碧蘆枝亞霜紅蓼穗疎此行紆墨綬不是爲鱸魚

移任長洲縣孤帆冒雨行全家隨逆旅一夜泊江城身
世漂淪極功名早晚成惟當泥尊酒得表任浮生

移任長洲縣窮秋入水鄉江涵千頃月船載一篷霜竹
寄藏魚市雲疎漏雁行故園漸遥遠烟浪白茫茫

移任長洲縣辭親淚落衣折腰雖未晚搔首欲何歸晚
月霜華重晴山栗葉飛江頭鷗鳥在應怪不忘机

吳都文粹 三十一 卷九

移任長洲縣沿流漸入吳見碑時下岸逢店自微酤野
廟連荒塚江禽似画図高堂棲別後應夢宿菰蒲

〇〇 春日公舍偶題

薄宦苦流離壯年心力衰驚花愁不覺風雨病先知曉
月晃竹屋寒苔疊槿籬無人慰幽寂庭柳自低垂

〇〇 長洲遣興

七十浮生已半生徒勞何日見功名折腰未賤堪羞死
負郭田荒好力耕庭鶴慣侵孤生影隣雞應信夜吟聲
年來更待賢良詔咫尺松江未濯纓

妻兒莫笑甑中塵只患功名不患貧自覺有文行古道
可能無位泰生民烟村舊葉勞歸夢雪屋孤燈照病身
投老綠袍未休去九重天子用平人

長洲 楊備

太湖東面即長洲臨水孤城遠若浮雨過雪收山潑黛
管弦歌動酒家樓

花光帶露柳凝烟茂苑笙歌已沸天有客尋春携一醉
書樓紅粉洞中仙

〇長洲縣在府治之北三里長洲縣分自吳縣自唐以
來爲名邑本朝王禹偁常爲之宰哦詠最多邑望益
高縣有茂苑歲寒二堂掬月蜻翠二亭

吳都文粹 三十二 卷九

〇〇 蜻翠亭記 龔頤正

中國呂君宰長洲之明年行受代矣一日公退吏散約
客相羊縣治之圃時屬初夏紅紫事休宿雨収霽新綠
欝勃林矣燠發釜葉左右屏列餘花錯落如綴珩瑀有
風徐至芬香襲人乃命酒坐蜻翠亭上君指柱間仲公
彌性之詩有云檪枝密葉翠虬蜻者曰名以是爲花故
也余居此之日久矣卒夜漏未盡起視事漏下五六刻

猶不得息裝懷倥偬于薄書期會間領畧于此蓋不一二数也遣少間拾餘材為支其將傾葺其甚弊朽腐則新䕺而墁之示不欲以將去而怠其事焉方此佳時一杯相屬容盞盡歡于是楚人龔養正使折花侑坐起以酒屬君曰夫草木之生其性也遂深山大埜清曠廣漠春數秋闃付榮瘁于自然亦復何有不幸而名人從而玩之封植矯揉揠助其長而人方以為異而喜要非其性分也士而志于用小而小大而大其得而遂耶達者視之犧尊孰先于楓柳蓬艾孰後于蘭蓀耶抑余聞邛

吳郡文粹　三十三　卷九

蜀山林中此花如積栾城蘇公詩半垂野水弱不墜直上長松勇無敵等語概可想見君賢者後號有家法周旋州邑尭孟吏事且有用于時頗欲遂其私且不可得若余者其將遂余生乎異時尚記前後二公之詩見此花為一笑君引飲釂遂書以記之時淳熙戊戌四月上澣也。

○蟠翠亭在縣治仲昇建呂存中重修

○○企賢堂記　黃由

長洲為縣肇唐萬歲通天中至于我朝雍熙元年翰林學士王公諱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蹇來為令滿秩名為左正言直史館公自叙其時侍親而行姑蘇名邦號為繁富魚酒甚美親年方踰耳順子孫滿前多自樂者形之于詩見之家集至其論榷酒惧遺斯民之害則憂深思遠反覆陳之為廳壁記則欲激其風俗遲之歎化柳熏并而衰流亡所謂鳩歛民瘼評議政體以待後人則其言皆凛然是知公凡所以為訓者其言皆不苟發也惟公首倡斯文濟之忠直全名大節見諸國史如盧陵歐陽公眉山蘇公豫章黃公皆嘗表述為詩贊極

吳郡文粹　三十四　卷九

其推尊自是公之言謳風列在人耳目表表愈偉後公垂二百年令令會君德寬來亦將終更願縣治之東堂壁間有公之于嘉言所序題名記絓往來之詳與踵武之嘆請之慨想用求公像于虎丘寺繪之堂上而扁曰企賢併刻三公之詩贊于石高山景行用志目深異時永陽黃澗之祠兒佩陸離以儀以聽並嬍村望足以使有識歆儀起敬慕矣淳熙九年十月一日邑人黃由記

龔頤正書

○企賢堂在縣治淳熙九年知縣曾梟求王元之像于

虎丘繪之堂上其詳見于郡人黄由之䟦
〇〇　曾程堂記　　李處全
余同年友高君炳儒主吳江縣簿之二年既請于府縣
以新治舍又即其西作堂三楹爲退食之所規制穩容
不痺不隘榜之曰曾程以礼部尚書贑州曾公楙中書
舍人新安程公俱嘗爲此官示尊賢也且屬余記之余
幼侍先君獲拜二公席益知其文章議論軒輊一時在
京師已蘄蘄有人望曾公既登華近而程公亦賜第擢
館閣迄爲中興第一流先後與内外制渡江文物追配
吳都文粹　壹　卷九
中原二公有助焉其去此雖遠而流風遺跡猶或可攷
尚友昔人炳儒得之矣炳儒行終更去一紙書入光範
門諸公當爭挽致之由西恒(亟)入北扉丹青帝謨鼓舞群
聽則于二公何羨雖然孔子之賢賢孟子之論世其尊
德樂道之風可少廢耶後之君子將有取于斯文乾道
三年四月朔日贊皇李處全記
〇曾程堂在吳江縣治主簿廳縣之西
〇〇　新修主簿廳記　　范成大
州縣之任古謂之宦遊豈直以斗升易農而已哉名山
大川雄尊奇秀之境從事其間足以窺覽觀而昌神明
古之君子固有樂乎此矣松江太湖水國之勝當天下
第一四方好事者想像其處欲至而無由今行臨東南
士大夫假道以奏名場與夫商賈百族擢船而逐利者
駢驟相摩此其人皆有所期會囂呼爭先亂次以濟終
夜洶洶有聲其勢豈能少留而一寓目是雖日過乎前
而與未始至者奚辨余家吳門莽蒼在望又無聲利火
馳之役宜能數遊而躬畊作苦正爾少暇日私念誠得
築室菩闍卜隣三高以朝夕于斯吾樂可勝計耶乾道
吳都文粹　叁　卷九
丙戌八月既望閒從容汎舟垂虹主縣簿高君炳儒遵
新作治所落其成余與觀焉蓋自始役至是七十七日
而閎閌高照牖戶靚深髹績礱鏝皆中度程既聚廬之
者須無一可恨而爲之讀書之齋休坐之堂修竹繞圃
光景瀟然所謂垂虹者乃在其旁數十百步耳夫出有
江湖之趣居有清燕之適此固古之君子宦遊之樂而
余素願朝夕于斯而不可得者炳儒之職會計當而已
無催科敲朴之煩奔走將迎之勞而有可樂者如此于
是求文以爲識余聞漢高士不爲主簿孫子嚴從舍而

有喜色士未遺隨所遇而安其可愧者不在我也炳儒有文學行誼而不畀其官又作意而新之視癸簠請比儕有加焉其志固未易量姑為序其所可樂以告後之賢者使共之明年二月一日順陽范成大記并書

○左迪功郎平江府吳江縣主簿主管學事四明高文虎建。

○○常熟縣題名記　曾慎。

常熟為縣其來久矣舊為毗陵郡南沙縣至梁改為常熟自梁歷唐由唐迄于偽吳幾數百年前尹是邑者姓

名莫或紀錄故不得而考本朝太平興國中錢氏以圖籍歸于京師始于縣令蔣文懌至元豐初知縣宣德郎劉極求得其姓名凡四十有二人列之板榜置于廳壁角自此來尹者至則書之覘其間相繼登金門上玉堂儀羽堂閣正位極極蓋翩翩焉未見其止余因承乏應板榜不足以久傳于是命工鐫之于石立于廳之左關者補之庶為不朽之傳宜覘名列以勸方來俾尹斯邑者如夫儒之劾愷悌及民延福百里庶幾乎刊石而無愧也紹興二十一年九月魯國曾慎記

○常熟縣在府北一百五里

○○常熟縣新建順民倉記　祁叔

治平二年河內向侯作新倉成嘗語予其始終曰吾至之初見太守永州陳侯席不暇陳侯曰常熟大縣也考其民版之數至四萬戶歲輸之粟至八萬石有倉汙庳廼窄纔容四分之一濱江之民遠者百里水浮陸走捆載而至倉或既盈則累數夕而不得輸于州又病其遠此一不便職是歲常散蓄于浮屠之居廊廡皆滿蓋藏弗謹塗壁弗完得毋有以誨盜哉此二不便蓋遲君之

來也久矣君至圖之吾退而自惟倉廩蓋今天下郡縣之先務京師兵儲祿廩之出入一皆仰給于東南茲又為東南之劇歲入之粟他郡莫加厚焉吾邑雖不腆其敢後其所先務耶矧其弊又如此之甚宜陳侯有以告吾也及吾視事之日見吏民問其所疾苦尤為不便者凡幾然而獻計者又皆不出吾陳侯之議也于是訪縣方北得隙地數十畝以營築焉始召民而論其所以作之之意民既病此久矣莫不奔走以聽命咸願治材于家請期日合衆材以成之既而至期倉遂已成予謂二

侯皆能以才名于世所至莫不著見風迹至于興利去
害使民皆其所素蓄沛然而有餘矣以沛然有餘之才
相與協謀洽其因民所欲之役其成也宜其不勞而功
多甚榜曰順民盡得之矣若夫世之從政者利害較然
居前畏謗忌譏詆、然不肯一日出其力則有詩曰愷
民斯不遠哉夫愛民莫如古又古之人有為豈天作而
地生斯亦出于民而已且始視利害之如何豈可為而
不為乃曰愛民哉此大不然昔者子産嘗以其乘輿濟
人于溱洧孟子謂之惠而不知為政凡以此也向侯亦

以余言為然因刻之于石俾來者考焉時熙寧元年三
月十一日將仕郎前守沂州臨沂縣令祁潄記

題常熟縣

遠逼江垠傍海壖落帆多是兩來船縣庭無訟鄉閭富
歲歲家收常熟田

○　順民倉記　陳暎

上方駐蹕臨安于時吳門視周畿內漢三王輔唐同華我
舊京之陳鄭也衣冠之所鱗集甲兵之所雲萃一都之
會五方之聚土腴沃壤占籍者衆雖前代與全盛時猶
不可同年語府邑之事宜其倍稱况于府庫之出內獄
市之浩穰盡不待較而知者環府之邑五而常熟居其
望焉時主客以戶計者八千九百七十有二而今五萬
一千一百三十八夏賦金錢為緡二千八百其幣帛疋
合萬二千六百而奇禹詳秋租穀粟七萬六千餘斛乃
令折帛為緡者十萬二千三百而解州損其舊二千邑
之事其倍稱何如哉今其邑從事于民者如是而邑復
瀕海道直故疆沂容萃全齊在望剩利規恢舟師所宿
則寔居今日之要害風檣連林夜嚴寒海資糧巨萬以

日饋給營繕百項以時調度苟有不垂責且之冀塞民
兵之事又如是重以府所倚集月四大萬版籍輸要風
雨寒暑不渝此為令者才或不濟負罪投劾而去者項
背相望也則壁記之不列何以自警朝夕庸少惰乎陳
暎不佞爰來亦既年所事定得間始閱次中興以來為
令者至暎人名氏授受月而日之銘石壁端以告來者
噫令秩比京寺月奉逾二萬廩逾四斛歲入圭田直過
六百石其碩一己之利害去就而不思其責之塞將不、
將能禍其身千室之邑亦必有受其弊者矣而某其敢

墮哉今吾邑之人或知某不敢墮也率以淳厚簡孚交
相爲治倘如是惕日庶乎列名下方其無辱若大邑之
望則有巫咸所止之山太伯所葬之墟言偃所居之里
龔裴才所表之閭其風俗之美猶或可槩見而邑之升
置凡附于府者有職方氏在故不記、其今昔之同異
云

○順民倉常熟縣倉也建于治平二年記于熙寧元年
淳熙元年邑令陳曄重記

○○　崑山縣補註題名記　　葉子强

崑山秦婁邑也天下壯哉縣五季雲擾四方寡于兵吳
越雖保有所履然詩書仁義之事缺焉國家文經海內
始嚴令守淮海王以版圖歸時還公倣治吳最首賜璽
書褒從以來尚旐頭紫微間能即學立夫子廟北門王
公元之記故此地翕然趨于文至今好學而知禮尚孝
而先信乃有昔之流風焉疆岸海江夷曠沃衍者數百
里一山巍然怪石錯立并、闤闠間又有室屋林壑之
勝士大夫自京都來官者樂之觀游詠歌永覺身遠其
歆艷者至合省寺賦祖帳之詩由此以相以輔小却言
語侍從之班踵相躡也而其意依然于是二百年間風
流縕藉績、可紀又建炎閒虜獨不侵薦紳比來樂其
土風而居之宦游間多勝事益號佳邑屬歲縣詩盛來
須入者聞其名相與駭汗若蹈甚畏豈先後難易若是
不同耶亦才術限量之或異耶不然則今之所謂不足
非古所病耶而其超達異見如此漢之郎官上應列宿
出宰百里晉之舍人洗馬妙天下選然不更長吏不得
爲臺郎今天子重字民之官褒庸旌善使觀聽者以爲
榮願力所底爾因仍規畏其可哉子强至之踰年勞于

耳目思慮之外乃喟然而歎信學力之未至則詠諸前
人以矩範焉然所傳止自崇觀間益稽吏牒碣識得自
雍熙以次五十有六人序而鑴之石尚俾來者知前輩
優游廉勤勉之淳熙丙申六月縉雲葉子强記并書、

○崑山縣在府東北七十里

○○　嘉定十年置補註省劉

朝請大夫集英殿修撰知平江軍府事趙彥橚奏議郎
提舉兩浙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兼權提點刑獄公事王
棐奏照對平江府管下五縣其境土廣袤無如崑山而

頑礦难治亦無如崑山詳玫其故盖崑山為邑一十四
鄉五十二都東西相距幾二百餘里縣治以還就馬鞍
山風水僻在西北故西七鄉與官司相接稍、循理自
崑山縣治東至練祁七十里自練祁至江湾又七十里
通計一百四十里其閒止有商量湾楊林兩塞又皆不
足倚仗故東七鄉之民憑恃去縣隔絶敢與官司為敵
不奉命令不受追呼歐擊承差毀棄文引甚而延尉會
合亦敢結集千百挾持器杖以相抗拒習成頑梗之俗
莫可誰何其害有三爭競鬬毆燒刼殺傷罪涉刑名事

干人命合行追會不伏赴官至有經年而不可決者此
獄訟淹延之害浜江旁海地勢僻絶無忌憚之民相率
而為寇公肆剽掠退即窩藏殆成淵藪此刼盗出没之
害豪民慢令役次雖差閒有二十餘年無保正之都兩
税官物積年不納只秋苗一色言之歲常欠四萬餘石
其他類是此賦役扞格之害有此三害崑山遂為难治
之邑其来非一日矣蓋縣方百里而茲邑廣袤倍焉以
一令臨之制馭必有所不能及養成頑惡亦地勢使然
昨于嘉定七年准尚書省行下備白劄子陳乞欲于練
祁市添置一縣本府已嘗委長洲縣麦主簿吴縣丘縣
丞両到練祁相視利害據各官所申亦以為合置一縣
但恐有起盖廨宇等費且先添置一尉然東七鄉之頑根
深蔕固决非邑尉之卑所能聳動察其理勢莫若置縣
之為利便今斟酌事宜欲割崑山西鄉之安亭併東鄉
之春申臨江平樂醋塘凡五鄉二十八都為一縣就練
祁要會之地置立縣治以嘉定為名所有東鄉惠安新
安湖川及西鄉朱塘積善全吴沖川武元永安凡九鄉
二十四都仍属之崑山縣所有其他張官置吏事件並

欲照紹興府新昌縣處州慶元縣創置一般体例參酌
續次申請施行如蒙朝廷擬照事宜特從今來所乞庶
使近畿之邑無不率化之民冦盗可弭賦役可均于公
于私皆有利益寔郡縣幸甚十二月九日奉聖旨依仍
令浙西提刑司平江府條具合施行事宜申仍公共選
辟清彊有心力之人充知縣一次

○嘉定縣在府東北一百四十里

○○闔閭墓　王禹偁

惜哉吴王墓秦帝嘗開破應咲埋金玉千年實為禍不

待虎跡消已聞鮑車過又是驪山頭焚：三月火

吳王闔閭墓在虎丘山劍池下吳越春秋云闔閭葬于國西北虎丘穿土為山積壤為丘發五都之士十萬人共治千里使象捷土鑿池四周水深丈餘銅槨三重傾水銀為池：廣六十步黃金珠玉為鳧雁扁諸之劍魚腸之干在焉葬之三日金精上揚為白虎據坟故曰虎丘越絶書云闔閭塚在閶門外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槨三重澒池六尺玉鳧之流扁諸之劍三千方圓之口三千盤郢魚腸之

劍在焉發卒十餘萬人築治之葬之三日白虎居其上二說畧有同異墳丘中事又古今遼絶無所考驗今兩存之

〇〇　題吳孫王墓　楊友夔

闔閭城南荒山之丘昔誰葬者孫豫州久無過客為下馬時有牧童來放牛居然珍宝出光怪識者夜見踪其由王環金盌到城市土花不蝕餘千秋州家蕭問巫封守賊曹掩骼窮奸偷已知其中有可欲亦恐未免無窮憂當時義師奮四海少日已無表與劉英雄異世凛如在暴露毋乃為神羞人生浮脆無可料螻蟻烏鳶徒所求高陵勸爾一盃酒自古南山能錮不

吳都文粹卷第九

吳都文粹卷第十

宋　蘇臺鄭虎臣　集編

吳孫王墓記　滕宬

出盤門三里有高塚或得其冢磚有文在側曰萬歲永
藏問其傍老人曰孫王墓也又曰孫王長沙王也或傳
其先世之說盜嘗發取藏金玉未竟敗獲有碑已斷缺
不全止辨有中平年三字後掩之後郡置窰其傍取土
為磚殖名號官窰後有授民田牧其上前常平使者劉彚
冢建齋昇院與孫墓相附近院甫成會從他官將去職

一日始得其事立命其屬表之為之表者不暇詢致題
曰先賢墓令使者以為失事寔不可示久遠即命吳縣
主簿劉允武訂其事乃具條所得冢傍老人之言以報
屬宬記之按陳壽志長沙王字伯符始受漢爵為吳侯
大皇稱帝追封長沙威王而其子紹嗣封於吳此墓當
盜伐時有楊友夔舜韶者作詩弔之乃以為孫破虜墓
陳壽志破虜薨葬曲阿楊詩固已差謬則所傳長沙王
者幾是按中平元年朱雋表破虜為佐軍司馬討張角
楊蓋據碑有中平年字故定以為破虜而不考其史江
表傳載破虜為雋佐軍與家壽春長沙王方十餘歲已
能與知名士交周瑜自舒來壽春勸王徙舒則碑之所
稱或謂王也又壽志及裴松之所補孫氏自破虜而下
皆出所葬地獨王不言葬而王之薨其將周瑜呂範皆
赴喪于吳至大皇始用張紘計自吳徙秣陵則王之葬
當在吳也然碑今既不存故訂而表之其傳　曰孫王
墓者從俗稱也舜韶序其詩又稱盜所得冢中物有東
西銀杯金搔頭握臂瓦熏罏中灰炭猶存其物皆歸朱
勔家實政和丙申也前使者姓詹氏名體仁字元善今

使者姓徐氏字子宜紹熙三年三月日記

吳孫王墓在盤門外三里政和間村民發墓磚皆作
篆隸為萬歲永藏之文得金玉瑰異之器甚多有東
西銀杯初若爍花良久化為腐土又得金搔頭十數
枚金握臂二皆如新并瓦薰罏一枚而近世陸墓所
燒畧相似而箱底有灰炭如故父老相傳云長沙王
墓按長沙王即孫策又恐是其母若妻郡守聞之遽
命掩塞所得古物盡歸朱勔家洪芻香譜亦畧載此
事郡人楊友夔為詩序其事為詳但直指以為堅墓

故有高陵之句按史堅自葬曲阿紹熙辛亥提舉常平張體仁始加考訂以為孫氏疑墓姑從鄉人謂之孫王墓又命郡人舉賢良方正滕宬記其事後以史考之定為孫策所葬與世俗長沙王之說稍合今皆錄之

○○梁鴻墓　陸龜蒙

先生為五噫之歌漢天子聞而病諸兩走乎大江之波容皐氏之宇下志沉潛而靡他自吳粲以舉回夫人之勤亦多不懷志于將沒適乎道之無頗比要離之烈愧

冢雖夷而不磨嗟余後先生之千祀聊奉奠而來遊俯灌地而仰語顧先生之謂何心褊性誕客他人之宇下不得故力耕而自獲所以法先生之義者庶五噫之可學

○梁鴻墓在金閶亭南皐伯通以要離烈士梁生清高因附葬之吳地記云在泰伯廟南與要離墳相並陸龜蒙云伯鸞墓在吳門金閶亭下幾一里嘗作文以祭焉

○○江纂墓　孫起卿

冢有古篆碑近自田家獲藏之五六年未甚見者錄古苔侵文理封結殆莫識偶然嗟其窮一一為磨剔始若漫無文細尋適可讀文云晉江纂長夜垂茲刻貞石殊不用瑰然但埏埴合葬無別銘背面書反覆一字不涉筆本枝記明白二父遂蕪書于逌乃宗嫡誌云養父諱（本父逌也）考諸晉史蕭真是小出入字畫亦嶮勁然不類鐫斲漢魏尚豐碑此獨何褊迫豈時丁喪亂不暇加品式于時義熙季歲次戊戌五胡割中原典午竄南極苟簡理宜爾爭詒不考責審訂既昭然疑去喜自適歷年七百餘瞥爾駒過隙名節苟不傳埃化先亮石寘茲當眼前

用代銘几席

○江纂江逌子也本漬孫起卿項于天平山下地名上沙獲墓碑乃以大方磚刻之字畫俱存與石無異

○○真娘墓　譚銖

虎丘山下冢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唯重色真娘墓上獨留詩

白居易

真娘墓虎丘道不識真娘鏡中面唯見真娘墓頭艸霜推桃李風折蓮真娘死時猶少年脂膚荑手不牢固世

閶萬物難留連難留連易銷歇塞北花江南雪

前題有序　李紳

真娘吳之妓人歌舞有名者死葬武丘山寺前吳中少年從其志也墓多花草以蔽其上嘉興縣前亦有吳妓人蘇小〻墓風雨之夕或聞其上有歌吹之音詩曰

一株繁艷春城盡雙樹慈門忍草生愁態自隨風燭滅愛心難逐雨花輕黛銷波月空蟾影歌息梁塵有梵聲還似錢塘蘇小〻秖應回首是卿〻

王禹偁

女命在于色士命在于才無才無色者未死如塵灰虎丘真娘墓止是空土堆香魂與腻骨銷散如黃埃何事千百年一名猶在哉吳越多婦人死即藏山隈無色故無名丘冢空崔嵬唯此真娘墓客到情徘徊我是好名士為尔傾一杯我非好色者後人無相咍

楊備

冰肌玉骨有遺妍粉作嬌雲黛作烟知有香魂埋不得夜深巖底月中仙

○真娘墓在虎丘寺側雲溪友議云吳門女郎真娘死葬虎丘山時人比之蘇小〻〻行客題墓甚多

○○周先生住山記　令孫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為太玄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明之質玉泠泉洞松高鶴閑韜精守道異得真契谷神既存而長守玄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山林屋洞秋八月始于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為壇遺址猶存尔能勤求吾請導之既行而

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剃木髡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古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既而鑿戶牖以為寶有鶴御冠裳戲舞于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為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表丈陽從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于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〻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洒掃香室儼而至矣嗟乎先生之休同

乎與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織厚不食而
甚力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正如靈龜外、
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獨
也井泉去厲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廣也仙雲靈鶴
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著知乎予叔服膺先
生之門二紀于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凝神遐想直
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
楚記

○隋周隱遥洞庭山道士自云角里先生之孫山上有其

祖角里村言其世數人得道隱遥學太陰鍊形死于
崖窟中囑弟子曰檢視我尸勿令他物相干六年後
當更生當以衣裳迎我弟子守視初甚臭穢虫壞唯
五臟不變如言開護之至期往視身已全起坐弟子
湯沐以新衣迎歸髮鬒而黑髭麄而直若獸鬣焉十
六年又死如前更七年復生如是三度已四十餘年
且八十歲狀貌如三十許人隋煬帝召至東都尋懇
還本郡唐正觀中召至長安館于內殿問修習之道
對曰臣所修者匹夫之事功不及物帝王一言之利

萬國蒙福得道之效遠于人臣區〻所學非萬乘所
宜問也復求歸山詔遂其所適出仙游拾遺

○○ 呂真人感應記 趙彥清

昔陽大明南安名士也孝純篤出于天性親喪廬墓而
上帝昭鑒遣呂真人贈詩遺藥以答其誠郡守既嘗表
于朝又刻石傳于世予竊謂神仙在渺茫恍惚之間安
得與人接始疑而未之信乎江之常熟海嵎山北十七
里絕頂有僧慈悅結廬于白龍祠之側向得水腫疾屢
投藥石不瘳一日有客自云姓回忽至龍祠音容異常

徐而入見慈悅甚憐其病遂以指甲劃其股腹水即潰
而瘇消又以藥一彈丸教用商陸根煮湯服之且語慈
悅壽至八十有五不踰兩日其疾遂痊慈悅初不信其
爲何人也後兩月餘有客云來自臨安因觀補梳至此
以画一軸授慈悅曰吾所画也須臾而去及展視之乃
薛蕩所覆呂真人之像方悟前日姓回者即呂也慈悅
奉于龍祠三十年其不懈如一日凡有禱祈隨即感應
里人莫不愛重之天而使真人來治其病其事亦類于
陽君也歟夫人患不誠不信誠可以開金石信可以及

豚魚況于神仙乎余因禱龍祠慈悦以此告余既以釋我
之疑而且有感也故刻石以記之

○隆興間常熟縣海嵎山頂有僧慈悦者患水腫病醫
藥弗效一日有客自云姓回憐悦病以指爪劃其股
腹水潰腫消又授以藥且云壽至八十五後兩月又
有客以畫授悦曰吾所畫也須臾而去展視乃呂真
人像方悟前所姓回者即呂也

○○ 遣題三首　林遇賢

楊子江頭浪最深行人到此盡沉吟他時若遇無波處

吳都文粹　九　卷十

還似有波時用心

門前綠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
十分春色屬誰家

心門增道氣忍事敵灾屯謹言終少禍節儉勝求人

○遇賢姓林氏東禪院僧飲酒無算鄉人目曰林酒仙
口中可容双拳間有異事每出人群聚觀之能自畫
其形無毫釐不肖好吟詩語雖俗有理致詩如此類
甚多不具錄今其真身塑于院中

○○ 題西湖一山寺壁　僧惠詮

落日寒蟬鳴獨歸林下寺柴扉應未掩片月隨行屨唯
聞犬吠聲又入青蘿去

和韻　蘇軾

唯聞烟外鐘不見烟中寺幽人夜未寢草露濕芒屨唯
應山頭月夜夜照來去

○惠詮吳僧體垢汚而詩絕清婉嘗書西湖一山寺壁
曰云云蘇文忠公和于後云云詮遂以詩知名

○○ 題臨平會蘇子瞻　僧道潛

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

吳都文粹　十　卷拾

藕花無數滿汀洲

○○ 又

隔林髣髴聞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

○○ 贈妓

寄語巫山窈窕娘好將魂夢惱襄王禪心已作沾泥絮
不逐春風上下狂

○道潛吳僧有標致敘陶靖節為詩嘗自姑蘇歸西湖
經臨平作詩云云蘇文忠公赴官錢塘得詩大稱賞
一見如舊識嘗有詩曰云云蘇公曰此吾師十四字

師號也蘇公移守東徐潛訪之館道遥堂士大夫爭
欲識面餓罷客俱來紅粧擁隨之遣一妓前乞詩援
筆立成一座大驚自是知名 冷齋夜話

○○ 適題 僧道川

我有一條鉄楖標縱橫妙用無人識臨行擲轉上頭關
轟起一聲春霹靂

○道川本崑山縣弓手矍趨以勇力名方被差捕賊宿
廟中忽有所得徑投山西東齋出家徧游江湖聞道
遇虎不為動虎亦馴伏其傍一日大書四句云 云危

坐蛻去有注金剛經其徒傳誦之

○○ 送文暢北游 韓愈

昔在四門館晨有僧來謁自言本吳人少小學城闕已
窮佛根源粗識事輗軏攣拘屈吾真戒轄思遠發薦紳
秉筆徒聲譽耀前閥從求送行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
餘卷浩汗羅斧鉞先生閔窮巷未得窺歌闕又聞識大
道何路補剠刖出其囊中文滿聽寔清越謂僧當少安
草序頗排訐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胸窙
豁劚株橛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風塵一出門時日

多如髮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徵租聚異物詭製恒
巾韤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
蝎況逢旧親識無不比鶼蟨長安多門戶弔慶少休歇
而能勤來過重惠安可揭當今聖政初恩澤完戒戎胡
為不自暇飄戾逐鶚鷹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
鎮幽都竹帛爛勳伐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開張簇
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馬寧復茹藜蕨余期報恩
後謝病老耕垡底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僧還相訪來
山藥煮可掘

○○ 蘇州四瑞聯句詩序 崔端

觀察推官承奉郎試大理評事崔端撰蘇州四瑞聯句
詩序云休祥之出必俟乎時感應之證亦繫乎政政或
未乂物理寧通時既會昌神靈斯格蘇臺四瑞其殆庶
乎而況分連牛斗地控江湖壤賦繁劇里門雄盛郡守
之選古難其人昔太宗有命俾我良牧吏部員外郎陳
公鎮撫之公自下車決政之暇伸民之冤挫猾吏之鋒
削刑禁之濫靡勞于力厥功告成嘉瑞荐臻休祥雜沓
花房連萼竹聳双莖白龜見乎崑丘甘露零乎佛廟

甘露降瑞光寺斯乃我后重離継照有聞必先之靈感也歷覌藩邸未有若斯之昭報焉以進士陳公（名克）與南陽茂才張公（名君房字尹方）詩敵者也丁酉孟夏之夕會宿于郡斋酒酣據席言及四瑞且曰非筆墨無以紀郡政而頌聖德由是賡唱迭詠終宴為聯句律詩自十二韻至二十韻四韋凡五百八十言

○姑蘇四瑞謂白亀甘露合歡芍藥双竹也吏部員外郎陳省華守郡四瑞並出省華之子堯咨与張君房各賦詩推官崔瑞為序

隱石詩 幽獨君

青松多悲風蕭蕭聲且哀南山接北山幽隴空崔嵬白日空昭昭不照長夜臺雖知生者樂魂魄安能迴况復念所親痛哭心肝摧慟哭復何言哀哉復哀哉

又

神仙不可學形化空游魂白日非我朝青松為我門雖復隔幽隴猶知念子孫何以遣悲怨萬物歸其根寄言世上人莫厭臨芳尊莊生問枯骨至樂復厝言

又 祭後隱出

幽冥雖異路平昔忝攻文欲知潛寐處山北兩孤坟

祭幽獨君文 李道昌

嗚呼萬古丘陵化無再出君是何人能留詩筆何代而亡誰人子姪曾作何官是誰仙室寂寞夜臺悲呼白日不向紙上石中隱出桃源三月綠艸垂楊黄鸎百囀猶聲斷腸不題姓字寧辨賢良嗚呼痛哉嘆惜先賢空傳經史終無再還青松嶺上嵯峨碧山大唐致集已記詩言痛復痛兮何處寘悲復悲兮萬古墳能作詩兮動天地聲哀怨兮淚沾巾感我皇兮列清酌願常生兮事明君

題幽獨君 楊備

金撿書殘石壁雲一名幽獨彼何人春深艸沒松門路泉下詩猶感鬼神

○大曆十三年虎丘寺有鬼題詩隱于石壁之上蘇州觀察使李道昌異其事遂具奏聞勅令致祭道昌自為祭文祭後數日石上復隱出詩一絕即寺山之北有二墳甚高大荊榛叢蔚詢諸耆艾莫知何人所葬至今猶存

○○ 禽暴篇　　陸龜蒙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稻離々年無以播憂傷於懷夜不能寐往々聳顴暴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訊其甿曰鳧鷺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得之糠擶上甿下栖塗枝叢植于陂一中千万膠而不飛是藥也出于長沙豫章之涯行賈貨錯歲受于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絕既群鳧恣翔幸不免手口腹反侵人之稻粱予曰嘻失馭之

民化而為盜閩梁急征商不得行江湖小會亦肆其暴以害民之物予俾生靈死乎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陸龜蒙視穫于甫里夜有鳧鷺蔽天而下若風雨所當之禾竭穗而去為作禽暴篇

○○　南翔寺

白雀南翔去不歸惟留空跡在名基可憐後代空王子不絕薰修享二時

○崑山臨江鄉有南翔寺初掘地得石徑丈餘嘗有二雀飛集其上僧有齊法師者即此地為精舍聚徒居之雀飛來無定方隨飛來處其方必有人來施財作供無一日不驗久之雀去不返僧為之號泣石上忽見題一詩云云因名寺曰南翔寺之西有村曰白雀

○○　倚樹高吟　　申徒有涯

仲尼非不賢為世所不容嗟々同舟子不識人中龍渠雪戴落梅寒聲激長松狂來但清嘯一壺隱塵蹤

○申徒有涯方外之士嘗携一白磁瓶自陽羨游吳中大風雪中脫衣貰舟沽酒斗餘飲畢大吐同載者惡

之榜舟者逐之有涯挈瓶登岸倚樹高吟云云訖跳身入瓶惝然無跡榜舟者大駭舉瓶碎之無見也他日同濟者見有涯携杖于虎丘劍池側箕踞而坐如其異人不敢通問

○○　冢歌　　吳女紫珪

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既高飛羅將奈何志願從君讒言孔多悲怨生疾沒命黃壚命之不造冤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皇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烏不為匹偶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歲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為之妻重學于齊魯屬其父母使求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閶門外三年重歸問其父母父母曰王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帛往弔玉于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謂必從願不圖別後遭命柰何玉左顧延頸而歌曰云云歌畢歔欷流涕不能自勝要重還冢重曰死生異道不敢承命玉曰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為鬼而禍子乎欲誠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冢留三日夜臨出取徑寸明珠遺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即節自愛若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託以鬼神趨收重、脫走至玉墓所訴玉玉曰無憂今歸白王王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緣何生玉跪而言曰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令名毀義絕自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齎牲帛詣冢弔唁感其篤終輙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為發冢願勿推治夫人聞之出而抱泣正如烟然（異錄傳）又一說此女名紫珪魂出冢傳見重流涕遂要重入冢三日夜重請還紫珪以徑寸珠并玉壺贈之重齎二物詣夫差夫差大怒紫珪夢見于父以明重之事夫差異之悲咽流涕因赦重以子壻之禮待之（搜神記）

箜篌歌

月既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事芳夜千秋萬歲同此情歌宛轉宛轉聲以哀願為星与漢光景共徘徊

又

悲且傷參差淚成行低紅掩翠方無色金徽玉軫為誰鏘歌宛轉宛轉清復悲願為烟与霧氤氲共容姿

王敬伯年十八仕為東宮扶侍赴假還都行至吳通波亭維舟中流月夜理琴有一美人從二小女披幃而入施錦席于東床設銀鐺雜果命綰髮者酌酒相獻酬令小婢取箜篌作宛轉歌婢甚羞低回殊久乃解裙中出黃帶長二尺許以挂箜篌彈弦作歌女既金釵扣琴和之歌訖天明分別女留錦四端卧具繡枕脘囊并佩各一雙贈敬伯生以牙火籠玉琴答

之來日聞吴令劉惠明妾船中失錦及卧具等檢括諸同行至敦伯船獲之敦伯具夜來事及与從者女儀粧并所贈等物令使撿之于帳後得牙火籠巾箱内奩中得玉琴爪令乃以婚礼敦伯厚加贈遺而別敦伯訪部伍人云女即年十六字麗華去年遇病逝未亡之前有婢名春條年二十許一婢名桃枝年十五皆能彈箜篌又善宛轉歌相继而死

〇〇 吴中紀詠　　白居易

吴中好風景八月如三月水荇葉仍香木蓮花未歇海

天微雨散江郭纖埃滅暑退衣服乾潮生舸舫活西衙漸多暇亭午初無熱騎吏語使君正是遊時節

其二

吴中好風景風景無朝暮曉色萬家烟秋聲八月樹舟移絃管動橋擁旌旗駐改號齊雲樓重開武丘路况當豐歲熟好是歡遊處州民勸使君且莫拋官去

次韵　　崔融

洛渚問吴潮吴門想洛橋夕烟楊柳岸春水木蘭橈城邑南樓近星辰北斗遙無因生羽翼輕舉託還飈

過蘇州　　蘇舜欽

東出盤門到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區區暮亦行

經闔閭城　　杜牧

遺跡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烟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烟雲盡慘愁

憶春草　　劉禹錫

館娃宮外姑蘇臺欝欝芊芊撥不開無風自偃君知否

西子裙裾曾拂來

遊山　　蘇舜欽

上春游南峯出自閶扉西崎嶇緣田塍時又涉狭磴午初至峯下先讀孏石碑僧廬頗新鮮丹青晃朝曦云昔支公居石迹有馬蹄躋嶺到天平上觀右室危蒼壁瀉白泉對之已忘疲西岩列窓戶玲瓏透斜暉嵌然似飣餖人力安可施朝飡下木瀆市物俗所宜琴臺昔嘗遊回首憶旧題南向又渡嶺盤屈麋鹿蹊攢身趨宝華未到聞法鼓松間見廣路平如隱金鍵寺壓兩山脚三面

張屏幃夜闌宿虛堂淸華無夢思西南登堯峰俗云堯
所基洪川不能没上有萬衆樓中道舍篮輿從者亦汗
衣陞巧步趁健馬莫可追自傷幹軀大而股酸不隨
巖而洒磴滑惟賴枯筇措四顧物象殊雖困强自持竹
木亘支撑小閣架險梯凌晨過橫山蹴踏雲霞低身如
摧翅翼不見鴻鵠畢却視衆林盤密若薺麦齊是皆樽
樸材眷發綠翠姿一方紺碧瓦樓殿貼地飛右顧萬頃
湖東与天相迷日炙白烟開風驅銀山移旁過折腰塔
鉄輪盡顛隳道爲震霆火烈瓦甓慶未知天之意摧

此將何爲迤邐瞰蔫椔覺此路側池清無一點塵蝦魚
潛琉璃室積仰修竹整如翠羽旗璎伽屋老朽是亦傳
者非比渡千丈橋柱裊欄傾欹攬衣俯而趍愁爲溪風
吹遇勝輒自畄仰嘯中屢遺永言喜譴浪把酒先嘻、
杖屨閱奇怪瞪睨惟嗟咨及還城中居城人殊未知自
疑身被畄暫此夢寐歸紛然著鄙事奔走爭自私向者
却是夢反覆又自疑神明日夜往内顧行者尸何由擺
塵坌崇辱兩莫期清泉与白雲終老得自怡

○○ 和蘇州太守王規父侍太夫人觀燈余時以

○○ 劉道原見訪滯畄京口不及赴此會二首

蘇軾

不覺朱轓轉後塵爭看繡幰錦纏輪洛濱侍從三人
貴京兆平反一咲春但逐東山携妓女那知後閣走窮
賓滯畄不見榮華事空作賡詩第七人

翩、緹綺走香塵激、飛濤射火輪美酒畄連三夜月
豐年傾倒五湖春安排詩律追强對蹭蹬歸期爲悪賓
墜珥遺簪想無限華胥猶見夢回人

○○ 彭山贈貫之　　胡宿

彭山隔重湖落日見孤塔楊舲入空蒙烟樹散鳧鴨山
中老癯仙萬頃供芥納衆風落袂唾瞑色遠相荅平生
尓汝分磁鉄契已狎萬緣一笑空是處無剩法方舟過
谷隱風雨寒雲、黎明帶星歸尚及齋鼓踏臨岐戒後
會梅熟新秧插期我散襟楮莫忘鷗盟歃

過吴門　　李紳

烟水吴都郭閶門架碧流綠楊深淺巷青翰往來舟朱
戶千家室丹楹百處樓水光搖極浦草色辨長洲憶作
麻衣士曾爲旅棹游放歌隨楚老清宴奉諸侯貞元中余以布

衣多遊吳中嘗夏卿首為知遇嘗陪宴席於李仲李何劉從周秦毋威十餘輩日同盃酒及余以太和七年領撫會稽則當時賓客群吏樂從寺僧里客無一人在者至于常公子弟凋喪略盡花寺聽鶯入、

春湖看雁留里吟傳綺唱鄉語認歈謳橋轉攢虹飲波
通鬬鴨浮竹峰梅園靜水巷橋園幽絶渚荒麋苑穿岩
破虎丘舊風猶越鼓餘俗尚吳鉤故館曹閶訪遺基亦
徧捜琴臺山木盡香徑佛宮秋帳殿菰蒲掩雲房霧露
收芳蘼妖霞滅荊棘甼包羞風月識黃綬徑過半白頭

元和七年余以校書郎從役再至蘇州時年十五傳正為郡而貞元中賓客散落率已殂謝及宴而伶人酒徒悉無往日者門客惟今起二人已疾重來冠蓋客非復別離愁太和七年余赴鎮會

吳都文粹　二十五　卷十

稽劉禹錫為郡則元和中蘇州相識知与不知索然皆盡河柳衰謝邑居更易乃喜今感之嘆也僕夫
分通陌前旌駐外郭水風搖綵旆隄柳引鳴騶閭吏子
孫陽呼名礼敬修頎瞻殊宿昔語默過悲憂義感心空
在客衷日易偷還將滄海語從此布皇猷

軍中冬宴　韋應物

滄海已云晏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茲
邦寔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戎士氣益振虎竹
謬朝寄英賢降上賓擬罄周旋礼媿無海陸珍庭中丸
劍鬭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晩觥酌豈言頻單醪昔所
感大醪況同忻顧謂軍中士報荅何由申

春日自吳門之陽羨道中書事　曹松

勝異忘遊應未遍路岐猶去幾時還浪花湖濶虹蜺斷
柳綠村深鳥雀閑千室綺羅浮画檝兩州絲竹會茶山
眼前便是神仙事何必須言洞府閒

王禹偁

盡怪吳蘇地瓊花冷不銷時賢臨水國天氣似中朝客
逐江雲墮輕隨海吹飄影沉松䈙亂片翳葦蓬焦粉拂

吳都文粹　二十四　卷十

龍頭舫繒鋪雁齒橋煑茶收歲計宜稲豫民謡拔筍芽
先出欺梅蕋自凋誰言未盈尺猶稱不封儀郡守齊黃
霸明皇邁帝堯縣官惜歌詠翻恐笑漁樵

自蘇臺至望驛亭人家盡空春物增思悵然
有感作此因寄徒弟紓　李嘉祐

南浦菰蒲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流水
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曲一作依、如送客平田渺、獨
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報虜塵

五日公燕　梅摯

虎符初合曉芳天良會难并樂与賢心愧白公求治切
下車三月始開筵

蘇州閭丘江君兩家雨中飲酒　蘇軾

小圃陰陰遍灑塵方塘激激欲生紋已煩仙袂來行雨
莫遣歌聲便駐雲肯對綺羅辭白酒試將文字惱紅裙
今宵記取醒時節點滴空階獨自聞

又

五紀歸來鬢未霜十眉環列坐生光喚船渡口迎秋女
駐馬橋邊問泰娘曾把四絃娛白傅敢將百草鬬吳王

從今却笑風流守画戟空凝燕寢香

吳中言情寄魯望　皮日休

古來儋父愛吳鄉一上胥臺不可忘愛酒有情如手足
除詩無計似膏肓宴時不輟琅書味齋日难判玉鱠香
為說松江堪老處滿船烟月濕莎裳

和答日休　陸龜蒙

菰烟蘆雪是儂鄉釣線隨身好坐忘徒愛右軍遺點畫
閑披左氏得膏肓無因月殿聞移屧秖有風汀去採香
莫問江邊漁艇子玉皇看賜羽衣裳

九月五夜出盤門書呈黃尉　蘇舜欽

紺細幕見黃金鈎珠璣磊落澄今一作不流紛紛娟景動
波上的的遠勢生樽一作沙頭前山漸昏漁唱息唯有疎
葦吟窮秋予方弭檝對此景時欲乘興長城游青娥蕩
槳忽遠至雖有雅約猶嚬羞綠舟鮮明四窓闢蘭尉辛
滑佳賓由歌餘清冽貫衆耳笑動姿采生香幬玉盤鱠
鱸光一色飣蔌有核随所搜河斜參倒氣愈告我起飲
子子必酬共知此會不易得邂逅得此难再求區區才
智自勞役擾擾塵俗多悲憂已醉更歌更起舞明日分

散空離愁

邂逅劉公尤于平望之西聯舟夜話叙意　蘇舜欽

昔別蘋初生離語發清商契闊幾何時遺囀猶在梁栽
亦遊宦者吳會非我鄉三考一瞬息扁舟此徜徉邂逅
通夕語弭棹水中央淡影月照户逺音雁南翔擄意良
未盡詎及羅酒漿子去尚千里道路阻且長嶔崎慎所
歷無令馬玄黃

林　歆

寒食家、踏曉晴好風吹我出重城幾灣野水迎人白
數點家山刮眼明已有鴒原聯乘棨何須鵠尾亞桄行
山前父老應相笑為我頻來學送迎

至吳門示諸弟兼呈伯原教授　林布初

夢寐家山忽五春君恩乞与守符新便推白傳為前政
更得梁鴻作部民入境喜逢餘秉穗舉杯無復嘆鱸蓴
左司西掖誠非據尤是詩情愧昔人

懷古　許渾

宮館餘基倚棹過黍苗無限獨悲歌荒臺麋鹿爭新艸
空苑鳧鷖占淺莎江上雨來虛檻冷海邊風起遠帆多
可憐國破忠臣死日、東流生白波

疊韻吳宮詞　陸龜蒙

膚愉吳都姝眷戀便宴殿逡巡新春人轉面見戰箭
紅櫳通東風翠珥醉易墜平明兵盈城棄置遂至地

和　皮日休

侵淫尋歡本勢厲衛睥睨荒王將鄉亡細麗蔽袂逝
厲揭贊製曳康莊傷荒涼主虜部伍苦墻亡房廊香

吳宮詞二首　杜牧

越兵驅綺羅越女唱吳歌宮盡花聲少臺荒麋跡多茱
萸垂晚露菡萏落秋波無遺君王醉滿城嚬翠娥
香徑遶吳宮千帆落照中鶴鳴山苦雨魚躍水多風城
帶晚莎綠池連秋蓼紅當年國門外誰信伍員忠

懷古送李秀才下第歸江南　劉商

姑蘇臺枕吳江水層級鱗差向天倚秋明雲白萬林空
低望吳田三百里當時雄盛何如此千仞無根立平地
臺前夾月吹玉簫臺上迎涼撼金翠銀河倒瀉君王醉

灔酒峨冠盼西子宮娃酣態舞娉婷香飄四颯真珠墜
伍員結舌長歎欷忠諫無因到君耳城烏啼盡海霞銷
深掩金屏日高睡王道潛隨伍員死河斗中間瞻王氣
會稽句踐擁長矛萬馬鳴啼掃空壘尾解氷消真可恥
凝艷妖芳安足恃可憐荒苑雨冥濛麋鹿呦、遠遺址
君懷逸氣還東吳狂吟日、遊姑蘇興來下筆倒奇景
瑶盤迸洒蛟人珠大鵬矯翼翻雲勁危峰聳後凌天孤
海潮秋打羅刹石月魄夜當彭蠡湖有時凝思万慮死
寬幢鬖鬖遊仙都琳琅暗戛玉華殿天香静裊金芙蕖

君聲日下聞來久清聽何人堪敵手我逃名跡遁西林
不得灞陵傾別酒莫使五湖為隱淪年〻三十昇仙人

答章傳　蘇舜欽

廢官旅吳門跡与世俗掃搆亭滄波間築室喬樹杪穷
經交聖賢放意狎魚鳥志氣內自充藜藿日亦飽不囿
名利場有士同所好南閩章其氏傳名字傳道清晨叩
予門踈曳見姿表大𡸁隨自出斓熳風力老安敢當所
褒讀之欲驚倒開軒延与語指亦有深到平生踏塵京
識子恨不早扶踈珊瑚枝本不自雕巧當珍王府中何
故委衰草秋風還故鄉無或嘆枯槁貴富焉足論令名
當自保

[illegible]宗庵禪師　王禹偁

陽山〻下艸庵深陽山亦名秦餘杭山寂〻香燈對遠岑莫怪相
看總無語坐禪為致一般心

酧張無夢　梅摯

一夢浮生無夢身先生真是古之真莊子曰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益函栽得瑤章秘還寄吳門吏隱人天禧初先生嘗有詩寄前牧宗人奉士石刻今存廳右相去三十年予領郡復示佳惠有以見先生之長年白首之遠孤手

重答劉和州　白居易

分無佳麗敵西施敢有文章替左司和州來詩云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吟來替左司來云若共吳王鬥百草不知誰是欠西施隨分笙歌聊自樂等閑篇詠
被人知花邊妓引尋香徑月下僧留宿劍池可惜當時
好風景吳王應不解吟詩

寄白二十二使君　張籍

三朝入出紫微臣頭白金章未在身登第早年同座主
題書今日異州人閶門柳色烟中遠茂苑鶯声雨後新
此處吟詩向山寺知君忘却曲江春

吳中書事寄漢南裴尚書　皮日休

萬家無事鏁蘭橈鄉味腥多厭紫蠶江文通集云紫蠶石封也水似
碁文交度郭柳如行陣儼遮橋青梅蒂重初迎雨白鳥
群高欲避潮唯望舊知憐此意得為傖鬼也逍遥

陸龜蒙

風清地古帶前朝遺事紛〻老寂寥三泖涼波漁蒔動吳祖士衡對晉武帝以三泖冬溫夏涼五茸春草雉媒嬌五茸吳王獵所茸各有名雲
藏野寺分金刹月在江樓倚玉簫不用懷歸忘此景吳
王看即奉弓招

憶舊游寄了倩寺丞　王禹偁

橋映家、柳徑通處、蓮海山微出地湖水遠同天艸
沒潮泥土沙明蟹火然應隨白太守十隻洞庭船

贈劉曄求詩　蘇舜欽

全吳氣象豪詩思合魁、風雅久零落江山魅寂寞會
將趍古淡先可鎮浮囂好是長吟處霜天有怒潮

除夜寄羅評事同年　王禹偁

歲暮洞庭山知君思浩然年侵曉色盡人枕夜濤眠移
棹燈搖浪開軒雪滿天無因一乘興同醉太湖船

寄蘇州知府蔣密學　胡宿

清德臨藩第二回東南時望滯鹽梅武林闕歲移星座
溫樹多年直斗魁楚客江山供逸思吳王風月屬高才
空傳實寢凝香句（公至中前後題詠好事者多摘佳句傳誦都下）文酒無因得
仰陪

又寄子英學士

皐橋羈旅有梁鴻洛下嚶、信未通金谷經爲年少客
滄浪翻作主人翁山川勝氣生吟次風月高情寄飲中
身外不須論得喪偶來軒冕古今同

賀兄之翰罷換蘇郡二首　蔣之奇

久次含香厭粉闈懇求茂苑得州麾却尋舊日池臺勝（蘇臺有池閣之勝之奇与太尉日遊此）
猶憶當年几杖隨入里下車修敬
日過家上冢致哀時應憐二弟猶羈絆萬里邊沙遠帥
熙（之奇兩乞東南一麾以遠拜攝皆不允）

又

早同侍宦向長洲今擁旌麾訪旧遊自古風流詩酒地
韋蘇州後蔣蘇州

和答　蔣之翰

恥向承平便拂衣鄉邦還得擁旌麾昔年曾預兒孫列
投老猶疑筆硯隨（伯考太尉凡有撰述翰与頤叔必預檢閱或口授書之）忠義一
門均許國箕裘萬石亦遺時（太尉之後師是郎者五人矣）朝廷虛日
方圖任功業當看帶載熙（謂頤叔也）

又

從來踈拙懶身謀攬轡登車已倦遊幸有醉鄉爲樂地
何妨吟嘯老東州

報白君

報白君別來幾度江南春江南春色何處好燕子双飛

故宮道春城三百七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丫頭小兒盪畫槳長袂女郎簪翠翹郡齋北軒卷羅幕碧池逶迤遶華閣池邊綠竹桃李花〻下舞筵鋪彩霞吳娃多情言語黠越客有酒巾冠斜坐客皆言白太守不負風光向杯酒〻酣襞牋飛逸韻至今傳在人〻口報白君相思空望嵩丘雲其奈錢塘蘇小〻憶君淚點石榴裙白居

有妓近自洛歸錢塘

白舍人曹長寄新詩有游宴之歡因以酬戲　劉禹錫

蘇州刺史例能詩西掖今來替左司二八城門開道路五千兵馬引旌旗水通山寺笙歌去騎過虹橋劍戟隨若共吳王鬪百艸不知誰是欠西施

別蘇州　白居易

浩〻姑蘇民鬱〻長洲城來慚荷寵命去愧無能名青紫行將吏班白列黎甿一時臨水拜十里隨舟行餞筵猶未收征棹不可停稍隔烟樹色尚聞絲竹声悵望武丘路沉吟滸水亭還鄉信有興去郡能無情

蒙恩除替　崔璞

兩載求人瘼三春受代歸務煩多薄藉才短乏恩威共理乖天獎分憂值歲飢遷家交郡紱到郡十二箇月除替未及三年安敢整朝衣作牧慚為政思鄉念式微倘容還故里高卧掩柴扉

赴南巴留別蘇臺知己　賈島

人過梅嶺上歲〻北風寒落日孤舟去青山萬里看猿聲湘水靜草色洞庭寬已料生涯事只應持釣竿

○○別蘇州　賀力

徘徊睇闔閭悵望極姑蘇慨矣嗟荒運悲哉惜霸圖子常終覆郢宰嚭遂亡吳宮毀無巢燕城空有聚烏茲邦號端委多士自相趨照廡同蕪石光車等魏珠言離已惆悵念別更踟躕若訪任公子求魚東海隅

將之宣城吳門敘白樂天酬　林布

被詔守東吳夜渡揚子津拭目迎家山洗我京洛塵此邦多賢豪況復平生親初欲循故事公宴月三旬庶以敘契濶豈徒樂吾身臨州未閱月吏牘方紛紜避嫌儀得請主地翻為賓尊酒未重持行樂知何因物理可勝嘆俯仰跡已陳趣整震澤帆還把敬亭春五月而報政

遠哉彼蘇人今我若置郵何德于吳民舉手謝吳民自
笑行役頻使君不能詩煩汝迎送勤來慚白太守去愧
謝宣城

疊峰樓有懷吳門　朱長文

虎丘換得敬亭山句水松陵數舍間天下難如兩州好
君恩乞与一身閑慚無牒訴煩敲扑喜有林泉數往還
猶想朋雲隐君子思歸時見鬓毛班

○○送長洲劉少府貶南巴使牒留洪州序　獨孤及

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跡而峻其政能使綱不紊吏
不欺夫跡傲則合不苟政峻則物忤故績未書也而謗
及之臧倉之徒得騁其媒孽子于是竟謫為南巴尉而
吾子直為已仕愠不見色於其胸臆未嘗介蔕會同
謹有叶闓者天子命憲府雜鞫且廷辯其濫故有後命
俾除館豫章俟條奏也是月也艤船吳門將泝江而西
夫行止者時得喪者机飛不搏不高矢不激不遠何知
去南巴之不為大來之机梏乎由閩南而致九萬吾唯
子之望但春水方生孤舟鳥逝青山芳草奈遠別何同

乎道者盍偕賦詩以既吾子

○○送許少府之任序　歐陽詹

始入仕一有縣尉或中或上或緊銓衡評才若地而命
之至于緊無得幸而處而于緊中之美者尤難其人今年
孝廉郎高陽許君授常熟尉者寔緊中之美君十三舉
明經十六登第後三年舉進士皆屈于命去冬以前明經
從常調蔭資責中之乙判居等外之甲既才且地擢以
是官夏四月隨牒之官玉貌青春芬芳有舊望棠陰而
委質鬱蘭陔以辭親征車轔、所往在日異時九仞由
茲一簣在邦由家不出于忠信許君常以為己任夫何
愠哉士之生懷四方之志軫念于離別非所以為士也
行乎

○○送從兄立赴崑山主簿序　權德輿

士君子筮仕之門有以代德厤蔭而奉清廟齋祠者及
大試吏就祿與秀才孝廉郎等蓋以舊服流虔後昆宜之
其於獎人為善之義深矣從兄承綰奕替纓之後荷蔵
雅文誼之訓斂于學行而薄于宦名乃今詔於天官署
崑山主簿以枯骨之適邑士衛之佳句倚舊耕植多依

是閒上有良二千石爲東諸侯表率其餝躬敬事夙夜
勤敏推輸積水成在彝手從事中書舍人德輿序其所
錄俾群從偕賦

贈別　劉禹錫

三載爲吳郡臨期祖帳開雖非謝康樂且爲一徘徊

又

流水閶門外秋風吹柳條從來送客處今日自䰟銷

代諸妓贈送周判官　白居易

妓筵今夜別姑蘇客棹明朝向鏡湖莫泛扁舟尋范蠡
且隨五馬覓羅敷蘭亭月破能迴否娃館秋涼却到無
好與使君爲老伴歸來休染白髭鬚

和崔諫議歸以六韻賜示因酬獻　皮日休

欲下持衡詔先容辭印歸露濃春後澤霜薄霽來威舊
化堪治疾餘恩可療飢隔花披去棹穿柳挽行衣佐理
能無取酬知力甚微空將千感淚異日拜黃扉

謹和諫議罷郡叙懷六韻　陸龜蒙

已報東吳政初捐左契歸天應酬苦節人不犯寒威江
上思重借朝端望載飢紫泥封夜詔金殿賜春衣對酒
情何遠裁詩思極微待升鑾造日江海問漁扉

送客歸吳　李白

江村秋雨歇酒盡一帆飛路歷波濤去家唯坐臥歸島
花開灼灼河柳細依依別後無餘事還應掃釣磯

送李司直使吳　張象甫

使臣方振傳王事遠辭家震澤逢殘雨新豐過落花水
萍千葉散風柳萬條斜何處有離恨春江無限沙

送沈處士赴蘇州李中丞招以詩贈行　杜牧

山城樹葉紅下有碧溪水溪橋向吳路酒旗誇酒美下
馬此送君高歌爲君醉念君花材能百二在城壘空山
三十年鹿裘挂窻睡自言隴西公飄然我知已舉酒屬
吳門今朝爲君起懸弓三百斤囊書數萬紙戰賊即戰
賊爲吏即爲吏盡我所有無惟公之指使予曰隴西公
滔滔大君子當思輸群材一爲國家治譬如匠見木礙
眼皆不棄大者粗十圍小者細一指櫨欂與棟梁施之
皆有位忽然豎明堂一揮立能致予亦何爲者亦受公
恩紀處士當有言殘虜爲犬豕常恨兩手空不得一馬
箠今依隴西公如虎傅兩翅公非刺史材當坐巖廊地

處士魁奇姿必展平生志東吳飫風光翠巘多名寺疎
煙疊疊秋獨酌平生思因書問故人能忘批紙尾公或
憶姓名爲說都憔悴

懷吳中馮秀才　杜牧

長洲苑外草蕭蕭却筭遊程歲月遥惟有别時今不忘
暮烟疎雨過楓橋

送張尊師歸洞庭　許渾

能琴道士洞庭西風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
傍簷山果雨來低杉松近晚移花塢嚴谷初寒盖藥畦
他日相思兩行字誰人知處武陵溪

又送元晝上人歸蘇州

三年無事客吳鄉南陌春深碧草長共醉八門迴畫舸
獨還三徑掩書堂前山雨過池塘滿小院秋歸桂葉涼
經歲别離心更苦何堪紅葉下清漳

送顧朝陽還吳　李頎

寂寞俱不偶裹糧空入秦宦途已可識歸卧包山春舊
國指飛鳥滄波愁旅人開尊洛水上怨别柳花新

送僧歸洞庭　顧非熊

江山萬萬重歸去指何峯未入建雲寺先齋越浪鐘島
磬迴棧柏秋色出菴松若救吳人病須降震澤龍

送客還吳　殷堯藩

吳國水中央波濤白渺茫衣逢梅雨漬船入稻花香海
底通鹽竈山村帶蜜房欲知蘇小小君始到錢塘

送劉山人歸洞庭　李頻

却共孤雲去高眠最上峯半湖乘早月中路入疎鐘秋
盡草蟲急夜深山雨重平生心未已不得更相從

即席送許槩之曹南省兄

梅爛荷圓六月天歸帆高背虎丘烟列時自見成行鴈
别處休聽滿樹蟬賣劍爲蹤吳市酒攜家猶借洞庭船
待看春榜來江上名占蓬萊第幾仙

吳中寒食送人歸覲

江城寒食下花木慘離魂幾宿投山寺孤帆過海門蓬
鬆發大雨柳色禁烟村定省高堂後班衣减淚痕

送羅著作兩浙按刑

使節星車遠舊遊（著作嘗宰蘇州吳縣）陶潛今日在瀛洲科條盡
脫三千罪閭閻應空十二州稽緩有香麗驛馬皇華無

暇狎沙鷗歸來重過姑蘇郡莫忘題名向虎丘

送人還吳　蘇舜欽

江雲春重雨垂垂索寞情懷送客歸不慣東流從迴棹羡他雙燕逆風飛

送楊中允宰常熟　胡宿

舟艤傍江潯啞啞遠艣音新科持片玉舊政引孤琴羨進宮坊秩榮歸里閈心名恭天下雋歌著邑中黔地志連香徑家園帶武林吳山幾屏秀楚水一篙深晚鼓停餘疊秋帆卧午陰平時徒方駿後夜望樓參陶前何妨醉江屯且剩吟愢愢河上別千里鬱朋簪

送顥忠上人歸吳郡

秋風何處起振錫不留行知背嵩雲去迎看淮月生禪通少林默詩得杼山清幾夕巖窓下忘眠聽瀑聲

送唐紫微知蘇臺　梅堯臣

洞庭五月水生寒盧橘楊梅已滿盤泰伯廟前看走馬闔閭城下見驂鸞吳娃結束迎新守府吏趨蹡拜上官曾過揚州能憒否劉郎盞底勸須寬

送李殿省赴任常熟兄昆即都尉　黃鑑

吳山紫翠倚晴空潘令風流向此中雨飽公田方稼稔春生香徑雜花紅綠蘆銜尾凌波駛赬鯉騈頭薦俎豐王事情深重暌索南雲延頸極飛鴻

姑蘇行送胡唐臣入幕　郭祥正

登姑蘇望五湖范蠡扁舟竟何在吳王宮殿惟荒墟使君誰何好平恕寬則脂膏猛則虎只今卧治閶黃公更得高才歸幕府翩令里巷歌召南風化流行成樂土昔年引對大明殿國論軒軒動人主往持使節臨朔方威霧秋霜愛春雨玉上青蠅誰強指吳端有乘宰偶介井沉偶爾非吾嗟不用東方且為鼠豈聞絕代無佳人何必西施妙歌舞盛傾綠酒膾肥鱸承詔還投大梁去

送秦伯原秘校

冷冷浣溪水悠悠天際雲雲行水光動水洗雲影分幽人生卧吟孤絕迥出群資披雲水秀釋此塵垢紛胡為倏言別扁舟連夜發往登姑蘇臺而望太湖月卻尋史遷跡但見蒼烟滅覽古竟論今治具枝工拙有才不得施著書貽後世何必腰黃金自享千鍾貴蘊魚秋正熟雲泉味尤美若過吳市門更訪長生理

送太守晏大夫　胡宿

畫角城頭向晚悲鄧侯歸旆已臨岐西郊祖帳傾簪紱
南國離歌動管絃千里去思歌召父二年遺愛泣吴兒
甘棠寂寞江邊路正是清陰蔽芾時

送葉著卷致仕歸吴　程俱

衛尉新除益次公使軺暮赦向江東秋鱸正與蓴絲美
夜鶴休驚蕙帳空滿腹詩書元未試會心林壑與誰同
自憐華髮無歸處惝怳冥冥物外鴻

吴門送客　許渾

吴歌咽深思楚客怨歸程寺曉樓臺迥一作報遠鐘江秋管
吹清平湖低水檻殘月下山城惆悵回舟日湘南春草
生

送裴二知蘇州　劉放

著書知尚白送客見揶揄積水望江海秋風吹舳艫貴
人千騎長紫綬左魚符遺愛明南國驪歌接舊吴曉霜
槃橘柚過雨熟菰蒲安得如吾子從君飛舃鳧

送錢齊明倅蘇州　蔡襄

一尉東南屈指中雍容車騎舊兒童郎君扇枕家山晚
侍史焚香省戶空十里浮梁晴卧蝀一江春水淨磨銅
三年宦滿東吴去爲具扁舟破浪風

又

洞庭飛雨打湘絃燕寢凝香思窈然四者難并知我老
七言俱賦爲君妍雜花遠徑迎藍舉春鳥喧洲起畫船
闌道山公方啟事更看一鶚在秋天

憶舊游寄劉蘇州　白居易

憶舊游舊游安在哉舊游之人半白首舊游之地多蒼
苔江南舊游凡幾處就中最憶吴江隈長洲苑綠柳萬
樹齊雲樓春酒一盃閶門曉嚴旗鼓出臯橋夕鬧船舫
迴修蛾慢臉燈下醉急管繁絃頭上催六七年前狂爛
熳三千里外思徘徊李娟張態一春夢周五殷三歸夜
臺虎丘月色爲誰好娃宮花枝應自開賴得劉郎解吟
詠江山氣色合歸來娟態蘇州妓名周殷蘇州從事

夢吴郡水閣寄馮侍御

揚州驛裏夢蘇州夢到花橋水閣頭覺後不知馮侍御
此中昨夜共誰游

○白居易自杭徙蘇首尾五年自云兩地江山遊得徧

五年風月咏将残可謂極宦游之適矣其在吴夜游
西武丘詩云領郡時将乆游山數何一年十二度非
少亦非多蓋一月一遊矣詩中又識侍行容满嬋態
十妓姓名殊不以為嫌又因黄橋夜汎太湖其詩云
十隻畫船何處宿洞庭山脚太湖心又自太湖寄元
稹詩報君一事君應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則是連五
日夜泛湖中雖公風俗高邁好事不審來亦當時法
綱尚疎不以為怪古今時異事異有如此其後禹錫
守蘇白為河南尹又作憶旧遊詩寄禹錫又有夢水
閣馮侍御詩其眷〻此邦甚厚則知吴在當時為名
邦樂國縣使賢者思之而不忘今録其詩以見一時
人情物態之大畧
○諺曰天上天堂地下蘇杭又曰蘇湖熟天下足湖固
不遠蘇杭為會府諺猶先蘇後杭說者疑之白詩云
蘇之繁雄在唐時已為浙右第一矣
○○湖蘇杭三郡
霅川殊冷僻茂苑太繁雄惟有錢塘郡閑忙正適中
○○夢作　楊備
月俸妖錢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吴一片輕波在
欲問何人買釣磯
○楊備郎中天聖中為長溪令忽夢作詩云云意甚異
之明道初為華亭令丁内艱遂家吴中樂其風土安
之曰悟夢中語嘗效白樂天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又
作姑蘇百題詩行於世
吴江　陳堯佐
一波渺〻烟蒼〻菰蒲綠熟楊柳黄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鄉
本朝陳文惠公堯佐能為詩世稱其吴江詩云云令
吴江口有鱸鄉亭蓋取公句
留京師　王明之
黄金零落大刀頭玉筋歸期畫到秋紅錦寄魚風逆浪
碧蕭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别香蠟窺人徹夜愁
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
青玉案題横塘路　賀鑄
凌波不過横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月
橋花院瑣窗朱户只有春知處　飛雲冉冉蘅皐暮綠

筆新題斷腸句若問閑情都幾許一川烟草滿城風絮
梅子黃時雨

吳都文粹卷第十

[seals]